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6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七四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卷(一)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院刻本

五華纂訂[illegible]序

朱子之書、[illegible]陽[illegible]、及章句語類或問、聖賢之微言與旨、粲然大明於世。大全之作、成於明永樂胡楊金蕭諸前輩、

其書多本吳克成之集成、倪道川之輯釋、嗣後附入通考通旨諸書、紫陽定本、多所竄易、大失廬山面目、自我

朝陸子稼書、汪子武曹、黃

子際飛先後有大全之刻、皆曰之龐雜者、已揭指歸、猶或不醇不倫也、吳興孫子潛村以康熙癸巳冠南宮、列禁林未幾歸故里、著書自怡、乾隆丁巳滇中五華書院成、
宮保尹張東幣由書延生皋从一日出篋中所纂大全謂余白韓子云適海者必慎其所道、

國家以四子書衡人、不可不慎所以道之也、此帙雖幾經研索、恐與紫陽諸書、不能無毫髮爽、復取文集語錄折衷之、六寒暑而始成、猶不自是、鈔呈
宮保張政餘鑑定、喜其包括有明以來諸大全、擇爲精語爲詳、與紫陽諸書相發明、付余參訂、遂授梓人、以期信今而

垂後、潛村余同年友也、恨不得共晨夕者數十載、玆見其人、讀其書、精微廣大、盡於此帙、其視有明以來諸大全何如、好學深思之士、必有能辯之者、

乾隆戊辰初秋東萊宮爾勸九叙氏撰

序

聖人之道、載於學庸論孟、其言也、皆其行也、漢以来諸儒、有註有疏、有解說語錄、或字櫛句比、或廣引旁搜、徒於言語求聖人、而不能躬行以詣其域、故論著愈多愈支離、而道益蒙晦、紫陽朱子薈衆說而折其衷、體聖言而闡其奧、所作述於諸儒為獨醇、

國家設科取士、首四子、次五

經、五經猶雜用程子朱子胡康侯蔡九峯陳澔諸傳註、而四子之旨歸則一以紫陽為斷、背者弗錄、宜乎習制義者擇焉而必求精、語焉而不厭詳也、顧朱子解說、如集註語類或問、不一其載明初編纂大全一書、襲倪道川輯釋為已有、夫倪氏既已芟裂語類文集之原文、肆行改竄、而嗣刻大全、又復增以通旨附

纂諸哤襍無當之說、務博而反失其精、同歸於謬亂而已、自陸稼書汪武曹兩定本出、學者多宗之、其辨摘訛疵、剖析豪芒、誠有功於考亭、然刪或未盡、補或未詳、彼之所有、此之所無、承學之士、欲並收既苦其煩、而專取又虞其闕、此前庚常孫子濳邨增訂汪陸大全之刻、所不容已也、濳邨吳興名宿、覃心經學、洞

徹本源、歲丁巳、膺滇南五華書院長講席之餘、每謂俗下講章、支離破碎、滇人士沿訛襲陋、童而習之、往往先入之言、牢不可破、貽誤將何所底、爰取汪陸大全而增訂之、舉舊本之謬亂哤雜無當者、槩為汰除、凡語類文集、並儒先撰著、時賢論述、於章句集註有所裨明者、胥為補入、間出己見、附於後、書成質於余、

余既迭復論榷、乃與方伯宮子岳成重加商訂、因思講說所以解經。解經所以明道。道明而后行。則孔之孝弟。孟之仁義。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致中和。皆生人率性之道。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而非徒滕口說者。科舉之學。雖所取資。特其小焉者也。我

皇上以道統為治統、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海澨山陬、莫

不知所宗仰傎處天末人、文亦爭自濯磨、駸駸乎媲美中邦、余以學術膚淺、謬膺重寄、凡夫教學明倫、興賢育德之舉、竊自信單智畢力、歷有年所、茲得是編、采博而研精、洵可為後来津逮、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學者誠循是而融會貫通、則五經之微言大義、莫不朗然心目、而無纖豪障蔽、潛邨之羽翼先儒、啓廸後

學、固不偉歟、

乾隆十三年戊辰孟秋下澣廣寧張允隨序

叙

前庶常吳興孫子潛村開講席於五華山麓訓課之餘手輯纂訂大全一編以授從游士
制府清河公爱其推廣菁莪棫樸之化囑宮方伯岳成為之叅訂贊成復取而鑒定以公之於世歲丙寅余奉
命來滇是書已脫稿付剞劂越兩年告成余閱其書首采宋儒精粹各條附於集註之後而必以朱子為宗次及元明諸

儒之撰述並時賢之緒論間出己意以講明於後誠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者致大全之作肇於前明永樂彼時僅取倪氏輯釋為藍本其於考亭文集語類諸書注之刪改移易失其本旨至續宋各說尤龐雜無所折衷經
國朝儒臣當湖陸稼書匡其純駁別以丹鉛後益以明人蔡清之蒙引林希元之存疑剖析詳明乃足樹講學之鵠嗣

有長洲汪武曹又取薛瑄之讀書錄、胡居仁之居業錄等書益之、彌增明備、頗推爲代成書、未便芟易、凡舊本亥豕之訛、旁正抹之、而註明於後、於割裂襞積之條、界以墨畫、

而備錄原文於眉、其與朱子相齟齬者、雖指駁其非、而仍存其說、中材極苦省覽紛紛、而好異者或轉益其紕繆、此則拘於著述之體、而人未稱便者、今是編滌除輯釋之繁

蕪、所載者悉本原文、均經抉擇、有相發而益相倍、如璧之合、以珠之貫、快目與心、瞭如指掌、洵可寶也、滇居僻壤、載籍鮮少、欣逢
聖天子文教覃敷、凡

御纂各經性理並四書解義等書、須布學校、廣資誦讀、今復得是書以爲階梯、庶使滇人士窺見藩籬、升堂入室、以博通於
欽須各種、從此學識開明、歸於純粹、安見不足與中原比盛、則

是書也可不謂鼓吹
休明津梁後学者乎
乾隆十三年八月望日佟佳
圖爾炳阿書

叙　五

序

四書大全之作昉於有明永樂間博採宋
元諸儒之説而旁及於漢唐以来註疏微
言奥旨闡見疊出其所以闡發古先聖賢
之藴者可稱全備無遺矣顧其間純雜互
見鮮所折衷讀者多不能辨差謬於毫釐
千里之間我
朝穆書武曹兩先生繼起而修明之駁其訛誤
剖其疑似又兼採後人論議以補前書之
所未逮俾數百年来家自為書人自為説
之紛然不相下者一經手輯遂若派之分
而源之合也其為功後學誠非淺鮮雖同
時亦多纂輯大全者然而是非詳畧間以
彼較此或未之及也竊惟四子書囊括六
經包含萬有而其理則散在人心故雖一
知半解皆足以與至道相發明所謂泰山

序　一

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也。迺明儒廣為裒集，而蕪雜未淨，至陸汪則蕪雜淨矣，而或醇或疵猶並存於冊，披沙揀金，或不能得之卒然過目之頃，而作者之苦心，恐轉為讀者負之矣。況後來者尤多未備耶。我朝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迨我皇上聖學淵深，直追孔孟，復御定五經性理諸書，頒行中外，以故理學昌明

名賢輩出，其先則安溪李厚菴相國大啓其扃，其繼則江陰楊賓日宗伯遞衍其緒，自餘鉅公宿學各抒己見，以輔經翼傳者所在多有，而皆未登之簡端。嗚呼，書以大全名，顧可令其缺畧如是哉。余客滇十有餘載，忝專五華講席，見諸生多沿俗解，莫辨黑白，爰取大全一書，手為校訂，說者正之，偏者刪之，期於皆醇無疵，而於安溪江陰兩公復彙輯其說，其他有可補傳註所未該者，單詞隻義，寶若吉光，亦時為採錄焉。章末則附贅數言，以為參酌之藉。書成質之 各當事大人，謬為許可。制府少保張 公更詳加披閱，親為刪訂，字斟句酌，務求其當。復與 宮方伯商定之，而亟付開雕。夫數年纂次，僅成一編，亦聊以供滇人士講貫之一助云爾。若謂迺附

明儒之後塵，或可與陸汪兩家書後先出而問世也，則區區譾陋，不覺仰質前賢，而恧然滋愧也已。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烏程孫見龍潛邨氏書於雲南五華書院

光緒辛丑年二月初四庚子日拜讀[illegible]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熹仲晦 晦菴 新安
孔氏穎達

鄭氏玄
周子敦頤茂叔 濂溪

程子顥伯淳 明道 頤正叔 伊川
張子載子厚 橫渠

邵子雍堯夫 康節

藍田呂氏大臨與叔
和靖尹氏焞彥明

上蔡謝氏良佐顯道
廣平游氏酢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仲良師聖
龜山楊氏時中立

安定胡氏瑗翼之 海陵
華陽范氏祖禹淳夫

眉山蘇氏軾子瞻 東坡
林氏之奇少穎 三山

致堂胡氏寅明仲
豫章羅氏從彥仲素

沙隨程氏迥可久
延平李氏侗愿中

象山陸氏九淵子靜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栻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傅良君舉

樂菴李氏衡彥平 江都
山陰陸氏佃農師

北溪陳氏淳安卿 臨章
勉齋黃氏榦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廣漢卿 潛菴
三山潘氏柄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淵伯靜
九峯蔡氏沈仲默

覺軒蔡氏模仲覺
三山陳氏孔碩膚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埴器之 永嘉

胡氏泳伯量 桐原 南康
鄭氏南升

莆田黃氏士毅子洪
栝蒼葉氏賀孫味道 知道

格菴趙氏順孫 栝蒼
丹陽洪氏興祖慶善

張氏九成子韶 范陽
鄧氏亞元亞

葉氏夢得少蘊 石林
西山眞氏德秀景元

邵氏甲仁仲 新定
兼山郭氏忠厚立之

張氏庭堅才叔
蒙齋袁氏甫廣微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安世平菴

倪氏
顧氏元常平甫 新定

仁壽李氏道傳仲貫
東窻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知柔體仁

陳氏用之長樂
譚氏惟寅 高安

何氏夢青新之 北山 嚴陵
晏氏

天台潘氏時舉子善
鄭氏汝諧舜舉 東谷 古栝

新安王氏炎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謙之希遜 廬陵
諸葛氏泰

朱氏祖義子由　廬陵　朱氏仲
張氏彭老　梅巖胡氏次焱濟鼎　新安
黃氏淵　宣氏
汪氏廷直　張氏好古
張氏玉淵　王氏向
玉溪盧氏孝孫　雙峯饒氏魯仲元　鄱陽
劉氏彭壽　勿齋程氏若庸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偘　金華　番陽沈氏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夢龍　疊山謝氏枋得君直　廣信
刑氏昺　蛟峯方氏逢辰飾初　青陽
新安吳氏浩義夫　仁山金氏履祥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靖翁思正　厚齋馮氏椅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季友晉昭　四如黃氏仲元莆
汪氏炎昶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禾去非　建安
吳氏仲迂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衡平仲
臨川吳氏澄幼清　草廬　歐陽氏玄原功　圭齋
雲峯胡氏炳文仲虎　新安陳氏櫟壽翁　定宇
張氏存中德庸　新安倪氏士毅仲弘

番陽朱氏公遷克升　東陽許氏謙益之　白雲

同刊門人姓氏

校對

錢士雲 昆明縣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楊文揚 寧州進士吏部額外主事

王錫畀 阿迷州舉人　王　超 昆明縣舉人

何紹湯 昆明縣副榜　雲　書 昆明縣副榜

李廷柏 建水州廩生　陳　韶 楚雄縣廩生

抄錄眞草

田　沆 建水州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陳　琳 寧州進士東川府教授

胡方晟 昆明縣舉人　高于庠 南寧縣舉人

劉　錯 保山縣舉人　饒光國 澂江府舉人

楊秉一 晉寧州舉人　張　灝 晉寧州舉人

郭晞奎 河陽縣舉人　刀　衛 河陽縣舉人

蔡　馨 晉寧州舉人　鄭　昂 通海縣舉人

徐　趙 太和縣副榜　侯榮春 河陽縣副榜

徐天福 雲南府拔貢　李蘇學 昆陽州拔貢

李　淳 河陽縣拔貢　張世賢 南安州拔貢

王熊兆 新興州拔貢　楊銘徵 建水州拔貢

王世元 澂江府拔貢　楊廷棟 馬龍州拔貢

楊世蔭 趙州拔貢　楊之涓 蒙化府拔貢

陳　韶 楚雄縣廩生　劉　恒 建水州廩生

李文豪 江川縣廩生　馬文龍 嵩明州廩生

張繩祖 雲南府廩生　刀　平 河陽縣廩生

朱綸宜 雲南府廩生　耿世勳 雲南府廩生

楊　誼 南寧縣廩生　趙汝梅 嶍峨縣廩生

楊文儒 馬龍州廩生　靳志高 江川縣廩生

江天一 羅次縣廩生　王恒仁 江川縣廩生

楊上林 河陽縣廩生　晏振麟 通海縣廩生

楊日試 江川縣廩生　闞履義 雲南府廩生

杜東路 雲南府廩生　孫貽穀 河西縣廩生

盧　燮 昆明縣廩生　楊　深 雲南府廩生

戴　晉 呈貢縣廩生　史　權 呈貢縣廩生

張　鷲 楚雄縣廩生　唐文灼 晉寧州廩生

鄒其爵 景東府廩生　焦　揆 晉寧州廩生

許遊孔 趙州廩生　郭南英 澂江府廩生

李鳳彩 建水州廩生　馬　暹 昆明縣廩生

張和霖 澂江府廩生　吳鳳山 趙州廩生

劉　瑜　蒙化府庠生　　樂安仁　楚雄縣庠生
黃　曙　宜良縣庠生　　馬體乾　河陽縣庠生
蔣朝柱　建水州庠生　　李立本　新興州庠生
戚　琇　昆明縣庠生　　陳　名　雲南府增生
趙帝賚　呈貢縣增生　　秦　瑨　建水州增生
楊　堂　河西縣增生　　楊永年　昆明縣增生
戴盛德　澂江府增生　　濮曜臨　昆明縣附生
陳　灝　建水州附生　　趙　溶　阿迷州附生
蕭于采　昆明縣附生　　李　素　昆明縣附生

馬景援　新興州附生　　倪兆鳳　建水州附生
李　渾　昆明縣附生　　尙昌壽　河陽縣附生
方克昌　昆明縣附生　　馬　淮　昆明縣附生
黃伯麟　河陽縣附生　　張文明　昆明縣附生
李穎張　建水州附生　　董正俠　通海縣附生
王長齡　河陽縣附生

凡例

一大全非龐冗之謂謂其善美畢臻而無雜淨盡也苟黑白之旣分斯去取之攸當要令閱者心開目明無所疑誤而已

一朱子章句集註而外諸類文集諸書亦皆至當不易本無待於點竄惟是方言各異恐初學難於盡曉間爲刪易數字俾令文從字順非敢妄改金根也

一是書一遵朱子其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亦俱採入悉仍汪陸原本至有顯與朱子背謬之說陸本惟不加圈點汪本則辨其謬誤而仍登紀載兹概與刪卻亦慮蕪穢未淸反令耳目易眩耳

一書名姓氏旣用方鈎圍之自可不更加圈於其上但一人而說有數條者連寫下必至文義多乖仍用一圈間於各條之首

一汪本大全本文後附載諸說惟至蒙引存疑淺說而止謂隆萬後諸公講義多疵少醇不宜與先儒並列特分爲上下兩截愚旣汰其說之疵者而其醇者固可並列矣遂祗作一截先後世次仍自條理井然

一近時諸公著述如李安溪講義每有心得抉奧剔微實發前

人所未發且又非與朱子樹敵者不爲搜採殊覺遺美是書
特用添入採錄極多
一江陰楊公爲安溪高弟師傳有自闡發極精獨其著述不少
概見片辭隻字寶若碎金是書俱已採入
一王唐歸胡制藝如大羹元酒味淡聲希自爲文家正始未可
以尋章摘句求之獨其譜題處一二語勝人千百精確難移
足當註疏除萬以下名家亦往往有精當可取之句補入大
全未嘗無裨講貫是書俱間爲採錄
一制藝評語論題精細處每與朱子語錄文集相發明前明如
錢艾兩家近時如汪黃何韓諸先生選本苦心搜覓採取不
少
一先儒文行相符凡有著述一本躬行誠爲盡善顧亦有行雖
可議而立論實有足取者不欲概爲刊落要亦不以人廢言
之義
一大學自程子改定朱子傳註誠爲至當不易天下同習今本
功令斯在近時李安溪仍取古本覆閱著爲講義愚特敢附於今
本之末祗照安溪原本不參己意但取其可備參考恐入之
專習今本而竟忘有所謂古本也

一是書自經傳以及先儒之論時賢之說罔不彙收幷錄備載
於前庶幾酌備無憾者矣第窺蠡測更從何處置喙特是諸
家論說不無小有異同少爲參酌更免多岐之惑不揣固陋
輒附自記於末亦借以質之當世
一是書編纂點貲苦心幾火三年寒暑間閱然初不敢自是書
成制府清河公親爲鑒定相與參酌於可否之間者則宮方
伯岳成補遺修闕爲多
一是書本爲滇人士講習而作不惜修脯爲繕稿諸生俾日夕
抄寫勝對三年後方得成書亦祗期留置院中俾互相傳習
其所以卒付梨棗廣爲傳布者由各當事捐俸相助前後給
過書人鐫工竟至二千餘金斯蚊力雖微藉鼎持而易舉矣
一是書繕寫後校對間有疑難處時相商酌徐諱起元呂諱
奮二君之力其繕稿時共事參酌校讐則錢生士雲李生廷
柏何生綸湯陳生詒也至繕寫諸生姓名亦仍另單附錄總
弗敢掠美云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
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知
得古人為學所向卻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
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
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
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卻只統說論其功
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卻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
卻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卻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卻先須正

心心之所以正卻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卻先須致知知之所
以至卻先須格物○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
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
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
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
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
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
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
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
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
日日看得新方得卻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
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
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
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
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卻思量前段令文

意連屬卻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
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
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
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
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卻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
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
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
○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
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

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卻要填教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䌷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卻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

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卻看或問乃註腳之註腳○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備則易略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流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

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曾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

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序文起句）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章）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脩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領○書舜典舜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

玉溪盧氏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蒙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禀才能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以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爲帝王然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敎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爲之脩道立敎以敎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敎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敎尤親切夔敎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敎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常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只說在新民○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雲峯胡氏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鑒○司徒之職統敎百姓典樂之官專敎胄子○前說上之所以爲敎是以當世以下說下之所以爲學○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塞而不能行蹢直至無能知者否塞至無能行者所以爲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

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新安陳氏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性之所有卽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淸濁淸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爲知全性之所有爲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淸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淸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乎說天必命之以爲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敎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畀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上文說其理伏羲神農數說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敎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敎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敎於下此時敎已立而敎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敎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衆子建爲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敎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上言學校施敎之法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以下言身爲立敎之本卽所謂爲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卽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性分固有卽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爲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在上只身爲敎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只言爲敎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技業之文○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表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敎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一節曰知其性之

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爲綱領要旨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言首拜明明德亦曰遷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兩已讀此序此書養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爲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復心程氏仁義禮智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質是底形了底只陰陽五形之氣衮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査滓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賢精英中査滓者爲愚不肖此所以爲氣質之性○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槱燎四血祭五貍沈六疈辜七肆獻祼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蒸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禬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脤膰六賀慶○六樂一雲門

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遍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大韶舜樂韶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舉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護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作云武王以黃鉞布牧野之陳歸以太簇無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侈作襄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軾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鳴又雜然都聲皆不合節奏二逐水曲謂御車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難三過君表如穆嚴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衢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

合舞蹈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人主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幺從夂卽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卽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故曰書有六體形聲貲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圃之類是外形內聲闘闕衡街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卽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擡換三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積冪如今倉廒積米其中外面遮藏了方則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

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衰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衰足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牛或大牛或小牛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在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截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歸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卻要算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句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句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句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句尺梢爲股尺頭與尺梢盡處相去爲弦○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

而得其所以爲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爲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責孝而教之孝幼責弟而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脩廢王道之隆汚皆視此三者如何爾〔東陽許氏〕禮智之知性之名府智之智質之稱盡其性足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篇首至非所能及爲第一節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則大備。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爲規模上七條爲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平天下。如日之晦如日之蝕如氣之衰如川之塞晦言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拯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自及周之衰至五季而壞亂極矣爲第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衰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熄。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爲第三節前段言程

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指歸自越越言其始歸言其終。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番易齊氏〕灑掃內則所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爲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咡詔之負置之于背劍挾之于旁口耳之間曰咡辟咡詔之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愼齊曲禮所謂凡與客人者每門讓于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

之末也〔勿軒熊氏〕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小學爲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爲斷〔永嘉史氏〕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云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所以學之事之所以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氏拜名物者非是〔陳氏〕此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校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潛室陳氏〕陵小山夷平也言王度陵遲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輩非申不害之徒。蔽首否塞

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扶倒之謂〔[illegible]張氏〕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高意高遠而淪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雜霸百家衆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儒者之學分而爲三漢儒以訓詁則浮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朱鄭服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則程張朱數君子而已〔新安朱氏〕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吉禮凡十二條享謂祀祭享也享天神曰祀事地示曰祭事人鬼曰享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燎槱謂積柴而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飌古風字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門戶竈行中霤也五嶽東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恆山中嵩山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謂瘞諸坎祭川澤曰沈謂沈諸水也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者疈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三者所以祭地示以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以

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熟次饋食凡
祭皆然互相備也以祠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以禴
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爲主故曰禴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
故曰嘗以蒸冬享先生冬庶物備多故曰蒸此六者所以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凶禮凡五條哀謂救患分災也以喪禮哀死
亡死以氣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時國之類以荒禮哀凶札凶謂
歲歉札謂民病荒禮則有散利之類以弔禮哀禍災禍與禍栽災
與祥違弔禮則有慰問之類以禬禮哀圍敗圍謂國受圍敗謂兵
敗績禬禮則會其財貨以補之以恤禮哀寇亂兵作於外爲寇寇作
於內爲亂恤禮則出其兵師以救之也以賓禮親邦國賓禮凡八
條親謂使之和親附也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
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於王事冬見曰遇
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
討爲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衆也王十二年不
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而命以政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曰視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
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以軍禮同邦國軍禮凡五條同謂使諸
侯和同不價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爲主所以用其命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以土地人民爲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
衆也以教戰爲主所以簡其能也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爲主
所以任其力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建國爲主所以合其民也正
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凡六條獨此
言萬民者通上下言之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宗
族飲食之禮所以親親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婚姻之禮所以
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
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蓋爲世子時共學者以饗燕之禮親
四方之賓客饗有禮籍燕有折俎賓客謂朝聘者以脤膰之禮親
兄弟之國脤膰胙肉也分賜兄弟之國同福祿也以賀慶之禮親
異姓之國因其喜而賀慶之也[文獻通考]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
大學大戴禮保傅傳以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又按註云十五年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
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
卿以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註詳之則保傅及白虎
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
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

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以下之子弟年
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
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
子八歲便入小學歟[大學衍義補]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尚書大傳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
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
之期臣竊以爲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
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爲期限也[附錄]大學言心不
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焉[蒙引]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
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禮亦然矣至於禮字則
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
上爲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
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
釐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爲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
己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
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備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
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峯乃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
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

豈可用以解智字王洗氏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
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通於闊大
然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
言者不應解得太重也○余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云
云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爲稱當今當據之以爲定論○四性不言
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
而言則爲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爲仁得天之亨以爲禮得天之
利以爲義得天之貞以爲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
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
仁義禮智四德憑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土金水
之神也神字極是精妙○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
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
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藏於質而理寓於
氣也○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
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聰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
目而所以視者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藏睿是深
通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立極者中庸所謂修身則道

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上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敎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爲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敎之以復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道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夫乘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敎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曰職曰官互文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轉注傳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而老之類此說蓋以考爲父故得謂與老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遠矣萧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注當是以此一字既爲此義用又轉注爲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注也今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爲中的之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而爲指趣之指謂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乎前也轉而爲反報之反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爲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好以其人爲好也轉而爲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爲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爲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爲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爲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爲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纚纚相繼也轉而爲疎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爲數密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或又別更其音於義皆爲轉注也○假借如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爲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爲精妙之妙舊註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未見端的○廣字詳宋應前備字○學校之政指學校之設之廢及所敎次第節目之詳者言○敎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爲同也○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爲詞章者恐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耶○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此句該權謀術數及百家衆技不專帶百家衆技一族也何也之說之流二字相對而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字與上無用無實字相對也○規模節目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大圓子模是範金之模空廓也目以其

大綱言節目之節目網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也○九流名家專任名位禮數此爲近正但不能隨在致隆隨時取中也故亦爲偏曲之學○此序愚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也爲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爲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敎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爲傳義以發其意爲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爲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存疑大學之道三句即中庸首章意所謂明德即中庸之性道也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即中庸戒懼謹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此三者爲大學之綱領中庸首章爲一篇之體要觀於此可見學庸只是一理○或問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亦相關否曰試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氣豈三光失行寒暑不時風雨不調山崩川竭人物夭折等事否故新民到止至善決然是天地位萬物育四書釋地又續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敎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敎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敎國子教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衞王宮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兼課經術總華交學朱子之學者也其溫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敎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敎於黨庠皆謂小學云註武曹曰首二句即將本書大指提清是第一節○自天降生民以下至所能及也乃敘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尙未就書說爲第二節○道是成形了底道當作質朱子云氣是初變的質是成這模樣了底程氏本之而稍易其字而其陰陽五行以下全用朱子語○朱子論所以立敎之故必原本於天命之性而以復其性爲綱領此朱子之學所以傳得其宗也○能盡其性當兼生知安行說東陽之說爲是○伏羲五句原上古學校所由起然其時法猶未備○三代一段言三代小學敎人之法是實○疏謂禋祀中有玉帛牲牷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燔燎中但只有牲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而實柴則加以牲體禋祀又加以玉今朱氏謂燔燎積柴而不實以牲恐非○五祀先鄭以爲五色之帝後鄭以爲五官之神恐皆非是月令謂是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高堂隆范甯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二說微有不同未知孰是○鄭註冥死亡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今朱氏之說缺親者服焉一邊○無

禮節疏云哀之者遣使諸問安否而已甚是朱氏謂出兵以救之則當在軍禮中矣○大均節註云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云大均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按朱氏此條似勝○及其十有五年一段言三代大學教人之法是主○夫以學校之設云云承三代之隆其法寖備說○無不學者言無人不從事於小學大學也末包小學在內而其意則重在大學也其學焉者以下則實指其所學而言也吳氏程強爲分析則謬矣○此古昔盛時四句言古者立教之效○及周之衰以下至壞亂極矣言大學之書經傳所由作及孟子沒而其傳中絶乃專就書說○學校之政不脩句對上其法寖備及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次第節目之詳如此說○若曲禮二句言小學之書是賓○而此篇者五句言大學之書是主以下是專論大學之書將徹開小學卻反鉤住小學一筆用筆巧妙○無用無實及充塞仁義與起處復其性相對針○所謂充塞仁義者言其爲人性之禍也○韶州濂溪祠堂記論秦漢以來士不知所以爲學或言天而遺人或語人而不及天或專下學而不知上達或必上達而不務下學或偏於治己而不足及人幷隨世以就功名者共六事然後以天理不明云云總承之今此序隨世就功名一事則下文接天理不明云云便覺上下不相副矣○天運以下至末言程子上接孔孟之傳表章大學之書及朱子自己所以作章句之故○張氏謂周子繼孔顏之統程子接孟子之傳後爲分析詳甚○此序當以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爲第三節玩其文勢自見

大學古本說 默安撰 本附才

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 親程子改新當從之書金縢予小子其新逆乃親逆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即性也以其得之於天而昭明不昧故謂之明德德本明也皆於氣而蔽於物學者所以明之而已民亦同有是德而舊染汙俗故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用見於人倫事物之間故脩己治人皆必止於至善然後有以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標準而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

承上止至善而言爲學之基也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往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按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人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啓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必能識所趣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息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若[illegible]具而欲遽從事於大學則無所以爲

之地者故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節爲立志存心端
主之要者亦學家闕疑矣

物有本末 王 則近道矣

承上能慮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物即下文格物之物事即物中之事也物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不知則失所從事之要而於道也遠矣然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有下文致知格物之功也知本末終始故知所當先者所當後者而用力有要中庸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道知所先後而近道即慮而后能得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王 致知在格物

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人心之主也故必誠其意然後可以正心脩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理矣此其先後之序皆理勢之自然然知之不至則行之必謬故又當先致知於事物之本末終始格之不盡則知之不至故又在乎格物也

物格而后知至 王 國治而后天下平

申明上節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王 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總結上三節之意脩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可知矣家者人倫切近之地言厚薄則終始可知矣此皆所謂物也格物者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之意此謂知之至結物格知至之意必知本而後爲知之至舍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

右第一章○按孔門相傳心法曰誠身而已而欲誠身者必先明善蓋善者性之實理即所謂誠也明之則知性而可以反身而誠矣誠則必動而有以成己成物齊治均平之效可致矣自夫子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言之若一實古昔聖人教人之法而孔子承之也此書者曾思相與衍繹成篇名曰大學首章蓋總論大意而歸重於格物之指二章以後則申釋以究誠身之蘊也明誠之要曰慮曰得而必以知止定靜者先之所以示人開端立本而有德有造之基不可以不察

所謂誠其意者 王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格物致知之義上章盡之故此章直揭誠意以爲明德新民止

至善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生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物欲奪之然後參雜於念慮之間牽制於事爲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實矣好惡之發本心甚明至於虛而不實是自掩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之眞而取舍之決蓋以快其本心之明故曰自慊其虛其實本心之明又獨知之故謂之獨愼其獨者以本心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求其慊也意者己所獨知誠者愼之成效愼獨誠意其義一爾

小人閒居爲不善 至 其嚴乎

極言自欺之弊也自欺者意不實而自欺於本心爾然自欺必至欺人蓋亦勢所必至故自其甚者言之以爲戒也言誠中形外以見中不誠者其不可掩飾於外無疑也

富潤屋 至 故君子必誠其意

極言自慊之效也自慊之積則不愧不怍心常平寬而體常舒泰是其德之潤身也蓋至此則已造乎心正身脩之域而明德明矣

詩云瞻彼淇澳 至 民之不能忘也

申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統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自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感於人有化之者有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益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至 皆自明也

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

湯之盤銘曰 至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畿千里 至 止於信

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義也引玄鳥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緜蠻之詩明止之不可不知也引文王之詩明靜安之至則能慮而得也蓋穆穆者靜而安也緝熙者無待思慮自然光明繼續也敬止者凡日用所止無非敬德之安行也在聖人則安安者性之於天故能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明誠合一者也學者則必主靜以安其心由明善以適

誠身之路弗慮則無獲弗爲則無成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而
學者必以聖爲歸也爲君以下槩文王之立人極者言之所謂
敬止者也明必至於是而後爲人倫之至不如是不足以言至
善矣自古聖賢以敬爲德業之本而言敬又有體用之分故穆
穆者敬之體也敬之者敬之用也心純於敬則理明事一於敬
則行順程朱以敬統知行深得大學此章之指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上言明德之兼乎新民矣故復言新民之要歸於明德以明誠
意之爲本而必先乎致知以知本之意也無訟者天下平之極
也然因乎無情而不敢盡其辭則是民不自欺也由乎我之有
以大畏其志則是誠意之感也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
也

右第二章○按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
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故知此
章釋慎獨與衆條不同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與中庸之言
誠身一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則著於章末一語發之大指
明矣

所謂脩身至在正其心

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蓋忿懥之類以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
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顏色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
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

右第三章○此章言身心之所以相因也朱子謂意之既誠
倘有正心之功學者毋疑惑於其說愚謂誠意猶中庸之戒
懼謹獨也正心猶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謹獨則無不中且
和也然朱子猶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蓋涵養省
察愈純愈密之功如此其至也觀章句上節言察下節言敬
則知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殆亦約之精之之云爾學者
宜深思焉而不可以輕致其疑也

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

所親愛之類以身之行於家者言之也蓋五者之情無處不用
然施始於親而情溺於近則家之用情也先而爲偏也易此身
不脩之害所以於家先驗之也

右第四章○此章言身家之所以相因也按正心脩身統於
誠意無可疑者若自齊家以下則本前章明德新民之義而
有所謂誠以化之者焉有所謂誠以處之者焉如一家之觀
型國與天下之興起非誠不動所謂化之也一家愛惡之施

一國賞罰之令天下人才財用用舍聚散之權皆必因其公
理而我無容私焉所謂處之也德之不修而觀感之無本固
不可謂意誠事之不當則是猶有蔽於私而未慊於欲者亦未
可謂之誠其意也朱子所謂節節有工夫者意蓋如此後學
不察以謂家國天下別有措置區畫而不統於誠意則非矣

所謂治國 至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有兩義焉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一
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孝者所以事君也 至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凡言治國者不必皆君之事士大
夫之服官涖衆皆是也故事君事長使衆皆以治國言之而與
處家之理無異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此意也中庸亦曰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能事君事長而後能使衆下引康
誥專明使衆之義者於治國爲切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
赤子是慈者所以使衆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於民亦與
斯心加之而已世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則亦豈必學養民而
後治乎

一家仁 至 一人定國

此與下節皆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觀感而化之事
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至 未之有也

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所令反其所好是不能推己以及人
故曰不恕凡民心喩之而後其身從之不從者不喩故也〇必
言得其理而後言行其化何也曰非理之通安能使化之行乎
老吾老推以及人之老理之通也使民興孝而因以導之使養
其老化之行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至 在齊其家

總結上文而又引三詩以詠歎而申明之宜其家人兄弟而後
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
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右第五章

所謂平天下 至 此之謂絜矩之道

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耆老則民知孝
尚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是心之同推之則雖遠
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

與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天下之全理亦猶是也復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至）失衆則失國

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爲寶

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

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右第六章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詳焉訂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外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明興選有窮勳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肎于無極之言亦氏先天之傳嘐嘐紛拏至今未想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途堅獨於此書亦深勉思抑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問考鄭氏註本參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闕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援挟挖擊自托於探經詁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逈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顧自當時既出晚生拔難競實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炎於斯而拔鄭已甚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問知止一節之義與朱子異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詞未遑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既斷自格物而不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使爲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適於他岐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爲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尤於此惓惓焉故恐以爲誦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所志也觀下所謂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觀下所謂穆穆敬止者可見也能慮而格物致知之事所謂緝熙者因其義也但在文王則生而大聖而光明發於聖敬之中在學者則必常存於敬而後緝熙可得而言爾詩所謂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又曰敬之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其存心進學之表裏互發爲可見矣若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所謂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善尤爲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足以該之也蓋今日所言皆一一本於朱子講論之學而特章句於此節

釋義偶
異焉爾
謂誠意之義有以眞與妄對者則如釋氏不起妄念之說也
有以實與虛對者則如朱子所謂實用其力不可苟焉以自
欺之說也有以誠與僞對者則爲己而不爲人對下文揜著
之小人以爲誠也此其說皆可通而宜以何爲正乎曰論首
節之文意則朱子盡之矣雖然彼二說者皆不可廢蓋誠意
之實用功處只是徹底爲善以不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如
章句或問之所云者焉爾然推其本則是平時涵養本源故
所發者好惡皆得其正而有以爲省察之地究其流則君子
終身之學求以自慊而已既不自欺又豈有作僞欺人之弊
哉是故去其妄念者主敬之事誠意之原也實用其力者所
知之切誠意之功也不揜著以僞人者所發之眞誠意之效
也是三說者相爲首尾本文之義固足以包之矣易曰閑邪
存其誠則誠意之原也又曰修辭立其誠則誠意之功
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則誠意之效也

安溪李光地記

五華纂訂大學大全卷之一

廣寧張允隨時齋纂定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
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
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
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
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陳氏曰爲學次第自有其要
先須大學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
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次則孟子以
爲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饒氏曰他書言
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
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
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復心程氏不由是而學則訓詁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
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
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
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
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
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孝出來向君則有忠出來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嘆慕皆明德之發見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

所以明之也譬如鏡本明緣爲塵昏故不能照須磨去塵垢然後復明也○明德是箇光明物事如火照物則無不見若爲私欲便暗了吹得這火着便是明其明德○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與欲所蔽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雖說是明己德新民然其實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說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則善自善我自我○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不孝若過其則必有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然我之所以望之者則不可不如此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

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止至善是以其極言不特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朱子文集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竭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歸顯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心與性兩箇說看一箇則一箇隨我元不可相離亦自難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明德是這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我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德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靠明德做去○明德謂得之於己至明而不昧者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明德是我得之於天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孩提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蔡氏曰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知覺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燭火因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知覺是理心與理如何得其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明底物事初無暗昧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中觸着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被物汚則不明少間磨起則其明又依然物心中元有此物似發出來亦不甚然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道理不具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物欲所亂如耳之於聲

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學者當因其明處下工夫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有時知得不是這便是明處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鏡由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工夫不間斷使無時不明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如孝於親友於弟如

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故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爲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只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只就而今理會○問明德新民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交止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爲止於仁如何而爲止於敬如何而爲止於慈孝與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理本天之所以與我不爲聖賢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要講學以明之○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善字輕至字重○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問明德可

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亦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明德新民二者皆要止於極處明德不是略略明得便了新民不是略略地新得便休須是要止於極至處○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好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是箇極好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經言至善雖若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推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蓋該貫於其中北溪陳氏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朱子云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卻實而不爲虛其言的確渾圓無破綻處○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黃氏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其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衆理者之所爲也未發則炯然不昧

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鑑之照不昧猶中言其明也○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爲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東陽許氏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爲學之方○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其具衆理故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覺軒蔡氏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雲峯胡氏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吳氏程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

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則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新安吳氏〕氣禀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存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旣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蔡氏〕是者指至善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極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季子吳氏〕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旣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至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賾幾微之跡縱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及其旣長無不知敬愛敬果何從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聞牽牛之將觳觫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未必怵惕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書謂之降衷詩謂之秉彝中庸謂之性大學謂之心其爲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存養之則晶瑩擴充之則昭融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禀所生之累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哉是以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充養理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養理益熟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漸明矣向之漸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恝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委之也我昭昭矣何忍視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旣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滌染之污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曰明曰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是而後止未至於是豈有駐足之地哉明德而至於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是則極其新矣以至善爲準則任重道遠正使學者必心强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猶懼其不足以繼聖賢之後塵況復習爲闒偷先

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貫而止其猶可與言大學也哉○不以至善爲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爲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夕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已自滿矣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爲學也〔勉齋黃氏〕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新陽沈氏〕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於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新安陳氏〕常人於明德發見隨發隨泯學者於明德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拘物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天理人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至善矣〔黃勉齋文集〕昔處說明德如克明峻德以至光被四表然昭大德自昭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乎愼明德之類看兩箇明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則明之實是如何○大學首章昔說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爲明德今解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爲言蓋意欲合外內而言之亦似有理○明德不言性而言心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心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心之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持敬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合也○所謂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子不將虛靈不昧言德即理也〔[illegible]〕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也○心明則理明故朱子釋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重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所謂心統性情也號蓋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謂合性

與知覺而言也○惟人得正通之氣故其體質純全義理充[illegible]
方寸內虛靈無不包無不貫有主融通而未嘗昧爲是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衆理即萬
事之理萬事即衆理之事渾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蒙引】大人
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以其爲大人之學而非小子
之學故謂之大學也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眼分法
例處○道字前輩謂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但知
其所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
註云法者天理之當然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
道乎○大學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但中庸性字兼人物明德
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同矣○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
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爲氣
稟所拘者則必爲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生於氣稟
之拘也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
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註云惟上智
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
蔽之也或問盤銘章止言利欲而不及氣稟蓋以其爲利欲之
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
言氣稟自可以該夫物欲又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實
者可類推而意會也○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此一句實從古聖賢爲學之通法至朱子屢發之以開示來學
中庸致曲章曰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
各造其極孟子人皆有不忍章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擴
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傳之九章亦曰立教之本不假强
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之者格物
致知以啓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之實●味
遂明之三字便見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新民二字固
是就敎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敎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
以爲施敎之地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致就其目之大者
而言則仁敬孝慈信各有所當止之地是也以此自盡者明
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止
至善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
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未能脩身是明
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
脩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

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至善亦然○在字或以章句爲
當字兼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
民又在各止於至善○必須兼格致誠正脩之功然後爲明明
德又必物格知極其致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身極其脩然
後爲明明德之止至善否則安於小成未至其極也新民止至
善亦然若止是數者兼備謂之止至善則大學於明德新民之
外亦不必更立箇至善之名目矣【存疑】心惟虛竅不昧所以能
永受許多道理又能發出來應事其他臟腑則不能矣竅又本
於虛但不可將虛靈分體用動靜又不可謂虛具衆理靈應爲
事虛靈雖有兩樣御不可作兩時看其靜時未嘗不靈其動時
未嘗不虛日心官至靈何止言動是靜亦有寂也日以虛受人
是動亦本於虛也何止是靜又其則能應是一串事乃以分屬
虛靈未免分裂破碎○程張以前無人說氣稟孟子曰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亦是說人欲之蔽氣稟之
說起於程張所以有功於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是
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曲孟子曰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明德日明至民則日新者凡民
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
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
新民不專是敎兼有養事無養敎亦不成或問不惟有以化之
而又有以處之是也○上日明明德就敎言也下日新民亦是
就敎上說與明德爲類若日親民卻是就養上說與明明德不
類若日明己德新民德則可日明己德親民德則不可○章句
至善事理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未便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
驗則不外是故蒙引云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在這兩箇
固予衷○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第三句當云在乎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不可說明德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事
理當然之極既就明德新民說傳復以仁敬孝慈信說非有二
乎日以明德新民論事理統言之也以仁敬孝慈信語事理析
言之也其實一也蓋所以爲德者不外乎仁敬孝慈信○新民
止至善舊依蒙引就在上人說今看或問云德之在己而當焉
與在民而當新者得之於天見於日用之間固莫不各有本然
一定之則及語錄謂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
是恁此還就民說爲是蓋此是聖賢立箇標準與人合下規矩
便要如此不是恁人不可幾及而姑循就之也故日大匠不爲
拙工改廢繩墨○傳習錄非朱註謂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

是義外也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豈可不講求而此理只求之於心亦不謂義外也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辨之功若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但有是講求也不知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其謂心即理又心即性亦不是夫心與理性自有分謂心爲虛靈知覺則可謂理爲虛靈知覺斷不可此可以見心理之別矣性是心所具之理故曰心統性情豈可謂心即性乎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性也曰心不違仁是心與性固有分矣○傳習錄又謂說親民便兼發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此大誤大學所言是教人事不是養元所以致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教發誠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爲善之資開導引拔示之以爲善之路處其僭也爲之鼓舞作興防其背也爲之懲戒禁止輯講明字包格致誠正脩在內則不可專以知覺言講明德新民勿太泥恐離止至善然明德新民實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圖書編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然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畢竟心與本心之類非聖學也○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先則學字兼義分孔○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地止至善者如學蓋必孔子而衷恕非所由治法必由虞三代而五霸治處不足效之實也困勉錄黄氏云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妥德是虛字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具在明字內看爲妥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云云此說最明又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然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虛底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格致誠正脩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專主知見言者不同○章句解明德至善俱未明言理之一本處新安吳氏通考趙氏及玉溪盧氏之說皆非又曰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之說太泥○雙峯云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不是見於事者即是得於心者蒙引云具衆理可見[illegible]曰古之教人者養蒙既終大學所以繼養大人之性生而有之矣則

大人之學亦生而責之矣○明德新民原無兩事明新止至善亦非兩件然大學必分而言之者要以內外無遺其識悉條理各有節度正不可混言一貫而自所於職等之差耳此又古大學之意所以異於文飾教誠之學也陳大士曰明新至善列而爲三至善不出明新偶而爲二也言止至善而明新皆統於是其極致則會而爲一汪武曹曰說統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說愚謂或問首云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之何謂不對小學說乎困勉錄謂異端曲學乃其總對大小學說此說得之○困勉錄謂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不可截然分開最精其曰虛靈不昧舉不得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乃是重在具衆理六字朱子謂釋家但以虛靈不昧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可見聖學之與異端不同正在具衆理六字上良是又按薛文清公云心明則理明此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御重在虛靈不昧四字上玩章句虛靈不昧下具衆理應萬事上著一以字則所謂曰具曰應皆虛靈不昧所爲亦得章句之旨蓋惟其虛靈不昧所以能具能應亦惟有此能具能應者方叫得虛靈不昧方與異學迥別或重在上四字或重在下六字二說亦自相須總不可截然分開也○勉齋分配明字德字之說諸儒皆從之然困勉錄所云似更長○困勉錄云北溪陳氏及吳氏程氏皆以虛靈不昧兼理氣言不是此句只是氣具衆理應萬事則說理若存疑謂明德兼理氣便不差愚謂北溪所云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未可厚非也朱子謂先有知覺之理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又謂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則以虛靈不昧專主氣言似不若兼理氣言之爲得朱子之意○困勉錄云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至講上明字亦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愚謂因其所發則是就發動處說起然謂格致誠正皆不及未發只是中庸致和恐未必然蓋聖賢論爲學未有缺卻靜時涵養工夫者如所謂正心則兼動靜言之矣○吳氏季子指心爲明德誤也朱子以虛靈不昧爲心而謂性只是理勉齋謂德即理也則德而謂之明乃是合心與性而言之朱子謂心性相離不得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又謂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又謂這箇道理在心光明照徹皆是合心與性之說勉齋謂心之明便是性之明亦是合

附錄或問天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氷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吾

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顚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

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

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錮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設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

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
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
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
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哉故
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
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
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
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
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

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
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
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
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敎者所以慮其
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
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
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
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

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
者此吾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
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
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敎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
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
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
不考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曰程子之改親
爲新也而子從之又何所考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
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

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
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
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
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
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
以爲法耶　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和靖尹氏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

三分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立定脚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做去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就現定劄住硬寨做去○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失時而後學必須如此積補從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此○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無適只是不走作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卓然精明○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强把捉豈得為敬○或問佛氏亦有此說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養之道○今人雖然在此却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缺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問程謝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荒怠也○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理氣本無先後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

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義智○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那陽之氣順是稟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以理言則無不全以氣言則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一路如烏知孝獺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有美惡也○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卻所為過差或流於小人之域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中所謂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粹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汙處然其所稟亦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

民如弟老便是孝如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做工夫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問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口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不以禮皆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個德性曰然○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北溪陳氏程子只說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我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覆主乎此所以行

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illegible]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間所注而無不定者也○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人衆只是再詳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萬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稟蔡氏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不分先後則理氣不與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格菴趙氏謂蔡氏正判人物之大分而言其論深矣恐又就人中分別西山眞氏謂性謂得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而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敬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只則東窗李氏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陳氏小學皆綱領其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爲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爲心者又常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

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視思明聽思聰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饒氏凡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與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美惡是有生之初便分了非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玉之與石美惡同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焉新安黃氏敬之一字句敬字貫動靜○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所以異於禽獸者一段言本性○然其通也一段言氣質○故明之端言知工夫致明之實言行工夫即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爲玉溪盧氏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指諸事乘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篇首三言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何爲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

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真以理言而理不雜精以氣言而氣不雜理妙者理氣之真渾合者理氣之無間凝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成己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至善故不謂者無新安陳氏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道問學窮理以開發聰明○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脩新安倪氏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雜者言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異有不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虛齋此人之所以爲明德而物不得與者也蒙引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道之流行此天字是專言之者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太分截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汪氏武曹曰朱子演取整齊嚴肅之說謂未有外

面整齊嚴肅有少不操捉者卻又謂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其說似乎相反愚謂心若昏昧不知外面雖強把捉豈得當整齊嚴肅之稱若眞能整齊嚴肅則其心必常惺惺而不昏昧矣○語類云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節齋蔡氏所謂先理後氣乃是本此立說也○傳曰旣生魄陽曰魂朱子云纔有魄便有魂皆是以魄爲先魂爲後陳氏謂魂先而魄次者似顛倒矣○氣猶相近理絕不同其說見孟子生之謂性章○物亦有性故天命之性兼物言蓋論萬物之一原而其理本同也至言明德則物不能與者明德從虛靈不昧說來乃是合理與氣之謂蓋已就氣異言之此物之所以不得與人共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此止字卽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朱子知止是識得去處旣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卽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旣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幾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卻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

知止後皆容易進慮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是他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此一節只是說大段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卻是做工夫處○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問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做工夫處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他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后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裏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要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最妙○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今人心聳不得常靜雖有意在安頓那事物自是不安○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問旣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旣知此理更須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爲事親之道○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若知止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親之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慮是研幾是思之重復詳審者是思之周密處○問安而后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是思量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已擾亂了到那事來都區處不下旣欲爲此又欲爲彼旣欲爲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事父母能竭

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爲入門可也陳剛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不曰至善而曰止者王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如中庸言道而云君子之道以其爲君子之所當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名之精如此○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曰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此可証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志有定向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新日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而何○或問推本二字見得全重在知止上蓋深欲人端的其所知於其始也序說胡致堂云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寒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惡不幸暫而驟此知不可亂也即此是知止不幸驟而驗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后能靜意○靜者內念不與外物不相搖蕩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此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因自知也○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向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知止後又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

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胸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應不研審於臨時則或倉惶失錯平時之所得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定以知其理而不疑於所往也靜以其理既定而不他求也安以心無他求而身得以安穩無事也說統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是也翼註心不妄動雖應事接物亦靜也○得逆通承由知止而丕於慮來不單承慮諸講於得字多忽略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於己非偶合非襲取心即善善即心與之爲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患矣四書講義舊說講止字皆離卻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剝李慈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求非止何以能照緣非空何以能明學可妙方向心之必要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余邦直近收拾一止覺有定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夫得無墮空虛之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神虛常在否曰有時

在有時不在曰知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遠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禁卻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隨處事求此一段清處便以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與不差五字其不隸至善而的係任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釋毫不差之極處耳故子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着落○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因效錄朱子既云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又云多是安慮住了者蓋出於知止之有發深也然所謂多至安處住者此意亦只帶說○知止辰蒙引有疑藏同即作格物致知看自好蓋上文說止於至善即包知止能得在其內此節不過就其中分別言之以明其先後之序耳非有二也至古之欲明明節則又就其中細分之以著其目耳亦非有二也吳因之以知止與格致不能無異余初雖亦主此然細味之覺其不直捷也○知止能得兩達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能慮最難事有弁至有釋拔有闡利害有介疑似做到能慮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王剛石曰以精而擇者爲以一

而守有主而虛者將無欲而靜萬感俱寂者即其萬境不遷百過皆順者即其百物皆通始也造其理妙契乎體用之原終也履其事適極於神化之域觀深陽曰當其未定物常爲主我常爲役雖欲攝之而使靜不可得也當其既定我常爲主物常爲役雖欲擾之而使動不可得也韓求仲曰節中諸字各有實據虛紐知得縱極玄妙皆是繪空劉上玉曰中間每句要上眼知止來下甚能得去楊縉斗曰向以頓義釋此節皆外道了畢竟真實理路逐字自有層次確切孫贍仲曰得得此理也顏曾之徒亦可云得不必定以從容中道爲得劉大山曰一物各有一止知其分之殊而心之所之者蓋然不亂萬物其有一止知其鍵之一而心之所趨者凝然不搖邢武青曰翼註云知字深是融悟之知非聞見之知懸謂知止是物格知至所謂一旦豁然實通時也謂之融悟之知固可但其用功之始必從聞見入即物窮理無非就聞見上求知如必欲抹倒聞見之知則已墮良知家雲霧中矣○朱子謂安而慮慮而得最是難進或疑此說獨與平時諸說不類或問云既須知所止必得所止不甚相違語類云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又云人之處事于叢冗急遽之餘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又云先是

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然遣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卻不消得工夫。又云：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又謂若要得其所止，是必能慮方得。能慮卻是要緊。又謂與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或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然則安而慮，慮而得，焉在其獨最難進乎。愚按四書講義云：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遞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則難進之說與相因之說，其亦可不相悖矣。○八條目工夫，知止節前皆有之，而要其所以能知止者，則由於格物致知。黃氏洵饒謂工夫從誠意正心來，疎矣。○語類說知止節云：此只是大槩效驗，知此明德新民止至善，卻是做工夫處。或問云：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語類推其說云：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蓋知止節乃是以效驗言，與物格節相發明。其工夫處，全在首節及古之欲明明德節。首節是言工夫之綱領。

古之欲明明德節，則綱領中條目也。因勉齋謂知止前工夫即是致知格物得之矣。其謂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更甚的當。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備，及工夫既到，求知所止而收知止之效，求得所止而收得止之效，則推原知止所自，因由於格物致知，而非謂知止節前只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而謂此節專重知底工夫，過矣。○若謂能得跟知止來，亦須修身正心誠意之跟格物致知而謂此節以知字爲重則可，必曰此節以前但有格致之功，知得自然行得，故此節只以知爲重，則不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此正八條目工夫一齊理會之說也。及論其成功之時，而謂知止出於格致，節下面一條目工夫自效一條目效驗，各有所從來而不相紊亂也。○知止與能慮雖有分別，然終是一類。蓋慮即是思。朱子謂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又謂慮是思之周密者是也。中庸以慎思與學問俱爲擇善之事，則慮之爲知，一無疑也。夫八條目工夫，知止節前皆已具。此節只是就效驗說，故相去不遠。出知止至能慮只是各分層次。其實定靜安慮總是物格知至中事。存疑謂靜字是知邊靜。其說最當，而或以定靜安慮分屬誠正修齊治平，艾千子亦

疑誠正脩內豈獨無定靜安慮，皆是誤解。因勉齋謂誠正脩內亦有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猶是騎墻之見。○語類云：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蓋此就逐事之知止言也。下條關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蓋此就全體之知止言也。二說止相成也，非相反也。朱子謂知有淺深者此也。其曰定有淺深，又謂得有大小，亦當以此觀之。○定與靜安相因而見，何故用然必二字。靜字安字之訓，一以心言，一以身言，何故總指爲心。且靜者雖應事接物時，心亦不妄動；安者隨其境遇之來，無所不安，亦不得指爲未發時事。[illegible]一格物時便連誠正脩齊治平之理都格到，所以知止得止俱兼明新說。○知止以始其事，在前便有格物致知之功；能得以終其事，便有誠意正心以下之功。○朱子皆有定理之上，又加方寸之間四字，則正不脫志說。夫不曰理有定，而曰定於理，非志定於理而何。○慮字甚重，是知與得交接頭吃緊着力處。○定靜安慮不是實事工夫，亦非已成功效，是知得交界中境地，而後能得，亦不是已得，是由此而得。[illegible]理勢有定，而吾志無一定之向，謂之有定可乎。章句所以必以志言，義固亦以方寸之間四字貫下。

也。○心不妄動，是不向那不善一邊去。纔胸中有箇至善在，一動念，就在那至善上，再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靜不是不動，只是不妄動耳。不忙亂是安字中裏話。○得字兼意誠以下，蓋知一至，則誠正修齊治平之理一以貫之矣。故物格知至，自是一大頭腦。○知止分明，是貫通時候，然知得相因也，自爲人去做深者深，淺者淺，聖人亦只大槩說在此，未嘗限定何等人始做得也。○止自是纖毫道理，定從止字中出，知則確然知所方向，胸中乃有定理也。○定以理言，是吾胸中有定理也，非以事物本然之理言。○有定，朱子有二說：一云各知其所止，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爲不差，是以彼此不移爲定也；一云如寒之必衣，饑之必食，要不用商量，是以決定如此爲定也。○定是心一於善之內，靜是心不搖於善之外。以聖人爲必可學，唐虞三代爲必可法者，定也。不惑於異端曲學，不移於功利刑名者，靜也。分別在有定與不妄動上。○精是細入無間，而幾微疑似不能惑；計是包舉不遺，而大小本末無不該。○知止能得，亦大概說如此，其實能得中節節有工夫在，不是一知便能行也。

【附纂】或問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夫正鵠之所在則不能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概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著胸中許多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文集】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陳氏】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明于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止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亦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處而不錯亂矣【新安陳氏】章句云知止與志有定與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

蓋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饒氏】曰自十五入大學即以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爲的而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也心之靜且安外誘不入內欲不萌神凝氣斂所息有存所謂持敬以持其志也慮謂格物致知由定靜安而能慮所謂知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也得謂誠意而意誠以後之事誠意正心脩身由家及國措之天下一以徹爲主而隨所自樂益精益密喜怒之發好惡之施無纖毫之不當於義矣【汪武曹】曰定字自當依章句就志有定向說若謂事物皆有定理恐當在知止內說乃所以定也故也衆引謂或問定理上方寸之間四字便是志字看法亦極精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朱子】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語錄】物亦有箇事而言者如仁人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三山陳氏】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爲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至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爲能得之始【玉溪盧氏】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勉齋】黃氏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李仔異】氏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己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爲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爲形焉故曰事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己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于道也夫何遠之有後世乃有不遜諸己而欲以私智小數背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爲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通義】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蒙引】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

以其于用功處知所先後也故或問既曰進爲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便倒了可見先後自是不是全未下著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卽便爲近道耳」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此近道與忠恕違道不遠一般故不必指爲近大學之道非爲大學之道道字不足以該天下之道也只是於詞氣之間欠寬不不類古人言語氣象耳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亦不必說是近中庸之道道是天下古今公共物事○近道黃氏而僉以爲是聖人之道此亦無箇要之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器小章註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可見聖賢之道卽大學之道也大學之道所該亦廣矣存疑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那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卽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爲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補餘論或由獨覺之則超出流俗或由陷溺之悞醒在衆卽皆知也困勉錄翼註云時講明德新民人亡兩物也而有本末爲此大學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

矣要之君子以此物爲一體故人己總若一物按翼註此說與或問不同要之可兼用蓋度言之則兩物深言之則一物也○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歸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密甚○蒙引既云知所先後知字淺又謂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功處知所先後若全未下工夫只泛然僅知其序安能近道殊不知前說是也蒙引之曰明德新民不是判然兩路徑知止能得不是截然兩截當故知所先後亦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去做那一件蓋於相須並進中略略分箇漸次而已邪明體曰以道觀物凡涉於形體者皆以物稱我物也民亦物也物無二理而人己列矣以道觀事凡涉於力量者皆以事稱知之事也得之亦事也事無二機而淺深與矣○世有建功業於天下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本不先也苦先末而後末久之本端矣末亦從之世有執所得以終身而不自知其偏者知不先也吾先知而後得久之善始矣亦善終焉○知所先後雖非觀斯民爲度外而化從心運則化以漸廣雖非視至善爲難

事而由得而守則守以益堅汪武曹曰既知此之當先白知彼之當後斯未有知所先而不知所後者知所先後其義具在古之欲明明德節物格云云所以足上節意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也玉溪以知所先後分配兩節支離之甚○困勉錄云近道二字只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爲是是學之方法愚按或問有至於道也不遠句若以道字作學之方法說而曰至於學之方法不遠可乎當以蒙引之說爲當○先後二字該八條目而言工夫全在其中蒙引謂知字淺極是蓋只是知其序耳其曰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功處知所先後又引或問遷爲有序語而謂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工夫只泛然僅知其序愚按先後自承句蓋所謂工夫處亦就先後二字指八條目工夫言之其意謂知所先後卽實就當先當後處用功如此方能近道非指知字爲有工夫在內也其講知字仍舊是知其序耳○吳氏以心身家國天下爲物正脩齊治平爲事亦無不可但說始終二字卻只就止而後脩說起夫意誠以下皆得所止之序有包在脩字之內今從正而後脩說起則於終字尙欠誠而后正一層而於始字全未說及矣至其下文方於非特此也下補出格物致知誠意來八條目本是一串說乃如此分

作兩截甚無意思其說本末止就心字說起亦未妥以非特此也轉出有而后求云云爲更進一層夫有而后求無而后非不卽包在欲齊治平先誠正脩之內乎何得以之爲更進一層也○蒙引謂正以其用功處知所先後者猶語錄所謂知工夫先後次第也詞聯侯氏曰首節明新平說未見本末意次節知得串說始終意隱而未露此特揭出以示人見人當知所從事也兩有字指示何等精神○不能成物便是成己分上有歉雖兩物究只一件故以本末言

附纂或問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觀蒿而其入道爲不違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爲學之道未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爲之序則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朱子六節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須窮盡到十分○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爲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孝處兄弟則當盡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

不至○物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只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爲物欲所蔽即是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是其體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覩不聞誠意加謹獨○知在我理在物○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若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語錄意是心之所發則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麤者也○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的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致知乃本心之知如鏡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逐旋磨去使四邊皆見其明無所不照○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以至於饑則知食渴則知飲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知以手推送去之義○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爲自己原有是物但爲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理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人心本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知者吾自

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人也不無
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事我纔
發心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致
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格物如爲君止
仁爲臣止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卽至極
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
未盡也未是須是極盡方得○問致知者須當就甚麼樣事推
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極至之理便要
知得到若知不到都沒分曉若知得到便諳定做更無第二著
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苟簡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如
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道自
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
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格物工夫須要到得貫通
地位學者所以學便須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用功做
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莽問程途步閒自能到○所謂窮理者
事事物物各自有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
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

明處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爲物欲掩蔽然明底道理未嘗泯
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
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不難
孟子論四端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卽其所發之端而求其
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格物之義曰只一事一物上
窮格然如呂氏楊氏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
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
是釋老之學○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卻易見如
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
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方就裏面旋旋做細
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但不失大綱
理會一重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畧言理
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
有極盡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成四節次第方是○都是到處
發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讀書看史應
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
當處○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待自家既已定疊然後漸漸
推去○格物二字便要人就事物上理會自一念之微以至

於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各有箇天理人
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
便是人欲行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
八倒又有一般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
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
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格物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
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故不當論內外但
當論合爲與不合爲○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所
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
孝○格物不說窮理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
理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空洞無據於事上更動不得○
外面事要推闢[illegible]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修
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
下手要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要做三四分便無
了○說一格物卻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
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
與民同樂處說性便窮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胸中無一
毫私意蔽塞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盡〔文集〕答第
子上書云格物致知乃是就實事工夫上窮究并寄合當卽今
職分之所當爲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
心自正身自脩也〔語類〕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
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
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
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格物致
知做起曰也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畧
畧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曉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
要底○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
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人
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
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卻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
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澄湛人之無狀汚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
去此然後能正其心○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
打不透則病痛徹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

纔有未盡處病痛。御小格物致知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合下好惡時便自要自慊了非謂做到善後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此溪陳氏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新安吳氏曰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仁山金氏諸條工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有前後之序惟致知格物不分前後蓋致知之道在格物之理而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物之理既格則吾之知亦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蓋格物者致知之事而知至者物格之功雲峯胡氏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統體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自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章

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則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新安陳氏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己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係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但是說得後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而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然換不破也況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慊

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可見矣○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為行之中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天下也吳氏程祝本作必自慊未是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慊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修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格致也潤饒黃氏物格則知自至格物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illegible]韓氏格物致知是惟精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東陽許氏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雙峯所謂極處無不到者極處即至善也○所謂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文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

友姻族之變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國則國之事不與於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推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使之度王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與於國也而所以為綱常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懷化馭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求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寄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迹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物格也蒙引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耶抑天下之明德邪曰是己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曰治曰齊不復以明明德言者舉一以包其餘也○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

接○章句舊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於善而毋自欺則意誠矣毋自欺就見得必自慊且先之以一於善字而尤見端的○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𨚫意也考之後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求其放心心可見只是指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周子單言主靜則自兼得誠意若以敬直內義方外對言則脩身以下皆方外之義而誠意正心皆屬內之直矣○意與情不同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動情出於性隨感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為著力矣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思謂之慮心之所欲謂之慾此須在學者隨所在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上文不日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分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自誠意以下一件自為一件

雖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致知更無他術惟在格物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知或格物足矣又必兼言之者蓋格物是積累工夫致知是求到那一旦豁然貫通處○或曰格物直用以致知致知全在於格物二者本一事何必分兩目耶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聖人恐人於物不能盡格又為致知之目以要其成也苟欲致知而不先於格物則又無以為知止矣故兼以為教如正心誠意亦必兼舉者蓋又是心之念頭緊要處也○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此之謂物格由是而往則意可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可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可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故謂致知為善覺關也○誠意者誠實為善去惡也使不辨其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則將有認[illegible]之失故必以致知為先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教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illegible]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依應當理[illegible]

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御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身有大病不就齊治所以緊要在誠意○誠意工夫善惡皆從此判故為人鬼關得過此關向後喜怒哀樂之失正病痛細小了所以工夫緊要在誠意○事事物物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致知欲知得到此也知得到此自心樂意契會焉以從之譬猶不為亦自不容已矣此欲誠其意者所以必先於致知○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知至後信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孔信與悅欲罷不能矣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具於吾心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於心而所以求之心者何以求之不過求以心而思索之爾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透則此心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物皆在這一物字內○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萬物之理言也心具物理有不知者蔽於氣稟物欲擁蔽而知依舊在格物致知是窮極物理還復這知然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不是格之於外者物雖在

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故也所以致知在格物不是求之於外陽明謂是義外蓋未了此也○知行工夫要隨事理會如今日知得這一事就要行這事知得那一事就要行那事不是說盡知得一事姑俟他待家理盡知然後誠意正心脩身也朱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此說發前人所未發陽明之徒非朱子云必待豁然貫通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正為不知此節妄生譏詆實並明德三字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章

四書講義傳習錄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工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亦只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悅若有悟証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牴

以之合於儒家之元精元氣元神則其底蘊盡露蓋彼其所謂良知者雖本之孟子所云要亦陽明所謂之良知而非孟子所謂之良知矣○致知之知則是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也固即良知之謂也若知至之知則雖是復其固有之知卻全從聞見上用功得來與良知絶不同矣○朱子謂格物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事物各有至極之處須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所謂極至之處即至善之所在也所謂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乃求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程子謂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正是此意如此看格物方與誠意正心脩身緊相關合而非博物洽聞探索考究者所可同日而語○附勉錄云黃合註謂格物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謂愚謂或問説物字首擧心之爲物次及身之所具所接又次而及於人又次而及於物言心則該乎意蓋意心身固物之至切近者也齊治平乃所以盡人性盡物性日人日物正言家國天下之爲物也夫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明德新民則以此物字爲物有本末之物何害即日格物物字所包甚闊程子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於格物要緊工夫卻不在此且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至纖至悉如周體一書從而羽毛節介之形又從而畫羅畫罨之類必

爲之旨處各當而後已蓋此亦盡物性之事固未嘗不包事其中也續書錄謂知至逹意誠説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愚亦謂誠正脩齊治平托始於格致則致知格物之即於意心身家國天下上用功可知誰謂格物物字非物有本末之物乎○註物猶事也夫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日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日事仁山金氏之解物字事字云爾蓋格物物字正蒙此二義固可該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固難錄謂物猶事也事字與事有終始之事不同彼事字乃明新之擧此事字乃泛言蓋謂物猶事也所包甚闊不知格致工夫固即於意心身家國天下上用功而凡天下至纖至悉之務亦未始不包在意心身家國天下中也○齋須有一條云致知者須是知得蓋尤要親切等常只將知至之至作蓋字説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不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程先生所司與知者是也此條與其他諸説不同勉齋謂章句本云欲其所知無不切也今收切作盡切與盡意思自別以致字文義難之謂恐當爲書一物之中固不可使有不知之理萬物之中未不可能有不將之物愚闊惟其知到盡慮所以能真知所以識爲得精妙盡字正可包切字之義固當以書字爲知至正則○

語類云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説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説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且一向去悦親掉了朋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知云云愚謂此條須全載方明快○語類云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心是在當中擔著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經在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愚謂玉溪此條即問者之意朱子謂本經在脩身上截斷則其説非本經正旨矣其日身亦是心主之者乃推進一層意卻只是帶説○此一節自應將明德貫串○誠意者誠於爲善去惡也誠於爲善去惡非一於善而毋自欺乎蓋一於善而毋自欺是謂誠意必辨其何者爲善乃爲致知耳使不辨其何者爲善而徒口吾欲一於善也則將有不知其義而爲之而謨謬以爲一於善者矣故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必以致知爲先且格致是惟精誠正是惟一其日一於善云者正惟一事未嘗侵過惟精地位安得即指爲致知

甲裏語中庸或問云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則以一於善爲誠意又與中庸或問之旨合也簡際飛曰天下與國均此井田學校而有遠近之分個與家均此老老幼幼而有親疏之異欲脩先正是先立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欲正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所存李侍雲曰以格物致知對天命之性言則性是上兩底事物自是下面底及物之極處無不到而所知無不盡便是知性知天所以説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周靜侯曰心該動靜體用具備意媾動説滿腔中純是私欲障塞而欲安然不動之時廓然而大公感而遂通之時物來而順應如何可得所謂其草聽察不除清流必不能疏導也故統而言之正心可以包得隨意分而言之正心是全體工夫誠意乃其發用要緊工夫○其知善惡之所在好惡自然實用其力不肯苟焉以自欺孟子盡心亦是本吾心固有之知而推之以至其極致良知何嘗不是聖學但異端宗旨則殊耳若云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孚朱子分明説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良知何嘗摩理且知愛知敬獨非理乎此亦揺擊過當語也○欲其所知無不盡原要蓋吾心之全體大用未嘗不重知陽明所絶外物只要守道本體光明未嘗不重致其分別在道理不在字面體置

所謂良知只是此心昭昭靈靈炯然不昧與佛氏宗旨一般原非以心之全體大用言也○朱子云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良知何嘗不是全體但聖學必格物窮理以致其知陽明則絕不理會但守此昭昭靈靈者耳[王學]皆曰意在臨時知在平日此欲誠所以先致其臨時所發之知亦不可謂非知然與意同所以之傳意則可以之導意則不可人每於此處分剔不清便有毫釐千里之謬[胡]雲峯曰心該動靜正心者合動靜以為功若意只是動之端不可以心意分動靜也意不誠則動念便差了心何由正

[附纂]或問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

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朱子]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須要知覺○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可有頃

識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個主腦百姓人民背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爲君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易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强爲哉○原道舉大學卻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卻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三山陳氏誠意之誠而不知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新安陳氏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是若顯蓋精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著精若粗蓋精無所不知矣陳氏致知言表裏精粗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以識是非善惡之眞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黃氏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個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玉溪盧氏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理也顯也即事即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即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神明所以妙也雲峯胡氏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物猶事也如爲君是事爲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如爲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羣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禮法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綱紀文章五畝宅百畝田之類是自其行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大綱大本所在所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微所在所謂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

是不容以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是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其可已乎必使羣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也其可已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禮法平價皆不可闕者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也必有百畝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又豈容已乎是之謂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朱子曰君之所以仁蓋君是個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則所謂天命之意即爲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不可易則是天實使爲之也欲數口之無飢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飢決不可易是亦天實使爲之也然究其所謂天實使爲之者即天命之性之仁所爲也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即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當然者爲表爲粗所以然者爲裏爲精蓋在表在裏各有精有粗雙峯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恐也○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其端而言者亦有以爲事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者而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實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個所以然也要之大學之格物則兼是二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是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欲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物格則與知至同時矣知至則知天矣故知天命當以全體者言若方其格物時亦有

得其所以然者然猶未全也未可貫謂之知至未可貫謂之知天命但統論聖學全體則其知所以然處便是知天命也四十而不惑謂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五十而知天命則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域矣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何哉蓋物理悉具於一心理之具於心者謂之性總其綱曰仁義禮智而吾心之仁義禮智非出於人爲也卽天之元亨利貞之降於人者也故孩提無不知愛親及長也無不知敬兄見孺子入井自然怵惕之心生遇嘑蹴之食自然羞惡之心生所以然者天也人能見得此意分明自然能於善有不容已者矣故曰知至而后意誠知至則知天命矣○不可因論語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分格物專爲知所當然知至專爲知其所以然也蓋格物時便當兼求其所以然然必至於知至時乃能盡得其所以然也此有用功與成功之分逐事與全體之別○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故知其性則知天矣但得夫逐件之所以然亦自通融夫一本之所以然矣蓋各具一理一理處已有所以然或問纂朱子小註亦有此說○小學集解於題辭下引饒雙峯黃氏云慮揭意對雖至小亦有所以然者也雖是逐件之所以然其實所自出者同也

故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逐事之所以然小德之川流者也全體之所以然大德之敦化者也○逐事之所以然固出於天但有逐件全體之分必得其全體方爲知至方爲盡心方爲知天命耳非謂逐此全無得其所以然者也孟子言知其性者卽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言盡其心者卽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一時事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嘗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便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窮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卻已自有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表不見裏只見粗不見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是一箇過接關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

得査滓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卻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已好只是就好惡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至身脩著而字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卽物而極致其理然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既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可得而脩細繹說爲學次第只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致了卻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的次序是如此拈著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箇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就這大規模上說起

只是細推節目緊要處須在致知格物誠意迤邐做去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家了卻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卻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著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初時同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猶自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收拾也○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至了卻恁地平平做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待彼來素輝雖是自家所爲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自己之心以自己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平均齊一而後可○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卻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定不做心下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至了○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物格而后知至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爲一事一物在到知至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窮無不窮然後

知方可盡○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僞矣有且之視少間說便爲惡惟不功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己而失於人極有淺深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格物精熟有纖毫私欲便隨識破他自來檢點據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當用功的與賊同賊同食也不知○知既至則意可誠如透在中間機緊不及處便有賊將藏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皆光明了他使無著身處○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剝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作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熟後處此自外面看入推拚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源頭上工夫○意誠只是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鍵有七分是小人欲知知之與不真意之誠不誠只有做不做何如

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意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面看雖見得似小其病卻大自脩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曰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下面一箇輕一節心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箇大如一箇病收一箇小如一節○問意者乃聖命於心今曰欲正先誠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滿偏勝之私耳○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脩身是就接物應事上說○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爲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都不須如此畢量日去理會那常處【文集】答吳晦叔書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玉溪盧】

氏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合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一字有盡然盡然之意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情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雙峯饒氏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勿軒熊氏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峯胡氏】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著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而后實其意意既實而后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未必了一節無餘然後

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勉齋[?]黃氏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知性知至即盡心臨川[?]吳氏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脩者也身修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齊者也閨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遡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只在這兩字上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賢驗之古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可次第而舉矣推而爲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新安陳氏意誠心正身脩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德新民言脩身以上四句包括上一節物格知至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東陽許氏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西山[?]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物格知至是則得天理盡也○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知至乃知性知天也○知至處即性之一原○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獄[?]矣○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事萬物通爲一理○格物猶是物各爲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爲一理人學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於格身心之理而后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人學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未能實有諸己矣蓋義物格知至則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也補劉[?]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後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誤邪先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定七箇而后字乃死字蓋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不同況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爲先則必以彼爲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還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蒙引或以明明德節爲明新之條目物格而后一節爲知止能得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爲據是錯認矣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以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說統此與上節一意相承而反覆言之以而后字形出必先意先後乃一時事翼講[?]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應知所先後上節是述知所先後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四書講義節正其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文而后亦然講先字不扶卻一遂工夫乃見斟酌○知止節而后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卻逐層各有境界遞下○先后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方可做下一層有上一層又須做下一層節節有本分步步有交關勉齋[?]數后字要捽轉上節數先字○物格知至涂印玄云要亦復其全體之明非有加也然至雖在格后而知實在格先不有是知將甚去格○心指體言是全體之體不是本體之體困得[?]序曰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指全體渾然言心正而身不修內外不能合一志不能帥氣也歸震川曰天下之理不以內外而或殊必理無不窮而後天下之是非不能眩發無不實而後內念之本體得其平功有不得不然非務其外而遺其內天下之勢不以遠近而或異必皇極之既建而後推行之本以立刑于之既成而後感化之道以神機固不容自然非泥於遠而庶之天下本於國國本於家家本於身道推達諸人而舉以措之於寇[?]○身本於心心發於意意始於知理推達於天而一以貫匡武曹曰八條目雖有先後之等要皆同時做的工夫及到成時則知至必在物格后意誠必在知至后心正必在意誠后身修必在心正后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皆然其次第固自有截然者蓋用功則一齊理會而不可舉此置彼收效則逐節相因而未嘗躐等躐進也○八條目工夫既是一齊理會然必分出箇先后示人者何也蓋論其所以然之故則天下由於國國由於家家由於身身由於心心由於意意由於知自有一定之次序也觀物格而后知至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意可見所

以然之故其一定而不可易矣○格一物亦可云物格必知其全體方可云知至朱子解格致本如此說其曰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亦是知至恐只是體意正知止之知可以全體言亦可以逐節言而知至則專指全體之知至字是無不盡之謂似不可以逐節言也○格物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似是一膀底事然又至物格知至御有兩層物格是零碎說知至就全體說格了一物亦可云物格必知其全體方可云知至故有兩層此朱子所以謂物格句而后二字與下文而后只合一般也○得止緊跟知止來所得者在此所知者自即在此意誠以下說見得止之序則物格知至之所知固當格意心身家國天下說也○按讀書錄論格物以辨別天理人欲爲說即首節止至善章句所謂盡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此方與誠意正心脩身緊相關合 問此篇曰 玉溪盧氏解知所先後句云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此眞同哉高叟之爲詩也天下豈有知先矣而猶不知所後乎知所先後之義已具篇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此節乃以足上文之意明其不如此而不可耳 問 晦庵曰此處物格亦不是只格一物話云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分明也就全體謂但物物格到工夫畢竟零碎至知至時方是渾淪於一耳

附纂或問曰此段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擧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

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玉溪盧氏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皆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眞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問 勉齋黃氏極其精而不亂如一物一大極盡其大而無餘如統體一太極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擧此而錯之耳 雙峯饒氏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爲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 李子吳氏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亦何者不本於脩身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是以齊家以脩身爲本也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爲本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天下以脩身爲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桀紂事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爲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爲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爲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 存疑本是對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說格致誠正亦以脩身爲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脩身之該格致誠正也 [illegible]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爲本 [illegible]

字與意誠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於此意
周氏曰修身爲本即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
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
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或問則言天子至庶人皆有天下
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
有國卿大夫士庶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二說方完責焉
陳曰人子有天下者也然必日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則刑于
之道當父有始而所以篤近舉遠者一本諸身而已矣觀天子
而下爲者可知也庶人有家者也然惟家齊而可以治國平天
下則身先之化不止於家而所謂通之可達者皆本諸身而已
矣觀庶人而上焉者又可知也道隨分盡而一身實萬化之原
事以勢殊而愼修爲作則之本此大學之道所以先修身也既
知修身爲先務而格致誠正之功其可以或后黃齋大功但天
下何以不修身之餘效耳而不獨此也天下不而齊治已在其
前矣家何以齊修身之後驗耳而不獨此也家已齊而治平已
待其後矣學毅後曰修身二字當作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
德此又本修身便是所敎陳武普曰章句此字指修身而言所
謂絜此而錯之者自修身而推也葉氏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則
因此身之既修而推之最分明黃氏謂自齊家而推未安周
潛曰不是治體全足之庶人乃預養於大學中皆有天下國家
之責故村說誤○事即物之事知得原在明新內本末有先後
而終始之先後因之爲本意分明已具上文中此節承其意遂
結言之
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接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
○三山陳氏曰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爲薄也雙峯饒氏
意○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敎人以修身爲要下句是敎人以
齊家爲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得此意矣勉齋黃氏曰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一句包盡一章
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季子吳氏所厚二字
文公以爲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
所不容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所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
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

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君
子之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
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
能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無同
所同者各當其可耳或謂聖賢之心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爲
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偏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
乎此大學所以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
疏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況大學之敎初未嘗使人薄
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
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厚而家已先見
其爲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爲厚而家已先見其爲薄矣何
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爲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
平施蓋惟稱物之輕重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
所以爲絜矩也一槪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
有哉新安陳氏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此兩節結八目前於
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
九族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雙峯饒氏此節正明本之爲重意
不可以修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緊跟不能修身以齊家來不
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
也說道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
本之不可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翼註亂即不修
意治亂齊治平意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此章總見得學
由己及人而己爲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節統論綱領後
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格致誠正修皆
爲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平皆屬人者也
畢竟先修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修身爲
本二本字正相關前面必把事有終始配說而事即物中之事
對物不過後面雖以所厚者薄的說而家即觀化於身對身不
過可見前後但是重本之意闕魏錄所厚二句雖以厚薄言然
見得家又爲國與天下之本亦是本字意吳氏季子謂國厚於
天下又是前章句之意通武曹曰經文說新民條目而以明明
德於天下須把其意原重在明明德上或問謂明明德者又明
三言之綱領諸儒云聖人敎人有節一句則明德上下又云爲學
只在明明德一句又曰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
節目皆是靠明明德做去則此章之當以明明德爲主無疑也
天論綱領則以明明德爲本論條目則以修身爲本修身包格

致誠正在內脩身爲本卽是明明德爲本翼註謂二本字正同前後俱是重本之意與朱子所云甚合附勉錄不甚取之欲明新並重謂此章只是有序而不遺與志道志學章一例不可以明德脩身貫恐於朱子之意未能細體認也王罕皆曰此節特提出所厚亦正見以齊家爲末治大同無貴無賤總從此見脩身得力處

附纂或問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

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敎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敎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敎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

本淸其源哉後世敎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無毫釐之差矣朱子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多以此邀譽矣

三山陳氏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本之旣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縱薄奚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

此示人以大學之全功也首句四字函蓋通章三綱領最重而尤以明明德爲本次節承止至善句指出知得功效相因次第三節總結上兩節又就三綱領中分出入條目來見序不可紊功不可缺末兩節用正反作結歸重到明明德上兩本字與物有本末句自相照應○三在字是指點口氣見聖王教人惟此三者備舍此別無以爲脩己治人之準意以定靜安慮固是都從知止來一氣趕到能得不大着力然定所以能靜靜所以能安安所以能慮慮之故各句正面亦知這他實在若竟合鵠矣誠主竟須知止而自能定靜安志以得所止矣或問小注謂四項都須與知止來其中又須有聯絡有分然說得最明○安字固緊貼身之所處說然朱子亦就心說來蓋惟心無所擾斯能隨寓而安所謂心逸日休也○知旣至則平日能先辨其孰爲善孰爲惡而意之所萌必無以妄爲眞之誤矣此誠意所以必先致知也○雖

物與致知雖有學是全體之分然合言物更致知之法說不日欲日先而直指之日在○而后一層工夫前后層上文正是逆說出所以欲先之意見得有前一層工夫而后可知後一層工夫古人所以必先也故書先生之說最精將鋪欲取順推功效舊解大誤○舊用而后節文頓還云聖人言解大學相因之功以見其必然也小講數云有以爲之後必有以爲之先者矣將解熟究前輩看書精當如此○知止能得前固各有工夫然此處只就現成說○近道與大學之道道字本非有二但道字謂進爲方法若云近大學之進爲方法反覺渾圇語滯不如淺淺爲妙蒙引之論良是○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看非專以年言也古者十五之後而入大學即教之以大人脩己治人內聖外王之學而非復幼時所習方名象數之煩灑掃應對之末故日大人之學若專以年論則三代時有垂髫無成而不得與於俊秀之列者矣新安之說是也朱子章句序中已具此意而後人讀大學之道句無有能識此意者近日吾友逵耕不獨主此解其論甚精因畧爲疏通証明之而附記於此○此章自應重明明德觀前後三本字自明且治國平天下已專說新民而治國章必推本於有諸己無諸己平天下章一則日先慎乎德再則日必忠信以得之其旨了然矣但三綱領節次仍須重他分明不得竟說成似一綱領耳○三代以上學出於一其時僞學老莊以及申韓蘇張一切雜而不醇之說尚未之有也故大學只對小學說不必對異端曲學說○首節另末諸說亦有以明德作主者亦有以止至善作主者懸接末句原包上二項且下篇即接知止說起則以末句作主亦可至明德句章意本重襯右之節本文便提明明德說下後又云脩身爲本可見矣則首節即以明德仍作主其是但三平終是正解耳若作全章文則首節平遞後以下自應倒到明明德上方與古之後數節語意相合○近道二字固宜渾說然不可竟說成與大學之道道字兩樣牽引說亦宜善會○右之節以明明德貫下正與下意是皆以脩身爲本句相呼應○正墨時陳塾文曰在人謂明德之具於身也情始九族化被八荒本篇一原與適萬象治原者先其天下之觀德齊家者先其國人之觀德脩身者脩其一家之德所觀正心者正其一身之德所繫德聚於心而意即心所由發德起於意而知即意所由發德散於外爲物德豈於內爲知知與物初無二理則脩與致豈有二

攻體德於古人而身心意知何一非明德所觀家國天下何一非明德所遂句俱以德字貫而須句則單提身字看書不可執有限○欲誠其意句章句云欲其必自慊而毋自欺也其初入則曰一於善必自慊三字以傳釋經則無可議一於善三字似更有實然知好好色知惡惡臭之後方能自慊則亦非小人之所可妄托者而要亦不怫悖門可亦依新安虛齋蔡斗武曹諸公紛紛聚訟似皆不必○陽明以朱子格物之解爲玩物喪志而以爲只宜守此心炯然靈明便是致知此乃其生平學術大誤處若以知爲良知其說本之孟子未可厚非擬者淩任武曹聘俟諸公之論最爲允呂氏乃舍其書廢講求專向虛寂遂於佛氏之大謬處不爲拾槃而尊痛斥其致良知三字幷孟子當時說良知良能兩字亦原有弊病在者此則不足以服其心矣○朱子說明德亦以良知良能入講格致誠正脩皆明德中事則知字卽良知同朱子所取也程朱以格爲致陽明卽以寂字爲致財全然不知有察識充工夫以學爲明聖學幷知字亦說戊空虛寂寘一路去而所謂良知者亦似是而非其流弊不可勝言矣　見龍寬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附纂或問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

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恆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敎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敎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叅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朱子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illegible]

嘉興徐起元瀛訂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大學大全卷之二

康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克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是眞箇會底意西山眞氏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李子吳氏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洞徹者與生俱生不爲賢智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息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銳或鈍不可一律齊而昏明判矣克明德者人不能而己能之斯謂之克文王之德之純旣不梏於氣禀之偏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東陽許氏康誥者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能明其德也克字有力明字卽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蒙引克明德明字連

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吳季子謂明爲天下之所同克則一人之所獨是將明之之明爲明德之明矣語大有病○許云克能也語錄或問說得克字較重與章句稍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更說得不實困勉錄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illegible]文上一箇明字經文只一明字康誥帶與卻加一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爲氣禀所拘一毫不爲人欲所蔽方纔能明汪武曹曰克明二字須連說蓋惟能明之故見其克德字包明德字明字卽上明字吳氏看作兩層誤問辨侯口致其克之之功猶云致其能之之功耳克之之功不外格物五事

附纂或問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無待克之而自明矣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朱子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禀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眞氏明德人所同有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禀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惕然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常目在之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卻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是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萬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illegible]天卽人人卽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旣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見光明燦爛照在目前○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人之明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今人無事時恁昏昏底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須是常加省察眞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

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顧諟天之
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玉溪盧氏天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
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異而
理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閒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
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閒莫非顧諟則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
所雙峯饒氏靜存動察者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
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謂常目在之新安陳氏言德則命在其
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
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季子吳氏刑之之功當何所
先敬是也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常如天理
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所謂敬者何顧
諟而已矣此句是伊尹稱湯以教太甲者常目在之非敬而何
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卽命也至示
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目擊道存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
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新安陳氏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
一明字乃明之之明明德之本體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

命言之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顧諟卽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
己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精矣
子思言天命之謂性亦祖述此意○東陽許氏顧諟動靜皆顧一
息之頃一事之毫未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說付與我處
看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於應事處纔有照管不到
便損了此明命○四書講義天命二字人多鶻突但看中庸首句
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經傳中
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
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眞
實闡滿也從命言曰命之在人身本至微也湯則從而著之人
之覩天命若至竟
也湯斯引而述之

【附纂】或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卽天之
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
用之閒人惟不察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

眞若見其參前倚衡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朱子】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只
體手足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
此一箇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
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
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見此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
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合當然之則不可失也豈實有一
物之可見其形象耶○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曰天之所命我
之所得於己只是一理人只要存得在這裏存得在這裏則
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
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
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
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眞氏成性者言
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
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陳氏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
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閒○玉溪盧氏天地之
中太極是已天之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
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

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李子吳氏克明其德而至於峻豈於性
分之外有所增益哉德本自高明本自
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
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爲準以不敢自足爲心孜孜
焉求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矣○新安陳
氏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
之全體本無限量充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
而全體皆明也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
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渾渾其天不加毫末爲善見焉○或以
峻德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
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遠以後事故帝典
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
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卽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固雖謂存養渾自

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愼恐懼、無時不怜致誠正脩、總是一箇勸謀天之明命、貫了凡古人到日日新、已無間斷、似不能有加矣。復言又日新者、謂於無間之中又加艰新、故之岡也。陰按字曰又字、要看在此處更振發一振發、正武曾且仲虺云德日新、伊尹亦云時乃日新、似重在日字上、此節須着眼日字、乃得聖賢儆惕本旨。周雖保日新、玩或問何日新下另作一頓折、恐事下二句與章句意合。蓋湯是已能自新者、特恐其功之不繼、故爲此銘以自警耳、非前此總不能新而至此始思自新也。○章句於誠能下用則當接去語勢趣、重後二句、誠能與則當交勢緊相處、打斷不得。

附纂或問　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古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忘也。曰、盤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伊尹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太甲方且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尙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尙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朱子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從則也、敬便立、其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與義是體用。○新安陳氏曰、塵垢之汚、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汚、人猶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其害之大、唯聖人以爲甚於塵垢、不可不不潔也。日新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汚、故必日加澡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汚。況利欲之昏、而復不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吳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

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玉溪盧氏：不邇聲色等八句，是敬之日躋，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卽顧諟明命之事也。新安陳氏：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按中柔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鑒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㖃，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屨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能使人踴舞躍躍。上之於民，時時提撕警覺之，則下之觀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陳氏：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亹亹不能自已，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峯胡氏：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醒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新安陳氏：振起，卽孟子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東陽許氏：章句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纔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端。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之，亦是前章新民新字之意。○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勉之，則民德日新。[illegible]饒黃氏作新民精密，并田學校作之之具，鼓舞勞來匡直作之之術，常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污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渙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而告之。俟疑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耳，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四書釋地：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獨曉此，卽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審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旣有誥文，載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受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歎噢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讀書少而未見耳。汪武曹曰：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困勉錄謂只依大全爲是。愚謂二說正可參觀。周聘侯曰：作新民雖指君說，然教養兩事相□舉不得。

附纂或問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致詳，當別爲讀書者言

之耳。〔蒙引〕朱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反矣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困勉錄〕自新之極新民之極各開說如在明明德在新民一例但所以要自新者則為新民之本也不必謂必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作實意亦不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朱子〕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明命是初頭稟受的以理言新命是末梢膺受的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季子吳氏〕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部千餘年之舊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民不改聚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有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勉齋黃氏〕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illegible]〕

〔陽〕許氏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蒙引〕論湯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畧有淺深〔四書釋地〕周雖舊邦鄭箋云太王肇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始太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蓋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為西土之長釋例上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按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部與岐畢相近為之長可矣計魏在部東六百餘里而分部國與魏為長道路太遠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兼境而辭不及豳並不解其故余謂穎達錄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困勉錄〕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雎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王位在其推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祿〕若士曰新命又與受命不同其實和天命都新未有為天子之事而已有受天命之理〔仇滄柱曰〕謂其

克明峻德而推之宗族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若此雍穆朝廷之間若此濟濟朋野邠閶之內若此遜行遜畔至其德化所被當時氣象日開日新服其化而歸之者駸駸不容自遏即此便是天命之新而非別有符瑞讖緯之命也〔周勝侯曰〕不能新命不但不算新民之極并不算自新之極了

〔附纂或問〕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朱子〕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勉齋黃氏〕聖德日新言明德民亦不變言新民〔新安陳氏〕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小註〕無所不用其極貫上三節而結之非止結文王之詩◎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前三段列箇樣子著重在末句〔吳氏〕自其本而言之新民之倡固必用其極矣若政教偶缺則新民之事終虧自其末而言之作新之具固必用其極矣若深宮稍懈則新民之本已荒〔臨川吳氏〕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既自新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

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者然後民之意御於中可見兩條黃氏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陳氏是日章何皆欲二字正貼條所不三字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引詩謂邦畿爲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東陽許氏〕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季子樊氏〕千里之內爲畿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爲與天帝居之尊非復邦域之比咸日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雲〕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者而止之三節泰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物之所當止之則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之止居止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圖〕〔翼註〕王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千里皆至廣意〔蒐〕邦畿黃鳥雖是物言然民之止必於邦畿鳥之止必於邱隅亦是止至善之類魚川流鳶魚同爲道體一例此意亦不可不知但傳意看來似不重在此〔四書釋地〕貨殖列傳稱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余嘗考其地大抵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爲都河北者四爲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故地也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圯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參廓乎余因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雒師古云

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鎬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然〔黃際飛〕曰至善是本然之義理止至善是當然之工夫惟其有本然之義理所以該用當然之工夫此節且未說工夫〔胡炳文〕曰至善止此一理而散之則有萬殊所以事事物物皆有恰好不易之理彼不必借之此此無所資於彼各有其所當止各止其所當止也既是邦畿便屬民所當止所字從邦畿來既是千里便惟民之所止惟字從千里來詩中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各有字最重可知本文不但重邦畿而重千里不但重所止而實重惟民也

〔附纂〕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雲峯胡氏〕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只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此此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潛說黃氏〕詩云邦畿千里一節是說淺處乃人當知所止之本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意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蒙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非能得也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翼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蓄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張彥陵曰玩可以字詩氣不甘諉然不如當著者意凜然言外李安溪曰人爲萬物之靈然不可無志以全其身聖賢爲人之最靈然亦惟克念以至於聖涵星日緡如咮咪長言莖黃淡柔貌如兩翼之掺鶬舌之音

[附纂或問]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朱子]君止仁仁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臣止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只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小註]緝熙是巳能知此不是方用工夫敬在心上在事俱就現成說惟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皆安其止也[節齋蔡氏]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巳善有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巳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推而廣之萬事萬物不各有當止之處也該長張氏上一個止字是萬事統體此止下五個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玉溪盧氏]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于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也不業于此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勉齋黃氏]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止者賢者之事[□□□氏]緝者如絲之緒急續而急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爍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吳氏]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緝不容已之意也熙不容掩之明也[新安陳氏]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為用力之比[東陽許氏]推君臣父子與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蒙引]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無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言也○繼續光明言其心當明也○物各有所當止者謂其理各有極至所在也如為人君必要十分仁為人臣必要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固亦可謂之仁謂之敬但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耳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穆穆文王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之極也○聖人之止明德新民俱有彼為君止仁為臣止敬及孝慈信之類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為君仁而民莫不仁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矣臣敬則為上為德致君為堯舜之君矣父慈子孝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與國人交止于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矣非新民之止至善而何哉此乃理勢相因之必然下文所詳新民止至善者即盛德至善之餘澤也○文王視民如傷仕者世祿之類□其為君止仁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見其為臣止敬一日三朝雞鳴問寢可見其為子止孝如教育武周皆至于德為聖人而備天下之達孝可見其為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于信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義亦可見依即論語敬事而信也[存疑]緝續光明而所謂繼明德也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文五事又敬止之實○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或曰仁敬孝慈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父子君臣朋友國民而非敬乎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之德皆是以敬言之[淺說]仁敬孝慈信敬一一于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

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隳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茍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細推之如同一仁也然仁何止一端生之育之仁也刑之威之亦仁也若執著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謂止于仁之至善同一敬也然敬何止一端諫諍盡瘁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執著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止于敬之至善同一孝也然孝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于孝之至善以至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于至善矣新安陳氏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于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茲說經文所謂在止于至善者何也詩云邦畿云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止也詩云緡蠻云云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云云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也以此而體之于己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以此而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於至善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磋與磨是益致其精細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嚴密不麤疏也武毅不怠弛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朱子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煇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語錄嚴密是就心言只是不粗疏恁地縝密○問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又烏可犯語類切磋琢磨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

到至善田地○瑟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小註]傳者事爲求止之方與得止之驗故引詩以發明之所重不在詩也○恂慄從瑟僩想出威儀從赫喧想出方是釋詩本旨○此章引詩釋止至善如邦畿黃鳥二詩皆非詩人本意文王之詩亦就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非專論文王事實也然則淇澳之詩不必貼定武公可知矣且盛德至善此君子已到聖人地位武公未足以數此○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矣[西山眞氏]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玉溪盧氏]切磋琢磨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脩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雙峯饒氏]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吳氏]程鑢錯也卽礪不錫者木器[勉齋黃氏]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

[吳氏]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菉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爲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言美之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掩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僩然而誠敬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爲新民之地矣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端烈文所言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可諠也[新安吳氏]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卽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

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爲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文傳說威儀之美形於外○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畢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由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照應[東陽許氏]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強毅以恂慄釋瑟僩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疏武毅是不頹惰以此釋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講習討論旣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詳審省是內自省察是審察指誤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乎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章句謂治之有緒益致其精治之有緒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底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旣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喩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至深自表至裏所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自行至極處瑟兮僩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究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蒙]引章句曰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解赫喧著貌宣盛大貌而詩傳卻解宣爲宣著按赫赫師尹赫赫於盛大意尤近不必分析爲是○章句於恂慄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義斷不可分貼○先有嚴敬存於中後方有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當云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存疑瑟嚴密也嚴謂畏謹密謂不疎略嚴密嚴而且密也要之只是敬而不息若有息則疎略不密矣僩武毅也武勇力也故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曰非毅無以致遠武毅武而且毅也人心何以見武毅強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卽毅也觀易言自強自勝之謂強意可見○瑟兮僩兮分釋則曰嚴密曰武毅總釋則曰嚴敬之意存於中嚴密以用心於主欲言武毅以其能勝欲言要之只是一個敬然有

篤終之分。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所謂盛德至善亦
不外此。骨角脉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是從理欲上挑剔得
十分明亮故屬窮理玉石渾全堅確琢磨主於攻治是從私欲
上刮磨得十分潔淨故屬克私嚴是不忘密是不疎是敬之始
武是有九毅是不息是敬之終。翼註君子之學於理欲上剖晰
得十分明如之析開天理與人欲界限有似於切又仔細研極
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使吾知識朗然光瑩有似於磋矣君子
之脩於人欲上刮劘得十分淨如之人欲累我天理堅不可破
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用力攻破有似於琢又仔細磨礲到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處使吾眞體瑩徹有似於磨矣。恂慄無工
夫工夫全在學脩時了學與自脩將人欲一切除去則昏昧放
逸之意皆無復存故此心不假矜持有自然之敬業豈不是恂
慄。嚴密武毅是德偏字義恂慄乃其實也恂慄則物欲不能
入非嚴密乎恂慄則物欲不能屈非武毅乎。四書釋地詩集傳
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
恂伐淇園之竹爲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
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通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
淇園衞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咏雖後淇奧菉竹

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後故不能植惟筱竹根深
能耐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詩所謂菉竹乃筱竹非
常竹也亦可備異聞筱音夫。四書講義自切磋琢磨至瑟僩赫
喧學成德脩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
斐乃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之勤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實
該此二字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
實有如此。此篇有謂與上文分安勉者殊詩是武公之詩傳
者引來但借以發明至善之蘊絕無安勉之義固不可云上節
安而此節勉亦不可云此節由勉而至於安也或謂四者分配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亦如自脩兼誠正脩恂慄兼心意妄分不
得故章句或問皆無此說。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學
即學至善脩即脩至善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復說至善
也。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恂
慄威儀俱從學脩處來方有根據從瑟僩赫喧處出方有體認
通節原無重敬字意瑟兮兩似以敬字字卻於理無病章句無
徵破此意易訪爲居己兩北元之誤。不忘與新民之不忘微
有不同蓋彼以功業言此以道德言彼是感慕意思多此是屬
服意思多民之不能忘但說向外邊然推究民之所以不能忘

之故只是明明德之極處同是民之不能忘在明明德言之則
爲明明德之至善在新民言之則爲新民之至善不然則下
末句不幾於重見疊出耶然則此節固不可云即屬下新民說
而亦不必云明明德之中有新民也。顧麟士云此節釋詩一
段即貼衞武公而不及以上節爲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
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
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屬語詞而此
竟作實字則語句其不執定解況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仮翼註
似將邦畿節貼武丁緜蠻節貼周衰賢者乎。困勉錄翼註
云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吳因之云自脩者
本來原是乾淨底只要還他個本來面目按因之說甚看自字
不同可兼用。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存疑各說俱不主
武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
發其義耳惟吳季子主武公言而歸之本之於終不忘。民之
不能忘是言民不能忘其在己之德下節前王不忘是不忘其
及人之澤。[illegible]曰道學自脩格致誠正之功也恂慄威儀之
身之實也民不能忘家國天下之應也合此數者而後明德之
學全（王則石曰）精明既徹斯收斂益純涵養既深斯退藏益密

謹一之本不必有意以存之而敬即本體之守也無敬之迹有
敬之統惟若天監在茲則矜持不足言矣攻取之欲不必有心
以遏之而敬自無邪之入也無敬之意有敬之理恆若上帝
臨則忘助皆非功矣純粹之精與不貳相應通乎誠之遲與不
貳相終始詩所謂瑟兮僩兮者此也（史千子曰）恂慄之所謂敬
乃盛德得止之驗與尋常所謂敬者不同陳幾亭曰少有不合
於中便非至善不但不及者非至善即過者亦非至善也李
安溪曰士餘姚病朱子於傒目外添出敬字然敬字是聖學之
要雖補出無傷況此釋言之緊嚴恂慄後乃敬德之盛處
（呂新吾曰）嚴者之重閑大防無隙可乘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警
之持單接見者服其物欲自奪其凌嫉之氣向辨世曰學脩
之功既至但見此心時存戰懼非勉強有意爲之用武曹曰瑟
僩赫喧是止至善之驗朱子云此不是做工夫處是成效了氣
象低地方始爲乃謂瑟是工夫細密僩是工夫強毅云云非朱
子意。琢磨亦所以得之之由未可遽謂之得所止。章句所
以得之之由得字即釋文能得得字但釋文得字專以行言此
得字卻兼知行言。說道學要與切磋脗合說自脩要與琢磨
脗合字法對上瑟僩赫喧是根心生色以後事。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之見明明德止至善處然盛德至善所以不能忘者仍在學脩兩段上故必就切磋琢磨瑟僩赫喧想到不能忘

附纂或問曰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朱子]旣學而猶慮其未至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旣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又磋之使至於滑澤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旣脩而又慮其未至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樣在這裏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道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至善旣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聖人也不是拚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云云是吾憂也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加詳脩飭而益脩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後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西山真氏]曰切磋主知琢磨主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至善[雙峯饒]氏曰善因詩言切磋琢磨○至善之由言求之之方至善之驗言得之之驗[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曉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須是瑩徹所以如切而又如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疵磨是磨礪到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如磨[illegible]曰聖人之德只是一箇敬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夫子曰脩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就敬上說就此章言之段說文王於緝熙敬止○亦只此是此敬其所止仁敬孝慈信則敬之目也恂慄者此敬之存於中威儀者此敬之發於外故於緝熙敬止之敬卽君子恂慄威儀之敬道學自脩則所以得之之由也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遏私欲磨淘得十分截下此等工夫把自己身上私意妄念都打疊潔淨然後此心惺惺終日欽欽在天理上更無放逸走作譬如駕六轡於康莊矜持把握更無走逸此卽所謂恂慄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卽此恂慄之著於外爾明明德之止至善豈復有加於此哉[汪武]曹曰自脩亦是求止之方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朱子]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蕩[illegible]仰之[illegible]其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illegible]是親其親[illegible]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illegible]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illegible]至善之外哉[illegible]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illegible]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族其所尊愛其所親[illegible]其賢也樂其樂者[illegible]美上安下順樂其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玉溪盧]氏：此章凡五節，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雙峯饒]氏：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修。[雲峯]胡氏：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此章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卻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說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子皋何嘗聽訟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峯饒氏：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然聽訟使無訟亦一本末先後，知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臨川][吳氏]：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學子][吳氏]：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衍言之，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末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昏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為忿戾之氣固蔽翳乎其可推，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自[illegible]然於府中，此自所謂明德也。欲屬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東陽][許氏]：本自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劉氏]：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重了，只說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斯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而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此道者？黃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雙]峯小註語意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西山眞氏]：聽訟是賊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本，即此可悟。○凡本必同而末必異。使無訟者一事之本也，凡事總一本，萬事之本也。先還使無訟，後用推[illegible]前說曰：赴訴者各輸其情，此聽訟時之無訟也；無怒可訴，此并不待聽訟時而無訟也。後說曰：按只作無怒可訴說為直捷，若蒙引訴說，則仍是聽訟矣。余前說似未妥。○無訟是末，大畏民志亦末，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方是本。我之明德既明，民自覺天理民心辨昧其畏也，畏天理，畏眞心耳。這一點畏心發見雖在民

而引導則在上然欲民志之畏須自己先知畏所謂畏天命畏民碞也王方麓曰大畏民志而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者民德之新也而我實神其感化之機大畏民志者君德之明也而民即孰於不言之喻明德也新民也雖兩物之相對實一理之相通末不自治訟不自無經曰知本此之謂矣劉上玉曰無情句申無訟大畏句申使無訟馬鼎民曰民有辭焉有情焉有志焉此非以斷之此治辭者也哀矜以求之此治情者也中字以感之此治志者也張京川曰畏民志者民之新也而君德爲野此即末以見本也無訟者新之一事也而君德全焉此一本該衆本也汪武曹曰章句引夫子之言竟說聖人能使無情者不得盡辭訟入絶不及聽訟猶人句下文只以訟不待聽而自無難輕撤開聽訟或問亦然蒙引講須將聽訟句置了之說最爲的當凡諸說以聽訟爲末者皆非○朱子謂不得盡其辭是無訟之由蒙引則謂此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處因勉錄主蒙引說愚謂蒙引說固當然大畏民志在不得盡辭上不得盡辭又似在無訟上蓋以大畏民志使不得盡辭皆作所以無訟處亦無不可○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爲知本之言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爲知本一說借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民志上探討俗頭不是粘滯番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因勉錄云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章句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看如此說便難推開惟第三說是章句之意夫孔子豈僅僅知本者第一說謂孔子知本誠非也夫以此字指孔子而謂孔子爲知本則不可若以此字指使無訟者而謂使無訟者爲知本矣不可乎或問云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驗亦是以使無訟者爲得其本也即欲將末句推開說去亦須將使無訟之爲知本正解末句而以註觀於此言二句找在末句之下作推開說然後斟酌盡善○翼註云本字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等同俱是結經文也因勉錄曰翼註此說正發明章句之意依此則章句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謂知本之上然不若祝端實自記以觀於此言二句找在言外爲更妥李岱雲曰聽訟猶人聖人已撇過了必也使無訟正見端木之治傳者借訟之一字見無訟而後民新由於上使之然則非明德既明有以大畏民志不可這邊德纔明那邊民自新道理相通感應自合本末之關係如此後人纔住聽訟爲末無訟爲本夫有訟而聽之民何新之有民無訟纔算新何明德爲本之有一使字一畏民志反都空矣周暎侯曰白文不得章句以不敢代之透下畏字說也

附纂或問曰、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畧。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蒙引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嗣後存疑翼註說約機說及晚村汪武曹諸公皆遵之惟聘侯岱雲則以聽訟爲末使無訟爲本按二公之說實本之雙峯玉溪稼書先生云不但聽訟爲末並立學校崇師儒明禮義皆是末以其皆是從民理會也則亦似未整訟爲末使無訟爲本矣愚味猶人必也語氣并玩或問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句則二家之說似亦未可厚非嗣說頗存所詳之○此是夫冬所記今細爲覆閱朱子云無情者何是說無訟之由然惟我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然又與民云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觀此二條明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其論因不始於蒙引也又岱雲評方覺先生文云有訟而必聽之民何新之有民無訟纔算新何明德爲本之有一使字一畏字反落空矣翼作聽訟爲末無訟爲本終與章旨未合則亦仍自悔其前說之非又因勉錄後載一條云無訟是末大畏民志亦未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方是本明德既明則發見者在民化導者仍在上可見稼書先生

不但聽訟爲末云云亦是其從前未定之說也故斷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爲的解○聘侯欲以聽訟無訟分本末者其意總以蒙引要撇去首一句爲末合記者引証之意耳然夫子本意原在次句使無訟上朱子又有一條云他之所以無訟者不在於善聽訟而在我之意誠心正有以薰蒸漸染大服民心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數語說得三句意最融洽雖亦是指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而仍不患其竟拋卻首句矣○此謂知本句自應以困勉錄第三說爲正然武曹所謂須將使無訟之爲知本說明方可轉到誠中觀於此言二句意作推開說亦甚○大畏句之上無情句之下兩句中間含着我之明德說明一句在裏所謂本也見龍記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當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朱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問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假如在格物前只知應付纔要大理會便是逆些知而益窮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自向好門路須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毫髮窒礙正于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於事物上都不理會二者都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物格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講頗劉坊父設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恐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的是心實的是性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一箇物四隊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是格到那物極處○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北溪陳氏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此心闕一物之理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無至處亦無依據知得盡玉溪盧氏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理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萬事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泛濫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粗理之用也裏精理之體也理之體即心之體理之用即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雙峯饒氏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闌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

一重又有一重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致敬如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弗勝以至視無形聽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面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李子吳氏(?)】旣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畧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以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窗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駐眥顚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靜攝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此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勉齋黃氏】此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此一章明善之要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新安陳氏】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卽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卽所謂應萬事者也【東陽許氏】格物本是逐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貫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木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處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雙峯饒氏】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其理便在其中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能存心則溫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illegible]

人心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人心所知者卽物之理而物之理原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意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韓歐衆則豈肯如此此見朱子之所以爲朱子【迂武齋(?)曰】吳季氏所論格物始則以物之自然當然者爲理謂是人所當格後則謂窮其所以爲格物失物之自然當然與所以然者皆是理窮理者固於此窮之然如吳氏所云前後卻似不相貫串也陳安卿謂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而以當然者爲親切謂熟此則其餘可類舉朱子答書謂大學本更有所以然一句蓋論其親切者則宜如大學或問之舉當然與所以然二者爲詳若欲盡舉之則須如安卿所說云云也

【附纂或問】曰所謂格物致知子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

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

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程子之說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大學始教之功在乎此也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曰然則吾子之意可得而悉聞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

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

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聖人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

誠敬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至矣（此格物致知之本原）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格物致知之條目）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

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雖不盡用君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恐聖賢之學不如是淺近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論也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

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以是爲淺近支離而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如此然後可得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

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之與道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飮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吾之所行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

得以奪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己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飮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敎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其學者傳之多矣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功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旣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旣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

思慮之可及也可謂反覆詳備矣門人雖祖其師說以愚考之恐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覩貫通之妙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

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善則有反身而不誠者今爲格物之說安得遽以是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嘵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

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可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親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董子賢良策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劉子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說序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朱子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今人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裏面卻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一日一件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知

至效驗極致也○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得萬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而不能窮其未知故見得一截不能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積習既多脫然貫通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此事不可欲速須漫慢做去○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大而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何用車可以行陸舟可以行水皆當理會○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已多萬一有一件差異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中庸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的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卻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如萬物皆有之理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又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近而一身遠而八荒微而一草一木

莫不各具此理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水那盂也是這
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水此所以
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爲是一理○
愛親從兄謙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不過自其所
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
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
問格物須合內外曰未有不合自家知得物理如此因其理之
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草木
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
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
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殀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格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
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耳之所
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此心之
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程子說
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見敎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敎之去
父慈子孝上理會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敎之以求之性情固
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
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是若是
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
不可○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
於身爲尤切皆是互相發處○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
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與
經文誠意之說不同○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
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眞箇卽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
可言格○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只塊然獨坐今日持敬
明日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
者本不相妨○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澈方能作得
主宰方能見理○居敬窮理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
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
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畢竟當於甚
處着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
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
是體究去了四事只是三事體認便是致知也○無事時且存
養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致知
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

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
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須是合
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爲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
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
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
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
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
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
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
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所謂格物者
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卽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
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
卻是做工夫合如此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物乃形
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爲則○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孩
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
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恰好無過不及道
理降與你揀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降衷於下民緊要在
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謂之性○問
就而言衷何也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衷就然○
天地之中是指道體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
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
人得之爲性○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
子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
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
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弋若大概而論則人淸
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淸之淸賢乃正之正愚
乃濁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
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今人未
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眞見
得是我合當爲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爲臣而必忠是不可
以不忠爲子而必孝是不可以不孝也○凡事固有所當然而
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
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
不可易者○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如一
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心之體具乎是理理無

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務當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問人各有知識須是推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眞知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个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捉合得只是積習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的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未曉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所以程子說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物上窮得一分理即我之知知得一分物理窮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

即曉此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問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爲主此程先生說得爲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灑掃應對進退皆是小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卻欲便從大學做去只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纔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卻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惜盧氏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無一毫之不盡也然將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凡綱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格菴趙氏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盡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闔一闢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物與理未嘗相離若舍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屏而去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蔽處

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之戒西山眞氏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陳氏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受於天而爲吾所有故謂之性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勉齋黃氏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王氏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以下七條前五條是推開去用功後兩條是收歸來用功者隨人偏處救他○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二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玉溪盧氏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爲一矣○言孝則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

此格物致知活法○用力之地讀書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辨格致之工夫也○立誠意即主敬之謂○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新安陳氏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務博馳於支離博[illegible]洽降之衷從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存疑知雖人心所本有然欲知判極至處難天下義理無窮其中許多曲折又有個是而非者必欲所知全盡而不偏皆是而無非惟大聖然後能之下此皆未免有不滿人意處如以夷惠伊尹之聖不覺有餘方是知有未至耳所以說其中非爾力彼三子者何曾有私意豫斂然其知尚有未盡今以孝言之如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

杖刑逃終能喻親於道而爲大孝若申生則不然其殺其身以彰親過其親爲何如也亦緣知有未至耳豈有私意障蔽然其知不如舜何也又如曾子責善而弗以子游裼裘爲非禮及主人袒括髮子游裼裘而入曾子始悟己之非是曾子所見不如子游也曾子豈有私意障礙然而知不如子游何也然則知在人豈不甚辨所以聖賢立教舉欲人去講學窮理正爲此等處皆明欲明之耳若謂爲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蔽得以充塞流行不待講學則三子何以有偏申生何以陷其親於過曾子何以猶有襲裘而弔之失乎大學工夫是接小學做去格物致知又是大學始事大學之教明德新民分爲八目許多詳密豈得於此緊關大節目乃獨遺之而傳說所謂學於古訓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學之不講是吾憂敎小子學詩敎伯魚爲周南召南孟子所謂博學詳說果何爲也○陽明錯認程朱格物之指又惡其說之拘己故別爲一種簡易之說以易之以爲無事動求而可坐得本心之妙當世之士與之同病者遂羣然和之彼見程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謂謬徵口耳記誦之學又以爲須先講求變大應變又以爲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古之聖賢爲格物窮

理之學是欲深造自得以爲反身而誠之地爾程子之言曰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朱子之言曰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無非身心切要之學豈徒事口耳記誦亦豈預先講求在此欲去應變及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也○陽明之說竊佛氏以解經不知與吾儒不合也何以言之夫佛氏不知性之爲理以心之知覺當之更不去理上窮究只就心上用功謂心本神通明覺周徧十方惟爲塵垢障蔽故昏滯淪溺絕去塵垢則神通明覺之體復全於我故其偈曰心轉於境界習諸習氣轉無有所及勝平等智慧生其意可見也曰本覺曰眞識曰明妙元心皆其所謂性也曰煩惱障曰智障曰法障業障皆其所謂害性也曰除諸種障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曰立三漸次方得除滅皆其所修行也陽明所謂良知卽佛氏之本覺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也所謂私意障礙卽佛氏之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卽佛氏之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眞常離垢銷塵法眼淸淨成阿羅漢也所謂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卽佛氏之去妄識爲眞識也陽明竊此以解格物致知自謂簡易玄妙不若程朱之瑣細累難矣不知佛氏之還本覺止於登涅槃成阿羅漢爲如來哉

而已矣天地間許多事物都撇了不管故就他一偏做去亦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後尙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在若不務理格物精義入神以求致用只去勝私復理不知胸中空空洞洞於先王經綸妙用如何可以齊治平之事否也以忠孝言之佛氏遺其君親使遇韓歐公之次痛觸之言他都不管了是非疑似亂之不講可也儒者之道正在倫理上用功君親尤其大者若不講明只管勝私復理得勿申生季路之流乎○聖人之道固是一以貫之然學者用功之始豈能一時就貫得亦須費許多工夫然後能到此田地多學而識之類正是許多工夫也若一貫是致良知則聖人設敎何不謂門人皆敎之而獨語曾子如今學者都不敎之讀書講學就使他一以貫之不知能貫否也○陽明曰文公大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不無畫蛇添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敎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學敎

之灑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十有五年不可成若已遺歸哀其可成而入大學者此時持敬工夫已熟所以收其放心涵養本源以爲窮理格物之地者固已素定初非茫茫蕩蕩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也朱子之所添是爲不及從事於小學者敎之由此以爲格物窮理之地固非前輩將箇緊要的字落了而待千餘年人來補出也乃以是而議朱子寧不爲所笑乎四書講義精擇了格物九條反覆看來只是積說前說耳從縱處說格法須由淺而入深從橫處說格法當自近以及遠其言簡易親切合學者將然有下手處凡緩急次第之方與夫疾徐甘苦之數皆在其中矣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卽成假合卽是兼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卽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實黃勉齋或問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彼是指物言此是指我之所以處物言纔明彼卽曉此言纔明物之理卽曉我所以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爲外己爲內故又曰合外內之道此合外內與中庸合外內不同朱子說最明衍武曹曰格物合外內之義朱子云自家知得物之理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囿魁錄霝纔明物之理卽曉我所以處物之理正足發明朱子之意朱子

又謂物上窮得一分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窮得二分亦知得二分窮得愈多則知得愈廣蓋我隨得所以處物之理則我之知亦自一分二分以至於日以益廣此二說本一串也夫於一事二事上知得物之理亦可謂之物格若於一事二事上隨得所以處之之理而我之知增得一分二分未可便謂之知至故黃氏謂不可謂明後爲物格隨此爲知至然至於事事隨得所以處之之理而我之知日以益廣而造乎其極則所謂隨此者是即知至矣○朱子云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今玉溪謂渾然在中無仁義禮智之分似未能體認朱子之指

言欲二句釋格致之意人心六句是解致知所以在格物之故是以五句正講格物至於二句從格物說到物格則衆物二句從物格說到知至○程子所論格物九條瑣而端而無遺蘊矣其涵養五條乃所以爲格致之本是徹上下包始終工夫立說尤無偏著一邊之患　見蒙記

丙申□二十六日夜校至此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瀞如　校字

五華纂訂大學大全卷之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朱子曰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又不十分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又自家捨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爲欺人亦是自欺此又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是自欺○只今有一毫不快之心便是自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便是要毋自

欺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方得○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的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稍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若不言知得到都恁地鶻鶻突突雖十目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慎獨○知不到田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鬪故不會謹獨語類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的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蓋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也○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絲連

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又其甚者○十分爲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卻是實前面善意卻是虛矣○凡惡惡不真爲善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如爲善自家也知得當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的意思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的意思便是虛僞不實○自慊與孟子行有不慊亦微不同孟子謂滿足意多大學謂快意多真實爲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的意方始心下滿足○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要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見孺子入井救之身好意其間有些要譽的意思以雜之如爲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

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做底只是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要惡此便是自欺近思錄云一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一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二念之不誠矣朱子文集答孫敬甫書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下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謂謹獨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慊欺之向背以存誠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

人閒居以下是極言其弊必至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也北溪陳氏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自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警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爲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如此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便欠闕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隙隙然真實恁地如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己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潛室陳氏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雙峯饒氏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釋誠意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也○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盡意

雲峯胡氏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是出身心二字意已可見○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新安陳氏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慊字與愜字同音同義爲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慊○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朱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爲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東陽許氏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存此心非僞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蒙引脩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爲自脩之首何與蓋自脩專以力行言本上章如琢如

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爲之首格物致知特以啟其自脩之端耳○不曰知爲善去惡而必曰知爲善以去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事也○愼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自欺僞也自慊實也惟愼獨則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僞矣章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行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愼獨二字足以蔽之○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愼其獨也知自之爲自則知獨之爲獨矣○幾有善惡此正獨知之地故愼其獨正爲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子極力說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者皆是此事○務決去而求必得下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爲善去惡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亦或時有苟且爲之而未能決去者其於善固在所必得矣亦或時有苟且爲之而未能必得者故章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箇務字也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命令之辭禁止以人

自亡禁止不爲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辭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所云賓族毋辱穀大夫之類是也蒙引云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慊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自家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毋自欺也毋自欺即誠意也今以毋自欺爲誠意以自慊爲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字可見只是上面意○愼獨就是誠意工夫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全在愼獨無可爲者翼註毋自欺也四句要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自欺反言之也如惡惡臭二句正言之也卄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自慊令人但看作效驗不知慊字着力自慊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用力於好惡此便教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敢徇外爲人的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爲誠意自慊爲意誠四書講義註中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指其兼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欺慊分界處其後相遠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用力之實與不實在人不見處此是自

欺之根是誠意緊要關頭看註中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便明矣○好惡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是誠此五句通釋誠意正義末句示人下手處○意之所以不誠者皆起於發端處未發自欺之根故必愼獨因魆鍊心之所發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獨是欺慊善惡分岐處王荆石曰誠意者誠吾好善惡惡之意也其緊於致知後者謂善與不善皆自知之而不可欺也爲人而惡惡是自欺其惡爲人而好善是自欺其好故其惡惡也必求實無諸己知惡之心與能惡之心合乃謂自慊於惡其好善也必求實有諸己知好之心與能好之心合乃謂自慊於好出乎自慊則入乎自欺矣冥因之曰審其幾幾字指善惡即意也獨也伯敬曰苟自知其不如是而自以爲能如是則其意必有所欺所欺者何人也自也慊自以爲能如是而實知其未如是則其意必有所不可欺所不可欺者何也獨也光閒以詞者欺慊昆處之介也欺鄰於慊鄰於欺獨者又欺慊分界之界也欺從慊遠慊從欺遠於此不檢則從前之防盡皆虛齋九我曰獨即意也以其意爲己所獨知故曰獨耳或不知愼獨之爲誠意而以爲誠意又要愼獨誤矣翼註曰若舜不可欺何必下與字然惟自欺而終不可欺此好色惡臭取以

不實也則其自欺者不慎故也非獨可欺者也何景明曰人之情
其所不欺者必其所不敢也不敢生於畏而又有因畏而得欺
者勢迫於無聊則惡欺之者以起人之情其所不欺者必其所
不忍也不忍生於愛而亦有因愛而得欺者情溺於所昵則僥
意之念以生陳弘猷曰戒欺求慊總是誠意道理當知誠未着工
夫至末句方言誠意用功處今安溪曰意也者心之所主而主
於身以爲家國天下之本彰理所以知之反身而誠所以務之
〇惡惡之念發而有念以閑之不能決以去之是自昧其本志
好惡惡之念虛而不實善善之情動而有情以乘之不能求以
得之是自負其初心而善善之情虛而不實欺慊皆自而無與
於人正爲意之爲意獨知而未見乎外愼其獨者惟欲誠其意
之君子能之耳楊沂曰知惡而未能盡去惡之力是惡惡之
不實而自以其去之之意爲可慕而欺之也知善而未能盡爲
善之力是善善之不實而自以其爲之之意爲可覆而欺之也
欲自修者必也如惡惡臭務決去之而無所留如好好色務必
得之而無所回所謂自慊者如此此固非若言行之昭著其實
與不實衆見而共聞之也己所獨知而已是故君子於此必兢
兢乎愼之省察於衆所不及料之地凡所以審欺慊之幾於獨

者無異於衆所及料之地也克治於物所不及覺之境凡所以
嚴欺慊之防於獨者無異於物所及覺之境也如是則去惡爲
善之意一歸于實而無自欺之弊矣蓋君子本居敬之心以窮
理而尤加謹於力行者如此仇滄柱曰獨處時接人時發念時
應事時俱有獨知汪獨九曰意字只指欲爲善去惡的一念說
要緊者好惡二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汪武曹曰正心
自有正心工夫脩身更有脩身工夫雖不若誠意之費力然謂
正脩別無工夫其治病之方已具誠意章恐不可也〇舊註辟
自欺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爲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
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者其後屢加改易以爲經言毋自
欺這說語極細蓋言爲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
爲自欺未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
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本意也又曰所謂毋
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
爲自欺豈待如此積當至於陰在爲惡而陽爲善而後謂之自
欺耶愚謂朱子此條說得極細朱子之意非謂大故無狀有意
於惡如下節所云者不是自欺也蓋此等乃自欺之甚者然正
不必待如此而後謂之自欺夫舉其甚者以爲自欺則無以知

其未甚者之亦爲自欺也舉其未甚者以爲自欺則其甚者之
因爲自欺不待言而可知矣〇朱子謂好好色惡惡臭緊連要
自欺說可見毋自欺四句須一氣讀章句所用虛字皆緊相連
貫又以不可徒苟且句收住蓋將下三句與綱在毋自欺句中
矣〇誠意乃人鬼關許多病痛都在此中一齊掃除愼獨正是
着手下工夫處正心章語所謂要緊最是誠意時節分別善惡
最要着力所以章後復說道必愼其獨是也乃此章語類謂爲
不大段着力只就上面省察防閑照管不到處何也夫誠意之
功本與致知同時做去則欲愼獨以掃除許多病痛最爲要緊
豈有不大段着力者及至物已格知已致後則意之誠已入九
分不致大段自欺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更須就上面省察防
閑所謂如用兵禦寇寇雖盡剪除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
伏者或能間出爲害更當搜過始得乃是就物格知至後言之
也〇當物未格知未至時誠意之功與格致同時做去其時所
謂自欺者所包甚廣凡大故無狀及纖悉照管不到皆在其中
此皆獨之當愼者也及其物格知至後則其所爲愼獨只有照
管不到小小病痛無復有大故無狀者矣〇四書講義云意非
獨也獨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貫徹事爲之始終獨是自

靜而動之交接頭處謂意之起頭用是獨知即意之全體貫徹
事爲者亦豈他人所能與知乎異舉及衆引皆謂獨即是意不
當如晚村之說又按或問云至此而進之以誠意之說欲其謹
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寔將愼獨提起
連毋自欺一滾說去更可見愼獨之即是毋自欺即是誠其意
也〇四書講義云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
知甲裏事又云致知以後所爲意者已只在善一邊故此處只
論實與不實夫章句謂實與不實己所獨知故必謹之於此則
愼獨之爲辨實不實固信然矣然必指辨善惡爲致知事而不
可限入誠意傳則未必盡然蓋知未至時誠意工夫固與格致
一齊理會豈得漫然云其時所爲意者已在善一邊凡意既在
善邊或有不實終是知有未至故誠意緊根致知說來朱子謂
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又謂正心誠意須通格物致知
說正不得截去分別善惡一層而云與此傳絕無關涉也〇獨知
者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也既是己所獨知則欲自欺而
終不可欺矣〇自欺固與不識不知有別然要其所以至於自
欺仍由知有未至故謂致知之後而意有不誠則可謂知至之
後而意有不誠則不可李岱雲曰自欺自慊是論意之始終由

初念以至事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方算無欺自慊若慎獨則單指初發念時最吃緊關頭故不可混過。○朱子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只爲他有箇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豈不是意中亦有善惡只爲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方辨善惡則不可耳【許覺軒曰】誠意只一毋自欺毋自欺即毋自欺其好惡使是非悖所以君子必慎獨以去其欺而不使其有欺於好惡以致非我之不安也通節意原一串【閔鄭侯曰】意有人所共知之意有己所獨知之意如大廷廣衆之中發一念而背人共知之發一念而不背人亦知之此可謂之意而不可謂之獨若幽獨隱微之與其念之實與不實誰人見來此時未容無意特以地之幽微言故謂之獨其實獨不離意也註中務決去求必得只是一箇實字耳諸家看獨字俱作意之初萌說故云獨一不謹便不能到決去必得地位此是以時言不以地言也先儒有言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乃獨字正詮耳○人於大廷廣衆中好惡能用其力者有之一到幽獨隱微人所不知之地便自以爲可欺天罔人而不之謹不知此處好惡一有不誠連平日好善惡惡實用其力都是虛假況此是私欲拚根處將來潛滋暗長兼大廷廣衆意都不能誠故必謹之於此以禁其苟且自欺之萌此所以爲誠意第一要緊關頭也註中欲其一折是從意之全體中分出獨知之意來故字依然直接無他覺解註中不及知字亦以其地在幽隱爲耳目所不及到得接著時便已知之矣○好善惡惡本已分內事與人無涉既不徇外爲人則人所不知之地自然當慎故字本直截說下然其一轉從意分出獨字分界耳故必謹之於此依然還他直接未嘗打作兩橛○獨中有意亦貫事之始終非只意之始發也湛若水曰或問謹於幽獨之與以禁止其自欺之萌而凡心之所發真欲以快足於己則戒欺求慊工夫當在慎獨內補出【蔡端人】曰獨字即四勿勿字是誠意者自家心上用力當於華靡麗之交而能戰勝處禍福利害之際而不屈撓方禁得住

【附纂或問】六章之旨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原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

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形體之累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

間斷焉則廣乎內外將融表裏澈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北溪陳氏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惡惡便是不眞實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惡惡之心然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眞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眞好眞惡之功新安陳氏慊字兼快足意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差對舉而互相備也○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於簡反

閒居獨處也不見君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朱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誠心爲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爲善不誠也爲惡於隱微之中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眞實之惡自欺以欺人然人豈可欺哉○君子小人之分卻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玉溪盧氏兩言其獨讀上條當重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雙峯饒氏厭字有黯暗退閉之意○厭然與心廣體胖爲對厭然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之驗雲峯胡氏誠意爲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新安陳氏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消沮閉藏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蔽之情狀○非不知三字乃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上一節分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

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僞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矣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愼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必愼其獨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兼言善惡之不可揜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爲不善無所不至容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劉氏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恍惚意恍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下揜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指陰錄無所不至好惡如好好色惡善如惡惡臭也四書講義閒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愼獨也困勉錄閒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而言故曰獨處爲不善非必一人獨爲則亦不必專是一人獨處○小人厭然有讀書窮理的自覺意不過故務揜著若無忌憚之小人便肅不消揜著○如見句不必專指君子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此誠字當實字看獨蒙林曰以外視外猶可厭也以中視中不可匿也飾之外者人察其外臨之中者人又照其中則獨之幾抑何嚴乎汪武曹曰中即獨也獨即意也○按人之視己二句乃是實事玩註所謂卒不可揜著自見蓋此是惡之形於外也晚村謂如見非眞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甚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則無微不獻無地可容神理更緊此說恐求深而反失之○朱子云此便是惡的眞實無妄雙峯謂誠字兼善惡說非也○蒙引云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二獨字以地言與愼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愚觀首節或問說愼獨處謂欲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與此節皆舉幽獨爲言似不得專指首節爲心而此節爲地即謂之皆以心言可也至閒於獨處之獨卻只是指地夫獨固當以心言然地亦似可言獨朱子謂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則獨自時固亦未始不爲獨也此閒於獨處之亦似可言獨也然亦指獨自時所起之念慮爲獨也蓋獨即意也即誠於中之中也若以地言之則與意及中不合○黃貞父云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欺非以閒居爲獨其意蓋專就爲不善無所不至上見其不能愼獨而不泥閒居二字何屺瞻曰朱子謂此謂語脈緊頂上文來專就惡一邊指點轉落正以爲戒意極是十目節只是證上人之視己二句即所謂形外耳周聘侯曰則何益矣是喚醒小人之詞如見句若謂小人自見得如此此句便接不上肺肝如見不重君子知人之明只是誠中形外自然暴露而不可揜○閒居註訓獨處正指身之所處言不以

心之所發也

[附纂]或問曰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者字書以爲口銜物也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玉溪盧氏]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爲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季子眞氏]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眞見夫天地鬼神羅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勉也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謂即衆之所同睹在隱微幽暗之中昭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纂]引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即曾子此言視之尤

見惡之誠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義即上文所謂人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也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爲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節是爲誠意而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顛是平日之言不爲君子誠意下而設[四書講義]十目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愼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撰出景象也○上節兩稱愼獨此節正說獨字[illegible]雲峯胡氏謂十目十手即中庸莫見莫顯此卻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己所獨知言○只言獨之當愼原不怕人之指視況人之指視又如此之嚴可不愼乎[illegible]曰人心纔發一念便自瞞人不得人之指視雖在彰灼之時而究之在乎一念之發乃十目十手所交集處也須看所字便明[illegible]曰即此發端處人已知我心曲而前窺者後瞰者左右而指摘者紛沓而至即此動念之頃人已悉我隱衷而彼伺者此睨者環四旁而摘發者衆光斥而來○況十議一合大共之聰明而不勝將以一掩十極有限之幾智而不勝窮[汪武曹]曰朱子人雖不知我已自知以下乃另是一條其云與十目十手指視無異反說得寬緩未何與上條合并爲一[汪安公]曰以身爲指視之囊雖欲藏焉而不能以身爲目手之招雖欲逃焉而不得[illegible]曰小人閒居節不過見人不愼獨其自欺必至於此以明獨之不可不愼耳故找云君子必愼其獨本意原不重小人也註中引此以明上文之意只是說獨之可畏見誠意者當於此致審語須雖承人之視己二句說來正須活看○莫見莫顯以自知之明言十目十手以指視之多言雖人知由於自知自知人必知之始終一致而當下所指則不同雲峯說混○朱子云與衆人共坐時亦有獨當看亦有字此是推論獨字令人以獨作念之初萌看於此語理會不淸[蒙引]曰章句加此二字指十目十手言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陳氏〕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作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義○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雲山陳氏〕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餒然而餒舉動踧踖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亦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財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兩箇譬事也〔玉溪盧氏〕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雙峰饒氏〕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雲峯胡氏〕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慊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潛室陳氏〕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意之中○心無愧作是向書作從心恧日縮〔仁山金氏〕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新安陳氏〕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別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諸己○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心修身工夫如何意誠便為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善惡關也為好人無疑也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了腳者畢竟還希○能誠其意即德也心廣體胖即潤身也心廣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貌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心廣體胖內焉心廣外焉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恐並解者以心為主也其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者猶孟子仰不愧於天一條註云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者皆推本之意也○必廣體胖本文是平說若原其所以則心廣由於無愧作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句所謂心無愧作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三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汝誠〕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

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困勉錄〕蓋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德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積擴開闢日日念念乃所謂是事事如是堅持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己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說著正修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害直發斯不可○惟自欺便有消沮閉藏之色誠自慊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發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消沮閉藏實下便自說為若君子心廣體胖之效則非旦夕所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結通章之意○心廣體胖只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氣象〔困勉錄〕字指慎獨誠意是誠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又實註云德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作證此與蒙引淺說不同又是一說○潤身虛全在心廣體胖見得不專在廣體上說廣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此身字包心在內不夾心說〔李安溪〕曰修心雖至者然念精密則念遠大故能無外以體天下之物潛身雖甚善然念無虛則念念安泰故能從容以動至德之光〔汪武曹〕曰兩必實其獨是此章要領蓋小人不慎獨而閒居為不善此惡之誠於中也其肺肝如見則惡之形於外也君子必慎獨而求數求慊以成其德此善之誠於中也潤身而心廣體胖則善之形於外也〔困勉錄〕曰毋自欺四句說誠意工夫已盡下云慎獨是於其中緊要關頭反覆發明耳能慎其獨自能誠意而有潤身之效故以必誠其意結之

通章重君子必慎其獨句蓋誠意工夫全在慎獨也次節是不能慎獨者之誠中形外三節引曾子之言以明之末節是能慎獨者之誠中形外慎獨即誠意也後以必誠其意作結○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故三節註中亦兼善惡說但末子云十目節是承上文人之視己二句說則專指惡一邊明矣蓋三節處須從善惡大概說起側重到惡一邊形切肺肝如見意作收則既不背註而兩節血脈仍自貫通矣○困勉錄同門書講義謂意之初發處為獨而諸桂武曹二先生則謂意之始終皆謂之獨即意也不專指初發言二說皆是然玩章句謂審其幾中庸慎獨節註亦謂察人欲於將萌蓋

者動之微而將萌二字自指方動之初言況意雖飢是獨處不曰君子必誠其意而曰君子必慎其獨則意與獨皆須審有分別除另二家謂指面發處言似較仇汪之說更精○此謂誠於中二句緊頂上文說來但專主惡一邊雲林兼善惡言不可從至次節慎獨句觀註內君子所以爲戒句則獨內雖兼善惡亦須側注惡一邊爲是○十目節亦上下兩節專揀處上言人之視己敬句下亦起德潤身數句兼君子惟知指視之嚴而能慎獨以成其德故獲潤身之休而有廣胖之樂大不同於小人之無所不令人肺肝如見故章何兼善惡言之○意之始終總是人所不知總可謂之獨汪仇兩三家之論是也但細玩註意則指意之發動前說似更警切耳○十日三句朱子祭項人之說亡二句說家有及陸呂汪仇諸公皆從之惟新安則貼己所獨知識而用富知二字接下自謂以朱子之說爲正然若從己所獨知說來見得己心中明然不昧便已凜然可畏況由微而著必至十目十手之交攻其嚴爲何如先以前一段作觀說入題義似更無審重詳之○小人惟不知其嚴故不免肺肝之視君子惟深知其嚴故自獲心體之休總在慎與不慎上分別　見蒙引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　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出是面之便轉緊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illegible]經既傳之諸章每章首遞而串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故以誠意承不違致知無正心誠意雖非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其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　蒙引　晰然只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則言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者物明明德之上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illegible]新民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　果齋許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朱子大學　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　玉溪盧氏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新安陳氏　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　困勉錄　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底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挽意之要心之初動處意之初萌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底事故又將內外合一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之言詠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慎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去矣有以意爲心之所存即是獨體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去矣此等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聖賢緊爲人處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

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 懥勑值反

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程子〕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錬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卻未必爲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懥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則事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纔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纔喜雖有當怒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此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原不動心處之恬然〔語錄〕問忿懥曰是怒之甚者○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之盤星上加一錢則秤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忿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卻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闕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做不當有則親愛畏敬等也不當有○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卻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所謂誠意者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生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問心體本正發而爲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待意誠後心卻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凡事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嚴毅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拘廹了有人立心要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流入姑息苟且○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卻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懥好樂之類〔語錄〕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有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西山真氏〕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須是

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事物之來隨我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而應之耳故其體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玉溪盧氏〕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爲心而明德之所以爲明德也〔新安陳氏〕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季子吳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爲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懥也則惟見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遽之焦然不得寧矣自

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禍之可驚爲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矣愚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日好色日樂逸遊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日憂貧日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視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捨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爲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饒氏〕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欲動見得淺忿懥之者情勝見得深忿懥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懼其事之已臨〔新安陳氏曰〕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動矣便是有心矣○喜怒憂懼各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是爲正心蓋用得其正則體即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爲體惟虛則無而所應皆當故傳者歷以有所二字警發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忿懥等心既是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爲人欲矣欲之勝也〔新安〕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正心工夫第一緊要是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是此意〔雲峯胡〕

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上○有字俱兼意必於先固我於後〔[illegible]〕按有所二字只重有字上〔[illegible]〕有字便是病所只要貼之謂重發所字者誤〔田魏〕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者云心體上著不得一毫留滯不但是私念便好念亦著不得些子尤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得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得住○知是心之知覺慮沈意是心之發念慮說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說○病根在一有字言吾心當以義理爲主不可被四者肆住也○朱子謂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俱在動時看蒙引謂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動最妙〔薛敬軒〕曰物之未來而迎之以意心已失乎渾然大公之體物之既往而留之以固我又乖乎燦然順應之常〔羅整菴〕曰有字只是說人情偏處一處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碍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吳臨川〕曰此只論心不論外邊形迹不可涉修身上去〔蔡虛齋〕曰須知格致誠正工夫到脩平後原無歇手各章不過分析見意若云誠後猶有未正正後猶有未脩則如平天下章言詩而數言撮而蓄豈齊治後先景乎〔甯寧陸〕曰此是因用而累體心之用即意也用而不能察即知也〔汪武曹〕曰四者

既是心之用人所不能無則忿懥二字不宜說煞雙峯謂豈是怒之留字乃是事已過而不能忘之謂分明先將懼字說壞未合○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蓋先事而不期待應事而不過重既事而不留滯如此有四者皆是從無中發出也所謂就前中動將去不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也存疑云無非眞無說得最精但事未不先事而有一毫則未能包括○語類敬之問人之心要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說不容一物卻又似一向全無只是這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加前邊數語更清楚○朱子云情是會做的意是百般計較做底因有是情而後用其意又謂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然則忿懥四者情也既有此四者之情而發爲謀度往來使之必遂者意也此情與意俱爲心之所發而其別有如此夫意誠之後情有所偏便是心之不正此非必爲惡也若至於爲惡則仍是其意之不誠矣蓋當欲動情勝之極百般營爲謀度往來而使是情之必遂則極其忿懥而至於傷人害物極其好樂而至於好色貪財極其恐懼憂患而至於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彼所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亦何以異此耶此則仍是其意之不誠而非特心之不正也故意既誠而後所謂不正者不過偏於用情而止而意未誠之時則極其不正之弊乃併在不誠中發見其爲輕重固有不得而同者矣○朱子云正心脩身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所合有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夫極忿懥四者之情人亦將何所不至章句既以欲動情勝爲言不謂之人欲而何若乃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加其碩其情之辟如此亦豈得云人所合有又況治國平天下章極言其弊至於藏身不恕爲天下僇乎恐玩八章章句云人需象人又云常人之情乃知傳文特泛言衆人之常情如此非謂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後猶有此等也推之七章九章十章凡言親愛等皆是推家人之常情言如十齊既言辟則爲天下僇乃復言先慎乎德覓起則所謂不能絜矩者其不在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后可知也或曰意誠心正身脩者既不至有此等事然則意誠而心自無不正心正而身自無不脩身脩而家國天下自無不齊治平乎曰誠意後心亦未即盡正故自有正心之功然其所爲不正者必不至若常人之其也心正後身亦未即流脩故自有脩身之功然其所爲不脩者必不至若常人之甚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皆然緣有差錯皆不若常人之甚此則所謂如在官街上差了路也若傳文所云則其病痛殊大未可遽曰不在

人欲上作是人之所合有也。論當人之情不能治國平天下而至於藏身不恕爲天下害此仍是其身之不脩心之不正意之不誠知之不至也其不能正心脩身而至於欲動情勝觀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知其碩此仍是其齊之不誠知之不至也此所謂痛而又違者也。章句舊本云意或大誠則有是四者之累此與只說得意未誠時有此累卻漏了意既誠後而其累或未能盡免一層故改本只作恒情大槪說方不偏於一邊語類中專正淳問語謂近改正心章方包括得盡正此意也。〔[illegible]〕曰不能得其正有所字不知所字指情言原人之所不能無者註云有之而不能察可見病在有字朱子所以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也。體用原不相離不得其正分明以用之所行言然已發不能中節體未發天然自有之中有失之矣故說用體便在此也。人心原有本然之體自然之用初無不正惟是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始不能無不正耳玩則不得其正一其字可見此心分明有箇至正者在但如此則不得之耳或問先說心之體用後就用失其正說下如有字精細可玩〔[illegible]〕曰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言心既不正不但心受其病身亦不能脩末用正若語結入

〔附〕心兼體用傳專以用言蓋制乎外所以養乎內也喜怒憂懼一有動於中而心之用便不得其正此是正意心若有怒得更有當怒的事來便成兩分怒了便有當喜的事來反減卻半分喜了心如何得正此是推意

〔附纂〕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姸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人心如一箇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姸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illegible]氏〕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影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新安陳氏〕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敎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脩皆敎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

正也厭動而求靜棄事而真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殊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所也或問所謂本然之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陳氏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爲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皆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說矣〔玉溪盧氏〕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姸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眞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眞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粲引人之一心湛然虛明至用之所不能無者也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故其未感之時至無得失之可議一段此是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及其感物之際至何不得其正之有哉一段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至末此是所謂心之

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卽或問分爲小段而疏之全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爲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矣(困勉錄)蒙引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此似未是蓋正心工夫原兼動靜此傳所以專主動言者以動時工夫尤切耳非謂靜時便無工夫也朱氏公遷說最妙不然中庸何以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乎雖或問亦云未感之時無得失之可議亦謂無應物之得失可議耳豈可便泥爲無失乎靜時之失一則懵其爲異端之寂滅一則懵其爲衆人之冥頑(存)武曹曰或問謂未感之際至虛至靜無得失之可議蓋峯謂心之體無不正然若程氏謂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蒙引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其說皆同愚觀中庸或問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謂靜不知存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答林擇之書謂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謬類又論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謂此是氣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由此言之則常人於未發時其不能皆得其正也明矣蓋意誠而後所謂靜存之功必已做到其於物欲已不爲所汨則未發時

固無不正若常人之情或氣質昏濁昧爲天理都無主宰而塊然如頑石彼其寂然之頃雖猶未偏於喜怒哀樂乃朱子所謂未發之不中者安得云氣不用事而無不正之可言乎傳文所以專言心之用不正者以動時病痛尤大工夫尤切非謂靜時未嘗不正更無工夫也○或問所謂鑑空衡平眞體之本然及隨物賦形用之所不能無乃是指吾心太極本然之全體大用惟有此本領所以未發已發其心皆無不正眞氏說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保)于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卻不及義理之心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雙峯)饒氏曰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其

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潛饒氏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新安陳氏)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乎吳氏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顛前而不睹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破柱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焉戒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蒙引夫心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懥而不爲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懥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有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可乎○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旣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

或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卽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四書講義)謂正心脩身工夫已盡在誠意傳中則大學竟可廢此一傳矣但誠意傳論善惡正心傳只論存否所謂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用力雖輕工夫卻極難朱子爾鏡聲未了時此心已三走作是何等喫緊(困勉錄)方蛟峯謂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卽是不得其正無兩旨玩或問自見焉(少虛)曰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正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脩也(許)于遜曰正者無在者也無在則無不在不正者有在者也有在則有不在(高景逸)曰在卽所謂心要在腔子裏孫(百史)曰心不在緊接不得其正不正則不在不在則身不脩脩身所以在正心也(仇滄柱)曰心繫於一偏故當用而反失其則亦何特提敬字以救之敬則中虛應物先無成心敬則中實應物爲有定理惟能虛故能實欲正其心者必去有所之病而心始無不在也(武曹)曰惟有所故不在焉所謂苟得其正而

而無不在是最直截了當蒙引之說亦極分明劉大山曰外之
所感者既不能得其燦然順應之常則中之所存者遂不能全
其廓然渾涵之體周聘侯曰心之不在卽在不得其正上見非
不在以本體言爲有所根源也上節言心不正此節言身不脩
不在原是從上節說下起下視而不見三句耳○心兼動靜敬
亦兼動靜操存工夫正包戒懼愼獨在內卽所謂敬也今人多
以敬說向靜一邊亦未之深思耳○心有不存是說本文心不
在句則無以檢其身是說本文視而不見三句是以君子密察
乎此四句連正心以脩其身工夫
說在這裏早已逗下節言之矣

【附纂或問】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
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旣曰一身之主
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
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

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
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
而屢省之哉【徵】武曹曰按視不見三句據或問俱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或又主不能辨其是非可否說愚觀朱子云幾知覺義理便在此雙峯饒氏云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夫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是就知覺言也其曰不能辨其是非可否云者是就義理言也必兼此二說而由粗側說到精乃爲斟酌盡善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新疏】問心意未嘗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言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無乃心自心意自意耶陳氏云本是長在無縱的物非聖賢欲人暫語剪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將仍是長在無縱不曾剪斷護說

夫心不正則身不脩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
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
我無所與焉可也翼註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
節視聽飲食本諸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
體也勉齋首節註中察字次節註中敬字皆是正心工夫俱
於在字內補出爲是察是省察敬是存養許子遜曰中者心之
君外之操脩不若中之檢默形者神之
役攝形以善動不若凝神而泯思
首節說心不正是卽用以識其體下節說心不正則身不脩
是匪根以驗其枝○心一奪於忿懥等四則脩著一物而心
之本正者已不復爲我有故有所則不在方其有心無心之
說從多糾纏○有所者心著於一偏也失了云所謂有所是
被他爲主心反爲所動也蒙存亦與云察者察其有所與否
也則有字固重而有所二字連說亦自懸殊○有所有不在
相聯說下所字是虛字專指一所字則非然凡所字上連有
字乃虛字中著力字眼與他處所字稍異若聊頭有字脫卻
所字亦非也觀朱子云所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又云此
章須看有所二字蒙引云忿懥等心旣是有所則非天理之
正存疑云察者察其有所與否徐桂云必去有所之心而心
妙矣不在等語則有所二字不可拆開亦不可單指之字易
矣見
龍記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四】通朱氏曰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拔心之一字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爲主而誠於爲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懥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

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朱子〕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或謂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語意道理是一落索與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要之這源頭卻在那致知上〔新安陳氏〕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東陽許氏益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以誠意又須正心陳氏密察處便是心更後何處外討一箇來叢義正心一章分爲兩段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際後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於章後總註又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眞妄錯雜此心固累於邪惡之中而未能正已誠其意而存之不察則此心轉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而脩矣此誠意正心相爲先後而功不可闕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爲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須〕於錄雲峯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殊不然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通〕

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畏敬如君固當畏敬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有可教戒有長處亦當知之○倒放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好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與作好者又放惰是輕賤惡提垂既賤惡得如何御不得敖惰然傳者猜戒其偏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奸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卻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日甚一日必至於此〔語錄〕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爲之失○問正心脩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卻是各就地頭上理會○親愛畏敬因下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北溪陳氏〕敖只是簡於爲禮惰只是懶於爲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西山眞氏〕偏之一字爲脩身齊家之疵病〔勿軒熊氏〕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泛言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新安陳氏〕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着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着力故訓作於字也〔衍義〕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敖惰只在忿懥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懥雖同是一情然好樂忿懥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

有思慮作爲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饒〕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上句惡字是美中之惡下句美字是惡中之美〔饒說〕五篇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四書蒙〕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圖〕通錄異註云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從作家人按泛言者爲是○有疑以好樂忿懥等分配親愛賤惡等極是而又曰忿懥好樂之不正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敖惰之辟是所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非也好樂等亦有當施處親愛等亦有不當施處其分明處不在此○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如前偏然之發也漸且藏之時多不藏之時少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途中於心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徒矣則怨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矣〔蘭思白〕曰積愛而不已則其人或有可賤可辱者誰復知之何也辟等其鑒也刻核而太甚則其人或有可愛可敬可矜者誰復知之何也辟亂其中也雖未必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大遠是非之常亦莫能用好中之惡用惡中之好而周知徹體之發〔闡微說〕曰辟者以情揣物以意度情主於先據之所聽而不斷其曲成於愛憎之餘想而日深其〔說貫〕附卷曰以首節爲身不脩大脩爲家不齊實則兩脩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註上語而家之不齊意在言外〔汪武曹〕曰魏莊渠云有所說得重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其小偏也大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可日爲小偏而云說得輕耶彼蓋不知此特泛言常人之情而曲爲之說耳○按莊渠之意若謂放情非君子所宜有者玩將類所謂辟聖賢亦有此心可知此言之未當矣其謂人字非爲君子說卻合朱子之意○章句所只就衆人言者蓋用情之偏至如父不知子之惡農不知苗之碩此豈小小病痛傳者欲極言身不脩之弊以至戕殺人故衆此常情之偏爲言非謂意誠心正而後能至有若此之患也翼註謂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全失朱子意矣○語類謂父子主於愛父有不義子不可不爭又謂親愛莫如父母若有當幾諫存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然則父母有過而不諫即是愛之辟也吳氏發明之說殊未當○吳氏謂哀矜以慈幼言亦非是彼幼者豈必盡是可哀矜者乎〔氏臧友〕曰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

家者也親愛者身也所親愛者即家也就身之不斷便有家之所以不齊在內故沈潛柱云即此用情偏辟好惡料量一家之中必不能整齊貼服則聯侯曰而辟爲與則不得其正一例以辟字對有所字看非也註言自明○看來知字所不是察字推察能知察字多在知字前一步○上節不能察在有字內此章不加察在之字內之一往也而辟爲明有一折見親愛五者情所處有原自不偏但一向走去不加省察乃始偏耳

〔附纂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從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

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耳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纔能格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北溪陳氏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威而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格菴趙氏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昵比之私尤所難免使一有偏辟則長幼親疏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偏莫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汪氏曰經傳類則身無事乎脩也下更有云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爲格物以下事目皆爲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愚謂此數語更可見脈而又連意宜存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雲峯胡氏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說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暱之私尤所難免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李子奨氏愛惡根於內而美惡發於前者考作室乃弗肯堂倘以爲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處取十千歲以爲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蒙引兩節通是身不脩之事而未乃詳之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也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爲言身不脩下節爲言家不齊也存疑該有之惡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知身不脩句至此節末後方通歛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尙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誠齋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甚詩大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誤用蕃熟備家千倉萬箱等非是因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任武曹曰家之所以不齊所以二字宜玩蓋此節只是身不脩乃家所以不齊之故非即是家不齊也統處之說皆非○按章句偏之爲害即上所謂倚於一偏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似較上更深一層其實上節已包攝此意在內要之此皆是身不脩也若以屬家不齊則大謬矣范紫登曰蒙註謂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勉我偏於惡則家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難與補出一層此意御婦周聊便曰饒氏盧氏分上節爲身不脩次節爲家不齊固謬但謂兩節皆言身不脩未嘗說齊家則錯何不可以齊其家何以矣出不能害於接物則必不能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而一家之人目不能整齊帖服故說身不脩即是說家不齊處蓋親愛五者皆由身而施於家者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朱子曰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闊一節去○饒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五者卻施於人卽處家之道也○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懥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懥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流於辟是知誠意卽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卽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懥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大學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為然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卽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饒黃氏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宣氏身既不脩則無問家之不齊何若而此身自不可齊其家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勉齋梁無知云此獨反結曰氣尤為喫緊正謂當是皆以脩身為本收結法如此按此本黃氏補饒說然愚意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七章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專以愼獨言此察字汎以心之動言論語集引謂存養動靜省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愼獨又是省察之一端雲峯卽以章句察字為中庸之省察殊混○雙峯以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卽誠意章之謹獨未是蓋謹獨是在念頭初動處察此兩節察字是在身心上察○又詳我偏於好云云解家不齊是矣然須兼我偏於好則家人無不偏於好我偏於惡則家人無不偏於惡其義方全○武曹曰按愼獨之所謂察察其善惡誠僞也正心章之所謂察察其有所與否也脩身章之所謂察察其辟與否也三察字不同夫正心脩身二處察字亦是己所獨知雲峯雙峯卽指為愼獨似亦有理然正心自有正心工夫脩身自有脩身工夫恐終未可卽以此二察字為愼獨也○[illegible]云謂此節獨用反結語氣較緊切愚按因上文只言身不脩未說家不齊不好接入齊家正面亦文勢自然如此非反結語氣獨緊切也○孫端人曰不可二字兼理與勢言之屬齊家者身上說

首節是說身不脩重辟字次節推極辟之為害亦是說身不脩而家之所以不齊處言外已見得故末只以反筆結之○平武曹曰近言常人之情以為脩身齊家者耄懷是不然則平天下章所謂為天下僇及失眾失國等語並誠正脩只主齊治後尚有此患耶○上兩節皆就身之與家兩相交關處說故止說不脩而所以不齊之故已見末節可以頂接矣○上兩節俱用反說故末節亦用反結須要說透不可以三字其惡知其美二知字不必深看猶云曉得耳蓋辟則自不能知玩本文故字可見饒氏說最明或謂辟由於不知者大誤　見龍記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講錄〕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起何也蓋亦節節去照管不成卻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不欲為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偏欲為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去惡不是他心肯意肯還須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纔不誠心下便有許多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偏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為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勿軒熊氏〕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朱子〕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

便說所以敎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敎之目後面卻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慈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之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敎於國者也〔[illegible]〕李敬子問不可敎而可字當爲能字曰彼之不可敎即我之不能敎也可之與能此之詞也〔小註〕成敎謂成爾敎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民從敎上〔雙峯〕在我事親之孝即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所以敎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吳氏〕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雲峯胡氏〕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敎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敎之一字然其所以敎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也一家之中有父母

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蒙引〕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就舍箇其家可敎而能敎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揆本之論敎於國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揆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張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敎國不外乎敎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惟敎國不外乎齊家故不出家而成敎於民○成敎於國不特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母者知所以愛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徐儆仲曰〕最材謂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在人身上論愚按家謂家人也國謂國人也此章言敎國人由於敎家故此三句言敎家之孝弟慈人事君之道家國只一理故敎家便可敎國乃不出家

成敎之故也若不著君子到人上說而泛論忠孝一理於治國苟齊家之理有何干涉乎〔汪武曹曰〕章句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也其指君子說固無疑也下文不曰然其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而曰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其特舉國字言之可見事君事長使衆三者之指國人說矣章句舊本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故三行者脩於家則三敎者成於國矣文公所以改之者其坿乃或以家之所以齊句不及脩身三行者脩於家二句不免說向效驗去故改爲今本緊然玩推之於國及三敎者成於國二句國可見朱子之意之衆以事君三者指國人說也陳氏云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云云詞意明白足爲章句之証自吳季子有務孝作忠之說蒙引遂謂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指君子一人其非章句之旨也亦明矣夫吳氏及蒙引之說是謂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推慈幼之道以使衆也獨不觀朱子之改康誥章句舊本而謂此未說到推乎蓋此是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底道理若就君子一人從孝推到忠上云云說去便與敎國之旨不合困勉錄初說謂依蒙引說則國

人之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當在本文三句末補出覺未妥此說得之矣其後乃復引倪滄柱之說而定從蒙引何也彼其說曰自爲解以前無不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豈未嘗將章句定本舊本及語類細玩其語意乎且陳氏明以在我與國對說何得謂爲解以前則在君子一人身上看也○滄柱之意不過謂若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便易說效驗上去愚謂此只就家國一理立論謂此孝弟慈君子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即是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底道理即是敎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底道理彼此相通例無二致亦豈至侵占效字地位乎○蒙引謂事君事長使衆亦就君子身上說至其後卻云孝弟慈以身合家言下文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家相對說可見前說乃未定之見也○首節何以言事君事長使衆而下文不之及凡君子之敎國人亦敎以孝弟慈而已而此卻以事君事長使衆爲言何也蓋事君非孝者不能事長非弟者不能使衆非慈者不能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則國之孝弟慈之道即在此固不待言也曰仁讓曰仁曰有諸己皆以能此孝弟慈而言則其能事君事長使衆亦可知也〔困勉〕錄曰朱子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敎

者如此遵三者便是致之之目可見事君事長使衆皆君子所
以教國人者得其本在孝弟慈耳蔡思夫云上文明云教國人
矣教國人何事教之事君事長使衆耳蓋在家有父兄子弟
故齊家則推教之孝弟慈在國則有君長百姓故治國則兼教
之事君事長使衆非僅教之孝弟慈已也三者一件下要當便
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於孝弟慈之理此所以家齊於上而
教成於下也何等明白是宜詮此節書云其家不可教以孝而
能教國人事君者無之故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孝而成事君
之教於國蓋君子修身教家之孝即所以教國人事君之道也
下兩句亦然如此上下神理自通孝弟慈三者斷宜指教家說
事君事長使衆斷宜指教國說註云教成於下即是成事君事
長使衆之教非僅成孝弟慈之教也若謂國人亦知事父事兄
爲教成則傳文當云孝者所以事父不得以事君言矣○有疑
註中但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未嘗云教
國人也不知此章發明齊治相因之理通章歸天下以仁其所
令與求諸人非諸人等字并後三引詩節節有教國人教字然
則治國豈有不教國人者乎豈有合事君事長使衆而單以孝
弟慈教國人者乎康誥節註云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本指

孝弟慈矣所謂立教者何事乎又況本節註中分明云
教成於下將教字找出在後面必以教國爲疑何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
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
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
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之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
意同○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
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
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新]類如保赤子一
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
於國也[潘氏]曰書但言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
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
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欲己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
能也[玉溪盧氏]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

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緒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
金氏]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
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說心誠求之[饒氏]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即此三
者是人人所同也[新安陳氏]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溥引書只
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
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而從此推廣
去耳[東陽許氏]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
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
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乎[蒙]引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
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
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者正欲人識其端而
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
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
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
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
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孟

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註云擴推廣之意其釋是心是以王矣則云王見牛之觳觫
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舉而言之欲王察
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如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
皆有不待辨者矣○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聖人進脩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
其初即所謂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之即所謂四端在我
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者也○能識其
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立
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蓋孝弟慈然後能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存疑]章句在識
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蒙註]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
是說孝弟慈之道於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困勉錄]前言
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
借康誥以見其不難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輕看翼註
則曰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文只釋保赤子其義
亦是○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

格致誠正脩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爲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言外意蓋纂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是格致誠正脩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保赤子即是慈知保赤子自是使衆然不重使衆只重慈之出於自然故下只釋保赤之意雙川曰記治體者必合於孝弟慈而探本者必觀於孝弟慈之天因有念慮不設而率之自得其機人力不容而感之遂通於故者康誥所謂如保赤子此其驗也○不識不知之地可以得其發見流行之妙何思何慮之中可以觀其游衍出王之神舉此一端而此心之妙孰非天也知天可以脩身知脩身可以立教而治國不外是矣○君子之孝弟慈皆若保赤子然也赤子不能言之意因在於慈母自得之天人心神感應之機莫非慈母保赤子之道此因其性之發越因心之妙用無假於外何務而不爲本務於內併爲而不反其本也吳昇宇曰上三句只言家國之理原自相通此節只言本於自然不假強爲汪氏曰日蓋實句仁山謂指誠求說蒙引謂是本文言外意乃聖賢進脩家法全說固有理然蒙引所說尤精李尚雲曰家國一理君

子既有治國之資豈只在家中盡孝弟慈之理而置國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衆之事傳者引而釋之見保赤誠求原不假於強爲只察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化不待推廣則與仁與讓君子推至事其成亦不必有令有求有非矣而下文又說藏身之恕何也人只道治國章有感化無政事先已差了又安能打通血脈乎周羅假曰此節重首句見保民當以保赤之道保之下明保赤之道正所以當如之故謂中識其端而推廣之原非安下也○網現或問傳者本意原因使衆不能如慈幼之誠而發故引康誥而言保赤之誠以見使衆者亦當如是其誠也識其端而推廣之下一在字分明指歸學者在此不假強爲在不學而能上見○現或問使衆之道自其慈幼者推之與事君之孝事長之弟等句可見事君三者明是立敎而孝弟慈其本也○識其端而推廣之塵齋謂不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而引中庸致曲孟子擴充爲証不如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下一悉字各字來營云於孝弟慈當致事君事長使衆上不當致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擴而充滿其本然之量正見言推年見孺子之心以保四海卽此章推慈幼之心以使

衆也盧實此論其求六

問康誥曰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孝慈可以見孝弟矣

西山眞氏曰章句舊本云此由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故改之愚又按朱子文集汪長孺謂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非指名責家之人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其意頗疑或問之說爲未當朱子答書謂此說甚善得之甚快又謂此間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意者其後商確既定故章句從改爲今本而或問終未及改定與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朱子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知此興起自家有爭利鄙貴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玉溪盧氏仁讓善也貪戾惡也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爲善爲惡

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機自於君而卽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兩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雙峯饒氏〕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仁山金氏〕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爲可畏也已〔季子吳氏〕天地之間惟感應爲其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爽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而爲民上者能使一門之內皆仁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翕然奮發雖欲不爲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爲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爲戾不誠不止也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身而亦可以定國傳大學者爲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爲仁讓之爲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爲貪戾之爲戾不動於此而動於彼明矣學者盍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新安陳氏〕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作亂身不修則家國卽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教成於國卽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傳者所以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敎之本自我□□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亦是□□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初分〔困勉錄〕孝弟慈之藹然者爲仁孝弟慈之秩然者爲讓不必如雙峯以仁屬孝以讓屬弟□□貪戾爲仁之反亦不必如吳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兩仁兩讓字俱兼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說自蒙引以下皆兼事君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這箇機本自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撥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卽毛角日求發之先有意而機導之我欲如此而卽如此將發之時有勢而機迫之我卽欲不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有事機者有握機者位既高矣機持位而所行益速權巳盛矣機挾權而所入益深〔陳弘謀〕曰此節言家齊而國自化〔范紫登〕曰上六句形容觀感之速巳含下機字〔□□〕曰仁讓總承孝弟慈而以貪戾反言之○機謂發動所由以一家幾如此一國便如此國之教成出於家但有迅速意無遲緩意或問因人有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之疑而明其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見仁讓之機固速而貪戾之機爲尤速也不必太分別如下僨事句應作亂而日一言定國句應興仁讓而亦日一人則可見矣〔尉聘侯〕曰家之仁讓以孝弟慈三者言國之仁讓與兼事君事長使衆矣○仁讓貪戾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捷於影響信若金石發動在下而所由在上此機之所以可畏也吳季子謂機括伏於民心不撥不動反似以感應之機屬之民矣〔孫㵅人〕曰一言二句蓋古成語引以證上文貢兩一字上

〔附纂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宋子〕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三山陳氏〕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形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朱子曰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語錄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是責人之恕絜矩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三山陳氏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己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雙峯方氏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仁山金氏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季子吳氏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

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欲譏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恕之爲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如待己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雲峯胡氏上文必誠求之卽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民之仁暴惟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忠卽恕之藏於內者恕卽忠之顯於外者無忠做恕不出其能喻人者無之纂引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豈非一人定國哉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教於一家者也說令家了下文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相對說

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此意是解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云云山宋只眼看身國字與之對○治國平天下非拱手以俟其自化者但必己有可推之實然後能使人化故推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乃能使一國興仁興讓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正爲此也苟不能自治則無己可推矣其何以化人哉故推之與化不可分爲兩截也只是推在己而化在人翼註仁包得讓說統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恕字要認得眞與不欲勿施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己處重語錄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首節歸本脩身固是正旨但宜將身家并作一件以對教國不應全重在身似上章話頭翼晃湖曰躬行之不逮則無以爲民同然之良吾雖求民之善民亦玩焉而已內省之多疚則無以作民愧恥之念吾雖責民之惡民亦忽焉而已歸震川曰典則象魏之地品式具備要之不能不任夫法而有不純於法者其所以鼓舞運用以風天下者深覽令條教之施簿書秘要之末能相忘於無言而有不倚於言者其所以倡率化導

而發天下者至吳因之曰仁讓節言敎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如此意已明白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脩身者家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一意反覆傳文言家處必跟著身言身處必吞著家當併做一項事而對國一項言之不特此章爲然自家齊以至平天下總不離身叅一身乃萬化之原也陳大士曰恕則卽無以喻諸民而民亦喻苟有以喻諸民而民更喻不恕則上旣有所愧而不能喻下亦有所格而不能喻汪武曹曰此章之恕推治己之心以治人也下章及中庸違道不遠之恕推愛己之心以愛人也此以治己爲主彼以愛人爲主固有當辨者饒氏謂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著工夫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著工夫是矣然其意卻指有諸己無諸己爲忠則大謬夫有諸己無諸己也謂之爲恕之苟則可謂之忠則不可許中明以有善於己無惡於己二句從體之推己及人之恕饒氏顧以此爲忠豈朱子意乎史伯璿論違道不遠而以施諸己而不願屬忠其失正同朱子云忠恕兩字相離不得言恕則忠行乎其間又云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北溪云存諸中者旣

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蓋忠者盡己之心也盡己之心在內而不可見推於事己之際觀之則所謂盡己者可見矣是故有諸而後求無而後非與不願勿施者推己之事所謂恕也其所以能之者則忠也謂恕便可見得忠忠與恕如形影然不相離也不得以有諸己無諸己及己所不欲為忠之事也仁山許氏峯新安黃氏所云即雙峯之意皆非是同然錄御取雙峯說其語忠恕恐亦未満矣蒲圭隱日章內家國俱對說而未明言修身故此又推本言之蓋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有諸己指有孝弟慈之善於己則言有諸己而齊家在其中故下文即結之

附纂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儻免而遂欲責人

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斷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毎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

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淸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

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

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皆有未合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問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啟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郅惲傳光武之后以寵衰數懷怨懟而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朱子]問如心爲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遠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纔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討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汪武曹曰]忠恕如形影然相離不得今盧氏乃以分屬人己新謬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也[吳氏]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其下連引三詩所以反覆咏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存疑]故治國在齊其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蒙引]此結上文亦當帶修身在內故治國者在修身以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耳○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以咏歎之也四書講義上說到家身故此須補出齊身來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玉溪盧氏]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蒙引]或以夭夭少好貌爲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翼注]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開銀下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極是然其口氣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或卽以下句家人單貼女子恐未是存疑又講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能善其家人也則此句又似不止歸夫婦矣尤覺難通[汪武曹曰]困勉錄謂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翼注謂教國人亦須切正內意如此說方與或問刑于寡妻之說相合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興註]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勢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邊講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朱子]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若謂公不誅管叔周如何不亂直是不得已而今且理會常底[巨山陳氏]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教到極處[玉溪盧氏]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

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海陵黄氏]三引詩卽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新安陳氏]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用勉錄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足以法於人有疑後說皆從之然看來此句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法君子之家之爲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如此說方全○引詩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卽中庸所謂知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詳武書日用勉錄謂父子兄弟足法兼君子之家方全其說亦是但須從君子之身說到家不可將身家平列也劉大山曰夫婦者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情欲晷私之萌不介於儀容動靜之際斷貞敬之範著然後足以爲宗廟之主而起王教之端欲使天知君子所以刑于寡妻也兄弟者同體之親孔懷之戚相和相翕之意不作於飫具飫翕之間則樂耽之情眞然後足以篤手足之恩而立王化之準歌妻翕如君子所以至于兄弟也伏也者非徒周旋進退之謂謂父父子子有慈孝之楷模焉兄兄弟弟有友恭之程式焉此乃爲可象之儀謂足以惇天敘而庸天秩也歌鳲鳩知父子兄弟足則是彼詮以御于家邦也周聘侯曰其儀不忒詩雖以君子一身之儀度言傳者引之便兼一家儀則說不得專言身脩事

[附纂]或問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且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玉溪盧氏]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卽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倫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誠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二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推化則可推推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峯胡氏]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旣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宗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勤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汪武曹曰]蒙引云國治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到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夫有而後求無而後非乃是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而朱子謂此章是說化後章方說推者蓋其所謂推者是指推愛己之心以愛人就政事言之也若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御包在化之內朱子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後面御是許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可見有而後求云云亦包在化之內總是說教之事也金仁山分一家仁以下及帥天下及三引詩是化有而後求是推恐非朱子之意田勉錄謂與仁與讓帥天下以衆化推說有而後求是說推而化意皆寓在常外一家仁一節以前木之有也以後皆教化推說平天下章上老老

三句亦兼化推說此與愚所謂此章推字包在化字內之說大署相同蓋就教者之則所謂推者不過欲其化耳或問所謂己推而人化是也并謂之兼化推說可謂之言推而化意在言外亦可謂之推即包在化之內亦可名下章就武事言絜矩推字乃另在化之外耳聘侯曰孝者三句非次節是言推與仁節是化尧舜節帥是推從是化令是推從是化求與非是推論是化總之自我出者推也自人感者化也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最重蓋齊家以後不能無事乎教也首節言家國之理相通次節是說立教不假強為三節是教成之效四節則一人定國引証必能修身以教家而後可推以教國五節總結復引三詩以咏歎之者取古說以証其言之不誣也○孝者三句自應從陳氏說另作之論俱未合○監君子與國人教字方有著落二弟端人主應付說以為空講家國相通之理終不如汪周之言為當○蔡諸節註謂其端而推廣之因是說老慈之分並然所以要說之理已備其於此意亦盡得在內故下文即接一家仁一國興仁聘侯則全說推武曹則專說化皆似有偏不如稼書先生所謂一家仁一節以前未之有也以後皆兼推化說者為當故並存而論之○武曹所謂此章推包在化之內者此言甚確細味語意果是如此惟有而後求無而後非是明說推然有無必先責之己亦所以端化導之本也○康誥節固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為然玩引如保赤子句則明說保民如保赤子下文只云保赤亦不外於誠求而保民者之亦不外於誠求言外自得實註謂如字不得略去聘侯謂引書正是証使衆之道不外於慈之意其說甚密細觀或問更明武曹乃因朱子有更侯商確一語遂疑為未定之論而以為不必添出使衆一層恐非的解○推字即照蔡引講亦可但不得一覽將如字略去若以為與所以使衆意無涉則此節即謂得一慈字不費為閒文材發乎○既有治國之責則必不能無求諸人非諸人之事但必須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耳不得將下一截看輕○恕字雖忠不得說忠恕違道不遠節下二句罕說恕字面忠字意已包在內可見但本文明說藏身之恕則不必再推上一層又添出一忠字耳○引三詩因是說治國在齊其家以專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意然說兩宜字及其儀不忒句已兼得修身在內矣　見蘐記

五華纂訂大學大全卷之四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爲喩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老老長長恤孤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卻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亦足以事父母足以畜妻子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卽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着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

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蓋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句似不相續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幼其幼教他不得幼便不得○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自此推之○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非以矩度物也彼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絜要在毋以字上○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是以二字是結上文啓下文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是了御須處置教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善心始得玉溪盧氏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卽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雙峯饒氏矩所以爲方之具也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惟以此心爲矩而度之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匠之度物以矩爲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爲矩○仁山金氏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養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田其利所惡在奪其利新安陳氏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卽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夫之不得其所也東陽許氏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爲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說齊家上說來卽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蒙引朱子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是矩字同然是心然須兄出平字意矩是下物之具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卽承之云亦可以見

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
天下人心也或同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孟前章專以己推而
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
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
言也蓋自興孝興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
意在了或以化之之字爲指國以處之之字指天下非也且如
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何未有以處之也若未有以
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同要看得活也○凡物皆在所恤
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煢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絜矩以見
軒○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
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
簡得以字可見或問自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
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若國平天下相關四書講義
家國近近止言發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言道就政事制
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家國非無政
事而所重卻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
中微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絜矩五方與姓有宜此不宜彼
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

但絜度有不同耳○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
非謂平天下者不須異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
只重處之邊發明○國與天下正多不同萬其心無不同若子
就道同處生出不同之政事來耕道不同之政事發成絜不同
者而點之於同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御重在絜字○末句
是推故國出去非倒縮轉來用總鏡護讀首句另作自內及外
之意慈與下文不相關時解則歸平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
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然
與上句仍未相應悉意孝弟慈不但是治國之道即絜矩亦是
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蓄不露耳故講絜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
後首句直應到末句○朱子雙峯皆謂矩者心也玉溪雲峯則
謂矩猶則也蓋所謂心者原指義理之心非有二說也[illegible]元識
曰本然之矩在己絜而公之於人同然之矩在物反而絜之於
己艾千子曰上老老三句即治國章孝者三句只言國與天下
有同心也但人有此心便當推此心與天下同之使均齊方正
全在絜矩之道句○上章孝弟慈事以己推極而人化者爲言
此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君子不議
有以化之而又當有以處之使各遂其分願也○上截與力關

不得與力講則末句不活躍故上三句只宜輯通須於說絜矩
處病發爲妙說論桂曰有字是言君子當有此道非謂君子能
有此道汪武曹按上老老三句此言家國之矩之一也由此
可見國與天下之矩無有興矣是以君子絜之而有政事之由
謂夫使政事之不總則民雖興起於善而不能自遂其心故日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然治國亦當自有設事其
民亦豈得無所以處之者乃必在平天下章方言政事何也困
勉錄謂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因與天下相通使有政事制度此
言卻似治只全不須政事者恐未的當呂晚村謂國之政事與
天下政事并多參差不齊其矩雖同而絜處則有不同似爲近
之然思玩章句曰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曰必當因其所同但
言國與天下之同而不言及其不同或同亦條論人心之同而
錄重於所以處之之道蓋五方異宜性情風俗種種各別俱包
在所以處之之中此節所乘御不在此只重在有以處之上也
要其所以不在治國章言之者古人文字原可互見故於治國
章言教化於平天下章言政事非謂治國不須政事平天下不
須教化也特互相發明耳困勉錄又一條謂絜矩亦是治國之
道但前章含而不露此說御精○雲峯分此章爲八節其說皆

不的當而以財用與好惡對舉又以楚書二節爲起下用人以
孟獻子節爲用人言取其絜矩尤非是○按許氏分此章爲國
節亦是但將楚書二節連秦誓以下爲第三節此節未妥楚書
二節章句明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自應連上懷德云云
說也至其逐節中又分小段則尤破碎不足觀矣存疑雲曰玩
是以有三字使知處置之方原含上三句內若謂絜矩不關治
國之道使般滌在治其國在字○平天下在於絜矩絜矩在於
公好惡自古人主不能公好惡以絜矩者只是重財輕舊許多
驕奢淫慾都蘊道財以許之所以等民所好反民所惡使民餘
夷困若無所不至都是道內財壞了事徵篇中諱諱爲言而末
只義利對結故總註則曰務在與民同好惡有不專其利四書講義
側曰老老幼幼吾心便是矩推以度人知其亦有此心便是絜
知其亦有此心處置得宜使各遂其心亦如我之得遂其心便
是絜矩之道○絜矩原因人心之同於己故絜之使各遂其與
甚之心而無一夫之不獲絜直從同處絜非從不同處絜也天
下擴大止此一心許多經畫只是遂其同然之心耳近人將絜
說何然去已自不是又謂絜矩平在不同處說則是平天下另
有一道而不在治國矣○絜矩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使各得

遂其所欲是矩由己出不由人得也本節有上老老上長長等字絜乃推之以及人耳若云推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則是以矩爲在人忘卻自己根原矣○治國言感化此章言政事皆是互相發明非國近易於感化天下遠又易於感化難於處置也總之前敎兩事自是新民大頭腦不可偏行偏率無以化之不絜矩同處無以處之兩者缺一不可此節發明治平相因之理當看是以有也四字當意是緖上不是折下老老三句是所以有絜矩之道的緣故

附錄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旣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

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有以化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有以處之之所安陳氏老老長長恤孤弟行於上而民興孝興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乃是處之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

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旣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做七筯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卻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卻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譬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着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着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

方不相侵越。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脩身推而措之，不是機巧變詐權謀之說。○忠是本，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根本中發出枝葉。雙峯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惟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峯胡氏曰：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兩者與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季子吳氏曰：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四書正學淵源金氏云：六所惡，己所不欲也；六毋以，勿施於人也。此處當絜。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毋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翼註：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困勉錄：此節見得在物之矩不出在己之矩。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故解絜矩獨就所惡處說。翼註云：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翼冏之曰：本文六毋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毋以處須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汪武曹曰：所操者約，是言絜矩；所及者廣，是言無一夫不獲其所。胡氏將絜矩分配兩節，誤矣。○語類云：將所責上底人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此是絜來在我上者說。下文方更就下之事我說，自有先後。大全今本將下文下之事我云云收入此處，便覺雜亂。說叢飛曰：此字緊承上下前後左右言。李岱雲曰：上下前後左右合自己在中央，然須知中無定位，隨處而在。己在上有個上下，己在下有個上下，己在前後左右皆然，移步換影，須要先定本身見在之中，然後幾可折轉來比兩頭。使事先從交字，都是從己身起腳。劉聘侯曰：此節不是恐人不解絜矩字義，特地分疏一遍，正見絜矩須如此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方算得絜。有天下國家者處心制事，不可不如此周詳盡善也。故云章內之旨皆自此而推之。蓋必曉得絜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乃至此人多混過。○折衷云：我之心是矩，我之心去度人是絜矩。存疑云：章句推以度物，自何處推？自我推也。二條最分明。

附纂或問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訓以挈，殊無意謂。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而後其理可得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

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影與形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

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則也○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朱子〕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個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恤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雙峯饒氏〕天下之志爲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曉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爲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道○嚴密周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踈畧苟偷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陳氏〕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做兩片則爲二物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接事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勉齋黃氏〕正倫理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李[illegible]氏〕曰恕與忠信三字須看得分曉如慈我孝弟慈之心忠也老老幼幼實見之事信也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恕也信與恕亦可就一理上看如所求乎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以事父處即是恕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勉齋黃氏］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東陽許氏］此節言能絜矩之效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雲峯胡氏］引以傳文昧之似不以民之父母爲效此之謂三字可見也以章句昧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如父母者所謂理之必然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救字足其意耳○若不足以民愛之如父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衆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爲能絜矩之得也○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指用人言以爲下文正與此相應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昧本文之旨則但見其機承上文絜矩而言耳昧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此章大旨上是絜矩絜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絜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此處概言好惡下文專就用人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實就用人言好惡則無不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延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上言勿施所惡則所好可知故此兼承好惡［□］按所好好之下好之二字有區處以爲民聚欲惡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經畫以爲民去惡意［困勉錄］好之惡之便有度字在內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皆從度來［吳因之］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能絜矩辟則爲天下僇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艾千子］曰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而體民情絜矩以其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百姓便稱我作父母也李安溪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天下有父母焉元后之謂也我所好即民所好以爲萬物並生焉念欲使老有所終長有所養幼有所長我所惡即民所惡以一夫不獲爲憂恐老者有遺天罪罔克念幼孤莫收恤則嚮息呼吸而其氣必通矣痛癢相關而其中必動擴心以同下民而下無不達之隱推思以保固時而衆無不遂之生此豈可不兼民之父母乎○爲民父母自是作元后者分內事豈所謂頌祝之說效驗之云乎［仇滄柱］曰此之謂是贊之之詞非美之之詞［汪武曹］曰此之謂三字言必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何等鄭重若作效說便少氣力［陸稼書］曰兩所字有許多不同處要委曲周旋所以待絜好之惡之有毫釐不到亦算不得能絜［□□侯］曰好之惡之便有政事所謂絜矩之道也［王罕皆］曰將下節對照便識得此之謂三字是責成語非頌領語

［附纂或問］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父母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倒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雙峯饒氏］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脈貫通處○私好惡失衆失國［東陽許氏］此節言不能絜矩之害［李子興氏］身自尊專欲擅利御衆南山之所謂則失絜矩之義而不足爲民父母矣［雲峯］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不必專指師尹其特引之以起下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其謹之曰辟則爲天下僇矣○不可不三字有警急意而責愈嚴

僇修作辱字對上父母〔陳氏〕說言有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
係於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能戒懼惟恐拂民之
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
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爲天下之大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
〔四書釋地又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爲何人而其
姓實曰姞彼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爲
姞周室婚姻之舊也余謂上爲氏下爲姓猶之齊姜宋子
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漈謂史記莫
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不免此○詩咏南山不必盡有指實
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
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
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
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西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
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我按〕講義慎以度民之所
好而惡以聚之慎以度民之所惡而惡勿施之皆民所仰望於
我者也反是而不度民心則爲僇矣〔汪武曹〕曰蒙引又一條謂
不可不慎且漫說出好惡非是當以此條爲正〔何地〕曰南山
雖刺詩然具瞻斷章止取當慎爲天下僇又推進一層〔周明侯〕

曰慾己徇私總由平日明德欠工夫故平天下要公
好惡公好惡要慎德是故語脉傳者意中確有來歷

〔附纂或問〕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
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
僇如桀紂幽厲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
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

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玉溪盧氏〕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
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
帝失人心所以不能配天命之去留判于人心之向
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
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雙峯饒氏〕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
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
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僇者也〔雲峯胡氏〕好惡二字
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章推之
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
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言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
無私脩身章是言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好惡之
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于此見之〔東陽許氏〕得
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河饒黃氏〕
峻命命字與下文命字即維新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
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必自明其德之命乃能受天下之命則
又未嘗不同也〔季子吳氏〕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
不配天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得與喪爲對未喪師者得
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
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
耳絜矩謂何以己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
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
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攜千萬人之衆苟不絜矩豈特
不能平天下而已哉〔蒙引〕克配上帝詩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
言矣〔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此之謂民之
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爲天下僇這便是失衆失國〔淺說〕
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配乎上帝也
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
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非所謂好
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僇者乎吁明驗大效昭於簡冊
如此後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翼註〕得衆得國兼創業守
成如成湯是創太甲是守〔方文佰〕曰末二句雖釋本節詩詞然
須補出能絜矩則得衆不能絜矩則失衆以結上文〔汪武曹〕曰
許氏原文云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
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

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求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云云今將許多語俱删去而從上文兩段四字說起看去全無頭腦

附纂或問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慮上文得衆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朱子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于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意誠心正身脩家齊了天下之人安得不歸于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自然有人有土玉溪盧氏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雙峯饒氏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皆所也新安陳氏謂明德此德字見明明德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于此財用之有本于愼德而有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一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吳氏君子先愼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與非千上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于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昭昭矣行能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發論前天下之道同在於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

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始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皆于我乎歸即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愛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足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蓋此先字當承愼好惡不謹許了又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愼凡好惡皆宜愼也而後凡好惡之原故先愼之○愼德不可就作絜矩愼德作絜矩前一步絜矩是王道愼德是夫德然愼德則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之耳○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人新附必絜其土而來歸人永戴必保其土於不失四書講義人土財用俗服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一句故下文直接財乎又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即家國財用則家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劉上玉曰四者原不天下所有惟有德乃算眞有耳彭燕又曰非須詞乃危詞也如此而後有以見不如此不有耳句句合到愼德力有關係靜齋盧曰上而節引詩有危詞焉故此節緊承一愼字汪武曹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君子先愼乎德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絜矩之本也蓋有國者必愼于好惡方是能絜矩然其所當先愼者尤在于德章句云德即所謂明德其又在公好惡能絜矩之前明矣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反以或問所云爲未精深甚于耘張氏曰通章皆重德此數節說財用是財之用人土是所以致財之由則人土財用總是有財有財本于有德故曰德是本而財是末許氏蒙曰不標出明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突便能絜矩公好惡之理必是格致誠正以脩其身方能如此耶聘侯曰上愼字只是說好惡同民到愼德後說出根由謂意然有次第以本文有一先字在也或問清楚可玩。好惡同民只是不專其利今人所以不能者患無財用耳註下不患無三字正爲好惡之辟者指陳迷途補出原以有人兼民說

附纂或問曰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雙峯饒氏]謂人能謹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蓋謂德者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天下之本財爲乎天下之末重德遂折衷云德爲衆務之所從出財爲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作蓋德不但生財凡絜矩公好惡以至人土財用皆生于德若說德爲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固似亦不透本字[四書講義]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則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本就用財言則財爲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拔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之意則似專爲財而換德語病不小矣[王房仲]且德者君子之所積也對財而言其財之本耶德天下而言其天下之本耶財者君子之所有也對德而言其德之末耶總天下而言其天下之末耶周

[雙峯饒氏]此本文語意提出本末來見德之當慎財用之不可務起下外本內末耳若謂財由德出反似教人脩德以致財道理反成乖角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新安陳氏]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氏]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不使是不能絜矩[東陽許氏]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季子與氏]苟以末爲內而本爲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惟財是鬬毋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敎而導其民之爭乎[蒙引]爭民施奪財用在天地閒只有此數在上人既一市聚斂則財歸于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淺說]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

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欲不得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爲君者但身欲以脩己德無聚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絜矩之道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德惟知有財之可爭爭鬬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敎豈非自上而施乎[困勉錄]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爭奪雖主效尤然亦兼財言而爭奪但就以民之相奪言至下悖出方言民之奪君[汪武曹]曰爭民施奪是以利害言與民以爲只在是非上說者非[季子]云曰上攘內末要是施以劫奪之敎益上行下效之理勢如此尚未說到民散悖出

[附纂或問]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者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蔡氏]爲國惟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于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季子與氏]義利不能以兩立得于此則失于彼故世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蒙引]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畧有先後[淺說]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心于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于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後在此執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說甚是故二字承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而尚得有其民乎此與有土有人反看重上句下句將言[辨志]民散民心散也[困勉錄]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財散許氏以不身取言與季子以散則發粟言亦當兼用則亦當如此反看[汪武曹]曰此承上外本內末來故重在財聚民聚

此節仁者以財發身節承生財有大道來則重在仁者何益財散則民聚不仁者以身發財二句特以足上句意耳[李氏]曰而則字緊緊見得失關頭全在于此吳季子此處便下義利不能以兩立一句關會到章末最有見識

附纂或問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朱子]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概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患皆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其爲不可悖一也[吳氏]愼德而有人有土有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新安陳氏]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于利而下不使畔者也即此而觀可見愼德之外無道國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爲足爲君子之經畢哉[雙峯饒氏]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而向得有財乎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眞]諸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雲峯胡氏]悖入巧取橫取而意悖[胡氏]曰財聚民散只說到不能有人貨悖而出並財亦不能聚不能絜矣之失到此幾說得盡

附纂或問 此節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玉溪盧氏]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雙峯饒氏]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衆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失國矣[黃氏]詔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東陽許氏]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閱]愼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也不愼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之失可知也故引康誥之言以結之[雲峯]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淫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翼註]善承愼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條忽轉移之意折衷云謹德而能絜矩者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與說不善亦然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爲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困勉錄]此節二之字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有謂康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原包得人心在內不可分看說[剩]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爲釋書之詞但主意結束則在愼德其利于汪武曹曰務則用正是不能同好惡處吳氏說成兩截非

附纂或問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

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三山陳氏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古栝鄭氏楚書楚昭王時書也東陽許氏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滕誠爲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舅犯曰亡人不以得國爲寶惟以哀痛惻怛盡愛親之道爲寶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閩齡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盡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齊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爲妥後說達說亦同此解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臨川吳氏楚爲春秋所擯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恭稱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與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詩書祀帝王而雜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玉溪盧氏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雙峯饒氏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御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雲峯胡氏曾連上文善與不善看。東陽許氏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季子吳氏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一則曰仁親疑若迂闊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衆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保聚吾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汪武曹曰所謂仁親者幾其親之謂也與用人何與而乃以爲起下文乎其曰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亦只說得楚書節說不得舅犯節也雙峯雲峯及許氏之失大抵皆同李岱雲曰無以爲寶即是不內末善人仁親爲寶即是內本。無以爲寶即篇末不以利爲利惟善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即篇末以義爲利也之意而下吃緊關鍵只財德相對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朱子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媢疾彥聖爲言何也曰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着民底驟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着他底便是

不絜矩言媢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使是不絜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三山陳氏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玉溪盧氏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休然至善之意有技若己有之其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媢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皆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才德人君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勉齋〕黃氏一个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新安陳氏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智仁聖義中和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〇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媢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

容者而用之惡媢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季子吳氏〕秦誓所謂乃大臣之事大臣能絜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暴其中弘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聖視彼猶我懇切眞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保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乃若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戾而不不感迫而不廢人雖有長以爲不下於我則媢疾以惡之媢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其人而惜之人雖彥聖以爲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皆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與莫己若由是孫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乃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楊氏〕不啻猶言止也竊謂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〇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〇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媢疾以惡之也蓋以賢之大小而與其待之之心也彼妒忌之人

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〇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爲言殊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分上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絜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淺說〕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之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〇豈特財利當絜矩不而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潛室〕若有一个臣不必專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媢疾亦是一个臣〔蒙引〕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樸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技藝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技藝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兮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斷斷兮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凡人情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今曰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也與下媢疾因看一說凡己有才欲盡其用今曰若己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穩透但前說於容賢爲切〔四書釋地〕〔又〕證秦誓史繫於封崤尸爲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

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崤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言哉崤晉之南境從秦向鄭路必經之招地志云二崤山一名嶔崟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崤道蘇代謂之崤塞淮南王安謂之崤阪司馬遷謂之崤阨馮異謂之崤底孔穎達謂之崤闕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函關之西是也〔問〕講義不啻正從口中見其不但忠發於言之前後萃爲實能容可知高下大小各盡其才各當其分有明通公溥渾成器使之道在非一切蒙混爲容也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實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得其精神〔風〕〔澌陳〕彥聖二字諸講俱不分別蒙引以彥美士也美是號美指純德君子言依蒙引則彥聖常分知行看〇說統云以能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讀以爲國重子孫也蒙引存疑淺說異註皆主此或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利總承主此爲正〇此節是言大臣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因以起下人君好惡之得失意異註專主起下蒙引專主大臣但似偏新安說甚明〔于廷益〕曰才窮於草野不窮於大臣曰休

休蓋無所吐者如有茹也才盡於發庸不蔽於遠愛曰休休蓋無所拒者如有納也○見爲容者其寔不啻自謂容者其容不眞○天下係於一人天下歸心係於一心卽以此實能容者利之也饒雙峯曰彥聖品更高一步則小人之忌更進一步陳大士曰有技二句兼說不求備更爲保護意才有一長一藝則急進之才有瑜瑕參半則節取之才有所拜則爲予之才有所害則爲去之卽介其人自情其才大臣自用其才亦不過如此張元長曰涉於口者淺深詳略可得而審結於心者意言象數不可得而盡況治性曰秦穆公本意重在保我子孫黎民特帶說故古註讀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尙亦有利哉爲句亦有側重黎民者主衛文得衆得國民爲邦本之意也亦可備一解汪武曹曰一个臣當下兩段說不專指賢臣盧氏稱爲提然獨立而無朋黨非是○如有容蒙引謂如物之有容者淺說謂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而翼註則云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辭休休處難以名狀故不能曰有容而曰如其說不同愚謂若依翼註謂難以名狀故曰如恐與下文實能容之句有礙蒙引淺說所云是也

附纂或問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屛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范溪陳氏〕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玉溪盧氏〕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而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吾國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媢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雙峯饒氏〕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卽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新安陳氏〕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卽媢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旣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公遷朱氏〕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蒙引〕必能於媢疾者放流之又直至迸諸四夷方[illegible]人之善人方爲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恐皆便見得〔淺說〕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苟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媢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迸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卽此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註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人之所公惡此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困勉錄〕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衆自以亮之有不可容之巨奸故放流以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堯王允窮卓黨以召關東之變則昧孔子化枉之仁唐五王留武三思以釀韋后之毒則違放流之矩〔觀〕陸隴曰天下之稱愛人者皆曰仁人而不知惟此放流之遠始謂之能愛愛有技則不使人媢疾之也愛彥聖則不使人不通之也自有仁人之愛而君子永不復迸子孫黎民實受愛之利矣天下之稱惡人者皆曰仁人而不知惟此放流之迸始謂之能惡人之媢疾則不使貽害於有技也惡人之不通則不使貽害於彥聖也自有仁人之惡而小人永不復進子孫黎民實受惡之之利矣〔閻若璩〕曰推仁人以心之德行於愛因以愛之理通於惡〔陳萊峯〕曰賢奸無共國之理始或以猜以調停而欲兩收其用忠邪有必軋之勢究必互爲排擊而獨偏受其敗故必斥必迸乃爲生全斷斷獨行斯爲領悟〔汪武曹〕曰因題擬謂章句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二句是總發大意蓋仁人二字是以人品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惡處但就公正之意推之則正又本於公〔蒙引〕註說皆以公貼仁者以正貼能好惡未爰論語推仁者能好人註曰愚謂論語註公正二意雖不可分貼然玩此節章句語意卻似以公正分貼者當更詳之○愚引古語不應獨去了能愛人三字盧氏所云恐非本旨然其議論極佳何也〔雙峯〕曰一人不去則彥聖有

技之人。萬或蘊征以進。而收俊乂在官之效。幷休休有容之人。或雖並立於朝。而長翁父數施之助。故彙經獨居深念而始決然爲之議述。乃克全乎體仁長人之能事而已耳。聽假川方言財用。忽說到用人。用舍當否。實從專利不專利來。可知理財用人相關一體。此處便有不待生財後數節始見也。

【附纂或問】曰。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爲避。以屏爲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小註此仁人自上愼德而不專利之君子惟心無私欲故能愛遠小人而保全善類下文命慢亦是此心

不斷之故至好人惡惡人好則純是外本內末故用情顛倒如此要知妨賢病國之人與下務財用之小人總是一類同聘俟
【曰】因財用說到用人見專利害民衆錯失宜必至於此兩段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好惡同民便是得衆悖便是失衆故引文王詩而以得衆失衆結之德便是善外本內末便是不善故引康誥而以善不善結之仁便是忠信不仁便是驕泰故總言大道而以忠信驕泰結之註云天理存亡之幾天理存亡非仁不仁而何【錢端人】曰此引登庸愛賢行於惡之外而保全護惜愛節寓於惡之中此非仁人不蔽於私而明足以辨賢奸不撓於欲而斷足以論舉錯者不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近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的意思是不能速用之【雙峯饒氏】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爲君子而未仁者也【東陽許氏】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雲峯胡氏】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太寬緩了【[illegible]】命作慢棄怠忽慢[illegible]三意忽界是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illegible]】曰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是人知其必不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illegible]

勤或稍加制奪爲伏崇〔俞字世〕曰過與命一例如元所優柔省宗姑息之類若解作過惡夾入下節去矣〔[illegible]〕曰知所愛惡畢竟知之未眞以其未用格致工夫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時少了根腳

〔附纂或問〕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字旣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乎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斷斷者是能絜矩媢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勉齋黃氏〕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于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專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玉溪盧氏〕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夫身爲天下僇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爲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爲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盡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戒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峯胡氏〕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于此揭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東陽許氏〕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illegible]氏〕

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昏與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者也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illegible]〕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向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爲天下僇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爲尤大是爲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illegible]說〕彼全不能絜矩者僅徇己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illegible]〕曰身對子孫黎民以見爲之尤〔[illegible]〕曰樂只二節大概說個絜矩在公好惡公則得衆得國私則失衆失國矣先愼以下見不能絜矩公好惡在外本內末不知利者民之所同好自專其利而奪小民之好則有民散悖出之禍蓋內本則善而得內末則不善而失惟德本財末是要緊關頭故又須引楚書舅犯之言以明之秦誓以下見好善惡惡人之極性公之極者順人之性私之極者拂人之性順人之性者澤及子孫拂人之性者菑必逮身也推究其原一由於忠信一由於驕泰其得失又只係於君心矣若理財用人一一分頭與語氣都不照顧

〔附纂或問〕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是矣〔問〕曰或疑忠信與仁不相似而强爲合之何也曰人之可好可惡也在己有必盡之心在物有當行之理仁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凡有所好盡其心以好之而於當好之理無所違凡有所惡盡其心以惡之而於當惡之理

無所逆。此所謂內無私而外當理也。○朱子云：平天下一章，其事極廣闊，然緊要只在這些子。其粗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都是也。操存克復，非仁乎。試看不仁者之好所惡、惡所好，恣己徇私，以人從欲，是何等矜高，何等侈肆。豔闊驕泰，非不仁乎。曉得將君子有大道劉斷不違泰勢，以下數節道昏黑如入漆室矣。○見賢而不能舉一章，人未嘗無好善惡惡之心，而賢之有所未盡，亦未嘗泯好善惡惡之理，而循之不能無違，只是私欲為害，無可如何耳。雖不可謂之驕泰，究竟何嘗忠信來。故曰君子而未仁者也。如此看更分明。○知用今之嘗否而專利不專利來事，雖兩條，根株則一。則來蹤去跡，端的分明，一章大有了然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朱子：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尤確。○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雲峰胡氏：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因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東陽許氏：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能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得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于橫斂，而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所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illegible]

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首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東陽許氏：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季子與氏此又窮源反本而歸之于心。忠信驕泰，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illegible]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illegible]引孫大道必兼修己言者，乃是治人者也。亦人所以治人得修已。以此章絜矩二字求之，矩便是修己者，絜之則所以治人矣。故攝新民之事，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而自新[illegible]國以下皆必以修己之事為言。此理萬古不能易也。○大道正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者也，是修己裏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絜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是推以及人也。○此忠信是單言忠信，與論三省章分說不同。○蓋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為大道。亦擬此大道，即是首節絜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前山有截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財用能絜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絜矩，則財聚民散。用人不能絜矩，則災必逮身。能絜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固彰彰矣。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發己自盡乃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道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亦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所地說，故曰明明德乎。○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理也。蒙引取把忠信精解了，蓋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省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孝為己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于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己，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盡己之心而不違于物，則萬物皆備于我民身而莫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固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

也康之矜乃代自矜之務務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
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
高而不復下也曾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正以此矜
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
恣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
者正不欲循于物也不循于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
看○務外不情而不循于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而不能絜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也
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
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猶所謂
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
道無忠做不出恕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
得失係於絜矩末言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
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
善也○此因論絜矩而本於忠信驕泰之得失猶中庸論九經
而本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恣己徇私以人從欲在失

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即所謂好
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蔑視好惡所以有公私
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
所徇者頗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局偏狹非若私恩
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惟在於忠信而已忠
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
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大道一寧不
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
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雖欲絜矩
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
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
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
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吾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
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
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末以聚財矣○按此好惡統理財
用人而言非專提用人也不可誤看蒙謂君子以位言之不指
已能絜矩者而言下又仍有驕泰一邊也○註兼修己治人

治人邊修己帶言○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眞心也驕泰妄心
也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己字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
爲子而自盡其爲孝之心是忠爲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忠
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
也以實也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虛浮不實矣○盡心者不
欺其眞好眞惡之心循物者必符其當好當惡之理驕泰者蔽
其公好公惡之心違其宜好宜惡之理俱是一串事用應鑑按
違誠云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
在得之上而舉誠以好惡入解者蓋誠原只就好惡上見好惡
原不止是治人之事也遂說其物王方麓曰在己有知之心本
吾不容已之心以其盡者忠也在物有矩之理在吾所自盡之
心以循物者信也惟盡己者能推己惟循物者能度物○大理
之存亡於此心之操舍於此得之則衆也國也天命也皆得
之於此一失則皆失之矣桀紂只求之於人以收其放慎之
於獨以防其拔底乎物而動乎內者必根諸人心之固有而無
一念之不誠發乎中而應乎外者必本於天理之當然而無一
事之不實天德存而王道備大本立而達道行命雖從不替
此甚成之內所謂大道者不於是而得乎〔蒙引〕一曰道即矩也

矩即心也其所絜之矩究心之蔽而得失始見故猶卜之人情
向背之間其所執之矩常念之起而得失已分故即決之己念
公私之際〔李安溪曰〕上德字仁字此忠信字下仁義字俱在絜
矩之前一層所謂王道本於誠意〔王武曹曰〕四書講義謂大道
不當直指絜矩之道所謂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
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恐觀或問云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
乎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
矣夫忠信乃絜矩之本可見忠信之所得者即得此絜矩之道
也大道之爲絜矩也明矣不云絜矩與忠信對非即大
道也與人同好惡者絜矩也驕泰則不能與人同好惡亦可見
驕泰之所失所失此絜矩之道也北溪雲峯東陽吳季子及蒙
引存疑之說皆同呂氏其說或疑絜矩本是治人之事章句何
以而兼修己言之蒙引謂治人須不得修己而此章絜矩之義
知修己絜之則所以治人此說足以釋其疑矣○君子先慎
乎德此絜矩之本也忠信以得之亦絜矩之本也用勉齋謂忠
信則得之君子先慎乎德信然○絜矩之以好惡入解本章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忠信之以好惡入解誠意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格物致知以明善正心誠意以修身

皆是將到忠信去處忠信是成功地位。按要棄將好惡之絜矩與用之絜矩對舉而言而以驕泰二字分賦非是。許氏謂此節是言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殊非書意。大道卽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可以得衆得國得命而絜矩之道之得失則由於忠信驕泰蓋得失本之心也劉大山曰推吾孝弟慈之心以及於物者恕也而先自盡其孝弟慈之心者忠也本孝弟慈之心而實見之事者信也蓋必自盡其心而後心之所推者不妄必實見之事而後心之所及者不虛是故絜矩之道以誠意爲先而體之以忠誠之源也施之以信誠斯立焉。心與事合則表裏皆誠誠則虛衷無我而察之者精而人之各有所好各有所惡者無不洞悉其微而胸中主公無私而處之者當而吾之好其所好惡其所惡者無不適中其欲而允協其情李氏榮曰忠信原不是兩箇只是一箇實心在裏面看只是忠在貫於事事物物上看便是信胡聘侯曰忠信爲絜矩之本便是得大道一驕泰就不得與人同好惡便是失大道大道何嘗不說絜矩。四書講義謂此道字爲大學之道兼明新誠不是絜矩之道以絜矩專屬新民也不知明新之道不過格致誠正八條目耳格致原是分別天人理欲何者可好何者可惡便是好惡頭上事誠意是既知可好可惡則當實用其力正于好惡做工夫修身以後凡好惡之及人者都要檢點令合道理有一毫不當便是己上不盡道故好惡之際所以爲身不修也絜矩之道正欲本吾心之好惡推之天下使無一之或偏耳絜雖向外去矩實由內出使此心不合義理則自己好惡先不可爲準則如何可以絜之天下既如此矩爲義理之心禮樂刑政皆由此推行則是養成此矩原從格致誠正來推而絜之天下乃推而措之耳。絜矩之道何嘗單屬新民況本章愼德已該明德三言得失一節緊似一節道理一串貫下到此上面一齊俱在何得云直黜聖經首節乎。朱子云絜矩之道卽上章恕字恕旣本于誠身則絜亦不離身可知不然早已兼矩更絜箇甚況修己治人而以衛言正爲人情風俗變化推移不可執也妙義都于矩上生出也下指其位言字分明以天下之君子言。朱子則云忠信絜矩之本如何硬之字不指絜矩

附纂或問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附纂或問曰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又曰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憎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旁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云云此忠信得大道之說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小註生財節富以足民爲生方合下好仁義利之說須知此節爲財原未嘗爲足國起見爲足國起見養聚斂之說也陳氏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雙峯饒氏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仁山金氏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爲萬世理財之大法也新安陳氏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東陽許氏第四節言生財之方富國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止言生財之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勉齋黃氏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季子吳氏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卑而不迂故旣闢聚財之非則必講之以生財之道。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汙吏浚民以生也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冗

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斂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

貝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峯饒氏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東陽許氏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章內德外財意覺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於己藏其富於國而不蔽其富於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爲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于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質諸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財尊榮矣不仁者亦看四書講義散財得民四字是以財發身自要看語意善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關切矣而勉強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蓋既曰仁者則自然體用俱備矣但仁者下當先提慎德來說到以財發身財專就絜矩說黄際飛曰此節重仁字下節重義字劉勝侯曰仁者以即至公無私忠信以得大道者也不仁者即拂人之性驕泰失大道者也前三言得失一路歸到仁不仁上此遂承接言之

附纂或問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

是國故損身買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朱子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雙峯饒氏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爲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爲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此所謂義天理財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東陽許氏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季子吳氏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爲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爲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今仁者之爲仁既出於所好之眞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爲不害己自然有始有卒矣鳥乎而不終則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所以丁寧反覆也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好仁內既有絜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擁戴之爲君親之如父母奉尊粟民爲之出板餘力役民爲之供是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爲靈爲沼則不日成之鑿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保則府以成則取與無不如吾願矣是爲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事也與下交非其財其字皆錢在上者言淺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如上能彙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横斂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爲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爲其分之

所當爲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爲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爲吾有矣未有下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蒙引〕好仁註貼從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効忠而竭以忠告竭上之誠便是○終事還依舊說泛就任公之務畢力以開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暴露終事不違只引起守財乎意若日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四書講義〕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大意是中決上文發身之說〔困勉錄〕生財有大道至此節總是一意則財極足矣卽是以財發身則是好義不容出但仁者節則推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兼三未有字○好仁雖有事在而好義下所有終事二句則依舊註處說爲是〔吳因之〕曰終事守財便是義以生仁雖謂上以仁感下以仁應如此說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義爲安〔饒〕蔡虛齋曰人君府庫之財固其財也乃至此始得曰其財是故義不可恃而仁可恃也徒懸君民之大義以奔走天下其誰從之然至仁全而義立義又可恃也義利之關甚可忽乎哉〔汪武曹〕曰蒙引發說釋好義皆就力役輸賦實事說翼註則虛說二者似皆有理或謂若如蒙引淺說實講恐使終事守財本義是殊不然夫謂力役爲好義是就民之效力於上說終事乃就上所爲之事有成說其謂輸賦好義是就民之納財於上說守財乃就上之財不爲人所奪說自不相妨此蒙引淺說所云固爲有理也然如翼註將好義虛說而以終事引起守財亦甚得旨故兼採之○此言仁者以財發身之效自應重在仁字財字上然不直說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而又生出好義云云者則又推明所以能守財之故也○終事守財總歸一義而由終事而守財又有層次○終事謂上所爲之事無有不成也異乎子謂是民愛戴之心有終恐少差〔[illegible]〕曰上能惟下重愛底意思多故曰仁下能忠上重後底意思多故曰義〔[illegible]〕三未有叠句相生一氣聯併只完得一箇仁者以財發身

〔附錄或問〕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常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汪武曹〕曰或問於上好仁節從仁者以財發身說來遂連及府庫財句爲問可見此節之意只是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去聲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卻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小註〕引獻子原重聚斂之臣此節義利只論道理不得說到利害上去下節義利方論利害要知兩節原是一意〔雙峯饒氏〕此段大意在不[illegible]之見得人與理財相關〔仁山金氏〕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其伐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新安陳氏〕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註自仲春之後設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

暑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泥為槃併以盛冰耳○周禮天官凌
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
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
共夷槃冰注凌冰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
禦溫氣防失味變色也疏音義今大甀也鄭氏曰夷之言尸
也實冰於夷槃中置於尸床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床曰
夷床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
尺[illegible]許氏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雞豚
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此
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季孫氏有國有家者所用皆
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
雖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所
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
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
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滋息之利其貪鄙
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疵
民以本君廢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
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

破家能盡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求利進身為主斂
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蒙引不畜聚斂之臣或
以為此兼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
亦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
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雞豚與
畜聚斂之臣亦可為矣惟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馬乘只言察雞豚者士初試為
大夫未必能畜牛羊且未有實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
夫以上其謀利又不止事小小雞豚矣獨於百乘言聚斂之
臣者此因采地言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
所出之外多方冥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三事
皆是富時之戒獻子有激而云也三段皆有絜矩之意蒙說孟
獻子本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
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於雞豚以分民生產
之利乎為卿大夫而喪祭得以用冰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
則其祿厚矣豈可畜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

羊不過貪奪民之利耳至於畜聚斂之臣則為損奪民之利矣
然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祿尤厚於畜
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斂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無與
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寧有盜臣以亡己之財斯下之言
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
民而以義為利也蒙引不專利便是義利字猶雞豚牛羊聚斂
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四書釋地續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采
則有采地矣是列命之大夫皆然例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
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爲以
采地廣而歸之舉本節註未允余嘗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
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
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
乘之家[illegible]講義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
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或側引公儀子董子
證上三段引臧文仲冉子證下段亦是並舉不得如作時文者
偏過上二段側重下段也[illegible]此以義理論不以利為利者
未說到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嘗說到
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備旨居[illegible]國上節好義自民之義來此以義自君之義言即君
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而為國之利不亦大乎[illegible]
川曰有利於民而不利於國國亦君之所不辭況為義而利已
及之乎王宇泰曰食祿之家至於老疾冰皆得受然與之非伐
之日伐冰則喪浴俎豆之日得自以其命命之委人若深山窮
谷之取多為其家藏納焉者不在均沾之列宋孫奭曰獻子言
與引獻子言但重聚斂[illegible]求仲曰末二句只當從上文說下不
必重發義何以利楊若士曰身為聚斂者時有剝厭之心臣之
聚斂者王為剝厚之計擇害莫若輕寧有盜臣矣王方麓曰天
子不言有無而言天命人心之得失諸侯不言多寡而言德財
之本末之輕重以一國之義言則君之藏富於民而以散之於民
為利亦有見於君人之義當然而已以取予之義言則以天下
奉一人不以為利而以一人與天下斯之謂利亦有見於父母
斯民者義當如是而已熊[illegible]曰夫以義為利是猶有利之見
存而已後之言也然以此為誡庶乎慎好惡審取舍而不
為小人所中矣汪武曹曰春秋仲孫蔑卒於襄公之十九年是
時孔子尚未生章首盧氏謂曾子書問子思者誤○許氏以利害
立字分此二節非本[illegible]曰三段平列皆見不可專利虐民但

獻子百乘之家也語意亦似輕重不審聚斂一段況雞豚畜牛羊之專利妨民者小聚斂之專利妨民者大而聚斂二字上與財聚民散相對下與務財用之專自小人相照側重亦引言者本旨如此抑或問以上二段作一處敍下一段作一層敍若等自見劉聘傑曰以義爲利非以爲利在前若之乃以此爲安之意耳卽義無不利亦誠上下相安便是不必有慊利之心也蒲星溪曰末二句演道理上論以見絜矩之當務益不專利即是義而義之所安卽利也故上句只是非其所安而不爲下句只是惟其所安而爲之非計到利之爲害而不爲也上節義字屬民言此節義字屬君言上利字指財利言下利字指利益言義根不察不善言利根雞豚牛羊等言孫瑞人曰上二節分明以義爲利了恐人主爲聚斂小人所惑故引獻子之言重著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其言之可見

附纂或問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喩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朱子曰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西山眞氏曰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𠌫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喩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喩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災害並至滋出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無救於禍矣所謂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上說財利上所引較理上說周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東陽許氏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致用人之詳也○蓋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雲峯曰前條言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卽是利者是以爲利之害處而

無見爲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
食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爲
非是計到爲利之害而不爲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或問中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云也至下句必
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爲誠
意章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是曰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
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爲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
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
事又或概說叢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個絜矩意在耳○凡
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之蓋財利人所
同好自非上智之士鮮有不溺於此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
以爲媒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人者亦未有不投之以其所好
也而小人之情狀可見矣○說約彼爲善之鄭註云彼君也君將
欲以仁義善其政令出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而
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爲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可從圈饒雙利
爲人欲之私蓋無其害爲不當務況又有害乎義爲天理之公利
無其利之尚務爲況不有利乎褐維斗曰是則也公之天下
則爲財私之一身則爲利○國家之治亂先在別賢奸別賢奸
先在審取舍審取舍先在明好惡君好利則臣以利進君好義
則臣以義進好惡不明必不能利然於義利不天下所以先言
好惡而終言義利也[注]武曹曰生財節務本節用二意並重安
得有從使天下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之說予胡氏說謨
調聘從曰絜矩原自慎德來以義爲利殺是絜矩是慎德如
何不貫備雲說非[補]畢願曰末二句就利害上論尤見絜矩之
不害不
務也

附纂或問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
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
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
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
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榦剝弊而根柢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
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
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
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
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
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
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
脈絡貫通而丁寧反覆爲人深切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可易也

[補]蔡虛齋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唯求
取媚於上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乘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
其失民心而蠹民脈菑害並至匪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
理者此弘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
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闢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亦所當知
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
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
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困]汪武曹氏曰
下六節說其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
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通章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句先慎乎德所以能絜矩也
下文善字仁字忠信字俱本德字來○首節本治國說來次
節復解絜矩之義二四節說能絜與不能絜只在好惡上見
而一言民心之得失以結之五節承上慎字言欲公好惡而
得衆得國則莫先慎德顯人之不能慎德者總由聚財一念
讓之末從以行政則能絜矩而善矣聚財以網利則不能絜
矩而不善矣善與不善之間不但人心之得失旣關而天命
之得失亦隨以見故引康誥而再言得失以結之復引二書

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求其絜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度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峯饒氏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東陽許氏此章大意治天下在絜矩而絜矩在用人取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違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四書講義理財用人之說出於講章無理之甚者也且如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理財然上文一則云爭民施奪再則云財聚民散三則云悖入悖出但是言末之不可內財之不可聚耳何嘗有理財之意耶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所節言無以爲寶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爲寶仁親爲寶者總是不外本耳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愼乎德因是內本以善人仁親爲寶亦是內本明楚書兩節固不是結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人今俗說既分理財用人而於此兩節則又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剖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礙註中又明不外本內末一句於是去離穿鑿爲此多蔡此尤無理之甚者也○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空講難明故離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孟獻子節只言義排無兼理財用人之說徐領悟以從民心推到君身又從君身推到心術原本處天德王道廣大精微無一不備○註中二言得失處居次但一一聯貫而總括以乎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講而把義利分界限剔出來直到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方是大學之平天下與後世黃老雜霸天懸地隔總是聖學中事須知人君不講究到此決不能平天下學者不講究到此決不能輔君平治天下此王通陳同甫之所以終遠於朱子也○真西山曰說者謂愼德五節屬理財秦誓四節言用人孟獻子二節言理財用

人合得非衆句之意也衆句總論一章之旨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當與民同好惡也愼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誓四節中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中言不當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八皆言皆節絜矩而推廣之也蓋首節所云絜矩本指[illegible]慈之心言乎其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開故是推而廣之也沈武曾曰語類云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其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二禁乃人生日用之常卻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又曰後而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卻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又曰此章大概是專絜矩上說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或同絜矩之義如何只

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又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云云同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曰然孟子首章所言其原出此答李敬子書云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以上諸條大率言不專財利乃爲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未嘗有所謂理財之說亦未嘗將貨利另對在好惡之外也至書及用人者惟有一條乃是因同者以好惡財用媢疾彥聖爲問故逐項答之然其結語云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illegible]當絜矩可見用人只是好惡中事耳然則以理財用人該貫全章殊非朱子之意不但不曾見之章句或問也晚村謂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理財用人語考之未詳也○夏甫蓄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配諸節其當但言秦誓四節中言與民同好惡徹滿了君子有大道一節蓋上四節中言與民同好惡此節財結言之也夫忠誠謂秦誓四節專言用人則大道節不見有用人意則不相悖違若以秦誓四節中言好惡則所謂大道者正是好民所好惡

民所惡絜矩之道以之結上文與其宜矣其謂慎德五節乃結上五節意楚書二節言不專其利亦謝節康誥節悉謂康誥節乃結上五節意楚書二節則其餘波此文家作處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虛齋蔡氏〕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蓋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相授受者亦在此〔雲峯胡氏〕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森澤如　校字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或問庸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論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旨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卻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許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

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卻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衮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衮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意○北山陳氏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推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意其有次序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天台潘氏大學雖言學而道在其中中庸雖言道而學在其中蓋學所以求道非道亦不可謂學饒氏岐而二之非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

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卽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

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執厥中是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道心上理會也只在日

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卽饑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耶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心之隱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然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

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老佛之徒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有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謂錄所以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理之靈也。○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爲之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問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自人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饑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也。○性是心之道理。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中庸集解序。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小註。憂學道之失其傳。傳字一篇骨子。道統之傳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千載不傳之統。緒即斯道之統緒。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眞本全非也。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辭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升高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新安陳氏。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愚謂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爲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著道統之淵源。可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聯先有此言。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惟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

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統。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肖提出與前相照應。雲峯胡氏。唐虞三代之際。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攷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厥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惟中無定體。不言執人精觀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其氣者言之。○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則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與。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人心本危。能收歛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來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賢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賢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說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也。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始即此一箇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自斷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與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有于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性

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與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東陽許氏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人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蔽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切言深要詳言周備黎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明言綱維盡言蘊奧○衮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四大節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

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略謂此巨細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勿齋程氏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義者天之尊爵義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允足以見淵源之所自西山真氏私欲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迷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陳氏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是雖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無過不及謂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其非道心之流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相

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黃氏曰勿齋尚書人心惟危一章解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致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訓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說哉近世喜言心學者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

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驗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余說淺淺雖賢者或不能不與用其疑故備書其所見如此臨川吳氏既皆以此此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莆田王氏自是以來至大亂真矣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學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慨失其真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一書精要尤在於此韓氏古遵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魯齋王氏是篇分為四大支三十三章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皆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

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及謹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索隱行怪不能半塗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發爲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吳氏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亡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蔡孳孫通辨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用于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靡學以疑朱子也勉齋集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嘗必欲以出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尋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竊恐一篇委此曲折與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今云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渾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道考疑問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加於此哉止爲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殊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蓋引道學之有成者爲得以與夫道統道學以繼道言道統以傳道言○先儒謂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著充拓出去之說似無害幾

收斂入來之說尚有可疑蓋人心之合乎道者則謂之道心其與道心相對者正謂之人心人心止是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是正當節之克之使其一聽命於道心可也而乃但收斂入來藏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何益哉非徒無益而終有害矣先儒收斂人心入來之說蓋效孟子所謂收其放心之語而失之蓋心放於外者收之則有於內矣是人之良心也故种於收若此所謂人心乃對道心言者若不以道心主宰之而徒收斂入來畢竟何所歸耶必且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終至有暴著而不可掩者此必然之理也○大全所載張氏師會之說頗詳今備抄之用附一二語以發之於湯曰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著者也於文王曰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皆以止言之蓋止者止至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夫道統之傳矣於武王曰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可知蓋敬以直內而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義以方外而無過不及中之用也其謂皇建其有極者在當時推武王當之即所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於皐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蓋皐陶所陳九德見於皐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皆無過不及之中也所謂先正言而後應之者也寬而不栗則過於寬而不及於栗柔而不立則過於柔而不及於立餘做此亦可以概見皐陶之能執中矣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謂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誠無間流通融會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蓋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也又非中而何哉於伊尹曰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蓋一德者純一之德不二不息之謂也止即文王敬止之止至善之所存也於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斆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執中之道也蓋從諫者大君之宜用中之謂也而聖之所以爲聖亦不越乎一中而已傅說欲以中道引其君則其自處宜無不中矣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道積厥躬者成己也斆學於人者成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非中而何哉於周公曰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前聖之中道也蓋思之而夜以繼日者慎於擇其中也得之而坐以待

旦者意於行其中也所謂擇之審而行之至者如此於召公曰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爲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爲何如蓋中庸首言所謂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靜時之敬也所謂愼獨者動時之敬也是其所以致中和者也召公之知執中亦可見其概矣以上蔡氏許多是集其言之見於經者要之當兼行事論又按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惟厥時周公曰率自中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於經者○先儒謂顔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博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論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顔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得顔曾之傳獨得其宗○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修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彌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即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爲性其歸至於絶聖棄智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

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因執以守大道即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修心煉性則以退爲長冀其歸在於貪生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弱其志使其身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眞可見○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爲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利己以遺世○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乎常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物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太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爲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爲知利己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佛老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有釋迦西番人生於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耳○永七父孟子沒而公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惟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無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兒

谷孫吳權謀之說秦漢間迂怪之士神仙黄白之說凡一切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也○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凡九章要皆以申明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則皆承第二支之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章首所謂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擧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此類今不盡擧通一書皆然也○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大抵非支分節解則一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巨細畢擧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仲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顔淵之仁子路之勇於夫子之勇何者而不備擧推此類可見又如第二支中有言費之大有言費之小或兼費隱小大之類亦是但不可如王魯齋之論專以費隱小大實之也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言人道皆

小者也致曲爲小能化爲大誠之爲小時措之宜爲大又如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者爲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爲小故章句謂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內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耳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擧又明矣[illegible]覺對言[illegible]虛靈總爲體知覺爲用○人心道心只是一箇心朱子蔡氏胡氏許氏皆未嘗離卻人心以說道心蒙引則曰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爲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口鼻之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耳按非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亦何所附麗耶蒙引此說不必從也○虛靈爲體知覺爲用新安陳氏謂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不是虛靈雖爲體而細分之虛又是體靈又是用虛靜靈動動靜無不同耶朱子所以前言虛靈知覺後只言知覺者只是以此該彼耳余初誤收新安之說○惟精即格物致知工夫但聖人之格致比學者較易耳[illegible]曰要道學失傳句便合與緣起而亂眞意在內○爲中庸作序截首二句先將作書大

指虛靈起令讀者心目朗然○許氏謂道統以有位者言然則孔子以下皆不得與於道統者耶○就此讀將中字洗發所以屬是書之旨所自來也○以堯之所云執中爲主而以舜之三言爲執中下手工夫非空空說箇心字也故謂三聖人以中相傳可也謂三聖人以心相傳不可也○朱子謂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又謂人心是有知覺有嗜欲者而以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感於物而動之類當之則凡心之所欲爲者即人心也併予非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無所附麗也○饒氏以喜怒哀樂爲人心夫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苟可見人心之外更無道心也○朱子謂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說覺字却本靈字說來因饒雙峯以此該彼之說甚當新安謂專以用言非也○利之與發只是說理與人欲之辨爾要亦不離乎人心道心也何得強爲分別○蔡氏將中字洗發分明從逆將說中之說極力推崇以見道統之傳舍此外此而中庸之書所以不可不作○朱子爲中庸作序故根據執中發論以明中庸之說所自來凡心道心三語乃執中下手工夫其曰惟精云者即擇善之謂也曰惟一云者即固執之謂也非空空只說一心字也正所謂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也朱子釋舜之意固惟恐人心之肆夫道心而欲加精一之功使道心爲人心之主今乃謂即人心是道全不揀夫是非一聽其雜於方寸之間而無以治之此乃釋氏即心是佛之說也其與聖賢之旨正相反矣○又按朱子壬午封事云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曰一繼曰執中則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其下文又引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明所謂精一執中之義然則朱子之所謂學者固指精一執中而非單指一心字也其以此章引其君也固欲其加格致誠正之功以幾於精一而允執其中而未嘗謂即心是道也○又按萬曆時澄海唐伯元與人書極論心學之非最爲明快其書曰自新學興而其言學也心而已矣夫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某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耶禮耶事耶抑心之謂耶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

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所邪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放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吾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吾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乃發前二句意首二句虛此處實乃作古文法也○第一段言堯舜以執中垂統其曰天命率性一段以子思所謂中與堯舜所謂中融會貫通以見子思之作中庸能得道統之傳○按說續正學自帶闢異端筆法尉寂甚無遺漏○若不嵌入子思之功於是爲大句而但將程氏推崇筆法便疎矣○然後此書之旨不既自是解遲之法復兼溯程門諸子一案文法甚嚴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一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烏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勸岳成參訂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子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時中○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便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合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的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道理都無奇特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雲峯胡氏語孟釋中字

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兼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新安陳氏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雙峯]饒氏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著那東西了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聚成箇偏喜了偏倚相承亦循意必固我之相爲次第云子路問強章章句曰倚偏著也加一著字便自有辨矣○中多就用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著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論語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爲無過不及之義者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語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爲切也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以爲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道理但至於中不容有改易矣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深贊中字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恰好道理不見得是亘古亘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庸字○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語錄]天下萬事萬物都要逐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爲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箇甚麼[又]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雲峯胡氏]中庸全體大用

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東陽許氏]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因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吳氏]程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爲平常之理也[蒙引]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其理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末復合爲一理通指第三十三章不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以一理也[日知錄]傳授心法乃是借用釋氏之言[汪武曹][困]朱子謂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兼引此條更是道理之別不可不知之也

附纂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

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然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

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

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義焉則比之中和所該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其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呂氏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

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朱子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皆是合當如此便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雙峯饒氏曰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北溪陳氏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格庵趙氏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新安陳氏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非截然而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

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程子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朱子命如朝廷差除猶誥敕。○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禀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袞同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有此氣方能承當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禀卻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而言是論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謂性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卻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是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為道如此卻是道因人做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性之所有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禀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禀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牛耕馬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性不容修修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

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語】
錄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
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
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問馬首可絡牛鼻可穿
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潛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涉
者何莫非道恐如此看方是曰物物固皆是道如螻蟻之微甚
時飽甚時飢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實如龜山說堯舜
之道只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處便是如此則全身浸在堯舜之
道中又何必言豈若吾身親見之哉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伯
人李先祖乃曰日用之間昭然在是如此則只是說古今公共
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是指
十方常住者而言也○脩道謂教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
御說作自脩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
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明誠之教由
教而入者也○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
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
不假他求【[illegible]】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楊也不

明則大害矣○天以其化育流行賦予萬物故謂之命萬物稟
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
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
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君臣父子五者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
理是也脩品節之也聖人之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
是所謂教禮樂刑政皆其具也○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
亦包在其中然語理意較多【小註】問章句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曰是性中流出不是生安自然也○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
故能立天下之極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
己分上設施求其外假也子思因異端漸起特揭脩教字大旨
須識得聖人禮樂刑政無非教人中和耳章句禮樂刑政是教
之事因吾所固有而裁之是教之意【朱子】楚詞天問【註】天地之
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明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
所為然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是則陰陽之本也周子云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
而已矣【陳氏】天無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
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一般○性即理也

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
性是在我之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謂是上天
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
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
天命令之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
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言則
謂之天命○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
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槩皆以理言之程子曰天豈言
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
天曰天即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
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
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面蒼蒼者
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循隨也【勉
齋黃氏】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
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亦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
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為
品節使之盡其滿也【三山潘氏】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

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三山陳氏】此章乃中
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
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潛室
陳氏】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
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自昔言性者曰
五常而已朱子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
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
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朱子於告子
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
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
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
馬牛之踶齧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
也若夫搏噬踶齧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循物
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
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東窻李氏】仁
之渾然生意不可遏惻隱之發然明達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外
乎可否之宜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
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陳氏】天命謂性是說渾

渾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裏分別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太化流行處。隨從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朱氏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脩道謂教。以氣之異也。黃氏天命本言賦予之自然。不得不然。不假人為之。命令為喻。故曰命猶令也。雙峯饒氏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謙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性道教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番陽李氏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

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遠。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識矣。雲峯胡氏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云。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天字。又云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天字。朱子云。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載。○開端雖不離乎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中之中也。新安陳氏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管後章證之書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可見矣。○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不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蘊。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

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以後來本較之。讀宗淺深大有開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已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兌說厥雖包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綜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心程氏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教。是學以致其中和也。一本於天。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皆備於我。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智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爲法。辨其親疏。仁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爲。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東陽許氏入物之生。雖皆出乎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

然生物之時。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語錄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萬理之名雖多。不過一性。性之一言足該衆理。○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人自不察耳。○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義禮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四書通自賦予而言曰天命。自稟受而言曰天性。自流行不息而言曰天道。自著中條理而言曰天理。自主宰而言曰天心。自循履而言曰天體。自曆度而言曰天文。自可推而言曰天數。自甚美而言曰天休。自可法而言曰天則。自感應而言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曰天威。宇宙間無有一能外於天者。子思所謂

性道教亦無一不本於天學者能知身心所自來者皆天也其學自不能已矣○章句謂禮樂刑政之屬饒氏改云五典三物與夫小學大學之法謂刑政屬政而非教禮樂二字屬教而包括不盡妄意禮樂二字在三物中說得小不爲禮樂之文而已自是包括不盡若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二字天下之理皆該在其中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如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之法此數者一一不得其序則非禮一不得其和則非樂矣若曰刑政屬政而非教分而言之則政自是政教自是教合而言之古者刑政無非教也曰禮樂又曰刑政本末兼舉精粗不遺況曰禮樂刑政之屬所包者廣恐未易輕改也況朱子釋修道謂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故禮樂刑政之教兼人物而言饒氏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可施於人而不可施於物故不可不辨○章句始兼人物而言末則提起一人字殊有深意蓋性道教名若有異其所以然者皆天也天其於人人即是天知之何可自棄其天而自失其所以爲人哉人能體察乎此則其於學也知之何不自用其力哉[蒙引]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或者於此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凡事物將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解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凡聖賢之著書以明道欲人之體是道也欲人之體是道必先發出道之所以爲道者以昭示之不然何以使之知所用力而不差其所向之路哉此三言者大概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若非其出於天而備於我亦將以責人之必行矣○教修乎道道出於性性命於天天一而已則性道教豈容有二哉○註蒙文來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一意尤最切要可惜今本去了[存疑]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禀或出於物欲安得爲道○修道之教若作學者說多少順夫子嘗曰修道以仁又曰自明誠謂之教亦有可據程子亦如此說朱子不然者爲非教之本義耳傳習錄以修道爲學者事不知程子已有此說朱子非不知也所以不取必有見矣○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脩道以示人必作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也故下文除卻性教只說道○修道之教若論到極處便是二帝三王亦有所不能盡蓋古今

風氣不同一代之興便有一代制作非是前人思慮有所未及蓋風氣至是而開聖人因而成之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天所以生人物也修道之教此聖人所以成人物也俱於人物有功也此聖人所以合德天地也[翼註]性字純就理言不兼氣質註以氣隨說者只見理隨氣而賦耳非兼氣也○率循也不是遵循持循只是循其自然如今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便是率仁之性此惻隱乃是道之自然發用不是體道工夫○此教字是主張世道之教[困勉錄]講義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然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卻有一折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爲此多事也○衆言淆亂總不知天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而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告子荀子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卻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强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命本然率循不得故須聖教耳[松陽講義]不明三項不知中庸之原委知性則知中庸之所自知道則知中庸之所在知教則知中庸之所由成[困勉錄]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之教文質損益是隨時而易之教○首三句內便有道不可離意○朱子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未發已發[胡敬齋曰]以其流行不息賦予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行之理總謂之道○語性便兼理氣此就氣中指其不雜乎氣者言之如孟子性善之說是也[薛敬軒曰]修道之教正是聖人參天地之化育○教本乎道道本乎性性本乎天[季見羅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修道之謂教言教即道也[丁守谿曰]斯道雖備於我是理實原於天賦是理於陰陽妙合之餘而人物得之以爲健順之德與生俱生無假借也畀是理於化生之頃而人物得之以爲五常之德與形俱形無勉強也[許敬菴曰]順性而動莫非天則[蕭川南曰]人皆一原而靈蠢各足性者命於天也外命而言性妄矣分限不逾

而通塞斂係道者率於性也外性而言道謬矣以人治人而因
物付物敎者修乎道也外是而言敎左矣曰不二曰不已曰鬼
神而天命昭曰大孝曰達孝曰達德而達道著曰至誠曰至聖
曰三重曰九經曰文武之政而道修曰致曲曰自明誠曰擇善
固執而敎行傳錦泉曰陰陽著妙合之幾而健順承五行際絪
緼之會而五常寓本然之感不容已而天則見渾然之精不容
掩而時宜措議於道以立之法而人極建修人文以成大化而
執物彰○道原於天而曰性曰道曰敎皆天道之散殊天以人
盡而盡性盡道立敎皆希天之實功耿楚倜曰道大中至正本
不待修吾人日用之間只因私意錯雜失了性之本體故有過
不及處而聖人修之者要得無過不及使他十分性之本體而
行非有增減於性也夏彝仲曰命有不齊或得之而偏者敎乎
或得之而頑因撲進天則無二故雖受之極全必不能上過乎
天雖所付少薄必不至下同乎物莊純翁曰未命以前天與地
俱在性中所謂太極之本體既命以後人與物俱在性中所謂
萬物之一原李安溪曰宋溪提出理字在陰陽五行之上極高
蓋章句或問擇經文俱以理字作主正吾儒與異學之辨先提
淸此字不惟藏首句分明全節亦皆有把握○修道兼檢攝於

身心之微防範於事爲之著者講○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
天有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天有情又曰天德曰天地之
德德卽性也則天有性是數者皆假人之所有以名天地天人
之理一也性則太極也太極動靜而情與心見矣然則何不曰
性而曰太極亦尊天之辭也○流行而賦於物則謂之命矣物
各受其所賦則爲人之性物之性錫江陰曰天之元亨利貞爲
命人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在天者極其純在人者亦無所雜
推之天下之物未嘗不分是命以爲性而有所不能外人本有
仁義禮智信之性率之而爲親義序別信之道得之性者無所
雜故見之道者亦無所岐推之天下之物未嘗不本是性以爲
道而有所不能殊人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修之卽有禮樂刑
政之敎造道者各循所有於己故立敎者亦非舍其本無於人
推之天下之物猶必因其道以爲敎而俾得各安於其分西國
曹曰各得其所賦之理句最爲緊要若跟此說率性謂道便不
至有認耳目口鼻之欲爲性之患○按陳北溪天斷上天之天
一條從理說到氣又有一條云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
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不息不止是箇氣必
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

未嘗止息此又從氣說到理二氣反覆說來以明眞理上不
知大全何嘗倒夫後說○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
或疑何故專就氣言不知言天卽是以理言也此朱子所爲以
太極無極當之也○語類云如此卻是道因人做方有也今攺
本則主人欲做字大謬蓋有此性卽有此道隨其性之自然發
見無非是道豈假修爲之力然後可謂道乎呂與叔謂循性而
行則謂之道伊川以爲非是朱子云呂氏說以人行道則未行
之前便不是道乎又云若謂以人循之而後爲道則人未循之
前謂之無道可乎皆是謂道非因人做方始有也夫道固天地
公共之理要未始不因人而見則謂道因人方有雖有語病然
亦不爲大害性謂道因人做方有則不可耳此則大做字所以
爲大謬也○性道俱主理言至修道句方就氣禀各異見得必
有待於聖人之品節○首節宜歸重道字下文道也者方接得
不費詞○修道之謂敎應就聖人敎人說下文皆由敎而入之
事不可云皆敎之事○此敎字乃聖人分上事就敎人說自明
誠謂之敎敎字是賢者求至於聖人事就由敎而入說下文戒
懼愼獨亦就君子之由敎而入者言之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
修道之敎亦在其中矣○又按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修道之敎

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敎之敎皆同言由敎而入者耳以失其性
故修而求復下文戒愼恐懼及致中和乃修道之始終也先生
自註云此說非是王陽明謂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
之敎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下面戒懼
愼獨便是修道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此正朱子所自
斥其爲非者也○章句將本所謂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
備於我及致堂能知此身此心所自來之說三山知道所自來
之說雲峯天具於人人卽是天之說蒙引若非出於天備於我
難以言其必行之說則道不可離意自可體認出來○易一陰
一陽之謂道乃是天道與率性之道不同○天命之性與性善
之性皆以理言但孟子專就人說中庸兼說人物而重在人
上以此微不同耳○中庸首章極言爲學之功而修道之敎則
在其中矣李氏乃謂中庸是敎者事曰修道之謂敎而學在其
中似未的當何也聘曰中庸首章只是一意翻作兩段說周聘
侯曰論道理原頭有天命然後有性論子思語氣是由性說出
天命之謂與謂之文意分明不同○不能盡性卽不能盡道此
三達德所以爲入道之門也○位育根由俱在首句○修道之
謂敎位育參贊實事實功俱在於此看或問發明處可知中庸

最重此一句率性必在理此說以自然而發不能皆正故也首句重天命字次句重率性字末句重修道字孫端人曰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禮樂所以化之刑政所以防之

附纂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

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

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獺之報本(禮)雎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

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

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

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卻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結之者爲得其旨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說率性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特立不同爲言亦不親切。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楊氏又自言之謬無待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

裕而誘褋裎。亦近於蕩者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獺上冰祭魚。○集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縣之宮與衆處之。一壞之臺與衆聚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嚬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程子]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之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卻專。人卻事事理會得些。卻又泛泛。所以易昏。○今人就學問求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蓄易昏

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寂。是一箇物性。○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卽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循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語錄]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子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率性謂道。率字輕。○循牛之性。則不爲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文集]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旨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藍田呂氏]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龜山楊氏]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北溪陳氏]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

節只說當行之路不說其於心豈上節之道在心外乎況孟子言義人之正路也義路也路惡在義是也皆義與仁對言主裏而言史氏謂上節說路只主已發只可言用覺孟子各章所言路皆言用道體言事雖理乎如此則與吾子義外何異乎章句雖有言路言理之分大旨貫通無淺深二層史氏妄爲分析總甚四書講義不睹不聞是未嘗存敬畏之意處而言見於此亦載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香因勉齋上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蓋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一○不可離提醒人最緊切如一事離道一事便不成事一物離道是一物便不成物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也離了恭重便不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父子焉必廬曰言不睹不聞則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謹恐懼可知饒雙峯曰天人之機未爲而所以存之者已無不至必待耳目之交而後謹之則失之或疎而安保其無須臾之離哉然道貫動靜而人心之始動而道之離合所由分故危微之辨謹之必早懼者之介反之必力陳新安曰道本於天天不變則道不變而無時不然道盡於人有此人則有此道而無物不有得失之幾差於毫發而吾身之治亂以分操舍之功判於一息而吾身之吉凶以

異故曰道不可離○自於見之所不及式於聞之所不至蓋有睹有不睹有聞有不聞耳目之迹也無睹無不睹無聞無不聞體道之敬也而存養已密審其幾之所出分察其勢之不容已蓋隱而無隱微而無微吾心之神也畏隱其於見畏微其於顯教德之至也而慎動已周○道兼動靜而後備其全體教合內外而後成其全功陶石簣曰性道教異名而合之皆道是道也與天地相爲闔闢而操舍介於幾希與禽獸物相爲卷舒而存亡關於瞬息其可須臾離乎周萊峯曰戒慎之心不以睹而存不以不睹而不存恐懼之心不以聞而馳不以不聞而不焉焉自強曰語其體於無物不有語其流行無時不然乍吾心之所具以至吾身之所接自思慮之未起以至應感之無窮須臾離之不得其理矣賀陶之曰道不可須臾離便含著性情中和且戒謹恐懼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喜怒哀樂以下只是申上文意但前則藏而後則顯明耳莫把前後分門隔絕看張古一曰有形而可離者名之爲器而不名之爲理無形而可離者名之爲幻而不名之爲真可離必非道也是道則必不可離也李安溪曰君子戒慎恐懼以直其內其耳目之所及如几杖盤盂之有銘工詩瞽誦之有箴者無論已至於睹聞不及之息而惕若者未

嘗忘夫然後敬立而誠存慎獨以方其外其形迹之昭灼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者無論已至於隱微獨知之際而慕然者未嘗怒夫然後義精而發審戒懼與慎無間時也非兩事也誠精故則存養所以爲省察之地幾微故幽明所以密存養之功誠者貫乎動靜而幾則始於動之微斯則體立用行之要而君子之學尤必以敬爲宗也與○固是以不睹不聞該睹聞然不睹不聞者何所謂未發之體而性之真也天下之大本在此則敬以直之者何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子思之學所以不可以須臾離之者其淵源出於此○事物有時而不交性體無時而可息外此之理偶然離之則天命於是而不行矣使其可離則豈道之謂哉君子心存揚及其於事物之交見聞所及固有所警觸而不忘雖不睹不聞皆爲無感之頃而戒謹恐懼未嘗解弛蓋主敬以存其誠之學也夏爾蒼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何說得不可離最親切諸家只會說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但說得道之發見流行處未尋著根本歸宿地陸稼書曰註中離字亦字從其所二字想出最宜玩味蓋謂自所睹所聞以及不睹不聞皆當發畏也若謂性體原不落睹聞則必實其心而後爲道將思明思聰孔子之六十耳順者皆非矣汪武曹曰

離乎仁便不仁離乎義便不義以此解不可離句自合郎或問所謂失之則爲是也○不睹不聞只是偶未有睹偶有未聞之時暫時謂本體原是不睹不聞說者遂謂不睹不聞正是天命本體原是無聲無臭的豈可得而睹聞皆謬解也許闇齋曰此節存養原不專言靜時猶云雖不睹不聞猶戒懼耳范紫登曰視由內出故曰戒慎聽自外來故曰恐懼李岱雲曰語類云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與作道乃曉所謂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不離桀紂如其說又何用戒慎恐懼以體之耶尉聘侯曰不睹不聞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候前事既往後來未來都在此時○戒慎恐懼只是持守工夫即孟子所謂操存也○不云日用事物之理而云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者當行字便是不可離了皆性之德云又是推其所以然註中分明有所以二字在潘州原曰言道本不可離而人又當不離道也故下接工夫去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潛暗二字

朱子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既言道不可離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說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語須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及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也○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慎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所以謹獨是專指獨處而言莫見莫顯是說獨緊切處○謹獨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本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上節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節曰雖是存得天理臨事時也須檢點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便不謹獨卻只是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卻是動了陳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

是係驚惺恐懼畧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云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纔呼便出吸便入朱子答胡季隨書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乃是徹頭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言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卻可闊畧而特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莫顯君子謹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不是欲發時節另換一心來省察也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畧加謹耳瓜山潘氏曰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鑒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著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三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潛室陳氏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陳氏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實務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雙峯饒氏此又對上文獨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機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耶聽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則顯尤莫有甚於此者○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敬故能誠蛟峯方氏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雲峯胡氏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之獨睹獨聞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爲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竊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

有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未發時渾是本然天理此敬是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發之人欲此敬是以遏之新安陳氏求發之前私欲不萌只存天理而已發動之初理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便從而遏絕之矣蒙引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萌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或問一則曰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則似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幽隱之地則又專似言隱以此見隱微二字只是一件存疑莫見乎隱節意謂道不離於須臾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睹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乃是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君子雖無所不用其謹於此不更加詳慎則前面亦多存養工夫未免盡棄後來雖欲用存省工夫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說戒懼於此復說謹獨之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示人要不出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謹獨工夫只就一念萌動處辨察不得放過看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便從此保發擴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遏絕然則謹獨合省察存養兌治在內言省察以其尤切耳○此兩節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爲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到見顯處也概以爲動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得不存養則此心有時放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正是此意此以謹獨爲省察亦只就隱微一時而言要之學者一日十二時皆須點檢身心不得一時放過○存養二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今用其言乃專主靜時可乎以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總註觀之其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夫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皆謂之存養則存養不可以靜言更明白矣○看來兩箇人所以分動靜者是緣致中和條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何差謬不知彼之言固有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也戒懼乎不睹不聞則所睹所聞可知也君子謹獨者謹其隱乎所睹所聞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此必持言者將其

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段是截戒懼乎不睹不聞以屬致中截戒懼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初動之始處截故一則曰自戒懼而約之一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此遂以戒懼爲靜時工夫謹獨爲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立言之旨並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夫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見君子戒懼之功不特在於不睹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夫曰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則又何嘗偏主不睹不聞哉蒙引隱微卽獨也莫見莫顯見其當慎也正己獨知說隱微而天理也我自知之隱微而人欲也我亦知之我之自知其於人之知我故曰莫見莫顯四書講義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見顯也人每說錯○慎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作此用總錄存疑第三段是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變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自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抽出言之羅念菴曰一念之萌氣始用事日積極於斯自欺極於斯幾恐委靡固已畢露其機緘一念之發天不容僞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毫茫絲忽開已盡呈其端倪是惟其隱微乃所以爲見顯之至著彰山曰道無往而不在固其本體之全幾方動而未形尤爲要切之地善固方萌而惡亦隨幾而竊發理固方動而欲亦乘間而旁生君子既常戒慎不睹矣而於此獨視之中則尤察天明於起意之初既常恐懼不聞矣而於此獨聽之中則尤審天聰於發萌之際閑邪存誠不待有邪而後閑之也克己復禮不待有己而後克之也苟不謹於初則人欲滋長於隱微心體益迷於形迹獨知之知不仁哉而在物矣李安溪曰戒懼則所以存天理者密慎獨則所以闢人欲者精○朱子文集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戒懼二節直透下未發已發其理益精○朱子發明不睹聞兩節極精其源出於周子通書所謂誠無爲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幾微故幽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而又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兩條集註實出於此存誠審幾是兩項工夫不足兩箇時節誠無一息之不存養則是動之後當其謹幾而誠無不在豈偏於靜乎然不妨分說靜者誠寂貫乎動而發時已

非靜當靜之時惟有存誠而已所謂誠無為而寂然不動者此也當動之時其謹察者亦誠也然已謂之立誠而不謂之存誠謂之義以方外而不謂之敬以直內矣如前條節是說敬則上節已包了下節何用復以謹獨申之也惟知是存誠謹幾兩般工夫則上節說皆動靜下節亦未嘗不通故顯微經文舉靜及徵答以見其功之密且存字察字工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精者所以審於幾也一者所以存其誠也中庸誠在幾先廣廷則月精而一何也中庸首言性故以性為主而必存誠以立其木也處延首言人心故以人心為要而必審幾以謹其動也二者之功變養互發故中庸卒章內省則精也致信則一也偕處延之指也與讀卒章惟時則戒懼也惟幾則謹獨也偕中庸之指也○君子謹審善惡之分不必得言行之須者也即介焉獨知之際而必致其謹焉蓋精養而察其幾之事也汪武曹曰獨字當依章句作獨知明求說皆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又謂獨即不睹不聞有見聞則有對無見聞則無對故曰獨皆錄解也○語錄如一片止水云云乃別是一條其上文云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加謹則所謂一片止水者乃統同說無所不謹也

中間有一點動處者則一念萌動之說也正肯綮相針對集編全錄原文同無可沐惟擇則改得亦好纂疏將此條與上條誤衆人對性云云各為一條亦不至失本旨獨疏大全為不安○條不睹不聞分顯隱微或問乃互言之以便於行文耳要索竟以此作疏解反覆葛藤○朱子謂動靜工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為本又謂向以察識論閱為初下手處故缺卻不日涵養一段工夫又謂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求發時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且初不存養便欲隨事察識恐茫茫無下手處如此持論非一皆是以平日涵養為本領工夫今饒氏乃謂初學凡於動處加功甚所謂倚於動之一偏者全失朱子之旨且大學所謂正心何窮不有靜時工夫在內耶○又按程子以涵養為格致之本說凡五條朱子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歷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後加涵養非古人為學之序則是格物之先必先涵養本原今乃謂動學者且從動處賤工夫何也○按語錄有一條論獨字云此是通說不止念處初萌只自家自知處愚謂初動所謂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

者是也是獨字正解其曰通說云者乃其旁意語錄所謂自發於心以至以於事也○又按朱子答胡季隨云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因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於而不察夫謂戒之於念慮之始萌慎獨之本養也謂謹之於言動之已著慎獨之旁意也本養之中自包舍旁意蓋省察之功於是乎備而與下文常何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逕於應物之處云云亦無不相合矣○接章何戒慎恐懼以常存做只領起或問則云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語錄則有戒謹恐懼是普說之論有此是統節做工夫之論有不睹不聞是工夫盡頭之論有此是從亦盡處說來之論其答呂子約書則云無所不戒慎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講其獨則專為已發兩設凡此皆兼動靜言之未嘗專以存養屬之靜時持論甚允無可議也但語錄中更有云若只說存夫理更不謹獨御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又云不睹不聞者已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各有着落玩此似不免以存養省察分配已發未發以與下文致中和相通當更詳之李光雲曰幽睹之中細微之事或

是念慮之方萌或是將止之偶動或是生小之事為皆是自家自知而人所不知處則皆謂之隱微聞聘便口暗處細事分明已有言動了但係言動之小者耳○或問內又況一轉是從自知之明析到人必知之上都是莫見莫顯中道理或問吾心之衆皎如日月數語可玩註中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即此意真見莫顯以自知明白為未恐著而不可掩是後一番意看又況一轉可見○莫見莫顯見只此隱暗之地從密之事其中理欲是非此心昇已則門了然不作是者於外始邪之也○兩節工夫雖是涵事卻栝迷一片做夫說前節自包與後節說後節目且定前面所以於靜[illegible]字分枝不得然消消順各地來言之不睹不聞此不得不見靜隱微獨知分明已是動了說不得全然未動所只後兩而使將未發已發分向知是兩事則動靜不妨分知兩事只一片做則動靜都分而不分涌是原口人視之為隱微亡視之則見顯

（附錄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愼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敎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雖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

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皆以戒愼恐懼即謹獨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何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

矣又言謹獨則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若同爲一事則其爲言
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
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
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
爲兩事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
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
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
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各有
血脈理甚分明兩條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
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
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三家不
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程子不若三家之密然必有是理然後
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
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
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一節最其
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
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

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
也呂氏旣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
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
而能應者固必之謂矣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
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楊氏無適
非道之云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
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
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
可頃刻去之而不由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
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不惟昧於形而上
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
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旣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
道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曰呂氏改
本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子不能及也
曰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
也二書詳略雖或不同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
瘠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改本有
急於略故其詞雖約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失其

本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五子之歌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不知理卻甚顯也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己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是提起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

謂偃師人所不知己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陸象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鄭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不害何如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作道則不可且如椅有四脚可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

形而上之道若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大槩有此病文集若將率隨者戒懼慎獨作兩事不然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專說矣不可分中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臨川吳氏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不加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務知為己而已○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賦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總類離倫無異乎君臣父子者為兩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棄乎此者也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消者非云道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或也龜山楊氏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

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則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見顯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三山陳氏君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無也陳氏此節是從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蒙引或問云謂之則治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經也事得其序之謂理亂則不理也說約為己即尚絅章為己二字困勉錄可離非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或問以人力私智貼之當兼用○呂氏舊本以過不及為離道極是而朱子以為未盡者蓋離道似當兼偏倚說方與下文不睹不聞相關汪武曹曰此後皆主由敎而入者言至天地位萬物育則修道之敎亦在其中○按存疑云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為之累切或問人力私智之所為似欠妥帖蓋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以道無時不在也外物所以可須臾離以外物亦有不用時也若是人力私智之所為便如何可離其所為之情狀是如何其可離處是如何故曰未妥帖反不如舊本之善也愚謂存疑此說甚是分明不知困勉錄何故不收○以隱屢不雅以備屢不取

說本廣平游氏恐只是互文耳其後饒雙峯竟據此分配轉生葛藤矣大全據饒游說最悖理朱子不當謂之爲害此畫妄言然使當時不用此互舉更可關後人之口○戒懼與愼獨固是兩節工夫但道也者三句終須另作一頭不可以隱微二句作對照此書最重道不可離意觀上節章句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節則云不使至離道之遠喜怒哀樂節則云以明道不可離總註則以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句領起存養省察第十二章則云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是則道也者三句自當另提挈束開後[illegible]說以不可須臾離作一頭統下文戒懼愼獨兩項翼註因之似妥○呂氏以過不及爲離道固是但其所謂過不及者專指異學及小人恐尚未盡蓋第二章至十一章其間或過或不及種種皆離道者也○又翼註云可離非道只以決其不可離耳可離者不是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不可收以非道二字作非理非義呂氏非道者云云似模糊非道二字矣○無適非道烏得而離之說近時寥寥談理學者猶不免襲此謬解所謂我雖不明不行道卻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是也蒙引云今人多說做了須臾離道不得以不得二字當不可二字恐謂只當以不可還他蓋用不得二字便說成道離人不得用不可二字方見得人不可離乎道而當從事戒懼愼獨之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程子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朱子喜怒哀然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

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時便是中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旣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有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曰是○問寂然而靜時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語默存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原未有義理條件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達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而今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答呂子約書云如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處而聖人爲能盡之延平李氏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旣發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北溪陳氏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子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情

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溜了陳氏曰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曰此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既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爲和潛室陳氏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雙峯饒氏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雲峯胡氏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蒙引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單此不論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先其目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己之不善惡人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二物矣○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慾屬土而

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疏之彷疑章句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曰中曰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謹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或問自明白○中節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喜之至亦是未中節處○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者謂其不乖於哀怒哀樂之理也蓋喜怒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中節之和看來必以中爲本贊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當若先不得箇中何緣有箇和此大學之心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曰喜則聖人所以勸善與夫五服五章皆在其中喜極其和則一喜而民皆勸於善矣曰怒則聖人所以懲惡與夫征伐誅討皆在其中怒極其和則一怒而天下之民舉安矣曰哀則聖人哀此煢獨恤鰥寡之政皆在其中哀極其和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得所矣曰樂則聖人與民偕樂之政皆在其中樂極其和則樂其樂利其利矣故言喜怒哀樂足以該以端而又切於位天地育萬物子思之立言固自不苟也蒙引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所不墮偏倚故得以中名耳○不中節

不但怒與哀不和喜與樂亦是不和只因有所乖戾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和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乖戾故也之有外爲事有拂爲戾○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四書講義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以爲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閒作○發而皆中節此不指養成什麼亦不說偶爾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若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困勉錄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中和舊說也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翻自謂得之見憶亦誤矣○此章與說紛紛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慎獨爲一事合已發未發爲一時蕺山以未發屬慎已發屬節艾東鄉謂慎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說謬今宜以章句大全爲主○兩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須辨○雲峯謂上文見人心於道不可離此見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講家多主此說然未嘗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

不離人也○上言義理工夫已備此將言效驗從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矣○不中節從氣質上來中節從本性上來所謂情而萬事而無情也○說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其體用見其當戒懼謹得也爲下致字地步薛敬軒曰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潛川曰其未發也外之感吾者不至中之應外者不萌發藏於密而湛寂不動未嘗有倚於事物之偏其已發也外之感吾者既至而中之應外者遂隨感而動於有而物來順應未嘗或戾其性命之正○惟中也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畢具取之不竭用之不窮惟和也事物未窮之變而一理以貫放之四海而之萬世觀於大本可以見性之無不該而萬化萬事之所出觀於達道可以見情之無不通而萬事萬化之所行○陰陽曰天命之性物物而備於其內未感而感之理已渾然具未應而應之理已森然是所以喜怒所以哀樂其端雖自天下命人而其原則未嘗不統於吾心率性之道人人而由於其內於一人無所不即於天下無所乖於一人無所戾即於天下無所戾時而喜怒時而哀樂其發雖自吾心而出而其理則未嘗不通於天下蒙引曰不怒而喜可謂和矣不喜而怒何以

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出於自然由於固然無所乖戾恰中節
度斯謂之和大本者具於人心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
無不該備達道者人倫不其根達古今聖賢上下帝王凡
民無不共由○此節承上意而言性情之德根於性命人人同
然乃推言道不可離之故不著工夫
下節更舉其用功之效而極言之

附纂或問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
端終之所極致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
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
發而皆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
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
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

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
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
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
道有所不行矣朱子曰未發是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
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
昏了已發是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
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
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語錄喜怒哀樂未發
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卻是氣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
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戾的
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卻是已
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
發時多曰然又答林擇之書求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
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先生
曰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涵

武曹曰朱子以氣質昏濁溺於私欲塊然如頑石爲喜怒哀樂
未發之不中者即或問所謂昧其大本不立之實也明季之人
多疑朱子以不偏於喜怒哀樂爲中彼放心之人當其寂然之
頃亦自有如此者豈得謂之本然之中不知放心之人狀於天
理而塊然如頑石其所謂大本已不能立則寂然之頃雖或不
偏於喜怒哀樂正朱子所謂未發之不中者此乃氣質昏蔽私
欲陷溺而然耳豈人之性也哉蓋論本然之中
固當就天命之性言之不當就陷溺之後言之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
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

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
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
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
意語錄致中則範圍不過致和則曲成不遺朱子世間何事不
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
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
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則這喜怒中節
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
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
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
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
仁爲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
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

之間將權推度以至義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
至處自一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
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
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
萬物與實效驗便著說得前一截卻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
見實推得到極處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
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
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不然安得而位
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爾如此則須專就人身上
說方有此工夫日用積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
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語緩致字是要得十分中
十分和○問首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大段著腳手不得太
段著腳手便是已發了○問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驗
謂體所謂體察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只是
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
只平日涵養便是也○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
志其旨如何曰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如之則天地
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渝者也

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與○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推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
和也如射循機上射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射中紅心之中
方是如致和之致亦同此意致字工夫極精密矣君子之於
敬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也未發之前敬已主乎存養之實
已發之際敬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
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
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
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
育者在此而已○只此中和便能綱紀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
及人體會吳氏曰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極致其守不失無
適不然是極致擴致如一箇物打進了四圍悉地潔淨似直
致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潛
室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
西山真氏曰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
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

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
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陳氏致中
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
亦在其中矣饒黃氏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
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修道之教由我而立也○[illegible]史氏兩
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約是自外收斂
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自
外至內王外無不全盡之謂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從今
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
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
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
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從令即一
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則感應之理自
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
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雙峯饒氏天地
位萬物育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

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
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
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門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
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光
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得位而極功然贊化於萬世使三光
全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峯胡氏章句精之約
之只是一箇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
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
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
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
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八字是從
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中和雖
有體用動靜之殊然要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
中庸本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言時中之中而必
推原未發之中皆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收斂近
裏乎約審察幾微貫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體立而用分
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

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樣并附傳參贊謂形泯致中和是求理慎獨推行擴充至乎極處則於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是如此若以無位者論之則一身一家亦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禮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耳(讀書錄)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蒙引)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間斷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為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皆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體矣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其間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戒懼謹

獨而克之以至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孝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章之大旨也○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本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存疑)章句至靜至字亦輕觀下文應物字可見○論致和工夫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在致和條內極其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致和也極其大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致和也就此篇論之齊莊之行庸言之謹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此致和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此致和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立心之私者除卻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又有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者

亦歸於人欲而未得為中節也謹獨而精之便要分別到這裏方精實能萬物育亦承天地位來觀註心正氣順可知蓋萬物天地所生必須由贊神明使和氣熏蒸雨暘寒燠皆若然後茂對之仁有所施而萬物皆遂其生四書講義兩焉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然少到無道時自然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害下是一定之數又何必修省補救乎○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效驗但要到天地位萬物育則非極至不可耳(困勉錄)這一個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天地是萬物之總會處心是氣之統會處故以心屬位萬物是天地之散殊處氣是心之散殊處故以氣屬育○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學者用功只一敬字戒懼慎獨皆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薛方山曰君子主敬於不睹不聞之時慎幾於至隱至微之地內外交養動靜弗違性貞天下之一而大本

以立情順天下之動而達道以行由是德盛而化神體信以達順陰陽順而剛柔常形色流而精神悅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皆得一以貞者運其精也盡物之性盡人之性盡己之性者成其能也蓋天地萬物皆道中之物道既在我則天地且弗違而況於物乎(闡中錄)曰天下之道統於一心而無遠中吾人之心體乎天地萬物而無外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以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中和之功盡於一心而位育之化成於一體君子修道之極如此(湛甘泉)曰堯湯之水旱運是初年政教尚有未至處即是中和有未盡處治舜舉五臣而天地平成湯責六事而寬仁布然後洪水大旱得以消彌而天地萬物各得位育矣故知位育實事不徒在一心感格而在有實政推致也(歸震川)曰人惟自失其本然之正斯有以蹈其功用之全中無不盡由之可以聯於宇宙淵默之所潛乎天地亦此中也而覆載生成不失其常和無不盡由之可以丕冒乎羣生欣懽之所發洞萬物亦此和也而暢行喙息各得其所(胡思泉)曰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之妙和中之所存萬物並育而不悖並育之真即和之所在(顧涇陽)曰中和位育乃世間公共担子吾輩今日一動一靜一語一

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體了凡日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爲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是有故以育爲遂其生冥因之曰位天地育萬物正是中和極致處不必落下一層看亦猶篤恭而天下平天下平正君子之篤恭也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正君子之修己也葛海門曰未發是中即天地萬物保合之中中節是和即天地萬物各正之和可見萬物不在天地外天地不在吾性外熊次侯曰天地以藏爲德惟存心於未發者爲能不失其常理萬物以動而生惟存心於已發者爲能不失其常情李安溪曰君子所以戒愼若此者蓋以性者仁義禮智而已而倚則有喜怒哀樂焉未發性也其德中而爲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其德和而爲天下之達道誠能主敬存誠之至則吾之心正足以格上下而安天地精義研幾之至則吾之氣順足以茂對時而育萬物此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苟非有君子戒謹之功則其未發不足以存而發之之時雖有中焉者寡矣情益蕩而性益鑿大本失而達道乖天地萬物於我何有哉○自動以極於靜無一息之不敬則性體存而中無不致矣自微以達於顯無一事之不謹則義理周流而和無不致矣天地性之本也萬物其此性者也致中則誠敬之至有以

合乎天德而格乎天心致和則無順之至有以通乎物情而協乎物理性貫終始而流行道則應物而發見者耳故中之分殊屬乎未發實則無時不在而和行乎其間如天地之化長流而萬物生於其際寬兩菴曰向書發心當靜存一加存養則心本體而我反動之奈何及讀朱子答許敬甫書曰所論纔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必待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以是知前者所疑之妄且以知靜中原當有知覺故程子闢坐忘之說以爲坐忘即是坐馳也（徐壇長曰睹聞不變之地而敬而無失則人心之太極主靜以立之而命之在我者無一息之不發漸見象著之地而以義制事則天理之當然因物以付之而道之在我者無一事之不行○無事與之倚其宗有事以之其其變分之有以從其通合之有以參其參天神降之地謂出同是極於一中也理其緒而不使之貫比其類而不失之機旋之以仁以平其欲裁之以義以遂其生鳥獸若昆草著其飲啄於一和也（汪武曾曰致中就未發時說承攝乃後體工夫則承體不止於致中也然而致中之功則與

戒懼而約之也致和該初動以至於動之終說愼獨止是初動工夫則愼獨不足以盡致和也然而致和之功則由愼獨而推之也○修道以仁註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是亦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義也○又按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註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又謂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蓋陰陽五行之氣人物得之以爲體陰陽五行之理人物得之以爲性此天地萬物所以與吾一體也○按程子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朱子曰未發之中靜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又謂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明審易著力所謂體立而後用行者意蓋如此蓋主靜之說也○位育之義朱子謂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則雙峯是有此理之說正或問所謂未備者輯釋

刪去此四字是當○朱子謂不睹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凡萬事皆未萌芽時此真通體之言故不睹不聞正須活看如過泥此兩字必謂合眼掩耳乃爲未發則朱子書痛斥之矣一則謂使人有生以後未死以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者可謂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一則謂只是一種神識昏昧的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儼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養盡工夫都只贏得成一枚癡獃魍魎漢矣蓋過泥不睹不聞之患如此史氏尚以此四字爲未足而謂進此則有至靜之中靜之甚矣○朱子明說各隨地位去做不遺士大夫便不致中和陳氏專指有位者事功非如謂必有位者方有位育實事殊不知一家一鄉之位育亦自有實事也○饒立而後用有以行此致和所以本於致中矣黃氏謂致中本於致和則倒置矣或問謂未有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便的當○攻章句者曰人必睡熟方不見不聞如何又戒愼恐懼得發盡不知靜中自有知覺而惺惺涵養自是動也彼又不知所謂不睹不聞只是萬事俱未萌芽而恨以必是合眼掩耳睹也是皆朱

子所嘗辨論及之者也○按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時其耳目自有見聞然覺不睹不聞乃未發睹聞之至矣今乃謂自不睹不聞於外又收斂入內至此心寂然不睹之中則是那邊乎不睹不聞更別有至靜之中敢問此是何時節乎實引謂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偏少史氏失朱子命詞之意而為此曲說誠是言○天地之道以靜為主惟中故與之相似萬物之情以感而生惟和故與之相通乎岱雲曰從天命之性看來吾性即天地之性率性之道看來吾道即萬物之道故曰本吾一蔡周輔侯曰中和既致則靜虛動直凡所施為自無不得其宜參贊幽成都由此出此說位遂順之效也○天地萬物數句推驗中和所以位育之由蒲星闞曰位育即洪範雨暘寒燠風應萬又哲謀聖道理朱子兼務著說堯舜地平天成孔孟明道設數俱是位言

附錄或問 問致中和位曰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

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曰然

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殰殈胎生者不成而卵生者不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

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不徧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

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
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
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周子則曰中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則將何以爲天下之大
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
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
不相悖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則此言之未
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

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一言而遽以爲定也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
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
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
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亦未得
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
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
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

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
之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
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
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見若未發則
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
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
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
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
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眞蓋未發之時但
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
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
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
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
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
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
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
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

而忘億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在定之間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其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絇謂之拘以拘爲之著舄履之頭以爲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爲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値而

可疑者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

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此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

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程子呂氏問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又問中即性也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葉

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蘇子問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敬何以用功莫若主一○問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得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朱子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

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便所不得○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偏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爲問曰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有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

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illegible]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與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著地放下渾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渾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卻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功而主靜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爲諸公不分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不是涵養省察二者相推卻底扭兩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有問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延平初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時氣象爲如何驗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曰他只是要於平日間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寂都不管也○問先生所作李先生

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是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蔡問延平欲於未發之時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文集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二者皆用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程子易許物待斂而往其下云如書有如此聖人又努力試坐禪入

定之非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識其湖而并入
定哉○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
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龜山楊氏]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
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
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北溪陳氏]當喜而喜
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
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潛室陳氏]四者未發當
此境界俱是人生而靜處故喚爲指此爲性蓋發則爲情非以
中爲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時混然如此若便以中爲性則是
稱閩爲天所方爲塗而可乎[陶氏]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
窮而在下如在一鄉不損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損便是
一家萬物育[新安陳氏]中者心之德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
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應
則俱順矣○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
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推大聖人能與
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
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illegible]]
明論致中云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
去之使不復起夫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即是
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
別是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
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墮入禪家話弄此
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終
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雖載
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凡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
平問答書中面於中庸或問亦只載程李之說而不及延平之
說蓋朱子不敢輕徇於其師說也文集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
言此病又答潘子善云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
之只是略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日求日
驗程朱斜謂其非而況陽則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病根
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略綽提撕以存養即所以
涵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略綽提撕工夫
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李安溪]性道乃理義之源性具於
心若見於事心在內故必敬以直之是大本所以立也事在外
故必義以方之是達道所以行也然敬者動靜無息而以靜爲首
宗存者爲敬之純義者顯微無間而以微而必顯者爲義之著

此周子所謂寂然不動之誠動而未形之幾注武[青山]以坤卦
爲未發答呂子約書同此本條小註至靜之時云云是也但答
張敬夫書則云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
以見天地之心程子嘗觀說亦然蓋又皆以復爲未發與此不
同而記論性答案後則曰答敬夫書所謂復只二卦亦本程子
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
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
不昧則復矣玩此似謂坤復二卦皆可以言之○又按朱子云
濂溪與伊川說復字不同濂溪是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是就
元字頭說復字二說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竊以此推之
朱子之以復卦爲未發是濂溪之就利貞說復字也其謂復卦
之不得爲未發是伊川之就元字頭說復字也道理只一般也
○前說重在涵養後說兼重省察
並錄之以見朱子立說之完備
中庸言道之書道原於天故先言天命之性道成於教故更
言脩道之教首節是指出性道教之所由名二節三節一是
存天理一是遏人欲是不離道工夫由教而人之君子所以
復性而達天者也四節言性情之德是推原道所以不可離
而君子所以不可不戒懼慎獨之故故下節即承上節中和
二字而推極其工夫效驗○戒懼自是統體說下節貼慎獨
是就方動之初言之然朱子既以致中貼戒懼以致和貼慎
獨則次節自應貼未發說三節自應貼已發說即略分動靜
亦無大礙○莫見二句自應貼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說朱
子謂須中數條皆如此或問中又況下數語乃帶說耳觀文
法可見蓋此處慎獨原與大學一樣且必指獨知說則兩莫
字方與見顯相稱皆時候俱上獨知最是武曹則因小註中一
條有到後來人亦必知之一語遂謂當兼獨知入知說不知
此句亦是因人問而帶說也況跡雖未形二語亦不可竟貼
人知上講○幾者動之微原不得人知程子有一條竟指
人知講朱子亦因人問而答之曰然耳不得即以此而兩莫
見莫顯竟可人己平說也○玩本註及或問并語類大全數
條獨字白應貼己所獨知爲正解大學首節亦如此其說到
十手十目所如見乃推至極處耳故此處人必知之一層
作後筆補出餘意推出則可若兩句竟用半說或反重人必
知之一層則不可○儒紫璘先生君子戒慎二句文云心之
寂感雖由乎物交而心之神明則發乎耳目聽而後覺則能

敬於睹之所及不能敬於睹之所不及覩於無形常若有所謂睹者非睹之於目也而實睹之於心不睹則凡睹之時可知聞而後畏則能畏於聞之所加不能畏於聞之所不加聽於無聲常若有所謂聞者非聞之以耳也而實聞之以心不睹不聞是則凡聞之時可知等語講得極明快極周密故附錄於此然其二比中尚有云是其目雖未睹而吾心之真睹者無不明其耳雖未聞而吾心之真聞者無不聽數語此則未免墮入陸象山王陽明一裏去頗近禪學宗旨而諸名選者俱之恐至貽誤來學不得不爲之辨○仁義禮智性中之德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孟子釋中庸最爲最切武曹以爲疏通其旨而暢言之中和所以爲大本達道之故頗說得該備故附錄之○註云遏人欲於將萌玩將萌二字則莫見莫顯自應貼人不知而己獨知之爲正解其判後來人亦必知一層只可作推說耳○神藏於中渾乎莫窺自指寂然不動處說故窮神貼致中化流於外浩乎無窮自指感而遂通處說故知化貼致和○天地位萬物育二句註中明云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明李講家如蔡紫溪顧歎菴輩則謂位育正是中和之其處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墮與朱子背矣卽吳因之謂不必落下一層看亦卽蔡顧之意但較說得蘊藉耳終非正解○語錄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蓋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之謂與讀書錄亦云致中是窮神繼志之事致和是知化述事之事按未有須照此讀發乃見精切 見龍記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雙峯饒氏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留菴史氏右一章是第一大節澗餘黃氏此章爲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新安陳氏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有之者東陽許氏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獨六字而已困勉錄首章雖連下十章爲第一支然其實總冒全書不止爲下十章之綱領故史氏自齋分爲五節自與魯齋東陽涵說四支之說並行不悖也若雙峯分爲六節則斷不可從

丙申七月二日夜讀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雲峯胡氏]此章與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第一節之綱卽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仲尼一中字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後曰無過不及亦精[吳氏]稱體認之體與首章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新安陳氏]提掇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纂引]本文中庸字與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唯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精微之極致卽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爲小異耳[備陰錢]註不偏不倚以心言無過不及以事言平常之理解庸字天命所當然遡其原精微之極致究其終[困勉錄]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智愚賢不肖之與君子不同處其意各別○小人反中庸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彖說方是故以君之不疑爲說者偏謂無忌之不疑解者亦偏○總註雖引游氏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論本然道理亦可謂之中庸故首節仍把中庸作道理解常引說是鄭說止曰以中庸亦拼君子小人則連可混也名可要也相反者容可以相背唯以君子小人而拼中庸自定也幾自分也而歧者決不容兩存[金正希]曰君子中庸則君子全中庸矣非與世人分中庸而居者也亦君子偏中庸矣非與世人共中庸而奇者也[徐玄扈]曰君子中庸包括一部中庸如舜文武周以及至聖至誠經綸參贊皆是君子

中庸[徐元恩]曰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卽君子卽是中庸也意無而屑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此千古道脈之辨[李安溪]曰庸常也以性言則爲恒性以道言則爲常道久而不易平而無異者也[許亦史]曰君子參性反安勉說[范紫登]曰首標仲尼明宗旨也[周聘侯]曰唯其爲天命所當然故不可不體唯其爲精微之極致故不易體也

[附纂或問]曰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朱子]同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

忌憚矣○[語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初寒時則炎爲中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世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張子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朱子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恰好的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之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者曰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智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恐不肯之不及否曰小人固然是恐所爲固是不肯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未肯不好惡知忌憚縱爲惡猶輕得些○問如何是君子之意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小註唯其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若不能隨時處中則有時而不中矣○隨時處中不可專在權變上說日用常行之中自有隨時之義○[新安陳氏]中字若就道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亦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三山潘氏]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雙峯饒氏]此章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所書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

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王謀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新安]陳氏朱子益就兩箇而字上明出意味來○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唯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而以不畏也君子唯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卽畏天命也小人唯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卽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東陽]許氏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處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又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此時宜不同者處中也[存疑]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層有君子之德句內觀或問曰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虛齋說俱不是○肆欲妄行便是無忌憚是自不戒謹恐懼來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而不戒謹恐懼是以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章句所以歸重於時者蓋中之本旨只是時中之中從前聖人說執中建中皆是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至子思始發之蓋推本而言也要之涵養未發之中亦卽爲時中之地耳故章句歸重於時中至或問則言時中全不及不偏不倚意尤可見矣[四書蒙]章句所謂在我者云云卽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若了如其在我者云云卽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說約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今通作俱孔子之言閒鮑錄顯畔陰違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尋人看義俊君川中者不易者也時者易者也在此時則此自有不易之中在彼時則彼自有不易之中苟不易之中惟變者能用之[汪武曹]曰朱子謂君子只是說箇好人則君子之德不過言其氣質清淑天然是箇好人耳兼引以戒慎恐懼云云屬有君子之德句內殊失朱子之旨存疑駁之是也推朱子之說則小人之心云者乃是言其素行本然天然有小人之心不是箇好人如此而又不能戒懼慎獨以變

化氣貫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蓋君子之德小人之心皆宿止就資稟上說與戒慎恐懼工夫無涉章句前大句已具顯文義君子存其在我以下乃是推原所以又能時中所以又無忌憚之故不可再將君子之德小人之心二句來相混也或謂君子之德止就資言猶偏須兼學說愚謂若兼學說恐又發了戒慎恐懼工夫不若止以資言爲得朱子之旨○饒氏行道而有得於心說得君子之德德字太重與朱子只是說箇好人之說不合○時中下常技足此字○三山潘氏謂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魯齋許氏謂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三仁顏孟同歸於中明乎此可論聖賢之時中皆補出省察以推原君子所以時中蓋以戒慎恐懼是統體工夫原兼省察在內也與熟錄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兼動靜說是工夫頓與番許二說相合似乎可從然陳新安則謂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節時以裁處此中之用謂察來謂未發時戒慎恐懼及其發也又能隨時取中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而無時不中是言隨發處皆中蒙引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乃不偏不倚之中此四說皆是以註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屬靜時中屬動與潘許陳之說不同竊考朱子謂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又謂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玩此則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似即所謂自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即所謂所以能時中者以有未發之中在蓋體立而後用行之意也兩說恐亦未可非當更詳之○又按時中乃無過不及之中自專事執納撥說○然時中正與無忌憚相反說無忌憚正與時中相反參相對針方見得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辨陳師洛曰君子之德只是爲善者爲君子尚彥說知其在我句乃唯有精義入神之功方識諸酬酢萬變之中雖無定在而其本則皆出於我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故能戒謹恐懼以涵養其未發之中爲酬酢之主及其涵養既久則發自中節又加檢點乃能隨時以處中而無時之不中通貫程子朱子前後諸說觀之戒懼是補平日一段涵養工夫實際虛曰上文中庸兼體用此時中專言用李岱雲且有君子之德德字是大概說且輕戒謹恐懼俱貼而字之下有謂君子與時中分平素臨事者是將君子已看做成德自然之君子只說時自能時中便是輕忽了戒懼之功爲善者君子之德只是與

小人分別箇好壞善惡在此此只是頭路各別成就處卻在時中與無忌憚處○兩面字原作兩層故多一折既有君子之德而又戒慎恐懼以體中庸所以隨時處中而無不妙若既有小人之心而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安得不與中庸相反周聘侯曰無時不中即前章註云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者也更是從而至誠至聖地步唯舜文則孔顏聖人始足當此可知時中君子不是大賢以下也○時中之說一於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大本有不能立則動必不知所以察之達道何以能行中以時言則靜自該在內○語類好人即註中有君子之德與善人質美未學者不同武書以爲若兼學說恐侵戒懼慎獨工夫豈知致中和地位亦不服此二者但工夫踈密不同耳滿星歷門戒懼工夫當補在君子之下時中之上

附纂或問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嘗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

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辨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爲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愿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藝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刺史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遣貶柳州刺史（程子）小人更有其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雲峯胡氏）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德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又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禮意猶且妄行不憚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赦者也（蒙引）柳宗元謂有中庸可以入堯舜之道之論若自以爲知中庸矣而不知中庸乃堯舜之道所歸宿處非堯舜之道由此而入也然則其所謂中庸亦謂庸之中庸耳（[illegible]）縱無所忌憚不與上戒謹恐懼對亦不是因無忌憚了方不中不常不中不常只是無忌憚故字輕看（汪武曹曰）所以能時中都只有未發之中故章句推其本而兼不偏不倚言之然大旨

實重在時中上故或問專說無過不及言之○輯釋載晁湖武氏疑呂柳本傳與胡廣事不類而引柳子厚祭呂溫文曰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乎中庸蓋或問所以與廣並言之者以此也此段最爲要緊大全刪去殊爲無識輯釋尚有數語論胡廣非亦不可删呂柳事實删得更不成片段○小人無忌憚者甚多而獨斥三子者蓋以胡廣當時有天下中庸有胡公之諺柳子厚有中庸可以入堯舜之道之論其祭呂衡州後有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之語則呂與柳平日必皆自以爲知中庸而居之不疑者是以偏舉三子爲言也

君子中庸句最重時中二字更包括全部下文如舜之知回之仁君子之强舜之大孝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文武之九經三重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不驕不倍之所謂時中也上節就現成說下節指出君子小人所以能體之所以反是之故○君子二字固是資質清純然謂全無學力亦未必然註云有君子之德成德之稱豈資美未學者所可倉聊師之過商之不及皆是君子而未能時中者然豈得謂師商全無學力乎武曹謂君子即是子張所問善人之道一様太說得輕矣然朱子謂君子猶云是箇好人則君子固不可看得太深聘侯則謂知夷之淸惠之和尹之任皆是君子特未能時中耳此說甚謬夷尹惠孟子目之爲聖奈何以此處君子之蓋此處君子一邊雖非全無學力然以朱子所謂好人之說例之終是質美一邊居多原不可講得太好也○戒懼二句是所以能時中之故無時不中是正說題面玩而字可見聘侯謂即包在時中內恐謬一層武曹謂洛所云慮幾得之○君子小人其心有誠僞之別而分途在發肆之間○玩一而字則君子二字自兼氣質粹美邊說居多但非全不知學問者耳若說已有戒懼工夫則大謬矣　見讀記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

發未發二義雙峯饒氏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東陽許氏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新安倪氏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蒙引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問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素隱行怪半途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爲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因勉齋須知數字是一篇大關鍵能數便是君子路上人不數便是小人路上人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新安陳氏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雙峯饒氏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雲峯胡氏此比論語添一能字唯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唯聖者能之是尊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惟百倍其功則能行後而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克寬裕温柔以下是能行唯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新安倪氏此章因論語以起不行不明之意雲峯引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修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

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爲專指下民也若如其說則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爲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因世教衰之故蓋民卽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旣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智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關世教旣衰在上者不能舉之於上而道日乖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日濟所知所行非過卽不及其所由來久矣士持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起而挽回之耶揚復所曰帝者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則識與知紛然而出矣有不識不知者亦不得而安其性命之情而帝則亡矣由斯王者之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今則偏與陂襍然而起雖有無偏無陂者亦不得而遂其性命之正而王義亡矣由斯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遠矣顧麟士曰章句但世教衰數字照首章修道謂教教字興行發明鮮能內蘊有此質偏之害然初爲世教衰微民不興行發明理字重且敷論語多着一能字起下鮮能知味與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字脈絡關照而程子世教衰民不興行非語外添出正以爲道之教是聖人事民鮮能久非只民之過也教以修道率道以復天有大關係在雲峯人曰中庸爲天命人心之正古今聖凡所其由歷萬世而無弊最難得是恰好處故曰至○能字兼知行言○久矣二字有惕然警人意子思引之隱與須臾對照須臾離且不可況久乎

附纂或問曰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詞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

自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
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
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
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
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
之說疑出於其門人所記不若一之謬自世教衰一條乃論語解
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
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
期月之章而自省焉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

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其疎闊又益甚矣如曰
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問

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爲久於其道
之久細考二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實田呂以
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共行猶寒而衣饑而食渴而飲不可須
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
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
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
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
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傳氏此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接續說明未由則鮮矣呂氏
厭常喜新之說亦能二字內亦包得若以解本文久字則繆
饒氏謂非特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以起下章自是正解蔡
氏書武曹睨朴但主此說聘侯則謂民即是小人下文知愚賢
不肖皆是民皆是小人反中庸者大抵朱子語類云賢知之
過是君子而未能精中者小人固是愚不肖然亦有有忌憚
異無忌憚之分無忌憚是有意爲惡了可只賢知周備是惡
子愚不肖亦未可竟目爲小人如聘侯之說則富乘以教又
道道而行二節之君子竟將改爲小人耶○自成康後王春
秋上無文武之君下無周召之臣既不能自盡中庸之道而下亦
無所觀感而奮起教化衰亦風俗頹壞衆皆之亡不必待次
王而自興者有幾人耶民鮮能久固其所也故夫子發此歎
○盡善盡美一毫無可議
損所以爲至 見語說

右第三章。因聘侯曰世教既衰聖人之禮樂刑政不行於天
下無以抑其過引其不及則性道之同者無以復
其同而氣稟之異者無以化
其異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

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
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
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語類

問道之不行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從而說鮮能知味日
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恁地便說得順今卻恁
地說緣知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
不理會行如佛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
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卻只要苦行後都不
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論其絕人者其
詩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
佛之徒未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
陋之人則久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
行道世之剛克勵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汙甚

若將洗濯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蕢之徒本實者也果於絜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雙峯饒氏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與行知合與明夫子卻交互說者何故曰知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但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但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雲峯胡氏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其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錄不差也○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此章爲知仁勇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知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勉齋黃氏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唯知是務而畧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唯行是務而畧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通川倪氏愚者不知所以行亦不仁也不肖者不求所以知亦不知也賢知者安於過不能俯而就亦不勇也凡過與不及者皆能力於學以變化其氣質斯爲勇矣蒙引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爲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爲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不行爲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因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爲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爲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爲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因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者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存疑上章言中庸之

德民鮮能此承上章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以不行屬之賢不肖不明屬之知愚亦得如此言者蓋知行之相因也蒙引知非洞然無疑賢非粹然無疵特其過乎中而不能俯就自衆人視之則以爲賢知愚非惛然無知不肖非悍然不顧特以不及乎中而不能仰企自聖人視之則以爲愚不肖也集成說賢知有惜之之意說愚不肖有憫之之意新安陳曰世教之盛也人各化其生質偏尚之偏王澤之竭也則自棄於大中至正之域道存乎日用飲食之間而溺於情者不知其精道行乎須臾終食之頃而化於物者莫喻其要此所以隨氣質而流弊逐時勢以遷移既無所觀感而興行又不因行習而著察也○安於知之過不及則無踐履之功安於行之過不及則無開明之效○又就知愚賢不肖者而慨息之蓋上雖無教化而道未嘗離於日用苟行而著習而察則凡有性者皆可以興也○活武曹曰中而已矣句最須著眼蓋自二章以至十一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具於心者亦不止不偏不倚之中○或問云此章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雙峯謂承上二章者謬也○雲峯專以愚不肖爲不勇似未當故附倪氏之說以補之辨端人曰知愚自屬不明一邊賢不肖自屬不行一邊然知者必不肯勞身以行不屑問之事愚者必不能奮身以行想不到之事賢者必不肯究心生平忽畧之事不肖者必不能用心分外高明之事此知行相因而夫子交互言之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朱子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三山陳氏道何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宿瑞史氏陳晏二氏說皆不爲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章句人字卻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專經文知字雖能知味大概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多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亦不必泥也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只以有過不及之弊○孫舉飲食

以譬道不可離尤切也(雙峯)人莫不飲食條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猶與親或問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意可見四書講義飲食節如詩之比與說飲食便是說道神味無窮若實說飲食是道乃痴人夢語不直腹痛○飲食與道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指出一件以譬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雖不知味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失領略便失之耳指點親切兩也字意味深長○上知愚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東陽)曰此只就上節來醫嘆一番見人人在道之中飢人人在道之外讚之真介人恍然自失(何北山)曰賢知者率其意見謂猶湖之外別有神奇不知所發而飢之者即是也日取給焉而離此求知何役役也愚不肖者安於卑陋於屬饜之外不復了然而不知所滋而羞之者具是也日飲食焉而不能自知何貿貿也(李安溪)曰上節兼以道之不明不行專歸氣質蔽偏無陶冶氣質者即所謂世教衰民鮮與行是也此求之人之不察另是一層感慨(仇滄柱)曰飢渴者甘食甘飲而不知正味醉飽者貪食貪飲而不知正味亦有過不及焉(汪武曹)曰吳因之云此承上文而嘆其不察

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四書講義云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之所以過不及之由二說不同玩註中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句名說為長○困勉錄謂章句道不可離貼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貼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應上節甚當新安陳氏謂道不可離當在人莫不飲食之上人自不察方正貼人莫不飲食二句不可從○史氏謂知味不專主知說甚當(周聘侯)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以為平近而未嘗不高妙以為高妙而未嘗不平近賢知鶩其平近而不知不近之中自有高妙苟於平近中得其高妙則必味之無極何至過高如此愚不肖若其高妙而不知高妙之中原自平近苟於高妙中得其平近則必嗜之不厭何至不及如此莫不鮮能是何等醒患是何等警醒○此章方是講四種人各有一般受病處先知後行此意未說及末節只是歎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

(附纂或問)曰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鍵處陳氏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闕處人鮮能知其味如道不可以須臾離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汪武曹曰推知愚賢不肖各隨氣稟之偏而失故鮮能中庸者久此章乃是推原民所以鮮能之故也○大全諸說皆謂知之過者推知之務而以道為不足行則是知者之知亦有時合道特行未盡耳所不必知既云知之則是知是務者正是知之過處行不得所不必知者也烏得謂之合道乎道之不明不行由於過不及過不及又由於不知二節相承說○次節是指點箇人思而得之知字謂察字兼明行說飲食自是譬喻然亦不出道外是一是二說得不離不即方然○下一節自是推過不及之由然玩涇陽安溪二先生之

論語只作旣嘆所與因之合愚謂二說雖不同而亦不甚相悖自可兼採　見龍記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峯饒氏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新安陳氏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汪武曹曰章句旣云由不明故不行則此章應承知愚不承賢不肖馮厚齋曰其字有無限寓意分明存了不明說言其不行謂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此言道之不行由於知者過愚者不及以起下章　見龍記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三山陳氏推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峯胡氏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權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〇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蒙引舜事也黃氏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是引起舜事復心胡氏此章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又所以起下章之義也汪武曹曰黃氏上章言道不行一條當遺卻不及一邊須補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程子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朱子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〇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〇言之善者揚之不善者隱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憚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〇執兩用中如天下事一箇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〇兩端只是起止二字猶云起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間取中則是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是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推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自至厚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精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講］其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容易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

舜取諸人豈是信手行將去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
如千里馬只是行得較快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腳[語類]愚者既
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
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
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勉齋黃氏]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
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雙峯
饒氏]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泰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
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
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總衆
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雲
峯胡氏]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
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
日擇日守於舜則日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
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潤饒黃氏]執其兩端謂求
中也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
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新安陳氏]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鄭氏]兩端非如是非
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爲之事
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
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
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莊氏]擇善於惡之中辟
如辨涇渭之水其擇猶易擇至善於善之中辟如辨淄澠之水
其擇爲難[蒙引]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
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
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
則是僞而已聖人無僞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置之圈外
當有說也○兩端是兼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
衆論不同之極致○有兩箇好字其倦倦求益之心何如哉一
發於誠也[存疑]兩端猶云兩頭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處譬如物
之不齊有一尺者有一丈者有十丈者不能齊矣自
一尺而至十丈是極致也從此至彼是兩頭也兩頭執着就中
間來揀擇看一尺中數一丈中數十丈中數如不執
兩頭無隸得箇中出衆論兼總彼此參考方能得此中小註貫
功一段可玩[淺說]於善之中衆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
其衆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既
得其中則用其中於民而其他之不中者不得以間之矣[翼註]

於民二字輕只帶言[說統]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
是用民之中[四書講義]兩端皆善中則善之至○此章重行處
意多中四句由注到用中方作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
耳[困勉錄]惟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推問察隱揚執擇而
知愈大二意須兼說大全朱子如是[翼註]謂舜不是取人之明
以益己如此似聖人原有道明而待人益之矣分則是善與人
同不見形跡只見義理渾因之謂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知
之實不是大知所出成就但說得是然只說得一邊○須知舜
之取善自兼言行但本文問察隱揚執字只就言上說耳○
翼註謂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此說最妙○
果參謂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用字當作擇字方是○
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問察隱揚則非
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衆論不同皆是善最難
擇底各有一種道理其是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我微之際
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在揚之之列而當取則取無一
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盡善而中見焉或獨用或
并用或合用或分用無不適宜以此治民所以成西方風動之
化○隱惡是擴大揚善是光明聖心有善無惡善與惡遇不覺
其隱善與善遇不覺其揚且善以鼓舞而愈出遏抑而遂阻惡
則敵之而遂成隱之而漸去尤不可不隱揚此聖人聰明之用
不但純粹忠厚而已[霞川]曰天理之昭著百姓之所日用而
斯道之無窮聖人有所不能善何可取不必其出於己也道果
在是不必復問其人也[李毅侯]曰執兩用中正如丹在手點
鐵成金在人發之爲善言在舜用之皆爲德矣[饒鑄士]曰此章
引言固重知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詳悉不得[李安
溪]曰無稽之言聽不詢之謀勿庸大言必有禁謀必有謨皆
求道於庸之謂也故夫子稱舜之智自好問好察邇言以至用
中不言庸而庸之義具矣○此以行而善所以爲知者也[汪武曹]曰
其斯以爲舜句須歸根大知○玩或問此段只爲大二句可見
或云近簡幾是舜不必淺出大知謂其○在我之權度三句最
要緊不然便似舜只於取諸人以爲知了○邇言緊括好察好
問恐所問不止邇言然玩下句隱惡字則問字只就邇言講亦
無不可若說是禹皋之昌言恐與惡字說不去前輩已有主此
義者[黃際飛]曰用字已說到行上註急着然非在我之權度打
轉知字故下即接大知去方[淺說]且參差以散出者至理或偶
現於衆人之心乃懸衡而取之又各因乎取者之分而不容槩

故以淺近爲精微其權在執也疑似之亂真者相懸卽或在於毫釐之際故吾心雖有定見必兼陳夫未定之論而取其衷誠恐臆見於方隅而中卽適也[illegible]雲峯曰舜聞得一言之惡便欲揚之是便是私到心腸便不光明既聞得人之善則匿之不宣這便是以善爲己有之物不肯公之於人便亦不廣大德之累狹小便卑鄙了既廣大自是高明潛室陳氏曰朱子舜本自知是前一將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一人之知知之所以愈大是正意問稱夫日孟子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可見聖人言是取善無窮所以爲高深不可幾及若自恃其知篤雙峯明天從亦有盡了其斯以爲舜乎見非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如斯亦不能知之大若是也世人偏要說舜不靠此以成其知分明與經文相反總由自己心中滿假遂疑聖人亦如此耳○其無遺善可知藏問察句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隱惡揚句權度精切不差兩執兩用中句章句條理之密如此[illegible]曰邇言非淺近人之言卽至淺卑陳說有深遠者亦有淺近者但主理寓於邇言非謂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察也

附纂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蘊田呂氏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龜山楊氏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三山陳氏上章既言費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困勉錄問察隱揚似亦非愚者所及執兩用中似亦非知者所及通說爲是然或問明分明○愚意上下兩截似各有無過不及在況陰註日或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非愚之不及今按問察二句亦兼無不及執兩二句亦兼無過其意方足王武曹曰三山此條竟遺卻不及一邊語類有一條亦說知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然本條小註卻云好問好察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非愚者之不及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非不肖者之不及可見兼說爲妥○許東陽謂愚不肖者易見不足論惟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故以舜回之事明之此亦可備一說然畢竟兼說爲妥

此言道之所以行揚善以上見非知之過用中以上見非愚之不及○舜自是生來大知者所謂睿哲文明也然本文卻重在不自恃而取諸人上合天下之知以爲知之所以愈大也舜知本大與不自用而愈大兩意須分賓主作前後兩層說不可竟用不講也與二字已虛按中四句意其斯二字則實指中四句也首尾緊相呼應或謂末句只虛說作贊嘆口氣不必緒到大知者甚謬○陸仇兩家謂上二句亦兼無不及下二句亦兼無過其論更精但正意則上截終側在知一邊下截終側在愚 見龍記

右第六章此章言知之事吳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慎獨爲不離道之功此合下文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下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仁齋李氏】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峯饒氏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引起下一事也蒙引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卽罟擭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徼倖也依卒不免如貪利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徼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淺說引夫子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驕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知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

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其知有未眞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眞迺不能守畢竟由於他不眞若眞知之何不能期月守哉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不明不能守據舊說云復失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多說作復失之於過還從前說○上知字是說能料事下知字是說能斷理上段引起下段說約章句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四書講義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知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知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弗失之意○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鳥喙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鳥喙也困勉錄時文多云惟其自以爲知便非大知若大知則忘其知矣須知此意是賓意不重全重在不能守上顧涇陽曰舜惟不自用其知所以成其大知謀處全在人皆日予知五字○人之知與否不可見也見之於明道之闢道之明與否不可見也見之於擇守之內揚復所日有形之罟擭陷阱乘物之慝無形之罟擭陷阱乘物之習其習彌深其慝彌遠其暱彌遠其納彌深李毅侯曰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季岱雲曰罟擭陷阱之禍人之所知也乃驅而納之而莫之避則是知禍而究不知避矣故註添着一知字孫端人曰知禍不知

避必至覆亡而後已直如自驅自納也
【附纂或問】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矣
此言道之不明見守之不固仍是知之未眞而知之果眞則守之須固承賢不肖邊以起下章○知禍而不能避仍昧然投於羅網直如自家驅而納之一般此常解也聘侯則謂須實指人驅人納方與避字相應愚謂禍患之來已受之必自人加之二意本自相承○前人云擇字須淺看不過形似偶中耳亦是 見能記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雲峯胡氏】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雙峯饒氏】應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

起下【纂疏】黃氏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嘆道之不明也是引起顏子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朱子】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前何用之可致哉【語類】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顏不大故着力【雙峯饒氏】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實如顏子而後可以進斯道之明矣【胡氏】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

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篤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饒氏〕曰程子說知愚是就知上說其過不及疑若道之不明而乃言不行賢不肖是就行上說其過不及疑若道之不行而乃言不明觀二章舜與回之事可見矣舜以其知言也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使不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道何以行回以其賢言也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則非賢者之過使不以擇乎中庸則道何以明蓋舜之用中於行上用功此道之所以行也回之擇中庸於知上用功此道之所以明也〔蒙引〕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即是約禮之至矣〔存疑〕擇乎中庸求知也行則何在服膺弗失即是行也或謂服膺弗失似不見得行愚謂心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行之之理故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苟在焉則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目手足俱從之矣故服膺弗失即是行夫子告顏淵為仁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顏淵請事斯語即是服膺弗失之事得於夫子之教也〔蒙註〕此章重真知而真知全在學擧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為真知擇乎中庸細格致之旨是隨事隨物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須要講得善即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為萬川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意〔四書講義〕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側重守然朱子謂回擇中庸是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耳金谿姚江未嘗不重力行但與格物窮理之學終相牴牾不略過擇中上半截乃得紫陽微旨闡註其議至明足以超出氣稟物欲之上其力至健足以戰勝氣稟物欲之閒一生工夫只在能擇能守上故其擇中庸也有時以無過為中庸則知其不可過有時以無不及為中庸則知其不可不及氣稟不得蔽物欲不得惑其能擇如此既知無過之為中則力抑之而不使過既知無不及之為中則力進之而不使不及氣稟不得制物欲不得誘其能守而弗失又如此天下有能行如回而道其明矣顏淵曰聞之擇謹不處學問思辨之事而天資敏悟鼓捷於人其守也心與善融存之勿失雖有戒懼慎獨之功亦幾幾乎純熟矣徐徹弦曰精神在一則字則字根本何在在真知真知在擇守之先不是擇為真知也〇為人二字是言其一生大槩如此張侗初曰舜其大知以明為行也重執兩句推能擇所以能用中之為人以行為明也重服膺句推能守方見能擇得具賜曰擇守十事也堅於守而後所擇者皆實見得失一邊也防其失而後所得者皆實〔李安溪〕曰此以知而兼其行者也〔仇滄柱〕曰上章擇中庸而不能守所重在守一邊但顏子力行工夫仍本於知故章句先提云顏子推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汪武曹〕曰講服膺往往泛說守之固須切中字講乃持〇困勉錄云諸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非然此說甚妙與朱子所謂舜大知章乃行底意多回擇中章知之意多及回擇中章或問所謂兹賢也乃所以為知也之說相合〇尝举說難易餘意然亦是一說〇翼註謂擇乎中庸便去行了得字是行得非徒知得其意謂守字又在行字後認也守即是行行而得字只是知得未是行得〇存疑又一條謂擇中庸將以行之者乃是先透起下服膺意猶云漸以守之耳非謂行在擇之後得之先也〔范光炎〕曰知行原不相離而此章只重知因守處正是他真知處李岱雲曰真知是服膺勿失本領侗侯曰真知又在擇守前章句故字一折可玩〇玩註善字故字是於能擇能守中推原出真知來

〔附纂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

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汪武曹〕曰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非不肖之不及。似亦當通說

說言道之所以明能擇則非賢之過能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註中眞知二字須玩○眞知自客在擇守前一屬知註中故字可見武曹所謂眞知即是擇未甚精當○眞知即大學所謂知止也若非眞知則雖用吾擇亦未必盡合於中庸矣眞知是體例說統始終包擇守而言擇是專就臨時講發分先後耳○丁丑程文云惟回之爲人也明於孫勢而深潛而默識隨事觀理必欲先明乎善後求心固將充擴其中吾見理愈析而愈精則隨所擇而有得焉乃心愈存而愈固能隨所得而無失焉篤行之力與明辨之功交致一有契悟即其據德之資而無須臾之離深造之學與自得之妙相成凡有貫通皆其依仁之地豈但期月之守能擇能守此之謂眞知而道所由以明也文氣雖樸而析理甚明附錄於此見講記

右第八章〔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饒氏〕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雖也請錄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北溪陳氏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之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卻也而資之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之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强力爲之須是學問思至到義精仁熟眞有見自

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蕢之徒爵祿可辭也如召忽子路之輩白刃可蹈也然夫子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頗所而循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吳氏程元本天下之至難也下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挐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舊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今改本爲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愚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於中庸者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祿而合於中庸者孟子稱仲連是也亦有蹈白刃而合於中庸者比干是也若謂其皆倚於一偏則辭氣之間似爲稍礙未若不必字之爲從容圓活也況力之能勉者正以其資之近似也故舊本云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改本謂質之近而力能勉則是以資與力相對說矣愚意舊本正朱子後來之定本今本乃是朱子未定之本或者錯認顚謬改之耳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則於能處置得天下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國當何之相濟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爲廉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以隱爲高者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只輕生爲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中庸要亦不出三者之外若舜之協和叫文王之修有旦均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脫屣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干諫而死蹈白刃之中庸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觀一亦字可見不重加仁勇陳北溪小註通不粘着覺尤乾淨章句元本不必合

抑語辭。而汝也。〇新安王氏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illegible]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暴人搏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猶不盡以強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說從此結來此何謂雲峯南北之強氣習之偏也而學者之強正所以變化其氣習也此猶子張所達而先之以啟發意蒙敬君曰行健者天性之強自強不息者人人性之殊自東川谷異地民生其氣耳目易染心志易習故南人習南而爲南方之強北人習北則爲北方之強惟命於天率於性則爲南之強氣歉而怯氣滿而亢皆爲客氣客氣除斯正氣見矣得而發意失而懊皆爲私意私意消斯眞意露自有至大至剛塞天地而無餒無愧無作超萬物而獨存者不倚立於南方北方之中而自可過出於南方北方之外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〇朱子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語錄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雙峯饒氏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〇[illegible]氏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illegible]引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須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偏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爲中孔子曰以直報怨讀見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illegible]爲讎人役賊檜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爲中〇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所謂寬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也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強其從也含忍每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己事便忽然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懦弱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蘇子瞻留侯論說含忍意思與此異不可不知。南方之強所以不得爲中者以其事主於含忍而不知其有不當含忍處也[illegible]曰總是退一步著數與犯而不校者不同[illegible]曰君子居之而強者居之皆云一般是忠厚人所爲一般是強梁人所爲似非美事也女所當強者正自有在故字語脈即從上兩節末句生出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〇三山陳氏臥席曰衽〇[illegible]氏金鐵也革皮也伯路史氏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爲之有說謂可[illegible]程觀金革如臥衽之安雙峯饒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雖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強曰剛是含忍然卻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峯胡氏道與事二字下得甚有輕重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概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〇[illegible]朱氏南方之強近乎理北方之強純是血氣[illegible]曰南方之強節章句君子之道近乎亦當輕看語類云此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亦以事字言之此二節章句道字事字微有分別要亦無甚輕重〇[illegible]曰不厭與不倦不得有別只熟此不疲意根苗從衽字出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強哉矯贊嘆之辭。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便健。詞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索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患和而不流甚分明矣。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中道而立。初纔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個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以言君子者不同。○和光同塵易太歇而流蕩。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而弱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的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不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饒氏。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雙峯饒氏。四者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新安陳氏。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東陽許氏。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哉。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西山眞氏。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猶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盡有見於此。

蒙引。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難。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眞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亙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宜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佛老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理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眞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矣。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議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且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可不為之操。終不為衆所誘而少變。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蓋眞欲措天地氣數而反之。援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此未爲強也。其強處全在不倚上。如和而不流。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則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字。和與中立字。對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字上。尋四箇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成德後擇守。看章句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可見。○人之所是。吾從而是之。人之所非。吾從而非之。是和。然亦須看其所是非者何如。若於理果當。吾從而是非之可也。若於理未必當。吾從而是非之。這便隨衆而流了。故與人和同。其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和最易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違人。所以易至於流。平居與人好了。遇著有不是處。便難變臉。亦只得糊塗依他去。故和而不流。迫地位極難。須是脚跟立得住方能如此。故曰強哉矯。○無一毫偏倚。就平日說。擇守就臨時說。蒙引。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

仕國視爲脩則爲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不生
○和而不流四項須就現成說已是聖人地位在學者則當以
此自勉故曰而所當強說就此節乃中庸之強困勉錄明季講
家以和不流爲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爲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
無此說若夫處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
處不必如此分衛湜川曰與物無忤之謂和和則其情易徇而
無不至於流君子則和以率物而不從下以忘反易以近人而
不流蕩以自持此其勢天下所易溺而獨能自勝者也獨立不懼
之謂中立中立則其勢易偏而難能有不倚君子則特立之見
非有所著於物而後能自信之真非有所倚於勢而後定此真
人情所易傾而獨能自克者也鄒京山曰衆人之所謂不流者
每得之好與之中君子之所謂不流即時尚波靡當人情易遷
就之時而獨能制之衆人之所稱不倚者每得之多助之時君
子之所稱不倚即勢處孤孑當人情易推奪之日而獨能操之
李剛主曰至死猶言終身孫元息曰自勝之勝即克己之克李
安溪曰南北之氣習之拘也君子之道者中庸之至也中
庸之至蓋知之真守之確不藉乎血氣而常伸此以明行交盡
而善其勇者也汪武曹曰困勉錄以不流不倚不變爲強此外
別有中庸之道必如此四者之強而後能之夏雨著以自勝其
人欲之私爲強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爲中庸之道必有自勝之
私而後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二語不同竊玩章句此
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明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爲強又玩此則
所謂中庸之不可能何此字亦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而言是
又即以四者爲中庸之道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通承此則所
謂中庸不可能三句兼此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即是中庸之不
可能者即是君子之強汝之所當強者無兩留也陸夏之說
皆非也○夏說以自勝爲強而謂不流不倚不變不是說強蓋
誤認君子之強云者止承自勝二句而不知其爲通承此則所
謂中庸不可能三句也又不曾細玩此四者汝之所當強句也
若使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竟脫卻強字殊與本文語氣不合○
非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自勝
亦在前一層說然於其人之能擇此四者能守此四者正足見
其自勝之強則此不流不倚不變四者即中庸之不可能者也
即君子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即智仁勇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也○章句所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存疑
謂從成德後擇守類類說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

頭徹尾不失則是下學時擇守之功也蓋既如此能擇能守而
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而可爲真能擇真
能守者其說固極成也○饒氏一件難似一件之說恐非本旨
○語類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處如有病的人氣弱
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
僵仆矣此正說窮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宮中子曰
任意者不免意見之偏而事會所窮又遷就而曲爲之說是不
倚於始必倚於終任氣者或出一時之激而情形既露遂忿戾
而不顧其安是不倚於人終倚於己萬援一曰矯是矯然勁直
即貧其強意陸稼書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
若然一楊總耳何嘗於中者之強哉蓋致主臣君君子塞時之
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之於湯此之謂不變澗潮
侯曰剛柔窮達大概該盡生平事事自勝便是時中○四項既
是現成地位四不字便是自然如此此不大段着力何處見強須
卻和便易流中立便易倚他人到此把持不住此獨豎立萬仞
絕不拖泥帶水是何神勇所以爲天下之至強也蕭剡墨曰
而字要分看倚看重下截和是不立異以爲高不矯情以
絕物然其中自有分曉有界限有把持中立如立不易方獨立
不倚但柔弱的中立把捉不定久了必竟欹倒一邊君子中立
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見得真守得定
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
之念百折不磨非但不詭隨已也

附纂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
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
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
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
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
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
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

言。朱氏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强。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强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皆得。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强爲矯哉之强、與顏子之强、以抑而强者爲子路之强、與北方之强者爲未然耳。朱子中立最難。譬如一物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側去。問若要植立得住、須用强。矯曰大故要强立。陳氏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强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此言勇之事、必如君子之强、方爲能擇能守、知可進於舜、仁可進於回、而非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也。三箇四節是强之不及與過者、惟君子乃得其中。末節只就現成說而進子路意自在言外。○子路好勇亦是賢知之過、未能到時中地位。夫子告以君子之强、所以抑其血氣之勝而就之以義理之剛也。○末節上兩段之强在兩箇字上見、下兩段之强在兩不字上見。○不變塞二段即孟子窮不失義一箇意。○南方是忍人所不易忍、北方是爲人所不敢爲。○不流不倚不變便是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而擇而守之者斷不能如此。故曰强哉矯三句一直說來、正指出君子之强處。若將註中語分作兩層又合到白文再作兩層反多葛藤支離、殊旨不清矣。○倪氏祖解作矛祖誤。見龍記

右第十章。此章言勇之事。公遷朱氏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主大至剛發强剛毅雖柔必强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强哉矯以德行言發强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帝氣體段言雖柔必强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前漢藝文志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朱子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三山陳氏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雙峯饒氏不當世眛者或之而已[illegible]引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賁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饒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圓節齋蔡曰彼自爲隱吾自爲顯彼自爲怪吾自爲常汪武曹曰彝釋饒氏此條不可刪蓋言後世便包得當世也說統謂不說當時之遠而說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湮而想見當年有高奇之步迹介形而逦取以爲新如此說便鑿乃知饒氏此條之精周聃侯曰有述句言此等學術亦足以欺世盜名故翼註曰有是客或有

附纂或問 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

怪自以爲能人之所不能而中庸之不可能者未之能依處於乎壟者騷無必求人知之心而人不見知未必不悔而自困惟聖者大聰明之蠱故似是之非自不能致盡性命之極故至誠之通自不容息而勇又不必言矣觀恐陽曰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慍慍字有辨慍者是己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不悔自信之至然聖人只不悔而已老子謂知我者希我貴便多了一層意思吳因之曰前數章分言知仁勇入道之門此則合言以結之蓋前數章道不曾見出中字此章引箇中字作結方見收煞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季安溪曰道者人倫日用之理而已素隱行怪者離於人倫日用之常者也半塗而廢者不及於人倫日用之分者也深探其奥則隱怪者終有散世盗名之心半塗者不無舍己徇人之失惟聖人者以中庸爲依歸下學上達本無求知之心故知命樂天自無悔恨之意也汪武曹曰翼註云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大分別其說甚是又按高中玄曰說遯世又說不見知蓋遯世者無於世也身遯而名貫彰彼好名者能甘之乎身旣遯人又不知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日有孳孳此正所謂潜龍乃聖學本旨所謂無所爲而爲者如此分別雖非正意卻亦是一話頭○饒氏謂依中庸末見其難至不悔方是難處此條非是纂疏四書通輯釋皆不取殊爲有見因勉齋謂到了依地位自然不悔是也蒙引淺說俱云依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知皆饒氏此說誤之也顧麟士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易經分明對說遯世不爲世用無位也不見知不爲世知莫己知也高新鄭分配最確○合下便依中庸豈有半塗而廢之理然不到不悔地位亦不足以見達天自得之妙兩句兼說道理方足

首節是賢智之過次節是愚不肖之不及所謂不當强而强當强而不强也末節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卻正是大勇以成其知仁處至此方能造中庸之極即二章所謂時中也○依字即論語依於仁之依仁者安仁之安有相須不舍合一無間意○遯世句即是依乎中庸裏面事無兩意饒氏輕看上句側重下句者固非然依乎中庸到不悔地位正見依之盡頭處夫子說聖者所以必推到不知不愠也只重上句謂末句只輕說者亦非○遯世不見知照常解一淺說亦得然高氏分作無位無名兩項自更看得細○惟聖者能之能字與上民鮮能鮮能知味不能朞月守中庸不可能等句相應○汪遜菴謂說後世便包得當世固是正論然說就所謂世遠年湮云云者其言亦自有味可備一解○依即中心安仁之謂二句須一氣讀下末句通承上二句○其言詩者執禮其行子臣弟友而不爲已甚此夫子之弗爲隱怪也學而不厭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夫子之弗能半途而廢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下學上達無可無不可此夫子之依乎中庸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怨不尤而知我其天此夫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弗爲弗能上俱着吾字至末節則曰惟聖者能之然而夫子至聖之資已有不得而辭者矣　見龍記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準性之謂也非有是德則無以凝見道雲峯胡氏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新安陳氏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强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伯璩史氏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概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旣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四書講義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

之公而不可易以言乎用則率乎吾性之眞而不容已固非荒於無所不足以成天下之務亦非滯於有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月淋曰】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名之曰君子之道【徐徵齋曰】此下入章皆君子分上事【吳武曹曰】隱是道之體固當就理言費是道之用亦當就理言第三節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其言最爲分明乃語錄有一條云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若似以理屬之隱者乃記錄之誤當以章句爲正○費之所以然處卽體隱卽寓於費之中而非別有所謂隱與未發已發合爲一時者不同不可說成兩偏故曰不可以中爲隱以和爲費○朱子中和舊說謂人生皆是已發而已發之時未發者自存乎其間此與費隱相似其後改分中和爲動靜異候故復於費隱章拆之【李穆堂曰】費隱雖有體用之分而其實則一道也發說用費已在此費說隱卽在此【南溯侯氏曰】開口說箇君子分明以道屬之君子不可離意已在言下聖人不知不能何以此道仍屬之君子曰不知不能亦是偶然知不到行不盡耳非必謂古今所無知能之人亦非謂此道遂可不知不能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卻又得位問官問禮孔子卻又講求使知可見

附纂或問 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朱子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是爲聖人道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事非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問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着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南軒黃氏】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峻極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存如三百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卽洋洋上下左右勿軒熊氏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伯瑜史氏】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卽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卽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不雖不離不雜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章句以爲不可見正以其無形象之可指雖鳶魚飛躍亦但其形跡可見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新安陳氏】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聖人不能知行如孔子不如農圃

及亙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所當務者聖人必知得做行得極饒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爲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唯天爲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耶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藏長萃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存疑夫婦之愚可與知能此學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何事家人日用之常如米鹽井臼亦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謬矣實註饒是不滿足意不專是怨望也許云覆載生成之偏如天職生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天地之常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因人遇祥是也此以天地之變言也只作怨望說通前一意矣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之廣耳不是君子語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言之○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時文云愚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聖人獨不在匹配乎魯齋遺書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雖至愚之夫婦也有箇自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雖不肖底夫婦也有箇自然之良能不待學而能者觀蓋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而載之破之四書講義聖人所不知要說得輕不是聖人不能知不求知卻是必有不及到的處所在聖人毫不曾缺少然在道卻自不哭聖人知盡所謂費也薛敬軒曰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內惟理之小無內許魯齋曰夫婦之所知者各具之明聖人所不知者全體之智聖人不足盡道則天下無全知而道有超乎知識之外夫婦之所能者本體之同聖人之所不能者大用之備聖人不足盡道則天下無全能而道有出於形氣之表許衍城曰莫能載即是莫能破底渾淪磅礴處莫能破即是莫能載底精薛賢人處姓承蓋曰莫載就無限量處言莫破就無滲漏處言蘇求仲曰天地之大人羨畧過不知題神全在此句下然魯有二子無厭仇滄柱曰聖人與愚不肖對不與夫婦對聖人亦夫婦也俞寧世曰與知與能解處皆是非偶然一一處不知不能是聖人謂力要盡若於力量對不得學家淡甘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非兩端也一事而巳就一事言之夫婦所知該

者此也聖人所不知能諸末此也非其充周著見之至與夫婦何以易非其精深微妙之極則聖人何以難此君子之道所以爲費而隱也俯同人曰不是貶毀天地只形容道費見天地何有不成盡耳註武育山第十三章或問論以人治人之說而曰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求之當有漸次或非日用所急矣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所夫謂夫婦所能知能行者爲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且以此爲治人之先務朱子書中庸後謂下章庸言庸行乃夫婦所知所能與或問正相發明也陳氏以事親事長之類當之宜矣史氏何爲而有此邪說乎饒大全者又何爲而採此邪說乎史氏之說大抵牽允無當而此條尤僻夥蘇人亦說統謂不必分天地聖人爲大夫婦爲小只是遠箇道論大亦得說小亦不得不可從蔡氏曰聖人既有不及到處即是缺少矣曉村謂不會缺少亦太深由正爲聖人缺少道不缺少道乃要費於隱人心與知與能正是日用間事若陰陽配偶反驗氣上事而非中庸之道矣聖人所不知不能只是限於時地古今之不見不聞若稍微極至有何不知能凋聘從曰不云人

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而特言夫婦分別就夫婦說道後面所以云造端乎夫婦也註中及或問推以男女居室言之其自精矣陳履齋人曰費字說不盡故下面摘箇愚不肖上面摘箇天地來說末兩句則承上面對之

附纂或問 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成載地能成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問許多都說費處卻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理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形容道體○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便見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語類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三山陳氏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爲之者然體之隱則不離於用之顯也潛室陳氏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陳氏活潑潑地是真見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雙峰饒氏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蛟峯方氏曰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言曰只提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峯胡氏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來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云兩間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語此○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流行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潛室陳氏活潑潑地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西山真氏此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爲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爲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爲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效之心害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爲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斯其效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饒書錄來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理者

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子思掇取鳶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嘆亦舉一端以示人○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即鳶飛魚躍之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鳶魚率其性之道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夫義婦從兄友弟恭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此可見蒙引上下察則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者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之間者所以爲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爲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一鳶之飛水木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與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隔礙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顏淵之簞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但人蔽於私欲而不自覺耳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而無蔽礙鳶魚之化在我矣此程子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之說而謝上蔡謂勿忘勿助則知此與夫子與點之意同從此解悟便可見堯舜之氣象也困勉錄日用飲食莫非飛躍之機高下散殊莫非鳶魚之類〔王陽明曰〕理御乎氣而氣載乎理人能見物於物而不能見道於物見道於道而不能見無物不在於道也○有無間不可違之物則有無間不容息之氣有無間不容息之氣則有無間不可乘之理〔李安溪曰〕此節只言道無微不入無隙可乘不必在飛躍兩字上著模樣〔吳七雲曰〕六合而外一一爲鳶爲魚之境萬物之表無不飛不躍之機化機之運無一息而或見或隱之停生息之循環不絕頃刻而通在天在淵之道實際故曰其字指道體謂即此是道之昭著處雖其

隨一二物即便是道所以謂之活潑潑地〔劉月三曰〕氣者理之所爲而理必藉氣以行理者氣之所資而氣又載理而出○舉目無非鳶魚吾心自有飛躍飛躍者鳶魚自然之性天鳶魚者飛躍一端之呈露耳武曹曰鳶飛魚躍只是言道之充滿天地無物不有耳以人來證如何證不得以植物來證如何證不得雙峯之說誤甚○艾千子欲將此節在體道者身上看筆愚以者道一層只合作餘意補出竟作正講不得○察字就費說陳氏謂對隱字似亦不妨所謂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正是與道爲體之義如此說費字甚妙然其所以然者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又從費字歸到隱字亦精○朱子舊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便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此史氏所主也存疑所謂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無所滯礙而鳶魚之化在我是也新說謂必有事焉心存存主然後有以洞見道體之妙則或問之說也蒙引所謂無必有事之心則道體紛紛目前其如吾之憒憒不了何是也蒙引之說爲存疑之所攻存疑乃主舊說故耳○所謂活潑潑地者該天地萬物而有則天理流行無物不具語錄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則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無所不在是也如就一物言之則率性而動皆天機自然語錄所謂透教他飛教他躍皆不可是也胡雲峯曰上下察是無一毫空缺處亘古亘今莫不皆然便是無一息間斷也無一毫空缺即無物不有無一息間斷即無時不然○讀書謂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便分體用說以此章大小字當大德小德看不知大小皆是費皆是小德川流隱則大德之敦化也○註云此理之用此理便是體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乃其用耳所以然者即理非此理外更有所以然也註然其一折乃歸到非見聞所及上

〔附纂〕或問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子]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將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小註]須知造端極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極其至是示人以用功之極欲自戒懼愼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但止而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新安陳氏曰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若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蒙引]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讀此一章眞是使人有不敢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與知與能乎道則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自棄於道乎知聖人之於道猶有所不能盡則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進乎

知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尙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太極之全體實具足於吾之一心苟弘其道則兼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爲萬物之靈者當區處一世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若可也由是論之蓋信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存疑]結上文之意用造端字亦不苟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意欲人知所用力也[淺說]造端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集說]首句總承上文亦是總貫通節而言[講義]造字察字俱非用力字察字與上察字同人多說工夫者以結語複上無味不知上文皆亂指示至此結首尾次第而中間無不包舉[困勉錄]此察字卽上下察之察但彼是合大小而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胡思泉]曰仰以觀於天文而盡使上下莫非發其精神俯以察於地理而南北高深莫非錯綜其變化在仁者見之莫非是仁在知者見之莫非是知自賢人觀之莫非是教自聖人觀之莫非是道[說約]觀

曰夫婦二字人都看不眞陳新安以愛親敬長言未切夫婦史錯齋以搆精變盛言欲切夫婦御不合道字看朱子以乾坤釐降二而觀運之解爲的是有別中事與下章子臣弟友同義須切與知與能解莫誇大試觀三家村裏亦有不肯苟且愼微致命底豈不是與知與能錯求仲口及其至也與二節兩及其至一樣時說有以君子體道言者非徐自溪曰道無始終以造於夫婦者言之道無終特以至於天地者言之一切事事物物之理盡包[陽予甯]曰其字實作道字武李安溪曰以君子之道明素隱者之非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大莫能載可謂高深微妙之至矣而即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小莫能破則謂無隱也極之物類之綱而性命各正發見流行無非是者故君子之道就其見端於夫婦者而推其至爲天地之間皆是理之昭察而已何隱之有汪武曹曰徐居甫論章端乎夫婦就夫婦情意當而易於洛濂立說朱子謂此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謝此二條尤切近處與至親至密云云正其所謂推識者非正解也張自對兄弱不能讀朱子全集輒薄朱子所云値從親靈起見與世俗私妻子者何異其爲妄也甚矣。○按此章本是只說道體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但子思以此章申明道

不可離之意所謂道不可離者非道自離人不得乃人之不可離道也則體道工夫亦須在後面出淺說所云最當洞曉侯曰論道理原頭固是先有天地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但守思言此本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其近小造端乎夫婦可知戒懼愼獨之功謹之於近小者不可已語其遠大察乎天地可知中和位育之功極之於遠大者不容已況由近及遠自小至大道理實有次第工夫亦有漸次本文分明有造端及其至字豈容全無理會乎千子輩將此節竟作工夫說固沒分曉必謂不是示人體道亦非。○由夫婦及天地雖兩頭以包中間然有次第然有事皆一線穿去功有所始化有所極易大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一段與董子正君心以正朝廷一段皆是理也朱子云須看發育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可空缺若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所欠也後面出處行之常推之以至其極由五達道三達德而極之九經三重與大經論參贊等非皆是達之於端而馴至其極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皆虛語哉。○造端夫婦大說看子臣弟友俱該在裏面不然頭說夫婦何必抽爻蒸說然本文即以夫婦爲言誠何致引乾坤闕疑等論爲證語類文集發明尤切朱旨離卻夫婦地

匯門之中說語正見夫婦之道人所當體認實事曰此是收拾通章語夫婦聖人天地上文已極力鋪開說矣然是分疏對說未合為說以見由夫婦至天地只是一箇道充塞也蒲崖盧曰上面將道字撒散說得亂指示到此原始要終將上面言語不到處於補完密使全身盡露

附纂或問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恆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黙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

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之體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精矣程子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朱子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隱幽之處漸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窮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

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上蔡謝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孫念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潛室陳氏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爲隱則小之爲義非與妙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黃氏曰按恩意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閨門正始而言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適其道顯然可見者而言非指窮高遠深妙者而言饒氏程子必有事焉謂鳶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起意則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新只從道學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蒙引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是自外面看言之謂其有以

洞見夫道體之妙也其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云云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就吾心內言之謂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仰而觀夫鳶之飛俯而觀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體之妙雖物物於目前其如吾之憒憒不了何此程子所以合子思孟子之言而同爲活潑潑地之論也精矣哉汪武曹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四句見新類自爲一條自夫婦則情意密云云以下乃徐居甫問謂而朱子答之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今以居甫問語繫之朱子而刪去朱子之言過矣竊玩朱子二語說得當旨最爲分明與其以語類四句冠於居甫問語之前而并爲一條曷若存此二語之爲當乎此條輯釋無之編大全者順順採入可歎○朱子謂造端乎夫婦本只是說至近處蓋猶言造端乎卑邇云爾十三章或問所謂夫婦所能知能行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是也此章或問說坤成極闢雖皆降之說即似此推說亦好之謂也學者勿以此作主而若於夫婦頁解也嘗解謂天地大夫婦夫婦小天地者非本旨也

費而隱一節括盡全章大意章內總不說隱而隱在其中夫婦也愚不肖也聖人也天地也鳶魚之飛躍也包小大徧上下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則隱也隱即在費內○鳶魚不可言大天淵不可言小偶舉一二物而大小俱在其中曰上下察隱然見道之無物不有無處不在程子所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朱子所謂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者是也道不可離之意言外畢露矣○夫婦知能日用行習間所包最廣史氏乃以交感一事當之謬極存疑云史氏以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乃人倫之首王化之原據此則男女交感乃天地一大事天地聖人人物之所同也謂道之小可乎且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以夫婦之知能爲道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耳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而指其交感處爲道則是指氣爲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亦何異哉按此條辨駁極明暢徐書先生特採入大全中故刪數焉○造端句以閨門正始立論乃徐居甫問語朱子答云本只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乃輯釋原本不採而編大全者增入又誤刊作朱子語訛以傳訛遂至蔑村齋人專從居室二字覓

解而董取史氏交感之說今斜武曹先生直剛指出示人快甚心天地亦終歸於形氣故天地亦未能盡道○造端乎夫婦何陸汪之說最爲明切的當禍侯斜是騎墻之見中王化起於閨門依朱子作推說斜可聯村從史氏解必欲直指交感上說未解何故　見讀記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朱子文集書中庸後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饒氏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中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愼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洵饒黃氏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爲補解前章史氏此以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御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第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我今諸此下至哀公是中庸第二支上一支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入去的門路了此一支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會費字從卸約之人身出日用素位家庭事奉之常貫乎微顯而推至聖人格天饗遠之事帝王人爲政事經綸之業王見自邇行遠自卑登高道之費者宣

全體矣此一支大義也同陽侯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任地包羅天地貫徹古今要歸吾性分事耳後面說洋洋優優必尊德性道問學以凝之則知此章所云不是空空說道已也○申明道不可離不是申明道不能離說道體言下便有體道工夫在細玩或問自知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朱子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陳氏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黃氏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指爲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爲道○饒氏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是指學道之人○雲峯胡氏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蒙引率性何以是道不違人蓋性者所以爲人之理也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道何遠於人哉○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爲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故章句每以高遠難行字來相形○存疑上文說得闊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說箇道不遠人要學者在自己身上體認得其所以爲人之所以爲道○張彥陵曰道不遠人見道即在人身上正要學者在自己身上去體認李安溪曰引夫子之言明行怪者之非○黃際飛曰前道字是造化理氣上事此道字是人生件物上事○周琳侯曰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道不違人也責之只其所能知能行不遠人以爲道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道不遠人也故己之所不欲勿以施之於人不遠人以爲道也凡己之所以責人者

皆道之所當然道不遠人也反之以自責而自脩不遠人以爲道也如此看通章大旨了然矣○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爲人而遠道非所以爲人爲道而遠人亦非所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程子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何所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陳氏緊要處全在道不違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道理卻從不是道理處做去如人本有此孝他卻不曾行得孝卻亂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如何錯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的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說人人各具此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本來東底失其道而西底從西邊避得歸來東邊便了譬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蓋未改以前卻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潛室陳氏衆人即天生蒸民凡厥庶民之謂只胥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叙若以聖賢望之者爲衆人非張子亦雲峯胡氏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爲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遠天則矣陳氏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雲峯胡氏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前路史氏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不敢遽以衆人責人之說非是東陽許氏衍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四書講義萬物皆備於我何不云以我治人只爲人人理一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是執柯以伐柯矣雙饒氏以人治人若深言之則雖天地聖人所不能及亦不可謂非其人之道然此章因上章說闕了

故此說入身來則其人之道不得并指天地聖人所不能及矣故註以衆人所能知能行爲解但所謂衆人亦不是庸衆之衆史氏伯璿看得明雲峯說不是○京山曰彼賢放佚未嘗失步人而即使窮高極遠亦非能離此人雖有明聖亦未盡此人而彼即改心易慮亦不過還此人也季九我曰天下無道外之人未改安得不治以不得不治無苟求也天下無人外之道既改安得不止止乎其所當止無過責也許亦史曰治人兼作君作師○治亦非苟且改亦非容易汪武曹曰語類不是將別人底道理去治他下又有不是分外底道理與他句得此更深更是不可駁去只照註說治人若依自治說便與所求乎子四段犯複○首章脩道之謂教已是說治人之事矣史氏謂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亦未然也何此聯曰改而止者因即忠恕之道但無忠做恕不出下文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及此節改而止句皆恕也而實由忠以出此二字與費隱同拆開不得偏聽俟曰改其不孝便是孝然孝之分量不齊道理無半塗而廢之事究亦隨人分量做去不限人以所不至亦不責人以所必至只是既得於善便不苟求○改其非道而復還於道此豈小小事務但不遽責以高遠而使之窮於知能爾

饒氏曰治人主教人說改而止亦非將就非姑息只
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固無止息也

附纂或問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謂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以下章句節節提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朱子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續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答范直閣曰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北溪陳氏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潛室陳氏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蘭溪黃氏則盡仁之仁字盡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恕上說故曰仁就違道上說故曰道○雙峯饒氏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違於人事故曰道不違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

遠道不遠仰巖史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舉實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矣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雙峯饒氏曰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異諸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初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眞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東陽許氏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卻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蒙引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附

疑盡己之謂忠其所盡者何如爲子當孝而一點孝心無不盡爲臣當忠而一點忠心無不盡是也忠僅盡了又必以恕者蓋人多有心地甚好卻被私欲阻尼不能見之行事之間者故既忠後又須有恕一截事也恕者推行之法也以己度物推己及物是恕之事○蒙引曰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爲忠恕者蓋己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又曰忠恕字言則所謂盡己之心者蓋自然而然恐謂如此則忠人人皆可能也人皆有所不願亦無不盡者而爲學者之事何耶又謂聖人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何耶且能忠者自能恕人不能恕由未能忠耳既今皆能忠又有不能恕何耶恐忠之本旨不如此先儒所謂忠恕如形影無忠做恕不出亦非此之謂也困勉錄董日鑄謂推聖人可以語愛己乃可以語愛人辟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鴆而勸人鴆可乎此語即朱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愚意更欲增一語曰吾方餓而欲飯而勸飽者之亦飯可乎此意亦不可不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而施之於人皆是推己史氏此說甚是但此節只說所不欲者是舉此見彼耳史氏欲以此節爲所不欲下節爲施所欲則恐不然王守溪曰道固不違於人忠恕則不遠於道是皆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者

道也苟能推己之恕則至於道也不遠矣吳挺菴曰推道可以忘人己之交亦惟忠恕可以協人己之願惟道可以忘欲惡之念亦惟忠恕可以平欲惡之施馬君常曰下二句只翻出違道不遠猶言終身節不欲勿施只翻出終身可行俞寧世曰道自然忠恕勉强故曰違道不遠不欲勿施是恕而無忠做恕不出汪武曹曰施諸己二句要醒違道不遠意又要將道不遠人更意體認乃是不然便與別處無別○諸類非忠者不能也下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句不可刪○以己所不願爲忠蒙引亦同此然其說非也存疑駁得甚當浦星屢曰聖人從容行仁自有[illegible]俯合道之妙學者勉强行恕亦有去私近道之方

附纂或問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

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概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葢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莫如忠待下莫如恕此則不可曉者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强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

○程子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朱子 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卻是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上蔡謝氏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慶源輔氏 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者蓋於己己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 陳氏 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之忠恕是天道學者之忠恕是人道○大槪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蓋存於中者旣忠則發於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義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絶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 忍也 難也 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朱子 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小註 下二節宗須識上二句亦有工夫在行謹皆慥慥篤實之功行謹字是着力體道語並無內外兩截 新張氏 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三山陳氏 此章反覆於人己之間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苟釋思而從事焉則其於處人己之道兩盡而無間矣○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覆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

者固已少矣所以盡推己之心亦有不能自信也四所求乎須說得極精微極廣大未能力有斟酌道體之無窮聖心之不自足但於此可會○未能不是自己盡任緣我之所以責人者所我所以事人之則註中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是本文三以字一先字實理故以恕己之心恕人兩失之道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兩得之道也○四所求須說得廣大精微又須說得極尋常方是庸德庸言方是道所當然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附纂或問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

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盡己之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

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

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上蔡謝氏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河東侯氏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實氏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以卑承尊皆有臣義

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以忠恕二字爲關目其事不外乎子臣弟友其工夫則在言行一章大旨如此○張子作三段看固爲直截然遂節文氣終不甚貫串講章內從二節說到第三節處云且以觀其施乎人從第三節說到第四節處云且以觀其責乎己截然分開聖人言語不應如此絕無聯絡恐細玩此章文義亦本自難以融洽今姑就鄙意略爲疏通大意若云道者率性而已本不遠於人者也爲道者其不可遠人以爲道也明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不責以難高極遠之爲誠以道其於心己此心人亦此心本不可遠人以爲則也所謂則者忠恕也不願勿施漸克乎己私則漸幾於大公違道不遠而本忠以行恕者君子之待人非即君子之所以治人而君子之治人非即君子之所以自治乎哉蓋是忠恕也本己以推人而絜情通倫爲務逆之爲則不可以加諸人即人以驗己而逆觀內省倫常之事尤不可不盡諸己子臣弟友間固人人所可能而亦人人所當求致其能者也乃止之從事焉以學爲君子也久矣而果何如哉求子求臣求弟與友者初無違人之求而事父事君事兄施友者難盡當行之道止未能一止能無抱愧於君子乎而止之所未能者實皆君子所已能也庸行則行之又行庸言則謹之又謹顧行顧言慥慥之君子所爲本忠行恕而施於四者之間其責己者即其所以待人其待人者即其所以治人者矣而非有二道乎哉吾故曰道不遠人也吾故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言顧行二句舊作效驗說纂註仍作工夫而稼書武曹諸先生俱主之聘侯則又謂宜作效驗愚細味此二句乃承上下語顧者照管之謂也其語氣如云君子之言刻刻照管乎行而惟恐言之過乎行君子之行刻刻照管乎言而必要行之符於言其大旨與論語欲訥欲敏之欲字相同貼在心內講乃是因用工而指出君子之存心以起下慥慥意因不可竟說效驗亦非弟復說工夫也○倫氏云云說本雙峯武曹謂不必從其解今細閱之則求人責己自宜各兼言行說饒解似偏終當以汪說爲正　見龍記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責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至賾存焉下章放此雙峯饒氏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新安陳氏曰未能一固聖人謙詞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加朱子所謂少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爲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爲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澗饒黃氏君子素其位而行即皆熟之意伯蹤史氏見在乃是目今之事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謂見在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爲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在上位不陵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漫爲分析也觀第二條四個素字第三條五個不字意就可見言君子但即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蒙引行字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守不但營求少有動念即是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外與位是個履遷不定的如位富貴則貧賤爲外位貧賤則富貴爲外願外如未得思得小得思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順境亦有願外也胡思泉曰終身經歷之次位也而道無不在君子素其終身者行之一時感遇之迹位也而道無不在君子素其一時者行之韓求仲曰素位不是教人悠悠忽忽過日子卻有擎天荷地在吳因之曰素位而行但以事言而心亦在其中不願乎外但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李安溪曰又以君子之行道則中途者之非黃際飛曰說前已過後此未來兩面夾出見在之位方是隨遇而安正己反求俱在此中兩踈侯曰說素位又下不願句分明位外說得之

則不能即位而實踐之力不專故本文兼說在此下文亦逐分解之也○雲峯胡氏曰位字兼有定無定說即其位而道行其中非空空任運之謂不字須斬釘截鐵直窮到義利公私之界方是不願乎外之非但為不可妄求不可必得也二句是精神不敢散於位之中心思不敢溢於位之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北溪陳氏素富貴行乎富貴若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若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僩史氏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形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患難卻對康寧言夷狄卻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常是逆且事之變者並言固須兩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者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吳氏言誠若曰以見人心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必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雲峯胡氏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是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增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同人字是入四者之中否小入字問上四者乃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引援小註入字無上四者特舉其大概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說得素位而行意盡○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此句然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甚至伍蠡縻千里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言患難則在不時可知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之學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字該之

○論素位而行至患難夷狄者非謂四者人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在雖夷狄患難亦有是道耳因觀此四節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若只說是順其所遇是古進士非君子中庸大全擬取行字是說我有以行乎四者之道如處富貴則致君澤民處貧賤則修身見世黃洵饒以舜之被袗衣鼓琴為行富貴飯糗茹草為行貧賤不知此只說得富貴貧賤四字道卻若固有之若將終身意於行字具淡渠夜陵曰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要勤得腐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自在任運自然則孔老莊何異韓求仲曰須從入字勘出自得下正己反求一口吸盡方是孔顏樂處戴時得曰上文行字最重是盡其居位之道意乃下文正己反求之根若只說是順其所遇即與君子中庸適別蓋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俯仰都無愧怍所謂名教中樂地自別也蔡氏曰優游於順理則俯仰之天從容於作德只休之地心泰則中無不足內重則見外之輕如此講自得乃非驕逵者此偶耳侯曰不日行富貴而日行乎富貴有所以行之者也所以行之者何道是也所居之位不一而因位盡道則同○人生境遇非富貴則貧賤二者已盡天下之大端極之患難夷狄此外更無境地無入入字是入乎四者之中非又在四者外也也隨其所在都當盡道而無所不足於心四者不是一時俱有也不是人生都已過歷只是歷數此項境界但因見在所居而為其所當為無入不自得正兢兢業業隨位盡道意苦蘊註中一但字人多忽過○無入不自得究其極便是孔顏之樂大舜之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是何等灑落卻是兢業盡道處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臨川吳氏上不陵下則上正己而無求

於下下不援上則下正己而無求於上無求故無怨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十字是承上二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因以申無怨二字之意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之意焉饒合註正己句是總括上文不陵不援意乃過遞之法耳蓋援陵之心即是求人盡道於上下而不陵不援便是正己而不求於人輯註陵是作威意援是附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四書講義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上文已見然正己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正己之盡而字一轉有味○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撥僻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邊無非平坦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拔根刮骨將願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尤榮乃見不願外極頭會解曰陵曰援曰求曰怨曰尤皆願也日陵下日援上曰求人皆願外也而總曰不不願外也冥因之曰怨尤之念願外者所必有說至不怨尤而不願外始益顯矣須知始而求終而怨皆是願外裏面事故備言之以見其不願外非只不求爲不願外要認說無回日不陵不援正是盡道於上下處即此內看出正己不求一味正己自然無求也李安溪曰正己不求緊帮不駁

不援不怨不尤緊靠無怨皆是申足上意於不求無怨處轉得分明則不願外之理盡出矣汪武曹曰正己二字本重但此節是說不願乎其外故應歸重不求上蓋不求於人乃見正己之盡也王耘渠曰正己句是不陵不援之本根末二句是無怨之盡境側聊侯曰富貴貧賤四者是橫說上下二字是直說上下原貫乎上四者之中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言强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潛室陳氏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惟隨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宋氏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得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饒氏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蒙引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

較也是俟命也存疑該做的便是平地不該做的便是險道貫註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所謂爲其所當爲也四書講義直到樂天境界無非居易蘇紫溪曰位之所當行者理也順理爲易逆理爲險故隨分自盡者無往非樂地逆分妄求者無在非危機也陳幾亭曰素位俟命俱不是逍遙隨意素位工夫全在行上俟字工夫全在居易上李岱雲曰要看兩以字總着重在上半截世間儘有一條蹊逕靜人凡事只聽命然所行未必能盡素位之道則不可謂之居易也故不易是吃緊處○纔行險便是求所不當得此中分界最微但君子之居易原非有所爲而爲之俟命自是現成事小人行險必是有所爲而爲之則徼幸又其本心也周聘侯曰果爲其所當爲即龍逢比干之死亦易也故易字夷狄患難內都有○易與險分別在義理不在境遇孫巖人曰行不履危地利用皆安宅心不犯危機素履皆亨途本交以字意自一串俟命不在居易外有自所居以爲俟而先天弗違志壹動氣意總之求無所御去無所留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小註須說得射似君子不可說君子似射蓋中庸引語以君子爲主若夫子初語則以射爲主也陳氏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譬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正乃是鳥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草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蒲傳閣氏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鄉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趙氏惪賓射之的梁之正正者正也欲勇射

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東陽許氏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圖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鄭註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翼註此章首節爲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章重位字因矣而末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爲位反是居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俱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己的己字俱是此身字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君子盡道之實觀聖言而益洪矣當把子思自己論做箇主張而以聖言合之方得引言口氣韓求仲曰一時較易即一時命義之場也射亦位也一日豈能即一日靜躁之境也射亦素也李安溪曰所行爲途所居爲位素位而行無順無逆皆有以自得故外物之至天時人事皆無所怨尤然則途有險易而君子居之皆易也且將遇險而反身脩德焉何疑之有湯子方曰矢是偶然之失方切君子周暢侯曰射有正鵠如行有正道一般失諸者射者自失正鵠未嘗不在也射者之失只是巧力不到君子之失只是知行不至○夫子本意畢竟重射故本節單以射言子思引來乃重君子耳潘星壑曰反求諸身之內即素位而行也不求諸身之外即不願乎外也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位不能無得失兩境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也反求正見其正己處

附纂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說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僧總老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

指意乎則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卻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張子貴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手於不失人學之至也○呂氏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也不詘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饒氏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章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詞東侯氏僧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自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陶饒黃氏行險徼幸乃金是不熟

首節是綱下三節分應末引孔子之言以結之。次節是頂素位三節是眞不願困也但玩無入不自得句即藏一不字在上位二句仍帶二位字可見次節末句已含不願外意三節又緊承次節說來語雖兩分意實一串也居易句亦當如此看中間所以着一以字也。反身即是正己反求諸身則於人自無怨求亦不必求矣反求工夫到盡頭處自然無所失而無入不自得矣。末節小註謂當以射爲主而因之又謂當以君子作主二說非相悖也蓋入末節夫子口氣自應以射爲主而入子思引夫子語氣則又應以君子爲主也　見蘊記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雙峯饒氏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比身放開一步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辟譬同。雙峯饒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此妻子兄弟登卑邇父母登高遠新安陳氏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造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指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雲峯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盡存疑君子之道造爲之道也故亦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爲大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爲之序雙峯饒氏非邇不是容易到人多看得卑邇容易了故一生無見腳處因饒氏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一步緊一步雙峯饒氏謂其說遠放開若繆若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露了故詩說箇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則益切矣合看諸章子思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何等細密。君子之道造字即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爲之道與大學之道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方。或問甚明。李安溪曰隱怪者騖於高遠而不知道之基生塗者溺於卑近而不盡道之分雖君子充其分於高遠之域而專其甚於卑邇之間所以爲中庸之極也陳惠中曰天下因無邇不能遠卑不能高之理亦無獨之卽遠卑之卽高之事中之也然有所次徐長曰高遠本在卑邇之中君子非推而遠之也明所自而用力之地乃責卑邇已涵高遠之量君子非盡而限之也當所自而從入之途始眞。此節有兩層君子之道行遠登高必須自邇自卑而行遠登高者自然自邇自卑也必學道者有隱怪不自卑邇卽求高遠一路行遠登高者無是也必字內有兩義究歸合一若說君子之道亦如行遠登高者斷乎不能不自卑邇則此二句亦不消說矣總緣君子之道不曾說得明白則譬如一層不曾清出使觀者過失使皆義蒙昧蒲星屋曰率性致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位育中和必甚於隱微幽獨之際境界不易到爲遠地位不易及爲高高遠卑邇指兩頭說着力在行登二字又在兩必自字行登一步卑邇便到得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中間然有層次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帑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勉齋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眞能宜室家樂妻帑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帑矣此斷章取義也。和與宜不要粘看修身刑家渾乎默成非諸格致誠正修者難言之序安溪曰言兄弟之愛而終之以妻子者則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之樂且耽以終身而無倦厭故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父子兄弟綠夫婦而有故爲家道之先父子兄弟以有夫婦而疏故爲齊家之始人之於兄弟亦無不少而相樂者自有妻子之後而不能必其同心於是兄弟之情日薄而且相怨尤者有矣故必曰妻子之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和樂且耽以終身而無倦厭也困勉錄曰上四句是處妻子兄弟盡道處下二句言

其景象如此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三山陳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擧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宜家宜妻孥樂者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爲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意爲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東陽許氏]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邇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求道可舍其卑近而徒事高遠爲哉[雲峯胡氏]看來此意可疑蓋百行莫先於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作文當閒旋數語如云人子之事父母固先於妻子兄弟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未必父母之我順也[四書通]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必使一家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爲人子而使父母之心或有不安不樂者亦將何以爲人子哉[通義]此章爲事爲先後次序之凡例夫凡行事皆有其序故總以行遠登高爲起語其下引詩云子曰是處一家之道而遠邇高卑中之一事也欲父母之順必先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欲治國者必先齊家欲治民者必先獲上欲獲上者必先信友欲信友者必先順親親底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推此類可盡天下事矣此亦一事之當然費之小者也[黃際飛]曰因夫子誦是詩乃引是詩卑邇意在詩中高遠意在夫子誦詩語中兩下呆疏一句神理不免隔斷[孫端人]曰詩只從妻子兄弟下面說夫子忽然推到上面父母正於不講順的道理而下面工夫既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自邇自卑之意也亦句意字最妙

[附纂或問]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藍田呂氏]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就一家而論兄弟妻子爲卑邇則父母卽爲高遠矣偶擧詩及子言以證首節自邇自卑耳此處須要活看註中所謂意也○君子之道道字賤侯謂卽道不遠人之道下二句方說進爲之方據或問云言道無不在而進爲則有序其說良是困勉錄亦然或書則主存疑說謂首句道字卽指進爲之方玩語中旣著辟如二字則存疑之說與語氣自合當更詳之○妻子兄弟本平看安溪說似用側講然其論自精詩意本如此　見龍記

右第十五章[雙峯饒氏]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親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程子]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

用揲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潁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則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黙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文集〕潘子善問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卽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以謹卦象斷推之尤明白〔語錄〕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北溪陳氏〕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雲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勉齋黃氏〕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吳氏程〕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迹以氣言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雙峯〕方氏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其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新安陳氏〕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公遷朱氏〕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尊言之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於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蒙引〕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便已見道之不可離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檃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卽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之功用卽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至而伸反而歸只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了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說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甚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說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食飲草木之類要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春生夏長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黙會鬼神之所在耳若謂卽此是鬼神則爲觀而可見聽而可聞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爲德二字最難解爲德者得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日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如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爲政以德據於德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也惟鬼神之德惟以得義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效爲德之義故爲之說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傳中惟此德字自爲一例解○性情功效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聽不聞視不見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答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卽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那合而爲物之始散而爲物之終處都無可

見可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爲之體乎○以其爲天地之造化萬物故曰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以其二氣之靈自然能如此故曰二氣之良能存疑小註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之所以生長者乃鬼神也其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此卽是物而鬼神之所體者耳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蒙引證只是一樣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了又加功效不亦贅耶竊意性情言才謂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證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致堂之說是矣性情功效爲云道德功業圈迹錄此章鬼神與李路所問鬼神不同彼是專指天神地祇人鬼言此是說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鬼神有對待屈伸二項而對待中又有對待屈伸中又有屈伸又對待中各自有屈伸屈伸中各自有對待蒙引曰此章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游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本旨後說亦云看來不是玩第二節章句莫非二字便兼對待在內許謙曰天

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張乖崖曰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薛敬軒曰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作陰鬼也鬼神者其太極乘氣機而屈伸乎汪瀍形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坤以功用謂之鬼神熊次侯曰物不息則不能生而其息者卽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其生者卽神汪武曹曰造化之妙於氣之往來屈伸見之此語亦須善會不爾恐得了不見不聞意困勉錄云鬼神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雙峯謂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而以程子爲未精此談看也看來程子但未說得二氣良能耳○吳氏謂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困勉錄力主其說謂前四節雖說氣之無所不在而理之無所不在實在其中竊思鳶飛魚躍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存疑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爲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則吳陸二說固爲得之但語類朱子云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或問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鬼神是形而下者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

此氣又似帶鬼神只就氣言而誠字乃就理言也當更詳之朱子謂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玩或問曰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則首節內未可用當然之意新說誠字卽在德字不以誠作所以盛說不可從賈註曰先儒云鬼神之爲德只是說鬼神之爲鬼神最要李尙霙曰祭祀之鬼神卽吾身之鬼神吾身之鬼神卽天地氣機之鬼神非有二也鬼神之誠卽萬事萬物之誠萬事萬物之誠卽吾心之誠而非有二也鬼神之體物不遺亦道之須臾不離周聘侯曰性情是其主宰處功效乃其用也要之有是性則有是情有是情則自是有是功則有是效因字一綫牽出○鬼神本是氣而要在其中蓋就氣上見出理來不可分判爲二此處且就氣講爲是○章意歸重誠上誠是天命之實理主宰乎氣化之中者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此章皆體以發用微之顯卽圖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行也前章卽用以見體費而隱卽圖說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說費便是說隱則說顯便不離微何得謂隱只帶言不重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爾氣人絲毫忽喪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卻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呂子約問所謂體物者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卽鬼神之德猶云卽氣而不可掌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欲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無間乎晦明代謝之間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縮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缺滲漏者皆非

是○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對前後章只專費以明隱[文集]香
後居前者鬼神者往來之氣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
體也○答吳晦叔書前輩引用體物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
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語類]說到無又有
說到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
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顯不見聞是恰體物不
遺是功效[雙峯饒氏]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
此章非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非見聞已足
形容其隱矣而後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
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
之費隱言數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
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新安陳氏]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
朱子本義云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
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猶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違
[朱氏伸]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
陳氏]陰陽之合爲物之始陰陽之散爲物之終○鬼神爲物之
體猶此已體物猶貞爲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
相發[東陽許氏]當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
[饒]引陰陽合散之陰陽則鬼神二字內各有陰陽也是橫的陰
陽也[雲峯胡氏]始終字非當生死字看凡物呼吸消息聰明變化晝
夜代謝生死皆是也[胡氏]始終字不可專作生死字看生死字
只說得人與禽獸草木還說不盡且如日月寒暑是物日月寒
暑之來是物之始其往是物之終日月寒暑中之靈氣便是鬼
神且如人之一身語默動靜亦是物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
氣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莫不皆然也[語]物之
終始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自始至終俱體也[楊維斗]
曰鬼神二字當從陳張之說勿泥下二節祭祀之鬼神也天地
爲物終始陰陽二氣故云體物不遺[吳安溪]曰鬼神者雖有屈
伸之異名然其爲神則一也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者也祖宗先
聖先賢既屈者也常伸者與生人之道而長流既屈者亦與生
人之本而不亡況乎其功之不可忘道之不可息者氣雖屈其
神則亦與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而不窮也故分而言之曰鬼神
合而言之則神也○一身之中陰精之靈曰魄陽氣之靈曰魂
猶之天神而地靈也常伸不窮者也思慮動作之精甚曰游魂
游魂作爲萬事而有動靜之變猶之游氣紛擾生爲萬物而有

聚散之殊也或伸或屈者也魂之動也乘於生氣如神之從天
其前也盡於精與如鬼之從地精氣魂魄合而爲一故天地人
鬼之道上下同流焉○人交於鬼如魂交於魄也晝之有思是
也鬼交於人如魄交於魂也夜之有夢是也人交於鬼則鬼之
靈即人之靈也故曰其鬼不靈若鬼交於人則其所憑依者如
其所自爲矣而鬼亦靈矣哉夫至治之世非鬼不靈也靈不
二於人也如日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夢不異於鬼也[武曹]曰
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間其爲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明矣
朱子所謂氣先乎物須有此氣方有此物將鬼神作十將物作
賓是也今人死守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一語以爲本之朱
子豈知此乃編大全者攙撥之誤乎蓋所謂體物者以下
至聰明代謝也乃呂子約問語物之聚散始終以下乃朱子答
語無物能遺之以下更有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所謂
無遺欽滲漏者皆非是此三句駁得尤爲要緊今卻刪去此駁
語所反以呂說之見駁於朱子者目爲朱子之說遂至遺誤至
今三百年來無人辨出蒙引謂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與
鬼錄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之說與蒙引所云可並行不
悖蓋亦皆誤認呂說爲朱子之說而不敢直指其非也○宇宙
必無一物之相肖者非物物而爲之而物不知宇宙必無一物
之無偶者非物物而配之而物亦弗覺○凡天地間變化遷流
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不必皆有形也然無非鬼神所體所
謂無形亦體也[周按]一曰體物即物即鬼神不可遺無物無鬼
神[黃際飛]曰須知無物處亦體蓋無物是空處空處是天天亦
物也[王若霖]曰陰陽之氣以兩而化故物雖一本而消息各
乘其機圓闢之故以一而神故物有萬殊而往來遷復其運
物猶未先鬼神已立其上而爲之宰鬼神固先物而存物已隳
隳鬼神即寓其中而爲
之質鬼神又即物而存

[附纂或問]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
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
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
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

曰畏敬奉承指發明處聚發見昭著指洋洋如在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洋洋如在者人心爲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之則乃神爲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之也周聘侯曰如在如字不是恍惚不可爲象是使然倏然見之位聞聲光景纔是旋動充滿意在上在左右亦不是忽然在此忽然在彼總是鬼神之活潑著見處體物不遺於此乃見其切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言神明之來觀不見睹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祭合諸說者俱說引抑詩爲祭祀之證愚謂朱注并無此解此是沿襲之誤此章只重鬼神之德之盛使天下節是即祭祀以驗其盛若以引詩是證祭祀然則章旨豈重祭祀乎蓋鬼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爲驗一以詩詞爲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惑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遺處矧可射思句不重朱子語錄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鬼神體物不遺其至於是有不可

得而厭斁者矣不顯亦隱精微忽之間檢察不聞以得罪於天地鬼神況可厭斁而不敬哉困勉錄合註謂矧可射思句不重恐是若彼講此句亦當如上節齊明盛服例以鬼神能使人不射見其不遺則可要鳳阿曰即屋漏之中而鬼神之無不在如此末句不重只言當敬意周聘侯曰人一身在天地陰陽中如魚在水一般如何頃刻離得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非天於我出王游衍處有物糾察乃我有不能逃於旦明之間也如此看纔見神之格真不可度而體物不遺全彰著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朱子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雙峯饒氏〕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乘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誠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蓋至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因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妙處以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

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直指鬼神於佛老而驚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爲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大學誠字就人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其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後〕說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僞而無其實也既無其實則歸於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illegible]

鬼神也本太極以有暨乘二氣而出入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雖虛也而甚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不可得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為天地之一闔一闢小而為人物之一死一生溫涼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潮汐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為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自無聲而為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揜也有如是夫四書講義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困勉錄或問既極贊侯氏之說而大全又有朱子之說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恐亦是未定之論黯士取之誤也○翼註謂誠字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太淩如天祿實有是天祿亦可謂天祿為誠乎當故云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此說甚是然章句亦只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何也蓋上文言合言散原兼理在內則此節雖只云合散之實亦不妨[illegible]川曰天地之化也運諸氣則不能不寄其機於鬼神鬼神之行也根諸理則不能不顯其誠於天下惟此理實而不妄故其化流而不窮北溪曰物以形言鬼神以氣言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氣以成形也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是理以宰氣也蓋即形而氣在即氣而理在焉羅整菴曰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即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耳蕭伯玉曰天下無氣則無物天下無理則無氣其機固愈推而遠其用自息據而愈彰黃陶菴曰中庸首章是總領末章是總結此章是前後筋脈結聚處拈出鬼神為處則制祭祀張本拈出誠字為下半部張本李安溪曰誠者實之者也天地人渾然合一之理誠實不妄者也此見道所以察乎天地而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之極致也○首言夫婦之知能者則曰費而隱終言鬼神之德則曰微而顯蓋惟鬼神之德之微而顯而根於人倫故知夫婦之道之費而隱而察乎天地李[illegible]雲曰此篇三一之字要看若作節頁又顯已是析作兩層○微之顯是上文說過不可揜之如此亦是上文說過此句單要遙接出誠字來宋尤菴曰鬼神之德非即誠也誠字是鬼神之德之所以盛[illegible]曰顯見二字乃微之顯之字由微而顯正實理之著見耳不熟玩太極圖說便不知之字道理○鬼神之屈伸都是實理誠即在鬼神上見○就陰陽看太極便在陰陽就五行看太極便在五行天下何物可離誠了朱子謂鬼神是實有者是就陰陽五行上見出太極其實鬼神是形而下者如何便當誠鬼神乃誠之不可揜非本文分明有之字又有不可揜字

附纂或問　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加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氏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忘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

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

〔程子〕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旣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旣斃之形旣反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張子〕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朱子〕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謂之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降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於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

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卽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耳之精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擧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人死矣○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耶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侯氏解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語錄〕發見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文集〕答陳安卿書王丞說魂卽是氣魄卽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月之不受日光處是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三以後謂之生明○梁文叔問體魄旣是二物不知魂氣亦爲二物否曰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又問旣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藍田呂氏〕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擧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上蔡謝氏〕動而不已其神乎歸而有迹其鬼乎往來

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
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丙申七月六日午讀
嘉興徐起元瀛滄　校字
武進呂　睿澤如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四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該以之屬二字○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襄公二十五年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西山眞氏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新安陳氏孟子稱

舜爲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曰幸哉有子如此何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通氏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爲孫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謂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恆得政於齊至威烈下田和列爲諸侯卒爲建國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從弟橫皆豪傑宗彊能署定齊地皆自立爲王漢高帝言滿自封舜祀始絕○陳陽許氏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卻是就舜身上說昔以傳禹禹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後世又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陳國是子孫保之也○臨川吳氏舜之孝所以爲大者蓋爲聖人而父母得爲聖人之親尊爲天子而父母得爲天子之親

富有四海之內而父母得享天下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父母之寵及於無窮起於側微而終能顯其父母如此可謂孝之至大者也首句稱舜之大孝下五句言其所以大者〔陳〕引大孝若非常之孝也下文云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大德爲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宗廟饗之謂宗廟饗舜之祭鄭氏謂舜饗子孫之祭未然也〔困勉錄〕此章是從庸行之常有道之實處章末須歸到孝上若但發德之得天脫卻孝字亦非中庸大旨〔劉〕上〔王〕曰此節德福平對下節以德獲福方用倒說〔張京江〕曰孝之大不待祿位名壽之既備而後知其大德之大必待祿位名壽之既備然後全其孝〔征武曾〕曰四書講義謂舜乃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而不可謂舜以聖人之德並諸福以成大孝竊謂二意似亦可兼德既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尊富饗保而因其德爲聖人尊富饗保乃愈見其爲孝可見呂說雖與先儒不合然亦可補先儒所未備也〔王霈〕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又謂章中四德字大德以下三德字一例又謂大德只是大孝身則其數支離而不可從矣〔困勉錄〕亦以其不合於先正而非之也〔王滇若〕曰以德福兼隆推明其孝本是正解呂氏則云以孝致此五者意欲與末節相應然頗礙也與語氣矣〔周曉侯〕曰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推是了然推不是大舜推也曉村說看至誠聖人即下名字更迂謬矣○德爲聖人是大孝之實不必將德孝紐合謂孝到天處便是德到聖人處也舜之大知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舜之大孝亦以其聖德而致尊富饗保之盛不是推大知大孝而後能如此也曉村之說甚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仁山金氏〕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饗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勉齋黃氏〕舜生知之者又指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盡衰故也〔蒙引〕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經說大德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耶曰只看上文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便是有意在照收曰書

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爲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困勉錄〕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依蒙引翼註則自第二節以下俱泛說舜步步在言內而着步步在言外從蒙引是○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茫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有容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祿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期也而遐齡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周曉侯〕曰註云舜年百有十歲不但饗保爲壽也且饗保亦豈可爲壽乎曉村說謬○有其德則有其福福皆德所自有此其字一義也有是德則有是福福與德適相稱此其字又一義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附〕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審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之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必滋培之其本傾者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東陽許氏〕栽培傾覆以天言天之於物其實如此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蒙引〕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傾覆之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

風雨字面來包括此只說得植物耳○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爲加○饒氏說天字重今看來因付意思重[陸稼書]培覆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覆者仍在物[許亦史]曰自人言則主於得自天言則主於因[朱雲了]曰物各只一物則天者不得不私而天總以爲物說物則泯物者不得不公因也者相公之培覆之權也王[宇泰]曰天之化育只一例覆去那有心厚薄於其間御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天只因物付物因字最妙蓋理在物不在天也[汪武曹]曰按篤字含下培覆二意本兼說然意御重在培上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雙峯]饒氏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旣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臨川]吳氏引此詩以證大德之所得以著因材而篤之意民謂庶民人謂有官守者[汪]勉齋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旣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旣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則三句自當作三層看乃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保是保其身佑是佑其行命則命之爲天子也[羅]文止曰惠康之際言天命而不及頌所謂舜康殆所以存昭事之忱成賜之降言天命而不及詩所謂舊者蓋敬以發先王之德[李安溪]曰惟降於初者無不善故所稟之氣質有所不足言惟應於後者無不公故所遇之氣數有所不足道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宋氏]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爲善受福中庸卻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

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撼倒他蓋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旣佑之又申之董仲舒云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饒氏]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淸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衰雖孔子亦稟氣淸明但本已其情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位祿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日居易以俟命是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而得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矣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必者決然之詞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

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冗菴宋氏]得其位祿名壽是就諸天者說底而天下化是驗諸人[存疑]此條還是就舜上結泛結說不得受命[四明]請觀此言能如舜之大德未有不受命者是詩德之至而受命恭諸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illegible]注命之受自其德必之可見其德不在天而在德○受命自身爲天子之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受子曰聖人而爲天子與不與未予者多矣獨舜一舜蓋古來得天下之奇者堯如舜而舜能得之所以見天之可必而德之不可不予也[李安溪]曰祿位名壽天之所命而推大德足以致之舜之德至於盡天足爲能於孝之量者所以謂之大孝○德莫先於仁仁莫先於孝非孝而德何以修然全德之爲仁全仁之爲孝非德而孝何以至同屬侯曰德爲聖人五句是大孝之實後幾節就德推出福來不過又一推衍說耳實不能離脫首節也故不必再提大孝兩無虛可離大孝不必將大孝大德湊合○細玩步驟提出德爲聖人句對下祿位名壽分明以德爲聖人爲大德不以

焉之受祿於天與世同稟者天亦只是因材而篤耳固非偶然倖獲而天亦豈有所取哉○德所包甚廣而要必以孝爲首安溪武曹二先生俱如此立說故呂氏以大孝咸大德之論猶不甚非之然呂氏說來卻有病遠不如李汪兩家之該備無滲漏矣

見禮記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衍饒氏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至卽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焉君常旧孝庸德也而極其至可以格天則道之費大矣道其可離乎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小註此章言文王武王周公之事皆有合於中庸之道三節只宜三平總以費之大者言。○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何。○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有大德而位祿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雲峯胡氏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新安陳氏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雙峯饒氏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蒙引合註註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三節平看觀是言文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以明道之費也新說單重文王謂文王以有子之述而無憂下詳言其善述如先緒成先德俱子述之事而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此非本旨又不可從若題在子述之出起則隨題立意不妨田武曹曰實合註云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缺後便不須後有聖子自家一些欠缺便不足重矣況既曰父作之必有所以承之者既曰子述之必有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此說猶文王雖爲子雖爲父宜有憂而反無憂此不是正解然則以備一說又按袁了凡曰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亦表合註之意○王季二句須用合講方見得無憂分說便非周勝俱曰聖人自己盡道尚屬易事而前後相承述作繼美此千古不再有之奇與父子之極盛者總是夫子自說文王遭遇之際子思引之見父子繼美不可多得文王當之快然無憂此皆庸行之極至者只平平說去道理自穩○兩以字歸重王季武王上見得如此聖賢而爲之父爲之子所以希罕浦星陽曰作述俱在道上講與伐商之事不相干謂端人門文王一身盡道實有所以承前啓後者故章何直日文王之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朱子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日看來也是有些與如堯舜與湯武眞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盡美矣又謂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蔡氏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三山陳氏周家之業自太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屬爲王之基武王一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雙峯饒氏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淺深日反之不若性之之爲自然

蓋中庸之意〔新安陳氏〕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
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以父
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在主父母而言未必
及其他者也〔雲峯胡氏〕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
無也周公追王之禮時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
之此段須看章句之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
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后稷於是祀
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
禮孝心上下融徹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陳
氏〕詳[illegible]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
官自竄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更謂稷生臺
璽殿累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
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諸盩
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
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
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
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太王之父據
文而言也〔[illegible]〕斯禮卽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爲
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
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
爲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〇聖人制禮毫髮不苟故先公
只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諡非獨
以親疏之辨亦以其功業之不同也〇葬祭只言大夫士者自
諸侯至庶人而申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
達乎大夫逮乎天子皆自庶人達之者也〇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
之耳〇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乘胡氏之說非也
〔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爲大夫子
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
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父爲大夫子爲諸侯之類可
以例推若父爲諸侯子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大宗矣〇
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加子爲大夫則封父爲大夫既封大夫亦
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〇今之封贈其親
卽周人追王之遺意〇以章句大夫降親之期則之喪亦不逮

乎大夫矣聖人是大集識章句是本讀禮〇周公成文武之德
此蓋管到末自追王太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之期
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虞期之喪以下又是一樣話合而言之
總是推己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〇成武王之德易說成
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纘志述事來看〔四書通〕周公盡
其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制爲不易之制夫子追論以
爲成文武之德也〔黃勉齋〕成德所該甚廣一部所述皆是但此
重在祀典耳〔雙峯饒〕曰葬從其爵反始也勞死者以安也
祭從其祿致愛也伸作者之情也服之降殺貴貴也所以曲而
教也服無貴賤親親也所以經而等也〔徐徵莊〕曰太王王季有
發而無恩則禮殺於文王蓋下逮之所自起與大統之所由集
者不內先公有祀而無謚則制界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
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制禮之盡善處孫〔[illegible]〕
曰葬者藏也藏而安之也不於其分則不安祭者思也思而享
之也不於其分則不享〔張南軒〕曰尊親之孝錫類之仁皆天理
人情之極至故曰德〇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敢貴三年之喪遇
何是實不敢親〔楊若士〕曰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
爵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爵必
不敢分而自尊周公之所以別嫌疑必於大夫士矣〔[illegible]〕曰
周自先公而下皆不克以王禮葬而惟致祀爲尊蓋遠於臣子
所儀惠可知矣〔李安溪〕曰古者喪制則自上而下非薄於下也
爲其與之匹而物之備故分有所限也喪則自下而上非薄
於上也爲其職之重而事之繫故恩有所殺也然不殺之者與
物而已而其發不限殺之者儀與節而已而其哀不殺故喪祭
之交不同而哀敬之情相準〇言喪禮者亦以殺時祭遠之意
蓋喪禮之殺自下而上以貴者之賤殺也祭禮之殺自上而下
以賤者之分卑也然三年之喪斷必達於天子而無貴賤之殊
故上祀之典亦必逾於士庶而無貴賤之異父母之思情之至
也以孝治天下道之極也〇斯禮也只是說祭禮葬是兼祭而
及其服又是兼葬祭而及三者皆俱禮制讀此章言之則祭爲
王季葬爲實所下章達孝亦是以祭祀之禮言之可見〔許[illegible]〕
曰德誠制作之精意說〔汪武曹〕曰天全所及說約云祀先公以
篤恩或亦另有說若云不敢以天子之具先公致從諸侯之服
則父爲士而祭以大夫亦收從士之服父爲庶人而祭以士亦
收族庶人之服子份則諸侯服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
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鄭注云祭以天子諸侯養服

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孔疏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著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爵玄冕是也夫父爲士大夫皆雖子爲天子諸侯而其尸猶服士大夫之服則父爲士而祭以大夫父爲庶人而祭以士其尸從士庶人之服何疑也何氏贈曰達乎諸侯二句冠以斯禮也三字引上祀爲此例暗意祭遂乃得來服

〔附纂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然有是說矣。〔通曰〕呂氏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后亦爲三年也〔廣平游氏〕武王爲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服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甚矣者考泰誓武成之書于羣臣之分辨矣尊卑身未可以易吾稱子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義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

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臣以雄長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迄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之實也嘗謂至德加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歐陽氏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少者入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喪稱十三年及其伐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東坡蘇〕曰

公論曰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己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肯君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〇汪武書曰二篇文論管仲處並無稱文王不稱王之語趙氏說誤東坡周公論內乃有此說

以無憂實通章此明季謂家之聽說而後人因之承訛襲謬不可盡訓近更有將下二節俱屬于遠者尤爲穿鑿呂氏既氏汪氏俱照註主三不講極是〇王季其勤王家積功累仁其上纘太王而下啟文王者自無遺憾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繼承父志忠於有商雖得專征伐無更制改度許多經營武王纘緒已見下文子遂之書更不待言矣此其所以無憂也觀夫子此言益知西元稱王之說爲妄不經之談〇時人第云追王以上是成文武孝先之德意與聖賢下

是成文武孝治之盛意亦[illegible]好○講家因下章稱武周爲達孝又以爲善繼善述故此章欲以文之無憂作主謂如此方得聯絡殊不知集註或問從無此解說來許覺穿鑿支離○太王雖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亦云太王實始翦商則周家王業雖興自文王王季成於武王實則太王始之王季纘之而後致此受命之祥也故首節即隨出王季二三節並補出太王日纘日追皆是原其所自耳○末受句蒙上節說來成文武句又雙承上二節說 見蒙記

右第十八章。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西山眞氏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孝倫者制者故舉之以爲訓○公遷朱氏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王孝二字武周皆得而有之大孝二字僞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illegible]史氏繼述無大發動人耳目感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惟武王周公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爲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翼引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緒上章追王太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資合註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爲證甚易白時說達孝作達之天下說且作達推說俱未得旨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西山眞氏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illegible]黃氏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述文王之事繼志所爲未遂述事所爲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新安陳氏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深究說來此以臨武王周公之達孝耳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蒙說蓋凡理所當爲而時所可爲而分又得爲於吾爲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因前人所願爲之志亦前人所必爲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爲之是爲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吾因而成就之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爲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隨世自相感也所爲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有考諸先聖而不謬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爲善繼善述而得謂之達孝也今又以所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非善繼善述者哉○[illegible]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而饒氏乃謂下文推上章下文言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饒說得之[illegible]夫曰先王志事原屬天理之至人情之極契乎人情所同然武周繼述能盡其量而無毫髮之歉質之文考在天之靈可以無憾即質之天下萬世之公心亦以爲無憾也所以通謂之孝王耘渠曰先王以天道自處故其志其事因乎理與數之所極而未嘗有所泥聖人以功德爲量故其繼其述盡乎時與位之所宜而不使有所歉[illegible]曰武周之功業制作無一件不從前人志事中出何得云未嘗規規求合前人也夫匹夫方身門後遂以爲天子之門起於舜爲衆後遂以爲天子之舟小者且然況其大者乎世人每謂前人以從武功爲意中只已信文王志事不及廟爲週矣夫唐虞夏后殷則繼其義一也伐暴救民正光明磊落事何嫌何忌而必爲之諱乎況制禮作樂盡倫備物前述

未備之緒後聖必續之偶於此披剔出來定爲制度此是何等事而頗若某遐後特志事看得好說文王未必有志事早已放倒文王且已無可繼述了將志事看得晦昧不明說文王未必有此志事早已放倒武周更不得謂之善繼述矣。志以王季乎中者言事以設施於外者言事必根諸志志必發諸事一表一裏之義也志與志相因故曰繼事與事相承故曰述黃氏所爲未遂所爲已成猶只說得一邊。春秋二節不但天子七廟如此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制度大畧準此故曰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也即末節郊禘大祭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以下不與而四時之嘗祭士之祠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可通行是亦通乎上下者也若以爲通於上下爲驗徵其所尊三句則謬矣新安陳氏曰前人志所欲爲而成就之謂繼不必前人有是志而由後宗務求得乎吾志之安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所當爲而猶行之謂述不必前人有是事而但時度勢務求得乎吾事之宜是爲善述人之事武周繼述皆於道理上擴充得盡而隔世相感異地同然所以爲達孝。雲峯胡氏曰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制禮達乎上下制作之繼述也纘述之大明指上章而下文春秋兩節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之乃兼諸侯大夫士庶之禮言見兼不致廢擅愛使之緣分各盡也然當以天子爲主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憑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爲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若遷寶則奉之鄭註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孔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入妄入之等也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註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孔疏曰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又曰所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爲上服也若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不服玄端而服爵弁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用也腒音渠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犬膏膳臊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音迷鹿子腥雞膏鱻音鮮魚也羽鴈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士一廟庶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朱子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卻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卻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得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北趙氏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薦入者薦神登以生事之也其稚羊豚稚豕嫩而肥嘉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謂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陳氏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此修其祖廟也東陽許氏多事只是羅擺整飭常使嚴潔之意章句者士天子之士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耳爲

祭祖禰官師凡有司之長謂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祖禰於禰廟併祭祖○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皆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羅山云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圭琰玉也夷或以爲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一語而以之類二字該之羔豚膳膷犢麛魚雁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肥腯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羊犬土屬宗伯木犬屬司寇金羊屬司馬火今四時食物不同煎和之膳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法繼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宜亦自有深意[附錄]是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級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乃止見歷卷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爲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爲鬼也如晉張說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圖]

[附錄]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蒙引]謂之若周者蓋春秋修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賜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爵云公侯卿大夫也亦兼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淺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四書蒙引]通上下祖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隆殺裳衣雖有差等時食雖有多寡皆使得以自盡也下節亦然[困勉錄]非秋以下亦不是以之繫繼述只舉其顯者之大者言春秋二節亦祖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明季講家以敬所尊爲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所親爲通乎下屬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條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禘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禮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爲事神之禮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併祖亦可併宗○適士二者衣只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倒此矣東陽許氏以適士爲天子之元士蒙引又引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涂藏茲謂自集大全者不解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乃引黃洵饒下文指上章下文之一言遂使三百餘年以此章奇論天子之禮者春秋節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非通於上下者乎其謂之屬者以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禮不可枚舉且經雖若泛錯舉天子之禮以統之非單言天子也助祭之人天子有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諸侯有卿大夫士大夫士有羣吏百執事至旅酬祭統云尸爵獻卿諸侯爵獻大夫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朱子獨引儀食禮一條正以通於上下者言之也○若孫兩節盡倫盡物使天下人人得緣分以自盡乃先王所當爲而不及爲者是在善繼善述者耳[顧麟士曰]此節照後敬其所尊一句下節照後愛其所親一句[倪論註曰]或謂春秋節屬時祭宗廟節屬祫祭然大全小註明以春秋節屬敬所尊宗廟節屬愛所親若分屬時祭祫祭豈時祭專屬敬所尊而祫祭專主愛所親乎二條正屬一時事修祖廟四句以其事祖宗者言之序昭穆五項又與其及於子孫臣庶者言之其分別備著者蓋因春秋二字切於時祭故也但必謂序昭穆等在祫祭時方用之此兩未有所據[讀四書大全說]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節有可修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設哉[北溪]曰神無不之而獨寓則不忍也知所人之有室耳而不於宮者別之也神必有所而棄置則弗安也亦猶人之所需耳而以爲宗者原之也神猶有衣遊散不散易也亦猶服之無斁耳而必於尸者假之也神猶求食存味則以殽也亦猶人之食新耳而因乎非者思之也[存疑]讀書甘氏曰所引周禮春官衣服二字疑是守祧二字之誤蓋先王先公之遺衣服藏於廟祧守祧之所掌也○許氏緣已舉後人改削八物者至羊屬司馬大乃饒氏註今因時時物不同今宇下有按字乃許氏自明其意也一食之宜亦自有深意原

所以辨賢也餕食之終酬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齒也○雙峰饒氏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雲峰胡氏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流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勉齋黃氏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卽衆賓兄弟子卽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別長幼穆與穆別長幼也爲尸於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illegible]氏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羣廟丹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畢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主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各自爲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新安陳氏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有職事爲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東陽許氏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內者今不可考其詳儀禮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與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各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奉

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觶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則同姓之尊卑序爵則合同姓異姓之貴賤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愧則又有序齒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齒而存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意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於是親親之殺又序於賤逮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引宗廟之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註子孫亦以爲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次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之羣昭羣穆不是昭一行之羣穆一行之羣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之子成之昭也武王之子又爲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爲康之穆也○序爵異姓也但同姓序昭穆時恐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其曰賓弟子兄弟弟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燕毛非只謂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耳○

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姓異姓也蓋
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存疑宗廟之禮
蓋賜云宗廟序立之禮○此宗廟是高曾祖以上廟方有羣昭
羣穆若是禰廟或只是昭或只是穆不得昭穆俱有○序昭穆
褒亦有序爵蒙引後一說最是○蒙引曰冬烝飭於其長非是
各酌其長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飭於其長其長則將
此觶往勸他人飲耳思按儀禮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明先自
導飲不但是執事者洗盞更酌飭於其長而已但弟子既導飲
一杯長兄弟卻不飲乃舉之以俟旅酬前此主人獻賓亦然此
為不可曉爵纂註此與上節是一時事因饋錄子姓有宗祝有
司之事者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下則序以昭穆此以
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
諸侯薦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非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
而中多者不得與於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是欲用人在
遂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為上按儀禮是弟子先自舉
觶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酌酒也逮賤之賤指卑幼言不必
是童子序齒與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後說云序昭穆時昭
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離於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
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
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事序爵是異姓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
異姓事此兩節論祭時祭者如此傳錄臬曰宗廟之禮合羣廟
之主而祀之於三年則合羣廟之子孫而從之於宗廟也明舉
於廟而後禰祭相傳付所考而不亂左者為昭右者為穆也人
舉於禰而後於為相繼有所別而不淆昭不亂穆穆不亂昭也
唐荊川曰左昭右穆宗廟之所以發祖禰者已有一定不可易
之制而羣昭羣穆子孫之所以繼祖禰者亦因之以為一定不
可易之為賓吉士曰事指庖翟以及祝史告翟執爨率為皆是
也夏義仲曰祖孫世隔隔則欲其有親父子世親親則欲其有
別序之所以辨也年者所自受於天得之不敢上抗世者所均
受於祖承之不敢下夷序之所以定也顧麟士曰上節因對祖
考立說此節之中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一廟之中
各供其事各效其職各遵其禮各展其情先王之心何等驩悅
豈不是孝其所親○宗廟之禮謂序列尊卑分子孫而左之右
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尊此謂禮也但昭穆
二字高於下何出之方不參○燕毛序齒意大約不能序昭穆
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耶蒙介儀曰所云序者不過別其

班次耳子姓雖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
在阼階之下時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
考以左右為別也先輩文不參考此題王守溪文曰太祖而下
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因之以為南有列南牖而
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因之而居北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
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侯為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
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
人之獻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面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父在西階之前迭相酬酢故凡在室
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為
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
者之左右為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本
當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得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
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南穆皆在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
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儆豈如後世家人常盌合
旋子孫一時共為拜起者耶何相沿不覺也汪武曹曰主人交
衆賓亦如昭穆如字不可解按孔疏如字乃為字何故改之衆
賓黨作賓衆亦不可改在昭列者則為一色下黨有在穆列者
自為一色八字不可删各自為旅蹴作相旅蓋此為旅酬之事
作相字為是○特牲饋食禮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
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
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之事及賓之獻於尸也是為三獻禮成
其時則主婦致爵於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於主婦
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
賓致爵於主人也賓致爵於主婦也賓獻主人酢也蓋此一科
之內并賓獻尸之爵為有十一爵也於是主人乃獻賓及衆賓
遂於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觶不舉又於阼階獻長兄弟衆
兄弟又獻內賓宗婦於房中然後長兄弟為加爵衆賓長為加
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此之後則兄弟弟子於阼階舉觶獻長兄
弟而旅酬之禮行矣自致爵以下至此乃許氏所謂尸主兄弟
各用獻酬畢是也堂下設尊酬賓云云則許氏所謂主先自飲
而酌以進賓者是也蹟謂弟子舉觶將行旅酬此即鄉飲酒鄉
射一人舉觶為旅酬始少牢儐尸二人舉觶為旅酬始之義也
旅酬士者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於阼階也長兄弟酬
衆賓於西階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也長兄弟取弟子所
舉之觶酬賓也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於階前中二

辨解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辯財所謂無算爵也由是佐食獻散於尸祝告禮成而祀事畢矣許氏所云頗不失儀禮本旨故因其說而證明之焉○章句所謂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是用鄭氏說然此乃旅酬後無算爵事何以鄭氏及朱子皆屬之旅酬竊考禮記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賈孔氏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儀禮鄉飲酒禮鄭氏註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夫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乃旅酬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無算爵事蓋解酬之大法欲見賓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連引而言之然則不兼及無算爵猶未足以見其弟長無遺無不周徧故以旅酬與無算爵對舉則各爲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算爵也○特牲饋食鄉飲酒鄉射禮旅酬所及者不若無算爵所及之廣儐尸之旅酬遊從上至下無不徧然必至無算爵而後彼此交錯祖酬蓋旅酬與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爲尤甚下大夫之禮賓旅酬而止行無算爵雖是其禮之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已周徧而足以盡歡心也若但行旅酬而不行無算爵者惟大祥爲然使此之所云旅酬不該無算爵在內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蒙引曰許氏謂兄弟之少者先導飲云云可見賓弟子於賓長亦然然後賓與長兄弟各取所奠觶相酬今考特牲禮止云兄弟弟子舉觶將行旅酬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許氏非省文也蓋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舉觶凡二次而賓弟子止一次蒙引誤看矣旅酬時長兄弟酬賓之觶是其弟子之觶而賓酬長兄弟之觶則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觶也至無算爵時賓及兄弟相酬之觶乃各是其弟子所舉之觶耳蒙引亦誤看也○祭畢而燕鄭注賈疏謂在寢孔疏朱傳謂在寢以詩樂具入奏句玩之當從在寢之說○祭畢而燕儀禮無明文故鄭注云爲將以燕飲與與者疑詞賈云必知祭有燕者蓋皆旁引他說以意推度而知也○天子諸侯有燕私而上大夫獨無之不知何故意者上大夫勢逼於君嫌與君同而下大夫與士位卑則無所嫌與

附纂或問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爲其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

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

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諸侯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爲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不能如古之制，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

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䙝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僞，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槪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

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茲而畧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
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厄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
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
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舜典受終於文祖大禹謨云受
命於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禮記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註王父乃
祖也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
父之道也○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高帝子也乃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
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
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
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
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
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
原廟○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

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埽地而
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
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程子〕祖有功宗
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
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朱
子〕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遷毀之序
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
羣穆皆移而昭不動○儀禮所謂以其班祔禮記所謂祔於祖
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以昭穆不可亂也○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
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壓則武王進居王季
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
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位也○改塗易檐言
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韋玄成等奏謂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
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已○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

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歆說得較是他謂宗
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說之大
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
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
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更歷魏晉下及隋唐
其間非無深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
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
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
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
間甚或無地以容鼎爼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
哉○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
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
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
而已耶○如李氏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
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
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
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

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神祖慨然深
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
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昭萬世
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僅可考耳○所謂昭穆者父子之號
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
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不謬哉殊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
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必如陸說
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廟
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
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
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
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文集一世各為
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墻○古人廟
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
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
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祫祭之時羣昭羣穆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則太祖之主仍東

合自如昭南向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諸宮所謂
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
廟中無不東向矣○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
右為尊卑也格菴趙氏后稷王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
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
故謂其子為穆邗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父昭子穆而有常
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
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
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
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
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複廟言上
下重屋也重檐重承璧材也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
至斲制也礱磨也倉櫳者蓋其柱也斲椈者磨其楹也趙氏曰
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於太廟室中則
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於廡下則小祫耳逸祫祫禮昭穆各用
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几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
各列廡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

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
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
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
之說而考之陳祥道禮書言祫祭之禮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
后稷之廟其主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
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
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
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名一文
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
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
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
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彝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
尊其迎尸出在室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
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
日釋祭則同一日愚因陳氏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不可知
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疏文之說恐亦或然故並觀云遷
祫於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詩

之祭昭羣穆羣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
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簠簋之設恐亦高
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
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
二飯而言禮器云一獻質再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七獻祭先公
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
主婦賓酳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
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
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姪兄弟舉胙舉稷分之於理亦順則無
妨於一日所行矣○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
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
玄孫名敖云文世室者伯禽有文德世室不毀其室故云武
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
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
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廟舞
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鞏之戰有功而立

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
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宮無所謂武世室也崇
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魏明帝青龍四
年為室隆上號曰几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恭敬
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圓丘方
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
年春正月詔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蓋廢
蓋可知矣裴秀傅玄之徒尚欲其[illegible]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
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
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
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發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
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
陵之失此求吾生於原廟漢儀黃氏此四時之祫又曰三年祫
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祫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為尊卑
孫氏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廟在北
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吳氏曰古者天子始七廟初受命之主為
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

祖東西之中二廟爲高爲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
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爲三昭
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
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
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爲太
廟高曾祖禰爲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
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
合祭於太廟大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
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爲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
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
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
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
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朱子所謂二
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祇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離
立祠版之類也於祫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
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
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
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

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于階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
有主者之廟況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
之新安陳氏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
是也陳氏禮書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
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
易也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
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
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
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
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
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
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
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
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
於子也汪武曹曰趙氏悳所引陳祥仲禮書乃本之鄭康成其
原文有鄭氏禘祫志云六字今爲編此書者删去太王王季以
上遷主於后稷之廟遷主主上有祭字此書又幷去武王亦若
室之奥東面下有其昭孫康王亦若武王之東面十三字此

皆亦若矣又拔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句乃禮書本註其原文云
逆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
三尸也今此書删去上三句又升爲正文而繫之昭尸共一之
下則上下文義不相貫矣至其上下文坐位與祫祭同些字乃
序字之誤酒外三酒亦字乃亦字之誤誤獻用兩象尊誤字乃
而字之誤有祭時祭字乃樂字之誤四代之樂上又落去作字
編書者草率至此真怪絶也○禮書本鄭氏説以禘小於祫而
謂祫備五齊三酒禘推四齊祫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
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絀皆非是○鄭氏所謂籩豆簠簋之殺本
指禘禮而言謂禘小於祫故祫備禮而禘從殺也今趙氏乃幷
以此言祫祭是則宗廟大祭禮俱從殺也殊失鄭氏本旨矣○
朱子謂始祖廟有夾室凡遷主皆藏于西夾室故謂之祧而祫
祫議又謂宗亦曰世室亦曰祧蓋文武以前之遷主藏於太祖
之夾室文武以下穆之遷主藏於文廟昭之遷主藏於武廟故
太祖廟之西夾室與文武之廟皆謂之祧也陳氏禮書則謂文
武乃不遷之廟非所謂祧而以五世六世之廟爲祧與朱子
不同吳氏此條謂高祖之父與祖爲二祧廟即諸書之説也○
鄭氏以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凡遷主皆藏於二祧之中

又謂諸侯無祧廟則藏於始祖廟耶通曰不然先君之祧是爲
始祖廟也蓋鄭氏以文武二廟爲祧此在七廟之中又不以后
稷廟之西夾室爲祧此其與朱子異者也○祭法孫遠廟爲祧
註疏以文武二廟當之禮書及吳氏此條以五世六世之廟當
之未詳孰是○冉勉錄云吳氏謂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
禮始看來有廟便當有主古者大夫士亦不應無主不知吳氏
何所本竊考祭法鄭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以下不
禘祫者無主耳極於重主道也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
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
秋孔悝爲祏主鄭康成謂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也左傳孔悝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孔疏云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
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士虞禮以其班祔賈疏
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
説主反於祭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
結茅爲叢者其言大夫士之無主者不一而足此則吳氏之所
本也○徐邈王彰謂大夫士有主陳氏禮書主其説與鄭許孔
賈之説相乘雖未詳孰是然謂大
夫士無主之説無所本則不可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朱子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宗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游氏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陳氏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新安陳氏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雙峯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祭行奏者周公也爾皆出於先王此見周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位不但是主祭者之位助祭之人自冢公下至百執事皆有位也行禮之時則各踐其位矣且如昭穆之序亦有昭穆之位貴賤之等亦有貴賤之位行其禮尤明白樂雖本文無之要亦祭時所必有也且如禮亦不止此何有迎神薦獻許多事○自當備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爲文王業未必有是意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矣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自地位之所到言則曰至自求人道所言則曰達其實一也。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承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蒙引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存至孝即達孝也。說統敬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爲此位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借踐此三節一時事下俗是是達孝之義○孝之至是贊其禮制惟其孝之至所以天下皆稱其孝也。四書講義敬愛根總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王易視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志述事之善洞徹據其指先王也呂氏謂太王王季俱在內繼志述事

不必生然是文王志事此未必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雙峯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敬所尊二句是繼志不必從[illegible]雲峯曰其字指先王自以文王言蓋推文王敬祖考之心使天下各得敬其祖考而後文王敬祖考之道盡推文王愛子孫臣庶之心使天下各得愛其子孫臣庶而後文王愛子孫臣庶之道盡即指上二節言推一人之孝使天下咸盡其孝故天下稱之無異詞孝之至也匪大孝者所敢當也[illegible]曰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字內不在先王內因武[illegible]曰此章主祭祀言陳氏謂事死如生居喪時事與葬皆不合元人門者辨從謂亡是死之變文存是生之變交死即是亡亡即是死不必分別但亦有理○人多說文王處武周之地必大建九廟而臣萬方翻來覆去竟如宋杜太后所謂吾兒崇有大志者稍韓蒙隱示文之爲親已極武周不能有加惟此愛敬之心與之合說得繼志述事倍覺精細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太祖即始祖○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善中庸之道○禮運命降於社之謂殺地說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說地也出財故云列地利○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說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社之道故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爲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尊天而親地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材者故親而祭之一切祭地而共祭社也示本也者以土神生材以養官之與民故皆示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又斷通考鄭氏於天地之祀

皆分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爲此所
祀者鼠眥而又有神州則祭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
經所不載也○虞四時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郊
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見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
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
心用骨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
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用日出周春祭曰祠夏祭曰禴
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爲殷祭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
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焫蕭合羶薌其祭貴肺用朝及闇(鄭)箋天子春則猶祭夏秋冬
皆合享猶祭名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
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
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朱子)
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
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
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卻好○游氏說郊社之禮所

謂惟聖人爲能饗帝謂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爲能饗親意思甚
周密(語錄)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雙峯饒氏)序
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爲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
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
如生存誠也蓋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言是又治天下之
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吳氏)[illegible]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祭地
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
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圓丘五時兆帝則
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通者則亦謂之
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皆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耳地猶
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重其次則祭地於
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
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
祭從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乘者於社報者但請之宜
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耳胡氏因不信周禮但
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爲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
不知天子之禮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爲至尊爾

諸侯不得行也(五峯胡氏)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泰誓
言郊社不修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
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
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
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
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
矣(信齋楊氏)大司樂冬至圜丘章與諸祀不相關而諸家謬誤
正爲此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
以祖配天禘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
其祖所自出諸侯只及太祖大夫有功始許爲祖所爲宗廟之
祭降殺遠近附於祀天何與而註妄謂祀感生帝夫祭法歷敍
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乃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
於嚳禘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爲郊之大者
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
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
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註强析爲祀天二義遂分圜丘
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
兩事謬矣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配之謂之祖宗夫

祀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
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哉○正月郊祭天鄭註謂爲
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考之月令周頌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
穀於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
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祀也天之
也鄭氏乃合二說爲一說非聖經本意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
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義盡之
說一揆矣○程朱二先生之言大帝一也只一字言則祀天帝
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
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
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鄭氏
乃分爲六天謬妄不經莫此爲甚○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
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不如孫奭正
月郊祈穀經有明證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
祭五帝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
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
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不可易矣註疏說正月郊及季秋
明堂孟夏大雩九祭之中已失其三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

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庶幾得之三禮義宗鄭等名又加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并失之矣○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註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故人漢祀用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既知之矣又云地神有三夏至祭崐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正禮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合之也○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曰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乃漢儒混禘祫而并言之而

至論禘祫歲月皆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據按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何與誠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豈容混乎○魯之行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以為周公所自出也至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廟而於莊公宮而禘之僭始於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禘始與祫混亦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兩禘記失禮之始也譚氏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常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常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為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眾見於此非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存中張氏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義所載與王制同新安王氏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illegible]矣舊為四時祭祖宗之禮所皆

而易感禘為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貫社又與己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冥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通傳詹氏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為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禴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皆但循臣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二春一夏而誤也以禴為春祭亦誤爾伯嘯史氏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當然之序不得不如此者蒙引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賢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困勉錄雲峯謂上文是通上下之情此節是嚴上下之分不是上文雖通上下而王侯大夫之祭其先自不同則未嘗不嚴上下之分此節社與嘗仍通乎上下則未嘗不通上下之情只侯蒙引作悉舉其禮制為是○郊之禮惟大

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事其先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吳因之曰事上帝祀乎其先雖言報答天地祖宗全是聖人之精神上與天地相孚格前與祖宗相盡承意正與達孝意相謂甚堅林大欽曰神人不同其理一也禮政不同其究一也這乎天人之故者吾自會通云爾陳大士曰其治人也即事天也其理物也即治地也其合萬同之數心即事其先君也而事天者法天之明事地者則地之察事祖宗者即本其在天之靈而大其先世之德金道隱曰天為民而立君親傳于以繼統凡以治天下者也乾吾父坤吾母一人格共修子職於下惟聖人為能享帝祖甚尊宗甚敬曾孫有道告路假於上惟孝子為能孝親李安溪曰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底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關一層如只推到父母處則旁關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關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加推到天地處則旁關便包得民物民物皆在其中矣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真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

爲心此治國所以加親諸掌○朱者體之推也一家之中兄弟末也父母本也兄弟同出於父母者也族姓末也祖宗本也族姓同出於祖宗者也天下之大民物末也天地本也民物同出於天地者也如樹之有根也滋其根則枝葉蕃如水之有源也浚其源則派流盛故孝於父母者未有不以父母之心爲心而友於兄弟者也孝於祖宗者未有不以祖宗之心爲心而厚於族姓者也孝於天地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愛及民物者也古之制禮者崇本以報其親矣猶謂族類之必有初也而推至於祖宗追遠以逮其祖矣猶謂氣化之必有始也而推至於帝影響之昧昧而歸宇之冥冥積氣之息息而神理之胎胎察乎此者之能聖明體乎此者之謂仁孝事而措之天下之民也何難之有[汪氏][書曰]朱子所說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云者乃冬至大報天之祭特配以后稷耳與論祭何與語類集編集疏四書通輯釋諸書皆不載此條獨太全書誤採入也○鄭氏以社即祭地甚是其謂祭社之外別有方澤亦猶可也謂方澤之外更有神州則失之矣○春礿夏禘張氏以爲夏殷之祭名此本鄭氏之說陳氏禮書馬氏通考皆從之獨趙氏謂爲漢儒之訣其說是也○章句解禘字引趙伯循說謂只是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者二主而不兼羣廟之主楊氏一遵其說殊足發明章句故錄之○朱子取胡氏之說謂祭社即是祭后土纂疏通皆錄其說章句所謂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正是此意乃通考所載朱子之說反謂某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與語錄相反不知何故今存胡氏所云以證前說復錄楊氏二條以明後說觀者自酌之可也○鄭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神州二祭楊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之祭鄭說雖不如楊說之當然皆以社爲即是祭后土此則與朱子胡氏相合故錄之若王肅則以社爲祭句龍因不可從黃氏澤則謂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尊之也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豈有可尊可責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未知其說果云何以其與朱子不合是以不錄○此節治國意不重言治國如視諸掌者正所以贊禮制意義之深遠耳○須將下半截收在上半截內方爲得旨[李倘固]曰此節是承上孝之至句而嘆其禮義深遠通於治國故兩所以字都是想其用意深遠處從孝內胥出治道來

[附纂或問]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藍田呂氏]事上

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乎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李安溪曰不是以事帝祀先爲孝於親蓋自孝於親而推之孝於天地孝於祖宗皆孝也孝於親則能愛親之所愛孝於祖宗則能仁祖宗之所仁孝於天地則能生天地之所生矣此夫子所以不答禘問而西銘所以爲原道祖也[劉大]山曰由吾身以上遡而遡焉自父母及於祖宗自祖宗及於天地無遠近幽深本呼吸相通於一氣由吾身以下順而推焉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親疏貴賤皆并包同體而無遺

通章重達孝二字善繼善述正指其達孝處下四節又指其善繼善述處不但春秋三節見繼述之善即推到郊社禘嘗益見繼述之善而總收入達孝內○上章纘緒兩節是繼述之大處須切定講本章下數節亦是繼述之大處雖不可直露然亦須隱照此節前人雖謂不必粘住武周須仍收到武周身上爲是○通上下者自天子諸侯以至士庶人也四書蒙講得最明若以祖宗臣庶分上下大悞○善繼善述雖兼持守變通言然此節自宜側在變通一邊○雙峯謂孝之至也何已包過達孝末節乃另起一頭推開泛說另是一意者甚謬宜爲汪陸諸家所駁即蒙引謂明乎三句甚輕此說亦未盡善此章原極贊武周之達孝不重在治國上然古來惟能明此禮者乃能制此禮惟能制此禮者乃能行此禮武周自春秋宗廟敬所尊愛所親而并及於郊社禘嘗蓋先王嘗日有社無郊有嘗無禘而武周因時起義爲盡倫盡制聖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游氏所謂惟仁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也惟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知饗帝之仁者乃能仁育萬民知饗親之孝者乃能孝治天下到此地位始可稱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善繼善述到盡頭處而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矣總之治國源頭已在此數節說出故末用此句煞住正與達孝二字緊相呼應如

此看則末句方非贅歸明乎三句方不是憂裝上去而首尾一綫矣○此是因制作推到治國斷不可說因治國而後有制作若說因治國而後有制作則是以重治國於本旨不合矣 見龍記

右第十九章 慶源輔氏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丙申七月六日晚讀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濬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五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少蘊葉氏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illegible]饒氏木曰版竹曰簡贖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蒙引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解

君臣也如成康時以成康爲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名爲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設政舉唐荆川曰文武之前非無政也而不若文武之詳文武之後非無政也亦不若文武之善○江岷源曰人兼君臣界重在君一邊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顧氏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illegible]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困勉錄舊說謂○二句言人易敏夫政此二句言政易敏於人上重人下重政甚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政之喻更進一步耳[illegible]非樹意也且此政字固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請當云人道之敏

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稽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一卷其人不俟頃而奏治平要如此捷人字在內作文方妙要合註亦示此說也張彥陵曰此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重在敏字蒲盧又在敏樹中抽出來以見易之甚意無兩層只因之曰明良會合方成人道剛柔合質方成地道韓求仲曰末句只形容一敏字汨武曹曰陸說與鄙見正同蓋此節緊頂上人存政舉來何以見得上二句必應對出文武在外乎彼諸家之意謂註中蒲盧二句又字尤字似非一層不知喻意雖有兩層然上面總頂以人立政句下面總結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二句正意實無兩層也鄒端簡墨卷破承云中庸喻人存政舉之易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焉蓋政必待人而行中庸即地道之生物者以喻人存政舉之易而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之責成人君之意有在矣其過處則云譬之以敏樹之地力而植易生之蒲盧韓求仲極賞嘆此文謂此節斷無兩層口氣也劉觀侯曰上承人存政舉來脈下接爲政在人去路分明全重在人蒲盧句因上文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耳虛字謂重在政又是一意非也孫端人曰人道主於有爲地道主於發生兩政字俱指文武之政說不分兩層

附纂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於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據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朱子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元裏出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禮義智皆從這裏出爾○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道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伯璵史氏章句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智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三山陳氏爲政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新安陳氏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新安倪氏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蒙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蒙引曾說便是說仁其身者○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仁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得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不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兼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蒙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爲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言之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與下文具此生理自

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叅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箇惻怛慈愛
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脩道以仁道仁說愛之意
理邊說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箇惻怛愛之値
思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眞氏]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
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東陽]凡曰取人以身不但君不
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當有
感召之機在[汪氏武曹曰]存疑謂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
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
以類而推竊謂林氏此說即下文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
以脩身也經文乃是彼此互見耳旣於下文見之則本節不必
又補入此意○賓合証謂脩道以仁便是至誠經綸天下之大
經施肫其仁意眞是西山眞氏新安陳氏新安倪氏但以心之
德言恐未的當[黄際飛]曰取人以身是言堯舜之身即得皐夔
禹稷之人文武之身即得周召畢散之人無不好一邊周親賢例
[曰]身不脩不能取人此不能去讒遠色賤貨所以不能貴德也
身不脩人亦不爲我取此不能去讒遠色賤貨以貴德者所以
不能勸賢也[潛擇歷曰]能仁其身則以
身取人以人立政須繳還人道敏政意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
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以生
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的意我如今須要自
體認得○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
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裴得好如升階揖遜之間脩道以仁者
纔以仁者人也何爲了而又添說義禮小仁便有義陽便有陰
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個降殺等差道
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
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親親則有降殺三年與
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是也
雖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
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也[西山眞氏]人

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
人矣[雙峯饒氏]尊敬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
理有以節文之[新安陳氏]義者宜也孟子以尊親賢爲務義在仁
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
經知人而言[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
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
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
親爲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旣曰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即所謂具此生理也下節
乃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何如曰上節釋仁字
此釋人字本文曰仁者人也須要見得仁字當得人字處故
此解而首之云人指人身而言云云合而讀之曰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
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如此則仁字之義甚備皆可見矣○
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初此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
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失人身豈須然不知痛痒者哉○親親
爲大此親親所謂親雖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者是故親親
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御解親親爲事親蓋
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
如此○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處
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更屬人矣如會者
宜會人從而尊之之類○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其所宜面
言不然便是義外矣○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即禮蓋
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
者言非尊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
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自親親以至仁民愛
物皆仁也而親親爲大自尊賢以至悌兄敬長及處事應物之
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爲大○仁義禮意卻不重重在智仁
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
智也曰義曰禮卻都歸在智上○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
只是仁智也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仁通乎五達道而
乃以屬之親親者何孝弟爲爲仁之本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
該合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下文或問曰子庶民來百工
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存疑]人形而下者也以
仁訓人可乎幾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
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

字當發見字看仁義之等殺所禮之若見處畢竟等殺是人事
體是天理本文兩之字一所字也字語氣緊相呼應○節文字
便是等殺其原出於天理故曰皆天理也蓋者天理之節文○
此處仁義禮雖就發用處說然畢竟親親尊賢等項是人事仁
義禮是天理雙峯說是○呂氏謂仁者節德發明脩道一句此
語須善看擇善是知固執是仁欲固執先擇善此欲盡親親之
仁所以必由尊賢之義也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只是
就仁下面出仁推義由仁義推禮早已爲知人知天張本見仁
之有發於知也不得以脩道以仁一句遂然滿[?]惻怛慈
愛隨心發見無一非自然之意化裁區處因亦理會何一非當
用之理人也宜也指得開闢○凡心之愛者節目而親親爲根
本凡事之宜在一事而尊賢屬萬事故曰大孫端人曰親親爲
大道中倫類皆由此推行也尊賢
爲大從中來物皆借此歸明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不知天則於人之智

愚賢否有所不能知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
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朱子]此一節卻是倒著根本
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卻是知天知天是格物知至知得箇自
然道理學者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
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凡事便都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
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
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

眞知故也[?]斷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
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
之累[三山陳氏]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爲仁之本
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
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
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雙峯饒氏]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下可不
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
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爲
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
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
也故兩節名以故字承之蓋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知也誠
身仁也凡經與爲政在人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
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大臣
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
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
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
上文脩道以仁卽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卽是天命之性但
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卽

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潛室陳氏]天以理言事以物所以然之
故也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以
合乎此也[?]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
父母如語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脩
道以仁五達道中標要仁獨言事親事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
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一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
以仁不可以泥事親字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
亦是緊關處○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求五達道而講明之
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
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發絡其意使學者尋其
語緒而味之自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註朱子非
卽以等殺爲天特因等殺說出天則也易曰乃見天則蓋凡天
理發見有自然之則爲不得親親自然有殺尊賢自然有等
非天而何若一毫意見人也而非天也[?]合註上二節特說理
先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卽上親
親之仁知人卽上尊賢之義知天卽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
之先務也不知天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天則取舍之極
已窮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得親親之殺而親之

乎須如此講方是所謂講義何以謂之倒看也脩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卻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深宜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愚謂爲政在人三節饒氏以仁知分看極是但饒氏以爲政在人脩爲說仁仁者人也二節爲說知稍差蓋爲政在人節說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是說仁之要義者宜也至禮所生也是說知故君子節總結上二節○王方麓曰身脩於道而親親之仁也所以脩道愛隆一本以爲事吾親也而仰所以仁吾身孝素於因心以爲親親之仁也而卽盡人之道道脩於仁而尊從之殺又所以輔仁知大賢而吾師之則親決有資而脩身之尊盡知小賢而吾友之則諸賢有賴而親親之理明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又皆天理之自然而知不及於此非知之至也故思知人又必學窮乎人事之則皆有以知其所自來而不容已心通乎性命之原皆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是則非知人先於事親亦以爲事親而不知人不可也非知天先於知人也以爲知人而不知天不可也○艾千子曰此節承上起下知天二字等俱達道俱在內○安溪曰此節只是起下文體朱子語類中明言之註所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者猶言尊賢之義盡然後親親之仁至而天下豈有不知邪正善惡之臨面能盡孝之道者乎非謂人必先從事知人而後能親其親如此其顚倒本末之序也○知人知天則智也智爲仁義禮之原○汪武曹曰語類云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由此言之可見不是思欲知人先要知天只是思欲知人更要知天也若脩身之於事親不知當用先要二字抑當亦用更要二字按上文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以取人以身例之似當用先要二字然思九經之事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另有脩身工夫經文固是後此互見然亦不應盡舍卻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工夫而只從事於事親然則亦當用更要二字矣或疑朱子謂知天在起頭處似說脩身當先從此做工夫始此未能細玩朱子之意也蓋以用功言之則欲脩身更要事親欲事親更要知人欲知人更當知天而以成功言之必能知天而後可以盡知人之義必能知人而后可以盡事親之仁必能事親而后身無不脩所謂脩身得力處卻是知天也所謂知天是起頭處也呂氏謂知天是盡境非始事今看似與朱子起頭處之說不

合而其實不相悖也蓋所謂盡境者以成功言之所謂脩身得力處也予向者重輯大全皆未見及此○註中兩言又當可見不是先要之意○經言事親蓋舉事親以該五達道也事親中合脩道以仁意而曰知人曰知天乃是說智字卽下文達德行達道也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聘侯曰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親親爲大原在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中則親親正脩身內第一要緊事○註云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二者關通全在仁義上親親之仁雖單就愛邊說其實愛之理離不得心之德此仁字便是下三達德仁字義主於分別使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其中有窮理工夫在古人於義多云精剛是知的道理程子云人須居敬窮理纔能知人可見知人必自窮理來而知人之義其爲三達德之智無疑矣分而屬之事親屬仁知人屬義究竟脩道以仁五達道無一件不要仁卽無一件不要義所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者只是欲仁先知耳但從知入脩是下事必物格知至至於知天而是道之大本以徹夫然後知無不盡而脩道始無不仁矣不格物窮理如何能知人然不物格知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那能知天故知人知天止此一知而淺深精粗不同○天爲萬物之原不止屬脩身邪處單在事親知人然人窮理知性而至於知天則道之全體大用無不了然而所謂知人事親以脩身自一以貫之矣○潘耀臺曰脩身一類親待身而事賢待身而尊等殺待身而明故身合仁義禮以脩身脩身在事親重能仁其身意事親在知人重義以輔仁意時講以尊賢爲講明親親之理故必知人不知資於賢者其多凡贊勸啟沃調護皆是不專在講明也○孫燦人曰此節乃見仁義禮之相因而義總合以成仁又都歸到智上蓋尊賢之義重知人等殺之禮重知天同是智也故此兩節說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之終其功各卽勇也如此看章內頭緒勞如脈理自是一線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此序指五達道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程子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朱子知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知守非勇便行不到○智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眞實的心語錄問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頭說可見知是緊要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是循環說智本來藏仁義禮智元亨利貞是智貞得以元亨利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御藏春生夏長秋收意思在裏面新安陳氏曰者達道達德之本而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眞氏達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雜於偽則知出於詐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虞書曰五敎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曰天敘有典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敎是言脩道之敎不離此五者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公遷朱氏孟子自敎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序別信獨之一字是以兼之矣新安黃氏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端之首孝居百行之先仁知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塗轍勇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東陽許氏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交字不可輕讀過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爲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節天下古今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見五品之人倫皆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所謂達道之爲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樂之情便爲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凡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人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易君臣雖以人合然亦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唯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蓋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爲從父姪爲從子甥爲女兄弟之子壻爲翁之半子通爲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妻家者附之夫婦師則朋友之交中之義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惟有是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是勇故能有以強此理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知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出於人爲所就不與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旨矣不可不辨○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爲誠又是一意存焉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爲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爲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大意若謂脩身固在以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以仁及知天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即上文所以脩身者也三

五華纂訂大全 中庸卷之五 十三 書院藏本

者何知仁勇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是解所以行達道意若曰智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所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智是實智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智是實智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智即五常之智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智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覆合註一字依註作誠者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王德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一誠圓勉齋存疑謂智仁勇仁字是專言之仁是矣然此他處專言之仁猶有別他處專言之仁即兼得智勇○下文分明以誠兼天道人道此處誠字亦何專以用功處言兼存主用功說俱要圓

因之曰親親便是仁知人知天便是知而勇即貫於仁知之中三德已完全了此特點出名目耳○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俱著身字義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箇身乎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故曰達道達道切於身所以脩身必以道○知則純乎知而無復有昧之雜仁則純乎仁而無復有私意之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懦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此處只是言行道須以誠備求及所以求主於誠者故求誠之功章末備論之○道曰達道正見人所共由而不可不由意德曰達德正見人之所共能而不可自淺意未復推極於誠此又脩身之大本大原而通章所共重者獨在此一句學安溪門論其本之合則仁貫五倫皆義禮智信亦貫五倫焉語其用之分則父子之親主仁者也君臣之義主義者也長幼之序主禮者也夫婦之別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父子兄弟以親相親也天之合也君臣朋友以尊賢相尊也人之合也夫婦人合之始天合之終何言乎人合之終用友君臣同類而男與女不同類也何言乎天合之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也○性之綱仁義而已矣倫之綱親賢而已矣父子兄弟親之屬也主於仁者也君臣朋友賢之

屬也主於義者也節久斯二者之謂禮知斯二者之謂智實斯二者之謂信楊江陰曰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強之斯義之事備矣歸於行之者一以主敬存誠爲之基始終也圈右衛曰君臣五句須照定脩身以道句說方不是泛講人倫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後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爲主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圈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

用下將知勉行的工夫說是困知勉行底資質[雙峯饒氏]生知安行是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能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西山真氏]朱氏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智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面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屬仁之分無可疑者○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由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有遠近之異矣況困知勉行者又必於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所以為學利者與生安者有間不容之異可乎[陳氏]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真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凡須黽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復其本然之初矣[東陽許氏]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仍皆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淺御一邊兩句今以三節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豎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兩]提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又下兩語通上文三知為知

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其說似不一愚謂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則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脗合無間止此一說盡矣而下節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皆以其分而言者也此自正大明白非他說可得而紊其曰以其等而言又曰通上文云云乃其餘義蓋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義耳○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許歸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己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阻矣○知之成功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

知困知者與生知本來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本來一般○

不是勇怎生得到渾一地位故曰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下此一句恐人之自阻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下及此方要其成說統困知非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耳[蒙引]註生知安行聖人也到這裏學利困勉也到這裏無二無別故曰知之一成功一此雖兼舉三項而重困勉見氣質不足以限正夫子引哀公意四書講義放重生安學第學利重輕置學利驟敏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闘通聖人望人主意專在此乎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前無可推該處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是無志氣便極為流俗所壞不思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困勉蘇生安也到這裏學利困勉也到這裏無所分別故曰一見生安之無所異學利困勉之無所謂氣質不足以限人也[莊九微]曰在氣質上論確然有此三等不同若論本體自聖人至途人俱是生安其學困者均復其所生爾其利勉者均成其所安爾更無兩樣[陳槃峯]曰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其所至之域同者以智仁勇之德

何也。陳非國曰：義理之本是也。氣質得而賦之，故智仁勇之在人者，有各出之殊，而氣質之不均也。學問得而齊之，故知仁勇之進道者，有會通之益。饒氏曰：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及其爲勇，是說性分上各具體同。人曰一字，即暗藏三或字中。汪武曹曰：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是以知爲主也。故生知安行屬知，知得淺，須力行方到仁處，是以行爲主也。故學知利行屬仁。陳氏謂生安者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與朱子既是生知必能安行之說不合。胡聘侯曰：自強不息，華是說勇。可見本義歸重困勉上。○了凡謂困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在工夫上說。余謂困困求知，意亦不可少。○數之字指達道，知之行之指達德，不論何人知者，此道行者，此道此道之達也，不論何人道皆能知道皆能行此德之達也。但達道自是古今公共道理，緊要總在知行，若不知之行之，則此道便不與我相干涉，氣稟雖然不齊，而性分之中，知仁勇三者常在，故皆可以知道行道，所以知之能一，成功能一，兩一字歸結達德上去。

附纂或問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承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

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朱子曰：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文集萬正淳問曰：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蓋指孟子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爲過，而先生不取，何也。曰：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西山眞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是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節齋蔡氏三知至智，三行至仁，三近至勇。生知者智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瑞史氏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其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通義史氏或疑知之成功而一已包學利困勉而言爲勇，而不言次三近，止是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由，乃獨不得爲勇而爲勇之次，何也。蓋知之成而一是就已至處言，故可爲勇；三近是就方求處言，故但爲勇

之次也。三山陳氏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雙峯饒氏曰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曰守與行屬行以擇爲知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知則當以行爲仁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蛟峯方氏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曰呂公以公爲仁有我爲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爲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雲峯胡氏曰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問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饒氏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爲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生知安行者爲恥。東陽許氏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公遷朱氏論語爲疾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大者兼知仁

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横錯綜而不同與蔡引此學字專指知心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知仁言不可以先知仁也翼註觀一好字可見他自知其愚而又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求相反觀一力字可見他者力挽轉情欲之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徇欲忘返相反觀一恥字可見他以不及人之能知能行爲恥分明與甘爲人下者相反樂天謝氏云知仁勇既是達德則好學力行知恥其下手處亦不外於達道而他求須要理會實台註心中眞知得盡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儒四書講義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困勉錄賈合註謂此三句重在好字力字知字甚是翼註謂好字力字重知字不重只重恥字不是蒙古講曰近字對上節一字言要其成就處曰一許其用功處曰近未處一之須求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之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則是知之一成功一矣輔州甫曰行即行此五達道

是也但爲私意所蔽情意不能懇至惟力以行之自然眞意流貫於倫常之間。饒陽曰上文知之一成功一是要其終而言此指出好學力行知恥是原其始而言蓋教人入德之門也。李安溪曰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矣其初則近之而已。知仁之成存乎勇知行之決存乎志恥不若人則志之矣故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汪武曹曰吳因之云好學力行知恥此入德之事又按王觀濤云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也一說兼學利困勉下手用功處亦未爲不穩此二家之說甚當存疑則云此又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蒙講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不能及而又爲此標引之也恐謂下困勉一等人即是困而不學者矣豈足以言好學力行知恥乎存疑所云大概言云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竊謂凡學利困勉未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皆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者也非又下困勉一等也○饒氏史氏說三近皆是兼學利困勉下手工夫言念可見存疑所謂又下困勉一等之說亦爲非矣知以振恥恥以復勇而實知以恥問恥以勇生看蔽知恥源頭實自勇發則知恥之近勇不煩言自明黃際飛曰此是入德之法至好學力行知恥之實則在章

末學問思辨百倍其功耳。張彝人曰知者聰明自內出好學者見聞自外入以窮理言仁者率性以行道力行者修道以復性以克復言勇者以志帥氣知恥者借氣以勵志以發憤言

[附纂]或問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雲峯胡氏]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

大學以修身爲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爲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東陽許氏右自天下之達道五至此爲第二節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眞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以修身心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啟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恥近乎勇以若人不如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强道知行并至而身無不修矣心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此收拾上文修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修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修道

而身之修不越此矣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此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也語意云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蒙]天壽翼註所以知俱包道德在內[說約]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冗丹林曰人己一理故知修身便知所以治人天下國家均此人故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順逆陽曰此節結上起下身爲治源一修身而治無不舉天下九經正悉其所以治也[李安溪]曰修己治人初無二理下文所謂九經者不過達道之推而廣其所以行乎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累而措也仇滄柱曰說知所以治人三何但用上下感應建極歸化等語覓個人君一修身後更無餘事如何又有九經等政耶須知治人而治天下國家皆有實事在數知字只淺淺說猶云知得此意耳[汪武曹]曰許氏原文云右自天下之達道五至此爲第二節天下之達道節下之人等語乃另是一條解朋友之交句本載在天下之達道節下續大全者一刪一并一移其語遂不可解[蒙引]曰上節言所以修身是正己事乎及正人以下方正答問政也[李雲]曰不曰知修身而曰知所以修身便是包含三近中許多工夫說到得知所以修身則達德全而達道行而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者不外是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邱載書中語]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程子]曰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曰道莫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問]子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兼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載何也語錄[問]呂氏以有其九者皆懷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爲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與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政刑已行乎其間矣[黃]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治之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心]遠人非國賓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而來須克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故須恤不相體悉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擬去尤遠怯威念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倪氏]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陳氏言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新安陳氏視羣臣猶四體務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謂不可易視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者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稱易否乎○陳氏曰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賓者朝聘諸侯及大夫之類旅謂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可見矣○竊疑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爲言爲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此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論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說就此節是備論治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語類講此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覺合註註云此列九經之目也末云此九經之序也序意輕目意重序節在目中因魏纖大學之明新即此章之修身治人皆合之則一件分之有兩件也新只完得明的事治人只完得修身的事此合之只一件也新民自有新民事治人自有治人事此分之有兩件也然明新修治界限殊難分如此此章既以尊賢爲修身則尊賢不在朋友內乎親親不在父子昆弟夫婦內乎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不在君臣內乎何者非修身之事而又以之屬天下國家何也大抵身不能離天下國家而爲身其身與天下國家相接處即屬修身事其經理乎天下國家者即屬治人事然則九經尊與達道相顯面前言達道者以其相接處言後言九經者以其盡理處言講尊賢以下八件須與前達道有別方是分別承上段來然亦有別若大學之仁敬孝慈信則兼明新言之也孝弟慈恭然○經字註只云經常也潘氏兼有常有條理說饒氏又以庸言常是正顯說得庸與有條理意○親親以下合呂註以家國天下分配是矣尊賢將何屬乎曰尊賢統乎身與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皆藉尊賢以得存故尊賢以尊賢屬修身未妥蓋存本本呂註而失之也呂註本當活看劉同人曰文武之經有九欲知其德淨實意之所存則觀名而思之欲知其源流上下之所及則循厥序而省之○李氏曰凡此九經者皆天子諸侯可通行故以爲天下國之要爲政而不離乎修身故修身爲之首前言親親尊賢者所以修其身也故先親次賢自身之外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賢親親者所以施諸侯也故先賢次親自敬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懷諸侯告公者古者邦交大小相

繼各有懷諸侯之道也○王武曹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下許氏有右自凡爲天下國家九經至此爲第三節一條大全今本則許氏原語作此第三節四字而移置此處大學衍義○陳氏曰爲政在人人字即此節大臣群臣爲任政者也不可以不知人即此節尊賢字與君論道者也尊者後臣賢亦有爲大臣者此與敬大臣體群臣並列則師而不臣者也○新安陳氏曰大臣泛而易褻故言敬群臣衆而易疎故言體以道揆集曰來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若百工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北溪陳氏不惑是理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衆無所眩惑也陳氏報禮重君視臣若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雙峰饒氏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雲峰胡氏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爲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序一也●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所疑何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新安陳氏表章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東陽許氏來百工是指作諸工人在國

居民則服穡力田亦得自安於盛世事賓旅言叢是困勉條上
以知仁勇爲終身之功此後以至敬爲言者乃是彼此互見存
饒云此專就臨民時非也又千子曰齊明二句乃修身時下手
人門工夫若看作然明澄徹動者中禮則身既修以後事非所
以修身也亦非夫子所以告哀公矣李安溪曰繼絕舉廢則無
兼併之事治亂持危則無傾覆之謀朝聘以時則禮不責厚往
薄來則交可繼此皆三代盛時邦交之道而春秋反之者也陸
稼書曰稱事承上省試然是三項不可一滾汪武曹曰勸親
親此乃所以使諸父昆弟不怨也吳因之謂勸親之親於我極
是蒙引謂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存疑謂勸親親是勸別人皆
不可從〇惟其優崇是以尊任雖兩意實一串也〇東陽地官
一段大全今本所載全不成文今錄原文於右李岱雲曰德與
讒色貨是大相反者此存則彼亡彼進則此退斷無不能中立
故句中着一而字正剛復危微之機也〇人臣專以此望報則
全是功利之私若以人君待群臣言則既有以盡其誠又當有
以恆其私養其廉恥之心而深去其交謫之累與天命天討正
是一線上事周勝儀曰以時貢不數一邊厚往句重薄來一邊
潘星廬曰朝使如覲見大見有常期即公事無輕用之心薄斂

如無年凶年差其等且歲豐無多斂之意〇送有節虎節之
分使道路無困迎有節里野節之與使明之有資〇治亂以紀
綱言持危以社稷言治在亂前持在危後以時
是不勞其力兼不數不厚不數言薄來是不貪其財

附纂或問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
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
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
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
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
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

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
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
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
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
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
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
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
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
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
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
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
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
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
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
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
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輒
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其任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日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朱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亦豈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難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

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遐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乎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邪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註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時爲客卿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國○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珠厓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修文遊遨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南史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

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務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蒙蔽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宋〕子因能授任以集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三山陳氏有好賢之心而爲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爲貴然後賢者肯爲我留也○庶官衆盛則大臣得以總其綱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爲貧使仰事俯育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使民以時而薄其稅斂則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裕菴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祿足以勸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廉士耳〔西山眞氏〕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齊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後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修乎○總說如周武王立武庚殷後與滅如齊桓公封衛新安陳氏曰使不盡人之力薄求不盡人之財讒色與貨人情之所惑者苟合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主每近之何邪蓋讒者必佞所謂諂而諛也佞者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覺也故以與貨色並言之○或問曰凡此九經云云至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蓋敬大臣體羣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其理即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羣臣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即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子庶民云云也〔存疑〕語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勿使之不強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備也是矜不能○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隣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國而使得他如此治亂之後使大小相恤正所以持其危持在危之前〔引郊邁〕或問貢指之對文爲語類釋引漢書本

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詩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讒耳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節義〔辨志堂訂正〕謂約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先儒皆以侯甸男采衛爲五服蓋本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爲言而不知其不同也大行人於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及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即周語所謂侯甸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書也蓋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亦以先後而至蓋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若如大行人所言總而計之十二年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蓋日地有遠近何疏數不均乎○嘗以周書爲正至九州土性不齊物產亦異故禹貢所書皆因其地之所出蓋使諸侯易於致而王朝無不足於用斯已矣今大行人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嫌器貢服物者不論貨財是圖所有未必貢而貢者或其地所無周公之制豈其然哉又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也主國待賓出入三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禾芻薪皆陳於外乘介皆有饋牢一合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其禮也〔李安溪〕曰此是對哀公說必令其可行於今作者竟以爲天子之事如是則惟有天下者用得着有國家者無所用之然非凡爲天下國家者而夫子論此於哀公之前又欲何爲也無忘賓旅侯邦所申繼絶舉廢治亂持危乃方伯之事至於諸侯無事而相朝使大夫相聘厚往薄來皆邦交之常也註疑爲天下者見一隅耳〔汪武曹〕曰讀氏謂士者百官之總稱此即孔氏所謂士者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之說也因勉錄謂此在他處則然此處只當依說約以公卿大夫爲大臣上中下士爲羣臣○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鄭氏唐孔氏謂諸侯每歲一朝而鄭氏註孝經復謂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狩熊氏謂諸侯分爲四部四年而偏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狩唐孔氏則謂孝經註疑非鄭註熊氏之說非是今尚書蔡註則主熊氏說也若以周制言之書言官稱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大行人則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其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五服諸侯皆使卿以大禮衆聘焉所謂殷頫曰覜是也其說已與周官不合陳詳道謂

元年諸侯畫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爲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畫朝復與周禮本文及註疏不合而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謂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是十二年之前凡四朝八聘三年而一朝不朝之歲則每歲有聘也昭三年子太叔則謂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左氏所載又自不同如此而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之說則分於王制鄭註孔疏援子太叔語謂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穀梁謂孔子告其君以文武之政朱子何故舍王朝之舊典而乃據霸國之制立說正恐註疏之說亦未可信也○大行人稱諸侯世相朝而左氏則謂古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豈周公制禮之時諸侯止於一世一相朝而衰周時乃有五年再相朝之禮耶然左氏又以此爲古制何也○大行人朝覲十年侯服朝二年侯服朝三年侯男朝四年侯甸采朝五年侯衛朝六年侯甸男要朝七年侯服朝八年侯甸采朝九年侯男朝十年侯甸衛朝十一年侯服朝十二年王巡狩蓋元年七年十一年唯侯服朝五服並無朝覲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是五服或隔六年一聘或間四年一聘而侯服之每歲來朝者絕無聘禮恐是鄭氏臆說未敢信也姑從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說可也○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諸侯之聘於天子也聘禮所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者此諸侯之相聘也其爲期則相同也大行人云諸侯之聘交歲相問也即比年小聘之義也其曰殷相聘不曰三年則與聘禮之說異矣○小註趙商四段皆欲得未安○故失其位國句史記原文止云故失其國此書妄添位字何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今疏以柔遠人爲無忘賓旅則引懷方氏事似不切恐倒誤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饒氏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潘氏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爲虛文是無物也雲峯胡氏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讒得以間親排之貴不當然新安陳氏

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誠之名已見於誠之不可掩一言誠之意已見於三達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誠之不可掩以實理言而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實合註一者誠也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實心實意做出便是與上行之者一對看欲爲天德之以實此爲王道之實總見一誠乃達德九經之實經也因書講義下節豫字正從此一而註六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又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猶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皆一只此一季彭山曰不在九言指誠字誠即九經之實心蔡虛齋曰一不在九經之外然不離乎九經而亦不雜乎九經一未嘗不倚九經而見然皆乎九經而其惠無方實妙乎九經而其數無多

附錄或問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婉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龜山楊氏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都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問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曰得之

雙峯饒氏曰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只知天而此只明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下不可不知者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加好好色惡惡不能加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新安陳氏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東陽許氏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修也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着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顚躓然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眞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

應物只當出之不窮○張氏曰誠明二字不可泛泛看章句解反身不誠則謂反求諸心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解不明乎善則曰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是何等工夫地位○此正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事擇善即達德之知誠身即達德之仁而勇即在其中矣存疑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知仁勇也讀書錄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明善即是知性○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有之善無一毫之妄○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修身之事○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四書講義順即底豫允若之謂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非從親爲孝也信乎友亦不徒與之交善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生平如郭林宗於茅容即此意困勉錄誠字有兼知行言者有專主行言者誠身之誠專主行言者兼誠之者之誠統知行言者也蒙引因之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只就一人身上貫串說到明善誠身雖逐句中各有當豫之意然豫之所最重處全在明善誠身乃正所謂前定也○此就在下位者身上推出誠身又推出明善乃是素定之本

意○李安溪曰此節申前文爲政在人以下之說○彭源墨曰誠有因事親而見者有不因事親而見者須兼說○胡敬齋曰誠兼人心之實人事之實言故章句謂存發許亦只是善本於天具於人心其本然者乃爲至善格以後是便非至善矣李[illegible]曰信即實心感孚處不信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人叢商感孚不來君臣之際聯隔更甚如何可獲○徐陵弦曰証中所存所發包蘊甚廣○武曹曰在下位節是言在下位者不可不先立乎誠須一氣趕出誠身句正月林謂推言素定之意是從豫上處歷歷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這明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本意方纔說出那凡事豫則立之工夫來也此說甚當○蒙引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爲一事而節節都要豫立乎誠遂說謂治民在立誠以獲上獲上在立誠以信友信友在立誠以順親順親在立誠以修身修身在立誠以明善逐句皆以誠爲說而不獨誠身句有誠字其說皆不可從蓋細玩或問語此節從獲上遞推上去以至誠身方說出誠字其問語則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止從獲上說到明善誠身而不言治民信友順親則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爲一事與逐句遞推皆以誠爲說者俱非矣○淺說尤與經文語氣不合○存

疑謂言事行道四句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事行道者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與朱子之說不合斷不可從其說在下位一節謂欲治民先獲上欲獲上先信友欲信友先悅親欲悅親先誠身欲誠身先明善此只是推明個當素定意思摘誠護之曰存疑又不粘誠字且只再虛推那前定二字謂與言事行道一例然上節已推明白了夫子於正意通不說只管把箇前定推了又推有何意味其說可証存疑之誤○許氏此條有若自凡事豫則立至此爲第四節等語不可刪去○許氏用仁山金氏說分此章爲六節章首至知天爲第一節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節爲第二節九經四節爲第三節凡事豫則立二節爲第四節誠者天之道節爲第五節博學之三節爲第六節查大全今本推第六節無誤第一節第五節其誤小第二節第三節其誤大至第四節竟行刪去更可怪矣李倚雲曰誠身不但爲順親之道而即爲信友獲上之道三個有道一連急跌之辭直踏到誠身上至明善卻又是誠字裏面工夫所以豫立乎誠者也或問於獲上句下不以諂悅取容於信友句下不以便佞苟合正是注定誠字末又總結云反諸身者無一毫之不實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可可見上面已注定誠字○問誠身治民既不單指事親而或問又是單指事親言何也曰此就本句不誠則不順之交竭處言之也須看得獲上信友與順親不是兩箇道理〔王裕〕皆曰三代盛時教民與行孝友爲先士子立身交朋結契端不外此故鄉舉里選譽髦可見之德行後世徒事交遊侈談聲氣所信之友先不可信復遑計順親爲何事哉

附纂或問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諂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蒙引〕饒氏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困勉錄〕反身不誠或問謂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此是承順親說下其實誠身當關說〔汪武曹〕曰誠身關說從心諸類謂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云

云亦是隨手救應說說再非枯在事視上說也看切字便見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章句兩以下字

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非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了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個物事五個善五個惡須擇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問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自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止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差移此皆理之眞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胡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

不學而能卽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眞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迷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質不能純乎淸明道理未能渾然眞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別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眞實無妄此人道也〔三山陳氏〕若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雙峯饒氏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東陽許氏〕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蒙引〕

首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也〇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〇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爲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然爲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卽眞實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之在我者一句證之不待多言矣且以人心會在天命之上命辭之意可知也〇此節誠字卽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爲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卽學知困知也固執卽利行勉行也〔翼註〕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人故乃聖人也則隔我几氣了〔困勉錄〕翼註謂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極明兩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〇北溪言天道人道有數樣最精但其言於穆之天道與誠之對看則不是此天道當兼對誠者誠之者看〇存疑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五華纂訂大全 中庸 卷之五 書院藏本

一正一反則不思不勉中已兼得勇意雙峯則以從容爲勇二誠僞看○蔡引饒中字得字重然看來誠之者何嘗不中不得建重不思不勉爲是誤因之曰善是本體卽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未雜中擇出天降本體來○誠之之字妙天命無日不流行能誠之此誠方歸於我不誠則實者虛之眞者妄之失其天則無以成其人矣○之字正指所賦之實理而言程叟若曰誠者天之道二句懸空提此二句至理不至人誠者從天命源頭說聖人有此誠凡人亦有此誠如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不得爲君子私也誠之者從修道說而戒愼恐懼始尊切君子矣李安溪曰此論中前文朱子安學利困勉之說徐山琢曰共有一大者此誠各具一天者亦此誠爲靜爲動皆身之故則爲靜爲動皆誠之故自始至終身可據而有自始至終誠不可據而有誠之而已矣沈潞在曰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自然之理泛言於穆流行者非單然聖人分上說者亦非誠之者專指學知利行以下者言聖人雖不廢人功然既出生安便屬本然之天道章句不思不勉條云則亦天之道也以上面天道所該甚廣唯聖人能不失其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一句乃講

其實兩故用此則二字以接之○誠者天之道無論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而理之同得者皆可以天道該之此兼聖人凡人言誠之者人之道無論爲近知爲近仁爲近勇而功之克盡者皆可以人道名之此專指學利困勉言○饒江陰曰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擇善精義集義也至執之貴固行之篤實則致之熟而純乎誠矣○汪武曹曰陳氏所謂自元亨而利貞斬釋本作自元而亨利貞將元字另說與下貞而復元句更相關合周腸僎曰天之道也便見不可棄天人之道也便是當盡人事都是申明誠身之故

附纂或問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唯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實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

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唯聖人氣質清純清屬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

不善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周子]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朱子]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新安倪氏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唯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爲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亦可以言誠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

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愼思愼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語錄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中庸言愼思之思之粗淺不及則是不謹則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卻說箇愼思○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陳氏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偏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饒氏知而不行猶弗知也行而不篤猶弗行也故必眞實懇切以行之雙峯饒氏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愼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

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教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列利行以求
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
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東陽許氏爲學規模不廣安
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則亦須廣求遠取
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審問思以下卻是逐一事一節
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詳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
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
之泛非愼也思之繁非愼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
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爲是皆精累工夫道川倪氏博學
之學以知而言蒙引註此誠之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
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
擇善而爲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
者亦所以固執而爲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
實該到下條蒙引註五之字俱指理言卽擇善善字辨與思
不同思是搜索義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四書講
體認將程子格物十條條一一融貫求得個把柄則博學橫豎
說來自然不錯次崖林曰不學則無以知其理不博則無以廣

其知審問者問之於師問之於友詳審而不粗略也愼思者謹
格以致其精不太多而失之雜不太深而失之鑿也明辨者分
別疑似剖析幾微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後已博學審問則取於
人者詳愼思明辨則求諸己者精王陽明曰篤者敦厚篤實之
意行之而不息也蒙引凡曰邦實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差精
彩這便是篤李安溪曰此節又申學利困勉者用功之要汪武
曹曰吳因之云註言學利則困勉亦在其中卽上節章句擇善
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至有弗學節則又另提起
困勉來說緣衆公資質漸下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故著如
此微勵以下節爲困勉則可以上節爲專言學利則不可困勉
錄云此節言誠之之目學利困勉俱在其中下節專以困勉言
不言學利者用功較逸也如此看較安不知朱子何故不然今
姑從註可也以上吳陸二說所見略同似亦有見然朱子分得
自直截不可輕改徐壇長曰吾之在吾身者卽其在天下者也
以求之於無所遺而後有以致其精善之在天下者皆備於吾
身者也必驗之實無所問而後有以協於一王罕皆曰融入善
字則之字方做得實根定擇字則學字方認得眞留下三句地
步則博字方占得闊潘畏齋曰審問是必有所疑在去取之際

上說明辨是心有所得在分斷處蓋上說孫端人曰明辨謂所
得者眞再以似者辨之所得者是再以非者辨之蓋以問焉一
善不無先時後時之異於彼於此之分故此句當與
大學聖經章慮字同看是將行時更加研辨一番也
附纂或問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
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愼則精而不雜故能
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
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
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
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

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
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
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
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
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
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
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
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
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

亦泛濫而無益或大躁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慎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朱子）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雙峰饒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則知則進孰禦焉陳氏學不止於博覽群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判別衆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方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爲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汪武曹曰）朱子又有五者無先後語與此說雖似相反然必參此二說其義方備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此一段是因上面博學之五者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弗措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治謝史氏）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爲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爲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指五也何純陳氏學問思辨篤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字事（蒙引）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曰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會獨）五弗措是擇善必要明善乃已固執必要誠身乃已（困勉錄）寶合註謂朱註云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亦無志字奈何世儒妄自添揑說上五段是志下兩句是功蓋朱註解爲則必要其成則已自是用功了百倍其功只在爲則必要其成看出通節只主用功說此說極明然說約又披語類之說曰弗措也只是虛說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正是說勇處說得不明易混大全刪之自有見（韓求仲曰）己百己千原是想出弗措精神與弗措非兩層（焦漪園曰）百倍之功正是弗能弗措處不可以志與功分言（王戰皆曰）緊承弗措疊下此四語正如鉅鹿之戰沉船破釜示士卒無還心己百己千偏以人一人十相形又如昆陽之戰大敵在前彌見神勇（孫端人曰）此只言困勉之事如此不飾方着人身上面逐及其效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

其爲不仁甚矣。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朱子〕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雲峯胡氏曰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知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此者在乎勇〔新安陳氏〕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苟眞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成己仁也進學不息辛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雲峯胡氏〕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四書蒙引〕此道字際貼己百己千說指困勉一邊故曰愚柔〔困勉〕自道不遠人下八章皆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吳氏曰〕困之〔曰〕能字要看虛有此志致不得能明安陳曰此節又申知之一成功一之說〔四書蒙引〕果能此道陳氏胡氏俱類承困勉說蒙引發說則兼承學利困勉草承爲是後說謂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此本胡氏說合說則謂明是知強是勇不言仁者知仁勇總是箇仁也故說爲安〔范紫登〕曰此不作現成語正盡百倍之功以求進於明強也兩必字正在百倍其功處決之〔蔣鳴玉〕曰弗能弗措節只是平說困勉擇執之道此節說果能有此功則必有此效語意次第如此

〔附纂或問〕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愼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尙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愼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其人存則其政舉句是通章大旨修身二字是通章脈目而修身又不外乎誠所以行之者一句兩一字總指誠說然層遞講來至章尾方始指出誠字釋之因執則誠之之功也文武之政兩節是總冒爲政六節是說修身知斯三者節上起下徹修身說到治天下國家凡爲國節是說治人上半截是人存下半截是政舉又以兩一字引出誠字擇執是誠之之事學問思辨行是誠之之目蓋必盡求誠之功方可攝文武之人存行是行文武之政而稱政舉也○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此處修道以仁仁字自貼用上講親下仁者人也二句可見然仁人心也節則隱惻慈愛之念亦根心而然

則亦不可竟將心之德劃出在外所謂用不離體也○或生
而知之六句題面雖平鋪重在困勉一層上即知之一成功
一二句亦須從生安側注到學利從學利更側注到困勉上
方得盡此是策勵哀公語將末二節說到己百己千必明必
強便知○好學力字知字固重然須粘定學字行字恥字講
方得著實若單講上三字便有落空之患○親親兼一本九
族尊賢兼師事文事爲大一對仁民愛物一切慈愛之發說
一對從兄敬長一切事物之宜說家引說本極爲明了存疑
則請親親爲大乃是對五達道講悉按五達道中君臣屬義
一遂朋友則即存疑亦以爲屬義親親既兼一本九族則不
但兄弟在內即夫婦一倫亦包在親親二字中矣如此則爲
大二字不發於無着乎若謂此七節方說修身不患即說到
民物上去則凡爲天下四節正說政舉何仍從修身親親等
說入耶聖賢言語七逼八達恐不廢如此損看壁逕二家俱
從存疑說心竊未安後闕聽候所論恰與節見相合眞其先
得我必依章句或問俱無明文亦未敢遽以爲是故並存其
說當實積於書理者再詳之○九經先言效而後言事是[illegible]
勢哀公意且見行九經即有其效然必盡其事而後獲其效

也又從事說到行之者一見行之者雖在外而所以行之者
則在內不可務虛文而忘實意也故下文即接入誠字○在
下位節固是說不可不先立乎誠然誠字至順親後始見上
三段只宜虛含不露若如淺說在上三段內先將誠字抖破
便預侵順親一段本位且說至不誠其身處反不着力矣在
說先當○擇執以下是詳言求誠之功要側重在困勉上以
應轉前或生而知之一節意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正所謂
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也明以知一邊言強以仁一邊言己
百己千而至於雖愚亦明雖柔亦強則勇在其中而所
謂知之一成功一者於此可決其必然矣　見龍記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
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
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

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
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
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
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朱子〕前輩多是
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
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續
說去又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
後便繼以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
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
家一段也〔格菴趙氏〕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
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

承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
人道極爲詳悉〔陳氏〕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
以明道統之傳也〔四如黃氏〕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
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妙〔雲峯胡氏〕十六章則兼費隱
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
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東陽許
氏〕誠者此章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
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
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
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慎獨行
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
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
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
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爲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
之所在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
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道以仁者當此誠也親親尊賢誠
之施也殺等之[illegible]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
行之也誠身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

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之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綱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蒙引章何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己爲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己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止在正人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人者而歸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爲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爲一節又是說修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修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對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章內備言人君修身之事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知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修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尊重夫敬也蓋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也○修身惟在乎仁以行之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知也勇也亦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修道以仁則修之之事蓋矣困勉錄兼小大包費隱之說胡氏史氏蒙引之意俱同但蒙引尤爲明又史氏謂誠字包費隱離是然不若蒙引卽以小大包費隱也蓋不必誠字始包得費隱且此字亦不止但得費隱卽小大獨非誠字所包乎魏承蔭曰哀公問政一章凡數百言總歸到一個誠字自後論誠以極於參贊經綸之大總不出此李安溪曰此書前半篇發明首章性道教之義後半篇發明首章致中和之功而此章達德達道卽知三行卽性道教之實也誠明二字卽中和之實也汪武曹曰許氏言天之實德原文作言聖人之實德其義爲長蓋上文言天之實理就天言下文言人之實德之有就學者言則此句自應指聖人說今改正

丙申七夕讀畢徵刊初過

嘉興徐超元瀛脩
武進呂□ 春霈如
校字

廣寧張允蹟時齋鑒定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
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
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宋子]曰性字是
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
不同。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
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
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新安陳氏]性即首章之

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
人由脩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愚必明首
就心上說[三山陳氏]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爲之實理以照事
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
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
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因誠而後至於
明自明誠者猶須由明而後至於誠然及其成功一也[蔡氏]
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無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
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
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晉陳氏]可以
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雙峰饒氏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
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雲峯胡氏]此性即天命之性
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學人所獨此教即脩道
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勿軒熊氏]誠明
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
事先知而後仁[東陽許氏]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
德兼誠明。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下言明則誠矣此誠明
與其明之誠同入聖而非實矣。誠則明矣舊章言實便明矣此

明字意槃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陸宗引]
語子集註云昔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
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不
自誠而明由充實故無蔽也[新安陳氏]誠則無偏蔽之蔽故自無不
明明則知如何爲誠而求之知所以下誠而去之故可以至於
誠者合說上二句則誠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爲說
把末二句作申性教之義不可從[雲峯胡氏]按大全三山陳氏雙
峯饒氏說與證俱作成功則一有兩保疑謂下二句只是中
上二句無成功一也之意正不可解不能同者氣質之異不
可限者學問之功也人道[陸氏]古士曰先知忠孝之理而後能
盡忠孝之事先別善惡之機而後能徵好惡之量[李安溪]曰夫
子言一爲知仁勇之本是誠則明也言明善以誠其身是明則
誠也[王武曹]曰實合證云註自由也蓋由誠明有性之名猶由
太虛有天之名不可作由此至彼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說秦
引亦如此淺說謂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
云云語光明白似乎可從然細玩末二句曰誠終恐未然蓋自
明者本無節次然此句乃是以誠作主即曰由誠而明無不
可也觀下章何所寄歸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則三說之不可從

暁然矣。均之明也在聖人早自全其聰明睿知之體在賢人
必力稗其耳目之方均之誠也在聖人初無假借私復禮之
之功在賢人亦可復受中成性之始[潘濟]曰誠則有主有主
則虛誠則無欲無欲則靜明無所昏斯無所蔽斯無
所蔽[黃氏]曰自明誠之明即大學之物格知至誠即大學之
意誠心正身脩。性屬人不屬天教屬己不屬人[方百川]曰誠
則明者仁義禮智充於內則其體自虛其用自發明明
誠者知吾性有善知吾性無惡則必求自慊必戒自欺也[周]
[侯山]曰聖人之德所性而有由其實中之實理以照天下之物自
然明無不照是則由誠出明也賢人之學由教而入先明乎善而
後有以實其善是則由明出誠也兩自字由字中間俱
以而字作虛詞說。兩則字細分之一句一緊一慢然本文語
意歸重成功之一上下則矣字亦不得竟視爲慢也故摘謂曰
二則字雖意有緩急然總是快辭。玩盡性章首云此自誠而
明者之事也即云明由誠出又何不可
蒙引淺說皆曲說也武曹駁之當矣
附纂或問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

明以行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程子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藍田呂氏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前章止言誠者之爲天道誠之者之爲人道此又從天道人道中指點出性教名目前章止說誠者之不勉不思誠之者之擇善固執言其始之異而未要其終之同此又從誠明二字中看出成功之一來亦是補前章未足之意○首章之性衆所共稟此章之性聖所獨全自不相同然卻仍是遙接首章性字來首章之教聖人創立此章之教賢人遵守自不相同然卻仍是遙接首章教字來特就兩字內又轉出一重意義耳血脈未嘗不貫通也○性教本平說都京山郝氏側重教一邊似非正解然艾千子云中庸本意原爲脩道之教而說欲側重明誠亦未爲過此論亦是 見體記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朱子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雙峰饒氏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句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論○黃氏此章爲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爲節解○公遷朱氏誠以心言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加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人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爲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爲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機是曰思誠○勉齋曰朱子謂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此朱氏公遷所本也但兼引謂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此說似覺更長○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亦兼心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朱子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教民於變時雍盡物之

性如烏獸魚蟲成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偏木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及後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一身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生平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是他原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鳥獸草木有多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人物之性○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是類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卻有箇則字在○小註章句知明處當盡人物都有實際當就功用上說但功用卻從本體流出故皆本於盡性漢唐以下功業不如唐虞三代實於本體上有虧欠處雙峯饒氏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盡人性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盡物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後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皆於本然之性爲能盡耳非有所加也

盡衆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葉氏至誠者盡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勉齋黃氏參天地贊化育卽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如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務理之事尊衆知言此兼知行言東陽許氏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勉齋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起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造化也潛破天機只此一句發揮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與註盡物之性若山如虎狼搏噬聖人若盡其性可任其搏噬乎曰搏噬非其性性本無搏噬也乃生於形氣耳聖人不能已其搏噬但驅而遠之不使搏噬便是知明處當了況聖人在上神而化之又有猛獸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者此雖不可入議然認理當如此○參字有不可相無意贊化育以用言參天地以體言○四書講義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底參贊不是無分卻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固通錄合言之則盡性二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不容無別此與大學明親一例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不容無漸次此意自詳或問諸家各持一見者俱可不必○盡民物處就是贊了天地既可以贊便可以參此節內雖無後先節次然上俱云能字末云可以字則能字爽而有功用可以字特印其所能處而贊美之○釣不綱弋不宿數罟不入斧斤以時皆聖人盡物性之學○北溪陳氏曰誠者性命之源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天地得之以爲天地皆是道也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而聖人成位其中一誠之外無餘蘊盡性之外無餘事盡己斯盡乎人盡人

斯盡乎物盡物斯盡乎天地蓋一以貫之而無所容心也王陂
野曰性者通天地人物爲一體者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物
參天地亦惟盡人物參天地方是能盡其性顧涇陽曰天地有
化焉人物所以始天地有育焉人物所以終天地之化育天地
之誠也至誠以一誠始終乎人物此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陳
因之曰盡性正與下致曲遙相對蓋致曲者由此及彼未能一
時俱到盡性則巨細精粗渾然大備纖悉完具而無餘欠也饒
魯一曰彼之性即我之性而千萬人之性即一人之性此之盡
性即渾既養生無加損立之體發德被一夫無損兼覆之至功
施已究止擴中和之量作用盡民已具立達之能是眞能盡性
以盡人性也熊勿軒曰盡人物性亦盡性中事人物上知之無
不明便是吾性察之盡人物上處之無不當便是吾性由之盡
勞霍林曰以物觀人猶分爲異類故愛物者在仁民之後以
觀我實統爲一元故成物者在成己之中○盡物性由然有工
夫不是懸空說理李安溪曰此數者皆是一誠之所周貫若其
所以措置經緯之具則不章讓制度考文之屬是也蓋盡性
盡道雖非兩事而有體用之分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心而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天下至誠即聖人也以性言

之則曰至誠承上章自誠明謂之性而言也○物之性大略與
人同也朱子所謂虎狼蜂蟻雎鳩之屬其特專篤者耳若
乃禽獸之類其生也莫不有母子之愛無不有兄弟之親至於
燕雀則有雌雄而知夫婦知夫婦則有父子凡禽獸之雄桀者
則能統率威伏其群犬馬識豢養之恩是有君臣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各以其類游翔是有朋友凡此皆天理之自然故物之
性與人不得而異特其稟氣之偏也是以明於此而暗於彼也
稟氣之塞也是以生而有之長而忘之也故禽獸之異於人者
不能推不能久爾性則猶人之性也先王推恩以及禽獸故不
殀天不殺胎所以幼其幼息老物所以老其老蓋不特舉物之
生而欲收其用實以順物之理而不傷其心也推之而山林以
時入草木以時伐凡其能順太和以育萬物者莫非己性之流
行焉○草木之性與禽獸又異矣然莫不有種以相生焉是其
父子也同植則叢生焉是其兄弟朋友也有牝牡之類焉是其
夫婦也有喬天之分焉是其君臣也春而條則應乎仁之性夏
而華則應乎禮之盛秋而實則應乎義之斂冬而枯則應乎智
之藏是故性命之理塞乎天地之間誠非有我所得私免○人
與人之分但言皆明不言通塞但言粹駁不言偏正孔子所謂

性相近者此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也汪武曹曰察之由之只
是知行二字耳讀者當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二句上體
認天下至誠○盡性兼察之由之二意不專就行上說○朱子
第四條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下原本尚有更有如虎狼
便只得順而殺之驅而遠之三句說得更周備不可刪去○陳
氏謂此節只是有位聖人拘泥之甚觀朱子致中和節所云可
以知其失矣范紫登曰盡人性以致教言盡物性以仁愛言化
者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孫起山曰盡物性內兼仁至義盡
兩意李岱雲曰人物天地都在其性中其中自分殊而又一
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以理一統卻分殊也○聘侯曰盡性
包知性養性在內○一贊字內輔相裁成調燮補救都有○所
性之全體是誠人物之性是誠天地之化育亦只是誠只一極
誠無妄便能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一齊俱到故緊
要只是天下至誠○唯字與爲能緊相呼應數聯字一氣急遞
根本都從
至誠來

附纂或問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

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
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
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
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
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
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
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
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
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

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程子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張子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盡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方有序藍田呂氏至於實理之極則吾性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性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引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龜山楊氏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亦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四書輯義

節若謂一盡性則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譏則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開一邊講便不是須於差統交關混分殊實際節節抱歸其性還理一原頭或曰如注節實差不疑於事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所行有安勉之分若事物舉別節次殊衆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成若其認界限次分明未嘗一抹過與也。天下原無此外之物論來本只有一箇理一其分殊只在理一中看出耳。

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下四句本無層級只是疊句文法

盡人物之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總不出能盡其性一包而能盡其性又只在至誠二字主誠則節節都無歸係矣。玩數則字則由己而人由人而故雖彼此貫注極其神速然爾急變關處正自有多少或化多少致事多少分別區畫夜其中節次非可竟一一推去也細看或間便明。贊化育本從至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一氣運下然上而緊自盡物性說來聖賢言語從無一句數說此小然有深意不可圓圓看過也盡有性即有氣而物之氣最昏爲有性即有覺而物之甞

極贊雖故人與而物養人爲易經理而物更難與擾其間彼此之相持壓強弱之相殘賊塞天地實有無如何者至誠起而曲成不遂遂使物不能害人而反爲人用到此地位眞是一盡無不盡了故曰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王誠自家上下說孔子未嘗得位僅相三月而魯國大治非盡人性之明徵耶釣不綱弋不射宿非盡物性之實事耶單指堯舜等爲君者說便不完備　見能記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潛室陳氏曰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蒙引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知仁勇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既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爲薄推義之曲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爲薄則薄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免有異今無厚薄則異者同矣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薄者厚而異者同則能貫通乎全體矣滋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惡則義發而爲羞惡隨擧皆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至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節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者也四書通章句德無不實四字上章爲誠者言此章爲能有誠者言必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者蓋非如伯夷偏於淸極其至不遂成就淸之一字而已凡所發之偏無不推致之加孟子所謂凡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是也四書講義人亦知逐句回顧誠字但以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卻就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驟嫌一步卻是要面無處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丞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只一誠便了也○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蓋端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勉齋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北溪陳氏東陽許氏朱氏公遷俱言是誠之效驗恐不是○曲能有誠是全體之誠但未是至誠耳許氏謂是一曲之誠大恐○不重至誠能化只重其次者也能化底意思見與至誠同歸○月林曰動只是感發興起變則遷善去惡然猶有迹也化則不識不知相忘於道化之中矣顏涇陽曰當下擴充一端方得完滿件件擴充四端方得周流陳臥子曰其人非至誠之大也而其化則至誠之化也則亦可謂天下至誠矣○化必以積大而無迹誠非以積欲而難○吳省庵曰形施於四體著矜止可觀明威暎蘇豈動者以我動彼變者自彼從我化有痕迹俱消李炎溪曰曲者一隅之謂致則孟子所謂擴充是

也曲能有誠則亦至誠矣誠於中必形於外漸而著明則充實而有光輝也誠而不動者蓋未之有漸而變化益遷善而莫知爲之也至此則亦能盡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汪武曹曰致自兼知行說存疑所謂不外擇善固執是也黃氏謂在知行之問非是○困勉錄云此曲是好的夷惠之曲便是不好的稱謂夷惠之淸和如何可目爲不好但狹其至不過成就淸之一字和之一字則是止就一處推致而不能該偏全體悉有衆善也○朱子全體著見一條亦用程子偏厚之說與或同小異要之程子之說本是然卻包在或問之說之內○史氏亦主程子之說○曲是能有誠意似更悉玩章句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二句乃曲是能有誠意竊謂曲若能有誠意當屬誠則形誠字至叔渠曰句中數則字顯然有節夫季侶雲曰氣稟柔者多近仁氣稟剛者多近義此所謂厚薄之偏也然氣稟剛者豈無惻隱發見時候氣稟柔者豈無羞惡發見時候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也○註下一功字見形著以后非無功也間湖侯曰人之氣質不齊仁義雖各有所偏勝然剛強奮發者未嘗無惻隱之心溫厚慈祥者未嘗無羞惡之心日用之間隨其善念之發而充之不拘是仁是義是禮是智事事推致以造其極則薄者可厚而異者可同此千途萬徑皆可以適國也註中悉字各字無不字當體認

附纂或問　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擧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

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
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
者之略而失之歟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
說以明為衆照動為徒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
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
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
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緊促哉游氏說亦得
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程子]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
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
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朱子]問既

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
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
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同難發一
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則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
待擴而後充曰然○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
此則專主一偏矣曰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語錄]問致曲
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
且如事父母便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
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
是一曲[新安陳氏]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
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
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汚以為
清革惡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
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困勉錄]致
是擴充意不是止就一處上做到極處若止就一曲做到極處
無論必流為夷惠之曲即無流弊亦只是一件好處[汪武曹]曰
程子以偏厚者為曲厚於仁者即從仁上致厚於義者即從義
上致朱子以謂未盡也故或問兩善端所發隨其所稟厚薄一

一推去又謂不只是所長當就事上事事推致又謂須於事上
論不當於人上論蓋皆以其說推之假令其事合當用仁厚於
仁者固從仁上致即薄於仁者豈遂無一念之仁即此便亦是
善端之發即須就此推去擴充既久如雖薄終則厚而與本厚
於仁者不異矣是則所謂薄者厚而異者同也竊謂程說固好
朱子亦兼主其說然究不如或問之說更為完備蓋或問之說
最可包程
說在內也

工夫全在致曲誠則形後自是大段不著力然玩數則字每
句自有節次正不得一滾倒說過也前人謂因不是逐節
用功亦不是一誠便了者最為明白○有誠者充實之謂美
也形著明動光輝而有光輝之謂大也動至於變而化則大
而化之之謂聖矣孟子以樂正子為二之中四之下則不用
分別矣何得謂誠則形以下全是效驗只須一直說下不用
暗分漸次耶○形則由中達外施於四體見於百為也著則
自微而彰容止可觀作事可法也明則發愈盛而光愈遠肆
於面盎於背煥乎其有文章也動則人自孰然而興起也變
則人皆翕然而敬從也化則不怨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也至於化則其體既足其用亦全雖其次也而不異於聖人
矣○叢致曲處君子之說必須兼用方為完備　見龍說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云遜朱氏]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
誠形著明則自有動變化之理不期然而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
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
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
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
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

察其幾焉謂鬼神○朱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只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卻不能見也○趙氏惠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始於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筮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蓋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敘記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菙音誰荊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周禮龜之名卜龜眡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實藏龜僭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宗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腸龜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歟其契以授卜師華氏以作龜致其墨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荊菙之類也疏曰如戈鐏之鐏小有繁角卒卜以

凡書其占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蓍龜皆有櫝龜櫝以木蓍櫝以韋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潛庵趙氏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私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矣新安陳氏前言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蓍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耳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似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禎孽者見幾

或見蓍龜或動四體皆不待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先幾如神明豈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推測之知也○東陽許氏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蓋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此言聖人豈亡及物之怪不惟以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爲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卻又只就禎祥妖孽或著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吉夫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語之則祥字象禍福言之○善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災祥明著卜筮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逵專如此然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真能知蒙引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閒人之威儀動作全在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合二爲四體耳其實器言觀禮之閒皆可驗人之吉凶○證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衆目言者蓋人之常情徵發於顏其中則憑目與心最相爲用者也○福之兆禍之萌○曰兆○曰萌亦互文也○與說以禎祥妖孽皆見於蓍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蓍龜四體說者煞

常然災異安得謂蓍龜四體之外無禍福之兆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嚴陵瑞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孔叢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何府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雀今有雀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以事言謂之禍福以理言謂之善不善○蒙引新說謂聖人不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而知夫既不待他卻又說他何用○新說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思極高但於文勢似覺不通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卻於文勢甚順○說者據舊解以善不善即作禍福看或謂先知在禍福將至之先只就善不善上知禍福不知這善不善將爲之他人乎抑爲至誠本身乎所云先知將爲知人之善不善乎抑亦自知其善不善乎看來善不善只應如舊說須上文禍福將至吉凶禎祥天地氣數所爲自是聖人不免但不是至誠的人便不知即知亦往往待時只是驗其自至誠不能避不能卻甚至祥反爲災卻是聖於神不是天地生身造化在手的手段須是至誠的人善便先知其福自然招致有道不善便先知其禍自然獲卻有方如此則休禎協至災反爲祥直是吉

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詭。所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爲可取也。○藍田呂氏。至誠與天地同德。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首末二句。自爲呼應。國家六句。虛言其理。末二句。實指至誠前知禍福。祭頂上四句善不善。又緊承禍福。禍福之事。末至禍福之兆已形。所謂善不善也。○禍福將至。墨人身處其地。固自然毫不爽。即至誠局外旁觀。而看人家之善不善。亦不蓍龜曆數計。故曰如神。說妖尚說得一半也。○至誠聰明睿知。其所以興亡之本原。不必待禎祥妖孽善著見而後知。然妖孽禎祥之來也。論亦衆人不識。即大賢以下。亦恐有知之而未眞知之。而不盡者矣。故必推至誠耳。○神以誠體物。能涵天地之實理。而運其機於冥漠之中。至誠以誠通神。能全天地之實理。而場其幾於吉凶之萌。○禍福未至。至誠與神均此寂然不動之體。禍福將至。至誠與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則用於此處最說得明透。見龍記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公遷朱氏。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卻是箇無情底道理。卻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然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有是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

以有許多根條枝葉條餘。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身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卻須你自去做始得。○吳氏程。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言率性之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謂其性者也。故云用。○雙峯饒氏。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卻專爲指示學者說。○誠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爲用。○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雲峯胡氏。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見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任乎人。○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即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蒙引。誠者自成。兼人物言。天地鬼神亦在其中。道自道。專以人言。誠則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此章大意思。正意思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下文章句云。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是此一句正誠之者之本領處。誠意重而道意輕也。○註誠以心言本也。

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敵對。面不見誠之庭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己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者爲本。而道乃其用。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然。不不在矣。復何能爲本也。用也不可平行。如下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乎卒矣。○請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盡贏王之意而發之。盡其謂斷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謂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之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朱子於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爲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謂意兩無期然矣。其緊性道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初己之有性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之法也。存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於事自天地物言。問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蓋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作人進句。得其肯綮。盡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

以理言用也【匯註】自道須承自成來說使誠非自成則道亦何以行可以無行者矣【四書脈】二句當串看不當板對【四書講義】首節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天道人道字與此道字迥別時文亂指者誤【王方麓】曰以其在天言之則理無不實而人得之以爲心以其在人言之則誠以心言而爲道之本道以理言而爲心之用人能從事於心則心無不實而道行於我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何莫非人之能事哉【胡思泉】曰誠立羣物之命物之所以不能自外人爲萬物之主道之所以實其有成【吳因之】曰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實心實理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俱就實心說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不實了義各有所指○自成自道之本文用一而字接下氣脈甚緊大意謂誠乃是自成的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乎只把自成說得真自道意便自了然【汪武曹】曰誠者自成乃是天命之性不假修爲者也句中原有自然成就意然卻不可以自成之自作自然之自郎月林云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illegible]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己兩自字亦俱爲自然耶蓋只是自己耳人稟來原有此誠方自己成得箇人自然之自倘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彙註云兩自字俱是自己人之生也有此實心方不虛此形骸乃所以自成其爲人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此二說皆的當○加雲峯所云則誠以心言竟屬之自道句中非章句本旨也須知以實心說自成原與不假人爲不相違背則誠以心言二句之應屬自成明矣○史氏此條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向頗疑此道二字不成文理檢原本乃是此言率性之道編書者心相氣孚遂落去言率性之四字也○誠者自成雖兼物說實重在人故章句上二句順經文兼物說下二句則專主人言蒙引說得最當史氏謂下二句專指示學者未嘗不是至謂專爲人所當自行者言則將誠以心言屬之自道與雲峯同誤矣竊恐誠者自成誠者物之終始或問兼實理實心在內存疑所謂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是也程子云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此說自成乃是就天地物內抽出人來說正章句誠以心言意今胡史二說皆謂誠以心言專指人之所當自行者說其意蓋謂實心不可以言自成也是朱子所誦徒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者也○呂氏謂下二節言誠而道在其中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又謂自道工夫全在誠上誠之便是自道其說皆是但謂誠

以心言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此卻不然蓋以實心言誠兼有常人之心之本實者與聖人之心之至實者二意在內常人之心之本實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心之至實者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皆不假修爲者也呂氏又謂不當以自成句屬天命之性愚謂常人之心之本實者非天命之性而何聖人之心之至實者則亦全此天命之性者耳○下二節言誠而不言道言成己而不言自道章句謂人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字只用帶說其說末節處所謂既有以自成云云道字亦只帶說信乎自道在自成中也○首節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天命之性也此自成是本體自具成蓋惟自成所以當自道也次節所謂人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末節所謂既有以自成之者善反之以復其初也此自成是工夫做成的蓋能自道乃說得自成也【王材溪】曰誠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故首句是懸空說話曰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兼人而言故講上句發兼實理實心說下句則專就人言而道之道即在人之實理也自道之道人以實心自行也此心字即天所賦於人之實心【陳新輟】曰王意欲人誠心以行道是提醒語對未成未道者書下節方著工夫故朱子有誠與道俱有在誠之爲貴上語【周聯侯】曰理與心原不相離加孝是實理誠於事親便是實心實理是前一層到得實心時而實理在其中矣○首節兩句不平分硬對中用而字作串正見誠爲自成所以道必當自道也○自道工夫原從自成來惟實有是孝方成人子孝道乃子所當自行若本無孝之理則孝亦不可行矣○實理該不得實心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曹鄂庭曰首句照註以實心立本言誠則有以主乎靜誠則有以宰乎動人之自成全在此誠也○道非誠不行誠非道無寄故此節誠道對說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有是理則

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爲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謾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爲貴卻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卻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潛室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語類〕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懈散了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北溪陳氏〕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爲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那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散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爲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敬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雙峯饒氏〕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東陽許氏〕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雲峯胡氏〕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遂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己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雙峯饒氏〕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者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爲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此實理兼實心實理○誠之工夫吳公問政一章盡之矣〔蔡註〕註云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此二句略可疑似與不誠無物相混了不若只說實有是終之理與鬼神章相合○摩始終成始包得中間〔勉齋黃氏〕曰稽諸性而皆實體諸物而不遺成終成始在天爲實理而不可易則一動一靜在人爲實心而不容已○動以天爲則其動也所以成吾心之始靜以天爲則其靜也所以成吾心之終此其命諸天而得自成之妙乃其修諸我而盡自道之功〔艾千子〕曰首二句無字自天歸人末可誠之爲貴由人歸天陽繼斗曰古語皆曰終始不曰始終如大學之事有終始此云物之終始書云終始如一易云大明終始推此數端可以類見蓋曰始終則始盡於終日終始則終又爲始如以人身言今日夜氣方息明日之旦又生以世會言前運之皇帝既窮後運之王霸復起以物理言此時凋發衰謝他時還見發榮滋長生生不息正在於此故易又云終則有始天行也而序復則在剝後序未濟則在既濟後物不可以終窮窮則變變則通書是此義〔李安溪〕曰苟非有愛敬之實則天下無父子無兄弟苟非有忠信之實則天下無朋友無君臣誠之係於道也尚矣〔汪武曹〕曰物之終始章句以實理言然卻兼實心在內或同言之故精密○語類廖德明云無物謂不能聞見是物與章句不合竊謂視而不誠於視則如不視聽而不誠於聽則如不聽此乃不誠無物正解若不能聞見是物其餘意耳○北溪謂誠者物之終始誠以實理言是只說得半邊也○動靜何以分配始終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此動之所以配始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寂性之成也此靜之所以配終也〔汪安公〕曰凡事之初不能無妄念之相參其外非無飾造之勞而中之真者不存焉則與始之未嘗爲其事也無以異積久之餘終不免私心之或雜其外非無緣飾之迹而中之實者不至焉則與終之未嘗爲其事也何以異〔王耘渠〕曰此章言人道也故前以誠之爲貴句爲主腦原其始後竟其用〔吳葉曾〕

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不可以性道平對也○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貫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所補既得於己四字卽前所誠者二字也○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性故曰性之德○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困勉錄誠者非自成己二句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蓋成者盡成己成物遂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卽誠之體成物由於知知卽誠之用仁內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卽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不此可謂眞能自成亦可謂眞能自道○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又曰言性之德而率性之道亦在其中矣不可以率性之道專貼合外內可牽引得之又不可以性之德二句貼性以時措句貼率性○恐人疑自成專爲一己之事故又推而廣之王守溪曰竭己之誠以淑吾身之不誠所謂克己爲仁天理形融而德無不全以我之誠而誠彼

之謂所謂智周萬物因物成物而明無不遍仁以成己元者善之長本然之善也使性而無是仁將何以成己智以成物亨者事之幹固有之德也使性而無是智將何以成物王方麓曰[illegible]己在物雖有內外之殊曰仁曰智則皆吾性之極性無內外則安有應己一道應物又一道耶有外非性而無物非內則安有成己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耶故君子患未誠耳誠則仁智具而內外合體之立而用已行時而措之未有得於己而失於物者○天理流行之際吾心本有大公之體而不容一私之累是其體之存也而未有無用之體萬事萬物之宜吾心自有素定之則而不容一毫之差是其用之發也而未有無體之用顧涇陽曰誠者道所自來其原出於天而吾之心則具之其用及於物而吾之心則統之成己之謂仁仁者吾性誠復之德而卽無私之智成物之謂智智者吾性涉通之德而卽有覺之仁蒙引林曰大凡措之而非宜者必其有不合者也凡道之有不合者必其不出於性者也貫了凡曰仁智德是吾性中所固有可以王與物分內外不可以仁知分內外要于子曰成己仁也五句總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之故蔡虛齋曰誠者非自成己二句當兼性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過去看推原此二

句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李安溪曰誠立於己則道行於己誠及於物則道亦行於彼道行於己則己成矣道行於彼則物成矣成己由誠立於己是仁之常存也仁卽誠之成物由誠及於物是智之推也智卽誠之則也仁知皆不外於誠而爲性之德則是合己與物而爲一道矣故措行於己而己成是措諸己而宜也道行彼而物成是措諸物而宜宜也此節之意如此○誠是實理仁是生理一團生理渾然實有於內是謂仁以成己○前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也人物之生此心此理同也與吾心而加諸彼是謂知以成物前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是也○合外內之道猶自道之字略別翁剛世曰合字有流行意有互根意有仁卽有知自有知卽有仁是流行也仁之中有知知之中有仁是互根也仇滄柱曰發明二家以合外內之道然而道自道說不如首節自道是嵌谿之道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有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不知証中補出自道意本在成己成物處不宜插在合外內句雖蒙引謂此道字輕看愚謂此道字指理而言兩處道字何必強而同之耶又或以性之德爲天命之性合外內之道爲率性之道上句性字囫圇而以此道爲率性之道亦終未

合卽蔡氏實理可由曰道亦傍率性而言皆不精細○証中說得於己句分明補出誠者之至其仁智淺說所謂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旣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是也王武曹曰性之德二句俱承上成己之仁成物之知○蕭山王氏謂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異註謂成己卽仁成物卽知不是本於仁知二說正相合而淺說則謂所以成己者仁也所以成物者知也困勉錄從淺說而以異註爲非竊考之語類有曰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有曰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是異註之說是也然語類卻又有成己之道在乎仁成物之功由於知之說有云是知運用方成得物之說是淺說所云亦是也蓋兩意原自相成惟其成己本於仁成物本於知故自其成己謂之仁自其成物謂之知也○措之於其身是爲思誠之人道措之於天下遂爲能化之至誠者措之立也用以行焉○合字只是體性體自成自道工夫當補在合字下故字上觀註中既得於己句上承無內外之殊下兼見於事可見何聘侯曰仁知語類以克己後[illegible]似則萬物所之分明是誠之之後皆有此德了然此德實吾性所固有故曰性之德一之字虛

有分寸德即得於己者也在中既得於己何以除此德予生出不是实然妄下○仁知其內外合一緣有箇所指之宜此是能成以後事○時措之宜不但當發己物言己物中更有後許措宜在路頭平康無事將數路最精密

附纂或問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掩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

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饒子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語錄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困饒誠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為非大全朱子自然成就一條亦須著看○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正武曹曰呂氏謂余子所指自然乃為物所以自成之理則是自然一字非正解自成本義與陳氏所謂自成內雖有自然意然只是實不可非正意看之說正相發明○困勉錄云自道既言人之所當自則難聖人之從容而中亦在自道內矣玩或問又似專以勉然者屬自道亦猶二十章人之道也不兼聖人說也按此說與仇滄柱論誠之者人之道也正同○物不可以實心言而人卻可兼以實理言○節章句所謂天下之物皆實理所為者此實理二字是人與物共有的所謂書實理而其心包在內也

誠之為貴句是一章主腦首節言誠之切於人末節是所以言誠之故末節由成己推出成物而歸到仁知合一上必如

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爲然蓋堯在位日久
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饒氏曰按章句於徵則悠
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則成物處云悠久即
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斷爲倪氏直指爲無以異則
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
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
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
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喩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
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之久此字指常
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
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書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
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惟不足以釋學者之疑亦且易於背章
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若曰惟其常於中
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也首尾一
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況與一
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訓言外耶則上文久與
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蒙引既曰悠久即悠遠
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何也蓋凡旋於外者無有不根
於中其外之所旋而在中者即體之故曰兼內外○厚德載物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光被四表○光天之下
至於尊賢蓄衆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
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爲何如〔存疑〕聖人能
弘濟蒼生使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
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所仰賴有所憑庇是其覆物處也
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至冒海隅蒼生面
土於習之高明覆物意○至誠之功業自徵則悠遠以至高明
悠久之要便有覆載成物了待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露言之耳
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悠久即博
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耳
〔劉〕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露出天地字
與天地同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字下節方露出覆載成還主聖人
說許敬庵〔曰〕覆載成物皆若同體不忍外亦不忍傷
深思承之皆若同體不忍外亦不忍傷故曰博厚所以載物〔陳〕
淺顯〔曰〕所以二字是申贊博厚高明悠久非推原說〔王〕氏謂
〔曰〕北溪謂由高厚以至於悠遠則又分層次矣玩章句高厚覆

悠久又字便說得圓○〔蒙引〕謂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故曰
兼內外此說得之至謂久字自兼內外卻恐不然久只指內也
氏之說
得之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新安陳氏〕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疆即天地之無疆〔蒙引〕上文言聖人之
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
上說也○上節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
也此節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生育言
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無有先後耶〔陵說〕夫博厚
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能覆物
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能成物則其悠久
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蒙合註〕載物二節還該依註分體
用說自業之立於我則高厚悠久屬聖人爲體自功之及於物
則覆載成屬天下爲用蓋上文博厚高明悠遠內便有覆載成
了至此始提出來說配地節即足上載物一節載物節即足上
悠遠節非謂先博厚而後能載物先載物而後能配地也餘句
倣此〔吳興之〕曰謂配地未可便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爲
地也恐猶博也厚也二節○博厚配地節註與天地同體此體
是用中之體非本體之體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
用而言便爲體耳如下文博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夫天節應
上同用然博也厚也等亦是用中之體蓋是形體之體耶〔蒙引〕
以天地爲體天地之覆載爲用尚欠的當大全黃氏因用見體
之說亦得〔程靜齋〕曰聖人之同用同體在功用上說但自功
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德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爲用自
蓋體亦用之體耳〔新安陳氏〕曰博厚高明悠久盡其性之分量自
悠有此規模氣象也載物覆物成物者盡人物之性而至於贊
化育也既地配天無疆者贊化育而有以參天地也〔吳荊山〕曰
若就天地分說博厚高明一一便犯下
博也厚也節地步用厚說方不犯手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爲而成以無爲而言也陳氏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若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猶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饒雙峯氏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推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行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兼陽許氏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蒙引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曰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淺說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之雖有曰章

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爲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爲蓋無爲之爲也翼註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爲是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爲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困勉錄章變成在天地亦有之在至誠亦有之但本文正意是就至誠說觀章句曰以配地而言也云云可見淺說得之大全葉氏謂如此者以下專言天地謬○見動爲也不是不好底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了郝京山曰以爲出於表暴彼其文明周於化元而豈見之之功以爲出於變革彼其更化同於費為而豈動之之力以爲出於造作彼其曲成同於化育而豈爲之之方必不息之誠以運於內故存神而不宰由不息之誠以通於外故過化而無心郝京山曰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其曰不見不動無爲者總之是一箇順萬事而無情耳順萬事而無情乃是誠之所運用也若一恭以情識則非至誠矣卽有息矣又焉能徵之如此汪武曹曰翼案謂博厚高明之不能久者以其不自久中來竊謂不自久中來豈能博厚高明果能博厚高明豈有不能久蓋其所以不能久者惟其不自久中來而未足以言博厚高明耳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總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蒙引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爲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黿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道也○其爲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存疑不貳所以誠也當若二十章或問一則純貳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蓋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兩箇物來便雜了淺說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眞會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繼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爲陰或陰變而爲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莫能測其所以然者蓋實命存疑此節只承論物

蓋未載生物上[困勉錄]既言至誠處天地復說天地言之者猶
仲尼繼述載天物並育之緒〇不貳即是誠無所以字不
必說[許月林]曰一言謂一誠字也為物不貳便是誠之所在生
物不測便是誠之所為正見可一言而盡處生物之不測本
於為物之不貳用一誠之外無他道也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矣[楊龜山]曰天地雖形而不論於一氣天地雖氣而歸原於
一理[許魯齋]曰不貳即易所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有謂
天地不相雜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俱非[汪武曹]曰天地之道
道字或謂專指發不者言或指博厚高明悠久等大謬或謂宜
在上字上說此則與不貳字之說相合然與因之謂道字只是
渾說不必分內外
竊謂吳說為長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蒙引]
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
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
生物之功〇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
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道之極其盛矣在
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
所謂各極其盛如此〇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
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安得不兼內外[淺說]地
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
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
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妙化言不只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
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
升降飛揚不可涯際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汚濁也悠者往來
不迫變化有漸究之乎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
[困勉錄]此節即是生物不測但未說言之耳與前徵則悠遠節
同〇翼註謂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
投誠來此說與淺說同極是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
言存疑亦兼性情形體言但不是不用兼字為是[汪武曹]曰翼
註云此節在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困勉錄駁之是荊山曰
云翼註說即前徵則悠遠節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也此亦
當如前合困勉錄說明之為妥蓋本是含載物覆物成物之道

又不得離說也[呂晚村]荊山曰按註能各極其盛云云及以致
盡大云云則翼註之說似亦可從[李衷一]曰不貳如何便生物
不測中間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下文生
物之功對上不貳則不貳無端惟博厚高明悠久是用對下生物
不測則生物不測處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體[王耘渠]曰
天地之道不貳盡之矣不貳則六合之間止此一物為之充積
更無得而溢乎其體渾乎其蘊空虛之內止此一物之所發皇
更無得而抑乎其上藏乎其內今古之際止此一物為之流行
更無得而息乎其機伺乎其際[徐儆人]曰自地之徵言之含弘
無外者一理所彌綸無間皆一理所充積自天之徵言之
神功妙極無一物分其權故無二物並其尊光明下濟無二物
藏其質故無一物間其照合天地之徵於博厚高明言之實行
有漸清者無所迫之使清寧者無所迫之使寧終
始循環闕者無所以參其闕闕者無所以參其闕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
藏並去聲卷平
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
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
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
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晉中所見之天
只是天〇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
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日彖此全體而言
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大意皆言天地聖人皆具
此實理無有間斷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倪氏]史氏曰翼

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爲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下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惟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爲言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曰抄昭昭撮上卷石一勺皆舉其一端而言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爲言也及其猶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指其昭昭所謂撮土者即於廣厚中指其撮土卷石一勺類此山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於一勺之多故能廣大無窮而發藏亭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實緝熙廣大至與天地相似此文王之純亦猶天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者或以及其之語爲疑故睥睨辨之象引寶藏與焉貨財殖焉遂另說方壺加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

璣明之類雖以草木鳥獸黿鼉之類爲靈山水之利圖鬼蜮李彭山謂日月星辰之繫是無窮內意河海華嶽之載振是廣厚內意而萬物覆焉藏焉方是說生物云云麟士亦主此說此與拘儒之見也何必乃爾茅鹿門曰氣化卵化其類不同而均之以水爲宮沼則均之假乎水以成大以成小而鼓動於天地之間淵沉天飛其變不同而均之以水爲濤堅則均之即乎水以故脊以游行而揚濤於法象之間而鳥乎淵之圖維斗日太極之始既居其大哉至哉之元而品物之事自得其資始資生之力汪武曹曰或謂即昭昭撮土爲言非是以至小形盛大之意見無一處非天無一處非地也即此便有雖測處固勉錄取此謂即語小莫破之意似有意味然蒙引曰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不見無窮之爲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細玩終是蒙引之說爲長○章句由其不貳不息句跟上爲物不貳[illegible]傳也學也蓋章句跟誠一不貳說來也或謂指昭昭撮土[illegible]甚章句所謂積累云者乃是謂先言昭昭撮土後言無窮廣大有餘蘊累後大由其不貳不息句乃又在其上一原也要留曰天之生物不過發見之生物不過藏日月星辰之繫豈乘氣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藏於息上而必兼非太息之所生乎乎

○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窮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由積累後大釋之後人遂因此謂子思有語病則反以辭而害朱子之意矣呂晚村又以昭昭撮土爲不貳不息之本尤謬

滿星歷曰天積氣也下繫覆等俱以氣而相屬也地積形也下載振等俱以形而相屬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至誠無一毫人僞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

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黃氏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雲峯胡氏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新安陳氏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著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爲天惟在至誠無息耳於乎豈不顯也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爲文亦在至誠無息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綱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蒙引詩云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不同○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驗於外上○証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

證只是至誠無息推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有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所以爲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樂天齋註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至誠無息之意秉聖人一一邊非與天平說宗吉遂曰判待絕是之謂不貳乘除絕是之謂不已擬識仁是之謂不測起誠仁是之謂不已焦漪園曰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之經緯言李安溪曰此一節推原聖人與天地性真之合以終章首參贊之義而以文王實之也○吾於易而見文王之心焉化也者天也無不統者也今居西北陰成之後而直微陽之未動之初天之命絕續之間不容髮此不息之機天之大用所以行而無聲無臭之本天之全體所具也用也者帝也體也者神也一陰一陽之交而一陽每勝陰不勝則流行之機息矣帝之所以健而能戰也一動一靜之交而靜常源動不靜則沖漠之本二矣神之所以妙而無方也體則於穆

用則不已天德其不可爲首者乎汪武曹曰此節有謂此以天人合一言有謂不重在天人合一上愚按章句止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曰引此以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之意可見此節只歸到股無虛假自無間斷上去天人合一意只宜帶說不可作正義也○蒙引所謂天道聖人之本體與配地節章句天地同體之體字不同蓋彼乃有中之體而此則專就其在內之本體未涉乎功用者言也○存疑講純亦不已句單承文王說將天與文兩分開是全撥倒天人合一之說者也因勉錄深取其說然以天人合一作餘意帶說一兩句以挽合配天配地亦可○文王之純德原不皆及文字蓋曰句自應從純德上洗發出所以爲文來○純與不已固是指聖心說然亦字終從天命說來謂聖心之純自能不已固是但聖人之純如天之不已亦須兼說則亦字要醒許亦史曰德就本體說純是一團天理呂晚村曰眞從純字中發出不已意方得亦字眞詮周時侯曰不已只就文王說不更添出亦如天之不已一層可知天人證合爲一之非矣○爲物不貳與至誠無息止一般前說但是由本體推出功用此仍歸結本體上見天文所以爲天文總此至誠無息要緊出所以字非前面止言功用與天地同此乃言本體與天地合也

附纂或問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者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疏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

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旨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藍田呂氏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廣平游氏。其爲物不貳。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龜山楊氏。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蔡氏。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者用力事也。饒引證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爲至誠無息者。已在其中。不然。亦安能有此天地之盛大耶。固然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玩蒙引則又似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有積累。章句是由其既有天地之後說到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通章只重至誠無息一句。久則徵以下。都是就發於外者言之。四五兩節。即就博厚高明悠久中指出其與天地同用同體者。以示人。不作推原說。知此者。節又就配天地上言其功業之出於自然。亦非有另深一層意。七節八節九節是專說天地與前數節對照。不求配至誠無息也。末節引詩一說天。一說文王。歸到純亦不已。合言天地聖人以結上文。通章大旨如此。○悠久所以成物之悠久。悠而上文之悠指在外說。久即上文之久指在內說。亦內有是久。然後外有是悠。又兼久言之。章句其明。史氏之解極合註意。○天地之道博也一節。用魏錄謂即是言生物之功。翼註謂在不貳下一層生物上一層。細玩註意。則翼註亦未可厚非也。愚按今夫天節。竟就生物言。是在散殊者實處說。博也節。節在氣化流行空闊上說。兩節初無前後。節次之可指。但從虛處說到實處。從總會處說到零星處。微有不同耳。註中所謂由其不貳不息。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者是也。○純亦不已。純則至誠。不已則無息。註中所謂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也。然玩白文亦字。則天人合一意正須補出。武曹說最妥。○安溪先生講得極精。愈知天人合一意不可竟略。見龍說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蔡氏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道

丙申七夕三鼓又評爽又讀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七

廣寧張允驄時齋纂定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〇〔朱子〕此章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學者莫把入道體中去須知有聖人分量在內〇大哉
聖人之道看下三節是天地間所共由之道卻都是聖人制度
出來從曰聖人之道此是從道之教中來下君子乃由教而入
者說分聖人學者看〇此聖人實是開天明道創制立法之聖
人〇蓋道雖人性所同然不是聖人一一發揮出來後來學者亦
無所依據從這聖人之道須看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便見即節
章首道字教也〇[illegible]黃氏此大哉包下文大哉雙峯饒氏道即
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
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造端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

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〇〔蒙引〕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
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
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耳若以爲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
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
子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〇徐澈甫
曰此章及前費隱章看或問語類前此俱未提明君子聖人身
分所以後學言人人殊不知紫陽夫子直恁用心昭示闡發至
此但道雖屬聖人何以云待其人朱子有云千五百年竟無三
下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何曾
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正此意也聖人二字認不真則至德二
字無着落何以起下君子脩德之功乎泛言道者直是不曾
要只褒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狀監不弘之道亦非空疎不密之
道拓之六合皆包者其大體斂之纖悉皆貫者其真精乎安溪
曰聖人所至誠也以道教言之故曰聖人承上章自明誠之
教而言也陳近然曰自誠明以後皆就人身上言道向來虛說
道字似非〔周〕〔劉〕〔曾〕曰此章重君子身上故爲人道從聖人說起
只做樣子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〇〔朱子〕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
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〇陳氏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
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〇
雙峯饒氏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言萬物發生資育於陰陽五
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
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
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
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
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〇蒙引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
面許多散項序目來說〇物象動植固勉齋吳註謂發育二句
不對然後說對講者峻極雖就在發育上見然對說自不妨也
薛方山曰發育萬物即體物不遺意峻極於天即察乎天地意
〔吳〕因之曰發育峻極是大概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就體中之

逐項條件若非三千三百合做一塊也就是發育峻極的道理
汪武曹曰蒙引謂聖人之道若就聖人身上說則下文待其人
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都說不去詳味朱子此說然其說
發育處則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當之且云朱子謂即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此說最好
今按語類原文曰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即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則
朱子之意明指春生夏長云云不得不爲聖人之道與蒙引所
云正相反蓋蔡氏不曾細玩語類原文只看大全中刪本又不
曾看得仔細致有此誤耳稱謂禮儀威儀原屬聖人制就非天
造地設者則發育萬物亦宜在聖人功用上講矣解大紳謂禮
儀威儀皆聖人所裁何故道之大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卻屬聖
人其說正與鄙見相合夫就此之聖人之功用制作以見聖人
之道之所存乎天地之間如此而不若在聖人身上立論其真
下文待其人而後行云云又何疑乎〔[illegible]〕曰發是發其氣育是
順其性何地聯曰先儒論理氣者莫如真卿所謂天道是理
陰陽五行是氣合德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
言之殊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故師最爲該[illegible]人

謂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語亦精陳氏曰聖人體天之志述天之誌裁成輔相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峻極於天周聘侯曰語類既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或問小註又云洋洋節自是聖人分內事可知發育峻極雖是道體自然如此卻有由成參贊意在內蓋位天地育萬物皆聖人實事也看下禮儀威儀便見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朱子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語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大綱三百小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纔闕一事便是於全體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也不妨○聖

人將那廣大的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格庵趙氏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陳氏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人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峯饒氏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蒙引天人特天道中之一物而其理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為至小而無內也麟士曰三千三百只甚言其多以明小入無間之意汪武曹曰李九我云禮儀威儀便當道說若云道之所貫如此則禮儀威儀未為道而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

彙註亦主此說最為得之蓋三百三千皆是至道之具也○或以發育峻極屬天命之性三千三百屬率性之道非是困勉錄謂道之大道之小不必分屬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亦不必分貼已發未發此說得之王若霖曰題為下文修德凝道起本洋洋起下尊德性優優起下道問學呆說道體題分得矣題意卻失領數虛字從空攫拿令兩節理實體空則題裏出氣題外傳神待字脈動而通章之脈皆動矣周聘侯曰充足有餘如人用物件件證用而出之不窮仍每悠然不盡之境不僅足用而止此道餘於物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饒氏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陳氏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蓋必德性宏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四書講義看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

道亡也屬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能說道不必人而在與待字語意卻正與待字義密○道不待人而始在此釋義也道必待人而後行此正解也然惟不待人而始在故必待人而後行二義只是一義反正開合足以相發明胡思泉曰天生聖人而道明德立聖人達天而道全德備然後存之無不中發之無不和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道行焉關之曰聖人生天下之道寄乎聖人聖人未生天下之道待乎聖人一人建中和之極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一人履中正之位而五典自敦五禮自庸何也聖人至德也聖人之道至道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朱子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無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語錄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卻滲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蒙引黃曰天地間有這箇物事自家便凝他須有此德方是自

家去聚他雙峯饒氏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
故曰至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
凝聚是至道而爲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爲
吾用也哉誠純亦其體聚處言曰凝亦其運用處言曰行王元
奕曰天地萬物必有致中和者出焉而後位育之效行於兩間
禮儀威儀必有觀會通者出焉而後經緯之章敷於羣動苟無
德以統體之則其極於天而被於物者亦象焉而已而與吾心
固自爲二也無德以推行之則其經而等曲而殺者亦迹焉而
已而與吾身固自有間也○徐岩泉曰吾性中萬物皆備只爲私
欲夾雜所以斯道散漫而不相屬既有是德則大者小者聚而
不散成而不毁原還我萬物皆備之體○王武曹曰凝聚謂凝之能凝
行前一步竊謂惟能凝而後行亦惟能行而後眞可謂之能凝
須合行前一步行後一步其意方備○待其人節總結上兩節
故曰節所以申明上節乃是一反一正○范紫登曰胸襟洒落不
足以極道之大識見粗疏不足以盡道之細欲此理統會於身
心而粹精完固不可得矣既不疑又何以行乎○陳弘猷曰此已
瞻向學者身上說○李岱雲曰註謂凝爲聚也成也時解只得聚
字意予謂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便是不能聚爲己有然卽

爲己有矣而大不能無一毫不漬細不能無一絲不
入猶未是成處爲聚字說不足故又以成字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溫故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知新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旣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污矣○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資是敦厚純樸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蔡虛齋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爲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德性猶言義理之

性曰然○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致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卻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問敦厚是資質恁的樸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溫故只是存得道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陳氏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黃氏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公遷朱氏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明此理而後能盡

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潛齋何氏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蓮氏謂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總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其義明氏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所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力可言自累○存心不過是存其心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厚承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

此皆存其心之本然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中易有過不及之繆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致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疏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倚琦史氏朝氏就正為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但以而字以字分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蓋非存心二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末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況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段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段末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陳氏引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哉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君子必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故君子又必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此存心致知二事備德凝道之大端缺一不可○道由也謂循其則也○道問學學以問為先故曰問學愚每謂學只是效效須是問○人心本所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污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為廣大之蔽者是私意意既生則蔽其廣大矣為高明之累者是私欲欲既萌則累其高明矣○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之良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經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當

形諸云爲之間是亦所謂習其學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溫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謂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滯泥之則此說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止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致知之知日知其所未知也溫故之知習其所已知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蓋此慢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所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道體之大在德性上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也高明者心體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不有知所謂良知者則固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所謂良能也則是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同自具乎事理也○或問云溫故然後可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以不知新敦厚然後可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然制泥以字面字立異說者殊無意味○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致知之屬者蓋道中庸必擇中庸爲先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然其所重總在知上故就其所重示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日盡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日達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看去朱子註自不差〔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爲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毫之私便爲胡越則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纔被私欲纍了頭便卑汙了不爲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溫故使其知益精若優游而涵泳日就而月將則溫故之功也○致廣大不盡精微則有空疎無物之患故道理之散在萬事萬物者如三百三千之類皆當隨在討曉不使有毫釐之差○心胸廣大者多率略細故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極高明矣而不道中庸則有高處無實之患故處事必由乎中庸凡其行於人倫日用之間皆事也必擇乎中庸而守之要不出乎三百三千之中○意思高明者多過高而無實故以道中庸補之○不溫故則

然之知將自我而先溫故而不知新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不敦厚則本然之能終於此而不能長進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踐履疎略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行之既亦只是不戕遂之善人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大傳曰禮卑此曰崇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曰卑合零碎積起則曰崇故曰禮則體卑如地而崇廣謂仰崇也〔蒙註〕德性即問學源頭問學即德性散殊工夫雖曰兩用而不局兩岐雖曰一貫而不容偏重○不尊德性則無本領不道問學則又虛無寂滅故用一字特意而適緣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兩件缺卻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事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illegible][illegible]程氏云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又曰此節致知帶有力行然只是舉此包彼史氏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蒙引說約俱取之恐意不然依此則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朱子只說致知不說力行其意自無病不可易也○謂廣大中自有先後高明中自有先後則可謂廣大先於高明則不可偏俱做此或疑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既有輕重之分矣焉得無先後曰總是敬持此心體私意也不得蔽他私欲也不得累他那得有先後○崇禮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不是蓋知新中亦有中庸崇禮中亦有精微〔徐文貞〕曰尊德性非求諸空虛寂滅而非皆下學此萬殊一本也道問學非求諸詞章訓詁而抑持上達此一本萬殊也〔李九我〕曰內之尊釋其略曠而又不以舊知廢新得則耳目之知與性體之知合焉爲天下之至知內之塔植其尊疑而又不以太僕道節文則人謀之能與天謀之能合焉爲天下之全能〔顧涇陽〕曰人不知道之無外而專求之於外則遺內不知道之無內而專求之於內則遺外○尊是戒懼慎獨工夫道是擇善固執工夫奚乎子曰道問學以致知皆於事理上細微曲折求其精詳盡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道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溫故已知是以覺言義理則日知所未知亦以理言致爲乎已能以事言節文則日謹所未謹亦以事言○發育峻極此道之大而無外即承尊德性與廣大高明溫故敦厚崇禮屬德此道之小而無內

即尊道問學與精微中庸知新崇禮將文於洋洋二節起朗將禮字穿插云緣天制禮以禮制物又有斷章出題從禮儀三百句起至敦厚崇禮止者亦用禮字作主此其於章旨之發已見於朱子或問駁楊龜山說中而至於淵以其說命題作文者則尤謬據其說偏重優優爲據崇禮是告于止有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與知新工夫無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工夫聖人之道不如是偏也凡如是命題作文者往往於尊德性至溫故知新四句牽合支離竟不能題後步以文章步變繩之且非矣總是一部禮記塡爲末盡耳況猶拘以章句以知已能解故序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爲得於涵泳之本然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能致問學之未盡耳陽汪陰曰尊德性敬也道問學養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敬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義之屬精微知新精義也中庸崇禮集義也汪武曹曰朱子此節分存心致知二項論者謂然仰力行工夫爭欲立說以補其所未備殊不知存心中不必分知行而致知中仰欲行而言史伯璿因其說遂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倪道川朱允升所見皆同蒙引亦兼採之此一說也淺說則謂致知內兼知行存心亦兼知行而分致廣大溫故屬知極高明敦厚屬行此又一說也困勉錄謂存心包得力行而致知則帶有力行意只是舉此包彼不必如史氏分說此又一說也三者各持其說而陸說爲近之愚竊謂尊德性猶大學之誠意正心也道問學猶大學之致知格物也諸顯舉博文約禮以分配尊德性道問學正是此意大正心誠意約禮皆是力行之事然則道問學屬致知而尊德性之包力行也明矣此陸說之所以爲近理也諸錄有二條朱子明以上截屬之力行而諸儒多不之察何也或因雲峯謂章句非存心無以致知豈可曰非力行無以致知愚按近思錄論爲學有三曰致知曰涵養曰力行克治大學之誠意正心乘乎涵養克治者也此節所謂存心亦如是而已不以私意自蔽非涵養本原乎不以私欲自累非克治外誘乎此之謂動靜之全功也是則尊德性者包動時力行在內而非與就力行言也與上非存心無以致知句豈相戾乎夫存心包乎力行諸類亦皆以上截屬之力行而章句終日存心致知不曰力行故知者正恐言公行則錄私涵養一段工夫耳然則論者徒病朱子不言力行之爲道漏而不知朱子正恐不言力行之爲完備也○雲峯謂存心不大段用力夫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省察克治之事其爲用力也勞矣朱子玉山講義孟子道性善章謂人或氣稟昏愚物欲深固必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引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言爲論中庸所謂尊德性正謂此也蓋朱子所謂尊德性者如此謂之不大段用力可乎彼蓋誤認存心只爲靜處工夫耳其所以說朱子無力行之功而欲於致知中補出正此也○存心中既包力行如何卻居致知之先蓋只大小分先後也南氏錄說極精陳引鋤曰待其節結上因以起君子至德一節爲復性之聖人也徐惠長曰天之命我者無所不備意量有乎一己之偏而蔽之者不必其多也主敬以立其大存誠以協於一此謂致廣大必約必格而因類以極其分思必精而由漸以入於純此謂盡精微超萬類之表而不欲其狹其義至理之妙而有以盡其心此謂神高明擇之必精而務合乎人心之公是守之必周而務循乎天理之自然此謂道中庸周勝皎曰或請此章只該上下分請不該中合果爾本文而字以字皆爲剩語而或問中所載程子張子呂謂游氏之說朱子謂必衆之其義始備者皆爲多事矣

○溫之忘了之學凡所已能皆學也故厚以所已能而言敦之使不至於薄耳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了故了於德之致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與賢與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闡錄居上不驕是推王天下者而言百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illegible]史氏引證足爲遵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

與陳氏以爲但靡然默容誤矣況烝民之詩爲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蘭川袁氏不驕不倍足興足容者皆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引此詩以明之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說身上收功效卻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道理分明了行事卻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雲峯胡氏曰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同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爲處向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纂註此章開口甚大收尾似小了故此節要看得寬泛正大方好○按上單指天子爲下篤臣民言與默容俱指未在位者言要應章首三節意謂不驕者以位言經曲之道爲設施也不倍者以位言經曲之道爲之道也言興者關位育經曲之道於世也默容者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心也如此看便說大得首尾合註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凝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困勉錄明者哲之在見理極明透哲者明之發行來卻只中庸此句打轉尊德性節○若道上有一毫虧欠身雖存不可謂保邱月林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眞哲則事機上見得透尊德性道問學明哲所從來也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以保其身也吳因之曰不驕不倍等言隨他到那裏去無不是道道理流行發見各得其宜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然亦只是素位而行非有巧術蓋脩德凝道之妙用自然如此蔡虛齋曰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往不行其道引詩正狀其神能變化天飛淵躍處非免禍之謂也顧麟士曰詩集傳謂明是明於理哲是哲於事李安溪曰能尊德性道問學則道凝矣故其行也與時偕消息然而窮達治亂道無不存出處語默惟義所在要皆爲凝道之聖人不以時位而有加損也周聘侯曰惟有道而後可興亦惟有道而後難興其言足以興四字中有多少本領經濟在

附纂或問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凝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爲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程子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自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雖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天體物而不遺猶仁

盛。孝而無不在也。威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問學俗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得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學之道行也。問所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孤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備道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蓋則呂氏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責乎此則上所謂問學者不免口耳為人之學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汚合俗矣。○廣平游氏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偏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設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illegible]山陽氏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存疑此章於是大關鍵前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皆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著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

章未盡之意也。○西山講義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雖高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學者道之意也。故敦厚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一何獨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殆[illegible]際於老莊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困勉錄朱子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最明則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等之外問學不出乎中庸等之外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識者因此遂謂可篇字作不得目字恐俱不足又日廣大與高明故厚等總是一項精微與中庸新禮總是一項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忘王武曹曰張呂二說皆重上截必以游氏重下截之說足之其義乃備至若游氏所謂逐句相承接與楊氏上截下截各承句相承之說似皆不必。

此章言人道而以聖人引起者正見聖道之大而君子之不可不脩德凝道也。上五節是聖人脩道立教之事君子節最重尊德性須洋洋道問學須優優此正是脩凝之事末節則指其效也。○人多以洋洋二節為專講道體按朱子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是聖人使他發育文三此聖人實是闡天明道創制立法之至聖人一切事物之理皆自聖人發揮出來後之學者始有依據云云則此二節自宜緊貼聖人參贊經權上論武曹聘侯解此最明蒙引說不必從也。○故與厚自應與廣大高明一例看同是德性如何作工夫講徐任崖書武曹諸先生俱從蒙引極是雲之說非也。況朱子語類云厚是資質恁地樸質敦是培其基本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溫故只是存得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溫有涵泳底意思據此則故與厚無工夫溫與敦方足加功更了然矣。○已知已能對未知未能講故用已字其實即良知良能豫者倫極之論甚當但此處良知良能說得廣不專就孩提稍長兩件凡子之孝父之慈臣之忠兄弟之友恭以及一切本來素所能知能行底道理皆是耳。○明哲保身只是順理而行並非只幾避禍之謂。○題若從禮儀出起至崇禮句止不得不用側重非然此特相題行文之法耳論書旨則洋洋優優德性問學自屬兩平若洋洋節及尊德性節亦以禮字作主財理解更確矣。以[illegible]記

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況車又有許多等但其轍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有異所以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迹須說則天下皆同矣○章句下語錄云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文而或問則曰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不同何也今按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人之職也○章句曰文書名名是音聲而許氏卻兼形象言皆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差則其聲差既正其聲音則點畫在其中矣故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與此互發○或謂議禮制度考文三件說天下之事還未盡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之類當何所屬又如征伐賞罰之類不知何所屬曰此以屬之制度未見其不可也　困勉錄　書即字也文則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言句文書名言書之名必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大全趙氏古曰名今曰字之說尚直以名字當書字看矣如此則書名二字無分別在他處或有此解此處則難通也　蔡虛齋　曰議也度也文也俱此道者而其制始全德也位也時也備此三者而其權始操　許東陽　曰須重額天子直將德至道疑位育天地經曲萬有說下方是　汪武曹　曰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內舉位以該德時也　浦星圖　曰度兼品制品是等級制是文采

自文制字

宗作字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　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其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新安陳氏　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洊齋何氏　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　蒙引　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爲驗也次序之體仰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　存疑　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　說統　倫非人倫之倫親疎貴賤之相接禮度秩然是次序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謹禮所以制行　陳大士曰　今天下於車何如哉侯屬微至存乎其人至於大小高下之數則一也今天下於書何如哉弘深典則存乎其人至於體裁形似之設則一也今天下於倫何如哉純全粹美存乎其人至於責賤親疎之等則一也　湯子方曰　玩今天下三字有提醒人意只作盛世之思不可作衰世之感　汪武曹曰　人多用易纂書嗜及雜頌等語此六藝非六書失卻書字本義　毛方若曰　雖有軾而思還者曾未嘗有異制也雖有轍華而好奇者曾未嘗有別考也雖有越分而自高者亦未嘗有他義也故曰同　周聘侯曰　行字去聲讀以德行言不以行事言也君仁臣敬行也而貴賤相接之體則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行也而親疎相接之體則同　浦星學曰　載之方冊則爲禮措之天下則爲行

附錄或問　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

其轍迹之在地者相拒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

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三山梁氏按皇極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僭猶用周制至秦吞井後始用六爲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書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

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民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蒙引禮樂所所養之謂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凡通貫字要之語一字該盡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只樂關制度只說得樂容樂師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盡此節蓋以愚賤分說然看亦字要抑揚說到有德無位上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辨誌此應上自用自專句困勉此節及下節之意總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姚氏曰此章內以三字言之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該之曰禮焦務閔云禮樂是通用字禮者體也樂者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曾是本於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其文禮之一字該盡焉章氏曰欲操協時同律之柄而既讓於進退之則惜於勢而有所難行欲求辨分和民之本而先處己於險遠之地則惜於理而有所難服李氏曰且此節要看兩雖字無位無德者固不敢作禮樂有位而無德不賤而未嘗不愚有德而無位不愚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焉此及交互推說以見總不可僭之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加今春秋傳中宋鋪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盡當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蒙引饒氏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春秋子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還朱氏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得先後之意以爲

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此於未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數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日說殷禮則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僞作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則親親而尊尊有衰傳不滿之意焉蒙引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爲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則文故云○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或則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遊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辨說兼時字意應上生今反古自專兩絕錄末二節斷宜從大全朱子蒙引存疑殺說分應自用自專反古說雙峯泛言引孔子作僞樣子不可從生今反古本衆上下側重在爲下者故獨引孔子○斯禮也涵濡已深四方所共藏也路布已久萬世所當疊也於人心所共信者信之於人心所共遵者遵之此不得不從之故季安溪曰禮度文合之皆禮樂也禮樂合之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儀之矣○此一節釋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之意言文武周公作者固行也夫子述者亦行也皆所謂

有至德而道疑者也

德位時三樣平說生今句又包上兩項在內然意仰重在聽一層蓋此章原爲爲下不倍言也次節提出天子三節提起今天下正見斷斷不可自用自專反古處○禮樂包禮度文在內禮字又包樂字在內○從周句見爲邦所同仰百世所當遵人所共信者子亦信之人所共遵者子亦遵之乃切不倍之意○禮度文三者乃舉其最重者而言故下章亦曰三重然治天下之概亦大略盡之矣齊長先生講三者云議道自己必經緯人倫無所失而後簡器用謹書契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於下必法度文亭無所悖而後重禮敎敎彝倫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講得亦貫串融洽見讀記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蒙引 非獨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爲天下道者此也○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翼註 首節爲綱次節皆看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節引詩以結之亦輕留翅錄首節與上章以德位時竝說時者於生今反古及從周處看出只當以見在有天下爲說非必開創而後爲時也日然則守成之聖人遂可更張紐制而行前代之法乎日此雖不得如開創之大更制然因時救弊亦何不可蒙引講前章非天子節謂少康周宣不與焉余初謂以其賢而非聖耳及觀其解此章王天下則知其以少康輩守成而非開創也亦謬矣吳因之曰有三重有字要看得重非尋常有無之有如議禮未善不足言有議制度未善不足言有度考文未善不足言有文下文考三王云云正所謂有三重 王武曹曰 題眼在三重二字 周聘侯曰 議禮制度考文三者天地萬物一齊發他裁成剪裁過此是何等功用故曰三重重字正以其氣象規模廣大而言也但非小心敬畏則制度未必盡善無以寡民之過須是有本身以下六事三重乃能有之也章句惟天子得以行之此行字即本文有字行字當空行得六事早已含蓄在內

附纂或問 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氏註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 前乎周爲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疑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不得尊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方氏 上焉者無徵

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纂引無徵不信不遵不信但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下就說民不見信也困勉錄此節反言德位時以起下文當補一句曰無時與位猶不可況無德乎如此方完汪武曹曰纂引謂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因之則謂善字與下本諸身應不信不從與下徵諸庶民應此節只是起下文本諸身徵諸庶民二句與寡過意無干困勉錄取吳說而議纂引爲謬竊謂不信不從與徵諸庶民句相應固是正解章句所謂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然於不信不從下找出不能使人寡過作餘意以上顧首節下起世道亦未爲不可

附纂或問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朱子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胡雲峯氏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雲峯胡氏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思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東陽許氏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蒙引六事一節說來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對不繆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以議禮言之如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序有典而我惇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之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與天地睽而其事同者一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地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青黃赤白黑之類皆天地之五行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無不畢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聲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窮矣二氣四聲之離合非天地之所爲乎且有是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人但知其爲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爲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宮爲喉音屬土商爲齒音屬金角爲牙音屬木徵爲舌音屬火羽爲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數宜也是何悖於天地乎○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神也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羣神之感格亦以此理不疑於羣神也○又大概說以議禮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

地自然之理而天地不能爲而君子代爲之是謂贊之鬼神三王後聖皆當如此推之〔王守溪曰〕道一也語其自然謂之天地語其妙用謂之鬼神天地之道易簡而已鬼神之道屈伸而已天地至大而難窮悖之者悖於私也君子之心體天地之撰者也若等其秩序度略其象數文洩其精華而克肖天地矣鬼神至幽而難明疑之者蔽於見也君子之心通神明之德者也精蓋見諸變態皆度情狀煥諸文而可通鬼神矣〔鄧北溪曰〕天以是理覆物地以是理載物聖人以是理成物即此參彼何悖之有是理之始則爲神是理之終則爲鬼是理之統同則爲聖人自明驗自何疑之有〔徐緣陸曰〕三重是孔子十世所損益中事新天子不是要變易天下耳目先代聖人制底體度文到大亂之日一齊斜錯不得不更定一番如武王謹權量審法度是也本身者建之品發我先行起度之輕重長短我先用起文之點畫聲音我先唱起不使民聞與朝廷有兩樣養民者宜乎民情合乎土俗實實可見諸施行使民間風俗性情一一相安於禮度文之中考建皆是實事不是空中比擬考三王如夏時殷輅周冕之類建天地如堯典析因夷隩及月令所領皆是俟後聖如孔子作春秋亦準三代之禮朱子綱目亦照古帝王法

度以定是非所以謂漢唐以來只是講空塞遷無人有稱身於斯道聖人在位必斟酌得無復遺漏件件是實事泛泛做者看不得〔李安溪曰〕禮樂率神從天居鬼從地天地鬼神只是一套事但天地顯而鬼神幽天地示不易之理鬼神妙不測之幾耳講質鬼神仍似建天地講建天地亦說質鬼神便非〇鬼神若泛說陰陽氣機即與建天地不異〔汪武曹曰〕因兔錄謂此章雖有德位時三意然德爲重時位帶說故卷於上焉者節補一句曰無時與位猶不可況無德乎已側重到德了則本諸身節只當就德說不必復牽時位舊說本諸身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不必從徵諸庶民只是本身之驗與不驗不特等一例按此說固是然徑所謂驗其所信從即上信從字分明是兼時位說則蒙引又有時位句亦未爲非暫重在德上而於徵諸庶民句中帶說時位於本旨何礙也〇六事雖並言其實考建四句自首二句來而所以徵諸庶民者又全在本諸身句上若知史氏所云反重在下四句矣〔閻授一曰〕此節極贊君子之道一節深一節〔閻際飛曰〕此身已所道尊德性道問學工夫有成已成物之德而制此三重今因三重而推其原卻根本於身上蓋議禮卽以盡倫之身制度卽以與物之身考文卽以以文之身

之身〔閻聘侯曰〕諸說謂此節是制作盡善余謂不是自然盡善方是斟酌誠定欲其於人己上下幽明古今無不盡善耳到動而世爲天下道幾是恰好盡善處

〔附纂或問〕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沈溪陳

氏〕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illegible]史氏〕意者天地著鬼神幽晦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耳〔東陽許氏〕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卻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二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凡人皆人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新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爲二〇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須制作聯不必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〇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非一揮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事適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翼注〕要在不徒講知天而重賢知天所以能質鬼神不徒講知人而重發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〇知天知人即本諸身內有了此又在質鬼神俟後聖上看出耳〔講意〕此節斷宜從蒙引存疑發說

作推原看新說謂只作贊詞不作推原者謬○吳因之謂要之不疑鬼神一本於吾身之知天也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也就謂君子之道非本諸身以徵諸民者乎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處此說極明然須知上本諸身內已是包有知天知人意非只就知說也此知天知人則又就其中抽出言之耳○徐岩泉曰知非泛然之知從上尊德性道問學來直是聖人之心與天人相流通也○李安溪曰本諸身者求諸德性之本徵諸庶民者驗以當世之宜考三王建天地則參以已然之法象而理不差質鬼神俟後聖則推其自然之符契而神不二理之不差則知人知天矣天且不違而況鬼神乎蓋天者百神之宰鬼神所能出於天地故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三王者百世之師後聖不能出於三王故也○汪武曹曰鬼神者受天之命以役使萬物者也君子深探天命所當然並舉其所以然者而無不明如此則合於屈如此則合於伸如此則合於由屈而伸由伸而屈則鬼神之不能違乎天命也審矣後聖者盡人之性以宰制萬物者也君子力窮人性所同然並舉其所以同然者而無不察如此則可益如此則可損如此則不能或損不能或益則後聖之不能外夫人性也明矣○困勉錄謂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處因之之說極明按此則知天知人可以貫兩節而末節亦承此說下不待言矣○李岱雲曰知天知人原在考建質俟之先若非貫徹此理如何能不繆不悖理只一箇理原無天人之分然理無定在就天地鬼神上看便是天之理就三王與百世聖人上看便是人之理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爲有層級也○孫端人曰知是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朱子謂此尙是總結上四句之意然說知天知人本身句已在內而民之信從更自可見尙是總承上一節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三山陳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饒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

之心○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爲道爲法爲則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皆寡過矣○翼注此節須分當時後世未是世爲者自一世至後世也遠近字上亦無當時字蓋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一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一地是直說一是橫說○世世也只就本朝書之若過此又不是時王了天下後賢後王後民○有望不厭俱不作遐其御作上望字不是閒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曾見也不厭者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習熟便厭了今卻不然○四書講義兩而字緊粘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凡有行有言卽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工夫純熟未易語此也○黃葵陽曰法則卽是望卽是不厭望而不厭又卽是世法世則○吳因之曰不直日天下道君子法君子而必日世爲天下道世爲天下法云云者蓋此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成等意不同總處俱說斯民感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而重有三重以身攝而整齊之故曰氣脈歸到君子身上去耳詩亦史曰動卽指議度文講○汪武曹曰翼註謂則準也不是取爲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如君子說子當孝親人便準之以孝親此說最是然亦須兼取爲立言之準意在內方完備

附纂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所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碩齋史氏曰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覆上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卻不是未能有此六者

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爲無
惡遠也饒氏以蚤有譽爲始爲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無惡無射爲
承有譽之［存疑］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亦即如此然
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而先
後動爲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
有實於天下也［翼註］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圖］
［蒙引］合註謂此節總結上總在後二句即君子之道一條庶
幾夙夜二句即動而世爲一條存疑淺說翼註說約皆如此看
云峯謂君子動而節是申言徵庶民而無惡無射終譽皆是徵
庶民夙夜句爲本諸身新安陳氏亦如此說此斷不可從翼註
以六事解如此二字則徵庶民已在內了若又以終譽爲徵庶
民則豈可通乎陳氏許氏皆不以動而節爲徵庶民而仍以無
惡無射終譽爲動而節亦不必從○如此二字包上知天知人
不謬不惑無悖不悖等意譽字包上法則有望不厭等意［翼註］
曰君子之天下原即自身先後所環結而成君子有譽之天
下是即參贊彝倫所［illegible］而出［存疑］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
譽正見必如此而後有譽矣此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以爲王
而君子本徵考建質俟之所以不容已也此不謬之意也［存疑］

洲曰夙夜所宵宵者即六事也庶幾二字作工夫看方與下終
字對［蒙引］［存疑］曰必彼此咸宜無往不合然後可以永譽庶幾
字難解即下未有字竟若將在後二句應之二句早已是有
譽了庶幾句不且重出乎［翼註］詩斷章須照定本章大旨不必泥
定詩詞［達說］［翼註］曰寡過在天下則譽在天下矣然豈得致譽詩
美二王之後曰在彼國不得罪於羣臣百姓而人無惡在我
周不失禮於升降周旋而人無厭射彼此咸宜庶幾夙夜之間
得永終其美譽乎觀於詩言可見操三重以寡民過之君子未
有不本身徵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法世則
有望不厭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居上者可不盡其道哉○庶幾
只主勉詞［孫端人］曰詩詞四句語氣直下只重無惡無射蓋無
惡射即是君子之道無往不合也庶幾字以字緊從上二句來
首節則是一章綱領然本諸身句亦是上下關鍵章末二句
亦與首節緊相呼應蓋如此者本身以下六事也有譽者世
法世道等也如此而有譽於天下正所謂王天下有三重焉
而可以寡過也如此看則通章一氣矣○世法世則世道以
至有望不厭則民信且從矣然非本身徵民而至於不謬不
悖無疑不惑何以能寡民過若此此永譽非可倖邀而王天

下之事予不可不慎有三重焉要善○寡過身是寡民之
事予［illegible］王天下［illegible］遠者大學言三重本諸身以下六事［illegible］之
事子［illegible］心作則事事［illegible］民之事過［illegible］身之無［illegible］
應［illegible］字兩［illegible］此意亦不可不知○［illegible］先生謂不［illegible］
不悖等俱有實事非懸空此［illegible］是此章是說人道本身內
正［illegible］工夫［illegible］不是自然［illegible］譽亦是但不謬不悖四項［illegible］
而［illegible］見成說而字便見乃［illegible］定方欲於人
己上下六字［illegible］說來似尚未可必方欲二字不甚妥今亦并
存其說［illegible］訂之○［illegible］先生謂無［illegible］不惑是知一邊意［illegible］
知天知人只［illegible］兩句說便可［illegible］後包前正不必［illegible］
［illegible］前句此［illegible］有
理會　見［illegible］說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爲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新安倪氏］曰［illegible］賢立言自
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
不敢作禮樂與章首［illegible］好自用一句相應是因以居上而
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illegible］者皆實則主爲下不倍而言
也此章下焉者［illegible］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
善無徵是因以爲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
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
於章句之分屬［蒙引］［史氏］此章專言贊之大者而隱在
贊之中亦見以此體聖人道［公遷朱氏］中庸二章前章爲
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德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
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蒙引］或問王天下有三
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
天道之事而乃亦爲人道者何也曰此系上尊德性章居
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爲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
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腳也原脈則在尊德性道問學
工夫上來安得不爲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爲下不
倍者
類也

丙申七月　日悅讀完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中庸大全卷之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朱子 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 勉齋黃氏 道無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 北溪陳氏 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

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圖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 朱子 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雷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當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 潛室陳氏 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以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粗底道理為末為外 雙峯饒氏 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宇宙 蛟峯方氏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雲峯胡氏 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遠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東嘉史氏 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章句自祖

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始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蒙引 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凡隨遇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遇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遇而安則附於地亦畧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

大德小德而設也 存疑 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也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節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寢處飲食之類纖纖項項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蒙引 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illegible]天時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意易明但襲水土雖明者亦聖人下襲不徒是按其疆域順其風氣而已大而行藏小而日用此境有此境之理彼境有彼境之理截然不相混亂是即各正之疆域異宜之風氣也學人隨遇而安素位而行雖不出於一定而不定之定乃為至定即此便是下襲水土[illegible]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或問不時不

食與仕止久速俱是事亦俱是行北溪以不時不食等貼事以仕止久速等貼行不妥淺說只以事言得之。據蒙引存疑淺說則所謂末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爲外心則爲內其說不易矣據北溪實則以不時不食爲事爲末而卽爲外以仕止久速爲行爲本而卽爲內殊謬據史氏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爲末爲外而以其所以然者爲本爲內亦不是。此見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人謂仲尼生知安行不知仲尼未嘗不學也濟仲歎曰一貫之授有以執其中先進之從有以識其大時中之運配天以行健安貞之吉應地以無疆〔茅鹿門〕曰通一節總是聖人心體極全極備處聖人渾是箇太極純然私意錯雜堯舜文武此理而仲尼亦此理上天下地此理而仲尼亦此理橫看去在在是理直看去時時是理仲尼只全體此心不少虧欠渾全一天命之性耳〔輿因之〕曰律者效法無常義者因襲不變一是圓活流動一是的確不易〔徐元晦〕曰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圓故曰上律當如此定然如此當如彼定然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襲〔汪武曹〕曰所謂事者卽所行之事也行與事不可歧而爲二也所行之事巨者爲本細者爲末皆在外者也其所以行之者心也在內者也仕止久速之類雖爲鉅爲本然亦行事之在外者耳烏得稱謂之內乎故因勉錄謂兩陳氏之說非也以仕止久速與不時不食對說則仕止久速乃其鉅者自應爲本烏得概指爲末乎故因勉錄謂史氏之說亦非也愚謂史氏之說較二陳氏差勝然終不若蒙存淺說之妥。韓氏以憲章爲外爲末是看輕了文武之法了黃氏洵饒謂近守其法是外兼內末該本亦同此失。蒙引存疑淺說以所行之事細者爲末鉅者爲本皆外也而心則爲內是以鉅與細分本末而以事與心分內外也史氏以所行之事鉅細皆爲末爲外而所以然之理之運於心者爲本爲內是以事與理分本末而卽以本末爲內外也二說似皆有理而蒙引存疑淺說之說尤妥〔趙侯樹〕曰於天時見君子時中之用於水土見君子居易之心於上律下襲見道之所以行與道之所以凝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輯註〕幬亦覆也或作燾〔雙峯饒氏〕此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四如黃氏〕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新〕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的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殺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慘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陳氏〕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新安陳氏〕此所取辟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淺說〕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輯註〕上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兼體不遺者喩之下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迭運不窮者喩之不遺不窮俱是大的意不可以不窮作久意曰交原無久字也假如有日無月有寒無暑而其運有窮則不大矣。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見不窮意不重明行字如欲解日月代明不可說聖心明著日月只是道理在聖心如日月往來不窮耳〔說統〕此是形容聖心極全極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至誠無息無一時或間〔說約〕章句言聖人之德是總下大德小德兩德字〔會合註〕持載覆幬各要兼分合看方含得下並育不害意方含得下大小意〔輿因之〕曰持載覆幬內就含下並育不害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所以爲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王觀〕曰載而日持坤輿有德以任持也天主覆幬則大其體非德焉能至是四時錯行一德之自爲循環日月代明一德之自爲禪代便已含小德大德於此下特申明之〔新蒙〕曰天地二字提起貫四時日月看四時日月不過運行於天地中觀其錯行代明天地之大

蓋見王謂汀日不言天地之持載而必兼言天地者二氣有並施之理而後能盡古今之闔闢陰陽無互勝之權而後能集兩間之生成不仰言天之覆幬而必兼地而言之者運或有往復而往復皆一中之心氣可以升沉而升沉皆合同之化〔王武曹曰〕錯行代明乃是主誠無息意饒氏以無所不備言之便與持載覆幬相混錯介象繫曰道之著於上下也法象莫大乎天地變化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道之備於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聖人一天地也天地一聖人也賈際飛曰取此意要在兩無不字及錯字代字上須會不得專在天地四時日月上鋪排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朱子〕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北溪陳氏〕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違悖也〔饒氏〕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雲峯胡氏〕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乎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固

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新安陳氏〕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東陽許氏〕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德又以四時比其繼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頭皆錄並育並行皆大化之原故曰大德敦化不害不悖則凡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蒙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者也或者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之殘魚鷂之殘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則不以此而遏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尅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樸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大流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通書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曰混兮者大德之敦化也曰闢兮者小德之川流也故注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德敦化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和也情也貫也〔徐氏〕不相害只是各成個物並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來處說○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

然者爲隱而隱卽寓於費之中而非别有所謂隱固非中和之動靜各爲一時所可比而兩者若大德小德雖本爲一德然一以分言一以合言不容不區而爲二則其與中和相類而不與費隱相類亦明矣然諸儒論者不一雙峯饒氏洵饒黄氏皆謂大德爲隱小德爲費殊非朱子之意伯璿史氏則謂川流敎化是費大德小德是隱其說是也或曰德是主張在內者川流爲費而小德爲隱誠無可疑朱子所謂和亦有費有隱是也若以敎化屬之未發之中則似與費不相似竊嘗論之敎化似非專爲靜時此敎化之所以爲費也困勉錄謂大德小德不可以動靜言此說得之蓋朱子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而謂此二章當以表裏言之至聖章是說發用處至誠章是說存主處然未嘗以未發已發分貼夫所謂存主云者特言其心之渾用於內耳非必寂然不動之謂也今觀至誠章章句所謂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至誠無妄有默契焉而非聞見之知所謂自然功用非有所倚著於物或問以經綸爲致知知化爲窮理以至於命此豈可偏屬之未發時事耶說者謂此節宜在心體上說然就其心體則固隨其所遇而非寂然者矣又觀萬物節章句謂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敎化恐亦難就未發說然則朱子之以中爲大德和爲小德只是謂大德與中皆是一本之合小德與和皆是萬殊之分而未必拘拘於已發未發之畫相合也○蒙引謂小德川流大德敎化當以分合論最當夫知分者之爲小德川流則川流是其分者費也小德是其所以分者隱也知合者之爲大德敎化則敎化是其合者費也大德是其所以合者隱也○存疑謂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最爲的當夫自天命流行上說固非專指靜時言也此敎化之所以爲費也其在聖人功用之及於天下民物如至聖章所云是小德川流也其運用於聖人之心體如至誠章所云是大德敎化也或問云以天地言之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敎化以聖人言之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敎化夫曰高下散殊曰物各付物此卽存疑散在人物之說也曰於穆不已曰純亦不已此卽存疑天命流行之說也故存疑之說不可易也○又按薛文淸謂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卽存疑所謂自天命流行上說也愚向疑章句所以並育並行二句是就爲物因時且月說與或問所云於穆不已就天命上說稍[illegible]

同今得此條融會而貫通之甚快○文淸謂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夫泉源泉流雖有本末之異而要之皆費之可見者也敦化川流之謂也至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見也大德小德是也陸稼書曰大德小德著天地上講是以陰陽五行對言非頂頭一圈之太極也陰陽一大圈是五行之所以然此大德敦化也各一小圈是五行之所當然此小德川流也李岱雲曰小德大德原無二德只由分處見爲小合處見爲大閻漢荷曰天地之間不散則不著不分則不明故羽毛殊其質鱗介異其形晝夜分其候寒暑易其序皆小德日新不已處

附纂或問 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記曾行舊 孔子曰吾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註逢掖衣也章
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引]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子思於中庸首章
則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之意出於孔子者也第二章便引
孔子論中庸之言自第二章以下一皆引孔子之言大半爲而
亡所立言蓋無幾雖其所立言亦皆爲述所傳於夫子者也至
此章復以仲尼一身之始終之其下二章則亦此章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而言皆所以盡此章之旨也夫庶中庸而終之以夫
子云云者舉中庸之道盡歸於夫子也此實子思之意也蓋道
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書於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孔子自夫子
以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備足自夫子
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
推仲尼能盡中庸之道故第二章在仲尼口內提出君子中
庸一句以貫全部第三十章仍歸到仲尼極言其德之大而
以天地配之○祖述句下一遠字憲章句下一近字上律句
下一法字下襲句下一因字極其縝貼須從此刻畫方不落
套語○說約謂天地之所以爲大節指並育兩句是也又謂
只在天地四時日月萬物語亦極爽然小有爲蓋天地之大

正在持載覆幬錯行代明處見其所以大耳此即所謂並育
並行不害不悖也若刪御下數字單說天地四時日月便空
空只是箇形象矣○唐荊川文云太極分爲陰陽分爲
五行其在物也則性命之各正其在道也則爲一理之各具不
悲其混而無別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於一物也此其資
生資始之原於道也此其誠通誠復之一茲不悲其無而無統
也講小德大德二句最爲明了○不害不悖並育並行者氣
以運夫理也其所以然者爲大德小德理以宰夫氣也合四
句看乃盡天地之所以爲大○前章所謂語大莫載語小莫
破以及鳶魚飛躍夫婦天地云云與此節可以參看○前之後
兩仲尼祭祀總此子思推尊夫子見夫子實能集聖之
大成而祔於此盡命於此至道於此發教於此立爲有以定
萬世中庸之極
也 見龍記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
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
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許
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
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
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
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繫之
聖之後也第二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至
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
言其極耐此說深有助於章句○蓋朱氏此章因論聖人
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
不息者爲體發育之盛多者爲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
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爲用發育流行之渾然無
窮者爲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爲至極故曰此
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
能盡故曰天地之
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
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朱子仁義禮知之知與聰
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
睿只與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
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
若未始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
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謂臨大概是有過人處
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
萬人皆然若臨天下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聖聰明作元
后又曰天生聰明自聰明文思曰聰明時憲○雙峯饒氏章句以
四者爲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
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

德之大德聰焉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輔氏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良寬大故曰有容義則強持守適故曰有執禮敬而已故曰有敬知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蒙引】聰屬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屬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統以心言○睿知之知雖人所同睿知之知聖人所得睿知視聽知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知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密深於寬深於裕柔又深於湍爰謂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蓋者未必強雖強矣本體或未剛剛特一時毅則堅忍而剛有終是強深於發則深於強毅又深於剛○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形中正則又發細微又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下則曰足以再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存疑】通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義可得矣○睿實知能言則知是心體之明睿是能

通乎微斯言知則兼得睿○寬對窄言有廣大寬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藏心上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素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各條詳審精審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條若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實註】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之德雖有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發溥博淵泉皆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說緊承時出來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說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說統】仁義禮知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容執敬別皆君臨中事【纂案曰】文之所昭天下無不精之義理之所達天下無所窮之幾希之所融天下無不通之故察之所辨天下無窮之神【學奧一曰】首節俱就德之散殊說下乃究極其盛而深發之一氣緊承德是從聖德說到發外後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吳因之曰】足以有臨須累跟生知息發擇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廣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人力殆盛者下一獨字之便多運用不來了惟上天篤生聰明睿知事

耳目心思迎川處非惟人不可測識雖至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神運鬼輸絕非尋常意見所可及任憑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有迥於生熙之外故曰足以有臨也○足以有臨不是言聰明睿知之用正是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至聖這生知真足以君臨天下何等樣聰明睿知也下仁義禮知亦然【蒙引】曰寬廣然恢弘對狹隘看裕綽然舒徐對急迫看溫潤然和厚對修刻看柔帖然慈順對平作看聖張發而不斷弛柔挺然堅堅有力則是立處不屈撓毅是行處不間斷發對因循看強對委靡看剛對屈撓看毅對間斷看齊齊一無雜念莊嚴肅不懈散中不偏倚正不邪曲文是大段所顯有文章理是文中有條件脈絡密是理中細密察又是密中纖纖分晰無疑似此或處【徐思曠曰】高居端拱不謂之臨自我臨之若憑臨於萬方無一足以蒞吾前苟一物不歸即一物不臨也剛柔制獲不謂之臨自臨於我者言之若目屬於離照無一德自隱於下者惟物物皆仰即物物皆臨也【觀瑞屏曰】想其國而能闔知其有恭之德想其定而能奮知其有強之德滿染之根俱斷則名其德曰剛修勤之際不乘身名其德曰毅【伯潛祐曰】文是挺然有章與昏闇相反理是井然有條與混雜相反密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毫之疑因分之每字各有意義而分之文理為一類密察為一類斷合之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周永聰】曰睿知俱以心言睿屬動即神以知來未至者能先見知屬靜即知以藏往已知者能固守一以悟性言一以記性言【汪武曹曰】首節俱是言德積於中者許氏謂莊是貌之嚴恐非【黃際飛曰】臨容執敬別皆在外五足以則內邊事

【附纂或問】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朱子】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饒氏】泉之出處有本

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該承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蒙引】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爲周遍也博廣闊之義蓋自凡嚮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是爲廣闊也凡此皆以充積於中者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喩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泉字【存疑】溥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溥博之謂也萬物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謂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而可以無長説○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恩無窮保民無疆以至於以大事小樂天者皆仁之客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焉凡其去奸華芟誅暴鋤亂對不避親貴不避讐者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己正南面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智之德出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害閭閻之幽隱無不如不省者皆智之別也【説統】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不是又深一層郎至足者而究其蘊是何等溥博郎至足者而擬其蘊是何等淵泉至時出處是以時發見於外耳【圓勉錄】溥註周遍是就裏面詳細處説謂其充足而不欠缺博註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説謂其宏大而不狹小淵註靜深謂寂感俱寂朕兆莫窺泉註有本是一源活潑渟泓無盡○溥博淵泉看來似説大德實是形容小德猶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日優優大哉耳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郎到一仁也當寛裕時則寛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應與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形容至聖小德可謂盡矣○溥博淵泉四字就裏面説總頂上節而時出之就發見説不須上節蓋上節雖有容執敬別等字然卻不重只重五箇足以字耳謂溥博淵泉頂聰明睿智五者時出頂容執敬別者非謂二句總以形容聖人心體者尤非○蒙註謂此時字最緊如均一卿臨卻有時用明有時用聰此等變化不一此説最明大全存疑淺説俱作時中看無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無阻塞無窮盡之説【與因之】曰淵是萬理俱該者乎莫測其朕兆泉是一元活潑渟乎不知其窮盡【黃貞父】曰合則溥博而分郎散殊停則淵泉而流郎川流時而各出則各正而浩浩之地不相待時而互出則互融而廣深之境不[illegible]

寂然不動因出以顯無不緣出而始有感而遂通應時以妙出而非欲出以乘時【宣在宇曰】溥博者無遺之稱也其理無遺而後其應無方淵泉者不已之機也其生不已而後其氣日新【倪武曾曰】各出則不相待互出則不相妨○因出以顯無無字郎過書靜無而動有無字朱子云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徐儆弦曰】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無礙時時出之則其應不窮【郭天侯曰】隨時出之咸宜無礙此郎脈絡分明意時時出之泛應不窮此郎而往不息意【孫縉人曰】時出兼各出互出並出意作時中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説音悦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饒雙峰氏】充積極其盛指可指敬信説【新安陳氏】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説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説也【雙峰饒氏】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説此可以驗其出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説之哉【闕許】因民之敬信説見其當可不作效説【翼合註】此節只以天淵擬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説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深一層【附勦錄】敬信説不重民上只重形容時出之妙○存疑謂言行皆見也信説皆敬也淺説則以威儀貼見字淺説爲長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illegible]】

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朱子]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貫重[illegible]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別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饒][illegible]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絲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妄有以默契也[北溪陳氏]經是分疏條理綸是比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也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偶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雙峯饒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雲峯胡氏]首章由造化說到聖人故曰性曰命曰道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

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字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東陽許氏]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其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教即在其中○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思[illegible]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是聖人一身而言天下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之大經而立人經之以爲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教足爲天下後世法也○立天下之大本雖不出乎吾之一心參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大本之立非假在心而已謂萬化之本所自立也○經綸天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立本渾淪觀爲是鄭氏謂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況未發之中無可分條理分條理言則爲小德之事○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皆實理也○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類萬品而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人只說得知字分曉而言欠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之則己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爲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之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豈但聞見之知而已哉○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化育以事言功其功也○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致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稽詩書之啟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資取有所憑藉非天然自能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亦總爲大德敦化曰此章須味章句數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卽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以統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就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

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爲有所倚者無所觸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務廣平游氏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知惟其時而已其所謂時出之也夫然後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說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說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人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汩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序之相因如此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朱子]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illegible]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全體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北溪陳氏]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靜深是有根本而不斷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其生育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陳氏]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矣其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淳厚無間斷之意[雙峯饒氏]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東陽許氏]曰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衆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而已○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illegible]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義之周流而一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渾然物欲無間而萬理森然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大虛渾淪無外誠通造化處遂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illegible]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治下便肫肫其仁○只就淵字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推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illegible]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上文則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上文曉然以溥博天字則以淵天爲主而淵淵浩浩形容之辭不必如前懸作一例看○以性命分淵天亦是偶然如此分貼其實性也是廣大的命也是靜深的若前章溥博淵泉便俱包性命說矣雙峯此條最難

通既以浩浩句承知化育來則此句已包地在內矣又以淵淵句屬地豈不支離乎[王守溪曰]以經綸而言則五品之倫懇切而至到其著無窮也聖人其仁乎以立本而言則所性之德靜深而有本其出無窮也聖人其淵乎以知化而言則天地之化默契無間其化無方也聖人其天乎[荊川曰]此題顚倒看便是至誠之經綸大經是其仁也其仁則肫肫立大本是其淵也其淵則淵淵知天地之化育是其天也其天則浩浩其天就說至誠之天淵[吳因之曰]此是申明上篇之意非實詞上節聯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耳○講肫肫節便隱隱則得難知意○上章作在天之天在地之淵故曰如此實作在人之天淵[李安溪曰]肫肫淵淵浩浩皆未發無象只就心體言爲是○仁者誠之藴故先曰其仁退藏於密故曰其淵體大無外故曰其天[仇滄柱曰]其天直指聖心之全體章句云非特如之而已明其爲心中之天而不涉在外之天也○三句只是中節上文不是推本之辭[汪武曹曰]滿達道所由備必本諸惻隱之衷而務去乎文具之敝則夫大經者固以仁爲貴也湖降衷之本然小德向未分流於外而衆理自具一原之中則夫大本者固有淵之象也俯仰相裁之功緊而知極博道之無墨

遂以成乾元之爲大若是乎天之主乎化育而其大無外也○此節卽從上節想出不可更推進一層[李岱雲]曰其字不是比較字眼淵天卻是借用字眼惟卽把至誠心體當做天淵說故曰其淵其天[周聘侯]曰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非大吾心非小人之心原各具一天自人爲私欲所蔽則與天地不相似於是廣者失其廣大者失其大矣聖人極誠無妄合下與天地相通天地許多化育都包括在聖人心裏其知化育祇自知其胸中之理耳故曰浩浩其天王觀濤云知化育處卽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浩浩者誠復之體無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蓋也得之矣○誠之至自仁之至而肫肫乎其仁矣惡至靜深廣大六字一字爲一義皆一橫一竪說也[孫端人]曰肫肫者委曲綢繆何其懇切規畫區處何其詳盡淵淵者物欲不淆夠其沉靜涯涘莫測何其深邃浩浩者心存太虛何其廣闊神通造化何其博大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玉淵張氏]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卽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卽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爲聖直指其爲聖人惟至聖能知至誠也[蒙引]此聖字卽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推聖人能知聖人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存疑]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知之德者則必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則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眞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說統]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在實至誠之妙上[困勉錄]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是天下至誠猶云惟至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惟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睿明睿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印月林]曰聰明聖知卽前之聰明睿知也天德卽前之仁義禮知也總是一箇至聖但達字御以知言[蒙引]妙契天德是矣或作上達看非是[張侗初]曰註下箇實字見得箇聰明聖知卽是至誠也[李安溪]曰此章承前章至誠盡性而指其所存之神以終未發之中之義極至於上達天德則所謂合天地之德而能使天地位者此也[俞寧世]曰此只極贊至誠大德無倚說不盡加肫肫三句肫肫三句說不盡再加此節知至誠仍是至誠也[余來満]曰知之必由思勉而至誠不待思勉知之必由學問而至誠不待學問合天下有兩至誠則彼此可以相通亘古今有兩至誠則前後不難默契苟非然者其孰能知之[註]

[武曹]曰通書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朱子曰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又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據此則陳氏睿卽進一步卽聖之說本未嘗差但經文旣以睿知爲至聖恐睿卽是聖之義未可強爲分別[蔡覺之]曰誠命於天者也而惟誠之至者往往以天自處而其德非人之所可爲亦往往與天爲徒而其德非人之所可窺

通章就德論處說以明大德敦化首節是至誠之功用而功用卽在心體上見又指出無倚二字見其出於自然毫無勉强次節是想其無倚之心體卽就上節涤敷形容之肫肫淵淵浩浩三疊字是就經綸立本知化中默會其神味其仁其淵其天是從經綸立本知化處曲摹其體段末節是極贊其妙所謂惟至誠能知至誠也○懇至者篤厚而不涉浮薄極蓋而無一缺略也靜深者止水渟泓渟之不涸原泉有本探之靡窮也廣大者誠通之體無不包涵誠復之用無不運量也○固者責也實者誠也纖悉有未澈瑩有未盡縱聰明自負而虛浮不實其於至誠身分總是茫然想豈能眞知灼見固字須重看之字卽指上二節○大本卽首章之大本似應貼未發之中而武曹則兼已發說按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故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節亦不專主靜時講註云所性之全體玩全體二字靜便可以該動但終須以未發作主耳○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卽是能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之人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也其仁皆天所錫其淵皆天所涵其天皆天所賚以誠遇誠以天遇天豈有不默相契合者○宜分而分宜合而合審度周詳總一至誠精神之所貫注故曰經綸求可竟說到步迹上武曹謂不但運用於心而且兼發見在外似不如安溪先生講得深細 見龍記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其不可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卻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卻眞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此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潛室陳氏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illegible]史氏曰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似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功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明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是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擧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必此至道雖衆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誠至聖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卽達德至德之德但前各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此則知行皆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卽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人之凝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凝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道爲誠之至則體用表裏至而道外無德德外無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爲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所應之大略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皆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卽中庸之用隱卽中庸之體也中庸卽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強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其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與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執焉復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爲二終乃與之爲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於外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王武曹曰此二章章句一則以小德大德分一則以至聖之德至誠之道分語類則以至聖至誠分游氏又以德字與道字分愚謂此皆以小德大德爲主而至聖至誠亦有辨得分明至於他處言至聖則聖字兼有表裏此處以至誠對擧則至聖屬表至誠屬裏所謂至誠足那裏面骨子誠則所以爲德是也若其以德屬至聖以道屬至誠乃互文以見其實德亦可屬至誠道亦可屬至聖勿泥游氏道德分內外之說也○或問以經綸大經爲致和章何則謂各自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爲天下後世法似不但運用於心而且發見在外矣竊謂至聖節五箇是以及溥博淵泉皆指在內者自此說到時出乃自內及外而以外爲主朱子所謂推天下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是也其日以表言之蓋以表而該乎裏也經綸節發見在外卽此想出心體之肫肫淵淵浩浩乃自外及內而以內爲主朱子所謂推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是從外說向內是也其日以裏言之蓋以裏而該乎表也○保庭胡容執敬別是就五德分說經綸立本知化是就五德合說

夫惟就五德合說則雖載發見在外而亦不害為大德敦化也○許氏謂其仁其淵其天自外而見非是○至聖章不言表而以德言許氏謂德主乎內乃推其本言之至誠章本言裏而以道言許氏謂道行於外乃致其用言之如此互說亦乃變筆謂至聖章論小德是費至誠章論大德是隱夫中庸之言費隱大抵言費而隱自在其中惟鬼神章哀公章兼費隱言耳未有專言隱者謂至誠章專言隱可乎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

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朱子語類錦衣者褧字與絅字同○惡其文之著者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詩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卻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靈峯問中庸首章只

言戒懼慎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在日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語類中庸後面愈讀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的字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若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卻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勉齋黃氏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雲峯胡氏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甚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而不求其理正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

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蓋如此○饒氏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陳氏衣錦而加絅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日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揜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其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入德矣新安陳氏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掩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掩於外也小人惟為人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掩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簡情淡薄無味則易

厭。簡易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潛生涂氏]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為流通。何彼此之間哉。[饒]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著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文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但立心為己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峻潔光彩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縝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但曰淡中卻不厭。簡中卻有文。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有為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後來為己之功。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近只是身。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

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與入德矣。文勢只帶連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必兼靜時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可與入德。可與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說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未謹也。顯諸入德至德正指[illegible]首節只說為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己之功。次假二節為己之效。○溫而理以上是為己。下三句是知幾之末句。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為己也。重為己上。不可與知幾平對。○知所謹包下慎獨及敬信皆謹於近自微也。至於民勸民威天下平。則述於遠風顯矣。[誠統]惡其文之著。不應假惡文重質看。重質之意與此章不相干。文字是好字。不好處還在著字。○闇然日章只重闇然。不重日章。然曰章即在闇然內。非有兩層。[四書講義]說章旨之不通。莫知此章指闇然二字為甚。衣錦尚絅是為己立心。闇然是漸尚絅章。是潛衣錦。皆謂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illegible]章

況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如云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闇修至闇齋天下於闇。則又刪御然字為名目。又不通之甚者。闇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有闇然之道。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徐為儀以己物分貼簡溫。未確。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物。寬裕溫柔。未嘗不可處己。人己未嘗岐衛。簡溫安得分用。況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何屬耶。○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疊矣。○知遠之近三句。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困勉錄]此章是中庸結尾。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大高妙。知此三者。則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連三箇知字。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大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箇為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

次序。己字包得近自微。遠風顯。近自微固己也。遠風顯亦己之遠風顯也。知遠三句。是又從己中推出一幾耳。○淡而不厭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並不自知有不厭文理。[闇註]君子之道。言不求異。行不求奇。淡也。然言雖近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外面平淡。而淡之中御尋味不厭。言無浮夸。行無矯飾。簡也。然言雖寡而侯然風雅。行雖質而自然成章。外面簡朴。而簡之中御文彩耀然。處事不激烈。待人不嚴厲。溫也。然事之是非不混。人之賢否昭然。外面溫淪。而溫之中御自有條理。闇然日章如此。則立心為己矣。然又須知當謹之幾。知遠之近。在彼天下國家之治忽。由於吾身之得失也。知風之自。吾身之得失。由於吾心之邪正也。知微之顯。邪正存於心者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有甚顯也。能知乎此。則見得門戶不錯。方好用功。可以漸進於聖人之德矣。[李毅侯曰]講惡字。不可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廣等語。蓋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然亦與文質奢儉等意無干。只云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而詩人惡之御[孚溗一]曰此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達天之德也。[顧月林曰]無為己之心。固無以為入德之基。然有為己之心。而不能知此三者。則又昧於入德之路。末句

雙承郝京山曰德有真境不在華美之末而在精實之中德有眞幾不在博綜之淡而在近裏之地闇然者與的然者異而味之則淡辨之則簡即之則温一絅之尚也其日章者與日亡者異而至味存焉至交病爲主理涵焉一歸之蘊也此其心即篤近之心即自修之心即謹微之心而肯外求之遠邪風邪顯邪○即爲己之心内燭夫幾微之原一念誠慤自可以啓其要一念内照自可以猶其樞又千子曰惟其間然淡簡温而學等於爲己發其心一於近自從而更不馳騖於遠者懸者風老箋蘊生曰隆近則無遠鷲遠則并無近越自則無風求風測并無自逐顯則己無微念微則更無點陳百史曰此章初引尚絅之詩指出惡著二字是入德始功人只是一著心表暴矜飾無所不至人與天遠者以此若從惡著之心充之以至於極便是天人合一之學惡著則能爲己惡著則能知幾不見不言不動不實不怒即不顯之德不顯之德即無聲無臭之天惡著即戒慎恐懼之心作者會去尚絅紛紛拈闇字不知闇字乃惡著工夫漸漸收斂漸漸微類有所謂闇然者耳玩一然字闇字非實意也焉可執以爲題之柄乎闇字可執以爲柄馬的然的字又可如訓也蔡虛齋曰闇然日章及淡簡温三句俱就成德君子渾淪言之其入德工夫全在下節知遠之近三句亦只說立心爲己又知所謹而未及戒懼謹獨之事汪武曹曰爲己知幾雖是二項然知其當謹而謹之正是爲己之功下文慎獨戒懼是也○此處只可言知所謹下文慎獨戒懼乃實言謹之之事○存疑謂近指身兼心業引前一說謂近來身心後一說謂謂只是身以朱子遠近是己對物之說律之專指身爲是蒙引謂微之顯自心之形於身處於物者言存疑謂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人乃是以微爲自而求風字近字與遠字以言顯也○然惟其爲己故能知幾苟無爲己之心安能真知近自微之當謹而謹之乎何屺瞻曰小人的然而無忌外騖於高遠故反中庸而庸並墜天命之原君子闇然以自修内遠於切近故依中庸而獨立人道之極蔡聞之曰蓋淡簡温而不厭而文且理者是極其爲己之心之收斂篤實也知遠風顯之由於近自微者則將以密其爲己之功而省諸用力於斯乎在也李岱雲曰淡而不厭三句亦是在日用言行應事接物上說若兼御事備立心爲己御從何處見此條書說所以至不實可據作立心一味收斂近裏切實所以該得終身即致存省功至德兼不顯用地亦不出這際己之心也○尚絅只一箇爲己之心闇然日章何嘗有日亡之意何嘗自以爲如何淡簡温如何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知幾知遠之必由於近風之必出於自微之必至於顯則用功於近自微者非爲己之貫心而何劃作兩截總是看書未透閻聘侯曰節内君子緊粘之道與論語君子儒一般爲己者便是君子之道爲人者便是小人之道一心向内向外而塗轍以外天下人品心術自有此兩種指出言之以見人當由此道不當出彼道也删卻之道卑講君子看作成德一般自然與下學說不去不得不滲出學者一層矣淡簡温看作君子爲己之道如此任說得平淡無礙即說得高妙亦無礙也○知遠之近從天下圖家說到身知風之自從身說到心人己内外相因之理甚矣又找知微之顯恐人但知外之由於内而不知内之必形於外則謹獨存養之功務有不至故一表一裏對說在這裏吳份文曰淡簡與温皆惡著之心之尚焉者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三山陳氏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闇理其昭明君子内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慎恐懼意新安陳氏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爲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吳喆内當省字最要即省察之省也内字亦不輕一念初萌省其爲天理爲人欲以加存過之又省使人欲遏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費之初心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志矣○不疚無惡緊承内省求進在君子必欲使之如此上蓋亦屬工夫也[illegible]君子必要内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内即是獨省即是慎不疚而[illegible]惡於志正是内省正是人所不見處著力也[illegible]内省不[illegible]

惡於志蒙引斷作已能如此者不主方做謹獨工夫言故不取
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雖說皆從之似亦可兩存無害然亦孔
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孔
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困勉錄】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謹
獨工夫蒙引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
可從【許衡菴】曰引詩只言獨之當謹不曾說工夫內省方正言
工夫【吳因之】曰不可及二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愼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滑流
暗長力無及矣不但是贊之之辭也【馮少墟】曰外省不疚不過
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方能無惡於志內字極重【許亦史】曰爲己
之學由動時做工夫起【黃際飛】曰八引詩自己意思都於說詩
處見之不粘不脫爲妙【周聘侯】曰君子之所不可及唯在於獨
此獨之所以必謹也於此不謹則君子與衆人無異矣其唯乎
是危悚語
不是贊詞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
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
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朱子】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
隅爲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
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卻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
深密之地竹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
也○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敬做存
養工夫【北溪陳氏】詩即是首章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
聞意屋漏人跡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眞實無
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爲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
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
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眞實無非信矣
○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
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峯胡氏】上文引
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首
章言愼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見獨內省不疚即是愼獨厚旨

而少有一毫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
惡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言不動而敬
即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此言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
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
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由靜時工
夫說到吾心之方動之幾此章先愼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
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己之功可謂密矣【蒙引】語錄
所謂到者自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
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
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
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
須[illegible]發之前先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
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
前論工夫疏密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
序言一節深一節也【存疑】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原畧
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識遺】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愼不睹恐懼
不聞工夫未嘗輟手【困勉錄】呂氏謂此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
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
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晚村此條最是大全雲峯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黃葵陽】曰
以吾敬而待天下之動不因動而求吾心之敬蓋吾心之敬本
無動靜者也以吾信而爲立言之本不待言而求吾心之信蓋
吾心之信本無語默者也【顧涇陽】曰此心不放靜時敬此心不
僻靜時信【汪武曹】曰章句謂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分明
以不言不動該言動也呂說最爲得之【高景逸】曰不動而敬戒
愼於無形不言而信恐懼於無聲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

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其所以威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作謹篤成體之本也[蒙引]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大○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詩辭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齋一之意接中庸微兩意說故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與祭者皆化之無有諠譁失禮者也詩經無言時靡爭通衆人言[翼闢]此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不顯節雖又進一步然亦不可把民勸民威太看小了[吳淵山]曰困勉錄謂民勸民威只是國治事此恐未必愚意民即天下之民但平字氣象自與勸威不同耳[周鴨溪]曰無言即下不賞不怒意不以無有言說為敬註上補極其誠敬句自明○無言靡爭此不賞不怒所以民勸民威也上下語氣亦相承接註中人自化之見靡爭自不待言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絅之心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義與前章不同○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而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爲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而人自化五節說不動篤恭則

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陳氏]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雲峯胡氏]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輯釋饒氏]中庸一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此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書之體要推其敬故能誠[伯璿史氏]胡氏四書通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況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逆乃倒其序以爲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眞有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耐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是潛伏節爲己之功猶未密也於不顯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是奏假節德猶未深效猶未遠也說工夫自疎而密說效驗自淺而深[新安陳氏]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蒙引]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至不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存疑]君子爲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眞無一時間斷矣逮其久而益篤則敬不揜而自存清明在躬脩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其德之深而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一於恭敬而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其推人之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如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爲己

之心推之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知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度得[翼註]恭是主心之欽翼言篤即不顯意不顯實因無思勉也有思勉則有痕迹便是顯矣篤恭者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也○天下平即勤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此節德字正應入德倍[陰錄]上節是勤則變此節至於化矣[四書講義]若泛填感應話頭便籠統不切講篤恭須緊根居業伏矣二節深言之講天下平須緊承賞怒二句分清出落○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歸一分了[困勉錄]奏假不言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卻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雎麟趾之精意必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薛思泉]曰惕厲固所不存而齋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兢業亦所不知此之謂篤恭[陳居一]曰正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境界以民勸民威較之尚有勸威之迹在[仇滄柱]曰天下平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解脩道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云脩道之教亦在其中

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教矣即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多政教觀舜之恭己無爲必因紹堯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靜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脩己以安百姓亦有政教在乎見蔣文說得影響故詳辨之[汪武曹]曰篤恭者乃不思不勉不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於言動之間也若云不待言動而自厚於恭敬則可許氏遂謂其不復見於言動恐未必然○奏假二節雙峯伯琇以上節承慎獨下節承戒懼其非是因之謂俱承戒懼亦非[雲峯]謂二節分承敬信尤謬新安及蒙引淺說俱總承戒懼慎獨最當[困勉錄]則如取饒說而終從新安及蒙引也困勉錄云奏假二節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峯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也○朱子以禮樂刑政釋脩道之教則之處天下平亦豈離得此四者必無一人清淨無爲坐享太平者乃或問謂所以平者無聲無臭之可尋何也蓋爲治者有治本有治法誠懼慎獨此治本也禮樂刑政此治法也當其主敬修身用力存省之時其於禮樂刑政固必講求斟酌措之盡善

程子謂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亦謂禮樂刑政有一措之不善非敬然則治法固包舉在治本中也及夫存省之熟治本既立君德既成而天下化之則雖禮樂刑政燦然具備而原其感應之機推其治平之由本在此不在彼朱子謂爲政以德不是塊然全無作爲但德修於己人自感化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卻在德上是也此篤恭而天下平朱子謂所以平者無聲臭可尋之說也○九經以脩身爲首而欲行九經必先定乎誠欲定乎誠必擇善固執信乎治法包舉在治本中也[吳蘇若]曰篤恭是內省敬信之所積而自致者只如恭己正南面是敬德之容觀總註以驗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可見篤恭亦是效驗若用力作轉語則是篤恭而驗致乎天下平失厥旨矣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

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朱子]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型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語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政刑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政刑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政刑爾○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云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曰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

王氏此章是結尾衆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氏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我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纂註聲指號令色指威儀○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遂蓋亦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雖云有類而實明其有形紛云尚屬物類耳○至矣只是說德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不顯即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說出三引詩只歸重天載一詩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而詩蓋說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形容也至矣何嘗從天說到聖人上下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尋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

以此求形容不顯乃為曲盡是之謂至非不顯之外又有所謂至也惜於錄上天之命無聲無臭至誠篤恭亦無聲無臭天人之理同也因冤錄至矣下畫我云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玩註原是如此○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默而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峯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始言一理未復合為一理若專指此為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何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何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後謹獨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後戒懼此本朱氏公遷最謬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以始學成德分乎蓋存疑公遷之說即呂氏成德反本之說或問辨之明矣○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朱子答黃子耕云

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霅川曰天以神化為王教而聖以神化為王德○所謂無者非窈窈冥冥之謂也宇宙之間無聲無臭者道也大而風霆小而蚑蟯凡其辨然而有聲者孰非道也蓋昭昭百物之精凡其辨然而有臭者孰非道也[illegible]曰存之為中而大本宗為一天之所以為神也觀天之靜而無靜而聲臭之俱狀者可以通其故矣發之為即而達道行焉一天之所以為化也觀天之動而無動而聲臭之俱寂者可以觀其深矣潛室陳氏此子思引夫子現成話語不是釋詩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張侗初曰也須貫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也節月林曰三引詩以漸說到極處以贊篤恭不顯之妙皇矣之詩猶未離乎末也化民之詩猶未離乎倫類也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為微妙之極始可以此而形容聖德之不顯或以至矣二字就為形容不顯之至失之太早章句不顯之至只說天載上說耳○末也有倫至矣三个尾俱暗含形容之意章

句是未足以形容庶乎可以形容與惟此可以形容俱貼在本文之外李安溪曰無聲無臭不可說到窈冥昏默處蓋即附然之心充養以至於此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者即其切近精實之至也凡學有好高務外之心即有聲色臭味之可尋君子自尚綱立心之始步步收斂近裏以造於不顯篤恭始終是一箇意思所以為誠也所以為中庸也時文將無聲無臭講入元妙則是索隱而非中庸近情章旨遠失作書者之意矣○內省則首章之謹獨也敬信則首章之戒懼也喜怒而至於不用喜怒則和之至恭而至於篤恭則中之極也首章則自體而用此章則由淺而深也○和之至則不見其喜怒哀樂也故曰不賞不怒中之至則不見其戒謹恐懼也故曰篤恭上天之載者始也猶言本也天之本始無聲無臭在人則未發之體性命之原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文王之不賞不怒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篤恭也故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穆穆不顯與無聲無臭者渾然而同歸焉○沈闇齋曰以聲言德猶以氣為理故舉而歸之於無聲之表以臭言德猶之以物為道故舉而立之於無臭之先○徐瑩長曰天下之言聲臭者至天極矣然是天也非天之載也不已之命所不容已日以至敎敎天下而無

為無息之誠自無所息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庶幾哉天載之情茂以加矣是則有聲臭者猶未離乎文之見無聲臭者因即致乎綱之極○汪武曹曰說統云許白雲謂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者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此說願精語類云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此條似得其意也○始言一理者原道之所自而言我本於天也末復為一理若要德之既成而言天備於我也正不得以未發之中為一理而強以不顯之德及無聲無臭屬之未發也○說者因首章未發須天命之性已發須率性之道凡遇說天命之性處皆止認為未發之中殊不知以性與情對言則性為未發如喜怒哀樂節云云及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五性七情之屬是也若以性與道並舉則未可偏指為未發夫率性之道即率此天命之性常其率性而行而天命之性固即具焉孰謂己發之時與天命之性不相干涉耶夫道即理也性亦即理也朱子謂道與性字實無甚異又謂道即性性即道又謂心有動靜其理則謂之道且解之曰理即是性至其答胡廣仲書則謂

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其記論性答藥後又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然則道固有體用而該動靜性亦有體用而該動靜也未可偏指性為未發道為已發也○樂記云人生而靜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解之曰感物而動非性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通書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蓋亦就性字說下朱子嘗謂情是性之用又謂性發為惻隱是非乃性之情則所謂情者固猶包在性字中也○先儒於誠自成道自道每一指為天命之性一指為率性之道亦若以未發已發分配者信如斯言豈人之所以自成者止於未發人之所當用功者止於已發耶是未知性道實無甚異性即道道即性之旨也愚為之說曰誠為天命之性乃人之所受於天而所以自成者道為率性之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而不可他誘者如此分配庶乎可通如以未發已發為說則失其義矣○程子云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荊川作中間云退藏之密渾然無心玄德之運坦然無為本此立論最精○胡雲峯謂不覩之從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饒雙峯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皆說得偏了不顯篤恭皆貫動靜而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昆湖作業中和以戰不顯之德之無聲無臭可正從前講說之差○不顯之德至矣一層詩能形容不顯之妙至矣一層陳安獻曰上天指主宰言不指徵蒼言王絅皆曰以天道明至德卻正就下學上達步步踏實勘到主處方見得天人合一是子思喫緊為人之意○蔚聘侯曰毛猶有倫只是言毛言毛雖微細而猶有倫類可比德則不顯之至無倫類可比故有倫之毛不足以形無倫之德也時解皆云以毛比德則德猶有倫大謬王觀濤云時說謂德而謂之如毛是德猶有毛可比下文以天比德便說不去○上天無聲臭卻有載在聖德無聲臭卻有禮樂政刑在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中庸原是舉天載之無聲臭以形容聖德之淵微未嘗以天載當聖德也

附纂或問　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

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充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illegible]

[illegible]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illegible]皆

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illegible]

[illegible]明而極言之

[illegible]極耳與詩之訓義[illegible]假[illegible]

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illegible]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幷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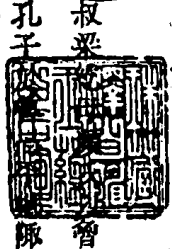
暴者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不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illegible]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illegible]不失口於[illegible]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illegible]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畧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疏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程子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於屋漏是敬之事○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

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
心要處[西山眞氏]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河東侯氏]曰
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序入德成德之序也[饒]引
大學始終一敬中庸始終一誠
然篤恭亦敬也止至善亦誠也
爲己是通章主意潛伏二節是爲己之實功奏假二節亦是
爲己之心充之以至於極乃有此效德至聲臭俱泯然非由
爲己一念致其功而極其效豈能至此故總該亦云自下學
立心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云云也知幾有爲己內乃
是爲己之功下手第一關耳入德句雖須三知字仍須歸并
入爲己內。慮處與篇首相應首篇以道作主從工夫說到效
效驗一步步闡拓出去此篇以德作主從工夫說到效驗一
步步收歛入來首篇以天命之性起言道原於天也此篇以
上天之載結言德合於天也。惡著二字貫全節。至矣二
字有兩意以德之不顯爲至是至字正面一層推此可以形
容不顯篤恭之妙是至字後面一層誠正面後亦即須補出
看荊川比湖二作便見。嫡人第云王者也有聲也有色但
有德以主之乎有形象德無形象故不足比又云載以主宰
之運用處言箭德之默運於禮樂刑政無聲無臭即在有物
有則上見亦非懸空說也講得最好如此說方不墮禪寂一
路話頭。以闇字貫全章其說始於正嘉後講家朱元諒備
無此論也似終非的解然安溪先生亦有取焉當更詳之。
入德德字與不顯之德德字非有二也但前是爲己謹幾之
始後是聖神功化之極耳。此章與首章一一照應然前從
戒懼說到愼獨從致中說到致和是漸漸擴將出去此從人
所不見說到不動不言又從奏假無言說到不顯篤恭是一
一收將進來更結到天載之無聲無臭愈遠而愈密愈密而
愈祚矣。朱子云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
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又云章首尚絅云云與章末無聲
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新安陳氏云不顯篤恭實原於尚
絅闇然撥此數條則尚絅惡著及闇然日章數句實爲道篇
取月安溪先生所謂無聲無臭即闇然之心先務以至於此
者是也但不得單括一闇字耳至闇脩操闇等語尤爲蒙雜
固宜爲陳呂二家所訶矣。篤恭則致中和篤恭即尝亦卑
此解蓋未發原包得已發致中原兼得致和篤恭即不顯

則不顯之德之無聲無臭正不必專指未發之中說即已發之
和亦該在內矣見劉豫齋武曹諸公謂宜兼未發已發講眞
是。○安溪雖從中和說人而仍歸重到未發之中上
立解自勝然終不如陸汪兩家之該備。見龍記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
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
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
乎。[黃氏]中庸始言戒懼愼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
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旨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
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
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
提綱挈領切要之旨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與散無統玄
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
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
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
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者實
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自首紛如之嘆吁豈
易言哉[雲峯胡氏]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
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
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盡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
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程子之語及
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
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

嘉興徐起元瀛齋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illegible]叔梁[illegible]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illegible]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

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絶糧當在去衛入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早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思之門人

东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杜註仲尼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二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甲子曾紀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路史以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但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古史孔父嘉爲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爲陬人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宋鄭葉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誘覩樂孔子如脫屣孔子去魯而衛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徃返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illegible]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illegible]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於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illegible]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爲魯帥師敗齊師於淸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爲季氏說吳大宰嚭豈今歲自衛反魯歟子路與冉有同爲季氏家臣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歸於魯復自魯仕衛歟傳記脫略無所考證矣○通鑑前編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案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也蓋

從史記○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也而用之其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非復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聲教四達郤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不狃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亦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時是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二則成之不[illegible]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illegible]方治而齊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事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操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納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罪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理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循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衰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皆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膰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可見所

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此葬禮也孔子何此之待甚待過之甚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恝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膰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膰也既而膰果不致夫使其致膰猶葬禮也而不致是昭然疏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孔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只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日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將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衆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之主而陳侯亦有言義之禮故為二國而行然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適楚又卒為子西所沮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顧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得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齊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對由是齊人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

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舉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朱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問齊景公欲封孔子與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受之可也○聖人欲往甚當他召聖人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因他這好意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的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耳○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問設若魯亦致膰則夫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卻真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胡氏)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亦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仁山金氏)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日孔父嘉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

生叔梁紇爲鄹大夫遂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遂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聞聖有耿乘出誕明之肖尼山誕靈天啓聖人之生厥有觀人文教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闡文王謨世家則契玉湯下至武考甫其職祖也惠矣故生知者出聖有闕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卽鍾毓之有本原雲仍既顯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崇王之典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饗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顯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秋單旅之委積館單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職政亦都可耳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雖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微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族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觀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藏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已可之說無乃已處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救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朞年始舞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爾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幸伯虔公孫龍

曹卹陳亢叔仲會樂欬奚蒧公祖茲秦廉絜罕父黑公西箴壤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鄡單任不齊梁鱣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徒父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欬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奚容箴顏祖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蘇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雲峯胡氏】及長爲委吏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委吏乘田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自衛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蓋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耳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歸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新安陳氏】孔子父叔梁紇母顏氏徵在禱尼丘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這箇卻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新安倪氏】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衛氏】史記國天下者爲本紀有國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推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入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焉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谷據孫淵大成始作先聖本紀而木僊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兗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爲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宇翼又作八志並倣史記凡例云【通考吳氏】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

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則勝陟編年鄭奕夫通考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出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柔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以曆數子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矧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矣。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疑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明文

衡王廉正論左氏以鄆讙龜陰田爲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以爲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讙龜陰爲魯田與汶陽不相干也朱子辨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讙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知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矜

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辭不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卻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歸鄆讙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事乎既實有其事春秋爲得而不書之書之爲魯也非自以爲功也且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肯處則吾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爲汶陽田則非也○洪芬氏孔子年譜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以爲少一歲何耶又言宋濂書孔子生卒歲月辨於生年從公羊穀梁於生月從穀梁而於卒年從左傳直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爲傳經家當有講解以相授其言必有據依又在司馬氏之前故信史不如信傳是固然矣然愚考孔子作春秋其褒貶意義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其授受本氏者傳於公羊高高子平平子地地子敢敢子壽虔壽至漢景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而卜氏春秋得於穀梁赤以授孫卿孫卿後爲穀工江公昔人號爲魯學公至漢千秋始顯於漢宣之世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

職事必無誤而公羊書月已誤亦安在豈可據也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者相傳已久今乃謂七十四歲似乎駭聞而蔡復實因之編歷年事蹟每歲率先一年蔡諸書偶異愚未敢從也又曰公羊傳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諸書多因之然考之春秋則己酉庚戌兩年十一月皆無庚子想公羊錄孔子年十一月而生故誤耳穀梁傳書於十月之末孔子家語因之其說近是或又云是二十一日不知二十一日乃己酉十月之庚子非庚戌十月之庚子也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其書十一月及二十一日者誤也後閩羅泌路史其說正同益以自信乃五行書又謂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斯亦不足辨也已○按孔子夾谷之相雖不必以退侵地爲譏但使齊侯負慚魯侯增重聲色不動而折衝於樽俎正見大聖人文武兼備作用而萊夢得反謂匹夫之勇智者不爲豈不悖哉且此事見於春秋左傳穀梁家語皆書班班可考而乃以爲附會則愚所未解也○按闕里志魯定公五年爲中都宰六年遷司空八年遷司寇九年攝朝政誅少正卯皆非也董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是孔子之仕魯實桓子爲之推轂也方定公五年陽虎專政因桓子如

將事脈桓子備懼焉懼不復死烏能篤孔子而用之孔子亦烏能遽行其道哉且陽虎以懷寶迷邦譏孔子而孔子答以將仕則虎時孔子則未仕也孔子之仕魯其在虎敗出奔之後無疑愚故謂闕里志所紀皆非也○闕譜謂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隳城之前茫無憑據肆意改致使先聖事迹顚倒錯亂而不可究○前編云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以衛父子之亂而去子久於其國何耶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書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經世書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愚按馬遷史記前後矛盾者甚多孔子世家未可據陳衛世家獨可據耶觀孔子於陳蔡既有絕糧之厄是上下之交已隔烏有楚不能用復至陳留四年而後去之理則陳衛世家所紀者誤也且既云孔子自陳至衛明年反魯是在衛亦已逾歲非僅過之前漏以是斷其不居衛亦誤也然則孔子之久於衛者何也觀子路衛君待子爲政之問而孔子以先正名則出公蓋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居衛以正其亂從可知矣又孟子稱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

考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朱子以爲疑則出公輒或又以爲公子郢若然則因公養之機以伸其正名之用孔子之志也如必以爲不居亂邦不見惡人則南子亦可見公山佛肸之召亦可往矣陳有吳楚侵伐之亂而居陳蔡有公孫翩弑殺之亂而居蔡矣蓋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焉得以常情測之哉四百時四書釋地昌平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里也眞闕里伍鄉之日背洙面泗○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按史記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則是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推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乃是爲二十五家者凡七百也蓋萬七千五百家也非如古者以三百步爲里之里也然孔子得之卽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着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丟襯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四書釋地續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二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尙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蓋余旣通曆法而後爲是定論云○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前一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巳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宜詳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太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雖亦以命卿名大夫爲者孔子也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席曰宋

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邾絲紀也紀之奔邾書於經以其爲卿故也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魯人求實以已功而諱之豈有孔丘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東昌府濮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皆載有歸與之歎蓋三年己酉載者得之時魯召冉求孔子以爲魯人召求將大用之故於求之行而曰歸乎歸乎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也○長沮桀溺章集註自楚反蔡閒津長沮按世家文乃自葉反蔡葉雖楚邑距蔡甚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之方至楚圖都又曰時楚都郢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襄陽府汪武曹曰家語謂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何孟春謂防叔時去華督殺孔父已三世於事不相次防叔避亂當在湣公末年南宮萬弑湣公殺華督圖亂之日愚謂華督殺孔父者方督之見殺是天之假手於萬以暴孫氏罪天之大恥也何爲反避之他圖乎大全又謂叔梁紇遷於魯鄹更甚矣遂字尤可疑○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生以襄公二十二年而公羊穀梁則謂二十一年生一爲巳酉歲一爲庚戌歲二說不同朱子用史記作論語序說而以生於庚戌爲定論龜如邇公甲子會記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亦皆主史記之說然則且從史記可也宋文憲孔子生卒歲月辨主公穀者也然其論但謂史記紀事多失實公穀講師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而巳雖以朱氏之辨而卒亦不能有的然可據之實也且公羊謂巳酉十一月庚子生而是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況公羊於十月旣書庚辰朔則庚子亦應在十月又何以繫之十一月有孫氏者果若是耶愚故曰且從史記可也○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必非生孔子之年亦殊有理不得謂其迂也○仁山委人一條其聚斂之多如此下云所以責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此數語不宜刪去○王新孔叢云侯國何以大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

司空司馬之下惟遣一小卿小司馬也據此則魯止有小司寇而無大司寇明矣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爲政而更有臧氏孔子益爲司寇則皆小司寇也乎其說良是史記云孔子爲大司寇非也○山堂考索謂汶陽田乃齊田非所歸之田是則然矣且謂齊以魯服故歸其侵地與聖人無與是時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圉邱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頹綱豈有區區自當其功以示後世者愚謂夾谷之會孔子相其會儀於是齊侯之心爲之所服而歸魯侵地以謝過蓋所謂折衝於樽俎之間者此則相者所能爲也若乃正三家之專消陪臣之變以振魯之頹綱則豈擯相者之職乎孔子是時以一命之大夫而爲小司寇其位蓋亦卑矣位卑而於職之所不能爲者雖聖人其若之何章氏所云亦不達於理矣○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明年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云云去葉反蔡問津長沮云云孔子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蓋自四年至六年蔡而葉葉而蔡楚乃聘之而至楚國報也○金仁山謂孔子凡三至陳始適陳畏於匡反衛再適陳經桓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王欲用之不果三則自葉反陳在陳最久乃自陳反衛明年卽自衛反魯愚謂仁山此條之誤莫如再適陳一節蓋孔子微服過宋適陳在魯定公十五年居陳三歲至哀公二年反衛尋適晉臨河而返復如衛又自衛如陳至哀公四年乃自陳適蔡此五年之中孔子凡兩番至陳金氏并爲一節將哀公二年自陳如衛如晉復如衛再至陳諸事一齊抹撥此其失之最甚者也其謂始適陳畏於匡蓋據年表及陳世家皆謂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自魯適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被圍圍解過蒲月餘反衛是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而匡蒲皆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距衛都甚近既自蒲反衛蓋是年雖欲適陳而竟不果矣仁山據年表及陳世家謂孔子實已至陳恐考之未審也至其謂見沮子西後自葉反陳在陳最久云云爲三至陳事蓋陳世家謂魯哀公六年孔子適陳十年孔子猶在陳衛世家及年表皆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此仁山所據也甲子會紀亦云爾而孔子世家則謂魯哀公六年自楚反衛自此至十一年乃自衛反魯無自葉反陳居陳最久事二說不同此則未能遽定其是非仁山謂衛出公拒父不道夫子不肯久居其國立論似非無見然夏洪基氏謂陳蔡

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而斷孔子非久於陳而久於衛以此駁仁山說亦甚有理愚恐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陳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然則孔子生平止二至陳始則在定公十五年至哀公二年而去繼卽在哀公二年至四年而去也○孔子世家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發兵圍之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金仁山則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況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不用孔子又忌他國用之大率如此愚謂陳蔡以兵圍孔子之事不能斷其有無而朱子謂絕糧在去衛如陳之時所據者論語也論語問陳絕糧既合爲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爲有徵愚所疑者孔子既厄於陳蔡之間孟子以爲無上下之交朱子以爲君臣皆惡無可與交然則孔子宜去之惟恐不速矣乃自哀公二年至四年皆居於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而復反蔡又歲三年殊不可解且孔子去衛如陳衛靈不久卽卒是年孔子年五十九若陳蔡之厄果在斯時從遊者子夏少孔子四十三歲則方十六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則方十五歲豈遂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遊涉道路耶○據在陳絕糧古註時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蓋以在陳絕糧爲一事陳蔡兵圍又一事也然古註謂孔子去衛入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乃之陳敘得殊舛錯然則古註亦不足信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宋子]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語歟曰以何晏所敘篇次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金氏]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平其心只是令虛平易其氣只是教寬緩闕其疑只是莫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所得有疑理會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新安陳氏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耳果能精思使其書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無疑於隱晦不明之處則六經之書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聖人作經不過欲發明此理以覺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爲聖人者二書固無不具也至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饒氏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饒氏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後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實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須此新安陳氏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爲別矣以伯子叔子爲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眞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敎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孔門問答曾子聞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來亦是如此蓋論孟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孟肚裏穿過孔孟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孟子雲峯胡氏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覷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亦能生出來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朱子論孟不可只說理會文義須仔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句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讀書須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只作一場話說是口耳之學矣

又曰論孟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朱子此段要緊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一一說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學者須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見得聖賢言近指遠其意思自然饜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褊淺而有歉處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朱子]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揀擇語孟恁地揀擇凡世間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只須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仰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可謂甚切。○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今且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要理會透徹道體至廣至大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人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且必至於偏枯蹇澀不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朱子]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說出來自委曲詳盡說道理若孟子便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厭飫而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概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推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見。○孔子教人只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有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未嘗說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口說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孟子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孟子所謂集義只一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一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勉齋黃氏]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犂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譯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的了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認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顏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亦每事嘗求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每日如此讀書道

理旨有心得不爲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着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讀雖多何益於事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如是○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曾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殁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旣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朱子曰論語之書其詞近其旨遠辭有盡旨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昔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如此倘以童心淺識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爲肴胾矣以言語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事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飲水曲肱而樂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類巧之心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諄諄鷄鳴而起者讀之孰知回不改樂爲至誠服膺遇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歎哉朱子學者須着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个學者於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長遠工夫耶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繪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如能無疑令人多於言上錯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要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子言讀近而意則切使讀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旣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釋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只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些意思○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不淡然意味深長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得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先儱侗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二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註中所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須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只是學者不肯用

功看○間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只爲二說皆通故幷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敢偏些子學者宜仔細看註○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箇閑字那箇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葢要人字字思索到莫只作等閑看了○間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饒氏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棄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一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烏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勸岳成參訂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朱子學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而此獨專之則學者果何學也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屢求在

時習後親仁在孝弟後就正在無求後毋友在下重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專靠師友說話新安陳氏揭君子務本一句爲首篇要領說本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三章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類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

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朱升]學兼致知力行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學是未理會得時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是學便須將心安排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字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非獨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學而時習之字字有意味學之爲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而字承上起下之詞時者無時不然習者重複溫習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學與脩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令人頓以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無以致其學之之道

習而不時則工夫間斷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既學矣又以時習之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喩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上蔡之說則專在力行而廢講究之意顯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擇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若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河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口此說甚佳[語錄]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說學而時習之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勉齋黃氏]學以知能並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

行實踐而吾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爲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學問之道多端其歸在於全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本性之善也新安陳氏學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明本性之善以知言復初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爲綱領要歸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大學章句序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日教之以復其初釋明明德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註凡四致意○上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兼知行言也○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惟以行言亦姑以全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雲峯胡氏]人性皆善天命之性覺有先後氣質之性效先覺之所爲學字論語篇曰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作爲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爲之不厭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曰學先覺之所學大學章句曰

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日明善復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初○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仁山金氏]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勿軒熊氏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雲峯胡氏]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註有其進自不能已句實[引]學而一章於大學三綱領已盡之矣學習而說明德之事朋來而樂新民之事至於不知不慍而爲君子則所性全矣所謂止至善也◎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四書通]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詞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學不已則熟熟則其進自不能已夫子之吾弗能已顏子之欲罷不能皆是自不能已此學之始也故集註下一進字○浹洽於中是自得之深所得在我是自守之固[淺說]既學而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默通其味泛溢何厭其煩且難今則見其約而易前苦其勞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始必學之爲

不厭好之而不倦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是之謂說[冀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澀習則習熟[圈]勉[蒙]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辭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此是聖人鼓舞人好學意玩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處應以首節爲主◉古人與精讀書論世學古之先覺也今人與居事賢友仁學今之先覺也◉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自脩詞藝級以至開係操縵自不羈不闕以至出王游衍所謂時也[李安溪曰]習通於心體驗於身自然有浹洽之味而日新不已猶程日明善即格致復初即誠正修○學兼未發已發以立言靜存動察無不該攝[胡武曾曰]效先覺所爲爲字即學字意兼知行說雲峰所云本自的當大全拼頭謂爲字當主行說且謂行可以兼知是捨易明知行合一條經謬矣○大學論明明德而以格致誠正爲工夫中庸論天命率性而以戒懼慎獨爲工夫所以戒懼慎獨者又不外乎知仁勇〇大學中庸論學之旨如此故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必溯其原於五性而以先明諸心力行求至爲說朱子解學而節爲原本於人性之皆善以明所以當學之故而學學致望於人之明善復初叢其所謂學者所包甚廣其爲功最切於身心至其他處論學亦必以復性初爲綱領亦翁夫程子之論學也此所爲儒者之學也所謂始乎爲士學而至於聖人者也其觀論語古註止以誦習經業爲學相去萬里而遠矣乃爲明顯指放先覺所爲是專求諸外只說得學中一事且誣朱子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不能切己自修而謂集註爲未定之說晚年亦悔平日許多錯處未及改正何其誣與○程子二說前以知言後以行言朱子謂其偏者偏舉其前說而言耳[黃際飛曰]所學者聖賢之正說之原由其進自不能已是說之究竟中心喜說是實之正而[何飛鵬曰]將習中有久漸而望正聖賢勿忘勿助實地工夫節吾十有五章註中所謂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饒]時候日擇善而至於明善固執而至於發初是學之成功處註中乃可以三字次第分明○其進自不能已是說後意境然無此一層說字道理亦不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所得私也吾[illegible]而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illegible]及人而信從者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其欣喜暢遂宮商相宜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近者既至遠者畢來學吾所學而求復其初原信乎吾之說於心者彼亦得而說之可以見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問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善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也私小底人或有所見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諭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幾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未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語錄]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要知所學者在我故說者畢竟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南軒張氏]朋來自遠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樂孰尙焉樂此豈於說爲發舒也[慶源輔氏]說是自知自能而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爲上面說字言是主發散在外[新安陳氏]說則善方成己朋來則善方可及人矣[雲峰胡氏]樂於一己之學足以公天下樂其樂於一時之學足以傳千萬世[圈]雖[錄]朋來不慍俱有工夫由首節工夫進而不已習學念深習念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學念深習意熟則不慍不可謂下二節全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朋來象師道友道說[王美中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人明道之事今人入風雨處冰學語者并學亦疑[曰]以朋來爲

取益人不知爲無位是講說差處以首兩節說樂作對末節又進一層說是段差處樂與說相表裏易所謂入而後說之說而後散之者意極相似汪武曹曰說問朋來之樂奈何下有日以爲學其可以取益以爲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爲益彼又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爲樂其義理之不一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爲樂也以爲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爲樂於先實光輝而聞譽有以致之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爲憂則知講學以爲樂則又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然後拔惟以程子之言求之云云蓋先將衆說所謂樂細爲駁倒則程子之說之獨精自然分明大全刪去何也黃際飛曰以善及人是朋來之根以字有力(周聘侯曰)以善及人我主之信從與否我不能必也告之而人信率之而人從且又無違弗屆君子與人爲善之心孰快於此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朱子)朋來而樂天下之公不知而慍一己之私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問稍知爲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者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初不干己事而亦爲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不慍所以難也○不慍之說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何足以爲君子○聖賢之學爲己而已本

非求人之知也知不知亦何所損於我哉然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其不動也(語類)不知不慍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耳若欲然未能十分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游氏說人不知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人不知已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如何見得其不慍來○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日學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語類)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勉齋黃氏)學至成德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實之之實孰能知之(慶源輔氏)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處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此章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又慮學者躐等而進怠者半塗而止勝者又或騖析以求之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終後時習以熟之則說之與樂可以馴致而不待外求而得也(雙峯饒氏)朋是專指同類人兼指衆人上面君大夫亦是○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覺軒蔡氏)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悅樂而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雲峯胡氏)此章重在第一節第一句時習二字尤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日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日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已蓋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已朱子云爲學是爲已當然之事譬吃飯自要自家飽何必問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此推本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正習必貴熟說必貴深而又加以不已焉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必成已方可及人然非造於樂之地步亦不足以言成德君子學者所以學爲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能事畢矣(公遜朱氏)此章不知不慍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名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爲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學言爲學者之稱以學言也修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徵上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爲聖

人之稱也君子焉於視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乃稱其位侍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可類推蒙引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爲已之心況其習之熟說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不知不慍此全是學力所到惟知學爲分內事倪寬日有孳孳而習不以在外者爲欣戚作輟也○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樂至不知不慍之地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蒙引識見高故知其樂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非成德君子而何困勉錄況無間謂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如孔子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說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書因之生慍接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學說則備顧涇陽曰慘生於歎慍生於滿兩者皆從名根來李安溪曰人與朋自不同如夫子友教英才而孫如不合則藉有同道亦可謂之人不知矣陸桴亭曰慍與憂有別憂者爲天下是公的慍者爲一己是私的孫江陰曰君子之存誠立誠遷德修業惟其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行行憂違與潛龍同其體段度量者能爲之此天德之藴於存而聖學以之爲託始要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閱滄柱曰首句固是本領然從已推到人從順推到逆工夫亦逐層遞進汪武曹曰羅近溪謂若說不慍是淡然無動於中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己以爲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慍焉困勉錄謂如此說方見學問無歉手處而沈無同則謂近溪說道理固是但不必在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患謂說爲長○程子謂惟不慍然後爲君子朱子謂惟君子然後能不慍而意兼說方足○說者多謂此章爲三平觀集註德之所以成云云及語類所謂夫子只說學而時習之一句又謂工夫專在時習上做等語自應以首節作主李岱雲曰心有一點慍學便有一息間此中消息眞箇獨入微莊人都識人當知又說人宜乎不知都在外面印合不慍自落許淺惟見得其裏面不動處始知不知自然不關緊要

此夫子示人以爲學之全功作三平看然工夫全在首一節下兩節一步進一步雖不可全作效驗說要之總包在首句

內即到不慍地位而時習工夫仍無間斷也○首節要緊切明善復初效學先覺上講方與詞章涉獵者有別次節要緊切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上講方與聲氣馳騖者有別末節要緊切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上講方與矯情絕物知希自貴者有別○蔣虞川全章文收處云時習者夫子之學而不厭也朋來者夫子之誨人不倦也不慍者夫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即在夫子身上指出學之全功妙甚艾千子文前二比亦用其語第三節改爲不怨不尤下學上達而知我其天也似更細切」說中境界不同亦是遞進而淺就兩人看則彼此之淺深不同就一人看則前後之淺深不同韓慕廬文云同是說而各際焉而人之所得往往相與於無相與矣同是說而遞深焉少壯之所得往往故我而非今我矣發得此兩意甚雋快○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句乃是學字的解朱子及鮑齋靈峰發明效先覺意最詳邇來講家將此句略過殊少體認熊次侯作效覺分比說得極精却於本註義稍異武曹云古之人正自猶夫人耳而效之之始輒以其出言制行之與已大異也已而再三習焉乃徐覺古人之於人不甚相遠而凡人出言制行之固當如是也古之人正遠出於人耳而效之之始輒以其遺言指行之平近無奇也已而再三習焉乃徐覺古人之用意彌復深長而寔其遺言指行之至於斯極也發效先覺意顯明快兩路說來意亦該備附錄於此○時習是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工夫兼動靜包精粗而言陸韓仇汪何周諸家皆如此講最爲該備次侯先生作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有以識衆善之本原觀聽言動之日形而有以見此心之體驗稼書慕廬武曹諸公稱其精透乃呂氏欲專指動一邊其說甚偏宜爲滄柱先生所駁也○以善及人善字即明善之善是人人所共有的但人未能全此善耳故以善及之而人自信從○不慍要說得極深細君子二字境地儘高聖人以下大賢以上方能當此 見龍記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 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

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朱子]少有諫犯是犯不多至爭鬬

身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千犯是小底亂到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子諫父母或皆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使犯也[饒氏]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事作亂是大不順事[illegible][陳氏]家意在善字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處之事[illegible]孝道起於家庭春秋時勢往往有此此不仁之甚未有不從敗倫毀理始也[汪武曹曰]四書講義云其爲人也因字說假如這個人云謂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着力字業引爲者人教人爲學不過教人做人云云是以人字爲仁者人也之人又以爲字做着力字過矣。犯上作亂不仁也則不犯上不作亂卽是仁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

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程子]非謂孝弟卽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

忠恕之爲道也[朱子]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理自仁出然亦不可離愛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卻說得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之端二字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流通該貫不專主孝弟一事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爲仁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故下一凡字。爲人孝弟是實[illegible]好底其心和順柔遜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是也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程子釋經非常書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此語亦要體會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木火金水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無此也。孝弟爲仁之本體義智之本皆在此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是行仁之事

非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仁義禮智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工夫則孝弟是仁中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枝葉繁茂方去培植根本。道理都自仁裏發出先發出爲愛愛莫切於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仁。仁是性孝弟是用譬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孝弟章以仁爲愛之理何哉仁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精也而貫四端故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也其實愛之理卽所以爲心之德。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爲之之事也此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也但親者我所自出兄者與出而先表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輔氏）人能孝弟則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不知孝弟則吾心頑然不仁而息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人之同仁是仁在孝弟之好程子說是仁在孝弟之中只是[illegible]自物事（朱子）孝弟爲仁之本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相關說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此章只就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此類至克己復禮爲仁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說專言之仁然難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偏側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問如何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只[illegible]愛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如惻隱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孝弟爲仁之本便只主愛而言人不孝弟逆理中覺亂了

下面便生不去承接不來。本字便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分殊雖貴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曰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論仁義智禮樂之實正謂是爾此其質以爲至德要道歟（許謙）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源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義禮智亦必以此爲本也。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作根然而這箇苗却定從那根上來。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旣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旣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孫者弱久爲此將這件做一把頭處（宋子文傑）孝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爲仁之道但事親從兄本也愛人利物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爲仁之道生（趙順孫氏）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謂之德虛靈洞徹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蓋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慶源輔氏）行仁以孝弟爲根以其施於外者言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行仁不以孝弟爲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及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不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弟長之實。○註專力專用其力而爲之也（[illegible]氏）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論語言爲仁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亦互相發明非有二也（仁山金氏）爲仁爲字重讀朱子發人不覺爲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圖外敍程子辨論之說特詳（雲峯胡氏）上文泛言爲人此節專言君子本立道生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爲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爲之本（新安陳氏）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南軒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陳氏）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在其中（雙峯饒氏）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核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本而實無非生理貫通此論性以仁爲

爲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勃暢來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爲仁以孝弟爲本也黃氏曰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或問云孝弟固仁之發而最親者評旋而切但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弟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所有也蒙引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謂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好作亂即此意而反言之也○其爲人也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所所爲皆仁故曰孝弟爲仁之本也可見有志於仁者當先務乎孝弟蒙引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圖說爲人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於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爲本齊家以修身爲本修身又以正心爲本此篇首論爲學以時習爲本後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以五者爲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爲本皆是翼註務字有聚精會神意○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則爲仁之本可識矣是故君子務本而專力於孝弟上二句言本之當務以起下二句○不可以本屬

必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之一端最切近者四書講義務本二句雖泛說然正是發明孝弟所以爲仁之理下兩句合到孝弟上講然正結出君子所以必務本意語勢鈞達混作一意者非打成兩橛者亦非或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次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闕之者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親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上節是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是說詞孝弟說得輕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次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甚大完全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質字固不相干即務學亦言外意仁山硬分質學有務至上節現成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論此○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從分枝節看來只大概論事理如此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長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從道理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稱心上指就凡人處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爲質而下爲學意○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倘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涙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夫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主於發財雖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盡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困勉錄此見人不可不務孝弟意孝弟是天理所當然非爲犯亂推其而說然一孝弟便可以消大禍建大業愈見不可以不孝弟也○仁字說發用上說論全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亂則孝弟之事量皆兼說爲是○行道於上面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而萬物一體之思必由孝弟推之行道於下面孝可移於親順可移於長天下爲公之量亦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位天地育萬物皆孝弟所推也續困勉錄大全辨說程子云父子本是天性孝

弟原非外鑠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告子外義而病孩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中安得言同饒雙峰曰理有可以旁通道有可以兼該天經地義係於民彝人倫物理極於天下陳用之曰一念之不孝弟其端甚微然積之而不仁之禍烈焉此逆而生之者其本先失也一念之孝弟其事甚細然積之而仁之功極焉此順而生之者其本先立也陳介眉曰天下事不一事本只一本沈論柑曰本通上下不專在帝王功化上說許亦史曰本非要約之本乃初始之本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汪武曹曰朱子謂以心之德專言之則未發爲體已發爲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硬是體測隱是用所謂各含體用也○蒙引謂行仁與爲仁不同存疑謂行是據其施於外者爲是營爲乃自心經營而出焉謂行固是據於外然亦未有不自心經營而出者則行仁與爲仁終未嘗不同故集註曰爲仁猶日行仁○蒙引謂行仁自孝弟始云云此說辨得分明今細玩語類或開諸條或以始初爲說或以根本爲說益互有之如一坎二坎三坎之喻只以始字言之又嘗作圖示人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謂行仁先自孝弟始親親及長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

別又謂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又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須先從孝弟做起又謂仁愛之發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此皆據始初立論以發明程子之意其答張敬夫書謂事親從兄是本愛人利物是末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又語類云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便生不去有云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又云豈但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此而後見所以爲至德要道或問云人能孝弟則愛之理常存不息爲仁之本於是乎在以上諸說却似得根字意竊謂由前之說所云一坎二坎三坎一池二池三池者皆以仁爲水之源夫水固由一坎而後至於二坎三坎然二坎三坎之水終是生於水之源而非生於一坎一池是只以始字爲說而與根字意都無發明假不如根幹枝葉之喻與所謂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所謂若道理中間斷便生不去所謂至德要道四端皆本此後見諸說養得自根生出之意又細檢語類有云此便是大學本亂末有末治之意理一分殊雖貴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不得有云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是從孝弟做起又集中謂孝弟是推行仁道之本仁不專主孝弟一事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此三說皆舉本根與始初二義錯成一說其言乃周密而無滲漏矣。林放問禮之本章所謂本者亦指禮之初而言朱子云初間只有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然出來此亦是以根本意詮會在始初中立論也蓋本之義有二一則以根本言一則以始初言言根本則可不言始初如仁爲孝弟之本乃是性爲情之本體爲用之本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其於性字體字上全用不着始字意也言始初須兼言根本如孝弟爲行仁之始乃專就其情與用處言之蓋孝弟是情與用之始則又終所從出而爲終之本也然則以性情體用對說當專用根本之說若獨舉情與用則當以始初而兼根本立說此章孝弟爲仁民愛物之本既指情與用言故朱子用程子始字之說而又以根字足之。朱子以栗喻仁指其未發者言也以苗喻孝弟指其已發者言也以根喻親親指其已發之始言也以幹與枝葉喻仁民愛物指其已發之終言也。胡氏謂有就枝葉發端說者便全失本字意遠不如朱子栗苗根幹枝葉之喻矣周聘侯曰五常百行之本都在孝弟本即孝弟見矣道兼五常百行固不止是仁但本章原論爲仁之功當始於孝弟務本二句承上起下語意兼流爲仁道字卽宜指仁故註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生也王振渠曰經義一氣說下而兩節貫注處分際各自不同須領會全旨

前得指點之神

後還推極之義

孝弟而不好犯上作亂不仁之事既自此遠卽行仁之事可由此推仁民愛物都從孝弟做起豈非爲仁之本而君子所當務乎通章大義如此總是欲人務孝弟以全仁耳鮮矣未之有言其決無此理也。范氏云不孝不弟之人滿腔都是殺機念念相續習慣自然真如好之者而不好不但無其事并無其心藹然生機活潑內已藏得仁了故下文直接本字按此似畧說深一層然上下文勢爲聯絡。君子二句是上下轉捩語題面雖似泛說題意却已專注孝弟故下二句卽緊接本字也者字與字以咏嘆出之正與上二句呼應。犯上作亂不仁之尤仁民愛物行仁之極孝弟則遠於不仁尤之便可行仁殆分賓學便使上下文氣屬斷。王振渠文云本有以統宗爲言者其事居乎理之所總此存乎性情之發也本有以托始爲言者其事接乎理之所起此存乎推行之所也誠得最明了

見舊記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朱子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務以悅人則不可。只心在時便是仁巧令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人有此心以有是德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有意巧令以悅人觀聽則心馳於外面鮮仁矣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雖與巧令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同叅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端甚不同夫子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其病所從來止是有爲而然如未屬

表裏而言說忠不說信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問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毋猶有在所省乎曰曾子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爲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問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曰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無差失便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問三省可是聞一貫之後曰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語錄〕物之失曰大小曰小此是循物無違大曰小小曰大則違於物循物無違謂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忠恕就發己處說信則說得周遍事上都要如此○自中心而發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發於己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曾子三省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人之本心固不是要不忠信但纔見是別人事便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是因利害起這病猶惡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病却重總是有

這箇證候便是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也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要省察○須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八分盡得一二分未盡也不是〔蔡氏〕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行或愧於心言或浮於行歉然有所未塞慊然有所未慊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南軒張氏〕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己篤實工夫不能加此〔勉齋黃氏〕爲人謀必欲實盡其心交友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必欲實致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大學旣推明誠意之旨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意其自省亦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西山眞氏〕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關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陳氏〕內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新安陳氏〕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矣且乃采叔子之說○易蹇卦大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集註本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又將生矣豈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所未盡○吾道一貫章朱子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敎者五其一如時雨化之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正是隨事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即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不得以悟一貫爲早年事三省爲晚年事〔黃氏〕曰按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務行也其所有必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惟專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二說雖集註所兼收然不可不考其異〔蔡氏〕信字不但言辭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

信而不曰言之有實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分易色章子夏稱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律曾子之言乎○最要者三箇乎字有自責自疑意正所謂省也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除自己心思智慮所不能到斯已矣若是心思智慮所能到都必罄盡與他謀盡用有一毫遺漏方是忠○五倫之間皆當以信獨於朋友言者蓋人於天合之親相與多出於眞情朋友以人合其相與多有不能出於眞情者故獨以信言事君之忠亦然固是信始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顧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如一是信總是循物無違總是以實○看來程朱論信字不只是就言大學註曰循物無違論語註曰以實若違理而不以實雖就言亦不得爲信且信似不止說言凡行事以實皆是信子章謹信相對則信乃專屬言觀不重章廣平蕭氏一段可見又正顏色斯近信矣亦然○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是此身又要會得極危爲聖爲賢爲禽爲獸亦此身所以要省省合內外必無私累方是○省本無事不然此三者人最易忽最難克故累著一省非坐省察有覺前工夫在又須知省字前有格致存養工夫○不忠不信不習有在大綱

處有在細微處有顯而易見處有隱而難知處〔細〕困勉幾無所
將三省咸重章及大學信字不就講書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
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符韵不盡之
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
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如記於此〔四書講義〕三省
要事事鞭策向裏不止為人師友求無負方與吾字緊切〔王元〕
〔書〕曰三者是曾子平日誠切工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陳伯玉〕
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
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身自欺慎獨工夫〔徐自溟〕曰
三不字三乎字有疑心有歉心有懼心〔李安溪〕曰忠信所以進
德也講習也所以修業也曾子為學大概可見〔汪武曹〕曰真
西山解信字有事就言語講者有兼言行講者其實此章須兼
言行講愚故去彼存此○伊川謂見於事為信朱子深主是說
謂信字說得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夫日見於事事上都要如此
則不止於言矣○語類一條尚有云曾子三省只是他遠些未
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較著心力照管這也
是他打不過處得此數語意更明白蓋人身大倫更有大且重
於此三事者然在曾子正如已熟底書獨此三者尚如未熟底
書故尤用心夫記耳○朱子論三省謂是徹頭徹尾底說得最
爲間斷其一條偶就晚年言者似不必拘○曾子少孔子四十
六歲夫子卒時只年二十有九則其聞一貫時謂之早年亦可
但前此隨事精察力行自應日以忠信傳習自省謂之晚年則
不可○慈溪一條似不滿於集註之取謝氏之說然意在闢陸
學以尊朱子其解人心惟危章謂心不待傳而深譏學者言
心學之謬與此條用意略同乃朱子之功臣也〔黃際飛〕曰爲人
謀凡言語指點人及受人之託代人之事皆是須兼言行說〔周
聘侯〕曰病痛從不知不覺生出務不檢點便滋蔓長而不
正於不見病痛處尋出病痛來乎字便是省○習謂熟之於已
不能精察力
行便不能熟

玩日省二字可見其時時自檢玩不乎二字可見其刻刻自
疑然時時自檢何時不敢以自恕刻刻自疑即刻刻不敢
以自欺不是空空只考察一心已也註中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二語最爲吃緊此戒欺求慊之功慎獨之要也○陳大士
云三者不是至而必有所主心日鬬若設一必然之忌三者
不甚難而體之實難心口關時塵一或然之處而不乎三字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神理盡出
見龍說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
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
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
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
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
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
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
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
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
讀者宜細推之
〔正蒙〕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
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
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朱子〕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
心言也治者政教法令之爲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車乘
之說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
能給也○此等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
考究○程子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此合而言之身在是
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
之離○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始得親於上上

下相關方可爲治○敬事而信是節愛使民之本敬又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堯舜以來便說敬字孔子修已以敬是最要緊處○問程此做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致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漫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問反覆相因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以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語錄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信那政事也節用有節之政事愛人有愛之政事使民有使之政事勉齋黃氏敬事而信敬與信對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兩句言四事各以兩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一事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敬者主一無

適用程子語也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也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時自無雜念閒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慶源輔氏左傳農隙杜註謂各隨時事之閒是也○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章是治國之本胡氏發於已者敬則施於民者信矣覺軒蔡氏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只章敬字乃主動而言潛室陳氏五者反覆相因滚從敬說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能節用既節用自不傷財而愛人既愛人自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自上而下相因也如自下說上來則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爲權勢所移或爲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還便不信便有妨於敬然只知信或出一致堅若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不可移易而自家奢侈之心有時而生不能節用是所令反其所好有害於信然只恁地節用不知中底道理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亦未免有吝嗇爲

凡遇饑荒不能發倉廩賑貧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不爲則節用又落空了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春耕夏耘秋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仁山金氏論有本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體一步推進一步是上因乎下新安陳氏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所存謂爲政之心未及爲政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爲政條目也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東陽許氏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註只渾說諸侯之國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槪言之蒙引敬訓主一無適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愛人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皆人者

子皆是凡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言○味朱子在此五者句則反覆相因是餘意集註信兼政與令言饒氏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說叢不日敬而日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修已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四書講義楊氏論本之伊川伊川正爲此五者纔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意近來反以此爲正意謂欲心字幷經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正犯程子之所病矣○敬字貫始終表裏信兼言與事說○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困勉錄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周仍叔曰敬則朝廷之精明日生敬事則內外之條理皆見內信則交諭以義外信則交教以法節焉而流於草野者豚亦稗於脊窮者非細愛焉而賢能之精氣聚抑亦勞人之附土益堅倪滄柱日錫註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究竟敬信節愛時使已有事實在矣安得謂考存而未及發覯體而未及用須知禮樂刑政人生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心自貫通於其中氏武曹曰包氏謂百里出千乘馬氏謂三百十六里出千乘梁惠王首章註

飲主包氏說行拚論詳言之。此章未嘗言及禮樂刑政一切爲政條目然心卽在政上見不是空空一箇心而已朱子所以有此亦是政事之說也蓋二說固相成而非相悖也

楊氏所謂特論其所存而已者非頭要解若說只就大綱處言未及零星條目則可蓋敬固是無怠心信固是無欺心節固是無侈心愛固是無忍心以時固是無自便之心但敬下明有事字須貼條教號令上講川與人與使民更明明有實事在如何空說一心字便了故此論斷不可泥也○五段推使民是愛人中抽出上四段平說自是正解然歸重敬信及提敬字作主串下前人既有此說則本其說以立論亦未爲不可○楊氏云下慢而疑則事不立故事字不獨上粘敬字亦且下連信字見龍記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朱〕子衆自是當愛無憎嫌人的理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須有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耳曰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只是不將相擾害底事去點累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是也○汎愛而不親仁又流於兼愛矣○此本是學問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知之○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真箇行得大段自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人須如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差緩〔程〕小學中一事各具得一理如禮樂須知所以爲禮樂皆卽此從此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可考究處詩書中可考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章有可法者都是〔南軒張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餘力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弟子之職始學之事然成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人道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雙峯饒氏〕尹氏以文對德行言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頗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雲峯胡氏〕六事之中弟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行此六事畢然後學也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恐終無學文時矣〔新安倪氏〕文行二者以本末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後文先本後末也以知行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後行先知後行也二章參觀文行之不可不並進見矣〔公遷朱氏〕言小子之學知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次第所以有不同〔蒙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際此數句於弟子之職盡矣○則以學文謂以其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文是開發聰明處〔蒙註〕謹本是敬愼意而註乃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愼之意○汎愛不是博愛只就他平居所接之人箇箇平民不生嫌隙不作便是一例周愛〔困勉錄〕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處以此滴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氣稟不好底以此變化之矣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兼養

之道也○此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弟子天機未鑿易與爲善而人欲漸開亦易與爲惡他日之成敗覩今日之教育何如全是責成爲父兄者訓誨子弟數句內包一部小學○弟子一頓下何句要切弟子講孝悌溫凊定省弟擔奉几杖謹信是使之常在規矩之中親愛是使之漸知等教之别學文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日粹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陳紫峯曰詩書所載皆聖人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故不可以不學沈試曹曰朱子謂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與南軒條相發明○雲峯謂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爲先似與本節相背不若倪氏說爲妥謂類云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謹事不謹出言不信於家無愛於仁又不親要去學文實是去學不得說此可正雲峯所謂力行以學文爲先之誤饒雙峯曰則字甚緊言略有空閒即去學文不可一刻放過之意周聃侯曰力有餘纔以之學文可見行重力有餘即以之學文可見文亦不輕程子尹氏註是行重意從有餘力體會出來洪氏朱子註是文不輕意從則以體會出來

此章是教弟子之法須緊切弟子身上講弟子雖孩提稚長未違親親長長之天良未失須有以篤其愛敬之真心故先之於孝弟弟子天性未漓嗜欲未深必有以預植其誠實之念預培其勝慾長厚之德庶他日不致流於浮夸漸於澆薄故繼之於謹信親愛且少年時精力正強親記易入則詩書六藝之文亦宜所早爲講習者如此說方不寬泛○玩章首弟子二字則以孝弟串下四項正自有見武書謂以孝弟作主與務本之意尤親切者其論亦是　見龍記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朱子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則以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不必如程子說變易顏色○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能此者然使爲學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吾必以爲已學○子夏此言說然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必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理有欠

小本末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聖人所謂餘力學文者意正如此子夏之論矯枉過正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俠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原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鄭錢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南軒張氏雖使未學此行同學者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學也蓋所以責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同學之先務也不日不學而曰未學詞氣含蓄矣勉齋黃氏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用心愈弘子夏所不能及矣胡氏以未學爲生質之美者人固有氣質清粹而所爲渾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偏雙峯饒氏賢賢亦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可見子夏之文學非章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存疑人臣只爲身家之念重故

於事君便欲爲身謀而不進推其君委致其身是一身之榮辱利害都不計而一心於事君但欲成君之事巳身之事悉委致之恰似無巳身一般若常則敬事而後食臨難則殺身以成仁皆致身之事也[蒙註]致身不限定舍身凡一身之寵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致身也兼常變言。言而有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二意[四書講義]須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意方佳雖日必謂言所明於學者不過如是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豈知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行以踐其實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此節專重爲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又日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致知則輕在行邊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爲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困勉錄]行之盡誠就其大綱觀之而大綱無一之或虧就其節目觀之而節目無一之或疎。爲衍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行且文行兼至纔權恐治也[讀困勉錄]摘訓云雖日未學乃眞實說他求學非假設之詞日字輕看吾字正與壹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卽此是學言壹倫如此便是不學之學註用雖或以爲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詞而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氏云雖日二字須活看日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生然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病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按呂說爲是。子夏子游文學士也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李安溪曰]或疑致身不必說到有事畜然不顧處然此是極至之論不爱其體膚無便於身圖合平時講方無遺義[仇滄柱曰]深求學者高談性命而忽事爲泛求學者博稽典籍而遺日用此未學所由稱也[楊江陰曰]第二章以下至易色章皆言培本根養誠敬而後及於講習義理文學之事[田武書曰]註中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似是謂天下本有此兩種人或天然能之或學而能之非專主資質言也語類中有以質學二種兼說申明本註之指而朱子深許之者然則子夏所云雖不無語病而實未必專以質言呂氏之辨似爲有見但洛製已久卽謂子夏專主未學亦非謬播之贈說也[陸稼書曰]力是力量竭有窮之力量貴有餘之力量各盡力量則竭力矣[吳尚默曰]子夏亦未說定必是未學人能如此故朱子不謂他說得不是只道他說得太粗泛些過

易色者常情好色極誠彼此好賢極誠却似相易模樣

註中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二句講得極好不但能補完子夏語病道理亦實是如此汪蓮呂三家更能減過其旨快甚蓋上句雖字未字本說得極含蓄下句吾必謂之四字本說得極斬截何以見子夏之意只指生質之美一邊說耶摘訓竟坐煞未學看則雖日與吾必謂數字神理何以呼應 見龍記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朱子]是說君子之道大概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人不厚重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勉齋文集]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日主一之謂敬又日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子所謂重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重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存疑]威重是爲學規模譬如耕稼田地忠信如下種子友勝巳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淺說]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四書講義]通章重學字陳定宇說也然此是文章綠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作者以爲提出忠信則陵暴部位且忠信字文法串插不得[近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爲主故重學字正爲重忠信也[困勉錄]學兼知行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卽整齊嚴肅之意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病痛甚大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孫賢仲曰]此章本四節各開乃內外交修人巳兼治之學不當以固學貫說以固學在厚重下三句非固學之功也以學字貫却不妨通章四項皆學也[李安溪曰]此題有晉作四柱者玩集註語氣則誠敬者此章之要也首二節較重[汪武曹曰]俗解每以固學作主朱子謂四者皆修身之要就中忠信又最重則此章自當重忠信句若謂下三節皆固學工夫反以固學爲主矣失朱子之旨矣且

首節意本重在重字，止如以固學爲主，並非首節經文之旨也。游氏謂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云云，雖以學字貫下，未嘗並及固字。蓋學所以固自由於威重，下三者皆爲學之道，然要不得謂爲固學工夫也。陳氏則以主忠信聯貫上下，似以學字作主，其意謂爲學能以忠信爲主，則必誠於威重而學益固，非置却學由威重而固本義，後謂下三者交盡然後能固學也，甚矣俗解之悞。○困勉錄謂學兼已得未得，甚是。蓋君子二字只作學者淺看，有尚未爲學而全未有得者，有學之淺而略有所得者，不重不威，則於所未知未能者固難於牢固，即於所已知已能者亦且至遺忘，必如此說方完備也。○淺說謂四者當各自說，不必牽合。今玩程子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句，則淺說所云良是。然朱子已以忠信作主，則串說亦不妨也。李岱雲曰：此題自是各項，只爲自修宜兼內外人已，一毫放鬆不得。論四者輕重之分，則忠信是主，故朱子歷歷言之，而主敬存誠工夫交盡，首節亦不輕。周聘侯曰：不威不固，俱不重之害，一齊並有。但不威之害淺，不固之害深。人但知不重是外面事，其害不過不威，不知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不堅固，即與不威之失一時並見。註中亦字是折重下句之意。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鄕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朱子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心而或違於物，則凡百處事接物皆不誠實。此四者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最要。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設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未必眞能改過。○主忠信是誠實無僞，主字最重，凡事靠他作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只是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以人言。陳氏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受和，白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必忠信，故其言爲

德言；不行則已，行必忠信，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則安往而非進德哉。陳氏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爲吾心之主。主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西山眞氏論語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王氏存心爲善，必盡其爲之之心；存心去惡，必盡其去之心，是忠。於善之當爲者，必盡其爲之力；於惡之當去者，必盡其去之力，是信。許亦史曰：主有二義，無所旁撓，無所遷就。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朱子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總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遠之。今人取友，見勝己者多遠之，不如己者好親之，此言所以救學者之病。謝氏中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佞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行疑主忠信是誠實爲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實事，畧無虛假。於理不忠，不能知不能行矣。然苟不得賢師友之講明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眞，所行或失其正，而流於妄者有之。所以既主忠信，又當友勝己。困勉錄人之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形己長，一則喜其掩己短，其損己多矣。雖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德，有難拒者，而樂與友之念，不可不戒也。我將與聖賢相對，未必即進於聖賢；一與不肖相居，將必遂流於不肖。周聘侯曰：友不如己，或問謂樂於縱恣，安於淺陋，喜其臨己而足以爲高，悅其下己而足以自肆，是就友之之心說，此其人之本病也。語類云無激勵之意，生狎侮之心，與上蔡鈍滯了人云云，是就友之之後說，此後來之流病也。兼此數說，道理始盡。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朱子]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廣平游氏]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過而毋不憚改。其爲善可勝計哉。[龜山楊氏]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累。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責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同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畏難而苟安。則過益大。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雲峯胡氏]此過也。而註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新安陳氏]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君子爲學。當以重厚爲質。尤以忠信爲主。而輔以勝己之友。終以改過之勇。四者之中。主忠信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厚重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論語集編]成湯之聖。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不貳過。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知其爲過而不肯改。則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謂之惡。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徐元寓曰]勿憚者。定不干休。有昔人沉舟破釜之意。今人有過。起初不能勇猛鋤治。引得後面滋蔓。越發下手不得。故朱子下箇速字。[劉氏]曰。學問思辨行。廢其一非學也。先以重威。所謂敬爲致知力行之本也。故止言重威者。程子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未有整齊而心不放者是也。又非用心於外。故進之曰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主忠信。學無餘蘊矣。朱子曰。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誠僞而已。此先重威之說。又曰。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此主字之說。易九三乾乾惕若敬也。夫子釋之。專言誠。其旨微矣。悅不若己。吝於改過。是學者通病。學先變化氣質。故以首節始。學須除去病根。故以此節終焉。[大山曰]君子之學。主敬所以立誠。所以植爲學之根柢。而取資於人。遷善於己者。乃合人己而修身之道備矣。

此章自慶源註作四平看。主敬存誠。擇善補過。鐵板註脚。或最重主忠信句。聯絡類說。以聯絡上下亦可。若以困學作串。是高頭講章中謬說。斷不可從。○首節自重在學則不固上。然題中既明有則不威三字。是從外說到內也。人都將此層抹煞。竟說威不重則學不固。忘却中三字。又或說威不重不威則學不固。忘却第一則字。大非。○游氏作四平看而畧層串說。朱子之說則重在主忠信句。安溪先生又以居敬存誠立解。謂首二節較重於後二節。更爲有見。[見讀記]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朱子]謹終追遠。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自是上所當爲。不爲化民而設。然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亦化之矣。[龜山楊氏]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所宜慎也。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悔焉無及矣。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有不歸厚乎。[雲峯胡氏]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欠伊川以禮與

誠易之蓋喪與其有不哀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豈有增益哉東陽許氏送終既盡辟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恭之情如祭記所謂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饒說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新安陳氏慎終是指親父母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大全辨恭敬生於思慕未有思慕衰而恭敬之心勝者倘思慕情疎而貌爲趨承特文焉耳非恭敬也困勉錄歸字有不煩掣迫意陳大士曰下之薄自上操也君之薄民不自民始也必先薄其親而後下及於民民之薄君亦不自君始也必先薄其親而後上及於君父汪武曹曰蒙引謂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困勉錄謂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尋常恭此二說方備

春秋時在上者多不能厚於所生喪祭未必盡禮盡誠君大夫無以端風化之原民德自日趨於薄故有此論歸厚緊跟上句說或就二事略用推開作餘意亦可若竟空空泛講便與厚字脫粘不上○復所先生云所然是從若既出而旋復翕然以定若既去而復來爲歸字最精 見蒙記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

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朱子說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子貢謂夫子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求字反言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五者皆謙厚謙退不自聖之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無非是求學者且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潛室陳氏良即是良善今人言善人○良如今人言無蹺崎無險阻掩藏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慶源輔氏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有是德然後有是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可以進己之德西山眞氏和兼厚字方盡溫字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厚不刻薄○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雲峰胡氏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聖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光輝接者爲言耳必如子貢與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見夫子過化存神

之妙焉仁山金氏祿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其言遂欠内一層集註曰盛德日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内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益但指其外也少頴林氏形容聖人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吳氏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毛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新安陳氏夫子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爲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翼註子禽求與二字皆非而求字尤謬故子貢專辨其非求也下二句雖借言夫子之求實辨其非非求講說子貢所辨在溫良恭儉讓五字不在得字言夫子非求而得之亦非與而得之乃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四書講義看註中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

低此五件松陽講義此是子貢摹擬之詞夫子固不自知邦君亦不知也汪武曹曰語類云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之心所謂開口見心也又云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又謂韓詩外傳改樂記子諒二字爲慈良却分明今解釋改本全非本來面目夫朱子解易字旣云樂易坦易又云平易和易蓋坦易平易是一意樂易和易是一意今只存平易坦易則去樂易和易何也○仁山金氏謂集註曰盛德日過化存神補其内可也謂子貢只就接人者言而欠内一層非也夫德容之接人雖在乎外而未有不本於内者不然其與色莊何異可見子貢言德容便含盛德在内仁山謂欠内一層而集註補之非是○子貢於夫子德容只得其謙厚謙退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尚有未備故朱子謂若論聖人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大全辨謂即此五者便見全體非是黃際飛曰畢竟邦君與之而後夫子得之然不謂之與者與則發自邦君此則感自夫子也王罕皆曰以得字破求字妙在仍以求字透得字

通章重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句得字正是破他求字見夫子盛德感人邦君自不能不與何用求爲末句言異乎人

之求正以決其必不出於求耳○陳介眉先生云子禽疑在求乎貢謂夫子自然而得原不必求時文求與並提跌出得字運筆雖便却將兩賢問答神理抹煞此論甚允故疏首節求與二字斷不宜平看也○正希云其道大故天下莫能容其誠至故萬物無不動講得最好蓋惟莫能容故無有投之以政者惟無不動故未有不告之以政者　見蘧記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没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李氏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日月易過若稍不愜意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父在時其子志行已有與父不同者父在子非無行而所主在志父殁子非無志而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事雖在所當改但處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善讀者類推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終身行之可也○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

行而其志可知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要其志之所存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歿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廹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謂之父道則亦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答呂子約書來諭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何未妥其舊來亦有此意後看史書見居官不改前人之政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能如此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亦謂此事尚可避行者耳若不幸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西山真氏〕爲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人君如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新安陳氏〕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行者志之已形者也〔論語集編〕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父之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魏顆從治命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不可不知〔存疑〕此章只是說爲人子者卜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二句則專就子道上看恐皆未是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

上二句是就志行觀其大槩下二句又從父已歿之後復蘧其立心之厚薄通節總貼爲人子者講若一用泛說則父在父歿等字無著落矣陳氏謂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看來實有此意　見龍記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廹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廹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朱子〕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褁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的發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廹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都有自然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和便有樂的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和須知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事物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語錄〕直卿言觀內則一篇子事父母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可謂至嚴矣然自肯甘心爲之無厭倦之意乃所以爲和也〔勉齋黃氏〕天子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是節若山龍華蟲之備是文如冠婚是人事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是儀若天子冠禮當如何諸侯當如何各有式樣是則○天理節文從裏說人事儀則從外說〔陳氏〕天理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據然可象底意與文字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天理其體先節後文人事其用先儀後則○以其本於性分則曰天理之節文以其見於日用則曰

廹少間便都放倒了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當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知和而和是一向求和便離了禮端坐不如箕踞徐行不如疾行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云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和是碎底敬常是聚底和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敬只是一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凡恰好處皆是和○對面端嚴而坐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自心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樂之所由生[語錄]有禮而不和尚存得本體在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雲峰胡氏]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蓋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體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有嚴而失其中者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有和而失其正者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與全體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新安陳氏]節卽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此章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以言和字耳[東陽許氏]此章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弊[黃氏日抄]本章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和屬之樂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存疑]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蒙引]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卽末句不可行意[李安溪曰]有子之意似慮行禮者之拘苦勢將激爲放蕩之行故特設爲兩救之論[汪武曹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可行其弊在於和而無節不在知和上知和字只輕看時人謂和不可知者非是[汪武曹曰]蒙說謂知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若曰和本可行惟其離禮以爲和亦不可行也細玩有所不行亦不可行語氣此說似爲得之今正當從其說然總是謂倚於一偏均不可行却似說一於嚴者亦不可

行一於和者亦不可行[胡聘侯曰]旣是一於和便是無禮如何又云不以禮節之須知人爲然一時放縱少間知返重新以禮約束起來還有救正收煞此惟一向放倒再不回頭所以流蕩而忘返也流蕩忘返四字精甚不以禮節之下一復字朱子權衡不苟如此○和只行時從容不迫朱子所云須是識得禮之自然都是提上一層說是所以能和底本領自然之禮是天知天則道理源頭也徹行處事自然事事物物順其本然欲不如此而不可得矣若無知天工夫著意要和不知不覺流入放達自恣去了

此章有三說一說上節重和字對拘束者言下節重節字對流蕩者言竟然總註分開此一說也一說禮本和而可行惟外發求和則不可行節是和之無過不及處非和之外另有節也還以上節爲重此一說也一說此亦爲當時以拘窘違而徒知和者發下節是發論本意卽在嚴處上指出自然之理其胸中有次節而後有首節言禮何嘗不貴和今日有所不行蓋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不可行耳此一說也三說按之理解都合學者融會而貫通之則三說可合爲一說○禮之用自是人之用禮蓋禮不虛行非人之用禮卽和亦無從見也玩爲貴二字可見但語氣不可倒亂若竟說人之用禮易使下二句并恐說成知和而和上去須還他渾淪口氣審其謂只從禮之恰當處看出和字妙 見說約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錄]上此言雖如之言約初與人約便

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與人要約當於未言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否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則其言必可踐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有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則無以答便是爲人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謟諛此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因之爲依勢敵而交遊如先主之依劉表也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讐由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後日有時宗之是以君子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異日亦可宗之矣○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因仍與苟且一樣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以爲義有不可而不踐則失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近義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致耻辱惟致恭而必求近禮則其可遠恥辱必矣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爲宗主矣〔慶源輔氏〕此信字本是約信若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勉齋黃氏〕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饒氏〕有子氣象從容於義禮皆以近言註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詞而用其意也〔雲峰胡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於始〔東陽許氏〕上兩截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詞〔存疑〕恥由心生辱自外至〔翼註〕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宗周公如此解宗字因字方精不可但解爲暫交久交可親之人非以情言以道言道德足重雖可倚亦可親○近禮否因無不及

亦無太過重無太過一邊爲當時足恭者或因勉彊若牽於時勢激於意氣而不合於義便難復矣◎可親以道言不以情言宗是久遠相與意或宗之以成吾道德或宗之以濟吾事業或宗於顯達之時或宗於窮愁之際或衆人皆宗而我亦宗或衆人不宗而我獨宗所以然者全在因不失上○須知平日有格致工夫三者方能不錯否則不義的反認做義如荀息之輔奚齊是義的反認做不義如荷蓧之不從子路不合禮底反認做禮如曾子襲裘而弔是禮底反認做非禮如魯人之[illegible]甯俞不拜湛露不可親底反認爲可親如溫公不識介甫可親底反認做不可親如蘇子不識伊川之類〔張南軒〕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顚撲不破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宗子云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王遵岩〕曰此須是平時講究這箇道理始得〔顧涇菴〕曰即其合義時即知其言必可踐即其合禮時即是無恥辱即其可親時即是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鄧青蘂〕曰工夫全在近字不失字上有斟酌意〔梁無知〕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樸厚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故因時最易失之〔閔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愼皆自負慊悔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困論註〕曰約信大抵爲人之意居多近義是揆度事理言即所約之言〔高聘侯〕曰因與宗對親字橫撿中間暫時依傍也是親久久宗主也是親交情久暫雖有疏密厚薄之不同而親之自一總以得其人爲貴耳〔蔡山先生〕謂三者俱是人情易忽處良然蓋偶然出言偶然相接偶然依此相依不十分關心一失檢點便貽後悔惟能謹始乃可全終而全終早於謹始時定之觀兩可字一遠字便明　見龍記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朱子無求須見得心裏常有一合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不求安飽是存心處敏事慎言是用功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就正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就正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只不求安飽而不敏事慎言有甚意思只敏事慎言而不就正有道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則謂之理○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身自高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已使人皆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溥遍者仁也其理一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言也力行為敏事慎言言也加以不敢自是乃是盡此章之旨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雙峯饒氏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是○雲峯胡氏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大所共由者則大路也○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總見好學之難得也新安陳氏志在學自不暇求安飽○此有道指有道之人此人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用勉錄李爽一謂只緣有這無求的心方能去敏慎就正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打破皆欲困強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粹過按此與自不暇及之說雖似稍異其實可相發明錄附只或云就正泛說所說者處不必單指言事然天下之理不外吾之所事所言故就正是正其言行之是非正求曹曰朱子謂若只不求

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又云無求安飽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然則李說所謂打破皆欲關頭是吾儕大學力處止可備一語頭當以註不暇及之說為主此章作三截看逐段遞說去不必分輕重無求安飽則心無他騖而專一於學所謂志先定以敏事慎言正好學之實功然自以為是學安能有進故必就正有道而事與言庶幾無誤大意如此○無求敏慎就正須回環合看方見得是好學

見禮記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朱子無諂無驕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入門便差了○貧易諂富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樂是他自樂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不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諂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要從無諂驕上做去蓋有人貧賤合下便能樂與好禮不必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作兩人說謂無諂無驕人不若那樂與好禮人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到樂與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了聖人更進他樂與好禮地位○此論進學實效非論悟入淺深也悟入兩字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用錄聖門工夫是步趨

去下學上達子貢之無諂驕是他實做到此便只見得此聖人見得已是做了方進他一步他如知上面更有樂與好禮便能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子稱其不忮不求他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寬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他方知道尚有工夫在正與此章相似慶源輔氏曰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卑屈故多求而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矜肆故有侈而驕○心廣體胖指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論好禮之實厚齋馮氏無諂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方稍不違則諂驕復形樂與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新安陳氏志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東陽許氏樂與好禮皆在心上言心旣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樂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旣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旣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卻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而字意蒙引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爲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義之

註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是言外意四書講義此就無諂無驕上更上一層非掃卻無諂無驕也講到至處孔顏之疏水簞瓢舜禹之恭己無間皆是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須更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否到時樂與好禮亦非住處磋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金正希曰無諂而不免於憤不免於苦無驕而不免於侈不免於怠則樂與好禮爲難汪武曹曰可也未若朱子有二說一謂有人合下能樂與好禮不是從無諂驕做成是就兩人說一謂今人未能無諂驕如何能樂與好禮是就一人說鄙玩總註非切則磋無所施非琢則磨無所用二句當以後說爲長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處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因無諂驕子以爲可然未若樂與好禮其說深高下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治骨角者旣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皆先麤後精先粗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專以此爲樂與好禮底工夫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引此詩以道學自修於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黃氏若謂無諂驕爲切琢樂與好禮爲磋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已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眞氏凡製物爲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旣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新安陳氏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驕樂與好禮而言是未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不以無諂無驕爲足而必求至於樂與好禮之謂也徐元德曰此節要歸子貢自喫虧先是非尚節汪武曹曰切磋琢磨是說

學問之功不粘在處貧富上但斯字乃指上節蓋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卽夫子論處貧富而有可也未若之說也切磋琢磨雖不可粘定處貧富然亦不可將處貧富獨劃了出來蓋處貧富之道要切琢而復磋磨學問之功亦要切琢而復磋磨處貧富乃其已言者學問乃其未言者正所謂告往知來也蒙引所以謂勉齋之說爲可疑也朱子謂子貢不是專以此爲樂與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曰不是專曰一切皆合不粘不脫最爲圓妙黃際飛曰切琢是無諂驕影子磋磨是樂好禮影子也而又琢琢而又磨是未可自足影子周聘侯曰斯字根前從上節出來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也然所指畢竟是一切學問之功不是貧富一事故謂斯字溯源貧富則可斯字粘定貧富則不可○切磋琢磨與大學相似但彼是平說故云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此則專重磋磨故云已精而益求其精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

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朱子〕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語類〕問子貢云切磋琢磨、若只說夫子樂與好禮之語、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潤、非只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勉齋黃氏〕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喚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雲峰胡氏〕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新安陳氏〕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東陽許氏〕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爲義理無窮又是一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固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蒙引〕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至於朱子云所已言者、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學問之功。學問之勤四字內兼含有處貧富、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爲一道、乃爲所未言者也。告者處來之意、於其往、知者化往之迹、以逆來、不泥於言。正可與言詩處。〔存疑〕要之處貧富亦是爲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四書蒙引〕須知夫子只是許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言詩。陳素菴爾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無窮。正可與言詩處。告只許可、子貢告往知來句、必云可與言詩耶。雖然知是畢竟不同。子夏是言、詩此章都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耳。不[illegible]學詩、微了。畫須〔困勉錄〕凡學問不進、皆因矜而自足。自足意而自止、所以不能大成。子貢知義理無窮而有欲罷不能之意。故許之。〔[illegible]〕未滿足之時、正是一番自足意思。及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論、便恍然不自足了。故夫子深與之。通章以不自足爲主。○[illegible]二字、含蓄無少意味。〔[illegible]曰〕通章只重知來。方見[illegible]一言[illegible]次節[illegible]自以[illegible]爲要[illegible]何、玩[illegible]、又知字上[illegible]遊不云[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是其知義理之無窮則是學問中[illegible]

〔曰〕來字、有許多無窮道理。知字、有許多無窮會悟。〔范紫登曰〕往來二字、即上二節語、若說虛玄、告字便無著落。〔周聘侯曰〕斯字不是恍惚無形影物事、心月中明有所指。即義理無窮云云也。

通章有重未若二字者。有重知來二字者。愚謂二意正可一串看也。蓋所謂來者、即切磋琢磨之云也。而子貢之所以能知之者、却即從可也未若二字內悟出、并即從未若二字內悟出義理無窮、學雖自足、未若中有無限境界、即所謂來也。如此看方融洽。○其斯之謂、言即可也未若之謂也。處境一層、固不可脫、然怙然便非。○子貢偶然言詩、故夫子即以言詩與之耳。不必著意在此二字。○子貢以知入、觀此等悟頭便見。見饒記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朱子〕宰相不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學者不知人、則取友之際不能辨損友益友。○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則人自知之。雖然知此、亦不是爲要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冀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聖仁惡則爲重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處無所慕於外也。〔雙峰饒氏〕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東陽許氏〕首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上句不患人之不己知、便可包後來患其不能之意。備當勇猛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矣。下句雖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此事以學者言。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論其則舉措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

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意道干譽之失矣
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
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矣【公遷】
【朱氏】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中庸所引尚絅之詩亦宜與不
患不知之類相解也【蒙引】夫子此意常提撕以教人曰不病人
之不己知曰不患莫己知曰君子病無能焉此為學者設或曰
說得責以此數章律之似只為學者設【湖南講】門在知人上用
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
意在資益便是為己【說統】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全
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
切自己身心上【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劉賓】
川曰己知係於人己不徇人也知人係於己人無非己也【貫際】
【張】曰知人以為資益之
地則知人處皆為己矣
此章與他處說患與不患又別上句是人不己知下句是己
不知人緊相針對須要說得融洽總是不必問其在人而惟
嘗求其在我
也 見叢說

庚子四月二十六日讀完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
得於心也 德本作得於心而不失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
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
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
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邵子】地無石處皆土
天無星處皆辰【朱子】
德字從心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得
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故曰忠信所以進德○
北辰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
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
外面動心都不動極星也動只他近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北
辰是中央椿子極星是近椿點子雖也隨轉緣近椿便轉得不
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
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
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心也○天圓而動包
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
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北極
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轉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爲南極帝座即北極以星位言之謂太乙以所居之處言之謂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耳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木金水火之名可辨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爲天之樞也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體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在翼天市在尾攝提在亢南距赤道近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爲政以德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前一明者太子二最明者帝座乃太乙常居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

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爲本○爲政以德非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不是塊然全無作爲只不生事擾民德修於己人自感化不待作爲天下歸之不見其有爲之迹耳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爲政以德人自感化感化不在政上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爲但人所以歸往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南軒張氏】曰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改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曰如此較牢固【語類】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濕底物火便是熱底物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無爲而天下歸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爲○老子所謂無爲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者未嘗不爲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慶源輔氏】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爲政而遽欲無爲則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推廣君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新安陳氏】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之意以政之理言第三事正取譬喩註制度號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歸效也本文未嘗顯言此意只取譬

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爲天之樞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新安倪氏】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矣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得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據於經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上說來○胡伯量云先生嘗謂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於今日先儒此說雖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仁山金氏】辟初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從得於心而不失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鮮可謂之有德者或嘗悟而不能存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饒氏】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復心程氏】樞門與也天常轉動北辰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與相似故爲天樞也不是不動只轉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火土爲緯星【蒙引】北辰專指五星中之一星

遡天壤而言北極則衆運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石附於土然則星亦附於辰也【饒氏】此論至德之化與老子清淨無爲又別夫子說爲政以德分明有箇爲字如何卻說無爲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乎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爲之迹耳故無爲不是全無作爲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黃氏勉齋】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第五謂之天樞天隨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只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交會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考之春秋有孛星於大辰既而宋衛陳鄭災則孛見於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至於星亦隱之辰伏星亦隱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雙峯饒氏】爲政以德是以天德行王道其精神結聚處即消伏星遷而節意民自歸之而以勤以感而其愧恥之良且不識不知安其性命之則也緣此德是我所得得亦民所同得故其精神之妙不可量

謂如此〔全正〕布曰節齋乎上不見辰而見星而最中制外乃所以據其樞立極乎北不周天而統天而推明見隱但可以得其處〔徐解說〕曰居所星共乃無爲而天下歸之象不尸爲衆以擧其之衆〔蔡監〕曰今人貪發首句下二節了無實義矣不知要緊爲政全在乎此旣屬本題會看有何顧忌而避之若此則要訣〔鳳〕曰居字活看所字是實字卽北辰之所也北辰之樞不肯於不動中見轉移之用如人主未嘗不親聽言動裁決萬幾而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出戶庭而臣民從服也汪武曹曰得於心者何物似亦要得有理但玩語類終當以得於心而不失爲定本且講爲政以德必須兼不失意乃足否則方得之遽失之便是今日以德明日又不以德也○按集疏因書通皆主得於心而不失說仁山此條亦然○玩程子然後二字與集註則字可見無爲民歸意乃是在下二句中不可於首句中一氣講完

行道而有得於心得於心三字乃是德字正面得於心而不失不失二字乃是講足德字一層意原可兼說不須紛紛聚訟也○德字兼貼人主身上講然一切禮樂教養科條法令都包涵在內只是將德作主耳與道之以德德字稍别耋下

章徑專貼躬行心得上講也觀章首爲政二字便明○無爲而天下歸是解譬如北辰二句故雖意只就引證斷出首句內不可備侵見龍記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擧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

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曲禮首篇云毋不敬朱子蔽如以一物蓋衆物○問思無邪是作詩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曰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篇固是性情之正桑中溱洧等詩關之性情之正可乎只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者來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列定而已聖人刊定好詩便要人吟咏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善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詩有善有惡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聖人下至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擧全體言之○統言之三百篇只一箇思無邪析言之一篇中自有一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詩之教只要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此句包得盡○思在言行之先思無邪言行皆無邪矣○問六經皆可爲教有偏詩書曰得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無邪示教書○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不正世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聖思無邪乃可謂誠〔蒙引〕雖作詩者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illegible]〕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事而聖人一切裁以天理〔勉齋黃氏〕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慶源輔氏〕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采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雙峯饒氏〕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知此夫子恐人但知詩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歸於正故揭此一語示人學者知此有以識讀詩之意矣〔雲峯胡氏〕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集註所以引此者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引程子之言卽繼以學者必務知要可見○執中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東陽許氏〕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程子指出以明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人心之實理〔蒙引〕孟子七篇其要不外發揮充以至大學之敎中庸之誠皆是也〔翼註〕此是發明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不必泥無邪字義只當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困勉講義〕時手講一言則歸卻思無邪似削括一句亦得

講思無邪則離御一言以蔽似凡思本自無邪者須處處將三
句合說方得題解許敬庵曰風俗邪先王以政令防之行事邪
先王以法制一之至於思非法制政令可及則以出乎人之思
者入乎人之思自易爲功也故立詩敎爲之因之曰要重看註
中其用用字使人得性情之正非作詩者與自意使之因讀詩
而善心感發逸志創懲皆詩有以致然故曰使之耳饒雙峯曰
心意之歸於誠正者義之以靜思之我於無邪者感之以動陳
素庵曰有正無邪者性也有正有邪者情也自性而動於情者
思也自情而反於性者亦思也介性情之間而出理入欲其分
途也徵撫邪正之樞而關邪存誠其爲功也大李敬侯曰不是
有一言便可盡三百篇盡三百總歸此一言耳李安溪曰雅鄭
之別雅即大小雅也鄭即鄭風也詩與樂相爲首尾未有詩不
淫而聲淫者子所謂思無邪蓋言詩之爲敎使人如此非必其
言粹然一出於正也◎列國之詩俗化而聲變鄭衞之蕩齊秦
之夸聖人間存焉以爲民其失無以彰其德也不極乎民心之
流不足驗之民彝之眞也○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漢
之女有求之者矣懷春之女有誘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獄
訟者矣任武曹曰詩未能盡無邪而詩之功用能使讀者思無
邪註中曰可以曰其用歸於使人皆就詩敎之功用言○楚
乎所謂止乎禮義者乃是謂作詩者思無邪猶是諸家舊說
思無邪諸家多指作詩者惟朱子以詩之功用言使讀詩者
能得其性情之正更合以詩垂敎之旨按詩中本來正者居
十之七八其邪者不過十之二三夫子所以不刪去者正爲
欲懲創人之逸志耳則註中善惡雜平列而前人有謂宜略
側重惡一邊說者亦非無見○國風好色小雅怨誹歷來作
此題者多以此分標慝謂鄭衞諸作淫聲亂耳其爲邪固不
必言若小雅刺幽厲師尹褒姒等詩雅與二南商風大雅三
頌和平之音有刺然哀傷怨亂亦無非冀幸君之一悟俗之
一改如小弁十月等詩竟斥之爲小人之詩直
以邪目之可乎此不可以不辨也　見龍記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
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

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革面若
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黃氏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
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爲非眞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
義以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刑戮之謂哉二說似微
不同蓋緣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
粗淺故於或問再發以足之蒙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
令則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爲善不爲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
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
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
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
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敎民孝自
盡其弟而後可以敎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宜兄
宜弟而後可以敎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
向之不齊雖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的故一之以禮禮者吉
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
而及○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
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
備具正所以齊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
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只爲當時專用政刑不用
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註後面餘意是
說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先以法制
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齊之以刑民不見
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刑罰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以明德

固是聖人三十時道志久矣知了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凝滯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蒙引]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立猶是着力守住此亦由所知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酌日用間迎刃而解融而中何用守爲守便是操定把持處○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不惑知命耳顧皆爲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言也○三條雖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存疑]不惑深於立者立是未見得真尚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爲用守爲[困勉錄]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止未到不惑地位[儲同人曰]事必有宜毫髮可得而拂物必有則養微不得面悉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不惑是於事物上見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天道流行賦於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是謂天命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自天命纍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命者天理流行賦予爲物之謂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機如循理無端不可窮也[蒙講]問豈有至人既能不惑又至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看不可急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貞道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皆動不得不惑是於人事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知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此節不可躐等○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天理○知天命者無所疑惑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蒙引]大學格物是所當然實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論語不惑詁謂知其所當然知天命註謂知其所以然蓋論語之言本夫子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不必太泥○以用功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并求其所以然以成功言則知至時方爲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有自統體言者有以逐事言者如知天命註曰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自其統體者言大學或問曰於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則事事物物皆有値所以然也[儲同人曰]所謂萬事一宜萬物一則今茲覩之皆

合也[汪武曹曰]所秉所執是以氣言之乃仁之於父子節命也之命而非此節之謂矣程氏說不可從○朱子云不惑是事上知者謂知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其曰知天命是理上知者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此本伊川說先知先覺及孟子所謂行著習察立論最爲詳盡張自勤不能細心體認以求夫所當然所以然之別而乃深詆朱子以事理分貼之爲非誤矣[黃際飛曰]此就逐事逐物上觀見本原[顧聰侯曰]如一泉水千支萬派便是逐事知其當然并一物一太極乎知得水發源處便是統會知其所以然非萬物共一太極乎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德之敦化與朱子合稱晉儕霑非之說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六十耳順則聞理卽悟[朱子]知天命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最是人所不着力處聖人凡耳中所聞便皆是道理而無違逆到得此處是道理

憫然了。兩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不惑是事上知。知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學者致知。縱有次第。節目。或問所謂耳順何也。曰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自至於此。蓋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慶源輔氏所知至極而精熟。欲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實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纔存少思而後得。則內外有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問勉齋。耳順有兩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聲之善者以合一爲順。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是聲之惡者。以分別爲順。李衍齋曰。耳順不是在耳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就是在心之源頭上見得。五官四體都是道理。來發流行。第於耳驗之耳。同聘侯曰。萬理咸備。內外昭融。謂之貫通。有感即通。絶不留待。謂之神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

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

朱子 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體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從心不踰。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耳。年止七十。若更加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中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自己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志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行底地位。○聖人也略有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指定聖人人必是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聖人爲學之序方可。或問此是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自然也。曰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自志學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雲峯聖人將許多鋪排在七十歲內看來

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此不惑時立尙是持守不惑便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甚巧○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大概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皆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人之立他底不惑異乎人之不惑○勉齋黃氏十年而後一進者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詞而終以得竟其進爲說○慶源輔氏亟者躐等而進怠者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雙峯饒氏矩字尤爲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習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也○仁山金氏矩心之天則也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不惑者小德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雲峯胡氏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是若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十年一進非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又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爲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諧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矣其升降大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尋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所謂矩實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無踰而

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川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爲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東陽許氏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黃氏日抄程子謂孔子自言其進學之序如此此語盡之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語尤有味○蒙引味集註近似二字知聖人是大約說聖人進德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通說註雖分知行但知行並進非判然相離○四書講義六段血脈聯貫方見聖學不已逐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箇大節候不是懸空過得十年忽然摸着鼻孔也聖人終身只一箇學不是徒忽過卻十年到彼時矣應如此須處處根定學字境界節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卻與後十年不同○志於學三字拆講便有病拆學字貫下尙可有以志字貫自兩與心字關會大學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工夫實緊在前三節肆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然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於前三節下工夫字歟以後只識數節有異方有蘊解○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聖人說從心所欲連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故謂聖學者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說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聖人只是一路做去純一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從然又開一樣境界○困勉錄此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欲皆是私意聖人隨心所欲皆是天理然只是一箇熟耳耳順是理會得熟不踰矩是運用得熟○困勉錄曰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者也聖人之學日進無疆者也所言亦大約如此○顧涇陽曰賢人從矩不從心異學從心不從矩難聖人從心便是從矩○李安溪曰聖人分明自言其學之所進時時不同如此甚想他十年中聯存息養日改月化無有間斷處○不踰矩所謂根心生色不言而喻動容周旋自中乎禮進○須知此不是分段作工夫當其爲學之初便已志氣相持知行並進然語其得效則有先後○[illegible]曰由志學而立聖人本身立志持養爲基本也不惑知天命耳順積養入神以至從本體

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於多聞多見學識問思發憤則至於忘食心得則樂以忘憂如是以進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道其知之所至知日精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矣凡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迹順帝則而不知與天為一矣〔汪武曹〕曰自志學以後皆以求合乎矩故七十以前固未嘗踰矩也但必到七十方從心所欲而不踰乎此耳○此章不重心字且節節皆有精義非可以不失本心囊括之也黃勉齋云致堂謂學所以求仁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消求仁二字說便了也愚亦謂若只說不失本心凡聖賢言語只將不失本心四字說便了也然胡氏此說自孟子求放心章發出至專舉定字求其說而又失之而以傳心心學為言而遂與聖學遠矣○朱子謂志字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上三十體註謂無所事志又謂聖人到三十時這志久變卻了二說非相悖也蓋方志學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不到得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地位不止所謂直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也然此首是立意要恁地去求討未有所得到立時則已有所得而守之不失不止是空空趨向了故曰無所事志還志久變卻也○呂氏謂志於學三字拆講便有病止可以學字貫下而不可以志字貫下其說最當此條所謂志字最要緊者乃是謂首節最要緊也讀者須善會〔李偕雲〕曰朱子云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還生熟二字最妙從志於學到立時是箇生底聖人不惑知天命是漸熟了耳順從心不踰便是道理爛熟時候〔周聘侯〕曰在他人分上說所重在不踰矩在聖人分上說所重卻在從心所欲聖人自少至老何嘗一刻離矩來到此從容自然從心所欲而無不當也○標心學作宗旨者固屬異學然彼認氣作理歸於無善無惡正坐不知有心耳吾儒正心存心那一件工夫不自心上做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呂氏見人說心便斥為異學竟將心字讓異學獨據其偏任實甚矣十年一進至聖非故為此謙詞也工夫造詣一步深一步實有獨覺而人不知者到得耳順從心不踰矩活潑潑出一生知安行意象矣即聖人亦不能自秘也然人意在言外○此章或以學字串或以矩字串或以心字串其說皆通要不若以平平遷說為正○孟子說心處甚多告子盡心兩篇大半有心字即大學論語心字亦數見心學二字即本孟子學問之

道求其放心語無大病累也但刪去求字放字說來覺有弊病耳呂氏二家欲闢陸王之失一概諱言心字處處便病加毀毀不知陸王之所以失處在欲破除一切聞見虛寂自守竟將博文一層工夫滅卻所以與程朱有別其病不在說心字也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不可偏廢若必欲諱心字不許形之話頭則朱子先不該以存心致知分屬德性問學而凡四書內說心處俱可刪去不該矣辨駁之甚快○胡氏話所謂聖人教人多術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句亦無大弊病呂氏痛斥其流於異學而武曹亦從而和之殊不可解　見龍記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宋子〕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事親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不以禮亦多端有苟且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理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處〔陳安卿氏〕無違二字簡要涵蓄大有深意〔[illegible]〕首節夫子非故隱其詞欲使懿子再問也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背於理了但其說未暢故語樊遲以發之存疑謂講無違處且勿用出不背於理此乃掩耳盜鈴之見然舊說習用已久姑從衆苑紫登曰一事一念不可違自始至終不可違亦有順於親而究不得謂之無違者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胡氏〕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叔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故自以庶長為孟〔新安陳氏〕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欲懿子得聞之也〔周聘侯〕曰不背於理便是一於禮而不苟意但理字說較寬榮其親亦是理所當然從親之令亦是理所當然若不循分越禮則反辱其身於是失之

葬禮即理之節文既有節文自截然而不可踰也註中恐其失指指者並言之意所註向者也夫子意之所指在不僭禮恐懿子不覺誤以從親之令爲孝指其旨不同旨乃是言之精微可味處耳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朱子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爲所得爲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 語錄 聖人之言皆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上說得俗人皆做不得生事葬祭須一於禮人人皆當如此然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聖人雖是告他人若就孟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 慶源輔氏 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莆田黃氏 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 陳氏 於終以禮事親則爲徹親之至若何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 新安陳氏 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以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 東陽許氏 三家僭禮如親恆僭而設發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祖祭禮之僭也○生事葬祭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矣故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不背於理存疑謂首節不宜說破樣當爾夫子已是明說了但其說未暢故因遲之問而發之愚按從親之令未嘗悖理即尊親養親亦何嘗於理有背耶說無違但末節一層意雖包涵在內卻未會道破註中所謂恐其失指也事生送死須要以體此意終須含蓄爲妙聘矣乃最當 見龍記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朱子這許多所答是當時問孝人各有那般病故因而救之○其他所答固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妙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 雙峯饒氏 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說一凡字不獨指謹疾已包後說意矣 新安陳氏 人子體此五句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其間謹疾因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前說爲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義則迂 蒙引 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汪武曹曰 陳伯玉云惟者倦倦懇懇之意不作獨字解恐玩註中常以爲憂常字比之獨字較簡陳說固當從也 陳際飛曰 惟其二字父母之心與無病蓋人子體此自當時時警省此便是體無形聽無聲道理 圓闇庚曰 凡字是於謹疾中橫豎推衍說人子致疾之道非一守身之道亦非一父母常以爲憂人子亦常以爲謹無事而不然無時而不然也就謹疾中推說不盡不必另補武伯想未脫少年紈袴氣習不能保愛身體以免父母憂故夫子以此告之○疾字所包甚廣不特飲食寒暑凡一切聲色貨利及遊戲玩好可以致疾者皆是守身已包在內矣唯字見父母之心念念在茲人子所當致謹於義無疾之前也 見說記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延平李氏】此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卽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觀其親。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子游是箇[illegible]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警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仁山金氏】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蒙引】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雙峯之言曲說也。【汪武曹曰】至於二字。其上所該固多。然須一切撇去。直就犬馬皆有養發論。方見警切。【李[illegible]雲曰】非擬父母於犬馬。乃我之養父母無異於養犬馬也。故曰甚言不敬之罪。

子游是能養而不能敬者。下四句。甚言不敬之罪以戒之。說到養父母不別於養犬馬。警切之極矣。○誑解至於犬馬二句。妄謂聖人恐不應作是言。極是。然謂此是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則解得亦不甚明。妥當更詳之。 見[illegible]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曾音層。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此事親之常事。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朱子】告懿子無違意闊。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雖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守本子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曰。此說亦好。○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覺軒蔡氏】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色非可以強爲也。非眞有深愛存於心。惟恐一毫拂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貌見於顔面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敬與愛。皆事親所不能無。父母至親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然發之各有節。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救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一則不辱其親。二則不[illegible]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illegible]】

程氏曰不得之詞反詞也新安陳氏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色非可以爲僞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因章記者以類次之一欲不違理以事親二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欲其敬親四欲其愛親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論語中教人不同及問答異者皆如此四皆謂孝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從深出之所爲已多色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和能深必由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所以爲難○色字隨時隨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也有難老萊之嬉笑也有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者難處原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汪宇泰曰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爲難蓋念念在親無時放下眞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著而通滿而發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夫儼恪且不可足以思其難矣汪武曹曰註中深愛和氣二語乃是所以難處須從此抉發乃得難字神理瀟除飛曰服勞酒食中亦有色曾字內有不外此不能此兩意李衛欽曰色難不是全難了服勞奉

養說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無非深愛之所流注也但深愛和氣包得廣故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色字似包愛敬在內前輩亦有兼說者但玩註中孝子之有深愛四語及子夏直義而少溫潤之色云云似指愛一邊意爲多服勞奉養時亦有色亦未嘗不難若撥卻色而但以能盡此二事爲孝抑末矣　見龍記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朱子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人所不知而回自知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皆是燕中潛達爲之講同○亦見以發是從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子言矣○問不違是耳順相似否曰耶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向亦是私○問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事否曰固是雖未畫見於行事其理亦嘗有發見處然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與人做一器用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卽做得來與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意不相背○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退而省察顏子所爲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也○顏子亦足以發或云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之謂也胡氏只是見得此理明甚坦然平步進去更無阻礙耳南軒張氏足發是請事斯語之驗默識心融比耳順地位雖未及已到是一般趣味矣慶源輔氏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渾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喩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爲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如行自己家中隨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第曉然在吾心目間也雙峯饒氏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措置之意但其不愚所以深喜之也仁山金氏深潛純粹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未且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粹淵懿近聖人氣

泉深滑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雲峯胡氏】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子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能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蓋眞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愼獨之學者也【新安陳氏】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存疑】味聖人此語是抑揚其詞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愚而終知其不愚也【湖南講】顏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底既是有理聽底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夫子則隨外邊一切所感如淸浸之歡浹實之誠入所易悟而夫子觸著便能有省此耳順與不違之別【饒氏】發字來脈止跟如愚來有活潑潑地引伸觸類意亦足字到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辨人說【四書講】此章要旨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文拋荒此四字但尋取如愚不愚處神豈不可笑【困勉錄】存疑云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酧酢便是私也蓋燕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下文日用動靜語默說不去語錄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譬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這亦不是正謂解不得發字也愚謂看註本自

明白蓋不在夫子面前便是燕居獨處便是私原兼動靜不是專說閒門靜坐不與他人酧酢時也存疑與註未嘗相悖但未會註意自以爲靑註耳至朱子云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者乃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是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裏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看出他心裏來此時夫子意中原覺得他心裏口中卻不說他心裏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蒙引】【宋仲曰】曰如愚曰亦足曰不愚再抑再揚若有不能盡其形容者故是節過體玄活而退省二句[illegible]之神【李安溪曰】妙我起予此足以發者不違則不足以發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亦字有根一跌便明發發明吾道也【陳介眉曰】言亦期於能發耳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違而發是亦一回也善學爲可也○足發本領固在不違然語氣上虛下實若於不違處先說破空靈洞達不惟如愚說不去而於退省足發神情俱不合矣【汪武曹曰】上下截似不必以知行分貼蓋上截默識心融謂之知固可若下截足發踐行卻多跟知說來朱子所謂是他眞箇見得

眞箇便去做是也○題本重在亦足以發句不違如愚乃亦字來脈不愚句雖與上文如愚相應亦是了結足發意【司嚮侯曰】能默識纔於所言不盡能心融纔於所言不拘能觸處洞然纔於所言不滯能自有條理纔於所言不亂所以坦然由之而無疑【潘星壘曰】非助節似直知發卽不違之景象不惜節似直行遲卽足發之時候皆欲予截贊嘆此合兩節說顏子全身俱現故稼書先生謂此是聞一知十眞面目而無所不悅語之不惰皆在其中矣亦足以發句實重回若眞是愚人則夫子亦必不終日與言矣如愚不愚乃是抑揚其詞以深贊之須要說得活相不可枯滯○違者尚難必其足發則不違如愚查更不能預料其足發矣而竟亦足以發亦字如此看方得說統所謂亦足二字緊對如愚說者是也　見籠記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朱子】大綱且看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蒙引】

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全體看亦得【困勉錄】既欲知人謂若但求之綴緝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擇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觀其所以是落手第一層柄易附所謂載采采是也【翰求仲曰】人之品自內而出觀人之法自外而入【汪武曹曰】觀人之法正須從所以看起從此得其大概方可更細看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朱子】爲善底又觀意所從來本意以爲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是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遂伐楚所爲雖是所由未是也【困勉錄】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爲只是就事上仔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困勉錄】所以雖善卻不能無所爲而爲正誼明道之事卻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

能辨或除受其蔽給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已爲人之辨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程子曰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意所從來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爲○閒察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辨事必在已者能如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已果是樂否○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有爲已而讀有爲名而讀有爲利而讀且觀其所從如何爲已而讀爲否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察其所樂○這爲常人說聖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恁地詳細若不殘做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有自善而入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如此看方見好底定是好人不好底定是不好人○初間纔有善惡便曉然到所由有不善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所安有不善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本心愛如此雖所由間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端做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若依舊餘做了心方安講錄問集註只解向不好這去恐做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只平心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表厚便思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漸自已部沒理會了若能待人嚴到得自身也會嚴○問容常有一條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卻不是要做不若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但這般人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勉齋黃氏所以兼君子小人觀之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說之矣所觀者君子也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所由之善而知其安不安也勿軒熊氏由言意之所來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心是全體厚齋馮氏觀詳於視察詳於觀困勉錄此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執不善中看出善此是細看看法將子章是直捷看法附子選目後

以有意持之終以無意漏之我雖不以有心伺之常以無心照之汪武曹曰經文云察其所安而不曰察其不安蓋言察其心之所安果在是與否耳註中心之所樂不在於是極分明周聘侯曰心之所樂在是則今日所爲之善便是其所安心之所樂不在是則今日所爲之善便非其所安安則能久不安自不能久也察亦不是就此一事上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而不能讓簞食豆羹便可因簞豆見色而知讓國之非其所安耳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洪氏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自考新安陳氏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事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纂引東披云知人之明不可學非也伊川日知道自知言知言自知人知人難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四書講義一事而以由安皆著於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觀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不是聖人自誘其神聰也知人則哲推帝其難敷奏明試三年考績畢竟人如何要由局到未嘗不群慎也但誠至明生只作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困勉錄此非自診神聖也言人雖善匿至此卻無稱避翁之搭舊殺而人不可其以將中長飯然只是先覺不是逆億只是拔理不是搖術汪武曹曰觀觀察一時俱到者亦或有此理不得盡指爲謬然終須以逐漸看去之說爲主周聘侯曰時說謂說所以豫否惡下二句但說善發說愚謂三句各蒙善不善在內觀所以於考其行之善不善觀所由是考其意所從來之善不善察所安是考其平日存主習熟之在善不在善也雖第二句跟所以之善者說第三句跟所由之善者說本句卻有兩路一所字分明若說所由所安已都是善又何用觀且察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況明明賢否在前聖人說人豈有觀程察不能一時俱到之理呂氏指此說爲諺非也但其章是夫

子示人以觀人之法。通大貫以下。言之則每句逐漸看去自是正解。所由所安諸說總指善一邊看聽矣則關方兼善惡說。惟有理然細思之觀之者亦觀其所爲之善果出於至公而無一毫私意否。察之者亦察其所出於自然而無一毫勉強否則是皆於善之中而求其未盡善。終指善一邊忘底多。并若所以之說以善惡對說也。○此章三句自以至說爲正。然有以所以作主出合下二句者。亦有以所安作主串入上二句者。俱皆可通。　見龍記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朱子]記問之學。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長活不死。敎中庸是溫故重。此律是知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故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鬧。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又要知新。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幾箇人來同就此一理上。與一人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記問之學。記得一事。便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六經所載。只一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不時加尋繹。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求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將何以授衆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饒]雙峯只爲世上有不溫故

知新而便欲爲人師。故發此句。抑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爲師。言如此方可以爲師。以警人不如此而遽欲爲師者。[公遷朱氏]此爲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所謂故是得於人者。中庸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四書纂義]某人則言溫故而知新。[illegible]原只在故中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中庸溫故知新作兩截看。此只是一截。看新從故生。必教生面。故爲貴得[illegible]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學安溪]曰。不溫故則所藝者溥而不能務於有本。不知新則所見者滯而不足應乎無窮。[illegible]曰。朱子謂此是知新兼而又有不溫故而求知新亦不可得而求之說。則溫故亦未嘗不重。蓋溫故固不可不知新。而又不可離卻溫故以求知新。兩邊著重。方完備也。○翼註謂此章不重爲師。玩註中所引學記及語錄所謂只爲也。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爲師故發此一句。則朱公遷此爲爲人師者言之之敎與誤創更得旨也。○索義理之所以綜句。乃是扶出溫故所以能知新之意蘊。宜玩味。[何北山]曰。此全爲以記問之學爲人師者下針砭。謂師字不重者謬。

溫故以求新者。浮泛而鮮當於親切之旨也。守故而無得於新者。篤習而不能夫秘密之蘊也。均之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故二意嘗不可略。然後意較重。○溫故知新不止可以爲人師也。然既於中引禮記二語。則朱氏謂此章乃爲爲師者言之語。亦自有見。夫子當時或亦有爲而發耳。　見龍記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程子]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朱子]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通。如夷齊惠和。只做得一件事。○君子道上下兩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女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下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爲虛[雙湖]人心至

蓋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拘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南軒張氏〕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也〔勉齋黃氏〕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峯胡氏〕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藉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拘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四書通證〕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闕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教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王元粲曰〕註體無不具屬君子內用無不周屬不器內

君子未嘗不以器見工虞水火唐虞時亦各任一官孔子亦嘗爲委吏乘田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也要其本體則無不具言器者通於彼不能通於此也不器者大小精粗常變經權隨其所遇而泛應曲當也此君子當在顏曾之閒閔冉以上子貢得聞性與天道之後或能庶幾聖門他賢亦難到此地位　見龍註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朱子〕問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只要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說敏事慎言敏行訥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道理可以說出來但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合下便行將去及行去後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卻不是揣摸臆度還須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爲子貢多言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南軒張氏〕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慶源輔氏〕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此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峯饒氏〕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沒說〕辨難易之等而勇爲其難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辨說〕此章固重在行然實爲子貢多言而發宜從言字轉出行字來方是不得將言字說壞蓋君子之所不可廢者言也而但以行先之耳〔四書講義〕其言乃所知所得當言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字是平聲非去聲若作去聲便與言作對待字必作平聲方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着落〇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若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論豈能著痛癢耶〇意固重行而歸責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從言字轉出先行來其意兼精淺人便只做得箇先行後言而已〔李毅庚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本是一句不可讀斷了一從字便可會從隨也如跟在後一般斷然聽驟向前不得若讀論當先而以躬行繼之纔然身子上做得來卻不免已落後也至論言而行不違者更不消說〔饒雙峯曰〕須從其言者意方是貼節氣與別章論言行不同〔沈滄洲曰〕此就言上論君子非專論行是說君子先行其言非說言行相顧凡重行及言行對舉者〔蔡虛齋曰〕其言指君子心中所欲言之理欲言之事

曰其言則是早有踐然欲言者在且有確然可言者在也曰而後從之則亦非終默而不言也但行必在言先耳先後二字最宜著眼言行不可平提須單箇言字說入乃得題旨者說作恥言過行顧言顧行話頭便浮泛不切矣　見蒙記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

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朱子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齊其親疎厚薄無不愛比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的他卻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大抵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要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只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故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令彼取此語錄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如一鄉中有惡人我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卻得一鄉都愛至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傷害之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南軒張氏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之無不得其分盡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而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雙峯饒氏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此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爲小人儒以其業術正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然不好底爲小人與君子每每相反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雲峯胡氏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通書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閒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二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公選朱氏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難悅不仁者有以夫上達懷德

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維城氏周與比不在交之廣狹而在情之公私情公即一人相信亦周情私即到處傾蓋亦比蒙引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到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入於此君子之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終不失其爲愛衆也況去一惡人而衆愛其利是乃所以爲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雖華雖無不然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遠千百都愛終是比說約周比從拔物上見和同則從其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最精極闖闖義和平之周易見則直之周難見

此言君子小人用情公私之不同周與比本極相反而又極相似詭中所謂毫釐之差也○君子非必徧愛也而大公至正即有不愛之人要不害其爲周小人亦非只愛一二人也而伐異黨同即眼前多爲其所愛之人亦仍不免於比洗發君子之周正當從而不比三字中推看出來洗發小人之比正當從而不周三字中推看出來○徐思曠文云周主於各足名足者不以我足也不求無遺故常遍無可甚合故常平比乎於無閒無閒者必有閒也交急固則愈亂愈懸愈親則愈狹寫周比二字最細切見龍記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不思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眛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如講明義理學也幾效其所爲便有行意○思與學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思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

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其所學者亦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其所思者亦虛見耳。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開見之益而言。〔語錄〕問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要識得也是學。未讀得這一部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夫問人如何做。也是學。是依這本子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文集〕答吳伯豐書。學是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慶源輔氏〕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雲峯胡氏〕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以思爲求諸心。若學而時習章。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思字屬知。學字屬行。〔新安陳氏〕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拘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纂引〕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是學。未能行而學夫行者。亦是學。畢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文何如。亦有專就知言者。如博學於文之類。亦有專就行言者。如不學禮語意近之。○學矣而又思其所得之理。則所學者透徹。思矣而又學其所思之事。則所思者著實。〔困勉錄〕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雲峯專以學屬行。殊偏。蒙引存疑雖未明言其失。然皆不主此。〔周聘侯〕曰註以昏而無得解罔字。以危而不安解殆字。或問復暢其旨云。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兼內外始終言。蓋人之心。用則明。不用則昏。終日爲學而不返諸心。一切道理蒙混過去。此心漸憒。其昏可知。心既昏矣。所習之事。依著舊本子做去。未嘗不自據以爲安。叩其中精微曲折畢竟如何。則茫然不解。所以安其所安。而無自得之見。凡人遇事。必親經閱歷體行過來。自然從容閒適。毫不窘迫。若全未學習。強探力索。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裡。便有許多不熨帖處。事來如何處置得去。豈不是危。事既危矣。雖思慮所及。亦時偶有所見。但捉影捕風。是非得失。必不能決。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所以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也。昏主心。是內。無得主理。是外。危雖主事。其所以危是心。亦是內。不安主理。亦是外。此爲偏於思學者發。思與學廢其一。即不能無弊。所當兼致其功也。○昏而無得。緊切不思講。就心上看。終是貼內裏底意思多。危而不安。緊切不學講。就事上看。終是貼外邊底意思多。饒氏說不必泥。○范氏罔是了於目不了於心。心體全不明亮。殆是意其是。又意其非。把持全不安穩。講得亦爽切。但學兼知行。了於目三字。似專貼知邊耳。○顧東江文云。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能通。故學之道主習。不習則不能悅心。講罔殆處。可謂要言不煩。見蒙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朱子〕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觀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御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不惟不可專治。就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卻得。○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問何以只言佛不及老。曰老便是楊氏。孟氏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常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便都作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西山眞氏〕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

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謂已是闢墨翟身亂倫之闢已是闢楊矣勿齋程氏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於正道是曰異端勿軒熊氏程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卻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爲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炎昶汪氏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釋者故集註有取於程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爲多新安倪氏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新安陳氏孔子之時楊墨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托爲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爲虛無之祖而爲異端不可醫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程子之時名公高材皆爲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皆所以闢異端也通考拔程叔子云今異學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立則彼不必與爭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此數語皆可謂其害尤甚者也汪武曹曰存疑云害只是害自家蒙引謂外則害人心術說開去了綱常由是而廢風俗由是而偷亦說太深了愚謂存疑所謂害自家尙是正解然如蒙引之言推說去道理方爲完備不得謂其說開太深也

溺於邪者必妨於正見擇術不可不愼也異端斷約略理會尙不可必欲窮究其奧中之旨趣則害不可勝言矣攻字要看眼○害當以害一身爲正推說至害天下國家作餘意亦可若後說與註專重害人則非矣見龍記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

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曰子路粗暴見事自說曉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爲人將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知與不知都無界限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誨之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其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恐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肯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發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東陽許氏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蒙引子路強所不知以爲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雖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爲恥此其或也夫子爲他去此一段或未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或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淺淺地說○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二句是朱子補程子意補之然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正爲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己知既能自屬則不蓋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存疑子路以不知爲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以已爲知自聖人看他見共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爲是以聖人爲迂而以身死之此亦坐知不眞耳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朱註強不知以爲知及自欺當如此看蒙引曰遇事或有別他他難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爲恥看來不是以死難一節數

之若不甚緊要事他以不知強作知自欺可也死生是何等事乃因恥已不知強作知來自欺拚一箇身去死決無此理○子路爲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底卻自以爲知如正名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使門人爲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不知而闕是不知爲不知也子路正爲少此故聖人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敎誨之也淺說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句說統二爲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是自家心裏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乎看四書講義聖學說知便指義理說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蓋纔見得知與不知便自責不得天下豈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滿圖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些足也困勉錄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說謂知只論眞假不論多寡終說不去○不知爲不知蒙引云自屬解存疑主自知解二說自當相兼○此毋自欺與大學有別彼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事謂不欺其行也此指強不知以爲知說是致知內事謂不欺其知也夫子欲其做格致工夫故先敎其去自欺之蔽○不知有煩賾不能盡知有深微不能

遠知而況相胥之事靜證之而不可信相親之理深求之而愈難解不知之二句語平意側須重不知爲不知上此夫子示子路以眞知之道也○不知爲不知有兩意蒙引云子路強所不知以爲知遇事或有問他他難說我不知此王不肯自屈解存疑云子路以不知爲知他原不悟自已不知分明自以爲已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子路好勇多是不知處卻自以爲知此王不能自知解二說自宜以後說爲是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求必明知爲不知而強以爲知但不免勇蒙之失往往不知而誤認爲已知耳卽欲二意兼說亦須將前一層作襯筆歸到後一層○無自欺之蔽是是知也正面況由此云云乃朱子補圓題意然亦須找足 見龍記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蒙引 低本文 蓋同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敎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困勉錄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異而其爲干祿而學之心與世俗同然亦將有其心耶未嘗思枉道以求合也至公孫丑陳代之流欲孟子往見諸侯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矣然有子張之心則亦必流而爲公孫丑陳代之所欲爲者此又不可不知子張公孫丑陳代皆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然孔孟猶以爲不可而況乎徒貪祿者哉孔子之轍環天下亦所謂修其言行以俟之者耳非有所干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延平李氏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向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餘則反諸己也切矣朱子此章是敎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干祿而然也若與能著實用功則惟恐言行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要立身不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概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祿固

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以爲偶然多聞見耳。不加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下已必先覺故多悔。然亦要落看言而多尤嘗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可見要抹殺他干字。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斷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儘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己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曰在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眞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人若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其疑殆則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只此便可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尤悔自有得祿之理如耕本求飽豈是求餓然耕卻有水

旱凶荒之歲則有時而餓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凡言在其中者道理皆如此○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發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觀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變於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舉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偷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亦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同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皆後世導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闕疑】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

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說此一章卻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未見得須是大家多說出來方見得果是如何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方見得疑殆分明○此章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饒氏】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爲擇精守約之地耶【吳氏】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雲峯胡氏】學干祿卽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當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爲干字而發也【新安陳氏】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卽博矣亟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爲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偷之約耳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

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尤我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祿在其中餘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詞皆同○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蒙引】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意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爲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尤悔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尤悔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能無尤悔乎【存疑】延平說子張干祿處最好莫把子張說低了【翼註】疑未信殆未安總是未知合理與否【說統】闕字慎字正從多字出多聞多見正學問得力處也解者輒以闕見皆心拚欲一切掃除此與因噎而廢食者何異【四書講義】言寡尤三句正言祿之不必干非告之以善干之道也如謂寡尤寡悔必無不得祿之理其意不過欲歆動顯孫然於理不無滯礙矣【困勉錄】新說謂子張才高意廣不患聞見之不多只患不能闕慎故此處意重闕慎看來務外的人進聞見也不是眞箇多則聞見亦重但要說得對子張病耳○德修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周內只說得前一邊

圖外程子則兼後一段說大全蒙引存疑亦只說得前一邊看來是程子說得完全至謂修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以此爲圈內註病則不然[illegible]大全朱子抹殺干字一段自無此病○朱子謂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看極有見然朱子又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恐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亦有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不知而作章金仁山又謂聞是聞古人言行見是見今人言行麟士取之看來亦不必泥【吳因之曰】疑殆則闕其餘又愼看他精神意氣一味收斂爲實而無分毫馳騁炫鬻正與干祿務外相反【園】特[illegible]曰在中乃可以然之謂非必然之詞也【劉中僕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殺他學問亦須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此夫子以闕修之實示子張若云修德而祿可必便是教以干之之法【金栗九曰】子張學干祿亦只在言行上着力但以言行干爲謀聞動衆之具便是干祿以言行爲飭躬行之事便是祿在其中所差只在毫釐之間一思求名一思寡過念頭起處而誠僞分矣【汪武曹曰】語類或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如何別曰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章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自家欲循此而爲仁便是見蓋聞見當如此活看不可執一而論也○語類云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今刪去尤莫是見尤於人何則是字一各便無着落【汪右衡曰】多聞多見固不可抹殺而闕愼二層亦自應側注方見工夫一步密一步學之博一層擇之精一層守之約一層聞見不多不得多矣而疑殆不闕不得闕矣而其餘不愼亦不得三層意蟬聯說下不必過分輕重總以見尤悔之難寬耳○在其中只論理不論事言自有得祿之理也○上六句是不假干下三句是不必干○三層意固不必過分輕重然闕曰密於多而愼又密於闕乃是步步收入裏來須用串遞講下方合題旨見龍記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倉故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

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朱子】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只要人畏服他聖人卻告以進賢退不肖乃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致堂胡氏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問孰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新安陳氏】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集說】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說到民蒙其利被其害上【汪武曹曰】公問何爲則民服正要民之不服也前輩文有以不服作主者正得題旨【李[illegible]曰】舉直則必錯諸枉未有直內猶雜一枉之理舉枉則必錯衆直亦未有枉內猶雜一直之理此正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陰陽剝復相似故註不徒以諸字爲助語而必解作衆字也【周聘侯曰】能明且斷合乎民心之公民自悅服

權臣當國政柄下移舉錯失宜者衆矣民安得服夫子以此告哀公亦欲其振作有爲也○直而後舉枉而後錯此之謂明則直則必舉枉則必錯此之謂斷 見說約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

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朱子]莊只一件孝慈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個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能勸推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功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此是如此[雙峯]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亦能便使之忠此慈字兼內外而言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蒙引]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遽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慶源輔氏]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計功謀利之私矣[新安陳氏]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

使也[吳氏]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蒙引]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舉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困勉錄]此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意中有道之以政二句意思夫子之答即道之以德二句的規模○善者多不工逢迎每爲上所厭不能者失於遲鈍又爲上所棄況我之意氣與善者不投則善者亦不樂爲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則不能亦苦我教民安得奮興乎○若勢驅術追而欲其敬忠勸即能強其外不能強其內能強其暫不能強其久[徐儆弦]曰要看孝慈實能感民忠處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事君底樣子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矣[汪武曹]曰若只孝而不慈句語類原文作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說得最圓古人大過人處只在善推所爲可見天下盡有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者○張自烈不看語類原文而遽議朱子孝而不慈句爲悖理如何也○按輔氏原文云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計功謀利之心於其先哉說得最精彩集註因書通旨用原文今本乃輯釋改撮而大全遂因之○必合舉教二

者勸字之意方全而字亦出一分鬧說便非[季仲雲]曰慈緊內外則家中也要慈國人也要慈不徒以恩結民而已○時解謂舉教並重朱子曰集註說得未盡正爲平說過去便未盡而字之義蓋舉善而教不能人豈不爲其然亦只是有所畏服而爲善未便是勸須彼此自然樂於爲善纔是勸故知勸在舉字上工夫少而在教字上工夫多也

康子之病在使字夫子以則字換他使字有不能使不必使亦無待於使意上無以感則下無以應不能使也上以是感則下以是應不必使也上方有所感下即有所應亦無待於使也陳氏所謂不使之使也○舉教平說自正然中間着一而字則用側串略重在不能一邊正合題旨○觀朱子二者須一齊有若徒孝而不慈云云則不但舉教宜合說即孝慈亦必須合說忠字意方賅 見龍記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氏]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虎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莊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不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歷世皆然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以前不仕者以平子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故也[許亦史]曰要主新君踐祚正聖賢借辭之日說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朱子]惟孝友於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使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齊家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新安陳氏〕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關註曰子張才高意廣其問十世亦爲學者窮理之事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是而已矣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

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質謨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樸實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卽其始處建以爲正○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卻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所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殺秦興一味簡易無情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語錄〕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閒寒暑雖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諸公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所以百世可知也○善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羊牛馬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自然滅不得○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

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
得大了使損益亦不多新安陳氏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
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
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
伏符等並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風角等皆是○天地
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綱常
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時勢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
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新安倪氏書曰天敘有典天秩
有禮三綱五常卽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吳氏三統者天施地
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
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
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
本在於三正故耳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
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東陽許
氏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
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蒙引三綱以道之大端
言五常以性之德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下之大本也
○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
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
只帶所損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
因所革言可知也只據所損益爲是蓋所因者其可知不待言
其所損益者今亦已皆可知所以雖百世可知也非謂上二可
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
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爲是翼註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
雖知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
無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說統損益不外於所因正從
因處知之也有說反重損益上看大意謂周末文勝繼周者必
損其文而歸於忠質此不可用困勉錄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俱
是禮但三綱五常乃禮之大體文章制度皆爲此而設玩註自
明○所損益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見其必出於因不是
決其必有損益蒙引自明然須細玩方知晉登之謂夫子實知
繼周以後損益之事誤矣卽或有之然此章亦決不重在此也
○不但是因往知來處夏殷之前亦知三綱五常是百世不易
內則處夏殷之後愈知其不易矣故曰不但是因往知來胡氏
之說當活看興宗溪曰將自其變者觀之則其道若循環將自
其不變者觀之則其道若符節沈論桯曰首尾兩可知指將來

言中間兩可知卻指已往言○後世損益不過損重者爲後世
裁減之端積纍者爲後世增修之漸耳汪武曹曰存疑謂四可
知也皆一樣中二可知通管所因所革說蓋總字下各加一及
字益字下各加一皆字則語意了然矣愚謂此似不如蒙引爲
得註意今存疑方氏本已削去此條困勉錄曰玩註中不過二
字見雖有所損益究亦不多無大更改語勢仍歸縮因字上胡
許云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蓋制度文爲正所以
扶持此三綱五常者必斟酌盡善而後大經大法以正四書通
曰此章須要見得所損益不在所因之外三綱五常之內自有
許多文章制度所因如衡之錙銖不可易所損益如權之隨
時輕重不過欲適夫衡之平而已
權固不在衡之外也說最分曉
子張之問問將來也而夫子先以其已往者言之所因者千
古不變卽所損益者夏商周三代亦不過小有斟酌微有變
通而大段原無改易則繼周者從可想矣末三句方是正答
子張之問○因字最重所損益亦只在因內略爲之增減其
制度耳正所以善其因節不能離乎因也○末句可知固兼
所因所革說上兩可知文氣似只頂所損益要之所損益亦
卽在因內脫卻因字單說損益便失之矣須從損益說
下而仍繳到因字斯語氣與題旨兩得之矣 見龍記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如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
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
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
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
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
無後者則如之何曰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
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
神季氏祭之尙以爲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卻可祭之
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
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間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今人
以中堂名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中霤亦土地神之類五
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指

鬼神氣之不易也明欲諭之以青龍耳鄭氏則謂條麗非有五
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
有井儀禮白曰青臺庭於有位既以諂鬼者
而諂人求福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朱子）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
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饒氏）非鬼而祭見義不爲兩
事非其類而并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
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者求
福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知義
而不爲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而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僅日夫子對樊遲亦以
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當專用力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
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
相因云（輔氏）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
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
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者不當祭而祭求福而
已當爲而不爲其禍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無
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爲所當爲矣會解上節是戒下
節是勉（雙峯饒氏）曰知而不爲是本竟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是推深一層意（李）衡云曰諂字說在非鬼而祭內無勇說在見
義不爲內這兩字是自家思量要知此道不字是自家禁
止不知此每上一句指其事下一句推其所以然之故
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祭之者以其鬼也非其
鬼矣而無端拜禱是何所職不知而不爲吾無責焉耳既見
義矣而仍然推卸其怯懦可知諂字無勇字須實從上兩句
細細摘盡出來○須着眼見字說成不肯爲義便非見義
記

庚子五月二日讀一通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
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
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
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
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註）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人如佾數服虔云每佾八人（朱子）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親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是已絶大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八佾有謂上下通以八人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問小人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

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殊哉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爲國者當明禮分於平時及其僭竊勢得而後從而禁之晩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所以章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仁山金氏〕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厚齋馮氏〕大夫不得祀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祀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未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四〕〔問〕請義三家僭竊與弄操不同一味妄自尊大帶一分驕盈氣味世家氣習○不說僭竊只說奚取合三家索然無可回答意蛇叅巖〔用鈎錄〕奚取二字是斧剌語若將大夫陪臣遣蔽束不以護詞○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東〔陽許日〕開首直書三家者下接以雍徹早已不相干涉了此記者敘事之妙也

三家之堂緊對辟公天子說奚取二字分極使三家自思眞覺無謂見龍記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與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如人身體麻木便都不醒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的人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㴱游于說固好但不見得仁仁者和本心之全德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天理便與禮樂交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交合不著曰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爲心德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仁則見得禮樂本意皆從天理中發出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有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語錄〕人而不仁如禮何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係是他不仁了○問註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的物事心中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模樣樂是和樂的物事心中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有差失從饒做得不差也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太寬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問呂氏云禮樂之實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概是如此○此仁字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語類〕問李氏之

說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不和說于在內者言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於在外之禮樂亦不爲我用〔勉齋黃氏〕仁者心之德心之全爲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不仁則心焉其從雖謂之心亡亦可也○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就仁說蓋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故以李說終之〔新安陳氏〕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本孟子之意○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陳氏〕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樂後無序則必不和〔雙峯饒氏〕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義意而仁字欠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說鐘鼓玉帛是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樂註用意精深須仔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蓋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所行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

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季氏專指禮樂之用[饒氏]人心一失節手足官骸皆爲虛器何況儀文度數之繁至理盡亡即呼吸動靜固弗乖違何況綴兆聲音之末[蒙引]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心中禮樂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專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間皆是○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誤但於仁字似跡故又爲後[翼註]人心不仁則自其心之中正者流出便爲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爲樂禮樂雖在外卻是一段直心發現若人心既亡雖用禮樂卻只襲取於外非從中流出其奈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爲之終不是真的[圓授][一日]禮由心之序樂由心之和註心字最重[李岱雲曰]以序和對仁字說則仁是裏面根子序和是見於外者只玉帛鐘鼓對序和說則序和是禮樂之本玉帛鐘鼓是禮樂之末人而不仁是直指他本心如禮樂何是只說他器數程子無序不和是申問過接處[浦星圓曰]此概不仁之不能用禮樂是因源而知其流也禮云寧欲人知禮樂之本是從流而遡其源也

仁人心也心既亡則心之理亦失如何得有序無序則雖有玉帛之交錯而不可以言禮矣又如何得能和不和則雖有鐘鼓之鏗鏘而不可以言樂矣○禮樂是有象之仁仁卻無聲之禮無聲之樂也禮樂在外仁在內內外卻緊相關挨

見龍記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大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存疑]林放此問勝棘子成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意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林放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illegible]以本始之本言對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言則非[illegible]

易非本卽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卽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蓋一則以體用對言而體爲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爲本也

勉齋雲峰之說自明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朱子]問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得其本則質文華實者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峯胡氏]須看在其中三字得體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illegible]曰禮之本安在此心之誠懇是也夫子非不欲一日說出所以將奢儉相形使人披枝見根[汪武曹曰]語類原文云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今此條所刪殊不如原文明暢原文兩問語極分明得清楚爲不可不全錄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之說自不可易 見蔵記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朱子〕問程子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輔氏〕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歎之之辭有斷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也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何斷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痛之也晉世之下論其害想其必猶見其季寡乎不可犯也 〔南軒張氏〕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所由出也今爲若此其變甚矣 〔厚齋馮氏〕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新安陳氏〕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反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雲峯胡氏〕曰君若盡道臣子焉敢僭竊可知無君是君先自無了 只論有君無君不問夷狄諸夏此二句爲一部春秋發凡起例 見蔵記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 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祀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朱子〕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曰是 〔南軒張氏〕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循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爲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救正之 〔陳氏〕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致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必不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 〔雲峯胡氏〕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知子爲是言豈林放講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新安陳氏〕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蒙引 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益成事不說謂救無及矣 〔存疑〕泰山既如林放謂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爲無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譬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也亦可以厚愧矣一言而季氏君臣俱受其藥所以爲聖人之言 〔[illegible]勉齋〕嗚呼二句是冉有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 〔閻忠甫〕曰季氏舞八佾歌雍詩其不畏君甚矣而欲旅泰山其心猶知畏鬼神也故夫子即以鬼神之靈與不欲非禮不享淫祀惕之 〔京山〕上不能救理喻之勢禁之隱諷之延評之去就爭之死生決之數義 〔雙峯饒氏〕曰女弗能救與責其不救正是其能救也不能之對冉子自與聖心相反然後發泰山以警之則其心事與新可知矣○寡字作與前篇便妙方知聖人嗚呼一歎心亦多少

季氏僭竊非止一端冉求面告之者子固明知求之弗能救也亦是使之聞之之意耳末將泰山與林放相較爲冉有正所以警季氏也 見龍記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胡氏]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弛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慶源輔氏]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眞無所爭矣[潛室陳氏]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小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畧無一毫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東陽許氏]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階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

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後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降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說統]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畢竟無爭[四書講義]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犯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無爭句要講得極純粹其爭句要講得極自然方能活畫出一箇君子性情面目老但寫做長樂老和光同塵與物無競則鄙吝之私積於中機權之用兼其內與君子皆無交涉也○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婉轉盡意之妙[困勉錄]君子平日讀書養氣遇着事來順理而行自然無爭即有不得不分辨不得不校正像箇爭了然嫌疑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現出箇君子來朱子所謂爭來也君子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世有一等隱默自守將是非可否一概不爭此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惟知闒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不爭此鄉愿之流非君子也此君子在朝廷則爲唐虞之都俞吁咈在鄉黨則爲洙泗之誾誾侃侃眞雍持世道之人[陳西陵曰]須知三代以前射禮原是君子學問中事揖讓而升二句實看出君子愼發氣象[汪武曹曰]註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就恭遜發論自與和光同塵者有別意了凡指恭遜不與人爭爲淺而謂人所以不能無爭只爲我心未忘渾然無我誰爲爭主本文所字指我字而言君子常見萬物一體此身雖隔皮膜此心原無間隔謙得讓失謙勝讓負爭從何生此老莊之見非君子之學本文所字只是助語辭萬無深看也○許氏原文皆如上儀畢亦有司射命設豐云云一段纂書者以其與雲峰說相複故刪去然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語氣如何可住如何可接凡飲酒云云是書之妄行刪改而不顧文義類如此通義既全載許氏此條便不載雲峰之說甚有斟酌又按許氏原文云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是書改主字爲客字又刪去勸酬二字皆不妥○許敬菴云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故曰射有似乎君子困勉錄謂此意亦有但只說得不勝者一邊愚謂困勉錄之說是也若雲峰兼勝者與不勝者說便完備矣[李岱雲曰]人總是忽畧一所字不會體貼不知自日用事物之間及朝廟得失之大以君子處之總無所爭也註於其爭也

君子云非若小人之爭矣豈不是無可爭之所【周聘侯】曰上句所字正呼起射字來射乃爭之所也必爭之所而其爭如此雍容揖遜益見其無所爭

此以君子之無爭風天下也必也三句非是於無爭內指出君子之偶有爭正是於有爭內仍見君子之必無爭也○所字武曹謂只作助語看自是正解聘侯胥雲則謂射正是爭之所而君子仍行之以揖讓可見其無所爭所字不可畧過說雖稍鑿然以之聯合上下猶覺一氣似亦可備一說若了凡以所字當我字謂渾然無我誰爲爭主則支離荒謬不可從矣○其爭句緊頂上三句來其字即指射而言但抱轉首句處須畧推開說耳雖未可十分枯澁亦不得竟用泛說且泛說則弁髦首句矣　見龍記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删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朱子】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删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删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雙峯饒氏】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句比也【新安陳氏】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存疑】子夏素以爲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就把素做絢【困勉錄】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推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禮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困勉錄】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樸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樸之質此章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然前章質字可兼本質而此章質字不可兼質樸之質【汪武曹】曰此章首備有兩說一說子

夏之意重在素謂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即質素便可當絢了何消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並重一說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爲即素是絢似抹殺了絢一邊看來後說得註意當從困勉錄謂兩說當兼用後謂子夏只是疑詩人抹殺絢一邊其後之所見乃定論也【周聘侯】曰又加二字便是下節後字此意不可入子夏口中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存疑】此直解素以爲絢句後字正破他爲字蓋從曰五采施而成畫非但以素地爲美也五采設而成文非但以樸實爲質也【困勉錄】曰夫子以後字解他爲字詩意了然未嘗於詩辭外增添些子禮後一悟自出子之意外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　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　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朱子】曰起予言繪事後素之時未必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孔子所以起發夫子之意○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發蓋

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出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南軒張氏）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新安倪氏）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有得也○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新安陳氏）楊氏引禮器甘受和云云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當後乎白受采可經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禮後乎註云禮後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四書輯釋）此禮字只指儀文美處而言故曰後若要將禮字說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新安陳氏）曰自要門以從禮爲教學者亦直截就此下手觀夫子於游夏之徒屬與言禮意處可見（汪武曹曰）此章■字諸禮之儀文而言方與繪及繪事關合說謂禮該文質運體便後世人講禮後只發得文後此說謬也○按可與言詩有所說有謂此與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凡論之言繼此例運須深探其自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索物便悟到禮後上深得詩人正人心維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與其可言詩正與其可論禮

有謂即小叩大即此而得彼即偏而得全皆是可與處此與子貢亦不必分別呂氏亦自有所說一謂不可單靠善悟而要看禮後句子夏論後句見理甚高故夫子許之不然謂詩便牽合舉問如孔門話頭出似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徹許之哉一謂推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怨然有會故夫子許其雋學能通悟枯煞禮字入詩使足笨伯愚謂此章固當以觸類意作正解然說觸類處正須就禮後句見地之高發論方不落空○按蒸湖謂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不得謂仁爲先禮爲後愚謂三千三百之皆以仁爲能與夫人必仁禮後能爲禮即此便可見仁之爲先禮之爲後若克己後禮之禮則與此章禮字專指儀文者不同未可共以立論蓋楊氏之說明稱此章之案而由悠然稱其所論發揮是深一層未解其故（周聘侯曰）天子方論繪事子夏忽然悟到禮上將先王制禮之原與後人用禮之道聖人維禮之心一齊道出關係何等重大故夫子深許之○夫子深服子夏不但足取其能恰分明取其能得禮之本歸以忠信爲質有是質然後存是文只爾常將人爭逐末事之繁文而忠信敬恭之心亡矣夫子屢以爲歎如論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之類只看林放問一

問及便大其問則聖人之於禮心事可知矣禮後道理無日不在夫子胸中只論詩時未曾想及子夏忽於繪不相蒙中突然悟出屑發聖人重本心事故深嘆其起予而以可與言詩美之分明胸中原有道理在此特有以起之耳

因詩而悟禮因素之後而悟禮之後絕不相蒙忽然有得非繪類旁通而何然既從詩悟禮則詩與禮自有膠枯處既因素之後悟禮之後則兩後字自有關道處亦不得竟以虛機了事也武曾謂以觸類意作正解而仍說禮後句內寓出其見地之高則兩意都到其說甚精聘侯亦畧同此解○若題自素以爲絢出起予禮後句止或繪事句起至禮後句止則竟須詩禮對勘兩後字互說而觸類意全不重矣此所謂相題行文也　見講記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諡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啟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朱子）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藉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日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孔子廉訪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既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多有可以處之（武曾）夫子自謂吾能言之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胡氏有言先儒言孔子審定禮樂今以此章之語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得而書而不果成也

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奚其說之或然也[語錄]問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否曰是也只是說三綱五常[胡氏]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缺耳[新安陳氏]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據哉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峯饒氏]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猶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文獻皆不足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眞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徵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徵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書可兼也已[雲峰胡氏]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因以爲杞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畧有存焉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畧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道傳詹氏]東樓封杞微子封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賤之又可見賢之不足徵[蒙引]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爲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也[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問夫子若得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制作觀答顏淵問爲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困勉錄]文有禹謨湯誥小正坤乾獻則倚相能讀八索九丘郯子能陳鳥火雲龍何爲不足不知夫子看來非特典籍散失賢哲消亡爲不足師幸而存者非有其綱而無其目即知其一而遺其十也便是不足也[王宗濂曰]杞淪於夷宋流於亂各失其舊篇斷簡僅有存者然有綱而失其目既無全文之可觀故家遺俗亦有存焉然知其末而失其本又無成說之可信[田武曹曰]其章只是說三代之禮已異議錄傳或謂夫子不是空空言分羽欲嘗事者皆植三代子孫收文籍獻以待後人或謂子得負

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恐皆無此意夫文獻既已無徵矣當此時而乃欲培植收錄之不亦晚乎且周室衰微所謂當事者指何人也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周家監古之精意聖人久矣熟悉之矣又何待徵禮於二代以考之耶饒雙峯說孔子所以能言之故謂周監二代聖人以周推二代而知之其論勝此遠矣或又謂聖人欲以二代之禮挽文勝之弊夫使聖人果欲挽文勝之弊何不直取周禮示之而與之從先進而乃致惜於二代之無徵耶其說可謂迂矣○濟寧陳氏一條極精蒙引亦主其說語類謂這所謂禮也只是說三綱五常恐記錄有誤○楊慈湖謂杞宋文獻既皆無徵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禮又何所據而能言禮也者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以此友弟以此恭夫婦以此和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惟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獻可證因庸衆必疑不信此亦以三綱五常說禮字也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倫乃天下達道古今共由聖人何至絕人以不能知而獨自許爲能言可見陳氏之以制度文爲立論之的當而語類所云之必出於記錄之誤也[學[illegible]曰]前答子張所問是因與損益對說故禮自指三綱五常所損益自指制度文爲此章是說夏殷之禮則制度文爲只在三綱五常上見雖了三綱五常是制度文爲卻是做底甚麼[周服侯曰]夫子損益六代進退百王得位行道固不專於從周即窮而纂修亦不容使夏殷之禮放失不存二王之精意不傳於後特以無徵不信故不敢筆之於書此志不果二代之不孝亦天下後世之不孝也夫子此章只是爲禮惋惜或云責備本朝與剩議杞宋皆非也○春秋時去古未遠夏商典禮漸亦散亡杞宋雖不足徵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七十二國中未必無存什一於千百者孔子周流四方收拾散亡二代之禮博採而譏議之故能言其大綱與其節目特言必須逐證必須杞宋若二國文獻不足雖他國有可取以爲證者而非其世守人必疑而不信況列國所有皆缺而不全又無稽然可證之全書夫子只是零碎收拾乃知其說如何使人信得

此是惜二代之禮之無徵不能述之以傳於後故有此歎○雖自是制度文爲陳氏說是也然總在三綱五常上設施出來朱子所云亦非據去制度文爲也蓋只在三綱五常上見耳武曹皆云二說原不相背正可並存○前朝典故家乘野

史亦闕有畱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固是說文武然夏殷之禮豈必無一二記錄者乎曰不足徵非竟至一無所徵也則欲當事者培植二代子孫收文錄獻以待後人意爵非正解猶可備一說○又有謂欲周以二代爲鑒而早爲文獻計恐無此意 見龍記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不王不禘之法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

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爲又失禮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鬱鬯者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illegible]禮不王不禘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

禘明矣春秋書魯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慶源輔氏曰禘之祭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僭祭之非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固惡當濟懈息之失雖小然卻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前章此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新安陳氏魯在春秋時爲諸侯望國周之典禮猶在焉○東陽許氏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配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宗中東面之位而獨祭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祖於東面以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蓋鑿空説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之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用會爲明堂位之說與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蒙引旣灌而往浸以懈怠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豈非以僭禘之中又失禮故耶汪武曹曰[illegible]

若專主譏魯僭禘說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愚謂集註失禮之中又失禮句已明言其故矣蒙引之說最精○[illegible]而[illegible]事爲政矯以臨發論言外實含魯祭非禮本不欲觀意

此章重又失禮邊行禘之非禮藏在夫子意中口中卻說不出吾不欲觀四字含蘊無限 見龍記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

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延平李氏〕旣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尙明得何況其他此尙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道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流有止處所以天子止七廟聖人心猶不篤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無廟只附於始祖之廟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抑致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義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萬事自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敬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illegible]〕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祈者無廟無主便見得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禘字義〔西山眞氏〕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乎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意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理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宮遠事而說其聲容必也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illegible][illegible]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苟能知[illegible]

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於格矣則推而感之其他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黃氏〕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眞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蓋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雲峯胡氏〕於禘而洞會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嘗日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日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公遷朱氏〕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褻音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爲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道計也〔蒙引〕夫子告或人以不知禘之說者其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諱之也一則以魯固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知禘之說難以知者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禘禮者非仁孝敬誠之

至曉不得此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存疑〕知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眞知得便行得這知不足尋常〔翼註〕知其說二何若但云通禮者必能推明格神者必能感人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之說祭於治處蓋七廟祖廟猶日吾所遂事天地百神猶日吾所云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達之又遠矣一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脈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乎當民物皆我一體者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日如示諸斯也○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四書講義〕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備已辨其誣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屛來雖解在斷以魯之後人借祀而始託之成王允大子所雜言以此者明宮僭之參大與春秋之義倒皆合矣若辨駁祀祭考禘極精核是爲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未衍不知則所云知說示斯者又何謂只在禘與天下變嗣原頭說來闕遠到合題處仍是不知方得委曲神脈不王不隸之決又魯所當諱是此節緊要闕目但不宜於夫子口中墮出〔汪武曹〕曰集註先言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但只[illegible]

誠無不格一邊說。後卻以理無不明爲學問。類疑其說。今觀蒙存所云。皆將誠無不格意融會在知其說中。乃知理明誠格本自一串語。蒙云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脩之說。對誠無不格。亦是以知其說爲理明。脩以誠格意串入其中也。不知有兩意。脩義深遠。非或人所能知。是一層不王不諦。魯之所當諱。又先一層當諱意。入夫子口中。須渾融不露。○知其說。自貼理無不明說。然註中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及此。句似又專說誠無不格。後面得仍以理明誠格平說。須誠無不格。意藏入理無不明中。融貫。人講說成一片方妙。見蒙記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程子】祭。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者。省文耳。【朱子】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聚於此。氣已散而無矣。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旣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祀之。此氣旣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昭而不可揜。此其較然可覩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上蔡言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的。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不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一氣流通。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此理必有是氣。同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如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旣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卽有誠意已都錯了。【新安陳氏】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爲祭先祖也。【蒙引】貫義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當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何叔京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此句照註卽作夫子實事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

氣誠意使彼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要見得洋洋如在。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慶源輔氏曰。禮爲虛。非言也。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爲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雙峯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並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之實心言。非但指誠之實理。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矣。吳氏曰。吾之與祭。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可得而攝之。○胡氏曰。使人代攝。不必謂人未必誠敬。縱使他人誠敬。亦只是他人誠敬。與我無涉。我這裏終是欠缺。故橫渠張先生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

此記孔子祭祀之誠。如在二字。從將聖人一點誠心。盡出

下節即引夫子之言以證之。而如在之誠愈見　見蒙引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只與比君。以竈比權臣。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朱子曰。竈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迎爲之。曰今無可考。但蔡祭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則公祭泰山。名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

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位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變。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陳暘許氏。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徐自明曰。奧乃接神之處。位君之極虛位猶此。汪武曹曰。月令以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爲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之七祀。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禮書云。周官賤天子只五祀。儀禮士亦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但曲禮載祭五祀。則以井易行。論者謂井不蹕於竈行。冬祀井爲是。殊予亦謂行字廟也。其功貴何。井人所重。祭何遺其重者。然余于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主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於廟。蓋戶及中霤則先設席廟室中。廟室之奧。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奧。既各祭於其處。乃迎尸於奧而祭之。蓋以其奧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於廟。然鄭氏註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奧前說不合焉。貴奧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奧者。不在於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論理之當否。不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緊要是媚字。不

文而勢有未至非有所謂忠與質朱子云禮初頭只是儉然初
來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者而言蓋是說耳蘇氏說忠質
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蓋亦深取其說故
古史餘論雖微加揣摩而語類中解禮如於儉戚仍引其說以
爲證也○蘇氏謂自古天下日趨於文夏商皆自謂文於前世
商也謂周之衰非文極而弊不可也蘇氏因謂至周而文盛已
極夫文既已極矣而後日趨於此而不已則過乎文矣以仁義
之爲本心之德也而過乎仁過乎義皆不可以制行豈過乎文
而可以爲禮哉是則蘇子持論之不能無失也然則患其文極
而弊而以忠質救之何如曰彼夏商之時蓋將求周之文而未
至而非有謂忠與質之名及周之興而王道之盛其文乃大備
焉必加此而後得乎人心之安合乎事所當然蘇子之論因備
言之矣然則當周之衰而有聖人者作不過去其末流之弊而
後遂文武成康之舊耳夫子明言周之當從即夏時殷輅稍有
變章而憲章之大體固一定而不可易兩斬所謂夫子若制作
之位大體則從周是也焉有盡舉其文而反之以之乎所謂忠
與貴者哉故蘇子之論屬終有取焉耳○呂氏謂此是專講周
禮不得泣云政法固是愚更謂若將政與法揪入禮字中即云

政云法皆切禮字矣觀乎周之六典而總名周禮可見○呂氏
謂非二代邪禮下來明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
代以成文一就天地氣數之盛言一說聖人損益之精言兩路
說來最爲完備新安陳氏原是兼說呂氏所云固得其旨也輔
氏專主氣數之盛不免失之於偏大全辨謂若摘入氣數極盛
一句便是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補救亦無如之何便全
抹倒氣數一邊將以矯輔氏之偏而亦同歸於偏矣夫爲之
墨豈求於文武周公然夏商之禮不及周禮之郁郁者只生氣
數未盛耳以是知必兩路夾說之爲完備也周聘侯曰氣數之
盛從二代來損益之精從周監來一於字著重二代氣數邊自
不可
瞿

氣數之盛損益之精二意俱在首句內看出惟其如此所以
能有郁郁之文也夫子之從周亦正因其盛且精之故予前
代而從之耳○呂氏謂政與法不可云禮屬禮字正從政
與法上見若離那政與法則禮當於何處但政與法須緊切
周禮講不可泥說耳至謂郁郁乎文哉是禮都存周禮之美
不可提出文字直歸此說尤非郁郁乎二字正是極形其文

盡也若離却文字則郁郁乎三字如何可以空中摹寫且夫子之從周正從其郁郁之文皆竟將文字抹煞不講則從周句又如何接得上耶故此二說皆不可從也　見龍記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

者○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
方見聖人不自足處雖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
於禮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平日講學但聞其名
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
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求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
誠聖人豈不如是曰以名度數與器物事相對觀之可
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蓋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
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
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南軒張氏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最
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
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
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聖人聰明睿知固
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事之有司容
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今方見之亦須問然
後審也陳氏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新安陳氏於
其畧無不平之辭尤可以觀聖人氣象四書通證言每事皆禮
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特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屈

泛說就今古致慨未免落空。○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凡侯皆以布爲之，面皮侯者以皮爲其中之鵠，又以皮飾侯之側也。王之皮侯則虎侯、熊侯、豹侯也；畿內諸侯則熊侯、豹侯也；大夫則麋侯也；畿外諸侯則大侯、參侯、干侯也。大侯即熊侯，參侯豹鵠而麋飾，干侯者豻侯也，皆施之大射者也。射人云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大夫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此賓射之采侯也。正者當侯之中畫采於布也。王具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外玄，曰五正；諸侯則去玄黃，曰三正；大夫則中朱外綠，曰二正。鄭氏謂王三侯兼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二侯兼有三正二正之侯，是與王五正諸侯三正之經文異矣。鄭又謂采侯之側獨士皆以豻皮，大夫以上皆畫雲氣爲飾。夫均之采侯而士何獨不同也。禮書謂采侯之采當如皮侯，亦各以皮爲飾，既足明王三侯諸侯二侯之別，又與士無異同之謂。若虎侯側中皆皮，采侯則側皮面中采，理或然也。采侯數與皮侯同，而燕射之獸侯則貴賤皆一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獸侯也。謂各畫其獸頭於侯之中以象正鵠也。天子諸侯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大夫士直畫之布而不塗，其侯之側則畫以雲氣，蓋側與中皆不用皮也。詩東萊謂獸侯亦用皮飾，誤矣。夫大射、賓射、燕射皆禮射也，鄉射亦設賓主，雖與賓射同，則亦賓射也，故不別言也。大射則於郊之射宮，天子諸侯賓射則於朝，而燕射則於寢。大射者將祭而擇助祭之臣也，士無臣可擇，故無大射，惟得與於君之大射也。庶人無禮射，特主皮之射而已。主皮者庶人之射，君子亦向也。○獸侯所畫之獸與皮侯之獸不同，東萊但言燕射畫獸頭而不言何獸，亦疏。○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二曰主皮。夫一曰以下即禮射之五物也，主皮固在其中矣。夫鄉射禮文明言禮射不主皮，爲聖人所取，而周禮乃以主皮爲鄉射禮何也。貢際飛曰古字即指散軍郊射後勿迭。李氏岱雲曰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後尚貫革，分明禮射也以武射行事，這又是甚景象。古之道也，是多少感慨。呂氏謂純力恐犯文弱之病，不知周室東遷，王綱不振，自是人君失道所致，若徒以甲兵之力彈壓群侯，是益速之亡耳。○爲力不同科，使是向德向善，便是古道，可想見先王發威風俗，并淺人才之意。周氏曰力不同科，聖人不是論力，正推巾可學而能，力不可強，而王欲不主皮，下不主字見不以是爲王，未嘗不欲貫革也，但本意主於觀德耳，若貫則顯略此意，蓋試新意是

教人尚力分

爲力不同科，射之所以不主皮也。此正是先王尚德不尚力之意，今之不如古處即於此見，邇須以此何爲王。呂氏乃謂此句只將看何耶，至陽以銷兵陰以養力，意尤與題旨不合，論样貸巽駁之甚當。○古之道也，何等慨嘆，竊然其所以寄慨處，卻全從爲力不同科五字來，活說傷今思古，則講題皆套話矣。○論射一段武曹較東陽更詳明，故錄此去彼。

一見禮記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朔氏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之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禮也，明以後不復識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貢之也。東陽許氏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則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傳謂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聽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只言諸侯之禮。李氏岱雲曰註者皆注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與告朔之禮粘連不開，既是告朔之餼羊，則見羊存禮存，羊去禮去，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巳各盡所當然所以是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

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朱子)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

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

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

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

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從小程氏如鹿

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

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

分到當忠處終自不可不盡○厚齋馮氏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

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

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僭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

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

公之問亦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

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孟子因人君警之喻

可以警其君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彫老說可以告其父不可

以訓其子聖賢之言所以有辨(新安陳氏)尹氏加一則字以此

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不

忠(纂)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禮貌必隆委

任之際事權必重遣戍之時或送其往或勞其來皆使之以禮

處○致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其身平時則恪恭厥職而

必盡其心有難則致身盡瘁而不屈其節皆事君以忠之事(術)

(問)夫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日使臣以禮此自其所不足者言也

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

說得好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

待徐徐爲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謾將去故日

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四書講義)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

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天字君

以公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惟君所制不得不然於

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縻及其不能縻也

則禍亂隨之直並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

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

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

便謂雖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只

是不知天也○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處義故君求臣臣

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

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俎性亦

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

不盡忠總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不得○儀節之禮非

禮職分之忠非忠合精粗大小講方是禮忠之實禮忠之盡(困

勉錄)使是服役不是役以禮如祭禮大臣僕恒小臣皇華之遣

使出車之勞師八柄之所馭六計之所弊皆是(李安溪曰)盡已

之謂忠獨用之君者事君之人以衆多故而不盡其心者多也

況有禍福利害之在其後乎(汪武曹曰)朱子嘗云宋君忠集云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

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豈獨以父子

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

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殉報國家之艱難鋒鏑顛危難瀕

九死不悔不於棄妻子去變易姓名以逃禍亂窮困飢已極矣

而猶不能忘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强爲之哉於

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貪

昧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愚謂朱子此論眞能勘

破事君所以當忠之故呂氏所云能得朱子之旨何屺瞻(曰)內

盡其心外盡其力方是忠○伏節死義特忠之一端近專以此

作忠字正

解偏矣

要看註中各欲自盡四字使臣以禮非欲其忠於我也事君

以忠非欲以報其禮也以爲勢之不得不然則禮僞也忠

亦得也以爲性天之不容自已則忠誠也禮亦讓也○兩以

字須看一眼或內或外或久或暫或大或小或常或變君之使

臣者不一端而惟禮是以故酒醴笙簧以至譴呵羞辱始終

一體之所安或難或易或盛或衰或治或亂或生或死臣

之事君者不一轍而惟忠是以俯伏叩頭拜以

至碎首刳心始終一忠之所貫注 見龍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

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此詩看來是宮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輯釋]樂不淫哀不傷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詩恐是宮人作蓋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哀樂不過其則此性情之正也○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咏如此[南軒張氏]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憂不淫則性情之正也[慶源輔氏]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胡氏]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耳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見矣[雙峯饒氏]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峯胡氏]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非性情之正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得其性情之正前後可以參看[蒙引]若據詩而言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表裏味集註之意重在后妃之德上推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何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二樂不淫哀不傷者求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詩凡二章所謂

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習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所謂無以配君子者在詩人爲顚也若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宮人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寫樂尊奉之辭云云則其爲指詩人男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爲尊奉之決不可○本文哀字當憂字說○關雎所咏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憂重后妃之德上[存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出蓋哀一匡之治亂極關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說約]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淫在宜其有三字上見不傷在不能無三字上見[困勉錄]詩樂莊自衆說見章蓋在哀樂詩樂不甚重[闡註]若將沉湎流蕩如鄭衛之淫憂愁哭泣如澤陂之傷作者亦不得[李安溪曰]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所自作蓋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是也后妃思得賢女職以自助而配君子至於形爲寤寐反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盛不但無嫉妒之心而有愛慕之誠非盛德能若是乎夫求賢以示周行必德音坐賓琴瑟與嘉賓式燕此小雅所以爲周之盛也其義正與關雎相對詩則由內以及外故關雎爲風首而小雅鹿鳴次之樂則由後而逆本故工歌自鹿鳴始而以關雎爲亂終焉[孫他石曰]惟聖王有齊雍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張侯圖曰]載之篇什爲辭被之管絃爲音[汪武曹曰]哀樂尊主宮人乃是正辭因魏蘇謂即宮人之哀樂可想見文王之哀樂豈有宮人如此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說來亦似有理愚觀關雎朱傳首章后妃性情之正爲言夫本言作詩者之性情今乃從后妃性情之正說來則文王性情之正又不待言矣蓋惟文王后妃性情之得其正宮中之人深被其化故性情亦各得其正而形於咏歌如此朱子所謂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肝腸一時換了云云是也[周聯侯曰]詩人唯有性情之正後有此辭後有此音由辭

庶發外也。學者玩其辭。審其音發
識其性情之正。由外以得內也。

詩三百篇哀而傷樂而淫者多矣。故夫子獨有取乎關雎。○
哀樂指宮人。不必言然。朱傳云宮人於后妃始至見其有
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則是宮人性情之正。皆由於后妃
性情之正有以感之。而文王性情之正更可想見矣。必如此
講題義方爲完備。○關雎在中。衆玩其辭審其音。講詩者有是
性情自然有是詞氣聲音。而即其辭自節奏之盛。厚和平登
可想其性情之正也。觀夫子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三語可知
玩辭審音意必須補出。○關雎貼后妃所自作。斷不至不備
因字說來似更無牽強。安溪先生主此說。自是特見。然朱子
已定爲宮人所作。未敢妄議。姑錄其說於此。以俟識者之酌
定焉。
見讀記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
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
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許孔氏]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
宜栗。[朱子]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
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通典]
[鄭氏]按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蓋古者遷廟主左祖
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
也。[汪氏]程氏右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饒氏]曰有
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之大社也。亳社者商社
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
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示其
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觀周社之示。國已甚傾而
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
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計。豈不有
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僭魯。國祚幾危。宰我不能以是

爲說。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蒙引]有國則有社。國存與
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
社稷矣。尚謂宰我之言。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
言。抑末矣。況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殷曰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侯社
皆以松也。殷人以柏。未必舉天下之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
亦未必舉天下之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疏。下句尤鑿。縱
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姑就其
言之謬而正之。未暇深論也。[困勉錄]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
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緊要。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舉天
下皆如此。則極不緊要中又有疏處。此上三句中有此二失也。又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
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本意。是
指沒要緊與疏處。附會言之。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
得又不是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以非立社之本
意專屬上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屬下一句。看來未是。○非立社之
之本意。原包四件。但啓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
口氣。蓋云沒要緊而疏。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

是。則意失其本意矣。○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以爲辭。
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貶抑湯武也。況此篇
爲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評論帝王。安得謂從征誅起見而有
所軒輊乎。○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威救之。一
欲以制三家。一欲以肅百姓。豈知子產寬猛之論。如雷電霜雪
不可無者。而宰我戰栗之對。如夏雷冬雷。是不可有者。[李氏]或
曰宰我非欲以各樹土之所宜木以爲立社之意也。胸中有使
民戰栗一句話說要勸公立威。故援引及以松以柏以栗耳。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
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
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
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程子]成事三句大
抵相似。重言者所

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歎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朱子〕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宰我在言語之科然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本文三句是泛說而責宰我意自見〔說統〕業已就曰成勢不可挽曰遂事已過曰往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所謂徹其將來也〔周聘侯曰〕成事因不可說即事未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重輕如此抵罪在修德不在立威扶晉在戚臣不在戚民故夫子責之范氏數語甚當錄之○下節三句是大概說亦未必直斥宰我其意則爲此而發註中非其本意及答時君殺伐等意不必露槩証所謂若說明則仍是說之諫之咎之也　見蒙記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固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析夫量淺者以爲所謂器小初不在此則與謝氏之說皆失之也蓋如謝說則當是時一呱褻三十年霸行不揜豈者遂可爲大器也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爲大器也而可乎〔講錄〕上蔡說得太小如曰其得君而專政如此若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豈至如此若如此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蒙引〕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困勉錄〕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

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東陽許氏〕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蒙引〕朱子云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者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說統〕蒙引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但即此亦見他器小處朱子云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說約〕說器小不可預照下兩項〔四書講義〕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管仲舉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困勉錄〕註局量褊淺言其見理不明而心裏容受不去也容受不去由於見理不明東陽許氏之說極是規模卑狹以其外之設施言其不曾做得大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即使仲做得大功業亦是卑狹以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也二句總是器小而規模卑狹又由於局量褊淺勉齋黃氏與蘇氏之說當玩奢而犯禮亦褊淺卑狹內事然褊淺卑狹則不止此朱子富貴能淫數句是含奢僭說蘇上則去恐他人錯認也最有見輔氏齊氏之說卻都偏了〔襄七厚曰〕藉令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具區曰仲卽儉卽知禮無解於器小而況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僭且逼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汪武曹曰〕蒙註云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易竭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用來凡爲王佐者胸中容受得許多大學術施出來做大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只容些小伯術故做出些小伯功故曰器小恩霸以所受言則局量褊淺之說也以所施言則規模狹隘之說也以所受所施相承言則勉齋局量褊淺故規模狹隘之說也○仲之器小不可專在一事一施上論然則此奢僭二事亦足見其器小處謝氏專以君奢亦奢君淫亦淫焉器小楊氏又直謂器小不在此二事其論皆非故朱子議之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卻是僭此一段意只是指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講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屛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屛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酢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氏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桓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朱子〕問使仲器局宏濶須知功烈如此其卑豈肯僭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功烈卑隣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裏面

著不得見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只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言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王公而無一毫之私心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挾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作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止於此年代久遠已分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退聽便收然了此亦器小之故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饒氏〕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屛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諸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

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獻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爵於坫上處爵於地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權義處之各是行○大其功所以從來謂擧其美也小其器所以斷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所能爲者謂之才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新氏〕者器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齊氏〕器小偕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如周公赤舄几几自視欲然又僅以其器割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也〔劉氏〕曰以器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執尊卑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陽氏〕器如仲之所受者狹限量自有不可掩者仲惟器小易盈驕有致不旋踵而奢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霸實之業兼宇宙之量矣〔雙峰饒氏〕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始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名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厚齋馮氏〕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得用三歸之僭魯乃在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爲內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國始賤矣孔孟之論天道之正誼亦幾乎熄矣〔新安陳氏〕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豐於亂也〔東陽許氏〕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敎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屛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屛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王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後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覇而管仲嘗會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汪武曹〕曰因始能云輔氏以才器對言似謂仲才大而器小然器之能受處即是才器小則才亦不得爲大愚玩輔氏本文謂使仲知大學之道則器之小者可大而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雖伊周事業可以立致蓋輔氏之意固謂仲雖器小故其才雖足合諸侯正天下而卒不能光明盛大如伊周事業未嘗謂其器小才大如所謂云云也

管仲聞儉知禮亦無擬於器之小而即不儉不知禮更可歎其器之小蓋本來無大見識做出來又是雜霸規模使收斂謙退而於聖賢大學之道相去正天懸地隔況又出於奢侈僭妄則其識量之卑陋淺狹更可見矣眞人乃以儉爲器小而以知禮爲儉大失　見饒記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絶也成樂之一終也　成如書所謂簫韶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倪氏〕呼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入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慶源輔氏〕翕如者五聲六律翕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淸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淸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若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絶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淸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自脈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雙峰饒氏〕此章有三截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

謝氏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饒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八音不合則不諧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廹生澁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皦如繹如俱攝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饒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上句着餘字下句着中字極有斟酌○清濁高下只是五音純如者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皦如清自清濁自濁也繹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不相間斷也○五音太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鍾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大濁角徵清徵濁徵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存疑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遽既齊了放手大作也始作無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合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從之也輿説樂其可知當說云古樂雖亡而天地之元聲人心之元韻則未嘗亡也樂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與理了非夫子本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觀下翕純皦繹俱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可字蒙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四書講義朱子謂夫子反魯將正樂而語之之辭樂有以理言者有以器言者有以音言者以理則已精以器則已粗惟音不離乎器而實本乎理此可知正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若說得無關係聖人便不消正樂困勉錄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與便與下數句不相照○覺菴蔡氏東陽許氏皆以繹如連以成蓋本圖外謝氏之說蒙引謂純如三句俱綴於從之之下兼引說是李安溪曰五聲六律被於八音而人音者則以人之聲玉之山已收發聚散觀乎人聲而人聲者則以人心之理揆之而已江武曹曰翼箴謂翕如讀說入音作也看來太淺無味還當精妙處說聽其聲音體辨氣翕聚無浮散不熾之病毋能錄[illegible]此說看翕字最好恐謂人音聲作力是正解何謂太深奏味若以聽其聲音神氣翕聚宗後[illegible]

○按困勉錄謂此思泉饒翕如云堂上堂下具交作也工師鼓笙其並奏也恐未是音樂自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理看來翕純皦繹逐音內俱有思翻儀禮所謂合樂者謂歌聲與衆聲俱作也謂堂上之歌堂下之笙磬合而奏之也蓋登歌笙入有作雖有先後之序至於合樂則一時俱作矣思泉所云未可謂之非也至云逐音內俱有翕純皦繹亦可備一說但不可以作正解耳陳師洛曰由人聲相應而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調之謂音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樂觀絲歌間奏皆是歌聲與樂器相協作文先漏卻人聲則失音之所自起矣周聘侯曰元聲中聲未嘗一日不在天地閒三代而後音樂雖七和凝王朴諸人紛紛制作終不可以言樂者只是黃鍾之宮不定故五聲六律皆不得其正莫謂音律細事不關精義也正樂之功太師與有力焉春秋時可與語樂者惟師摯一人故夫子以音節自然之妙告之數如字摹擬想像正是指點可知之實在虛心有所解神有所會而目亦若有所見耳亦若有所聆也○數如字不但指器之音緣有人聲在內安溪先生之論甚精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通古人聲音二字每用兼說連說有以也見龍說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衞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衞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時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朱】子曰如何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道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此人辭氣最好必是個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聖人德作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賞夫下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卽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常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謂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胡氏】封人周官名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明堂位言振木鐸於朝○封人有請見之心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明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齊氏】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雙峯饒氏】天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存疑】封人一見夫子遽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四書釋地續】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明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孔子生平凡五至衛第一則去魯司寇而適衛也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或由儀邑而至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闕漢川】【曰】天將句非但他今之時須補夫子之德聖人固能得天而無道已人則天心厭亂而更藉聖人以挽回氣運故天下無道句拔須着眼木鐸饒氏兼前後兩說言亦是然須以前說爲主蓋封人之一見而創失者失之以理不僅失之以數也 見龍記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美言功善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反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德舜當武王時畢竟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反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個影子要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也氣象便不甚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朱子文集】問中庸三知三行謂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氣象終有間否曰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舜與武王之固不待論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未盡善處今若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舜武不同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於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加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何如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

奔告於受適事勢自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耳[慶源輔氏]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聲容之所以美[西山眞氏]聖人於湯武之事毋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怀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胡氏]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公遷宋氏]樂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問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蒙引]盡美盡善都指樂言註所以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樂只是詩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裡面看其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翼註]樂以導和方是盡善韶樂雍容廣大一團太和武樂猶有發揚蹈厲未全是一團太和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耳[困勉錄]此章是論韶武非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時亦何異揖遜真氏說雖佳予不深取○朱子德有淺

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圖外程子意不重觀其上段已翻去時字○問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竟將時字抹殺了集註何又存程子說朱子何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聲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優游桂]曰此只論樂非論舜武善美俱就樂上想像出來註性反聲伐等意是朱子推原語[汪武曹曰]說統云美善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善專言德且又有箇時在薛方山云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值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所以盡善而武所以不能無遺憾愚謂此說大謬美字專主功說朱註自不可易若推德在內德既一般何故又有盡善未盡善之別善字須以德為主時字只帶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又別武王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蓋其分別全在性之反之源頭上若如說統所引薛氏說反是以時為主然則舜若處商周改革之時其樂便不能盡善耶○此與答劉季章書皆言武王反之之功猶有未至也劉季章亦舉性之反之成功一為問謂武樂未盡善必其反之工夫有未盡處故以此答之○困勉錄三條前二條全刪去時字後一條兼帶時字說兼此三說方為周密[王板渠曰]兩子聞是記者

隱括聖言誌其大畧征讓性反在夫子口中止宜融渾還之不可直寫[黃際飛曰]此章論韶武非論舜武註兩故其宜玩性反誅讓是其所以然之故所以盡美之故以其功言所以盡美未盡善之故以其德言雖帶時說觀兩又以字則不以之為重也夫子論韶武之樂於韶有深契焉於武則微帶不足之辭予謂二字內有帝升王降慨然遠想之神○註中兩又以字言德既如此所遇之時又如此耳固非側注到後一層亦非專重前一層而輕看後一層也[器昆湖錄]虞川李安溪諸作俱兩層平說極是或畧重在德一邊則可若竟撇去所遇之時一邊則不可見龍記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朱子]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

哀卻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澹猶敷敷以度而行之以寬耳非疑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朱子文集]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渝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底而白設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及其施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闕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頻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紀綱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良善之民反不被其澤矣[周軒錢氏]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可說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皆虛

亦何以觀也。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實峯】
【饒氏】以字觀，則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無此三者，則全體都
不足，更把甚底去觀他。【發引】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
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從心裏做出。○不寬、不敬、不哀，固
無可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
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離文不足者；哀亦有一
於哀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
只是一箇寬，爲禮只是一箇敬，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此
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
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寬是實仁之寬，非寬緩也。
【四書家】謂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有此
寬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
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貌合禮，有威儀進退，
喪有哀麻哭踊，皆爲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觀？
以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既
差，則詳之工拙，皆可無論。
此章要看何以二字，言大本已失，欲把許様再去觀他，都更
無緊様可觀也。范氏謂爲當時從政者言之，看居上句，似有

此意見龍說

庚子五月二日午刻讀一過

嘉興徐起元嵩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勿軒熊氏】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大學具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問：此章引孟子擇術爲証，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遠遷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躬行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嘆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發引】不必謂既知其美而又不處也。【困勉錄】註不作寓言解，蓋此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與孟子有別。○不處指曰不知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汪武曹曰】擇不處仁句，不處正是不能擇處，袁了凡、張侗初皆謂既擇而不處，是既知而不處，似深實非。○薰陶染習宜重看，躬行保愛意只帶說可也。【周時侯曰】里俗淳厚，其美易見，此而不知，則是非之心都喪，況明明擇居而猶不處仁，畢竟先不知仁之爲美，後顛倒至此，一事之昏，正發全體之昏來，焉得知？於擇字上尤見分曉。

仁字淺看，只貼仁厚之俗言。知字亦不必講得太深，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失其是非之本心，即是不知也。○擇字不重，然

擇字却與知字相叫應擇而不處是不知仁之爲美也旣擇亦同於無所擇故不得爲知　見饒記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云云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要克去私意○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勉而誠須是利仁或問失其本心便解淫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聖人說話今說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時下未便恁地徹底○賀孫錄云亦有乍能勉强一時者南軒張氏不

仁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勉齋黃氏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爲之動也胡氏猶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得之季文子齊之妾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慶源輔氏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峰饒氏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飢寒所逼不能自守以致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仁不過利於仁耳○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彼處或不能理惟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所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謂心存理謂事理雲峰胡氏仁義禮智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自曰失其本心○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安仁者不可遠及失之者可爲戒而守之者可爲法矣吳氏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耳○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東陽許氏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驕侈慶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踰是濫與淫意思蒙引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貧約也樂豊樂也○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者處讀書錄不仁者不可久處約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爲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爲富貴所淫而蕩其

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固勉]饒摘訓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適便是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便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爲包得不濫不淫意。不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註濫淫二字兼內外說。○久字長字。南軒張氏及吳氏之說不同。纂引以張說爲長。看來亦可兼說。分兩節看便見有可書處。處有不可一日處。[孫駒仲]曰無適不然。不易所守。即約不濫樂不淫也。而於安其仁利於仁之下。用兩而字。可見惟安仁利仁。故能不濫淫。不當以不濫淫爲仁也。[汪武曹]曰存疑之說大謬。不仁者惟失其本心。故必濫必淫。仁者知者惟能全其本心。故不濫不淫。註中仁者則安其仁。知者則利於仁。皆能全其本心者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便包得不濫不淫意。雖有淺深不同。皆全其本心者也。非外物能奪。則專主不濫不淫說。其語意分明如此。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謂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則不濫不淫之謂也。惟居天下廣居。故能不淫不移。自有兩層意。存疑奈何即以不濫不淫爲仁乎。[李岱雲]曰無適不然則已。不單貼在處約樂上。無論動靜常變大小精粗。謝註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正是此意。不易所守亦自細密。無論動靜常變大小精粗。皆不易所守。非僅處約樂不易所守也。與仁者分界處只在安勉。朱子亦又謂利仁貪利爲之。未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做精底且就粗底做。此不是說只做近底不做那遠。只做粗底不做那精。正如貪利相似。逐漸貪了去。寸寸不遺。若貪遠者精者而遺近者粗者。這箇工夫早自粗了。如何能事事不易所守。兩聘侯時未了云。玩他文氣。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謂安仁利仁不可脫離處約樂說也。又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著自去看。謂安仁利仁粘定處約樂說不得也。

仁者知者正與不仁者相反。安仁利仁。是就仁知之全體說。不專作處約處樂上見。而既到安利地位。自必能久處約長處樂矣。○安者如以仁爲宅而入而安之。所謂安土敦乎仁也。利者如貪夫之徇利而好之。不他趨之若鶩也。從此二字熟書。則仁者知者之身分。其淺深安勉自見。 見簡記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人惡人。公最近仁。[朱子]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程子一言之中。體用已備。○公正人多連看。其實公自公。正自正。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好惡必不能皆當於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兩字不可缺一。○程子以公正兩字解此。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好惡當於理解正。有人好惡當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理。惟公而後能正。公是廣大無私心。正是無所偏向。○好善惡惡。人之同情。若稍有私心。則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善則好之。見不善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乃曰能好能惡。[胡氏]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惛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所當好。心之所惡。理所當惡也。[慶源輔氏]仁者心德。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與義理相背矣。[雙峰饒氏]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理。[雲峰胡氏]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困勉錄]要思此與舉直錯枉同異。彼以愛之理言。此以心之德言。朱子謂當理未必無私。無私未必當理。此是窮竟。惟公而後能正。是正意。計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看得好。不是以無私輔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毛衡曰此理在心爲存。遇行於世爲彰癉。仁人之能好惡。即此心無以尙。不使加之行境也。[黃際飛]曰能字不講。人人能服。只在仁者本領上說。無私心在我。一善務人身上。便有其人。歷好應惡之理。人千變萬化。理千頭萬緒。輕重一分不得。任是

如何人共人分際應得便當便如何待他分毫不爽汪武曹曰張自烈謂天下未有公而不正者朱子之說支離之甚愚觀伊川易傳无妄卦匪正有眚解義云无妄之道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夫无妄之人其心豈致有邪而尙有不合正理者此卽公而不正之說也註以無私當理作上語須諸條却卽於其中分出公而不正正而不公二意而仍歸重在惟公故能正上析理最爲精密奈何不得其旨而妄譏也殘書謂仁者二字是以人品兼體用無私當理皆在內而又曰無私當理俱在能字內何也蓋仁者二字中便含無私當理意而無私當理乃是正解能字也

此章依集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似以無私心貼仁者以好惡當於理貼能好惡二句玩然後二字可見此一解也困勉錄則謂無私當理俱在仁者二字內此又一解也武曹則謂仁者內已含無私當理意而無私當理却是正說能字此又一解也愚細玩語意無私當理宜說在惟仁者之下能好能惡之上蓋此二句乃是從仁字中抉出所以能好能惡之故而無私心又在當理前一層如此看方分明 見龍記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志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不志仁是以至於有惡志字不可草草看胡氏曰苟字有二義以苟且爲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以誠實爲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仁者心之至德誠志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慶源輔氏曰過擧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仁思慮自不到惡上矣潛室陳氏曰此見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更親切矣新安陳氏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仁與志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存疑此爲爲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人多曰我欲爲善然常不免爲惡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眞實志仁則所行皆善更有爲惡之事者決無矣蒙引解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註歛莊曰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節毛伯曰果志仁則必無惡可見治心之法止在本源上着力不在末流處被除陳伯叟曰志仁不單指一念須兼別行說汪武曹曰說定註中苟誠也意則志字自不至草草看與上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之志自不同矣惡者仁之敵也仁者惡之反也仁與惡無中立之理無雜處之時苟志於仁矣而尙有爲惡之事則其志必浮而不誠也苟字要重看無字亦須說得斬截○志不偕空空懸想卽是用力克治處 見龍記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非道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謂其平日之素行也○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如何彼是安命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便去其中分踈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其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貧賤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水火盜賊詿誤隨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王氏齋有兩端安只二路覺氏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蒙引取舍之分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則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求仁以取舍爲先淺說富貴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困勉錄存疑以不濫不謟

便是仁纔引過不處不去即是仁說可破二家之惑。不下固有不處不去不處不淫而未得爲仁者仁則自然不處不去不處不淫矣須有分别節毛伯曰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直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是之本然之心體白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雲峯胡氏曰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纔違即是闕門納處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莽猝莊而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illegible]曰提撕警覺不使本心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雲峯胡氏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覺軒蔡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溯其實許東陽曰此是君子自己念頭上勘出

謂去仁便莫不得箇人詎貪厭字最細[illegible]曰惡乎成名道名字不是名譽之名言莫不得君子之名蓋取舍界限正是君子小人分路處能審富貴而安貧賤則工夫雖未到細密處然已大段是君子了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脚根未穩大段尚是小人更說甚細密工夫故曰惡乎成名雙峯饒氏曰此只言仁之不可去名字不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朱子杜預謂草次之期書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遽借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暫處非如大寘次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不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根本內雖有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雙峯學者須從富貴貧賤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還要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不處不去若資質好的亦見得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未必到終食不違底意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然聖人之意不爲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日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學問工夫儘多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將不成閑過了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路頭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就粗處用功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到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慶源輔氏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功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違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

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西山真氏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於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日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了然若無粗底根基豈有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雙峯饒氏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與人同而去取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苟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苟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榮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間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本心之仁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

戒戒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假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方寸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髮之空缺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微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蒙引）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原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爲靜時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事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爲對耳○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兩端言之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邊指富貴貧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困說）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總之心常存而不放○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四書講義）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

無間斷非謂專於此著工夫也從無前後際看全身乃是法眼○人將首一節看做境末節看做心於是强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因不可分說也○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造仁作小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說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許其仁何也○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細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脉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處也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工夫原是一片抑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扎得脚跟住而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若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固養也○終食之間是借鋒陡處反面托出以見其密之無間或謂此關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

造次顛沛等看煞了（困勉錄）此言求仁工夫由淺入深其初必先打破富貴貧賤二關其終必要打破忙閑生死二關總註極明取舍存養皆合內外說謂取舍在外然豈不本正心誠意乎存養在內然豈離却應事接物乎而不字全是以理制欲在義利關上用功正是求仁○此節進欲惡講則可單貼欲惡則不可哀了凡謂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而欣戚之情微細流注此即欲惡之真境可謂妙解矣然只說得一半○大全以無終食違仁爲無時不然造次顛沛爲無處不然看來三項內俱兼時地事不必分○通章真氏分作三節看饒氏分作兩節看俱通○內外二字上下俱有不宜分屬蒙引以省察爲存養中一端是矣不知取舍又省察中之一端省察固兼內外取舍亦宜兼內外也○此章竊疑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說與安仁利仁不啻不差一例集註亦未嘗有內外字惟大全朱子始有內外之說變源補氏又從而衍之竊所未安（羅文止）曰人心之至常必以人心之至暫爲候暫者融則常者立矣（艾千子）曰此言爲存養而發若作自然不遺則非矣必須就工夫上說方與二必於是相照（楊復所）曰仁本精明故富貴貧賤之交不得而昧仁

本純粹故久暫常變之交不得而二（國雯若）曰首節是取舍明末節是存養密存養取舍總是心裏工夫先儒所謂作三節看一節密一節者是論其工夫淺深如此未嘗分箇界限也時文將不處不去看在外邊將無違必於是看在內裡妄分箇界限出來（楊江陰）曰此章蓋力行之事一節密似一節一節難似一節若作現成語意恐非本旨○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熟養益熟矣（田豫陽）曰學者有志於仁亦任自拾其心而已微有倚伏之勢在制其人心之萌旦暮有離合之形在充其道心之極（汪武曹）曰說統云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最當存疑引孔子席不正不坐疏食菜羹必祭君祭先飯之類當之固矣又說統云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困勉錄謂此可與西山之說並行愚謂二說亦妙蓋無終食之間不違仁只是言未嘗須臾之離仁耳未兼常變在內然造次顛沛之不違更難於平居暇日之不違故又抽出言之○又說統謂無違是現成說大學呂氏云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無違是用功處得之矣總必如此說方是發明註中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之旨也（張[illegible]）曰全體不息之謂仁若有一時一處之不用其力則此心斷絕便不是仁所以爲仁工夫務自理欲大關頭直做到

至微至密久暫安危莫非天理之流行方不失吾全體不息之本然者〔周聘侯曰〕急據對從容時言事勢迫促不及檢也苟且對嚴正時言時地苟偷不能檢也顛覆死也流離亡也一節緊以一節○內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已也終食無違地步原占得闊謂不徇欲惡在其中則可謂只在不徇欲惡中則不可總註取舍之分益明所謂不徇欲惡亦在其中矣○富貴貧賤與終食之間皆兼大小言以富貴貧賤爲大終食之間爲小不是終食無違與須臾不離正是統體看如何說小〔王罕皆〕曰就零星處托出全體語意徹密吃緊在終食之間四字○人都爲首節所震看得不處不去便是絕頂境地不知這上面正大有事在然或竟將首節輕撇亦非也兩不字壁立千仞何等力量此處稍稍游移下稍更不可問矣大註取舍之分明四語最是緊密對得闊方合得攏打撅不得不打撅亦不得看來無終食之間句是通徹前後語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俱係此中抽出一爲前茅一爲後勁俱在中權掌握中

由取舍說到存養富貴貧賤是理欲大關頭於此處卓然不惑然後可下細密工夫然惟密之又密而後私意淨盡天理流行取舍處更無纖毫粘滯矣不處不去與終食不違要說得極分明又極融洽方是○爲仁至終食不違須看得極細一念之欣戚即關心德之存亡片刻之操舍即關天人之分界○不可將富貴貧賤竟劃出在外更不可粘住富貴貧賤說也○次節成名二字猶言成其爲君子耳名字不必泥○無終食三句有以常變分者有以時地分者皆不如汪道亭謂終食句統常變言造次二句則就其中最難者抽出言之之說最爲的當 見龍記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

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卻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惡不仁者須是不使加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卻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卻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貴好仁而未至卻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眞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篩簁此處以成德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道理否曰然○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問謝氏所謂志至焉所謂推此心以往疑其指上文好惡者言之以爲如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恐不得復以此爲說○月爲仁者亦用力乎日蘇氏言之矣蘇氏日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違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日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蔡氏〕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潛室陳氏〕雖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呂氏〕無以尚不使加用力於仁雖有差等皆有知是功效豈患力不足哉〔東陽許氏〕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行仁之事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耳明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則是日以行仁爲事但於行事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事見之於身其與好仁而務於行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耳不可將惡不仁者輕看又要看其爲仁矣字重底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但去不較遠〔[illegible]〕將仁字看得極高極美可好底物事寢食夢寐必與之俱更無可壓在仁上面此謂無尚〔說叢〕惡不仁正所以爲仁故特下其爲仁矣一句矣字是緊對蒙筆

語[四書]集義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方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又必要到無以尙不使加力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構他自然如此與下所用力分別也看朱子於誠意尊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尙不使加卽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之性之之謂也○無以尙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困勉錄]尙之之勢每隱伏卽程子見幾之心證之可知[檢巳勉錄]首節是案爲之用力於仁者盡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深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尙不使加得非用力而力足者乎[宋羽皇]曰旣曰其爲仁矣語意深重精明嚴毅一片精神盡在此[汪武曹]曰利仁則其用力可知又謂之成德則及其成功時矣呂氏謂此乃是用力而已足者啟會二說而實通之的當之極○語類說好仁惡不仁而謂孔子言仁皆言用力處是朱子因以用力說首二項人矣○按語類朱子論好仁惡不仁之分必曰天資曰資稟資質此非謂其人不由學力也蓋其人皆是工夫已到造詣成就之人所謂此皆利仁之事是也而原其一好一惡之分途實由天資使然故朱子云爾今松陽講義謂此二等人不限定是由天資是由學力困勉錄則謂好仁惡不仁兼造詣資質言蓋誤認朱子天資之說以爲朱子偏言天資而特爲之補出學力一邊其於說書也則當然矣未達朱子語意○說統云無以尙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汲引世人意矣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處說得容易此雖與註難得而見意相左然御可備一說○按雙峯謂其爲仁矣其字是將然之詞然則惡不仁者尙未曾爲仁耶有得惡不仁者太甚矣不如東陽說遠甚[許疛史]曰此未見非絕望之詞[周聘侯]曰不使加身正爲仁實事如非禮勿視四句是也下句正在上句中註中所以字屬有事在人分本句爲字實而不知其字矣字更實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朱子]問十日用力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東陽許氏]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及章末未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其事[翼註]用力兼得明以察幾健以致決一日字以用力之始言註奮然字下得分明足者十分完足之意以其取之於心不待外爲也[四書講義]三箇未見惟前後是實說人之未見中節我未之見只當得必無兩字原書以果其力之必足耳向來乎排三未見者固非然但將中節未見說實如云用力而力不足者我未之見則已侵入末節語意末節不幾爲蛇足乎時說遂謂此不過較足中節口氣再謂非綫足乃贊附也[孚穀侯]曰問何以用力而力足曰仁者人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王漢槎]曰此者字不作人字只作理字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朱子]有一般人其務用力乘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

於仁者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東陽引爲仁由己事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遏人欲而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遏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後二節之意耳慶說首一節言人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爲末一節言人自不爲也新安陳氏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義弱則不能致決

汪武曹曰此節重在下句然須得蓋有二字辨理上下兩句緊相呼應湖星溪曰恐人藉口昏弱不肯用力故爲此推究後壁語

首節言好仁惡不仁之未見是無肯不使加做個樣子次節正言仁之可爲用力則力無不足末節言擬有力不足者而吾仍未見非寬一步正緊一步乃是決言其用力而必無不足耳反覆惟其未見遂是深望其用力於仁也○兩匯人俱是用力而力足者註中所謂成德之事也然無肯不使加俱是着力字眼故朱子以爲利仁事○一日要重看是爲用力之於仁而已實徹頭徹尾用力而力無不足則其積力久何難造到無尚不使加地位○天下容有昏弱之人而違此等人亦未見可見人自不肯用力耳　用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　見饒記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後漢書吳祐爲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

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兩者伊川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曰斯知仁矣南軒觀過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仁只是慈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就仁之底仁。○先儒謂得仁大了不知此仁字說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御有好的人無私意而不過只是理會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過也不致保值有仁。○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答何伯淳書來教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與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得之矣勉齋黃氏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說盡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俟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慶源輔氏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數耳蔡氏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親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新安陳氏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也中含不仁字雙峯饒氏問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曰他見各於其黨君子小人兩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的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雲峯胡氏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劉氏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饒氏此兼君子小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因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發此存疑不可因其過遂議以不仁目之如觀其過於厚愛其心之仁可見忍薄不消說圖

〔註〕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顧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處與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眞情委曲可諒〔說約〕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首二句非徒言之被言過之不同乃是言君子之過有不同於人須根人之心言之謂人之存心不同斯過各隨其心而異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觀過知仁只就外一邊說〔困勉錄〕不及檢之過如註中吳祐之過及顏子不貳過之過是也不得已之過劉氏饒氏所引周公孔子之過是也愚觀此章及下論日月之食章只須就不及檢之過說不必說到周公孔子之過蓋周孔之過原不可謂過也只可作賓意○程註釋首二句尹註釋末句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此爲以過棄人者發不是說過不妨亦不是說待人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此過字是偶不及檢者蓋指之於理實有是過若勢不得已出於無奈便不算過了仁字依註作厚字愛字說不得看深〔讀升華曰〕此章不惟過字看不得太好即仁字觀字知字亦不宜深看仁字只當忠厚字看若仁至於渾全無間又焉有過觀字知字太深亦於斯矣語意有礙〔汪武曹曰〕語類或欲將觀字作觀己說朱子以爲此是解語然則觀字專就觀人言之也〔房文輒曰〕在彼也闇其人以成黨即臨其黨以爲過在吾也因其黨以觀過即因其過以知仁

上二句雖分兩樣其實已側重仁一邊故下文只就一邊說不必依尹氏添出不仁一層看語類數條自見汪陛兩家之說甚明○小人雖無心之過亦必出於薄與忍一望便曉正不必深觀而後知也　見講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程子〕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只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

但恐知之或未眞耳若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即死亦不怍味過了一生知負歉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責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求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生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胡氏夫子但以夕死爲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甘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潛室陳氏〕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爲學若不見此境界雖條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生了一生也〔雙峯饒氏〕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知其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旣聞道方知爲子必不可不孝爲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旣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曰曾子惟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雖未聞道雖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爲請此章重在聞道不重死生〔雲峯胡氏〕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竅處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苟無乎日積累之勤必無一例頓悟之妙謂之人而味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厚齋馮氏〕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苟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新安陳氏〕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東陽許氏〕聖人言死可暴其極重者而終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史氏〕如集註說則可也二字是主朝聞道而言無復遺恨之意也如程子說則可也二字是上夕死而言然其原卻自聞道上求當死而死雖死亦可之意也蓋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所不可不聞者未聞則生旣不順死亦何安如身而終身焉豈得無遺憾哉今旣得聞豈可以無愧於爲人矣死期雖近亦可無遺憾矣此集註之意也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雖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盡事物之當然行隨處作無暇

不手死雖人所不免亦將貪戀顧惜而不安於死矣既得聞道則事既合乎當然之理雖死期近在今夕亦道之常然耳當死而死又何不可之有此程子之意也集註之意正意也程子之意係意也張爾岐曰朝夕只是設言味可矣語意若不聞道不但不可生使死也死不得只該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死生上更作商量江武曹曰此章只重在人不可不聞道言道既得聞雖死何憾全不重死生意也乃王龍溪則謂聞道能一死生夕死可矣者猶云未嘗生未嘗死耿楚侗則謂生順死安之說爲隔靴搔痒而謂聞道則此原是無生死底一息萬年孰終孰始皆是謂形骸雖有生死靈明之體初無死生無非西來緒餘因勉鋒乃謂此猶未與弄儒之理大背又謂朱子之說可包王耿在內何也總之此章決不可從生死二字着想凡所謂聞道則彭聰一致必不放生畏死所謂超得生死關頭所謂吾輩現在行持只從一念微處討生死所謂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免忙亂又其甚者至謂倫常爲幻境此種種邪說皆從生死二字着想而誤也黃際飛曰聞是心得必前此用格致工夫而後得聞也

若不從生死二字恭想則夫子何故憂然下此二字若粘定生死二字見解便易惜二氏話頭不似聖人平正語氣此處最難看○須看可矣二字人而聞道則生不虛生死亦不虛徒死朝聞夕死亦奚不可總是策人急於聞道之意着生死二字決令人惕然深省耳 見龍記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朱子

有這様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

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西山眞氏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喫得菜根何事不可爲亦此意葉氏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推進緊切處華陽范氏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猶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仁山金氏志於道而猶以惡衣食爲恥只可責志此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新安陳氏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偷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東陽許氏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矣

困勉錄有謂恥惡衣食而不足與議道則世之疏食敝衣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不用之於衣食當用之於道者徒不恥惡衣惡食何益汪武曹曰許氏說似與朱子小異卻極的當蓋此章志於道志之不誠者也第七篇志於道志字句有誠字在內則與苟志於仁之志字同矣

首句與末句緊相呼應曰志道似可與議道矣而乃恥惡衣食則欲定斥念向往偶爾浮慕並無誠懇篤切之意入聞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亦悅終與之講求道之切要參究道之旨趣必扞格而不相入矣故曰未足與議 見龍記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毗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

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朱子]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朱子文集]南軒曰或謂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曰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以據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狥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勉齋黃氏]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慶源輔氏]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着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着實也[雙峯饒氏]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着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禪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而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蒙引]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事初無必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顧義所在如何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爲則爲之理果不當爲則不爲義者事理之宜也義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箇理在向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是不任倚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義之與比事到面前都自有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以心制之而已○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實有所倚靠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着此所以異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爲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翕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是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君子之心如明鏡止水不着纖毫自家意思姸媸美惡一聽物之自致而應之耳若着纖毫自家意思便是適莫也[四書講義]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故知明處當皆在義字中[困勉錄]平時須有精義之學集義之功辨得眞行得熟而臨事時又省察一番方得[葉[illegible]東]曰不是無適莫便是比義亦不是無適莫方能比義語意只是無適無莫但於義便是從耳[楊[illegible]][曰]就之太急辨之太銳任之太專爲適舍之太迂視之太重守之太執爲莫[楊江陰]曰廓然虛公敬之體因物順應義之用[困][武曹]曰說統云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轉語此與蒙引所謂無適莫三句要相連說所見略同困勉錄則取之曰天下豈無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愚謂天下固有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如謝氏所謂無可無不可無道以主之者是也然在君子身上說必須一直說下言無此二者而惟義是從方得語氣若謝氏所說一種人不妨另發以起君子也○若謂無適莫即是義而一直說下來則不可若謂無必爲必不爲之心而惟義所當爲則爲之義所不當爲則不爲如此而一直說下夫何不可之有○翼註云義之與比不是義當適而適義當莫而莫是不適不莫好字此說最當蓋義之與比者義當爲則爲之而非適也義所不當爲則不爲而非莫也○說統云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心與義爲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困勉錄謂此君子恐懼安勉說若如此講一比字則單主安一邊備用可也愚謂困勉錄之說甚當語類有一條云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愚亦疑記錄有誤[黃際飛][曰]天下亦有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者故無適莫又要合義謝註補出一層方無弊病[周聘侯]曰君子精義之功固在平日然事至物來若不虛心觀理如何得惟義是從朱子云只看義理如何區處他分明有臨時斟酌在此知止所以又貴能慮也

三句語氣甚緊玩兩也字是一直說下來中間另轉一層不得但謝氏所謂無可無不可而無道以主之者乃是似乎無

道莫而仍不能比義者也此層意自須補出武曹謂不妨另發以覷起君子最欽䨇在說得融洽圓活使不碍直下口氣耳。似乎無適無莫而不能義之與比究竟仍歸到有適有莫上子莫執中孟子尙謂其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即適莫之謂况於佛老乎彼方自謂其無拘無碍豈知專務淸虛寂滅而至於無父無君仍是倚靠着一邊而於時中順應之道全然大背是其於適莫之甚者也 見龍記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朱子]問所貴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事也若自聖人以降豈能不假於外以自脩飭所以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樂善惡不善蓋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愼罰務去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爲善惡亦各有淺深矣[語類]大抵君子便思量若風小人便思量稱底[雙峯饒氏]問此章君子小人與周比和同相反者兼異否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爲利然與那爲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峯胡氏]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爲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言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懷德者無所爲而安於善懷刑者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戀己之所有懷惠者貪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安土樂天敦仁遠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相去遠矣[東陽許氏]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病其

致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蒙引]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賦者是也此君子小人又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敢爲惡也懷刑則出於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未得而將然必得之者[存疑]懷德則欲全其固有居無求安意懷土則惟溺於便安雖喪德而無恤懷刑恐失足不善豈忍自處於貪黷懷惠則惟利是圖雖罹於刑而不恤且出乎德則入乎刑兩念互爲提醒欲便安則必專利兩念相爲沉汨[四書講義]喻與懷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惜陰錄]德守道義之善刑懼非僻之干君子念念在爲己土爲已得之安惠爲未得之利小人念念在逐欲[范紫登]曰懷有經營圖度之意有懷抱不脫之義[李衛齋]曰以懷德與懷刑對言則懷德只是低頭自做工夫懷刑則有待於外以自檢飭懷土與懷惠對言則懷土見是繫戀於已有之私懷惠則又有逐利貪得之心矣固有善惡淺深之不同然此章君子小人對看意不在分別兩種君子兩種小人故集註統言之曰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胡炳侯]曰溺其所處之安一溺字是何等繫戀可見精神萎痺卻在這上面

此見君子小人用心之相反處蒙引謂與喻義相似看來亦微有分別喻者深知而篤好之謂懷則有朝夕圖謀念茲勿釋之意較喻字似翕在前一層亦畧淺一層 見龍記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語類]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必多矣[勉齋黃氏]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峯饒

氏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者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蒙引】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該其害者方怨之徇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該其害者亦自怨他【四書家訓】或積怨心或生怨言或圖報怨

此章要看放字多字利本人所共欲放者心心念念時時刻刻無一件不繫乎利上想去做竟將天下公共之物一人直思獨占則利本爲怨府而放而行者竟無處不是招尤匿恨之場矣此怨之所以多也 見龍記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朱子】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揖遜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感動

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樸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禮爲虛文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讓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可以爲國【語錄】問如禮何諸家却解做如國何了曰如諸家所說則便當解做如國何【王氏】讓以心言故曰有禮之實【黃氏】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揖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所自起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覺軒蔡氏】註言讓者禮之實又云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雙峯饒氏】孟子告梁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爲國春秋諸侯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夫子有是言【雲峯胡氏】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爲難當人盡欲厳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爲克讓者讓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但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

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不能爲國意在言外【淺說】能以禮讓爲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爲國者而有禮讓也○國以讓而治蓋以讓而行蓋禮所以正人倫序品物而綱紀乎世道一日去禮則身不脩家不齊而國不可治也然禮不虛行誠使爲國者知天地人物本自一體無一之可慢而不雜以一毫怠忽慢易之非則禮之本立也由是著之於身則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而大綱細行無一不與禮合者及之於人則誠意所感既有以興其辭讓固有之心而舉動以禮又足以爲言行視聽之則將見人皆由禮而無一人弗率者也其於爲國也何難之有若無是禮讓之實心則禮之本不立而著於威儀言動之間必然淺陋粗率慢肆放蕩而無足觀矣其如禮文何哉而況於爲國乎蓋未有外慢而內能敬者亦未有身不由禮而能使國人皆由於禮者【翼註】禮遜二字單指君之讓言到爲國何有使是百官萬民皆化於讓也人君之讓不是降尊而爲卑只心中不以九重爲得肆不以威福可自恣凡禮之行全是一團藹然真意貫徹於其中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温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方謂之讓【困勉錄】

禮讓僧云禮之讓淺說亦如此講○大全蒙引諸先輩解讓字似皆兼恭敬說直與人而不仁如禮何相似看得極大○人而不仁章朱子謂即使季氏四佾也不是禮此章雙峯饒氏及存疑皆以爲爲當時僭竊者發看來僭竊是并禮文都差了即使不僭竊也只不得讓似不爲僭竊者發不若蒙引云此爲當時君大夫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爲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蓋指昭公之屬言也若謂徒有禮文猶只不得禮況僭竊之屬并禮文而喪之乎則可【李安溪】曰此當爲虛文具而無實意者發【李岱雲】曰不能以禮之讓爲國便只剩了禮文故曰如禮何

禮字本兼內外該本末而言然此又添一讓字禮字似專主禮文以在外者言讓字方說到恭敬辭遜上以在內者言困勉錄所謂禮之讓也朱子云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然皆可僞爲惟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其論似亦如此況如禮何句朱子亦解作且不奈禮之節文何可以爲國則兩禮字之無分別可知矣 見龍記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朱子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但怕有官不會做耳。聖人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語錄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如居易俟命是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閉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命小註此聖人從人情騖外處指出爲己之學所立可知專爲此輩人當下指點南軒張氏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爲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可知矣如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爲患人情惟患不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爲患此正爲己之學也四書通此一求字只可施之吾之身心身心之外如名譽富貴無一可求者求無益於得也故程子斷此章曰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存疑君子自修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爲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啓發之不是教他以此去求知。曾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因他學干祿而教之不是教他干祿也四書講義求爲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李見羅曰無位莫己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可知是己分上事袁了凡曰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汪武曹曰南軒使在己有可知之實云云朱子嘗以其說爲過當愚謂却似不妨蓋此乃南軒無所爲而爲之宗旨也新亦史曰病在患字心無二用故必絕所患於外乃能事所患於內黃際飛曰但空空教人無位莫知不必患人亦不信惟想到得位得名後臨事周章聲聞過情則人便知用力於身心矣李岱雲曰時解多就名位上見其難副究竟所以立與求爲可知之理亦不僅在名位上用則無位莫知之先其所以做工夫處恐亦不放一箇名位在心頭也周聘侯曰先下兩箇不患將人騖外心腸一齊割斷隨下一患字一求字然後引歸自己身上教他著實做工夫下二句正從上二句轉出若開首便教他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則是引之騖外矣此欲人不俟用其患而專所患其求也患所以立求爲可知不是於我無至可以立而後位自來我有可以見知之實而後知自至也如此則患無位患莫知之根仍在總之我惟盡其在己而有位與無位有知與無知一切置之度外耳。聖賢無卻祿之事亦無干祿之心無迷名之念亦無要名之想見龍習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朱子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或問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無不詳覩審記而力行之至是則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豁然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稽贊也。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是此理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從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從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上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的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卻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

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証一貫之理甚善譜錄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卻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卻沒貫處。○曾子又何曾守約來孫孟子論二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孟施舍則曾子爲守約耶後世不悟卻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卻肯逐一用功捱去捱得這一件便這一件是他的又捱一件捱來捱去事事曉得大學致知格物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聖人未嘗言理一多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理會得當然後方知理本一

一貫不知萬殊略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新安陳氏】註云真積力久言真識之積用力之久【東陽許氏】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卻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蒙引】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在內只一理在外方有萬理在內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便見。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先其所以爲之者只是一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一貫之說也。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求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隱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又未嘗不著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

盡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存疑】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是正當他將融會貫通時節點化他故能一語便悟所謂如時雨化洪鑪點雪者。聖人之一貫譬匣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必照學聖人者譬如鏡爲塵垢所昏必得磨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磨一路磨到徹頭然後一下全體通磨則鏡全體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須書錄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和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困勉錄】一唯之後覺平日所謂用者固繁而所謂體者猶歧也平日所謂末者固紛而所謂本者猶支也【翼因之曰】一在道裏而萬事萬物自然貫通全不著力若下推己之推則卻是用力推得去故貫字與推字原自有別【貫齋飛曰】自交之字不是虛字即指天下事物之理而言在夫子則爲泛應曲當在曾子則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曾未之知耳貫翻通本上連以字下連之字成文者

去以字之字單言一貫覺語未完足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陳氏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陳氏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人之體用】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

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竭盡無餘之謂○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所謂借粗以形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盡旣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曰猶天道至敎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各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一箇渾淪眞實底流行貫注更下不得一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在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

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卽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地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只是一氣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酬播應對之不同只是此理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因我有這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悉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賢人以下知得我旣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

不敎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大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爲所以有天人之辨○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爲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爲動以人矣又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何也凡盡己推己俱涉人爲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乎人爲然爲之在己非有待於外也縱橫錯綜見其竝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推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敎人之義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卻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之粗而未達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得聖人之用不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

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眞能行此孝爲人謀則眞箇忠與朋友交則眞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語錄聖人是不犯手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卻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問盡己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箇自然與勉強耳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卻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要理會若曉得某說則曉得程子之說矣○忠恕一箇實心萬事萬法皆從此出聖人只有這兩端外此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一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都在忠上貫之卻是恕曰雖是恕卻是忠流出貫之○問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叉路卽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而然卽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事父底道理事長上只知事長上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闊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卻無着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恕字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者須是聖人方無處不到○曾點父子爲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天資本魯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

其初未能會也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察之○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自心言者一心之體統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問若把做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與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的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或曰恐不可以忠爲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一箇○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達箇不可去泥定解○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宋子文集若就人分上說則達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故夫子以一貫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者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慶源輔氏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無待於推矣○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中心爲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爲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河東侯氏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覺軒蔡氏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

如己心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恕此學者着力之忠恕也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之誠能由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得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西山眞氏〕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天地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峯饒氏〕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潛室陳氏〕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着力處至於學者須認得人己一般意思卻安排教

入塗轍下工夫方可要知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黄氏〕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舉覺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中庸以中爲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爲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眞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天道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祖述程子此條而敷衍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胡氏〕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爲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貫在天地則

爲萬物各得其所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爲能達此耳〔新安陳氏〕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敎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能化其氣質之魯哉〔東陽許氏〕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驗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驗聖人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爲道之用〔黄氏日抄〕天下之理無所不在人之未能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蒙引〕須要認集註一借字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亦不混卻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一貫與忠恕一開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論語之忠恕多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庸或問之語

而遂忽卻忠恕正名正位之義似不見得曾子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愚意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爲忠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而爲忠恕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或因忠恕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四書講義〕時文於一貫忠恕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滿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困勉錄〕說敍謂一字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按合一之說亦是然恐只是實意至一心一理之說雖與執一相似然亦要看所執何理若是偏一之理則不可執若是一理渾然之理雖說執一何妨○大全蒙引俱以內外分解忠恕外字要看得好盡恕是所以應事接物之理未至是外但對忠爲外耳若事物則至是外矣富與貴章以取舍存養分內外者亦如此看便不妨艾千子解脩德性節極明亦是此意○玩乎出二字便可想敎不躐等處〔王方麓曰〕所謂忠恕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隔之借觀曰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借不得〔楊維斗曰〕一貫忠恕前後各自豎盡又要會通合一〔艾千子曰〕此章解者因甚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

易平常道理故其病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才居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恐他平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此說乃釋家擬土爲金之說又一謬也又有云忠恕是心學論語一部書何處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此又一謬也又有將絜矩上下前後不欲勿施博濟立達等講忠恕者不知此章忠恕與強恕之義違甚此又一謬也予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巳盡之矣〔平安侯曰〕末二句須歸重忠字方與曾子開示一貫之自相對○語類有日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之心數語尤精微切當故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肖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貫〔閩江陰曰〕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子示以主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徵所行益篤而得其宗矣

忠屬誠敬恕所以行乎義也〔汪武曹曰〕註謂曾子於用處隨事精察將有所得但未知其體之一立論本自顯撲不破乃因勉錄謂忠恕體用相離不得曾子既素用力於忠恕而猶云未知體之一是天下有能恕而不能忠者也此疑亦似有理然愚觀聖賢論學者用力往往專就恕言夫子嘗告子貢以恕而以不欲勿施解恕之義或疑何以不及於忠朱子謂所以恕處即忠中庸謂忠恕違道不遠亦舉不願勿施爲言與告子貢言恕同他如能近取譬所藏乎身不恕強恕而行之類蓋皆是言恕而忠自在其中也夫忠爲大本是渾然一理未經分破者也恕爲達道乃分破出來與物相接者也則當其分破出來與物相接之時雖言恕而忠卽在其中終是就達道上見得大本乃朱子所謂分著便各有箇一之謂非渾然一理天下大本之全體也蓋曾子於用處隨事精察力行云者皆就其行此達道與物相接時言之雖皆由盡巳之忠做出卻於渾然一理天下大本之全體猶未能了然則謂曾子素用力於忠恕而猶未知體之一非自相牴牾也○由聖賢之專就恕言觀之則曾子平日之用力於忠恕乃是其用力於恕處朱子所謂此段正好在恕上看是也其盡巳之忠雖卽於恕上見之然只是逐事之忠盡一念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里仁　書院藏本

之忠此所得一事之恕也既唯之後方見得只是一箇忠可以做出許多恕來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矣困勉緣謂未唯以前體用倒二忠自忠恕自恕既唯以後體用合一忠卽恕恕卽忠夫忠恕相離不得一事之恕必由一念之忠謂未唯以前未能洞悉乎忠之全體則可謂未發以前忠自忠恕自恕而體用乖違打成兩截則不可也○語類云曾子於貫處巳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蓋以隱配忠爲一貫配恕爲一之所貫者也夫貫是事物之理所當然隱則其所以然孔子四十而不惑知其所當然也五十知天命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知天命是見他本原一線來又聞知天命是知箇源頭來處恁地徹皆是以知其所以然爲聖人之一則此之以隱配忠爲一似乎有理然朱子謂不得以中爲隱和爲費卻以中與大德及忠爲一類和與小德及恕爲一類後費隱既不可分配中和乃以之分配忠恕竊未解也又恐理之所以然卽在所當然上孔子由不惑至知天命何故積十年之功方能知其所以然竊謂知天命者知其所以然之皆出於一也其逐事逐節上各有所以然則不惑時未嘗不知之也特逐事逐節知其所以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之皆出於一也猶之曾子未唯以前其於恕處用功雖未嘗不由忠

做出卻不知許多恕皆從一箇忠做出也所謂但未知其體之一者其逐事逐節上用在是體卽在是未有知用而不知體者但未知其體之皆出於一也然則未唯以前亦未嘗不於貫上見得隱處必既唯之後方知凡隱之所以然者皆出於一耳○衆引云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有自統體言者有以逐事言者知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又曰格物時便當務求其所以然然必至知至時乃能盡得其所以然此有用功成功之分逐事全體之別又曰方其格物時雖亦得其所以然者然皆未全也知天命當以全體言又曰必得其全體方爲知至方爲知天命非謂前此全無得於所以然者也則恐所謂逐事逐節上各有所以然不惑時未嘗不知至於知天命時乃是知其所以然者之皆出於一衆引正知是所也○衆引云一固是體之一貫亦非卽用之萬其所貫者乃是萬殊爲的箇名氏謂忠是一恕出只是一個與衆引說相近然卻未穩纔恕是分破出來處正是用之萬處或問貫之是恕朱子謂卻是忠流出貫之固體與貫徹有不同不得因衆引之說益當恕亦爲一也○語類以云

忠在一上蓋言忠則是一也輯釋謬添心字而大全因之今人遂不復知其爲謬矣且添了心字病痛不少蓋一以貫之者一理以貫乎萬事也語類說一字或以心言或以理言看來終是以理言者爲定論朱子云只此一心之理蓋貫衆理則其以心言者仍是言心之理耳○蒙引謂曾子向日就事上討道理到此就心上討道理夫說心上討道理而取必於心恐不免或有以非道爲道非理爲理者愚謂曾子向日止知人事萬理之所當然夫子之不致也至此方知天命一原之所以然則夫子之知天命也薛文淸以性之全體爲一最爲的當故兼引謂就心上討道理而取必於心不若直採天命一原之合爲無弊此正本心本天之辨也○語條問既能忠二條重恕字說乃是謂嘗子不日於恕上用力也○蓋至誠無息者一段直就聖道之體用言之東陽許氏之說爲當輔氏此條非也○說統謂此章是悟後語最忌支離一貫只還他一貫忠恕只還他忠恕全在意倚虛字眼討神不得一語往脚又謂吾道一以貫之若添理字心字體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字亦支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分別夫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愚謂闕頭說一悟字便是解門宗旨以下諸說皆務爲鑿矣以效爲辭語烏可以解聖經乎○外此那說尚多或說孔子提醒曾子妙在一呼不在一貫句孔子只呼參乎吾道只是這一箇喚曾子醒發便雖此授受之神處再着一字解說不得或云孔子不止於一中蹲坐曾子亦不向一處梁根或云孔言一貫貫無所謂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凡此皆當放而經之者也○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固於萬殊上用力也然則旣聞一貫之後將何如愚觀仇滄柱之說則謂曾子自此從一本處理會困勉錄之說則謂曾子至此乃就萬殊處理會蓋困勉錄之說爲當也○一以貫之者以體之一貫乎分之殊也體用合一意只可帶說在一以貫之之下不可以此爲一貫正解也雙峯所謂做顯一貫內外一貫動靜一貫似只說得體用合一意耳○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今饒氏朱氏乃分脩身以上爲忠齊家以下爲恕謬矣愚謂格物致知之所精察者此忠恕也誠意正心脩身之所力行者此忠恕也齊家以下則舉此忠恕而推之耳如之何其可分屬也○以仁義禮樂爲一貫者非信手拈來皆成一貫之說也以仁與樂是就同義與禮是分別實實可與一貫相聚合也○黃氏謂旣盡忠恕方能一貫似與集註小異然卻可相成蓋黃氏所云王遵道不患而勝

以人者自曾子平日隨事精察力行工夫也蓋必先用力於此至於久之而熟斯一以貫之而動以天矣呂氏謂忠恕盡頭卻在盡已推已做出深得此意[illegible]叔渠曰忠恕自是學者分內事聖人就是這箇盡到極處便與天地同其體用此處行等設無異同實際飛曰誠天地之至誠無息上有嘗則字後一本萬殊下有以此觀之字不是又夾入天地講亦是借彼則此耳天地聖人學者之忠恕理雖一貫然有賓主到底須認白文夫子之道字註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之字指夫子之道不得以實爲主周聘侯曰聖人之一只是一箇誠故曰至誠無息忠所以盡已心之誠也恕所以推已心之誠也如此看忠恕之於一貫眞是點水滴凍○下一借字曾子口中分明將學者工夫指點出聖人之道來全是爲學者說法故曰曾子之告門人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一事一箇一此小德之川流也萬事共一箇一此大德之敦化也○動以人盡與推都勉強動以天盡與推都自然

子貢從知入曾子從行入此章與多識章自別然知與行本不相離參之與積力久要亦既不得與知但行一邊意思居多耳○問政章兩所以行之者一也句註一者何誠也故下文即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今曾子以忠恕明一貫是以學者事移到聖人分上說學者之忠恕是即所謂違道不遠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也聖人之忠恕是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學者之忠恕則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是聖人之忠恕則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忠恕者此誠也一以貫之者亦此誠也朱子解兩所以行之者一也句皆云先立乎誠則知以忠恕證則一貫亦只是一誠字曾子眞有得於夫子之旨宜其呼而即唯耳○金穀似文云同一忠恕也而有遜而爲降之義焉蓋物無要者天道有心無爲者聖人而學者勉強而未遂百姓日用而不知忠恕固不同也而又有渾而難析之義焉天道亦施生而應與聖人亦飲食以爲賢而踐履而後見者學者知能而共與者百姓講得最透○聖賢所論忠恕斷無兩條此處所謂學者之忠恕即是中庸之不願勿施即是孟子之盡恕千子晉作兩模恐未的豈忘卻程註違道不遠是也句并朱子語錄不欲勿施便是學者之忠恕云云耳 見龍記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爲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於利亦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或問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例拘饒氏小人之心只曉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喻利喻義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沃戶樞象山陸氏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南軒張氏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所未發陳氏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爲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爲也雙峯饒氏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言所以於義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新安陳氏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在即利之所在義之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向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痛其趣味間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蒙引此就處事而言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黃勉齋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得飴以養老尊之愛之也小人得飴以養老或冀其財

或遡其龍泉因之曰君子於義精微曲折不違毫忽故曰喻義言精於義也小人於利窮工極巧不漏錙銖故曰喻利言精於利也汪武曹曰此章必兼程陸二說意方完備或問之說正如此許亦只曰喻前君了然學注求小人溺習染來喻後有篤好專力以求之黃際飛曰只　義字有理有事有原有委有精有粗有虛有實義字自一筆不到即喻字有一分虧欠喻利亦然程陸二說將喻字前後中邊都說到了必須兼用喻字意方爲該括○此喻字與前章懷字不同懷只是思念說到篤喻字乃甚推勘君子小人到極深極密處君講求與懷字一樣便非　見龍記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程子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雙峯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身非爲己之學也雙峯饒氏省謂察省非徒察也南軒張氏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欠缺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新安此與三人行必有我師同意讀書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潘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眞能見賢必內自省方是眞能見不賢顧麟身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爲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今人見賢或思之或揮而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鄙而親之皆由爲善去惡之志不早立也陳西陵曰思齊內自省剎剎猛醒念念提撕方是省身克己工夫一時不肯放過兩見字一見即然無見不然實人需存此意也樂東曰思齊內有猛進工夫自省內有克治工夫湯潛斯曰賢

不賢兼大小事言

重在思齊與內自省上。兩見字不必深看。蓋必思與省而後見非徒見。乃爲眞能見賢見不賢也。思齊有步趨恐後之功。內省有惕厲不遑之力。非徒空空一思一省已也。見字固不可深看。然亦不得太略。目方有所睹。心若有所觸。偶見如此。常見皆如此也。見龍記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所謂以下皆內則文

朱子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闖做。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致觸其怒者亦非也。○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蘊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權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胡氏人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西山眞氏起者。竦然而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親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熟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新安陳氏不曰苦諫而曰熟諫。熟字有深味。熟熟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蒙引或曰勞而不怨。便只恁作了。便又復諫。曰依舊復諫。不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說統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是箇幾諫字。朱子所謂不要闖做他。漸漸從容以開導之。不是是也。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依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此不違只是照舊幾諫。勞猶苦也。撻之流血。不必用不怨。亦只是照依幾諫。須知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悻勞之心。卽是怨。孫崔林曰諫若諫友。尚有多術。事父母獨有幾諫。更無他術。故事父母二字。宜極體味孚裏。一曰微詞以諷。是幾。乘閒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介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此以將順爲臣救法。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卽所云負罪引慝是也。此又以愛慕爲臣救法。陳紫峯曰不違。不違其初也。初諫而後不諫。是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是亦違也。李木菴曰不從。須婉得親口不能告諸子。而心又不能甘諸子。若無辭於子之有是言。而又不欲子之有是言。汪武曹曰語類云。問幾微也。微盡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蘊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較精。釋改本更明白。黃際飛曰又敬已是順了。姑且不諫。起敬起孝。以俟父母歡悅。爲再諫之地。此二字。不是諫。不違方是諫。耶天池曰開口說事父母三字。便與事君待友有別。

幾諫二字包通節。蓋不從與勞。亦諫後必有之情。而必至不違不怨。方全得幾諫道理耳。○幾字或有作見幾二字解者。已爲朱子所駁。不可從。見龍記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朱子〕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慶源輔氏〕詳味集註非心歷身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饒氏〕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胡氏〕遠遊特事之至近者耳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纂引〕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存疑〕遊必有方只從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吳省菴〕曰此當一直看下因上句說不盡又著下句遊必有方即不遠遊之心也重在體父母愛我之心上〔陳西疇〕曰看註心與事俱切至已與親俱周到眞令人跬步不忘上句是主下句於無可奈何中姑設一法仍是不遠遊心事〔許赤史〕曰不字有斷斷不可意〔王肪渠〕曰徐思曠文頗疑有方句似異常解反覆讀之乃知其情之深解之確全從題中一不字得之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必非有方之遊而後悲也放活此句正爲坐煞不字題情的的如是

遊必有方饒氏主遠遊說輔氏主近遊說陸汪仇周諸家俱主饒氏而以輔說爲非謂添出近字語氣未甚直截也○徐思曠講末句云雖有方也猶遠遊也作推深一層說武曹謂其似翻題案與語氣不合而秋渠卒皆則謂其於必字透過一層正於上截不字粘緊一層亦各有見當更詳之 見龍記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重出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以年之盛衰驗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親之一事也〔胡氏〕記憶訓念念在此而不忘也〔王氏〕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峯胡氏〕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正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吳氏〕愛日謂及時奉養無解於心〔纂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存疑〕不是空空一箇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知解曰記憶最是若是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四書講義〕喜懼一時交集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陳西陵〕曰兩一則字不是轉語是疊語時刻驚心動念俱是知字中一念所至如何可不記憶得〔徐思曠〕曰懼之數多喜之數少喜之情淺懼之情深

兩一則句是不可不知之效而上一則以又須併入下一則以內側注到懼一邊方合若分說平說便失之矣 見龍記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朱子〕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請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纂引〕恥躬不逮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困勉錄〕恥字乃因推不出之故而得之大全朱子兩段兩攝章思前一段是說易其言便不能行是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

難意思後一段言不能行所以易其言是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意思○集註圈內是從言說到行范氏註是從行說到言故謹士以爲小別然總是一意皆是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意此與爲之難稱與者説一恥字爲學者做較激切耳[吳因之曰]不出其言全防遠點恥心所以制得住[李毅侯曰]一恥字是他終身兼勵處雖躬有違日而恥無釋時[張楊園曰]言之不出不是竟不言即言時亦有許多遲回審顧處之字當玩[汪武曹曰]或謂躬字內不必添行字逮字下不得貼言字皆謬論也[周聯侯曰]因是兼有躬行意然此章畢竟以言爲主下句正推其所以謹言之故若言行並重與專重躬行者皆失本文語意此章最難講若說成因躬不逮所以言不敢出則凡怠廢自安者竟可以緘默塞責矣緊要在一恥字躬有踐言之日恥無可釋之時自愧自憤非以矜而不宜者使躬可蔽拯正以欲宜而仍矜者使躬難自貸也語豈能終身不出則躬何逭一刻不逮之字也字緊相呼應 見龍記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朱子]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儉而已問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若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語錄]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心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用此[兩峯張氏]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不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慶源輔氏]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蒙引]約未必皆中庸此亦謂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翼註]約字要認得眞固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註不侈然自放說侈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智無所不爲底人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說統]約之一字以此節情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爲以才智自逞者發[說約]約字要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節儉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假陽明作來

放心解則是做首做尾工夫豈止鮮失予[備旨]心小則寡失聖賢所以尚敬約有斂養非但儉約有餘也收斂而不放縱謹慎而不驕侈豈必事事畏葸而亦少失矣要看失之者鮮四字 見龍記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兩峯張氏]言則欲訥行則欲敏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雙峯饒氏]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蒙說]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汪武曹曰]說此章者每云君子天性欲訥欲敏殊不見君子用心獨苦意在重寫欲字御反說得輕矣必如胡氏說方寫得欲字出方見得矯輕警惰變化氣質之學[李岱雲曰]下一欲字則不但言未訥而訥之行未敏而敏之即至言無不訥行無不敏而欲訥欲敏之心固終身如一日也如此方是欲字真精神[湖星堂曰]欲者謹築於未訥未敏之先審察於方訥方敏之時加勵於既訥既敏之後君子之訥敏有時而止而君子欲訥欲敏之意終無止也

題旨自在欲字欲字內有刻刻檢點處處提撕之意人見爲敏訥君子無時不見爲敏訥也註中易字難字正是所以不可不欲之故○玩一而字則言與行訥與敏正宜對勘互說但仍須逼出欲字眞精神不得似言顧行行顧言語頭耳有因題中而字竟用串講倒重行一邊者只可備一說終非正解 見龍記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有類小人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則久中大字[新安陳氏]兼舉好德

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公遷朱氏〕曰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人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蓋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體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修之復之之條目也〔翼註〕據証類應解還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若只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覺未與切〔說統〕謂意只是鼓人進德之志如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意亦有相挾持之義〔困勉錄〕以秉彝言則舉天下同出於一德固不可以不孤有鄰論也自氣稟物欲之拘而其不相應者多矣然秉彝者必無盡亡之理則聲應氣求固所必有也要如此看○德不要說得極闇藏極恬淡不必說到千秋百世衾影寤寐上〔許亦史曰〕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豈必有鄰而後修德而鄰自必有〔李俗雲曰〕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下故曰以理言必有鄰是就天下之人夾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爲類應故曰以事言

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須串說爲是若兩開分說便不得神理○秉彝同好一層意在德字下不孤上人雖多失其本然之德豈竟無有克全此心此理之同而與爲應求者故必無孤立之理而有類應之事也〔翼註〕與困勉錄得之〔留雲〕謂不孤二字從源頭說竟指秉彝之同講尙未的　見龍記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前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出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諍說〔蒙引〕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尋[illegible]

分言當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故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說統〕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須乘幾投入不然而徒以言語經數安免辱疏指出辱疏正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幾〔四書講義〕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非教人緘默〔困勉錄〕說統此說與蒙引存疑但主見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並存可也〔翼註〕思白曰須知進言者不宜動輒歸咎君友之辱疏惟數斯辱惟數斯疏苟非數也何嘗不可以從容而論也二斯字可味

見幾而作是此章正意然言外有必至數則方辱方疏臣友不可畏疏與辱而竟不進言一層意玩斯字便見又有要爲君爲友者知數便取辱取疏須寬以待臣友使其得以盡言之意此亦在言外天崇時竟有通篇主後兩意各出一奇終屬偏鋒若將此二意作襯筆即借以補圓題意卻妙○寶服膺云數斯辱矣若猶未也辱不及也數斯疏矣若猶未也疏不及也事君交友者其無懼辱也飄玩斯矣二字內本無得此意正可備一解百史聞不失斯字語氣艮是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纖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五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勿軒熊氏〕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心程氏〕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爲己之學者。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朱子〕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爲可妻也。〔慶源輔氏〕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鈇鉞之誅。皆安之而無慙進修之[illegible]。〔饒氏〕可妻見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見其一事。言之本[illegible]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陽許氏〕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蒙引〕勉齋云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龜山氣弱。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闕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因勉錄此處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絏之中。兩賢豈有優劣哉。〇此重擇配上節。明往事之無辜。下節料將來之無禍。聖人只論人品。不論境遇。總在世法之外擇人。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朱子〕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〇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厚齋馮氏〕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克保其妻子耳。〔新安陳氏〕此章本無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四書釋地〕續南容孔子弟子[illegible]

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三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其宮者蓋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适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囂又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徐畏菴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耳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爲賞加沈說注曰往時謬論謂此章是衡兩賢品行非爲擇配而設者眞擇見也夫婦人倫之首婚姻一道古今誠重之矣故如聖人專取人品不拘世情榮辱不論門第高下眞爲世議婚之法雙峯饒曰不廢免禍俱無實事特論其理補星壁曰此節兼言行說自圭章單主言說

南容是謹言愼行一流人才器未必著稱於世冶長則更遭意外之辱尤爲人所輕忽而夫子皆以子妻之可見聖人取人總非流俗人所可測識也此章固是表二賢之素行而擇配意尤不得輕看 見龍記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 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家子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狀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摩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概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概說語錄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其德胡氏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雙峰饒氏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存疑節子賤之成德觀之可見尊賢取友是學者急務蒙引註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說約此章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看榮獲息見賢々之不可少如此若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山內是深幸魯多君子足以供子賤之所取意中却是深幸子賤之能取友以成其德亦以見良友之不可無而觀摩盛礪之功之不可以闕也 見龍記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程子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有於宗廟朝廷而不可施之於他處此子貢之偏處胡氏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耳南軒張氏瑚璉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有所限量哉雙峰饒氏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邦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雲峰胡氏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謙言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新安倪氏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誤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不奉萊廟之器而奉宗廟之器則不特玩好之具而爲邦國之
用不奉本朝之器而奉夏商之器則不特今人所珍而爲古人
所重【蒙引】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
其庶乎不器矣○子貢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外方
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此別言之夏曰瑚商曰璉則象外圓
內方外方內圓者而遍名之也【困勉錄】通節與是贊詞註云子
貢雖未至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
天下人材毋怕無用故器字亦最難得的到了器便是天地間
有用的人但器有眞假有大小眞者大者可貴假者小者可賤
耳【汪武曹】曰子貢之穎悟亞於顏子其子貢敢望夫子上章以
君子許子賤亦未必以不器許之故此章若謂子貢之器當更
求進於不器則可如以子賤爲不器而謂其優於子貢之器則
不可也【李岱雲】曰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
華美是發於外者註句中著一而字有意
器者有用之成材而器至瑚璉尤非凡器之所可擬所謂寧
登於廟毋入於市也寧爲前王所寶毋爲世俗所珍也正可
想其器之超越凡近處不必加貶詞註中未
至於不器云云只可作餘意耳　見龍記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
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程子】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
善佞學不害佞【朱子】佞是無實之辯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
口快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揔得說話也好如子
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語錄】問子於仲弓不知
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
要緊【慶源輔氏】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夫子
稱其可使南面今或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肆口者故以
爲厚重簡默也人情狥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
賢【蒙引】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
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爲仁者亦是指他重厚
簡默處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
洪簡重是貼南面意倚交生意看書要依此法【說統】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處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
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
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
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
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
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語錄】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爲君夫
子既許仲弓南面又曰未知其仁何也曰言仁有粗有細有只
是指那慈愛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若有一毫不
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仁但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
疏底這箇是密底【勉齋黃氏】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
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
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
其所獨得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
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
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慶源輔氏】佞人持口以禦人浮
淺露支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
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蔡氏】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
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
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眞氏】仁者兼該
萬善無所不備【陳氏】人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
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
【雙峰饒氏】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
故體此仁者亦不可以不全【仁山金氏】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
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至誠
誠不息【厚齋馮氏】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衛以
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
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雲峯】

胡氏全體而不息。如蔡氏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胡氏主仁者之人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至體此仁。卽弘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卽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不息之語。〔東陽許氏〕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專言仲弓。禦人二句。是言不用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公遷〕朱氏。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爲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爲體道之成德。此皆尊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而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翼註〕口給非正。與仁相反。仁爲小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亡矣。屢憎不獨君子居於辨者憎之。直道未泯者憎之。久而覺其非者亦憎之。〔說統〕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卽是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纔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專爲仲弓辨仁。〔困勉錄〕時方以佞爲賢。則宜見說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惡。此是人心公惡處。陳氏以佞爲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若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周聘〔閔門〕註只云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云乃所以爲仁也。上明有不知其仁句在。蒙書說誤。

仲弓之仁。夫子未能遽定也。但其不佞。則爲夫子所深許耳。只重辨佞不佞。不重論仁。○兩焉用佞。上句是因或人之言而言佞之不足取。是緊說禦人二句。正說佞之焉用處。末句是承上不知其仁句。言雍之仁雖知。而其不佞乃是其好處。又何用爲雍病哉。是累貼雍說。見龍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程子〕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道理。若自信得及。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又須自有所得於這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差。雖知其已然。未能决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會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盡性命之降衷。便是。○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曰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其見道之明。爲何如。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及身而著也。○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肯小用。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蔾藿。未食芻豢。只知蔾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蔾藿不足食矣。○他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處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害這便是未信處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見斯是他見得此理了只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會點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泥都不肯做工夫○點見得高於工夫上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知只是一箇知卻有淺深須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別有一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卻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也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開已是知得八分了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神色獨變此爲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爲真知[語類]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恁不敢自保如此[慶源輔氏]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不可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陳氏]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已自高於世俗[黄氏]謝氏說一毫不自得不害爲未信似指心之所存者而言集註言真知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專指所知而言安知未信之言非兼知行而言耶曰觀斯字之義則指斯道而言非指此心之志於道而言故但可以知言也然謂之真知則於理相契無復疑殆安有所存所行之未實乎故但言知而謂之意在其中矣[雙峯饒氏]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已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雲峯胡氏]已見大

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故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新安陳氏]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讀書錄]程子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斯指此理而理即性也天下萬理不出一性知性則可悟道[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毫髮無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問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存疑]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今當如此臨做時卻又不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地做不恁地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或違方是信○信是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爲這就是信○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畫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央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開見得道理須要到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知得治己工夫須到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地位此皆見道分明處[四書講義]使開是就他才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矛盾也若如艾千子說自見不足益見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也若如千子說止就政事指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近人謬指斯字渠自著魔妄見豈可因壹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斯未能信即據所學所仕日用平常之理卻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黑子方於註中篤志與不安小成意親切有味○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及對契神情謂吾斯句不可實發此種謬論一出純作拈花微矣一向打入青州布衫庭前栢樹子去矣[困勉錄]袁了凡云聖賢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仕而錄使之者乎蓋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

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信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相碍披蒙引以夫子亦知開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見大意見字爲志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二字指心謂斯指心言者謬謂指任言者尤謬○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只在氣晌上畧分其實斯字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是開所獨○崔見湖云卽其不甚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趙俊谷曰子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覺來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害之耶畢竟蒙說爲是**備陰錄**子初不欲開爲無用之材後更取其大成之意**黃際飛**曰信字與見字不同見是大概見得信是真知而無毫髮之疑自覺未能信正其見道分明處使見得不分明則不知此理之無窮盡而自謂已至者多矣孰自知其未能信**汪武曹**曰胡氏謂毫釐未信皆自知之乃是見道分明處蓋此卽不知爲不知是知之意然於見道分明卻只說得半邊存疑兼必先自信方能治人立說乃爲完備○**困勉錄**謂信字內有二意一是漸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大全朱子第四段甚明愚謂惟細微必盡自反身

皆誠細微必盡意尤重可包反身皆誠意在內看本註專以眞知言可見存疑說信字雖主反身而誠一邊然卻從細微必盡說來也**周聘侯**曰委吏乘田亦以平地成天木須出之所謂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也此理分量不盡不但不可以理天地萬物並不可以治一人一事開切實用功如此日用之間大段必有可信處故夫子使之仕而心術隱微之間一毫不信必不敢以自安更有出於聖人之意外謝註聖人不能知而開知之云云與虛齋說正可參看**湯星匯**曰始終只一意非後之說爲是而前之使爲誤也

使開與說開非有兩意而淺深正自不同其使開也正因其可以仕而使之耳到說開則眞有出於聖人之意外者○斯字所指者廣明新止至善道理都包涵在內不專就仕言也而仕亦在其中○註中篤志及已見大意不安小成之是失子所以說之之故然三者意須說得其中融洽方妙　見能記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爾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聖人欲浮海豈有慣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自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詞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用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矣**新安陳氏**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不能深察精義而有謀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而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雲峯胡氏**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蒙引**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存疑**此與居九夷同意浮海亦不是之往與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於海島之君或者有所遇乎**翼註**說者謂好勇二句泛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泛而意實專爲此事發也○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卽事理也**周聘侯**曰無所取材內有二意一見中國不可絶而子路往而不返是不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概也一見時勢尚可待而子路決於必去是不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也

浮海非夫子本意也只因道不行而偶發此嘆耳觀末二句夫子所以示子路者便見夫子始終不忍忘世之意○存疑謂浮海是夫子欲行道於海島恐未必然或作餘意可耳　見能記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吳氏曰可使句須連下不知其仁句作一氣讀若斷作可使句另講將不知其仁句再找則下三節依然是引武伯用才矣不然亦論才是論才論仁是論仁似聖人一時說話有兩般矣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朱子】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雜耳。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仁字便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終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二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與說又問及爾何如是問其仁非問其才【四書通】仲弓亞聖顏淵然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爲不知其仁則於由求以爲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也尚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爲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去仲弓又何如哉尋覆亦非僅長於言語想其禮度雍容亦是壯觀而儼然敬故特加束帶句【四書講義】聖門惟求仁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玲瓏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意只可使二字自見。此章論三子不實斷其於仁何如而概曰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之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欲起天理斷滅亦不可知若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許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若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體既備而後可知仁必事念皆理而後可知是洞見本原之論。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若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之未盡固難爲此章只論仁帶言其才正見仁之不可輕許並無容使意三子之才亦從仁出而未可謂仁者以勉焉而未至也。由之治兵必堂堂正正而伍兩卒旅之間亦皆是天理上作用來不如世俗之詐但未可謂仁求之爲宰必正大光明而刑名錢穀之間亦皆是天理上作用來不如世俗之陋但未可謂仁赤之對賓客必文質彬彬而揖讓周旋之際亦皆是天理上作用來不如後世之辭但未可謂仁【王宇泰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辯說者不得而施其[illegible]時皆不離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不與其仁也【汪武曹曰】凡見服皆素帶而冠弁皮弁朝服玄端則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玄端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擯帶也【周聘侯曰】兵賦禮樂若事事都從天理上出而無一毫私心則才即是仁若學力未到雖能擔當做得事業到底粗率

不純使叫不得是仁三可使三不知
分明判才於仁外不是合仁於才中
武伯之問三子問其仁也並非問其才也則子之答之只一
不知其仁何便了而又添出治賦爲宰與賓客言數語者非
贅也在外者易見在內者難測三子固各有所長若說到心
德純全則雖師弟一堂有難以遽定者先說才之可使正以
決其仁之不知耳才與仁不得並重非有謂夫子欲三子見
用於魯故因武伯之問而歷數三子之才以告之如此則反
重在才矣非此章本旨○金氏發似文云仁而勇則毅於其任
仁而藝則游於其天仁而禮則本於其始而三子未進於是
仁之勇豈但用之戰則克仁之藝豈但用之吏則循仁之禮
豈但與於會則成而三子若止於是說得融微 見龍記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孫擬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是聖門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程子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何當玩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問女與回也孰愈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以見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也乃曰聲之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盡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答曰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蓋條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聞作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何如曰孔子耳順心通無所限限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乂亶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都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從底處源頭只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偏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偏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惟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者學而知之者測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十者數之終以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之言無不說可爲知十之驗子貢之告往知來可爲知二之驗○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睿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闕疑問一知十不是引伸觸類逐一推將去理本融通只就所聞之一理知得圓融洞徹便是有無窮之得便是知十聞一知二却是聞一件又推得一件註中即字因字有斟酌家謙何敢望見遠不及他且不能等齊況愈乎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試○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未實然他知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推子貢女閔冉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

夫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務如此發源輔氏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己至矣夫子所以許之新安陳氏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一以貫之豈局於[illegible]一知二者哉汪武曹曰或謂顏子明睿所照已到一貫地位子貢尚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所以不如門使聞一亦知十從然未知愚觀聖門論用功每從聞見入故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然聞字又可包見字如威儀文辭之皆得言聞是也其在子路有各以聞斯行諸為問記者又稱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求有扶倒聞字皆與回言終日是即顏子之聞一知十安得以聞見上著力為子貢病或又謂子貢病在以聰明測度今能自知自屈即此一念便能於本體上反求自可幾致一貫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許其知二可進於知十愚謂子貢既能自知自屈便不安於已知不畫於已至而有可日進之機夫子所以與之之意如此其終聞性與天道也豈非知二之果進於知十乎如謂合聞見而反求本體以幾一貫乃是釋陸宗旨非聖門之學也或謂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別顏子之知子貢尚未知其分別有此愚謂子貢若不

能真知其所以非如處恐未即甘心自屈也或謂此一章不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先諸儒尚未參及愚謂聞一以貫之與聞性與天道當一時事先儒既謂此後終聞性與天道則此章自在聞一貫之前無可疑也外此紛紛邪說為今人所不復道者則愚亦不復置辨矣

愈字與字弗如字三節意聯絡照應愈者勝也何敢望則不惟不能愈并弗能如矣故夫了且言與女弗加也與字兼自知[illegible]之意○知十知二審量來此子不錯所謂自知之明也甘心自屈於知二而曰何敢望回所謂又不難於自屈也自知自屈是與字正面而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畫於已至之意亦須補足 見龍記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新安陳氏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所施處如朽木糞牆壞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敗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積滯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慶源輔氏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予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其實則欲其病[illegible]則病其[illegible]則失其在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日自[illegible]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上之牆不可杇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庶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亦以驗物教人不倦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覺軒蔡氏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者先於立志存養天子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是聽言就信其行者此語特以警予耳 湯霍林曰始今非吾特

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近來不爾也一串說李衷一曰於人二字猶其感慨但嗚指宰予與傷今思古意絶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愛人欺詐曰吾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

蓋寢則志氣昏惰故夫子既深責之而他日又重警之亦以教門弟子也○始今人吾四字有多少感喟神情在內 見龍記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程子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養之可以至焉〔朱子〕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問欲慾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亦通用〔語類〕剛與勇也也自別說六言六蔽處可見西山真氏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生死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蔽揜過而不能出也節齋蔡氏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illegible]

其志常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嗢強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向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雙峯饒氏悻悻只是色厲的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便是慾所謂色厲而內荏也〔雲峯胡氏〕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或其剛之似夫子識其不剛之真新安陳氏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厚齋馮氏〕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欲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蒙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勢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處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存疑〕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氏所謂浩然之氣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吾往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蓋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縮而氣歉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於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懼雖千萬人吾往矣○剛與柔相反慾乃剛病根為說堅強不屈之謂剛棖也慾多慾則易屈矣焉得剛〔四書講義〕剛字兼質與學說因勉齋黃氏說剛者人心惟剛足以闢之真儉於道心惟斷足以扶之此夫子思剛意也〔薛敬軒〕曰棖也慾句因問而答只借來一點撥不拆開說棖也〔顧麟士〕曰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於欲則紐在一處無分曉矣欲是必屈之故無慾便是剛的骨子無這骨子硬做不得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剛自是不屈底慾則裡面方着了些鉛錫不可謂剛屈於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遂有申棖之許與汪武曹曰剛與慾本極相反其辨又甚微若只從極相反處說或人亦不至誤認中棖矣須從相似處推勘在但求曰剛以仁為體以勇為用周聘侯曰外面畏葸中多汎溺此柔而多慾者也外面倔強中實汨滯此剛而多慾者也慾自多般有慾之人亦多般總之皆不得為剛也

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聖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言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嘆也陳氏聖人教不躐等不將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耳王氏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新安陳氏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讀書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聞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困勉錄說教謂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披理原如此然此處抑不重只重教不躐等文章是夫子日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教人者故不可聞翼註云文章即性道顯設處性道即文章隱微處本是一而二二而一但章旨不重合一上此說得之矣○須味罕言字謂夫子之日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爲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日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不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爲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一切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亦不是常言如曾子初時只教他精察力行皆是文章上事到後來如有所立卓爾一以貫之夫子亦必有一番指點一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領講曰不可得聞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非謂言矣而不可得聞也滿卿術曰性天道本二而夫子答言之稱華性天道本同而夫子析言之愈精如此方寫得與字透楊江陰曰涵養之方知行之要亦都人自得其性然非率性之論而直言也若言性之時必進其人而特命之雖共處一堂之上有不徹及於他人者下學上達時行物生亦教人共明乎天道然非學天道之原而直言也若言天道之時必致意於其人而後能

之雖共聆聽對之餘有不能領乎其旨者周斯侯曰罕言有二義非其人則不言如子貢而外不得聞是也非其候則不言如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是也○文章是夫子德之見乎外者故直云夫子之文章性道是天下之公理必言之人始得而聞故下箇言字其實文章上原有教在非夫子德見乎外不待教而學者自能聞之也章內分明有兩夫子原是說聖門教不躐等此章重教不躐等意文章是性道之見於外者性道是文章之蘊於中者是一是二理未嘗不是但此章意不重在彼此鏘後來扯大浮滑無當須兩項不分開只將教不躐等意從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處實發出來方得○要得子貢悟後光景然文章是可得而聞者須實貼詳中威儀文辭上透發至性道雖子貢是已聞之後但題面明說不可得而聞上句言字註亦解作罕言退須畧幫說爲是前輩有將性與天道在子貢口內細細分疏者恐與語氣終未甚合 見讀記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饈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其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雲峯胡氏同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行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而成之術也翼註未之能行不是時勢所阻只是方聞了未到那行底非節詳中以及字替能字最是說統此聞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當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要看得活講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指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徹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四書講義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竟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者之前

此聞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子路覡爲未能行時候○非恐有聞只在未之能行中依著一轍非眞有後聞也文子子曰此此聞斯行更進一步只形容子路急行之心翼翼身曰唯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惕之意蓋急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猶聞欲聞斯行之以爲後聞之地以踏踏行之力耳惟其心愈欲蓋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盍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文李從出曰未之能行雖恐有聞只在方有聞時見得蓋方有聞時低回之間自是行不及將候子路此時已唯恐有聞了唯恐只在未能時未能只在有聞時若於未之能行下再作停頓摹擬則失之矣兩頭兩箇有聞中間橫搭未之能行句此四字自極重但兩箇有聞亦不可輕看而首句有聞尤不可輕看蓋未之能行何以恐惟慮其後復有聞而恐也而後復有聞何以恐以其前已有聞而恐也一箇未行挑著兩箇有聞若且行前聞則後聞之來無窮豈能將待若竟行後聞則有前之所聞早棄擲了如何使得兩邊之聞進爲一心之恐一念之恐欲副兩處之聞聞無已時行無已時恐亦無已時矣前輩謂此題十二字須作一句讀良然 見龍記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

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宋子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勤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文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機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只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天文察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學爲馮氏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焉取諸此與或者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說矣不同因他錄不可提敏字作主但性敏位高亦似可安立說蓋性敏者多不好學況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況又性敏乎栢靜蓋以覇不好問便與惟魯快野不同故曰文猶恰相曰是以句雖節取亦必能勤學好問實指出可謚爲文方與上二句呼應且與謚法何合經武曹日表記云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鄭註雖曰壹讀爲一一惠猶善也然惠字解者不一不可竟解作一善語類亦仍用一惠二字范氏後以敏字下字要提以彼倚學凡問猶與謝臣無華況不悖敏與位寧不謙尤可把此章是論謚法子貢疑其不得爲文夫子即其好學下問二端以爲因此而得謚爲文不欲沒其人之實也亦是節取之意夫子口中不必節外生伎多作駁詞 見龍記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宋子)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冠有定制不敢著底都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慶源輔氏)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雲峯胡氏)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爲政三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耳(仁山金氏)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騎章服各有尊卑也○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誦○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謗有取我田疇之謗○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厚齋馮氏)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耳(新安陳氏)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希疑)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以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三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意也使民是驅使猶言駕馭也

(四書講義)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全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透此意方切子產生平(困勉錄)首說箇行己之恭則與三者反坫僭然自旅者異矣此一句是爲人根本惟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得行其志也○鄭好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范紫登)曰鄭之時臣驕君替而子產獨退讓守己俗敝民淫而子產務以教植教衆以經制防弊此謂有合於君子之道(嗣聰按)下箇有君子之道四因是不能盡合乎道然春秋時名卿大夫氣象近道者百不得一子產於君子之道有之不一而足且有其四最人所難本文只是許詞不須於言外搜索也

春秋時諸國名卿或以才能見或以智術稱或以文詞武勇著然皆雜而不醇罕有合於君子之道者故夫子獨美子產道箇是贊詞節取意不重○道字貼事上行己養民使民但就設施政事上見然玩恭敬惠義四字乃是本之心而達於

事者惟其心術正故其經者亦醇也 見識記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南軒張氏曰人論泰之六三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惟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爽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死生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少趙葉氏曰天子在齊與平仲交者八年故知其如此 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四書家訓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以狎狎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 四書講義久須貼定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晏子之久敬亦不指所擇者若敬其可敬則不敬者多矣且敬隨人轉矣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經云善與人交近人御云善與惡人交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好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掄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困勉錄能敬斯能交是餘意不見曰惟久敬則齊發不投諸疑不作 備投一曰非久敬上蒸敬非難久而敬爲難 瑤花登山敬兼不狎不褻二義全要得大夫上交下交氣象 惟其久敬故稱善交人情初交未有不敬久則狎玩易生猜嫌易起而敬衰矣夫子所以特美平仲男季講家謂惟善與人交故能久敬大謬卽正希文亦殊未得解也○章意因重在久敬不得鋪排善交然敬字又須貼定交友講更須切乎仲時事方不泛 見識記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 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朱子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爲知古說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徵顯闡幽處○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事 雙峯饒氏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 新安陳氏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朱子蓋卽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與 所爽何如其知言遲等也叫做知是不解之謂 王叔梁曰此節註義何等直捷時文家因何如句務爲虛妄大謬 知者明義理媚於蔡以求福是竟不知吉凶非蔡所得操也其非理甚矣故夫子譏之○註不務民義云云是推上一層說夫子口中須評之 見識記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巳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邓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邓淫於邓子之女生子文焉邓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邓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日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程子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朱子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濟漫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巳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所告得是否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塞人鄭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雙峯 子文之事証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 饒氏 許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後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後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巳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旣不許之以仁亦三仕三巳之間須或有未善也 勉齋黃氏 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巳無喜慍剛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釋上所以 仁山金 以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王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鬭殷爲令尹則是卒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巳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矣又日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爲社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著其事爲賢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致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德亦益可想矣 南軒張氏 未知焉得仁當是二句註於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文子始之以未知終之以不許名爲兩截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蘇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汪武曹曰 困勉錄謂集註有二意圈內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私而未必事當理文子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外看以備王猶夏正君討賊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無私而事皆不當理二意原互相發明愚謂子文節註云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卽總註所謂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無私心何嘗以心無私許子文乎惟文子節註謂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累云云則事實其心之不能無私僅謂其事已當於理然總註既謂其未必當理而無私心又極言其事之於理不當自應以總註作主使兩人同歸並事與心而斥之不得謂其互相發明也且文子去國未幾無故復返而與亂臣共事則並其清而失之而勝稱其事當於理可乎 困勉錄此說以心無私而事不當理事當理而心未必無私分屬二人語類中亦有一條如此然其自註已謂此說可疑矣至高新鄭謂二子事皆當理而心不能無私此則謂事之忠清卽是事之當理而不知其固有別也夫註所謂其忠盛矣可謂清矣者言其事之忠清也或問所謂指其事實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是也其責之以當夏王之罪正君討賊之義則謂其忠清之事之未能當理也事不當理而心之不能無私又不待言也夫二子之事已做得如此可觀而無愧於清忠因不得因事之不當於理而並抹倒其忠清然二子之事終于理未當而不得爲仁亦不得因其事之忠清而並許之爲已當於理故事之忠清與事之當理不得混而爲一也 ○ 仁山金氏 仲原文亦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言子文復爲令尹而卒於位也今云卒又爲令尹便不可解矣卒而子文繼之于文二字疑當作鬭般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句太宰二字乃是大宰二字書恐正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公冶 圭 書院藏本

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淸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並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弑逆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公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鬭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註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卽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卽齊故也五年楚鬭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皆王猾夏之事也○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註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朱子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慍喜盡以舊政告之新尹陳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卻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爲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淸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淸是就心上說若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淸忠淸裏有仁二子之忠淸只喚作忠淸○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道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事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旣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旣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公冶 書院藏本

亂臣共事此二子乎曰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聖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何如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人下然後為仁何其言之異耶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況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能有望於仁也耶朱子文集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弟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只是就其事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卻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問二人既未仁則忠清亦未至曰此說得之語錄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就其一節可取仁卻是全體所以不許曰也想是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究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過一羽足知其五色之備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亦可知矣僩新安張氏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謂之忠清然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夷齊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求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仁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能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大全體皆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謂之仁也雙峰饒氏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蔡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以德言子文子未知焉得仁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石山金氏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地之大可知。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遂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

滅弦之師以滅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於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薦子玉之樣以遜之卒以致敗然猶爭諫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與閭丘嬰曰若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何以致嬰況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耆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又始與謀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illegible]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恆弒簡公胡氏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君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之隱案也欲全辨求仁之要在當理無私之前當理無私即仁非當理無私之外更有仁也窮理而後能當理克己而後能無私釋氏不於窮理克己處求仁乃以當理無私為求仁之要亦非思之甚矣四書通于文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然詳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於文子之清則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於夷齊之仁則曰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者又自不同用意之精如此四書釋地又續凡地以測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殆為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封高唐陳氏始大[illegible]

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亦有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註)武曾(臣)聖人之忠清是即仁而已矣比干伯夷是也程子此言不若朱子之當新軒之說亦似不以程子爲然然卻不免爲之迴護又程子亦有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之論則此條所論固非其定論也○論語精義說心上說今落去說字此句下云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適而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此數語翻別得極分明何可刪去○朱子謂二子忠清就事上說比干夷齊之忠清就心上說夫就二子之事觀之非不可謂之忠清然卻不能當理無私而如比干夷齊之忠清之出於心故不可謂之仁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既出於心則其忠清即爲仁矣然則二子之所以不得爲仁者終是其忠清之未至也何也以其事雖可謂之忠清而不能如比干夷齊之心之忠清也○事之忠清則其事未能當理無私故不得爲仁心之忠清則不但事當於理而心亦無私故可謂之仁蓋心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合而爲一而事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分而爲二也○夫子曰焉得仁則亦已斷其爲不仁矣○蔡虛齋氏謂仁道其大非可指一事而言之語類中亦有云欲論仁如何只將此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要不若語錄此條所論爲當(萬際飛)四二子所爲論其事事雖可觀而不能必其當理論其心心又難窺而不能保其無私皆兼理與心言(范紫登)曰兼而遠與下兩章之言一節難一節前章之指富貴而不辭後兩章之[illegible]而不悔

仁者無私心而當理之謂天下有事當於理而心未必其無私者亦有心雖無私而事未必盡當於理者所以克己又須復禮也若二子之忠清則心既未必其無私即事亦未必其當理安得遽以仁許之語類中數條辨極精 見龍記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朱子)天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橫渠云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或問)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可字中義行止兩意(語錄)問向看得乞醯事也道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著如此審細今看來乃天理人欲消勝之機日凡事固是著審細纔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多一番沒理會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此意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裡被你算得盡幾乾利害與道二思雖百思也不濟事人要計較到有何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處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語類)三思之有未得者須仔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拜子摘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卻倒不定了(饒雙峰氏)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蔡虛齋氏)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言之(陳氏)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日山)(金氏)季文子黨襄仲殺嫡立庶於是賄宣公之短點莒濮之會以齊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事與公孫歸

父尋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退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
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新安陳氏務窮理則也貴果斷決也明
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
愈惑矣蒙引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轉思之無已非謂三
次思皆爲三思也存疑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
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思量若與初間
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
同便須再加商量則亦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底乃是再思
也蒙引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計
利害故曰再斯可矣輯講只論思之理不甚取文子可
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
取眼三思有別識則其謬也須証此聖人矣而可乎。子曰再
斯可則三思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
之意非朱子補義也困勉錄因私意則放三思因三思則私意
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條是兩層意實相發明。存疑再思
底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
此則周公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
思未嘗三思也大全備要一段另有一樣意難并用若語類所

引模稜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之說則自與朱子以義制事一
段同也。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爲中人言恐未是雖上智亦
須再思亦不可三思雖鈍亦不可三思翼蔡陽曰古人得失
之故皆起於人心之思慮其得也以猶豫亦以果斷其失也以
發亦以遲疑汪武曹曰夫子既言再斯可便見三思之不可
必謂不宜毀駁文子惡居模稜之見尉嶼侯曰思字卽大學慮
字平時道理已明臨事卻又審幾研辨以判其是非雖事理難
然者到前遇刃而解不消過於推求然熟思審處自是聖賢處

事要法

此見處事不可不思亦不可過思也一思則得其大畧再思
則悉其精微凡所行之事或是或非或可或否已瞭然於胸
中矣乃猶豫轉輾疑首畏尾則愈遠愈惑利害成敗之見得起
而淆之而所行者必悖於天理之公而陷於人欲之私矣故
夫子卽文子以立思之準焉。聖賢亦非必教人避利而趨
害舍成而就敗也但利害成敗就義理上出者卽屬天理之
公在趨欲上見者卽屬人欲之私語錄於好謀而成等章皆
發其旨之矣文子之三思全是審計其利害成敗而於所謂

是非可否之介反惑溺而無以辨矣故曰再斯可矣思至於再卽可行也　見龍記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
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
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者知巧之
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
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
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
子買戍衛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
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
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
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
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
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
公子瑕。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
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林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
六年卽衛成公元年也經書公會衛甯速盟於向甯速莊子也
則莊子當建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
盟於宛濮則成公卽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則莊子當死於成
公三年左右而俞襲予爵爲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

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宋子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暴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卻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成公失國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有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愚人恐愚得來好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下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止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禍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寗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仁山金氏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若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寗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難維持寗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禍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寗子欠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寗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難不可及然若子濟世一以愚爲衛亦有所不當者皆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雲峰胡氏武子於衛爲公族比干於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諱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故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爲能沈晦皆蓄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甯武不廢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自見無道而愚當是韜晦無爲今讀以武子之時與事證事可見反謂之智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爲乃冒爲之非眞愚也柳子厚曰寗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不得爲眞愚是也四書釋地又續寗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考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述[illegible]會盟於向至三年命始見死謀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請實以爭

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爲卒卿得[illegible]日悼子以大夫故庶子紛出爲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俞已爲仕大夫宜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俞纔受正輸職艱險故曰無道則愚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說文後成其次兩國不案於汗或當日來註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爲愚字正解而又補之以保身濟君之說明有兩層意思合之乃見其不可及請類中皆兼此兩層說如所謂不全身退聽卻似愚所謂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所謂昏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粹粹做將去所謂竭力其間至誠懇惻皆就不避艱險說也如所謂又事事處置得去所謂又能沈晦不露所謂少間事又卻做得了所謂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皆就保身濟君說也若程子所謂沈晦免患卻似只在保身濟君上說雖只說得一邊然必兼此意愚字之解方爲完備朱子謂無道時要正救者每不能免患又謂若不能沈晦以自處則必爲人所害尚何君之能濟又謂武子之愚是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特特又將保身濟君一邊意另發揮一番其答廖子晦書謂陳蔡事未成而謀已泄王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不能爲寗武子之愚可見保身濟君意亦不可全抹倒也又呂二家皆只主不避艱險說以爲從使成公終不復國武子亦及於難其愚終不可及誠爲絕頂正論然終不若朱子之說更爲完備但說沈晦處只當言其不露圭角不自表著其能委曲調護周旋成事蓋沈晦二字中自有正大道理不可說入役詐權謀上去也○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謂其彼蓋以此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句且上不避艱險而保身濟君句與不可及句相連故有此誤不知朱子原以不避艱險爲愚字正解故以智巧之士不肯爲句緊接說愚而後以保身濟君之說足之耳寓按一曰此表武子之忠以立臣節重愚邊李衍齋曰要讀得他周旋其間盡心竭力原是要保身濟君但其至誠惻怛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是其沈晦妙用處今人以爲一計利害便萌私心不知若自己計利害不顧君國便是私心當患難之際要保身濟君遂得爲私心乎武子以其心言因難彼害而不辭以其才言又能沈晦以免患何嘗相礙[illegible]曰人臣謀國未有不以成與利爲責者若才不能濟但以一死了事較之智巧之士

固有間矣究竟於君國無補終不免爲匹夫之諒古人云爲公
孫杵臼易爲程嬰難杵臼盡心竭力不能保身濟君者也是士
榮觀莊子一流人程嬰盡心竭力卒能保身濟君者也是武子
一流人此雖彼易則武子之不可及在保身濟君而不專在盡
心竭力明矣如呂氏說竟以免難成功爲功利作用夫作用原
不可無古來忠臣義士都有斡乾轉坤手段豈一味戇直無能
只辦一死塞責特作用出於忠誠則可出於變詐則不可武子
之沈晦是處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如此若露圭角嶄不旋踵
斷若髮詐實忠誠也又文山曰父母有疾無不下藥之理盡吾
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又文山當不可爲之日致命遂志故有是
言使其尙在一日猶可藉手挽回趙祚未必
不以保身濟君爲念也不得以其言藉口

知愚雖兩平說而意實重在愚上上二句知愚內已包得
下二句意夫子恐人將武子之知愚一例看又恐人或反謂
知勝於愚故下又明指出可及不可及意註中盡心竭力至
以濟其君六句總在愚不可及四字內蒙引將上四句貼愚
下二句貼不可及分作兩橛不是呂氏又欲割出而能卒保
二句在不可及外亦非總之兩層意須渾說兼說其義方盡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見史記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
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
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
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
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
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如曾點之狂易流于老莊

朱子 問何故止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可以駸駸底狷者只是自守所謂
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卻
做成一箇道理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
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姿質各能成就如
子路之勇眞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眞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
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任
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
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歸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
聽不聽在他語錄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故無可疑者○問
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
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拾而流入異端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
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是避世高尙底人
素隱行怪底人其流爲佛老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
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
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此等人雖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
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
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了所以貴裁之
也○問所謂文是文詞耶亦指事理言之耶曰非爲文詞也言

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志大而略於事卻如何
得所謂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便是異端
雖與聖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爲有倫序有首尾
可觀也慶源輔氏夫志意高遠底卽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卽其
略于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判絆他不住故可與
進道然淌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
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仁山金氏此言
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卽歸魯此章當並後篇中行章及孟
子末篇觀之徽菴程氏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便疏率
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繫雖極高明而不
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
行豈不斐然可觀第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
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尊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
皙牧皮之流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狂者易過中失
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蓋引成章地位儘高蓋眞能以古人自期待眞能不以勢利羈
有屬纍物於中何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蘊而

見於事爲之實者也故夫子欲裁之蓋亦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正是他不知所以裁之處來何存疑就指夫子說未此說遂或疑子在陳周游諸侯見在從游何以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竟許也既歸在其中其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猶然求得無事業也說約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當時猶然成章在天理上做出

〔余蓉裳曰〕狂簡兩字亦作好字看狂是志意高遠簡是畧於事爲蓋彼見得大了便不屑屑於事爲之末只就合然來看便見〔陸稼書〕曰惟狂故簡簡正所以見其狂也簡在狂內成章言其狂簡做得成章不知裁者其狂簡未免過當也〔汪武曹〕曰輔氏謂惟狂故簡惟志大故畧於事其說最當至蒙註中志意高遠須志大過中失正須畧於事說因之謂成章句中言狂不知所裁串言簡則是將狂事全說好說簡字全說不好說矣愚玩過中失正句未見得是專說畧於事恐當兼志大而畧於事言之則志意高遠句亦當包畧於事在內此正所謂惟狂故簡惟志大故畧於事也蓋志大而畧於事可以進於道處在此不合於道處亦在此未可將狂字全說好簡字全說不好也語類說不知所裁句謂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謂

只管是要他身高者志大也都不理會事者畧於事也可見不知所裁句之非專言簡矣語類謂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者又謂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細又如何得所爲成章可見成章句之非專言狂矣陳新安以輔氏及蒙說爲未當也○行不掩言固是簡之不好處然謹飭倍精便是簡之好處者將簡字全說不好遠說而以不知所以裁之句帶之然則夫子之所裁者止裁其簡而其狂已是全好不用裁乎必不然矣○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蓋從游諸公朝久有商量無可憂者其留在魯國之人則各自成章不知裁度故欲歸而裁之此是正解說叢說與註不合然其言卻自有味〔耶聘候曰〕志意高遠與過中失正宜分開看然過中失正即從志意高遠內帶來惟其志意高遠故可裁惟其過中失正故必裁也○因蒙錄云裁之之道無他只教之博文約禮而已愚謂博文約禮正使之歸於中正耳之此是升堂未入室光景最確○斐然成章是狂簡底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狂簡不好處如何以斐然成章屬狂不知所以裁之屬簡武曹之說最當

此夫子因道不行而欲傳道以貽來世也吾儕三句正是所以欲歸之故吾黨有小子後學可以成就則宜歸況小子又係在魯而斐然成章其使傳光明不可、世與有卒能實字尼聚古今之慈是傳道有人則更宜歸乃成章而猶不知所以裁之又恐其過中失正而不足與於斯道之傳則尤不可緩於歸所以速發歸與之嘆也蓋下三句總要納入首句中方得旨

見蒙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特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在遼西令支縣）〔宋子〕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卻是他淸之好處伯夷守口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只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又從而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卻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如此〔饒雙峯〕曰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不惡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新安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乃不念舊惡何其寬裕也蓋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桃而豈夷齊之心哉〔張引〕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蔽貓不同味而去取生焉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怨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已者亦益稱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感其誠慢者致其恭如臨有武侯則存平素立雖爲所處亦皆其死而爲之流涕

其轉與之或也或之受也以為高所與而受之並不料其轉乞之鄰也此所謂掠美市恩也 見饒記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 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亦非其所作。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

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慶源輔氏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諂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其於穿窬鑿賊氏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陋而已藏怨外交毒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峰饒氏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隣氏穿窬者之志不過欲取貨財而已若過詐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取貨財之謂耶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存心巧言令色足恭其脇中不可測匿怨友人臟腑更深皆立心不直者故聖人恥之黃氏義險蒙引乘間而動又是推出說諉上是工於媚人下是賜為厚人皆不以本心之直道待人故可恥范紫登曰人生各有真面目真所胆巧令足恭不必論到乞憐即一言一貌都非本然匿怨友人不必論到報復即一交一接都非本情舉世都道他謙厚其實他心事不好對人見豈不可恥恥者正人之真心左丘明恥因見三代直道之遺丘亦恥亦存人心不死之意但舉世不知恥而獨兩人恥之尤見叔世之意別聘侯曰此兩等人皆是於人情世故上陪一番周旋於所加禮之人曲意以致其恭卻所深怨之人亦擒飾以與之交皆內裹如其不必如此而外面卻如此表裏不能如一所以謂

之立心不直。匿怨而友是不明著其怨陽與之親

巧言一輩人辭音笑貌俱雖自主工於媚人而本心已喪匿怨一輩人肺腑肝腸皆伏險機巧於欺人而天真盡失所以可恥黃氏蒙引謂是推進一層說然亦須究極言之恥字之意乃盡 見龍記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illegible]氏曰此章志字是泛說與下論尊言用世之志不同愚謂志只是一箇志侍坐章固是言用世然曾點春風沂水一段便是素位而行道理此章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何嘗不是及物程子謂子路亞於浴沂分明只是一般顏子無伐無施便是不矜不伐氣象夫子老安少懷便是地平天成氣象故曰志只一箇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語錄問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朋友有通

財之義故如此說亦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擴則亦廣大○學者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為士若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得事成恁地○問子路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俟加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有些工夫了蒙引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進說使敝緼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敝為憾其能以敝緼偎立於狐貉之間乎四書講義車馬衣服說來有二病低一格便是俠客之輕財高一格便是蒙剔之達觀兩者于聖賢求仁強恕之學何嘗去而萬里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第有廣狹安勉之異耳因勉録要看子路與朱俠之辨不同朱俠之輕財好施是意氣上來子路是義理上來乃萬物一體之狀也吳因之曰車裘共敝須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

體上辨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說恕也朱子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

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語類問善自其生平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就事業上說○古人偏捄己重處去克治子路去得吝字顏子去得驕字南軒張氏人之不仁病於有己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之間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其

爲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人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蔡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其善與勞是皆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也困勉錄要看顏子與謙謙之流不同謙謙之虛懷善下是從持敬上起見顏子從性分上起見亦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錢緒文曰善兼所知所行勞兼一時萬世非以無伐施爲善勞之害非以無伐施收善勞之全注武肯曰困勉錄謂無伐無施要看得是顏子已溺己饑之意方與此章言志切不要有得與若無若虛一般此說最是蓋必看得是己溺己饑意乃所謂與物共也又云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是萬物一體是心之德不止是愛之理此卻似於與物共意反難說得親切更商之○又四書講義謂當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愚謂看來卻是克己之功已到故能如此蓋二子平日俱是用過工夫已去得私意者朱子謂二子日前想亦不免憾與伐施之病今方不然又謂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可見是工夫已做到也好學亦語類云緊要工夫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則無伐無施則與不遷不貳同爲克己之待驗而非克己之功明矣然謂無字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亦自得解蓋顏子自謂固嘗有望道未見之意語類云新病起人難去得此病必須服藥隄防願得不再發作蓋呂氏所謂是用力字者正服藥隄防之謂不得之工夫已到竟不必做工夫也好學章語類謂不遷不貳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謂願得不如此是守之非化之則爾兩無字猶是用力字其說因未可厚非也周晦侯日講散軒謂夫得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矣愚謂克己工夫不雜節明知爲己分上事伐施念頭終有渣滓未化工蔡十年只除得一矜字可見此工夫大難○顏子地位工夫已到說無便是已無了然是守之非化之也少不隄防恐此病又生故無字上加一願字云願得如此也顏子日中自中刻刻檢點克治實有不敢自信意但他此時工夫已到其所謂無用功最細只是纖毫渣滓上消除非如初時學大段壞堆着力推排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毋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
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朱子]問孔子與此三者實見周只是其等第老者是上一等人
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若曰然。使人於微
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意
在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
舍己忘私的意思今若守定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
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顏子孔
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
他那一般事說然意思卻只如此。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
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有箇車
馬輕裘方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無施車馬
輕裘不足言矣然以此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
不見裘迹。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較
粗顏子細膩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
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問
浴沂地位儘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
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從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
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
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
雖未至自得終亦不爲外物而動矣曰是。問化工爲物之喻
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
少懷是他自帶得信懷之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
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帶得此理來語錄問老
安少懷然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
概規模未說到節目也。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
子也是願。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
息雖無伐無施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
馬輕裘共敝之善能不伐不施卻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著力
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爲事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此
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子
路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
只爲對著一箇代善施勞有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
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

其既甦則只害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譬如病之差輕
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
默之知所謹蓋出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善養
調攝渾然無病則其所爲則不過日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
子所以異於聖人也。無憾對憾而言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
二子日前患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夫子則更無憾可假
修爲此其所以爲異也。二子言志恰似箇病起人雖去得此
病了但著服藥提防願得不再發作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
無一物。伊川令學者看聖人氣象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
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
無施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諸人胸中無
豈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如天氣象雖非常
人之所可識然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須看子路所以
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卻好
做工夫[朱子]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層粗皮卻
去顏子卻又高一等便又剝得一重細皮去猶在軀殼子裡若
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勉齋黃氏]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
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
說御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
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爲勝[雙峰饒氏]子路雖有曾點氣
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
崇其敝之行[實齋趙氏]求仁爲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
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西山真
氏]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
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
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雖尚未忘雖於骨
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
止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
於子路蓋觀己之善如有未善觀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
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
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
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
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學者且
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
之私橫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施
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

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胡氏】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棄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新安陳氏】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爲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耳子路之志雖未能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爲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貧殖以子貢見孔子尚不[illegible]子路[illegible]其其[illegible]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間流[illegible]人同[illegible]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東陽許氏】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蓋仁者心體廓然物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安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詞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蒙引】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況其餘

庠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存疑】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於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淺說】子曰內自一家外及天下有先於我而爲老者焉有與我同等而爲朋友者焉有後於我而爲少者焉老者所當安也我則養之以安朋友所當信也我則與之以信少者所當懷也我則撫之以恩隨此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從物之所自來而與之以物所自有之理我之志不過如此四書講義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素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設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箇內無道理。看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小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循省是甚麼樣氣象將子路只說做箇貧俠意氣顏子只得與謙虛長厚勝謙虛觀而下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朱子當時只因子路倘然如此說故顏子孔子各箕上面說去云云此係最講得高而盡睥程子皆說之仁都在仁

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要能看破此意只做一路話頭逐層推進用勉錄聖賢之志總是爲公而不私而顏子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顏淵此大小之別也然顏淵與子路又有有付無待之別夫子與顏淵又有有意無意之別。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別。聖人不求要有功天地有俾斯民只是要事事恰好所謂老安少懷不過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只是恰好。夫子不是另換一話頭只是充其萬物一體之量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能盡私之類人己之間一有間隔便是吾性之虧一有凝滯便是吾心之病故老者朋友少者不一人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不一事而皆我痌瘝乃身之事分明是天理周流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沈無回曰】夫子開口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不在化工之中【李安溪曰】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做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做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吝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矣【汪武曹曰】四書講義

所謂多少層級云云即類語所謂其間多有節目也朱子謂此是大概規模未說到節目蓋就大概規模言之而其間許多節目固不待細言而自包含其內矣。語類有云顏車馬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恐有語病非定論也然語類謂子路煞有工夫又謂二子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又謂子路煞然如此是有意謂此三說最精蓋子路平日煞曾用過工夫去得私意故其次光明廣大偶擧一事許足見其無所依戀不私於己此乃粘定在此一事上做工夫也【李岱雲曰】安之信之懷之三之字雖自然都有真實功用在謂聖人必得志乃能遂老安友信少懷者固將聖願看處謂聖人只動念便已安之信之懷之者又將之字看虛須看得老安友信少懷隨意可以施行可以自盡量已伴於天地帝王而功不妨於及一家一國方是聖人責在境地。朱子云聖人也是願欲此則雖人日日做安信懷之事日日存不能安信懷之心愈欲然不足愈見聖人分量無窮也故註養之以安與之以信懷之以恩三以字倘在施行說而安我信我懷我之說則另存之以其太設自然也【周輿侯曰】大規模只是理一節目只是分殊理一分殊就三者說有也有故各項上分看也有。老者養之以安

是在我事功老者安我是在彼景象一是上半截一是下半截
理自相通但聖人云願得如此自有在我實事不以在彼景象
言也自是
重上半截

此章大旨總註盡之。子路之志在忘物卻不可說成撇概
任俠一流顏子之志在忘我卻不可說成謙退善下一流至
夫子之志則更如太和元氣不假安排佈置然須要滿得說
切若塡海天地帝王博施濟衆話頭便廓落無當。安信懷
固是隨時隨地可行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然聖人之
志則無時可釋縱使到無一物不得其所地位其已饑已溺
之心仍在也。盍各句不可畧想見聖賢一室之上彼此質
証豫然精採悠然意遠異青嶽全章文通體在此句著想最
有見。三節俱是萬物一體然其源頭卻從天理周
流上來豫菴先生下不止二字白是的當　見龍記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嘆之。其警學者深矣。

程子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能
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語類問伊
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再至三
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
川怕人有過只訟了便休故設教者力有來世上自有人徒恁
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門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
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知自訟是好事只
是不誠於自訟非此非絕望之詞正深望人改過之意內字只
極有意蓋知過而自咎於門其懲創或未深自咎于心則悔悟
必切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嘆之旨爾
斬要氏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
舊而新是圖十進德也孰禦黃氏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
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邁蔡精氏曰不言而心自咎最敢避之
撝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著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萌散

了。厚齋馮氏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
胡氏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存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
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愼獨工夫眞實爲己之心也故嘆其未
見大註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夢內自訟便有此
意因勉錄過字兼身心語默動靜以及處事接物皆是有一撿
不知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此爲不能見其過有一種明
知自己差卻只管因循自棄此爲不能內自訟猶悔哲人知
幾初念之動即訟之乃能誠之於思所云不遠復是也志士勵
行作事之始即訟之乃能守之於爲所云有不爲是也李侍雲
曰本文而字一折轉作內自訟上黃際飛曰能字貫到底見其
過一層事不可看蓋必知之明而後收之力也但語意尤重自
訟耳關聘侯曰大意固重內自訟能見其過亦不輕子路有過
尙待人告過雖易知那須是時時省察方能自己覺悟曾子日
三省須是如此故註分作兩層說見自知之難也自知自字從
其字
看出

有過而能見者難見過而能內自訟者尤難須畧側重下半
截而內字尤重小註數語最明時時猛省念念刻責己所獨
覺之地不敢一毫自恕則悔悟誠切
而有過仍復於無過矣　見龍記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語類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
裏粹然好底資質諸張氏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
至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勉齋黃氏夫子自言好
學固是謙詞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
不知之意正以其不能眞知義理之切身故耳仁山金氏古者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宅在田二畝半宅在邑凡三十二
家十宅之邑甚言其小也新安陳氏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

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下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存疑〕忠信屬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聰明則屬知乃屬氣質說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商椎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或主培養說或主擴充說自不知疑眞註好學要根忠信來爲妙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顧麟士〕曰聖賢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是提醒學字其所以闡明道學字是點出好字汪武曹曰有眞心者正是質美之人非有二也〔朱乾若〕曰如字作似字看周聘侯曰學以明善而復初也復其初只是求至於誠而已忠信不欺便是可以求誠基本從此好學便到至誠地位不難故忠信最是學者好處但非學不能充此質耳學問以行爲主然必由知入道理見得精細然後力行以求其至自然不差夫子生而知之合下便白了徹原不待學然好古敏求孜孜汲汲較常人更有甚焉此所以爲聖之至也○質美易得千聖必有言其易也至道難聞見非好學不可生知不可作忠信鼓勵併不可添出與忠信對說

此夫子以身示教見美質不足恃而好學不可不勉如不加須講得話相不可粘滯○好學有二意一是保此忠信而不使其流於不忠流於不信一是擴此忠信而不使其僅守乎忠僅守乎信　見龍武

嘉興徐起元瀛洲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六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取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爾〔新安陳氏〕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勿軒熊氏〕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當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朱子〕同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因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胡氏〕顏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慶源輔氏〕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有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厚齋馮氏〕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義背陰而嚮明也〔紫峰〕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有人君之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新安陳氏〕首節許其可使南面下三節因其論簡而然之益見其可使簡字是主〔四書存疑〕首許仲弓終然仲弓皆以其得簡之本也〔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帶狹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 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為人篤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簡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蒙引仲弓之簡若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但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 新安 仲弓知得夫子許己可居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為問○可也簡言可也那簡語錄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有此疑 汪武曹曰 可也簡句程子謂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云可也則可字指伯子之簡而言也蒲楊謂三家謂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語類謂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則可字指伯子之為人而言也愚謂似當以程子之說為長○謾說謂不亦可乎句非是說簡之可是可其南面臨民愚謂不然不亦可乎句

與太簡何相對彼則謂其太簡此則謂其簡之可也且註中所以為可句緊根事不煩而民不擾則可字自是說簡之可矣夫既以不亦可乎可字為說簡之可則可也簡句謂其簡可取而未盡善語意緊相銜對故程子之說為長也 蒲星垣曰 此章 重在敬然敬却因論簡及之則當以簡字作主陳大士文云 雍之可使者以其簡耳雍之簡可使居南面者以其敬耳最明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朱子 居敬則凡事嚴肅若以此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行簡須是心要安排後去行豈不自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慶源輔氏 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因事不煩則無擾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

太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 雙峯饒氏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在聖門以德行稱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問夫子之許己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正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約之謂可也而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疏略之謂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皆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序者如此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責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太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少墟董氏 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 新安陳氏 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欲

衣冠須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爲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蒙引臨民字正從南面字來仲弓之誤在認兩可字爲同存疑居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繁文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宰了其一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如西晉之淸談其禍至使中原陷於夷虜是其驗也故曰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說叢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中心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謂方事於治人修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齋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嘗參得老氏之權批乘斯民之厭亂因得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眞知簡之道者此程子寫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來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

要知得柔不相妨處四書講義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又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已又須復禮更精密矣○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則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且任率而已困勉錄簡固是治民之法然敬又是簡之本須居敬則簡必得中居簡則簡必失中況居敬則須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居簡則須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蓋一是精明有條理之簡一是苟且任率之簡也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盧三山曰居敬而行簡語中是分兩項工夫說非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謂平日檢點身心便當極其周密無一毫放過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而蓋汪武曹曰存疑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愚謂敬字本兼內外然此云居敬恐只是在內者語類所謂敬是就心上說是也註中中有主三字因是說在內者其所謂自治嚴即項中有主說不可屬之在外者也子張問政章註云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新安陳氏謂居如居敬之居行如行簡之行則此所謂居敬云者其爲專指心之所存而非兼內外也明矣蒙引曰敬雖在內然臨之以莊未嘗不以及人簡雖在外然安排去行未嘗不由於心註於兩者對待中用如是二字聯貫其間大有意在○程子謂敬則自然簡是從根原看出下精來但太直捷說成一件早將白文而字抹殺也朱子謂須是兩頭盡者見本末內外不可偏廢非謂行簡不從居敬出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朱子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然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兩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然簡○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曾參之治齊專向淸靜及至爲相每日醇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歌呼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更問一人只道可也簡便是了故夫子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某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貪裏較之須苛瑣擾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須居敬以行之方好○問居敬居簡之不同者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所以欲其所

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民理舉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總論〕胡氏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雙峯饒氏〕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問勉齋〕夫子此言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見堯舜之兢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此一字中〇敬爲萬事之本即就簡言之非敬不可〔闕註〕然字內有得吾之初心發吾之未詳二義〔汪武曹曰〕集註謂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或問則云夫子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居敬居簡之不同一則謂其未喻可字之意一則謂其默契可字未盡善之旨其說本自不同黃氏日抄謂當從或問愚謂二說似皆可從要當並列其說以俟後人自擇今輯釋乃將或問語中添雖未喻可爲僅可句以明集註之說恐非朱子兩存其說本意也〇下三條始云不敢全用程說是以程子之說爲偏也次云程子說自不相害是謂程子之說亦可用也最後居敬而行不簡程子作一事看了云云則又以程子之說爲偏也檢語類本是三條各隨門人所記今既并爲一條大旨便須歸一纔欲並存所說亦當先定一說爲主而後以並存之說作餘意補之如此條當將始末二說叙在一處作正解最後乃及中間云云見得程說雖偏而亦不害方爲得體今則忽而主此忽而主彼忽又主此亂而無統使人何所適從〇所謂不能居敬而所行乃簡者恐即是太簡一種人朱子嘗以老子爲徒務行簡夫曹參乃是宗老子者其爲太簡又何疑乎〔閻聘侯曰〕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正謂其言道理精密純粹得古聖兢業心法亦非謂然其言仍僅證明其可使也

居敬而行簡一句最重仲弓之所以可使者正在此夫子所以既許之而又深然其言也〇敬字存疑兼內外說武曹則謂專主在內而言愚按朱子云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據此則敬字自主在內者言矣况敬字上着一居字與居之無倦居字同尤宜就心上說也或云臨之以莊亦是敬豈得專就在內然衣冠正瞻視尊雖似在外而一本於齊莊中正之心則仍是以內作主也朱子又一條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答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須是心裏安排後方去行夫行簡尚且說由心而達之事則居敬之時在內說更無疑矣〇程子謂居敬則所行自簡恐旣敬自是簡之本然一直說下於本文而字語氣不合不若朱註以所行又簡說作兩層之爲穩貼〇居敬而行自然簡居敬而行又要簡而字內須象此二意乃爲該備而後意尤重　見龍記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〇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纔知便不更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通考〕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

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朱子〕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慘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不復萌作○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爲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是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卻是不必論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譏存焉與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看今人所謂顯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功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顏子於

念慮處少差栽改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不論顏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與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爲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苟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顏復之者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是者亦好○顏子只是見得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卻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雙峯〕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何等力量便見功夫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illegible]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日不改其樂然○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

子之克己既克己私更不萌作矣○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箇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齊打併掃斷了○問不貳過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爲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顏子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這四個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illegible]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

去幫。蓋顏子只是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纔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談。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看公意。只道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上蔡謝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勉齋黃氏】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說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唯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

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遷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斷得猛烈。【慶源輔氏】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illegible]過於物。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萌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意。【潛室陳氏】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渴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雙峯饒氏】用功承集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功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約功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東陽許氏】不遷是聖人地界之事。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慮雖爲始。【雲峯胡氏】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眞而靜。眞字即是無極之眞。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眞。備字即是蕤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illegible]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新安陳氏】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眞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顏色。愛則中心好之。然未有取之之意。欲則貪意直注於彼。必欲挈將來矣。【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

蓋此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困勉錄】王龍溪云。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按不遷不貳。只就怒與過上說。所以不遷貳。則以心之常止與一。不得即以止與一爲不遷貳。正解。【袁了凡】曰。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獨舉怒者。七情惟怒爲難制。舉一以該餘也。其實七情皆然。方其用功時。不止在怒上用功。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蒙引】曰。不曰不聞而曰未聞。爲學者地步。非絕望也。【汪武曹】曰。按困勉錄云。怒此人而移於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也。是遷怒。止該一分而增作一分一蓰也。是遷。凡此又皆可謂之不中節。大全雖分別遷與不中節看來不分也。得毋謂因此移彼。因謂之遷。若怒止一分而增作一分。一盤乃在一事上。怒過其節。與遷字少別。然亦止是遷怒之類。蓋同歸於不中節也。推說及之亦無不可。○又按困勉錄云。不貳過。大全許氏及存疑俱主心過說。看來即兼身說亦似不妨。程子亦止是說微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過。愚謂程子徵有差失之說。本是指心過言。語類所說念慮之過也。集註遷於前者不復於後。卻兼身過說。語類所謂形見之過也。看來心過

身過原可兼說語類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蓋朱子已明白言之矣○按四書通於程子第一條之下則云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第二條下云右專說不遷怒云云第三條顏子地位云云之下則云右專說不貳過須看程子微有差失四字蓋顏子之失如一片白紙渾全但微有纖毫之玷纔磨去卽不復見依舊是原來一片白[illegible]今惟採前二條而獨刪去第三條何也○按朱子語類云儲謂儲蓄天地條蓋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又一條云儲儲精精氣精氣流通若生物時欄定今將二條如此刪并令人殊不可解○聖人無怒以下另是一條所謂聖人無怒者恐門人記得猶有語病不若所謂那有無怒底聖人更記得的當也解釋合其的當者而反採其有語病者殊失去取之宜乃大全竟嫌用其本而張自然遂以此爲朱子病其於語類想皆未曾細看也[僩][桿學]曰怒與過要看得細蓋犯而不校者顏子也所謂怒蓋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而言三月不違者顏子也所謂過蓋指幾微毫髮所未粹者而言[周聘侯]曰遷怒貳過便是已不遷不貳則克己之所至耳

偶然之怒無心之過猶不自檢卽遷卽貳矣此學者用數十年攻苦而來敢自信者也玩兩不字見顏子平日眞有斬釘截鐵一刀兩斷工夫乃能到此地位於此知其克己之功已至若再延得數年到聖人境界不難首尾兩言好學并著有字未聞字所以深惜之也　見龍記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爲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慶源輔氏]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僩氏]請而不與則因與而不至傷惠可矣粟礙恩後左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註云四豆爲區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

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是庾逾籔其數同也[集疏]與釜與庾非徇求請也亦是尚可少與尚可少益如古億問之意耳[存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章言看可見前受求之子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說統]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句後一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重毋字[四書釋][地續]向皆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則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一歲當爲司寇時赤甫九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究卻公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日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日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卻論父母於道一段功夫所以至此以此責赤赤將何辭[开武曹]曰謝氏謂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乃是誤認子華使齊是夫子爲魯司寇之事也得此正之甚快其引朱子責尹氏說以責子華議論亦精[周聘侯]曰周急不繼富正則告以不當與之故非權詞也冉子爲其母請粟或恐有不足將母之養非謂弟不當服勞而必有以酬之也故一請再請皆爲其母起見冉子恐赤母不足於養而不知肥馬輕裘無待於周五秉之與止以繼富耳冉子於此上見義不精故夫子就此上敎之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偶評]周急帶只主不繼富則字繼字有味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通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illegible氏]蓋謂五量龠合升斗斛也但此言九百

而已不可考知其爲斗爲斛也周輔
倪曰祿邑宰之祿也便見義不當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葢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葢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葢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冉子與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卻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用財雖是小處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貧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請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葢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饒氏謂君子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以有餘則推之以及鄰里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此又不可不知也按朱子原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凡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鄙吝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新安陳氏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自當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鄰里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耳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厚齋馮氏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耳松陽講義無論不當取而取非義卽不當與而與亦非義無論不當受而受非義卽不當辭而辭亦非義汪武曹曰輕與五秉猶爲五秉所係輕辭九百猶爲九百所動少與可以化與之名幷可以化吝之與不辭可以化辭之迹幷可以化貪之根汪崧渠曰祿不當辭毋之一言足矣若非見得原子意思有

實難相強遂夫子何必作此委曲語與鄰一言順
其意而通之妙字中外用全從原思身上生出

此見聖人之用財卽一與一辭間而必裁以義也有專提與字作主者謂適齊不當與者也夫子雖不禁冉有之與而仍明示以不必與爲宰當與者也夫子旣禁原思之辭而仍曲通以廣所與雖非正解說亦可通○冉有之與自是敦友誼與後世慷慨任俠者有別原思之辭自是勵臣節與後世矯廉沽譽者有別雖未合於聖人中道要亦自有可取處抑揚之間須得其不不得竊加貶斥　見龍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　騂息營反）

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

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尙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朱子]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爲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夫此說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亦何害大抵人只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自不相干又要除卻日字此日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蘇氏亦說此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慶源輔氏]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必將取爲犧牲用矣山川豈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潛室陳氏]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蒙引]大抵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夫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也○孔子當時只云云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此亦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係之如此若有一字染着便不是聖人之言[汪[illegible]源]曰提出山川見人情愛憎之外自有眞鑑非此不足告虔便見山川不舍[李岱雲]曰此章重在論仲弓不重論其父重在父雖惡而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不重于之賢出於父賤而行惡也[胡聘侯]曰此章只是言仲弓之賢當用於世必不爲世類所拘非爲忌才者下一轉語也雖欲勿用只是設言以決其必用大許語意孔子許顏亦然張皇欲字便失神理[王罕皆]曰決用含於山川祇以醒欲勿用者耳一爲騂角作擾首問天想即非騂角矣[蒲星壘]曰此是比體重用含二字

夫子意中是指仲弓口中卻不明說仲弓想當時有欲用仲弓者而或以其父賤行惡阻之故發此論雖欲與其諸數語字緊相呼應須得言外感歎之神 見龍記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程子]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卻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有不善處卻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

○三月不違是仁爲主私欲爲害日月至焉是私欲爲主仁卻爲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日月至焉便是我被那私欲挾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主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執勤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於此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三月不違者主有時而出也日月至焉者賓有時而入也○問過此幾非在我曰道只循循勉勉便自不由己只是箇關難過纔過得自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亂自行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盡朱子文集其餘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然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此語錄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來然亦是敬底命到一番卻不是勞勞見得箇恁地○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略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卻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日月至焉看來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遠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湛然表裏如一而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賁皆去下工夫方自見得○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是偏日當其至時亦備○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相依也

○問三月不違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還問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因句照管不到便是過○問三月不違仁如何是仁曰心知覺仁是理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栖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客底是恁地意思○仁循在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不常爲主則客也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仁譬如此屋了顏子在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時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人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勉齋黃氏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在宅之外也西山眞氏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若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日寡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其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詳註之意謂自顏子之外其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爲正北溪陳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足日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自不能已焉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新安倪氏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皆論此以後說爲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覽者即見優劣云新安陳氏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日少顏子克去己私爲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則與聖人之純一不已者一矣公遷朱氏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皆以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爲一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

義理爲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知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後身修合性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爲使者問準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何如先生應聲曰皆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嘆服 通考吳氏 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 蒙引 過此則聖人矣且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曰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勉循循意○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違便是聖人也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是此關難過○此章之言爲其餘者說 存疑 日月至焉是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則又爲私欲所間而違乎仁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爲孔門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 四書通 內外賓主四字觀本文違字至字極

分明違去也自內而去之外也至來也自外而來之內也不違仁如主人常在此屋之內而不暫去乎屋之外日月至焉者本亦自是主人但出外其久自外時或來此故謂之客耳註有其德造其域六字已自帶主客之意有其德者如此屋吾所本有不遺乎此屋則能有屋中之所有造其域者不過一入此屋之戶限又復出去是爲無家之人矣 困勉錄 內外賓主說約謂不當添欲字作件亦非心在仁外爲賓則在欲內爲主矣即添欲字亦不妨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句只是足上不能已意故朱子以欲罷不能解之亦疑謂與上文相發者非○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祇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李安溪曰仁德常在心有存亡出人 張漢副 曰日月至或一時一刻便去或終日而後去或一日二日或數日便去或終月而後去皆不可知汪武曹曰困勉錄謂三月是借以言其久日月是借以言其暫原非實話不必如存疑之附會愚謂原非實話句說得最精然存疑之說與眞氏正同但亦未可厚非蓋三月日月字樣原非實話原不可死煞限定然聖人如此借言亦須學者體認下落蒙引謂日至者非限定一日或半日或二三日俱不可知然當云或一日常在此或半日或

二日三日常在此不當云或一日偶一到此或半日或二日三日偶一到此也月至者非限定一月或三十餘日或二十餘日十餘日皆不可知然當云或一月常在此或三十餘日二十餘日十餘日常在此不當云或一月偶一到此或三十餘日二十餘日十餘日偶一到此也○語類諸說皆云一日一次至一月一次至猶有一條云他人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此則與眞氏及存疑二說合也○按語類一條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下云但顏子纔間斷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此四句說得八面玲瓏不知何故刪去○按黃氏云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畧以屋爲喻而在內者爲主在外者爲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爲屋而心之出入爲賓主其一以軀殼爲屋而仁之存亡爲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說因孔子所言而爲文後說則言心在便爲仁不在便爲不仁其旨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勉齋此說與倪氏不同勉齋所謂前說者倪氏所謂後來定說也其所謂後說者倪氏所謂初說也勉齋以仁在內仁在外之說爲後說而謂其旨尤切倪氏則以心在內心在外爲後來

定說而謂之爲優愚謂以朱子倒說之論律之似倪氏之說爲長勿軒熊氏一條即勉齋之說今既從倪氏則此條不宜採入○按以屋喻仁而謂我常在屋內是分明說心在仁內乃語類則謂不可如此說畧畧是恁地意思者蓋仁人心也心無不仁本是一物若云心在仁內恐有語病說成二物故耳胡恭叔問云顏子心不違仁猶有以此合彼氣象朱子謂以此合彼恐說得心與仁眞成二物正此意也愚謂若知心與仁之本非二物即曰心在仁內可也 黃際飛 曰是心不違仁不是仁不違心道體無爲而人心有覺故不責仁而責心張子內外賓主之喻是以賓主喻心以屋子喻仁賓主是人心有覺屋子是道體無爲○幾非在我不是全不用力是自然合用力處任便任不得 陳師洛 曰孔子聖之時兼四時而純亦不已者也顏子論力之久不違於三月有其一時幾於純而未盡故不能無已而即知所逐者也其餘則不純者多故時至時已而不可知也如顏子則大矣過此則化矣 李衍齋 曰心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常在內便常常是仁非仁在內而心來依之也心纔放肆在外便是不仁常常在外便常常不仁非仁在內而心去離之也[illegible][illegible]腔子心出入爲賓主而仁即隨之耳 周聘侯 曰心無私欲而有其德

則心與仁渾而爲一稍一間斷則心與仁離而爲二心之存亡
與以仁之得失而分仁之有無仰以心之操舍而定本文特提
云其心不違仁其難其合皆以心爲之
主所謂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也
虛齋云此章爲激勵其餘而發看而已矣三字眞然甚贊回
正所以勉諸弟子也○日月至焉者準日準月也昔說一日
只偶然一次一月亦只偶然一次則自爲目而下由賜而上
一日一月之間豈止有片刻到仁上乎故斷以語類後一說
爲定解○內外賓主如人之有宅一樣心常在仁之內如人
常在宅之內是主心常在仁之外而偶至於仁如人常在宅
之外即偶到宅而不踰時即去是賓語
類亦有兩解而此說最分明 見龍記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問從政側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從政(勉齋)黃氏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果達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慶源輔氏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新安)陳氏冉求有爲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胡氏曰求爲季氏宰

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季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寧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雙峯饒氏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惟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徊潤使其從政必不肯爲季氏聚斂爲衛輒死難(史記)季桓子垂殁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婁氏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蒙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倉卒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存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明無怡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剸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四書講義)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覺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困勉強果與柔儒者異與激昂奮迅者亦異達與膠執者異與便利捷給者亦異藝與廢弛者異與瑣屑細碎者亦異俱以儒術不迂疏言(王汝渠)曰聖人於三子各下一字品題而後以從政何有許之一則見政之各有所需一則見才之各有所當

康子曰可使從政也子曰何有易之也康子曰也與疑而未政决之辭也夫子曰果曰達曰藝實指其素具之才而深信之之辭也言外有教康子以知人善任隨才器使之意 見龍記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

僉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龐不近聖人氣象也可以警那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南軒張氏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求賜之後其相去可見矣慶源輔氏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已辭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卻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仁山金氏子騫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新安陳氏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上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纂引善爲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御其後次之召也四書釋地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愚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卯入濰者別沂出魯縣尼卯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又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爲宗張彥陵曰始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留温婉李岱雲曰本文只以爲我辭一句便已謝卻季氏了如有復我是再進一步並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也

仲弓由賜皆俱仕於季氏而閔子獨不肯爲權臣用即此便見高於諸賢處其詞雖婉其意甚決首句是辭其現在下二句是頂先斷絕其復召之意更見其措詞之妙見龍記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朱子伯牛之癩以淮南子所言其信否則不可知○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其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仁山金氏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存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開窗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不是永訣觀註可見蒙引說得好

生死之際情所不能自已者況聖賢師弟之間乎宜其至情之肫篤如此○顏曾而下首推閔冉顏淵早折而伯牛復中

道雖窮而呼斯人其竊歎悲惜之意深矣 見龍說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程子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病是○雖子仍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君謂其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朱子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其原有此樂○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卻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耳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何如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勿動這四事做得實地工夫透自然至

此○問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爾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淺了故之說樂道亦無害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體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焉得不樂○顏子是孔子從他不曾自說到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卻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原自有箇樂始得○道理在天地之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陷世而不可得者○或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卻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卻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問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皆未免于侁之蔽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止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為近而猶有據也語錄樂道之言只是說得不親切故如此告之今

便以爲無道可樂走作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出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卻似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個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子不改其樂是一心之中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何如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人之所以不樂者以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只是博文約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潤養理純熟不誘邪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卻去何處討○問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個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個物事樣道是公共底道理不成真個一個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蓋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個物事來恁地快活○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問不改其樂詳博文約禮改作克己復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卻前一段節包得克己復禮便只說約禮事若不博文時便要去約如何約得任朱子文集問今不敢妄爲之說其竊疑下博文約禮之云已然爲學者說破卻似輕率此語答曰不曾說樂處何如所樂何事也而輒張因鎮了非樂簞瓢陋巷也言簞瓢陋巷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見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黃氏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蓋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

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西山真氏註引程子之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夫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約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力故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潛室陳氏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清粹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循處見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曠處而然蒸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和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心廣體胖無人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蹈空著象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蛟峯錢氏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夫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爲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在其中者言雖富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不改者言雖處如是之

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耳非謂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存疑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云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此說何謂學者如今說孔顏之樂亦是說參耳○讀書錄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子之樂可識矣○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蒙引云樂在貧先樂在貧外不改者以貧如此宜改而不改耳然亦夫子發竟其心回不自知也說統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簞瓢陋巷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四書講義困勉錄引而不發後人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然孟子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周程善

假辣人要人深思自得唯恐其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體之困勉錄錄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錄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呂氏云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因道在我而樂非樂道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把飲食便做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也呂氏此喻最好但云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此句要善看如云看見飲食還算不得飽○原憲之樂曾點之樂蓋猶與道爲二老莊之樂則直跳出道外去了須合此三者看方知顏子之樂方知程子所謂樂非樂道蘇紫峯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張[illegible]山樂即成之性得之天者李安溪曰人第見濂溪使二程尋樂處而伊川告鮮于侁又以所樂者非道言之故每於樂字說得極妙豈知通書解釋顏子樂處語時表明人自讀爲而非索耳汪武曹曰困勉錄云或有以樂天說者亦妙此說不似得解但語類有一條云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竊謂樂天者樂天理也恐與所謂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所謂胸中廓然無非天理亦無甚分別不知朱子何

以云僩更當討之○按語類一條謂自說樂時便已不樂恐與飯疏食節有礙○槃峯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然則顏子之樂固自孔子得來有謂孔顏之樂不相喻者謬周聘侯曰說不改其樂必從簞瓢陋巷說來又著不堪其憂何作襯分明見貧窶然其難處顏子不爲所累所以爲賞苦末兩贊語俱落在中間正不得忽略簞瓢數句也○樂爲其樂憂亦爲其憂自有其憂固不與自有其樂不必改顏子之樂不以簞瓢陋巷而有損亦不以簞瓢陋巷而有加不因簞瓢陋巷而始生豈因簞瓢陋巷而忽動最要看不改二字其字亦要着眼見顏子心中自有真樂與外來境遇本無交涉也非樂貧并非樂道程子推勘極精然入夫子口中還須評味只有不改其樂四字尋得極其深細則顏子身分自見矣　見龍記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問廢是如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illegible]中道而廢與半塗而廢不同半塗有擱而不進之意中道是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illegible]氏畫是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廢是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illegible]饒氏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illegible]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質力竭十分去不得[illegible]了

按發緊上句意故此句更重須用串說透講若作兩平分講尚未得題情　見龍甄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子游爲宰纔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爲吏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係他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子游胸懷是地闊意故取得這般人○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問澹滅明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如飲射讀法而推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請見訟之間則凡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而氏言輕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爲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覽案餘氏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雲峯引女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女爲宰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爲政以人才爲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同他錄分職事資講論端風俗是主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說皆是得人內事楊氏主輔政說蒙引推開說者來兼用爲是若焉爾乎二字只是語助詞仁山金氏之說不必用○得人最難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蓋世聰明之人而取舍錯謬故爲政者多引進權術之士好文辭者多崇獎浮華之流今子游方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種學方無圓滑無華之士以爲一邑之習俗難天下之風俗皆聖賢正大之見揣之季世一日既二事不作辯事特取滅明爲多士標的所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也季安溪曰子游是已知其爲人而錯舉此二事不是徒見此二事而概其爲人兒紫陽曰得其不由徑之端莊得之風塵奔走之外得其非公不至之恬退得之世味澹泊之表

一由耳一至耳而滅明之爲人偏藏偉之於微一由耳一至耳而子游之取人偏能觀於其忽託中動必以正四句最好即舉一二端而其生平之大概可知矣　見龍記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

野史正用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詞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詞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存疑文質彬彬本文是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不足者不待損益○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須是質以為主文以輔之如輕重不分質文相半便是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免乾㳄於朱子矣四書講義注學者云云是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是解君子學者成德分屬二句個勉錄文專在外質兼在內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二說稍異蒙引存疑皆從輔氏者也然新安之說亦精但可兼說不可單用耳近說謂文質俱自外面說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似難說陽谿林曰彬彬內有相濟意有相生意有相須意有相調意大抵質為主而文為輔也汶上子曰此節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詞皆是俗解講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者非也徐儆弦曰文質別無兩樣此蓋為學者言寧儉毋奢聖人原為世道人心計若為學者言自然以得中為貴須知由之嗲歸之辟便是文質之勝朱子存楊注亦以補本末輕重之分也若論至聖則恰適均中自有許多裁成變化工夫在汪武曹曰按呂氏云文質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樸畧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皆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蓋呂氏之意謂質字不與忠信相干文與質俱在外面說困勉錄謂如此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正是議呂氏之說夫為人而專在外面做工夫縱使對夠盡善文質得宜安得目為君子困勉錄此論殊有理也蒙引云史多聞習事而其或不足者既以文勝質者為誠不足可見質字內當兼忠信說其蓋所謂質者非專主忠信說也乃兼忠信在內也困勉錄所謂質字兼內外是也若專以忠信為質則忠信而質不可謂野試有如呂氏之說惟兼內外言之兩因其人有忠信之心而惟將以樸係絕不事修飾既與野字無礙且如是而斟酌盡善文質得中是因不從在外面做工夫而其人未有不為君子者矣○忠信而勝豈可謂野故質字不可專指忠信但當兼忠信在內○君子成德之稱蒙引淺說艾千子皆謂文質彬彬是成德者事然註中兼學者成德言之其所謂損有餘補不足者乃是緊要工夫則此二句雖以成德作主卻須將學者損益意另補出來也張蒿菴曰文質之成有性君子不任性而任學文

質之成有習君子不從習而從天故彬彬范紫登曰彬彬對兩勝字看君子與野史相照然後與兩則字呼應胡朏侯曰相雜適均須看適均字此是十分恰好處兩邊無些子過當緊與勝字對看○二者相為損益如鹽水然質水也文鹽也太淡則去水加鹽太鹹則去鹽加水使味得調而止不必論幾升水幾升鹽也○此章文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節節皆為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始補添學者來說也如此則野如此則史纔一相勝便是亡兩種人氣象必損有餘補不足使之恰好方是君子見學者不可如彼相勝皆當如此彬彬也學者氣質中和者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多有偏倚不是質勝便是文勝如何能彬彬彬彬正從矯揉變化來日用動靜間纔一質勝便損質以補文纔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時矯揉務要恰好停當不使有一毫偏倚纔能適均此正學力所在到得久後純熟從容由中自然而然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本文彬彬何嘗是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耶○則野則史然後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評何嘗是說此三種人來俗塾謂添入學者是本文三個人竟添作四個人愚謂本文只有一個人那得有三個四個人識別兩則字一然後字畢竟為譯而設○損益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卻有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本領在先○只開口說質勝文勝時便是為學者說法何待於文質彬彬中始插入學者耶○下兩則字見習差些子即是此等氣象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纔是此等地位可見損益之功不可須臾離也○註言學者云云正為通節言不專論末二句也○論語集註多補學者云云是朱子提醒人處多言外意此云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下一言字當作正夫子言中本旨也不得與前倒看○武曹謂質字內當兼忠信言若專以忠信為質則忠信而務不可謂野試有如呂氏之說惟兼內外言之由其人有忠信之心而惟將以樸係絕不修飾既與野字無礙且如是而斟酌盡善文質得中是固不專在外面做工夫而其人未有不為君子者矣武曹此論甚善但謂有忠信之心而將以樸係猶是打做兩截說總是忠信有餘威儀不足便自樸係難堪了不是有意將以樸係也試看世間老實頭人是何等氣象

此章講家有三說一據現成說一指現成說而謂學者工夫亦須補出一竟指學者工夫說三者說皆可通且於義理猶

處亦並無同異只有現成與工夫之分耳然細將白文兩則字然後字及註中當字至於字咀味似宜竟貼工夫講爲得以氣如云兩有所勝則非失於野則失於史必也損有餘補不足到文質適均地位然後可爲成德之君子矣語意如此呂氏謂註中學者二句是正解文質彬彬至於成德二句是講然後君子其說良是王不疑然而然五字又在君子後補出現成一層玩則字可見○德之將然後二字細讀便見當切工夫說言必如此方可到君子地位也章句至於二字解得最細勝侯解此章最精試背似猶有騎墻之見 見龍記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滅絕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耳○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

如不孝於父卻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卻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等人合當死卻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如此這裏纔著些屈曲支離便不直矣○其他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底事便有羞惡之心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個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罔○天生是人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僞得保其生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其不死者幸也語錄問或問云上生字爲生初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個道理本直孔子卻欲說某之生也所以說個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龜山楊氏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南軒張氏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失其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持幸免耳雙峯饒氏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鄭氏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邪回委曲以全其生者也蒙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是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孝慈之心此皆實理自然而無一毫之邪曲者也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誠矣理當死而終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四書講義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稚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上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失所以生之理○直字謂實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剛塞非以直之養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故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也○直非任真自然之

謂至性中經權委曲無非是直而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保全其直也困勉錄說統云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合而言之順理爲直逆理爲罔按性情原合一未嘗有二○朱子謂如不孝於父卻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卻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段要看得好蓋不孝於父不弟於兄便是不直不必到說我孝說我弟而後爲不直也觀後段云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可見○已發之初動時之直也未發之中靜時之直也直養性情動靜言○徐愉村山天命之性賦此直也率性之道順此直也天道之一誠直貫終始也人心之四端直常發見也持守之擴充之則造聖賢配天地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孫武書曰或問以上生字爲生初之生呂氏乃以爲生存之生然朱子已嘗言之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存疑謂直字當以孰謂微生高直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來看不當就聰明慈孝之類說蓋聰明慈孝之德只可言普不可言直愚觀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則直者固

訓性善之謂也夫惟以性善言直賦所謂聰明慈孝之德與直道而行之直董朱子所謂不脫空作僞惡惡知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之屬無不包舉其中矣周曉侯曰生是氣直是理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性也是直字上一番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率性之道也是直字下一層兩意都有○後日之生從始初之生來惟全而受之所以必全而歸之故兩生字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無可疑者浦星陽曰呂氏先有此直而後有此生是以天之初賦於物言幾有此生便有此直是以物之初受於天言俱在前一好說必還其直方完得所以爲生之理此以保全其直言乃是章內直字正意直字自兼性情說仍江周三家之論最爲明切○問與直相對耳不聽目不明父不慈子不孝以至棄而仁義蔑而禮智是自失其性之本然也所謂罔也好惡不公毀譽失實倒懸羞惡易而爲殘刻規覦辭讓是非易而爲貪污愚昧是自拂其情之當然也亦所謂罔也罔字內亦須兼此二意見讀記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程子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爲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朱子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聖賢至樂較其大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於此道從而樂之也餘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好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

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嗜之者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爲一也幾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雙峯饒氏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之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峯胡氏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而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學者於道當自知之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眞知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蒙引知之者知有此道如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得疑這知字尙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說學者達道言故說得淺○這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此樂與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後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知也深愛篤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眞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尙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眞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爲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己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己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陸說此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兩書講義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個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顚狂卻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故知字提重亦是○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者離卻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的故知好樂三字說求皆兆異蓋知好樂眞境原係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對

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帶事如將之字看作西來大意則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〇雙峯饒氏曰源於好好原於知以工夫言則氏真知自能好真好自能樂以效驗言張氏又有不好是知之未至不樂是好之未至是深一層但是推意說得開〇知好樂三字有實義二
不如有實義知字兩樂字後又有無窮境界
三者字若作三個人看則彼之知不如此之好此之好不如他之樂若作一人看則前日之知不如今日之好今日之好又不如後日之樂須兼此二意〇知字不可看得太淺亦不不可看得太深使氏謂知字是物格知至地位太高大此知字只是正用致知格物工夫將次到好時便是物格知至了是知行交界處到樂時則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而進於意誠心正之地矣細觀集註自明〇呂氏謂知之大綱已是一半此說未是朱子云此之知亦謂識得義理之大端耳可見知字不可看得太深也 見龍記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獘也〇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獘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饒氏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朱子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使都包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與他說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〇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〇理只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資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〇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〇西山眞氏曰道德性命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說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此矣中人以下若遽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人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鶩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〇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爲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爲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〇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〇新安陳氏曰無

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教之以淺近苟驟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爲凡下之歸而已就若凡語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〇[illegible]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進人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〇劉氏此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明但此又是夫子自說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源融謂語上即在語下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即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辨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處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〇新按一曰可不可就學者分上言〇汪武曹曰按說叢此說最爲的當說統謂要知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不可之分李穀侯謂即如對樊遲說稼去對顏子說他依舊在上處理會愚謂聖人之言自有精粗深淺何得云無語非上李說諸顏子問告樊遲語依舊在上處理會似可爲無語非上之證然使顏子仲弓問仁而夫子告以其言也訒豈有常乎則夫子之事以訒言告司馬牛其不得爲語上也明矣哀七潭

又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聖人豈擇中人以上者而秘室傳授乎朱謂此以參乎章觀之可見當時門人皆在列而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之信如袁說聖人都無揀擇則夫子當日何不撇而告之曰二三子吾道一以貫之也〔范紫登〕曰本文只說語上當提語上作主〔胡聘侯〕曰此章單提語上以辨其可不可者正要教者辨別高下也
中人上下須兼天資學力說有欲專貼天資講者與語類不合且如此說則中人以下者畢生無語上之日矣試看曾子之魯其明睿自遠遜顏子或恐猶不及子貢也何以先得聞一貫之旨乎○要看語上二字聖人非不欲盡人而告之以上也只是其人自有可有不可耳 見龍記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朱子〕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與個是知○人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見得道理分明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卻又疑惑只管去問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民者人也義者宜也詩所謂民之秉彝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其不可測識之間欲避禍以求福豈得謂智者哉○此鬼神是指合當祭祀者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瀆泥瀆泥者便不是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卻爲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後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先底是後底是求仁底人○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樊遲蓋有求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要之至矣○克己正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人於所當做者卻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問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問樊遲問知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也誠能專用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所謂智也樊遲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如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嵩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雖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覺軒蔡氏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者不知也○〔雲峯胡氏〕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

先者心之所當急。義者人之所宜爲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爲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爲而爲之一有所爲而爲則非仁者之心矣[新安陳氏]先難所包者濶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蒙引]務義遠鬼神分明是於是非上見得透故爲知。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惟知其爲所當爲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爲而爲者仁者之心也[存疑]是非之心知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而知在是矣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饒氏兩句合看最好但太拘須更放開說[輯語]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雙峯謂務民之義二句當合看最精則先難後獲亦宜合看也。按語類則須著如此下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云云今則去如今人信事浮屠二句則又如卜筮句又字便無著落[四書講義]是說仁者之心如此舊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遲暮儕是衆人圓奏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逕矣。或謂難字不即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難字即就日用尋常爲仁上說去私存理功夫最難[困勉錄]語類云敬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按此則舊存所論未是又按語類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仍說仍是。說約謂難字較闊不必即粘爲仁不是仁字豈是伏而仁外當更有道理即粘仁解爲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者廣本不但言克己便不妨。洪覺山云若人不惟此事外有所營援方爲私意即就此事上有個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按此事上無所希圖是後獲包得此事外無所營援亦如遠字之包凡事之不當爲者故朱子上數一段云思量得某處便是永獲雖非獲字正解而實相發明[徐果亭曰]義兼秩序之不易損益之隨時說[倪滄洲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註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說是錯會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句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爲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爲也而以鬼神爲不當知可乎註所謂不可知者指禍福之類言非以鬼神爲不可知也。事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性進德修業者皆是註以事之所難該之所包者廣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重者言耳。因不如敬言之爲備[陳介石曰]敬遠正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是既知彼又知此非僅知彼不知此也[汪武曹曰]蒙註云難字有做克己最難說者細看來夫子只以克己告顏子樊遲身分尚淺未宜說深懸觀朱子云聖人教及門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是即司馬牛之克己復禮至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何得云樊遲身分淺未宜說到克己乎有己不克何以爲學知其有己而不使之克何以爲教翼註誤矣[汪易齋曰]下句固極然亦爲當世有諂瀆鬼神而不務民義如臧文仲居蔡之比者故以爲言兩句看作一串不分輕重而輕重自分矣[朱乾若曰]務與遠必合看方見知者明於是非先與後必合看方見仁者心無私欲[周鶴侯曰]先難後獲固是一事務民義敬鬼神亦不得析而爲二能務自能遠然能務又不可以不遠能先自能後然能先又不可以不後所以兼說在此。敬鬼神而遠之敬字要說主意歸重遠之上蕭嶽一則云褻近鬼神再則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總爲不能遠者言耳樊遲粗鄙近利必有諂瀆鬼神以求福庇之事故言此以砭其惑而字自是折重下截其所以必帶敬說者以此是正當鬼神在所當敬者也

知者仁者俱有兩層須用串說對勘互講合發可謂二字境界乃盡若兩兩剔說便失之矣。鬼神二字緊對民義民義者人道之常也悉於求福慕利不可知之事則於彝倫日用之恆必有忽爲不足留者矣。獲字緊對難字克己復禮乃畢生之難盡之功而加功而已計效則天理之公皆人欲之私已何由得去處何由得全故兩層必須對勘合說方得發揮透澈。知就事上講然務與敬與遠亦皆由心而達諸事仁就心上講然克復處亦離不得視聽言動不是空空只存此心見蘢記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
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
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
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
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
壽以靜而壽朱子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
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
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仁雖動亦靜喜怒哀
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
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
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常多
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
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知
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
來拜看如周之生幸而免周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時
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
物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
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
之意○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
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
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
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卻知在我仁在物仁知亦皆有
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
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
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
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知便有個快活底意思仁便有個長
遠底意思○知者動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行所無事然
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見得天下
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日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
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
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何如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間流行運轉不容止
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
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
者○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或問仁者之於山知者之
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
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問仁知動靜合一者何如曰何必合不
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個運動之
理運動中自有一個安靜之理方是○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
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
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日所論體用甚善
然凡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沉或激山之安靜篤
實觀之儘有餘味○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
到隈深處時何如到峻處時何如到淺處時何如到曲折處時
何如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素處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
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聖人之言有淺底有深底
這處只是淺說仁似而今厚重底人知似而今恰俐底人○聖
人說仁固有淺深這個是大概說如中庸說知仁勇這個仁知
字說得煞大○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
會這兩個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南軒張氏動靜者仁知
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
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
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
體者莫能識也○雙峯饒氏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
夫子體仁知之深者○雲峯胡氏事無定用含動意事有定則含
靜意○慶源輔氏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
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
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
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滯礙故其體段常動仁
者心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體段常靜樂以效言效謂功效
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樂常悠
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動而不括出易繫辭
下語括結也動而無結閡之患也○夫子以知者仁者分
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
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
妙小樂其天豈偏於知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勿軒熊氏樂
壽據理而言[illegible]觀集註故樂水貳樂山之效字是說知者之

樂水以其動也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靜而有常與躁動紛擾相反〔晉胡〕凡人執滯不通膠葛便不洒落凡人私欲戕伐精神便不強固用智穿鑿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聖人之動聖人之靜也動固動靜亦動者知者之動也靜固靜動亦靜者仁者之靜也○體段合體用言故動靜俱兼徹內徹外說〔唐〕荊川曰知仁所見無非山水非爲境而情生非緣境而情係〔李〕安溪曰性之發爲情故觀其所感而心術之變形焉性之發爲命故充其所造而形神之理妙焉○夫子只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知之人不必定指兩人說〔汪〕武曹曰按存疑云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呂氏云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複疊之義亦無聯貫之情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愚謂此二說皆非也本註云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所謂達於事理周流無滯即動之謂也所謂安於義理厚重不遷即靜之謂也即此便見得知者所以樂水乃是以動之故仁者所以樂山乃是以靜之故其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則已明言樂是動之效壽是靜之效矣豈非將動靜作主而以上下發明之乎靜類則云仁主發生其用未嘗不

動而其體卻靜知則於事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未嘗不靜蓋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此亦是將動靜爲主而以之聯貫上下也程子則謂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又云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云動則自樂靜則自壽蓋與朱子之意正同或謂註中體字是體段之體不可作本體之體故不當重看動靜而以之聯貫上下愚謂惟其心中體段如此故其發於情者如此所獲之效又如此所以體字爲體段之體又何不可以之聯貫上下乎語類云或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所謂體者只形容其德耳朱子謂其所論體用甚善夫以動靜爲其人之德尤可見惟有此德而後有此情而後獲此效也呂氏云知者動仁者靜非動靜而後爲知仁也朱子謂體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正爲此意愚謂動靜由仁知而分其曰非動靜而後知仁其當然由知仁分爲動靜遂因動靜分爲樂水而樂樂山而壽正不得云三截自爲形容各不相沿也○蘇紫溪云動靜二字不必過爲分别知者之心隨事感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爲主一真感不擾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愚謂若云分中有合則可若云不必過爲分則不可夫分中有合朱子固嘗言之蓋只分中有合之故而遂謂其竟不必分則直與經文相悖矣〔李〕〔岱雲〕曰周流無滯只緣達於事理厚重不遷只緣安於義理〔周〕聘侯曰樂山樂水不是懸似摹想知仁於山水實有一段欣賞契合處○動靜其體樂山樂水原從此出而樂壽因之知者達於事理云云雖是解仁知卻將動靜義理透說在前

題面三平題意卻重動靜若硬提動靜作主恐與題面不合若竟作三平看又不見輕重須用串遞法講樂水樂山處即暗注動靜說動靜處即藏得能樂能壽意講樂壽處仍抱動靜體乎意側題而與題神兩得之矣○知者非逐物以爲動即一物不變而心之活潑者自如仁者非離事以求靜即萬事紛投而神之凝定者自在　見龍記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卻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

仲尼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原舊底卻不大
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
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
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
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
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
別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卻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
利上魯卻尚循先世之遺意尚有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
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
如桓公管仲卻無這意思自道他的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
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
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
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少一變而後
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
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
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或問或以爲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
時者殊非文義若果其言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節
王道本末之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問施爲緩急

之序何如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緩急
語錄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稍霸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
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
了○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
耳○桓公管仲變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
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
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爲兩稅當推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
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
代也○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
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卻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
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個何待他
說此便不先其所當者也○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
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慶源輔氏曰其
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欲以政革政以道格
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
矣雙峯饒氏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
義故其俗多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
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臨川王氏閔元年齊仲

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
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
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
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
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
也潛室陳氏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
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
時卻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嘗用藥元氣卻未壞
聖人與調理出使自渾然本來個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嘗欲
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
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
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
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
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
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雲峯胡氏先儒云王霸之辨莫如
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霸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

時齊有霸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使可如孔子之時
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
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霸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霸之
意新安陳氏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
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存疑桓公管仲所以敢自
是不顧亦緣上世根腳淺了使根腳如周公雖有雄伯子孫加
桓公管仲出來亦不敢便把他底盡變了觀哀公欲用田賦一
節可見四書釋地又續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云太公治齊修
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
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
有聖人之教化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
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乃修六經以
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
云悉本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尤其服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
以至道亦有味哉四書講義齊魯事要說得確切方見變字中
實地設施道字須看得恰當方見變字中學人作用樣論體圖
不得泛論後世不得困勉錄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起○

變魯不過修葺廢壞便復王道之舊變齊須先除去功利再爲修葺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是一番氣力變齊是兩番氣力矣因之曰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強浸淫其變非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偈偷惰已成痼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爲歸但齊國人心力濡染於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主意便只欲至魯也陳新安曰齊寄軍令於內政通魚鹽於海濱井田什伍之制蕩然若魯丘甲雖作而寓兵之意未亡田賦雖用而周徹之法猶存齊僭齊以下盟弱者以驕志志被雍抑之德茂如若魯陳列聖之書而名鄉嘆其幸見備六代之樂而公子樂爲請觀在兩國兵農禮樂其講爲是黃勉齋曰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此秦漢間謬說也其辨有十蓋南面而君一國以傳予孫以成教化此大事也其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周公於伯禽必嘗面命手畫而後遣之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其辨一也予產授政子太叔猶有寬猛之說爲周公奉禰而遣伯禽是不如子產如周公先有以教伯禽而伯

禽遲之是不如太叔其辨二也國無成俗願轉移何如耳孔子生數百年後猶思變魯豈有三年之內立法一定如素之染緇其辨三也按魯公之國在成王踐祚之初周公設政方始加以太公之簡易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也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得其官乃作立政函濡漸漬治有甚焉是周公善善而不能行也其辨四也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其辨五也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延三載考績孔子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即孔子之所謂成也豈得云遲其辨六也太公以丹書授武王孟子敘見知以禹皐伊萊爲比若出於一切尚簡之法何以爲太公其辨七也伯禽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既云從俗則喪亦不必三年而後除乎其辨八也鄭康成謂太公爲周太師未嘗就封同爲漢儒之說安在鄭說不可據其辨九也淮南子韓詩外傳皆載此事而與史記各異足見其爲傳疑之說矣其辨十也按史記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於管仲不壞於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

而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源頭有以致之汪武曹曰集註用程子說再說桓公或問及語類則並咎太公愚謂或問謂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恐下語太重責備過深此條云太公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後一條云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便說得渾融矣黃際飛曰觀註孔子之時齊俗云云則齊俗之壞壞於桓公管仲而不壞於太公故曰伯政之餘習而或問語類則以太公時已帶得功利意思非以太公不本周道以治齊但其治齊雖用周道而其所以尚功者已爲後來功利之萌芽尚功非功利而功利亦其流弊也謂太公之治齊非先王之道則不可謂太公與周公同一道絕無絲毫之異亦爲不明於二國之風氣治化及太公周公之本領者矣周聘侯曰成周治化皆周公一人所定故其所以治魯者一如其所以治周太公本領畧粗一分使其操制作之權規爲制度畢竟有些子不同處故其所以治齊者自不及魯

至魯至道要說得確切齊自桓公管仲創伯未免急功尚詐魯則猶守周公遺規禮教信義猶不至蕩然澌滅至逆到大

公一層只好在後面作餘意補出不必入正講亦不得太說壞○變處從上下說玩註中政俗二字可見然下之俗由於上之政齊俗之急功利喜夸詐者乃伯政之餘習也魯俗之崇禮教重信義者乃周公之餘風也但須側重在上一邊○看太公自與周公別句武曹謂不可刪極是仍添入之　見龍記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夫子之意本爲觚發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涵遠矣厚齋馮氏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顏師古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稱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謂爲木簡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瓜家引觚哉觚哉言豈是觚哉觚哉此與水哉辭意不同此上有觚不觚字固勉齋說不得爲觚是謂名存而實亡也升菴之說謂名實俱亡者也以君臣論之春秋之君臣名存而實亡者也田和之篡三晉之分名實俱亡者也集註是說前一截事升菴是說後一截事○臨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嘆所以指實二者同爲憂世之言而臨羊之憂愈廸矣○兇可以用純觚不可以無稜○酒器木簡似可兼說楊用脩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制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古人制器必尙象徙取其利於工之易備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經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觚哉之嘆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武慶善曰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今從雲月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去其稜而仍名以有稜可乎故觚字分別現成在這裏不觚亦分明現成在這裏不待別白而是非明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嘆也循名則是責實已非口中所嘆者一觚意中所悼者卻不止一觚也偶爾嘗概無限傷心俱在兩哉字上傳出○推開意在夫子口中卻只可含而不露一直說出便無味矣 見龍記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朱子曰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不曰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有可得而言乎曰欺者乘人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觀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審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從從也事迫而無其具雖從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乎[illegible]似宰我說卻只是商欺人雲峯胡氏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仁者之愛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蒙引逝雖謂往然須著個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這說宰我此問蓋慕仁者之美名而又憂爲仁之陷害有雖於爲仁之意也夫子告之曰隨人入井以救人仁者安得有是哉彼君子之心切於救人之告之以井有人焉而使之往救則可得而使之也若欲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能也是何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翼註逝陷二字俱屬人使君子觀註使之往救陷之於井可見訓蒙錄宰子凡謂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非憂爲仁之陷害看來還是憂爲仁之陷害爲是以短喪章參看可見○宰我說井有人焉不專說欺其意是重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

亦不可陷也。存疑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不是異。註云
雖子言不但不時濟人。雖告以手足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
井本無人。[與][圖]之[問]宰我疑仁者須當非教人。夫子告以不可
陷而決仁者不從井救人語意似已應付去了。然仁者所以不
從井救人處。似未究竟說出意思。終不明白。而宰我要爲仁。陷
害意終未釋然。故復以可欺不可罔申之。可欺不可罔。寬論其
理而逝乃欺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我說處須得爲仁陷
害意。雖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爲仁。決無陷害意。雖然言外[慎]
[貞][父][曰]天下有之生之道而無之死之道。仁者即是非之心。而
爲惻隱之心。[問][武][曹][曰]宰我要爲仁之陷害。其意重在從之上。
夫子告之之意。亦重在不可陷上。何爲其然。然字正指從之玩
此句是已將不可罔意提清在前矣。[饒][存][曰]此正明辨工夫
聖門論仁。正要從救不救處。商量出箇道理來。[廓][聘][侯][曰]身在
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便是理之所有。若從之於井則不復
能救之矣。便是理之所無。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便是難罔
意。故可逝二句與可欺二句。止一套事。或問甚說甚明。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正宰我之謂也。君子過此等事。自然
揆度情理。酌量時勢。委曲生出救之之法。豈徒自陷其身而
於人無濟於事。故夫子既明折
之。而又詳示之。見龍記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
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
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
以不畔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過博約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
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
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
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
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特
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約
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
一貫意。○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
理。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
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學條目多。事事須理會。禮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
禮。聽也是這箇禮。言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
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
孔子教顏子亦只如此。且如行要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
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
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
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
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斵削者。只是運斧斤
規矩。及至創鑿之神。斵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
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
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爲約
束之意。而於顏子之嘆。則又以約爲知要。何也。曰愚謂三者之
謂不異。其義亦同。皆爲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爲學者之分。而
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問]以文爲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
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
是否皆是。○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
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且待他事事理會了。方
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
使他在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妙。正是待他多學到了
可以言此耳。○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
有所未知。便須其知。須是博學。既博又須約禮。到約禮更有
何事。所守在此理耳。○博之與約。初學只須做兩途理會。一面
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
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約處。[又][集]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
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爲助而打成
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擱。都不成次
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摭於其間以求多取勝之謂
此又不可不知。[勉][齋][黃]氏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
當爲要。然約之謂爲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爲要我。則尤非
文理。故或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蓋思之。博
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於文義庶皆
得之。[雙][峰][饒]氏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功。雖所得淺。亦當

不畔於道由此深入與道爲一可也豈止不畔而已○[illegible]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隘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潛室陳氏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新安陳氏徙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王氏集註是兩平說程子重在禮○蒙引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

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爲人之所持循故曰禮向也多聞多見至博矣今則將來身分上踐履其實然方其學之也遽求近取方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有時卻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箇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與道爲體矣不曰與道契而曰亦可弗畔者蓋博文約禮學者事也○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貴工夫到約禮非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爲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之上身來○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之如何便行得只是一一都考究得出約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我得行的○弗畔者博約說爲長程子之說偏重約禮故在圈外存觀博約二字與孟子博學詳說亦同但此以行言彼以知言○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幾顯可行者言則曰禮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學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執有熱於

是處走也○問傳習錄謂博文是約禮工夫與明善是誠身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一般其說然歟曰爲學之有知行猶用兵之必學兵行醫之必學醫也故經傳所說博文約禮致知誠意明善誠身推精推一知仁之類都是兩段事今把致知的都做行底工夫則聖人不教人知專教人去行如何行得譬之用兵而不學兵行醫而不學醫得無誤事殺人乎自來聖人皆教人讀書窮理此致知事也如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女爲周南召南之類可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當時爲學亦讀書也博學於文正是讀書窮理事今卻掉作行說則所爲學詩爲周南召南等俱何爲者若謂此非眞知則擧人謂學詩可以事父事君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此豈[illegible]者今卻不及何耶既把博文做行則明善亦當依此說又[illegible]思辨與篤行解之又何不同且博文既是行中庸既說博學[illegible]而不消說篤行矣又說篤行何也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各是一件其曰先曰而後云者是說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之辭也今曰格物致知即是誠意工夫然則齊家亦即是治國平天下工夫乎其曰先後字不亦贅乎夫知行之爲兩段事自古聖人固已言矣不但程朱也如曰知及仁守三知三行始終條理者是分開言也今謂

博文致知明善即是行工夫然則知及即是仁守三知即是三行始條理即是終條理歟依其說東西南北俱見窒礙毛髮孔竅俱是病痛安得舍此而信彼哉○問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先儒原有知行互相發之說蓋知至則行益力行至則知益眞以是爲合一則可彼謂必行過然後知聖人未嘗行過天何以能知曆象日月星辰爲地理志者未能行過九州何以能知山川人物亦有所不通矣既謂行過然後知則行乃是知之始卻云知是行之始何耶又謂知是行底主意主意不在先耶抑何自相矛盾也從求知而不務行此是學者之病聖人立教原使人知行並做究竟其先後次第則必先知而後行耳何嘗教人分做兩件去做謂必先知然後行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工夫卻不教人去行絕無此事亦絕無此語觀朱子嘗曰大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我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此則朱子未嘗教人且去做知的工夫不教去行可見矣陽明非朱子致知格物補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行則無可行之時矣此

之諸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便見○問見其小君禮數曰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弟迎逃轉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不行而衛靈公南子特舉之耳○問子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齊景公問陳事且可款款與他說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且可從容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且可教他不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能彼之能浼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說必有過

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啟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事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事季氏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識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子路氣粗見偏本未易回與言則不入故與之誓言欲其信此而思得之原壽翁氏孔子主衞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再拜答之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乃答禮焉史之所記如此君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齊氏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爲蘧伯玉之賢爲於

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存疑聖人於問陳歸女樂待以季孟之間似此之類皆決於去至南子則見而不去者或者於上幾處已知道決不可行而此處或有可行之機況又有可見之禮所以不去歟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此類是也問聘侯曰見小君之禮久已不行於世若非南子請見再三聖人何得援此禮以見之然非有此禮縱南子好善殷勤諄請見聖人終亦不之見也彼有好善之心實由我有可見之禮故兩只是一套南子有願見之誠小君有可見之禮聖人所以不爲已甚也而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者亦從此可想見矣　見龍記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如此○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定字上蓋庸是個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個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庸字慶源輔氏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意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雙峯饒氏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

語彼是子思檃括語。雙峯胡氏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爲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存疑此章與中庸大同小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卻不大分別。今與中庸俱作一樣看爲是。饒解民鮮卽行。非不合中庸以見心之鮮有其德。汪武曹曰按雙峯說與格菴趙氏同。觀存疑所駁。似其言非是。然卻亦可備一說也。

中庸之德。人所同具。純聖凡而一致者也。而氣質拘之於前。物欲累之於後。則放失者多。而罕有能全盡此德者矣。故曰民鮮。見蔬註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下一句意 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蒙引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而聖字濶。○仁以道理言。是徹頭徹尾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除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言博施濟衆。何止於仁。卽行仁極至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大海固是水。但不必大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

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敎。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皆有病痛。朱子文集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卻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者。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仁就心上說。聖卻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素性仁了。新安陳氏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人之蒙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illegible]齋陳氏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存疑聖以地言。是所造地。仁是理。聖是人。日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說約可謂仁乎。或問是據箇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illegible]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四書講義何事於仁。猶言何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文法。其過猶小。卽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卽以博施濟衆爲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豈知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卽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困勉錄博施濟衆。新安陳氏以我之施恩與人之被恩分貼最好。程註以老壯兼賅爲博。華要兼及爲衆。恐未是。二項博施濟衆內俱有。○堯舜之世。也有黎民阻饑的事。也有百姓不親的事。天下雖底乎治。而此心實見缺陷。世雖不敢病堯舜之治。而堯舜常自病於心也。汪武曹曰。何事於仁。程子諸說皆謂何止於仁。而推聖者能之。朱子則謂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不是說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蓋朱子之說。較之程子更加闊矣。○何事於仁。不過言何止於仁。淺說則云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意在撞高仁字。卻與必也聖乎語意不相對針。語類云。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爲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皆此乃淺說所本。不知特朱子未定之說耳。將語類衆說細看便見。○語類大海云云。乃是統論全章。其所謂瓶中傾出來底亦是卞者。謂隨其地位之所立達。皆足以言仁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巳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屈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果無私意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公遷朱氏]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云克巳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

人者同皆是以巳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蒙引]呂與叔克巳銘是以巳字作我字解以町畦不立為克巳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推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蓋不知孔子之仁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後之以解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則無從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此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存疑]立達俱兼發義說巳欲植其生使人亦植其生巳欲做得人使人亦做得人此便是立巳欲俯仰有資志無不遂欲人亦然巳欲邦家必達行無不得欲人亦然此便是欲達[淺說]狀仁之體體字謂體段模樣也非體用之體[說約]語類云巳欲立便立人巳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云巳纔要立便立別人巳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勉然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因字今人不解逆謂人巳之際一欲可通巳方欲立便自立人巳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望影都無實際往害戲詩一文我方欲食女無飽理我方欲衣女無暖理今思之恐第言欲兼亦不能自

飽自勝真為輾轉失笑也○語類若曰巳纔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益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眾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定安頓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如謂巳欲立達而即巳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侈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施濟眾判作容易此便是將仁者底全體大用立箇模樣與子貢存致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頗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困勉]講義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遠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眾之求諸遠且難耶○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滿義在○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也凡為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闕少然氣拘欲蔽謹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欲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人巳有次第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裡許[困勉]此節就心論仁非究存此心也但所重在心耳非不必見之事

也但不必皆為博濟之事耳蓋此節文勢原重在心但須如此稱說方是○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眾焉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眾亦仁也第二節大意如此○敬養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道之有齊有綱紀布有治功成時交將立達分教養者誤○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貼危即是吾之貼危萬物之狂或即是我之狂或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巳立而人不立猶巳未立也巳達而人不達猶巳未達也雖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適便是仁何曾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敬內有立達發內亦有立達[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眾耳[李安溪]曰上截直指仁體故以夫仁者引起下截強恕求仁故以仁之方結住[劉大山]曰方念之未萌則寂然不動而惨也慈愛之意不以曆而未發而或論於無及意之既解則感而遂通而怵惕惻隱之情不待強為之謀而始形其有[分文斷]曰一巳者眾巳之倡一欲者眾欲

之端(周)(勝)(侯)(曰)對下節看重欲字而字纔一動念人已都到無
待於譬無待於推此是自然字對上節看重己字人字只天理
周流無間彼此何必限定施濟得多少做沒了期事涵玩神理
對上節意多。立達中雖有許多經營措置心普萬物而無心
情順萬物而無情做
來自然全不費力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

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濟衆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

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
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
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
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
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
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
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
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
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
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
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
子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
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
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子貢所
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
事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云云正指仁之本體蓋

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
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
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
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
博施濟衆這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
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
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
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
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
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濟衆而後為仁若必如此則有終身
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絜矩之
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
推己處有所未盡○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測而後施之者
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
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
段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集註如在大屋下分別廳
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貫不相應不若分而言之

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問博施濟衆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夫子荅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荅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是如何。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有時說那一面。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爲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爲仁。一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般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卽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立人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語錄〕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甞善其說。○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勉齋黃氏〕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覺軒蔡氏〕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荅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己欲立卽立人。己欲達卽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卽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夫子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衛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用功之要。苟志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新安陳氏〕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

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仁者之心視人物卽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爲無窮。〔陳氏〕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形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賢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學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陳氏〕問博施濟衆與修己以安百姓乃堯舜猶做得底夫子猶以爲病如何。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有未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四書通〕子貢以仁之事言。夫子以仁者之心言。以事言則非堯舜不能盡其事。而雖堯舜亦有不能盡其所難盡之事。以心言在堯舜者爲以己及物之心。而未至於堯舜者亦可以推己及物爲心也。〔四書纂箋〕末節近字與博字衆字相形言。仁者之心只是欲立欲達。斯其心固甚近也。吾未能如仁者之自然者。卽吾心之近以喻之人而知人心之欲無些於我。由是而善推其心焉。則推其欲立之心便可進於立己立人。推其欲達之心便可進於達己達人。此亦仁之方也已。大抵仁與不仁只在公私之間。忘私則仁矣。勝私則可進於仁矣。〔翼〕〔語〕能近取譬下據註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一句。〔困〕勉錄孟子牽牛章已包在能近取譬一句中。〔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看過。從來多少學人終身究治究竟人我籓籬未易脫化。胸中不無肯育之蔽者有矣。豈易言哉。此正一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至極直可以當一貫者也。在武昔日孔子所謂能近取譬者推己之欲立欲達以及乎物。以己與物對言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善推所爲者。乃是自物之親者推及於物之疎者。其所謂推字又在及物中分別出來也。夫自己推及於物。又自物之親者推及於物之疎者。分殊之中又有分殊。而本皆引爲同體而歸於理之一。此聖賢之言仁所以無爲我兼愛之失也。○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一條乃明道語。此處前後皆用伊川說。何故忽以此條雜之。且此條所謂何干仁事者已爲朱子駁過。自不當採入。朱子曰程子云博施濟衆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爲仁耳。○又按朱子云程子未免以博施濟衆了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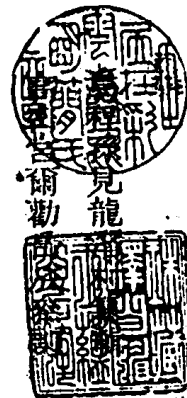
於仁而爲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別雖詳而堯舜病諸之語反無所當又云仁在事不可爲聖一說亦不可曉愚謂朱子所云析理極精伊川諸說似皆不必採入李氏塋曰近取譬止是推己及人所謂恕也上面仰貫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使是孟子強恕而行一強字之意周聘侯曰立人達人則一體同流痛則俱痛癢則俱癢毫無間隔者也能近取譬則用方濟治痛必皆痛癢必皆癢不使罰隔者也外此則痿痺不仁而已矣

博施濟衆是聖人功效極至處子貢論仁未免求之遠且難矣故夫子示以仁之體段而復以爲仁之方告之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隨在可見隨地可行分明將仁者心行事活畫出來末節近取二字妙施何必博濟何必衆只消於已與人之間細心體認而仁心仁術已不可勝用矣○立是扶植意思達是開通意思困勉錄云立字內兼教養達字內亦兼教養按舊說都分教養不如蒙書先生此論之精朱子語類沖亦未嘗分貼也　見龍與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七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勿軒熊氏溫厲申夭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稱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虞德園有商老彭之語程子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朱子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問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底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耳○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篤好意思或問必蘇氏之說然後爲善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小註〕述指刪述六經說古即六經未刪述者信而好之者信其言之不評而樂之不倦也竊比者心慕其人故倣而效之也既不敢當作者又不敢顯然自附於述者謙而又謙也○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須曉得聖人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矜謂不得浮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其包含萬象不習餘蘊夫子從而贊修之原非有作意於其間後人不及孔子相萬無知妄作與萬世罪人〔謝氏〕彭之爲人不可考要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楊氏〕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以此〔雙峯饒氏〕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書道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新安陳氏〕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謙之辭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人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只是這般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略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循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弊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所創作皆自我而益成此其事雖非作其功尤盛於作非其道出羣聖之上有以洞見其是非

徒使賢人任之欲持權度以稱度古聖之是非其將能乎則夫子雖不任聖者之事而其所述即聖者之事有不得而辭矣今觀六經之刪述與天地同敝雖後聖有作不得而改焉此豈置者能之乎○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四書講義所以信之之故只是古人制作已盡善盡美本無可商量處故耳○若但糾紛作述便易落竟奔浮靡惟在信好句裏有所發明則言言洞刻矣且泛論作聖述明語氣便近於矜皇謙說得不敢自當之意不過遜爲謙讓耳但將信字好字體會神味方見得聖人惟日孳孳不自滿假之實意○功倍於作是評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逗露○信字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困勉逸沈無回云此非謙辭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思眞實話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辭拔沈說甚精但必云非謙辭無警世意則偏不如存疑之周密矣〔周聘侯〕曰試看宇宙間自易象詩書外更有幾許大典籍可見天地不言之秘神聖相傳之理民生日用之彝發洩殆盡此外直無可增加後人極力發揮總不能出其範圍自是無可作然自夫子刪定後六經炳若日星後人猶若罔若昧無一人領會得則當散亡放失有誰見得可信可好述而傳之以詔萬世此須想見聖人心源契合處

陳新安謂信好是述之本信又是好之本是也然朱子云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明兩說似不可偏重蓋天下原有篤好之人或篤其說論或喜其文采朝夕諷誦不憶而於其義理之所在未必其見之眞而知之確此好而未能信者也又或眞知其義理所在而確守之然服其理之確而未領其旨之深不必其時時耽味而不厭也此信而未必好者也故必照朱子兩邊互說方爲完備○夫子固不敢作實亦無可作夫子雖自居於述而功則賢於作二意極是但俱不可入夫子口中

見龍記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人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會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卻上一截只做聖人自話記了○朱子文集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類豈非[illegible]非與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又似太過如何曰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所論可更詳之語錄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猶是執提在這箇卻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雙峯饒氏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當爲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皆以沉潛爲本吳氏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釋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雲峯胡氏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新安陳氏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蒙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着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爲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蓋若讀爲如字則意思淺前去聲御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存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謂不言如何謂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這非聖人亦不能緣這道理都融會在聖人心上都成一塊卻是自家心裏物了所以不待用力而自然記得若未融會尚是兩物自然或存或忘安能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亦是義理爲已得了方能如此這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註曰非已有之則不能問既爲已得又何須學曰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加我數年卒以學易何嘗無學四書講義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一說是沉潛體會服膺弗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判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默異學窠窟矣○學不厭誨不倦夫子嘗以此自任至此則又曰何有於我哉非是自相矛盾亦不是此語在前而彼語爲晚年進詣也蓋即此可知道理之無窮而聖人純亦不已之妙亦可從此體會困勉錄單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誨人蒙學識說○三者係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云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辭即作勉然看亦不妨李安溪曰非默識則義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厭心或生矣非不厭則工夫不繼不能有發明之機而所存或窮矣然非誨人不倦則無至誠及物之心而所存者可知無與人爲善之樂而厭心亦猶發三者蓋亦相爲表裏始終也讀直庵曰默識者言時在不言時亦在時時沉潛體會朱子所謂存之隸諸第一之中也汪武曹曰小註以顏子拳拳服膺勿失解默識謂類更有一條卻以此爲未足而引大舜聞一善言云云爲說似更進一層當並存之○朱子駁南軒此條云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蓋此乃聖人之謙辭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謂殷言之然其辭氣則與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愚謂朱子所駁最當此條自不宜採入

胡氏重默識句陳大士作亦主其解其中幅云夫獨得之學則信之必深信之必深則其守之也固獨得之學則美之盛甚美之必甚則其思欲習之與思欲廣之也樂時而已如此串下亦好但玩題面終以平說爲正蓋聖人之學亦是與年俱進玩吾十有五章可見胡氏意以爲若聖章夫子以爲壽自任此處何又作謙辭故欲重默識見得此處又深一層耳

其論亦是然安知非此章說在前者此章說在後當更詳之
二要知三句合并看來非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者不能夫子
所以尚不敢當此意
亦須識得 見龍記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朱子曰德是理
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的物事了便日用磨礱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
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從合宜處去却未有
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好得有輕重之別○德
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
這是德得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是不能修也德
者理得於心之謂修者好好修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實見得
恁地何息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
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
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
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
德○不善是自家做得差邪非僻底事徙義卻是過惡然做得
未恰好便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
說這幾句淺深輕重極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
改底罪大不分細大學者皆當著工夫○問知修德方知講學
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修德
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不可不講恰似
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只修德而
不遷善改過亦不得長進○德之不修至是吾憂也雖是聖人
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
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
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 語錄 讀德之不修章曰此
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修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
徙義改過始是見之行事須時時要檢點如此說卻相連續也
上蔡謝氏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所見 南軒張氏夫德不修則
無以存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
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勉齋黃氏修治

也謂去其惡而全其善也○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
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修身之要也不此之務
可無憂乎 劉氏德必修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
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新安陳氏修德而繼以講學如
修德性而道問學是也修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
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能講學行已應事始可
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
以為修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修自若也學亦徒虛
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
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蒙引 德之不修以行言學之不
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為善言不能改以去惡言 存疑
德是明明德之德非爲政以德之德修治也去其害德者也 蒙
德是人心所得之理理在人心本自全具人惟私欲一萌則理
爲所壞而德不全矣修者去欲存理以全其德也 困勉錄 蒙引
存疑皆以德爲善所得於天之理玩大全朱子似不然看來德
字兼明明德及行道有得之德說似妙○依存疑以首句該下
三句則修德兼知行徙義遷善俱兼內外依朱子則修德專屬
行而兼內外徙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則朱子之說
爲不可易也 淺說又專以修德主內說恐亦與朱子不合 俱附
下 存疑云修德該得下文三件蓋明德兼知行也然說時須平
說不可分輕重 淺說云修德就心內說徙義改過就事上說修
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無時不新者聖人
之功惟恐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修德講學已說盡爲學工
夫徙義改不善又就其中抽出緊要處言之○此憂是戒慎恐
懼無日可竟發時此憂未發時亦此憂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
下學時此憂上達時亦此憂聖人一生學問都從憂裏做成 翼
蔡敏曰不修等四項俱在吾憂中討出 蓋曰若德之不修等皆
是吾憂惟日以不修爲憂而日求其修非有不修然後引爲憂
也 李毅侯曰說吾是見責任無可替代也 袁了
凡曰憂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 湯潛庵曰修德
誠敎也講學精義也徙義改不善集義也 汪武曹曰朱子云此
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了乃是此節正解語類中卻有以
修德作主連講說去者新安此條則又以修德講學二者當主
皆可存之以備一說也 講聯 徐山人言日新能於四者加工夫
則德日純學日明義日集過日改月異而歲不同矣此四者正
着力做工夫處故云要○須見得四不字之害纔見得聖人之

憂貞是當身切察
時刻不能放下
四不字要看得細不必竟置四者於度外也工夫稍有欠缺
心力稍有間斷卽是不修不講不徙不改刻刻檢點纔無時
可以慰藉故曰是吾憂也雖聖夫子言下卻有勉人意〇以
四項平說爲正或專重德字或兼重學字串下亦可然仍要
還清四項觀朱子語
類便知 見龍記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〇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
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
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朱子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
則雖久矣 朱子 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
愉只是和悅的意思但此只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〇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
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
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
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嚴肅則自和樂 小註 凡
形容氣象話最難須心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 上蔡謝
氏 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
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
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 輔氏 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
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 慶源輔氏 燕居閒暇無事之
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
怡愉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 胡
氏 申中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
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〇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
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 洪氏
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

與此義同 楊氏 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爲容色
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然也 新安陳氏 雖燕居
而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
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然也 雲
峯胡氏 程子不分容與色申申夭夭正是燕居之容若在朝則色勃
如也在鄉黨則恂恂如也各自有體燕一篇多此類〇兩如
字聖人德容氣象未易形容姑借此以擬議意 西山眞氏 容舒
色愉自大賢以下凡大率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
之申申夭夭也若得閒暇神奇是謂辭聯鬆法相若收歸實地
又止得大賢以下用要與聖人分上懸隔 梅亭 曰和順從
容之中有自然之莊敬 馮椅 曰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斟
聘侯 曰申申夭夭對嚴肅說不對怠惰放肆說程子卻又云嚴
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何也曰二
者是不爲容色氣象與嚴厲時不相干涉但人要舒泰便底放
肆故云亦著此四字不得
此記燕居之容色總見其安閒不迫泰然自適之意此四字
是對整肅一邊說不對怠肆一邊說聖人豈能有怠惰放肆

之時但大賢以下卽在燕居時整肅之意卻未能免聖人則
並此俱化矣程子恐後世之學聖人者不能似其申申夭夭
而反流於怠肆故補
此句耳 見龍記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
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
之甚也〇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
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
者身老則衰也 朱子 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〇夫
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行時止無所凝滯亦
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在

所忽忘邪○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註則以爲如或見之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義則精矣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邪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又不應虛有此朕兆曰聖人何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繫累處要正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生平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

感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復夢見周公自是讖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語錄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卻只是歎詞○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與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南軒張氏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胡氏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其夢亂或邪或正與其晝之所爲等爾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新安陳氏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蒙引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卽志○孔子不夢文武而夢周公者舉所志只是做周公若志爲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志矣

故作春秋主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爲東周乎亦只要做周公而與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饒氏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爲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生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翼註此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爲血氣興嘆也說統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情檢錄志學則老而彌熟從心不踰行道則老而已衰壯心不再困勉錄甚矣吾衰是說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灰引極明存疑謂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而又謂若時見用則志又在矣畢竟不是蓋志是隨氣而衰夫子旣嘆其衰使此時若見用此壯年時畢竟有欠缺處但要曉得不是絕然無用耳○程朱解夢字不同朱註似兼得程註之意○圈內無復是心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圈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

程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以此節與從心不踰節同看則知程註存道者心四句之意汪武曹曰朱子謂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而後說則云惟其衰故無是夢蓋因其旣衰而無復是夢遂因其無夢而知其爲衰二說正一串也黃際飛曰自文衰字自指血氣言惟其血氣衰故無復是心若是血氣不衰如武王太公之健旺則其志慮亦必不介已孔子七十三而卒血氣之衰本不及武王太公不必爲夫子諱血氣之衰是年紀上事若不說其年紀老大而但言其志慮之衰便非所以爲聖人本註老而不能行程註及其老也二老字正見血氣之衰存疑主志衰未是

夫子惟無行道之心遂無周公之夢而惟無周公之夢乃覺血氣之衰言外有多少欷歔感嘆　見龍記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朱子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志字

有向往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志非只守箇空
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
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
是道也志於道者正謂志於此也語錄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
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道
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
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
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只做立志便流了聖人之說不
如此直是有用力處○志於道須知是箇生死路頭那一邊是
死路這一邊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
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
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
入或東或西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
從志學做來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
節節有下工夫處○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胡氏
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之往也○知
此志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知至善
之所在而后志有定向也雲峯胡氏道者古今人物所共由之路也

日用二字已足以該之矣又曰人倫者衆人共由而先之也蒙引
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矣必志於
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
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爲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終
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也
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全
矣依於仁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爲一無事守矣困勉錄朱子既
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又曰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前說
勝說約則後一句有見蓋志貫乎知行之內不得專屬知汪武
曹曰知此而心必之爲知字又在志字之前不過大概說曉得
道之當行耳非致知之知也蓋
致知力行故俱包在志字中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
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德是得這物事於我
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
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苟
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德是心得此
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
照管不要失語錄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則我之得於
己者也雙峯饒氏德字之訓前言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
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
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德字之義此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
有得新安陳氏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
在守之固耳四書通集註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下文心字曰
心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若有異實只是一理存疑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說無則曰誠中曰日新之
功要看不是專守一德是隨其所得守而弗失然後所得日進
而心德幾於全矣汪武曹曰集疏四書通及仁山金氏解德字本
俱作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其說以此爲定本乃
愚謂此處與爲政以德不同彼但舉德字故意兼不失言之
是包此章據字在內若此章既有據字是不失之意則德字之
解應如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矣蒙引云據德則道得於心

而不失可見只是以道得於心解德字而所謂不失云者乃據
字之義也周聘侯曰日日有得日日據守積累得多如何不會
日新日新從
終始惟一上來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
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依如依
乎中庸之依
相依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
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
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當依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
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君有忠因事
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語類依於
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道裏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
西山真氏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
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能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

功之親切處也。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何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有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爲一，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依杖容有時而離乎，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依，猶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至，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依亦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新安陳氏曰依是說存仁工夫，非說安仁地位。依據有循至跡，容之分。厚齋馮氏曰不違非是自然不違，乃時時存養不使稍間，意故託以功夫言也。全體不息之謂仁，事事不違仁是全體，時時不違仁是不息。潛室陳氏曰慎獨以省察動與仁而俱，行戒懼以存養靜與仁而俱密。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孝，事兄欲盡弟，至據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卻有可據底物，依然於只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依仁則許多德都總攝貫穿在內。若是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一一理會道道理脈絡方流通無滯

礙。因此又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何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此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說得自好。○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

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因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是禮樂言之，天下豈有一物不違於仁，禮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勉齋黃氏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

之序。蓋志者存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
是三者皆不可須臾舍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
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慶源輔氏
天理人欲不兩勝一勝則一衰也。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
理以養性。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
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蓋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
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與
交發也雙峯饒氏曰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
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
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
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曰此卻有首尾本
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
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玩物本
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藝亦日用之
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
。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稍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稍輕務
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
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

也陸氏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雙峯饒氏志道如人行道
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
成卻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
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復心程氏先後之序輕重
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發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
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寓乎外以用力
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游最後而可輕用
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
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
者無少間隙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自不加浸入於聖賢之
域矣新安陳氏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
此而後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沈潛涵泳於本而以餘
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該貫矣雙峯曰志道而據德自
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具矣又當游心於禮樂之
交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技藝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
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
末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
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備

何有加於此存養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飲
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
。小學以學藝為先此卻於依仁後教入藝小學習其事此是
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
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唐荊川曰古
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
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
之間非特以日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即此而鼓舞凝
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
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李衷一曰未依仁以
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
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新安陳
曰藝兼知行言之而有以為志道據德依仁之助也楊江陰曰
志既定而持守有常存養無間且加玩習陶淑之功身心內外
與理為化敬義有交資互養之益矣高景逸曰有本領底人看
道藝都是道德仁以之養心而不以之汨心故曰游汪武曹曰
或問所謂先後之次者謂據德後於志道依仁後於據德游藝
又後於依仁也總註先後之序句卻統以道德仁為先而藝為

後蓋其下文又註輕重本末內外六字則先字當與重字本字
內字為一類後字當與輕字末字外字為一類也。翼註云當
先從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過至
次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為據據何在據於德亦不可先從德字
說起下俱倣此李毅侯則云此章不可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
德仁藝愚謂李說為當從徐說在云四字中志字猶可作頓若據
字則必粘在德上依字則必粘在仁上游字則必粘在藝上不
可脫空籠講與李說亦大同小異亦可取也。勉齋集復葉
味道書云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
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
貫古今該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
於身道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
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
已此一段乃遂見一別文語錄中所載甚可以其與四書不合
而謂之乎今按勉齋云大抵即書中之意而書語尤為明白蓋
其意緣是說此章四句不當作次第說也謂德者行道而有
得仁則心德之全是德字原跟道字說仁字原跟德字說此三
字所以不致混而無別也夫德原於道仁原於德此三字既有

先後則謂志據依有次第可也謂天下有志道而未能據德
德而未能依仁者亦可也若以游藝又在依仁之後爲疑則朱
子所謂論小學時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涵玩之意又當
在後所謂藝雖小學至依仁既熟後方得他用此二說已自解
得明白又何疑乎可見集註以先後之序爲說正自顛撲不破
然饒雙峯所云亦足備一說故錄其書而論之如此李岱雲曰推
其爲至理所寓故當游之而博其義理之趣推其爲日用之不
可缺故游之而應務有餘心亦無所放是並佃繳上三句註右
衛曰志道據德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眞氏
亦謂仁是歸宿之地則以依仁作主者亦是
讀此章者多云有本末無重輕有內外無先後似註中四字
用得不甚的當殊不知道德仁爲本藝爲末固矣然本即爲
重末即爲輕雖藝亦至理所寓到得游藝之時藝已與道德
仁相化形下之器亦莫非形上之道然終難泯上下之形則
亦必有重輕之別至道德仁之屬內藝之屬外夫人而知外
非獨後內非獨先故初時即已習藝至道德仁更須一時加
功非志道後方求據德據德後方求依仁但世人固亦有能
志道而不能據德能據德而未能依仁者蓋道德仁本一時

並進而志據依工夫之淺深安勉自有不容誣者至依仁後
之游藝更與幼時所習大有不同亦不得疑其雜出而全無
緩急也總之謂四者加功不可一端缺畧則可謂四者竟畧
無重輕先後則不可依仁工夫已到純熟地位故曰依然
較中心安仁者尚未達一間也是由勉然而漸返自然時候
大約與顏子三月不違彷彿仁是道之親切處德之統會
處而仁體事而無不在則藝亦仁也以
仁字貫全題正可備一解　見龍記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
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禮曲禮下凡贄
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
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記

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朱子曰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
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
往耳問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
之意不應於此遽及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敎雖不輕棄人亦
不苟投人也仁義並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終無已
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胡氏在禮無以束脩爲贄惟記
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
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脩
爲贄也然比羔鴈爲薄故云至薄○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
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
曷嘗不欲啟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加之何
故有不往敎之禮執贄而來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敎
之也邢氏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曹
氏漢諸王致贄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汪武曹曰講說謂
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此意輕看謂此二句正所以跌醒
苟以禮來無不敎之之意當輕看者不知行文向背往來之
妙者也○註中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若但
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理二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不

從上二句看出所以當誨之故而不從下二句看出所以必
行束脩乃誨之故則說來便只是誨人不倦通全章話頭也
夫子嘗言誨人不倦矣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矣曰有敎
無類矣此章獨加首句可見註中聖人敎人無不欲其入於
善但不以禮來則無往敎之理四句最爲吃緊自行束脩一
句正是自白其急急欲誨之心耳玩未嘗無三字便見或謂
首句只宜輕看者大非
汪二說甚明　見龍記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
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並記此欲學

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顏色詞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朱子〕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問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卻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雨來生意豈可禦也〔南軒張氏〕此聖人敎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意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感之深也然古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敎者所以從容而使人

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旁通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慶源輔氏〕心求通而未得通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蘊蓄之意口欲言而不能言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沛然而往莫能禦矣〔雙峯饒氏〕啓如啓戶塞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發之發其機新安陳氏聖人固不倦於敎亦不輕於敎學者無受敎之地敎之必不入也○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截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蒙引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作疑夫子嘗曰叩兩端而竭焉此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是勉人用力以爲受敎之地耳後論學貴於有疑尤莫貴於能悟疑者深思而未達也悟者因此而識彼也冥然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故發憤求知悱是將知此理而卻未徹故在口中乍吞半吐不得說破憤者意至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將開但辭未達故發以達其辭○三隅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與勉齋存疑云憤悱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否

悱矣看來朱子雖合憤悱爲一截其實自有淺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悱較深於憤反又較深於悱而憤悱反三者又各自有淺深如顏子之好學亦是憤孔文子之好學亦是憤悱反皆當如是推之朱子以時雨化解啓發與孟子之時雨化亦稍異如憤悱而啓發之是時雨之化三隅反而復之亦是時雨化憤如顏子而啓之是時雨化不必如顏子而啓之亦是時雨化耳凡來其候敎之者皆是也若孟子則專指其上一層而言之耳○憤悱在未敎之前反是在已敎之後○憂不啓不發所以使之憤悱一段精神了凡萌是從心不是鐵面妙○憤悱從功力上說三隅反從姿質上說〔孫淮海曰〕敎人之法最忌咸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王武曹曰〕依朱子作兩截看則啓發後三字似一樣若如程子串說則啓發輕講只是舉一隅耳二說雖皆可從終是朱子較長○按程子作一串說謂啓發只是舉一隅尚須待其自得否則不復告是謂憤而啓悱而發尚有不能自得者也下卻又云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夫沛然乃時雨之化生意莫之能禦豈有如是而尚有不能自得者乎則沛然之說與上待其自得之說似自相牴牾故不知朱子兩截分說之爲安也〔素業師曰〕聰明因憤而生精神因憤而奮不憤則無

由顯示而隱誘意見因悱而化辨論因悱而明不悱則無自繁稱而徵告此夫子自明其不啓不發不復之故而望人之憤悱與反也○憤悱雖是能疑反雖是能悟但只作兩樣看然細看憤悱亦終有不同憤是心尚未通悱則心已稍通但口中達不出耳較憤又進一層照蒙註及因勉錄分作三項人說爲是若程子將憤悱與隅反作一串說與朱註不合更不必從　見龍記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躬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

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朱子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則春夏秋冬不遽寒煥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卻須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的意思南軒張氏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者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發忠厚之心慶源輔氏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是日歌或遇會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慶引證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新安陳氏證兩不能字見自然意

此記夫子性情之正乃出於自然中節而非有所作而致其情觀朱密字則字可見　見龍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用舍行藏皆不累於己朱子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命只是尹氏據此一節本文非有此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不做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面前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問用行舍藏緊要處雖會聞亦能之日舍之則藏用之則行雖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多少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得做便做不得做便休使他人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求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燦化出來都成好物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不得。此章專言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時則行時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不柰何底意何消更言命聖人說命只爲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日有命是爲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更不消言命矣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論語說張云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答曰聖人固無意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程子但言用捨

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爲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語錄問觀此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日到此地位大節已同與孟子論伯夷伊尹於孔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爲聖人矣雙峯饒氏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惡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無必無固可見矣厚齋馮氏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予淵與己可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概可見矣雲峯胡氏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巴川危氏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

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淸未免於必藏耳劉安禮氏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師曾氏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乃論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論命而痛其沒也文雖異而句則同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命不足道也命爲中人設若中人未至無我地位或進而干於行到行不得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命而起算註二則字要體認至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先事無預擬臨事無商度旣事無排着讀書錄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藏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困勉錄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有異與聖人之任者亦有異舍之則藏與潔身徇名者有異與聖人之淸者亦有異總見得無意必脫然無所係累○若以命論用舍雖用之則行者未可謂能盡行之道雖舍之則藏者未可謂盡舍之道聖人所謂用舍以義論不以命論也又有用之無可行者則其行不行無論也舍之無可藏者則其藏不藏無論也此四等者皆未可與聖賢比擬也若夫有可行矣有可藏矣而或不用而行舍而不藏非忘義徇祿之士則聖之任者也或用而不行或不舍而藏非潔身徇名之士

則聖之淸者也皆不得爲第一流人也此外更有不知命與不安命者愈不足道惟子與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謂聖之時者也顏子雖未達一閒而去之已不遠矣或疑伊尹伯夷非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曰雖不如此然未免多一必行之心多一必藏之心便不爲脫然無所係累季穀侯曰兩句重則字上其中濟世之仁藏身之智俱有汪武曹曰困勉錄謂潔身徇名之士有可行有可藏而用而不行不舍而藏愚謂此等人要只是無可行無可藏之具者故用而不行不舍而藏耳以漆雕開之已見大意不安小成而夫子尙謂其未必能行況此等乎○朱子謂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是重在有可行可藏之具也又一條謂聖人固有可行可藏之具但本領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然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是以重在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安於所遇上也愚謂此節當以安於所遇無所係累爲主而輔之以所謂有可行有可藏之說方爲盡善淺說謂只當就兩則字見得進退脫然不必說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亦未細體認朱子意矣○按朱子謂他人用之無可行舍之無可藏聖人先有

此事業在已分內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孟子養氣章語類曰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集義見於外者皆由道義做出來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此條亦是以有是夫言有字爲有可行可藏之具也蒙引則謂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愚謂蒙引以與文義相合然朱子之說御精當更詳之○按翼註謂我與爾我和你也不作許與之與下節與字乃相與共事之與較此不同愚恐其文義難以相合然朱子文集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謂同則雖與我不與之與是謂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說當更詳之○蒙引謂有是夫有字不是有其具頗與文義相合主講用行三句謂行藏只是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夫用舍者用舍其身也行藏者道之行藏也蒙引所云謬矣○或問云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機泮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愚謂語類則說兩則字即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意恐或問所云不免過爲分別不必從闕略侯曰孫書云兩則字未嘗有

心未嘗無主最妙說成有心則爲尹之淸任說做無主則爲莊老之放蕩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意○朱子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

必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
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朱子］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
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卻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
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
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者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
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
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
事時又須審一番慮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
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慮字相似此本爲行三
軍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語錄］說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八字雖與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自好某嘗謂聖

人之言如荷蕢上木珠發顯圓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
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皆是聖人事然有大
小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
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聖人行三
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
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底
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孟聯句云一喑一醒然再
接再厲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喑一醒所謂懼也
此是孟郊說得自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道更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闕
軒氏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成
失於粗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饒氏］武臨
事而能懼則有敬事謹畏之心好謀而成則有周悉萬全之
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恃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弱而恐懼也
成其謀則不妄動不孤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忿於
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致之以義理
之勇爾［雙峰饒氏］用之不行是好進的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

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胡氏子
路勇不自知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蒙引］臨
事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然必如此者乃可
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
悔蓋爲其暴虎馮河時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爲悔矣若已死
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暴虎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臨事而
懼能以義勇者也［存疑］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
說必能懼而後能謀［翼註］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
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不可以文事武備之論
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客氣漸養純以道時中之
回耳不然夫子嘗許由治賦而此獨不與行師何與［困勉錄］
成是決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大全甚明但此處對
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不徒貴其能成也貴其懼而謀而成
者也［李安溪］臨事而懼操心危也好謀而成處事至也成者
言其所謀動出萬全而誠意周於事後也［汪武曹］曰朱子嚴南
軒一條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
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
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所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

乾而節節推去之病矣愚謂此本是爲行三軍而發然天下事亦
莫不然若將行三軍正意先夠勸清楚然後推說云便自不妨
朱子謂臨事而懼即戒謹恐懼之心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
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語意何等圓活四面俱到矣○
翼註云若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懼好謀之人甚失淺深愚謂
翼註看得懼字太輕了須細心體認朱子此二條之說便知其
非矣［吳紫澍］曰聖賢心性之學與經世之學不作兩橛以此出
處則卷舒無心不著一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鎮靜消除不露一
毫意氣［李榕村］曰朱子看成字作果決之意正對懼字說蓋懼
正是詳審顧慮之意不能詳審則失之疏率不能果決則失之
優柔懼在事始成在事終非懼則事都亂了非成則謀多敗
了故註以懼爲敬其事成爲成其謀兩字俱折重下截
上截要看兩則字見在己之學業早儲之於有素而在外之
遇合總聽之以無心意在下截要看末二句見剛柔勇敢非所
以乘事而詳慎精密乃可以圖幾意○兩截各剛說然開說
中亦須略有聯絡而聯絡中仍不過爲組合方妙○玩語類
及諸家末二句自重在懼字成字然孫書先生則謂專重成
字非對子路口氣其論亦是愚謂講下一句先說謀未定之

先不得先處以求其成再復議所則之後亦當果決以要其成兼此一意則既不得而字語氣亦不失對子路口氣未知是否當再詳之 見蒙記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語錄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云云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將有可得之心特道於聖人而止道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閑其爲繇不繇閑門幾綫而示之以無有也蒙引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兩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氣象○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饒雙峰韓忠獻公有云貴賤貧富自有定分在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饒雙峰氏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仍須其義始備陳氏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新安陳氏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爲之執鞭其言本此蒙引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吾命者爲衆人設耳聖人於富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四書講義南華有所執愈下得事益多之說亦是玩世不恭之意然彼以富之可求爲屑矣此章以富之不可求爲鄙

即此便見老莊之刻薄聖賢之寬心也四書勉義末句即是責在已而不願富之意似論丘曰吾也於可不可之間無爲庸人作此近情語耳從所好亦不必說得甚深注所謂安於義理是也汪武曹曰既是設言則兩吾字即作聖人自言何得存疑謂吾字指中人說殊與本文語氣不合范紫登曰從字對求字說求字何等著逐從字何等安閒李安溪曰兩吾字是聖人以身示教但語氣要看得活鈔勿泥句下兩聯侯曰從吾所好只是安吾之義理耳從只安意有謂可求則吾賤人爲不可求則人當從吾好非謬殊甚

此章是爲下等人言之兩吾字是夫子現身說法設言可求正以決其必不可求也觀蒙引二句可見特詞氣寬轉乃是聖人委曲開導處 見蒙記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蒙引祭統及時齊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曾氏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楊氏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其慎可見矣慶源輔氏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亦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萬世虛齋曰此記聖人上敬之大端潛室陳氏曰若說人於齊其慎是數端便是不慎了慎已爭至不至耳夫子生平何一不慎特於三者尤加致謹耳不可說成臨時畏懼更不可說成有意矜持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丘之禱久矣其慎處便可想見 見蒙記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是夫子心契韶樂之深恍乎神遊中天之世如親聞后夔之奏擊舞鳳儀獸舞之美盛故學之既極其久而贊之又極其至如此不圖至斯四字眞有形容難盡之意蒙引所謂意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傳也○胡氏亦必有韶樂夫子亦必早聞韶樂獨在齊聞之而習學之久贊嘆之深至於斯蓋齊王敬仲來奔而韶樂傳於東國其節奏神理必有較也由其特異者從在齊二字看得乃得眞解○金數似文王齊之有韶自公子完來奔始韶在齊之聞韶以爲與他日之爲聞有異也以爲與在周所之聞有異也數節其精說本厚齋衆皆之說不必泥 見龍記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朱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朱子文集]衛輒事魏山以爲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但有可以得國之理耳。[容疑]以子拒父自今觀之多少不順。當不待智者而後知。以子貢之穎悟猶必待問於夫子何也。意當時皆不然蒯聵以輒爲是。蓋惑於蒯聵得罪於父輒嫡孫當立之說也。故子路直以夫子正名爲迂而不疑不有聖人之論是非的置久矣。然子貢此問其在未問性與天道之前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朱子]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然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兩有賢人皆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禮論之伯夷當從以以天下之公義盡之則天倫重而父命廢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稍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以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遜就去了今蒯聵欲人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聵謹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非不肯仍孟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決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必不安心未仁義傷着本心謂不

仁矣○問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日徑問輒事不惟夫
子或不答便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日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
得子貢善問纔說到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
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如天淵矣○問
子貢欲知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
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夫子
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
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到此越見得衛君
沒道理又問夫子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
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
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
謂夷齊是賢人恐賢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
理合如此否如不必讓而讓則未必無怨悔之心夫子告以求
仁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
則大不然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
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

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臲卼之慮這便
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
則不為之意已明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
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
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
之行而不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
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
知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恨矣持是心以為
乎衛君父子之問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所
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或問〕程子論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
問答本意〔語錄〕問程子論引諫伐事或問謂非此章本意今註
全載其說何也曰諫伐而係周非此序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
底事故程子問引來說○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
以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若孤竹
君當時或無中子可立二子將奈何以繼中子不立則其宗社
有賢子弟立之可也○胡氏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
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
仁而殺身便是私心〔朱子文集〕直書問先生替聽殺人事先生

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
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
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
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
矣蒙舊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
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輒有拒父之心故無可論
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
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
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
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
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聵之求諸大夫當身
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
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享
天子矣已之心為掩耳盜鐘為罪愈大又云盡為與師以曾其
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
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
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
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

失其灑落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
日忘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
毫將不見其他方是直截〔南軒張氏〕子貢欲其詞以測聖人之
言可謂善為詞矣〔慶源輔氏〕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
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聵固得罪於父矣而
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
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
國家者不可無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雙峯
饒氏〕象天理人心向何方說得仁字盡○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
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於抗其
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雲峯胡氏〕人心謂無天理能合乎
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尊是
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
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尤見
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今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蒙引〕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曰伯夷本伯夷之國也故
孟子・斷曰伯夷再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翼註〕賢人

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朱子〕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形雖與人同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豈以貧富貴賤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蓋自言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者列此以衛君之事其亦不能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歆羨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疏水曲肱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

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可以浮雲觀也推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欲知樂之旨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識有間但程子於此卻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就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來渾然之樂元不會動比之顏子不改樂之同也之下是回不爲簞瓢陋巷所改需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他人觀爲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後學於博文約禮熟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

而後可知孔子之樂任中之亦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寠累其心而改其所樂欲見其樂之勉焉〔東陽許氏〕孔顏之樂相類而自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移致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公遷朱氏〕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存疑不改以顏子言有改底意思在在中則不消說不改矣要之亦無大差別陳氏安勉之說固不足許氏相類而有不同之說亦未大明白四書講義此節須先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須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辨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若云道之在天下之在吾心即犯此病其失又以貧寠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卻是創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寠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學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

道樂仁未嘗害所謂是樂在道與仁知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自知其爲道與爲仁也故樂字詳曉真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書思此氣象來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自一曰不改則非樂簞瓢陋巷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亦在得所固樂說豎說皆是〔困勉錄〕觀不義富貴如浮雲即以此樂觀之疏水曲肱於聖心亦如浮雲〔汪武曹曰〕不義而富且貴猶言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耳勿更從義字上生解也莊靜菴云樂在其中不消於義處說不必思勉說大全辨云樂字照下不義有合焉不惟不拘惟暢然自得處夫樂字固是不愧不怍之義然不愧不怍四字屬集義之功亦可屬之克己之仁亦可屬之意識之驗亦可正不必困不愧不作生出義字而謂樂字照下不義者也萬長一曰此見聖心之樂不因境而加損通節一串說下並無安貧賤輕富貴意〔李岱雲曰〕聖人之樂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象時地有重樂在句夫子之心自有真樂流水曲肱樂也即富貴亦樂也然樂與富貴無涉也與疏水曲肱亦無涉也要看在其中

三字要看功字不能大曲肱而樂飯疏水曲肱而亦樂不加
不損總於貧賤富貴無繫着也但富貴出於不義則亦任其
飄忽往來於天壤間已耳聖人豈
必敝貧賤而輕富貴哉　見龍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朱子]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實無窮期人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是見得如此方如此說[語錄]問五十學易何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卻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易須錯綜看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縮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大要數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辭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不能潛晦必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須以亢滿爲戒這般處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當極盛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酩酊○他經凡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易中多言正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慶源輔氏]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途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詞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猶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驟學耳[新安陳氏]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卽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假我數年學易可以無大過皆不敢當之謙詞也謂無甚差則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尙何過之可言哉聖人非有意於謙蓋亦眞見易道之無窮而有歉焉孜孜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西山眞氏]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義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述而　四十一　書院藏本

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纂引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得，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後得無大過，猶不言此者，蓋深見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存疑人事與天時相因，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如乾之初，陽在下，時之消，占曰勿用，人之退；九五居尊，時之長，利見大人，人之進。以例推之，概可見矣。惜陰錄易止天理之自然，聖人希天，自覺一毫不合天理，便是過。困勉錄此章當與闕黨章同參。○加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易兼不易、變易兩說，過兼心過、身過兩樣。許敬菴曰學未至於窮天人之奧、盡性命之理，與天地而不違，與羲文千古而一轍，聖人之心猶一息不能以自安也。李毅侯曰易大過卦乃是大者過，大即易也，與此無干。李安溪曰易有吉凶悔吝之循環，而要以无咎為歸，蓋不斷吉而趨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悔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汪武曹曰無大過，是就人事言，法天時以為人事，則進退存亡之道，一如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蔡氏、眞氏二條言此極其明白。周聘侯曰一部易象，中正者少，不中正者多，聖人備列以示人，使人知不中便得所以為中，知不正便得所以為正，總是一箇時字道理耳。○居則觀象而玩辭，是平時窮理工夫；動則觀變而玩占，是臨事審幾工夫。湯聖弘曰聖人非但觀象玩占也，合乾健坤順之德，齊姤蠱復生之機，與太極同其主宰，與八卦相為流通，動靜有常，不失其居，剛柔變化，神而明之，方是聖人之學易。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具於易，故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明。其曰假年學易可無大過者，非謙辭也。韋編之絕，實由體認之深，眞知易道之無窮，而後發此嘆，亦以見過之易滋，而學之不可以不汲汲也。勉人意自在言外。○張得天文云：易有不易之道，成能設位，所以示其經；易有變易之道，參伍錯綜，所以神其用。下語情當。其講末句云：雖未能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幸後心之所守，決不大差；雖未能處二多譽、處五多功，處多懼之所感處，不足惜，亦確是無大

過　見

龍記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在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語錄問當時恐自以執字貫於禮，曰：詩書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慶源輔氏詩所以吟咏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檢點有所必計也。性情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詩書必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禮獨言執也。然詩書始假於誦讀，後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雙峯饒氏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當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何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新安陳氏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孫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耳。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雲峯胡氏論語記夫子言易，僅見此章。蓋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沈氏末句是尋味之辭，蓋熟之不日參之，同人皆若夫子時常所言，莫非是此。蒙引執禮謂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存疑此言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三百篇之詩

帝王之書與所執之禮也易道精微春秋晚年方作又未可行
於當世故雅言未及言詩禮則樂在其中說約謝氏顯貫係所執
字恐當時以此日其禮朱子不然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者蓋
亦是異議不可據也問諸詩書執禮三句許者指數詩情
唱嘆不盡都在所字作字得之為勉齋說是云雅字訓常字是
經常之言對異端曲學有全重切於日用意按此不但對異端
曲學還是對性與天道多○新安陳氏引定宇謂看得附蓋禮字
固日所說之時則事上自用者言此與雙峯說合註非徒誦說
而已似不必拘蓋詩書亦不足徒誦說者恐雖說異同之日聖
人雅言內有益於修身始性外有益於數數定功汪武曹曰說
約此條最當然謂大全本之通義非也蓋包道川所指四書輯
釋或對之通義中耳○朱子謂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輯釋御將
不是改為亦是今雖原文於此輯釋所見聞墨於日用是所以
雅言之故而所以切於日用之故不在理性情三句上條說最
曰吾有性情而不知理與而猶矣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聖有讓
訓而不知考則有幾矣疏通知遠書之教也躬有節文而不知
說盡何適矣恭
儉莊敬禮之教也

春秋之後流為戰國其後楊墨佛老以及諸子百家讖緯所
道之言旁接踵而出大子述而後之人必有好為高論喜為異
說而驚世駭俗者故其所雅言只在詩書與禮其他或則不
語或問罕言即性與天道門弟子亦不得而聞蓋止以日用
倫常所最切者諄諄訓勉使人循習而有得焉則下學自可
以上達其維世立教之意深矣○孫喬先生謂不但對異端
曲學是對性與天道說多恐謂
對鮮兩邊意都有　見龍記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
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
者與　新安陳氏楚子僭王其臣皆僭○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
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
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
孳斃而後已朱子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若聖人有這般事他
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
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逐言不知老之將至
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遵下句亦
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云說若是謙詞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
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

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
古敏求自是謙詞不厭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
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
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
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繫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
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
沒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繫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
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
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著
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
語錄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
似○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潛室陳氏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
臾停息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境也南軒張氏
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以為生知者固亦莫掩矣蓋聖人所以
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憤與樂相反聖人
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
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

陳氏好古敏求非生知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黃氏聖人雖生知義理然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爲聖人也雙峯饒氏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索引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但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詞然亦實理也存疑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然件件亦須點勘過方得精詳但其點勘卻是一勘便破不知人之費力亦不容其爲生知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自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諸家多以爲勉人尹氏謂禮樂名物等亦須學輔氏又謂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看來[illegible]未盡○[illegible]書講義爲問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illegible][illegible]說看經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矣不曰[illegible][illegible]之不當竟作求知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所謂求之正云[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聖人工夫最重知如何不居知○吳因之曰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倪鴻柱曰兩之字指義理言下句緊承上句則知字自當補出○汪武曹曰語類但力可及故亦學之下云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概然亦是去古遠未有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愚謂此等語亦不宜刪去蓋孔子無所不學孟子卻有不曾學底於此可見孔孟之學有跡處然孟子雖有不曾學底究不害其爲命世亞聖之才更可與所謂義理完只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之說相爲發明也○謂學知只是學知此義理則生知之聖其本領尚未全貫學知方得爲聖矣恐謂萬物皆備於我之聖人無氣稟之蔽則理義求自不知其全者則以學知爲禮樂名物固無可識也凡於此謂禮樂名物亦何者非義理未有舍此而空存此心之良知者其言易中貝知家要害然愚謂禮樂名物固皆義理所寓但其大體明學人因生而知之只事跡節目乃由學力耳

○尹氏謂孔子所學只是禮樂名物輔氏深其說謂禮樂名物必待學以驗其實皆是謂義理已經生知不復待學存疑則謂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然件件亦須點勘所以爾尹輔之說爲未盡愚謂尹輔二說未的當即朱子所見亦同然存疑之說亦有精也〔蒙引〕好以心言求以力言○李氏曰本章兩之字皆指義理說蓋心之義理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之義理非有二也聖人見得這義理都備在古字中故好古敏以求此義理耳若之字指禮樂名物則彼以求之仍是好古聖人何爲疊說在遠矣○周聯伏曰敏字訓汲汲即上章憤樂須賢不已意勿忘勿助意都有與進銳不同是兩之字要作一樣看總貼義理上講但上句貼生知則之字是然至說下句貼敏求則之字是着實說緊貼事物講○武曹謂好古敏求不外詩書禮樂名物象數等項極是然所謂求之者亦只在此等事物上求知其義理耳非僅識其條件已也武曹說似不如滄柱所云之細密存疑所論亦極精當總之生知者亦只能知其義理耳若要在所見所聞上實在體驗一番亦離不得好古敏求況夫子以學知自居乎此是徹上徹下工夫況事物言義理不可外事物言義理亦不可

不待有成兩截也○上章憤樂相尋老至不知卽是好古敏求証脚　見龍記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朱子〕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弑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云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間如動靜語默亦有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

與人遠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怎地說〔南軒張氏〕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慶源輔氏〕怪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鬼神矣〔雙峯饒氏〕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胡氏〕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故不語力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新安陳氏〕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表神而出之〔蒙引〕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烏獲之能擧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條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己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此章要與雅言章參看雅言者在庸常日用之經則怪與神之奇異幽玄者必不肯輕言以惑人之視聽矣雅言者在道德事功之正則力與亂之強悍悖逆者必不肯輕言以啓人之縱恣矣夫利命與仁尚且罕言況此四者乎　見龍記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朱子〕人若以自修爲心則擧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師也〔新安汪氏〕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皆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己有不善未必能改〔雙峯饒氏〕此始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淺說〕人惟以向善爲心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窮貴福澤將以厚吾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隨所遇之人所處之地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也〔胡氏〕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擧三人以概交接衆行以概日用衆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四書蒙引〕說得人字極下師字更透說得三人極少下兩其字更透說得三人行極曾下從字改字更透〔困勉錄〕三人我師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毋友不如己者不同處可味〔張君一曰〕從改總是發必有意〔李徵侯曰〕參苓蛇虺皆藥籠中物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語更妙雖莽操懿温莫非師也〔汪武曹曰〕不從不改則善不善何益於我張君一謂於從改著力終得本旨蓋知三人行之必有我師而必從必改以收其益則雖重在從改實則總是發必有意若壽必從必改方知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則反於從改著力於必有二字已離乃毫厘千里之辨不細心體認不知〔周聘侯曰〕止是一我要緊擇誰擇從誰從改誰改皆我也有我便有師舍我則無師矣故云能自得師

此言隨地有師隨時有師隨人有師只在人能自得師耳下二句正見其必有也○擇字貫二句或因擇字在上謂不善者多而善者少故須擇欲側重上句或又因下句有一其字謂善之可師自不必說緊要在不善者亦不可忽過欲則重下句說衆皆可通然終不若平還爲正蓋此即上論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意耳○師本無常只在能擇而擇之者在我故我字最重若將擇字只黏上句終不甚妥　見龍記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

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程子曰〕此聖人極斷制以理。〔朱子曰〕同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違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並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處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思顧慮之意曰聖人自處處見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無可害之理而避害又必周詳審者何邪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問集說如何曰程子之說曰天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己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為哉然其止夠之說則善矣其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聖賢之處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各因事而發固有不同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與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固名有當也○問孔子既如此說卻又微服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卻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指命〔語錄〕縱使聖人自反無愧而使小了聖人須知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吳氏〕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發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者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爲斷然自信之辭〔雲峯胡氏〕引天字以主宰言〔存疑〕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困知錄〕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大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匡不足以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此是聖人以理自信處蓋聖人與天為一天者理而已矣聖即天也天即聖也纔遇變故之來而造化在我何疑何懼豈若他人之倉皇失措乎 見龍記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幾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孔子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嚬笑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大凡學者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而言若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顯揚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語錄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日與上大夫言閭閭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語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真認得意思是如何○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據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或其小者近者教人便

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范陽張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頹然在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汪氏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新安陳氏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體道與鬼神體物不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蒙引學者自家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吾無行句意曰無一而不以教人者莫丘若也存疑諸弟孫以夫子之道高深我輩從學多年不可幾及意疑夫子有隱承以要法教人故學者再無從入耳殊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由卑邇爲之序也由卑邇則高遠可致舍卑邇而務高遠則躐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即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邇以及遠積小以高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教以高深者正所以教之也故曰吾無隱乎爾云云翼註或云行字指躬行學者以言語觀聖人不知聖人以行教不以言教此說畧差觀註行字只作往字無行猶云無往包得作止語默○與字正對隱字看是丘也言誨人不倦此乃丘之所以爲丘也若有隱非丘也困勉錄吾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所隱於汝看來即作語助似捷○程註及存疑是教不躐等之意呂註是鳶飛魚躍之意看來似當兼說圖內註亦渾然究竟看來只重教不躐等意二三子以夫子爲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性與天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中自有性天道也但欲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躐等也蓋教之不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要之實非隱也只須知程註所謂才氣高邁者未便是中人以上與中人章參看可知○予欲無言亦不是竟不言所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執禮而已○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於穆不已者

天未嘗言之也然果能黙察於時行物生而於穆不已者昭然可覩矣若使諄諄焉日以於穆告人而反晦矣因之曰是丘也何最有味二三子也做力尋个夫子所在卻在高深處尋便當面錯過故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看說道這就是丘令他當下便見得拔一日我曰吾曰丘俱就現身指點汪武曹曰體道與體物之體不同陳氏誤黃際飛曰註作止語默是無行不與註脚鄉黨一篇又是作止語默註脚

困勉錄謂呂註是鳶飛魚躍意程註是教不躐等意二說當兼用又云究竟看來只重教不躐等意愚按章句云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即呂註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意此意宜說在前然後說到教不躐等意作收方合兩意終須兼用而更能融化出之爲妙蓋兩意本來一串惟其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故門弟子只須於聖人日用言行上尋討着實而不必舍卑近而鶩高遠疑夫子之有隱也語類云夫子之生作語默無不是道箇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乃是說呂氏一段意下接聖人教人雖灑掃應對道理也在裡面是說程註一段意亦是將兩意合并說而以呂註意說在前也

見龍記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教不以文無由入說

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加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所得忠信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蓋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人自用力始得然若不理會得這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其初須講學學既明而後修行所行雖善更須反之於心然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周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概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與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語錄]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問行是躬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西山眞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又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陳氏]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蒙引]忠信疑通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存疑]忠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教也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無實是信由知而行由裏而表四教之先後次第也[讀書錄]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四書講義]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晤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畢人固未害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才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困勉錄]文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饒雙峯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存疑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行之事也看來克復敬恕亦是忠信之事不可專屬行李安溪曰既有行字信字不得在事上說主言處曰文與行爲分途忠與信爲一理文行則有時重恐其雜之多傷忠信每多兼舉然亦析之殊致[侃滄柱曰]凡教一人必兼此四者不是分列四科且亦一時並進不是文到了然後教行行到了然後教忠信[王武曹曰]語類云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三句說得題理八面玲瓏乃爲編大全者改壞可惜也○語類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之下云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智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偏學者當隨事用力也愚謂此亦不可删去必如此看書方能一以貫之左右逢源○雙峯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夫行與忠信豈可分先後乎觀註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句何等妥當語類謂不是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蓋朱子固慮後人必有強分先後之說而預爲之剖決也○諸儒謂忠信只根行來蒙引謂疑通管文行竊以朱子不是學文修行時不教人存忠信之說思之而更參之以首篇集註所謂忠信爲傳習之本似蒙引之說亦未爲非[范紫登]曰此是孔門學規四平爲是有上下截分者是二教了有分文行而合忠信者是三教了有文行皆本忠信者是一教了俱欠妥[講]聯條[曰]四件一線看去可顛倒看去亦可分看可合看亦可任本文云四教一件自爲一件不但行與忠信不可合併爲一并忠信亦不可合併爲一愈分說愈見聖人之教之周愈見聖門體教之細

此是門人記夫子立教之大綱知行本末內外體用俱包在內文是文行是行忠是忠信是信須一一逼他著實分明學文更要修行修行更要存忠信文與行交關處忠與信交關處文與行忠信交關處都要洗刷出來方是四教方是不可缺一之四教又是一時並進非做完一件幾做一件之四教○徐瓊長文云忠也者誠之源也幾已動而事未形惟不二其心者懇惻自遂不用其極而不能以自止信也者誠之立也意已發而理有定惟自貞其心者眞確不移各如其分而始可以自安忠信都貼心上說不複行字下語亦極確當　見龍記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朱子]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蒙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

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皆在於善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為善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入聖人只恁地便住了○此是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存疑聖人是至誠底人君子是誠之者善人有誠底資質但未學有恒者也有誠底資質但未若善人純然○善人資質好事事依本分做是向善底人但未能到那樣處有恒是有執持底人他所行的雖未必盡是徹始終都是一樣此便是進道之資困勉錄善人是不為習俗染壞者有恒已不能不染所行未必盡是但其一段誠朴的心尚未斲喪故於事猶把守得定耳汪武曹曰困勉錄謂善人是中行有恒是狂狷又謂此章有恒是思狷愚觀必也狂狷章語類謂善人不及狷者善人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故無可望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夫善人不及狷者而謂為中行可乎由此推之善人且在狂狷之下則有恒之非即狂狷非即狷者更可知也蓋狂狷固皆是有恒者而有恒則不足名狂狷也○聖人中亦有反之者非皆是天生底也且

生知之聖未有不好學者故南軒曰聖人以學言雙峯天生之說不必從○存疑就誠字分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欲其與未節闔合也李岱雲曰聖人是天人並至者君子是天人猶未盡至者善人是天至而人不至者有恒是人不至而天猶不甚相遠者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采訂問亡而為有曰正謂此虛誇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能約窮欲作富

底事止緣然皆做得少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備理皆得熟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若善人則祖能嗣守成緒不至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為泰之狀此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者也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賤富貴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聖人者有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

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可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已約而以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勉齋黃氏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學至聖人則造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為學亦已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造於閫奧乎末二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盧氏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

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嘆人才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貫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差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蒙引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所謂有恒者無他有爲有無爲無盈爲盈虛爲虛約爲約泰爲泰如是質實無僞方能有恒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爲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爲盈之狀本約也而故以爲泰之狀此雖能僞爲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恒矣然則所謂有恒者只是質實無僞耳翼註𢖍在一爲字四書通集註既釋聖曰神明不測君子曰才德出衆又恐人以聖與君子終不可學也故引張敬夫之言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又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蓋人能有恒未嘗不可爲善人爲君子之人雖由是而至於聖人可也實際飛曰三者是無恒之故非無恒正位惟其如此所以難久也困勉錄曰就學問事功上言之則有無盈虛四字已足約與泰以貧賤富貴言無㝡也總之人一虛夸便無所不至不但學業上造爲粉飾即作爲用度上亦無往不然夫子謂恥惡衣食未可議道中庸謂衣錦尚絅可與入德即此意也不然約卽虛泰卽盈字義無大淺深

何爲叠說在這裏

註中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二句是一章大旨蓋有恒與聖人相去懸殊然入聖必自有恒始無恒者浮夸不實與善人相反而自絕於君子之門永斷乎聖人之路者也有恒者誠實不二不但可幾於善人而亦可漸造於君子並可漸進於聖人者也全要在各節數虛字上摹寫聖人慨想嘆息之神○正嘉聘都作云以原望之心求天下雖善人君子猶不足滿希聖之念以難得之心求天下雖有恒亦見存人聖之思願得通章大意附錄於此○兩斯可矣與難乎二字兩相照應通章須以有恒作主　見龍記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慶源輔氏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勿軒熊氏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猶此可見其本心蒙引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綱而曰網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綈弋字義同存疑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聖人不綱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一機柚翼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陵若柯曰不爲釣弋即不綱不射宿之理勿破始信儒門可云廣大釋氏戒殺苛人竟物何以當之劉兆回日上句於兩術之中分仁不仁下句於一術之中分仁不仁周聘侯曰當釣而釣當弋而弋不流於異端之禁殺是義之盡取之不盡中不以陰不同於末世之暴殄是仁之至一事中仁義兼盡所以爲聖人也然章意重不綱不射宿上仁字是主王宰皆曰祇釣弋而不綱不射宿都是道理合該如此着計較分別心則忍與愁皆失之

夫子之與人同者釣與弋也夫子之與人異者不綱與不射宿也聖人豈非作意而行愛之念自周流於庶類有不期然而然者○註中待物如此四句只須於結處補出不必通體人正講　見龍記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
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
者也○[朱子]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者欲求其多否則
聞見孤寡不足爲學矣擇生於從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
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則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
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作
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聞見大略爭不多聞
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
去不差也○未擇時別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
物好惡夾雜須是擇出那好底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
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從之見是透
泛見得雖未必便得從他然也記著他始終首尾得失[南軒張
氏]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者妄而已聖人之
動無非實理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
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
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
新矣[慶源輔氏]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
不可掩者[仁山金氏]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
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敗
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删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
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卽多見當時
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新安陳氏]註
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下條章亦是總之六多
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沈氏次字論其從人
非論其究竟及其成功則聞見之知亦猶是德性之知矣[徐疑]
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六然皆互見耳[晁道]聞見
俱有善惡一則擇善而從一則善惡俱識此亦是互見不必太
拘[illegible]多聞以下皆須我字是夫子自說依口謙辭而勉人求
知之法亦作裏面只此爲聽則自用者發○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黽勉[illegible]之人無
知妄作不足論也知若本心之學須吾心自有良知不假旁物

躬理但篤直做將去自有所見方謂之眞知此說與而縱橫無
忌其竊乃有不可言者只看夫子所言多聞多見是何等繁細
擇善從識是何等詳審然且云知之次者蓋四功力淺處或未
能一時實知其理耳非謂此外更有簡易直捷法門爲最上一
乘而此但居其次也○知後世良知家言只是師心自是天下
何嘗有不知底人卽使有所不知亦在自己心體上打啗何必
更外藉聞見擇識卽使有所假藉如魚獸之筌蹄當其得之時
便已豁然頓悟何用更說知之次諸語矛刺以彼之學者視之
眞所謂其言若傷我者○實際卻在多聞兩句二多字及擇從
及識者有至義[莊]武書曰夏兩蒼云世以多聞見二句爲求知
之功誤也註云未能實知其理則似實未嘗知之也曰可以求
於知之者則知之者另有其人而夫子自居於其次也若以多
聞見二句爲所以求知卽不合嘗未能實知其理既未能實知
其理則所求之知倘惝恍未定卽不合自附於知之次此殆可
請好學深思疑人所不能疑矣然謂聞見之功未足實知其理
夫子並不自居於知其說卻未盡然夫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不待學之功而自實知其理者也若從聞見以求知
璣能實知其理亦只是學而知之次於生知一等[註]所謂雖未
能實知其理者乃是聖人謙言聞見工夫尙猶淺鮮或未能一
時實知其理非謂見聞之功不足以實知其理也所謂次於知
之者句蓋生而知之之人卽所謂知之者也次於知之者正次
於生知之謂也聖人不自居於生知上等之人故曰知之次正
未嘗不以學知之知自居也故謂生知者另有其人而夫子自
居於其次則可若謂夫子不敢自居於實知其理之人而以其
次自居而僅僅勝於不知妄作之人則不可也○按陽明云此
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若曰多聞多見云云則是
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今加謂多聞二
句非求知之功知之者另有其人如此用功終不能實知其理
而僅可爲其次然則野何道以求實知其理而後可豈所謂知
之者乃是指德性之良知耶○後見句南軒所解與註不同眞
西山謂南軒較優雖未必然然南軒所云亦可備一說○惟能
擇能從故必須多聞雖能擇能從故能用多聞多識亦終若現
雖多聞故須擇從便[illegible]曰知是全體則淨多聞多見是
舜件二事啐用功○以學知與生知對則學知爲次生知爲上
以万盡求知之事與無所不知對則無所不知爲上方盡求知
之事爲次[illegible]曰實知其理只是萬理皆[illegible]中事至

物來遊刃而解不消一毫擬議思索此則聞見雖多必有所不到處就全體說固有偏全之別曰擇曰識胸中未能脫然就一事上亦有生熟之異然積累多后自當有融會貫通處

不知而作作字所包甚廣或著述或事功皆是著述上講非也多聞擇而從多見而識正是學知之事兩者之論若夫子不居生知幷不居學知只似求知而猶未能知者故次於知之一等未免慎有註中未能實知其理六字不假求而自能實知其理者上也必假討論而後能漸知其理者次也朱侯最說得明暢兩若過辜自氣反失神理矣○張異庭云上二句是子自言下三句是示人求知之道註中本是兩層伊川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不能無不知若多聞擇其善而從多見而識亦可次於知之者據此則註中未實知其理即是經文不知二字有不知而求知即是知之次按此將下三句作泛講不貼夫子與諸解異只可備一說耳 見能記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蒙引]童子見謂得見也[黄際飛曰]玩一習字便見其難與言是習染非生來不可化誨也[周聘侯曰]門人之惑只是追其既往逆其將來耳此已甚之行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 不保其往 不逆其將來 不與其退 以是心至 潔已 以進 斯受之耳 與潔 與進 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慶源輔氏]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童子年少未嘗深染其習俗而不可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蒙引]潔謂修治即自今求見上看勿說深[存疑]此章依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爲是[說約]不保猶俗言不管雖何甚淺說達說俱作何必爲已甚[麥君桐曰]破解門人全在不保不與上[李侍雲曰]聖人待物無意度計較之私一以虛公處之與潔與進只就合下可與而與之胸中先有一物在便是不虛有所揀擇而教之便是不公非聖人之心也

以童子而求見以互鄉之童子而知求見聖人其有向善之誠可知是即所謂潔也若必追其已往計其將來而絕之豈所謂不爲已甚者乎 於此見聖人與人爲善之至意 見龍記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問言至若求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若不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語類]問先生嘗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樓欲便是仁在這裏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殺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須遠人去求這心則所

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纔覺得入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愼恐懼。提撕地便是心在這裏了。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卻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一箇心。南軒張氏。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慶源輔氏]仁者我所固有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人不知反求而病於遠。夫子所以發此論也。覺軒蔡氏時人皆以仁爲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雙峯饒氏。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斯字甚緊。卽此二字貼斯字。[蒙引]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我字虛說。不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起聖人。[存疑]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翼註]欲字有工夫。卽四勿敬恕之類。反看。便見得不欲仁斯仁不至。欲不仁斯不仁至。豈不可畏。[四書講義]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是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若謂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者卽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卽道心之萌處。故曰欲仁仁至。因勉強仁不遠於欲之時。幷不遠於未欲之時。仁不遠於至之時。幷不遠於未至之時。仁也者。人也。剝落小生意自存。[定剝石]曰。其亡也。以不求失之。而不可謂吾心之本無。則其復也。以反求得之。而不可謂吾心之所有。[illegible]曰。仁與不仁之人相爭。在彼此之界。而仁與不仁之念。止爭於方寸之間。[李安溪]曰。昏明得失。存乎一念之間。當其欲仁。卽是仁矣。非欲者一物。至者又一物也。[萬景遇]曰。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汪武曹]曰。語類云。蓋亦於日用體驗云云。誤作日月二字。宜改正。○朱子謂纔欲便是仁在這裏。纔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

乃是以孟子求放心章。爲此節註腳。蓋孟子以仁卽是人心。而心則所謂心者。純是道心之心。故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泛而言心。而亦云此心纔提卽在。則是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何也。心有人心道心之分。而此所謂纔提卽在者。未知其果爲道心否也。蓋如孟子以仁爲人心。則心卽仁。心在卽是仁至。若泛而言心。則心自爲心。仁自爲仁。而心在未可卽言仁至。○因勉錄云。朱註及而求之。卽此而在。與程子爲仁由己之說。似微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朱註。又易涉陽明良知話頭。須兼說觀困勉錄之意。蓋謂程子所謂爲仁由己。以求仁之工夫言。反而求之二句。尙欠工夫。近於良知不假外求之說。愚觀呂氏云。此只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不是求仁無工夫。尙未說到工夫。其論最精。蓋經文尙未說到工夫。故朱子只以反求卽在。順文義解去。以醒出斯字意。臨又以程子爲仁由己之說足之。與良知家不假外求。全抹倒工夫宗旨自天則也。且上面從仁者心之德說來。源頭自正。脈非如良知家所謂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舊直做將去。自有所見之論也。又按求放心章。朱子所謂只是求時便在者。亦是爲放而不求者當下指點。其實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琢磨爾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許多工夫。皆所以求放心也。非謂求時卽在。而將許多工夫。全抹倒也。仁人心也。欲仁之心。卽仁心之動也。何遠之有。欲仁斯至。如固有之物。前此偶然放失。今復歸其舍也。首句喝起下二句。斯矣二字。正與乎哉相叫應。○此處只就當下說。未入求仁工夫講。摘訓所謂四勿敬恕者。尙在後一層。呂說極是。最龍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胡氏]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蒙引]司敗意中。隱以娶吳一事爲問。孔子所答。知禮不過就威儀一節言耳。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

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雙湖胡氏〕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
楚女曰芊是也〔胡氏〕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
不書葬是諱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識誚
之語也〔厚齋馮氏〕古者男子稱氏所以別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
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禮孔子時孔子
在陳蓋記於陳也〔新安陳氏〕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
者〔說統〕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都是圓
圓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范汝〕曰吳孟子在魯只稱孟子今
見於春秋孟子卒是也謂之吳孟子時人譏
諷之辭蔡虛齋謂特冠以吳以暴其事耳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〇吳氏曰爲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朱子〕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
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強盛中
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
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
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彌公亦
已自知其非矣〔雙湖胡氏〕也因大夫問吾卑之君知禮與否則

但可告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
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復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
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
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慶源輔氏〕以有過而人
知爲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雲峯胡氏〕使夫子而直
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逕無
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吳氏〕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
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
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
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蓋
知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勉齋〕錄聖人於君臣之失可諱則諱
之不可諱則自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於無過
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
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是
司敗若卽舉吳孟子爲問夫子當另有說今只大概問夫子
自宜以大概答之乃司敗反以爲黨而夫子竟自受過而不
辭內以自全其君臣之義而外以是非之公付之天下萬世
之口不復更置一語非聖人其孰能之〇本國之君外國人
以知禮問自應以知禮答司敗全
不知臣子諱君之道矣 見龍記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朱子〕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
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
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
介所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
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
今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便見聖人不掩人善處〇聖人天縱多
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
審可知也然若不待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蓋衆

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慶源輔氏曰謂首尾節奏之備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嘆而浹洽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蒙引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辭不掩人善使彼得自盡其善也翼註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困勉錄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稍異孟子所謂與善即在取善內看出是一件此取與二字是兩件新安陳氏之說要活看然此章與孟子實相表裏○顧麟士云眼目只在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

矣按此說正與集註合余初欲專重反之者誤○與人歌是同歌反與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歌雙峯最明余初說甚謬蒙引存疑謂夫子自聽其歌使其更端再歌一番亦不是蓋第一番子與人同歌既畜歌畢了然後使復歌不必云自聽其歌○註中從容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反之和之兩層內俱有韓求仲曰人與人歌無不和者必使反之使有無限尋味此聖之所以爲聖也李衍蓋曰人多拍嘲欲字講善字見聖人樂善之大此意未嘗不是但記者當日得是見聖人與人歌之一事而記之如此而廣大意思未嘗不蘊以聖人意思自廣大不消推說也○氣象從容是就外面看誠意懇至是就裏面看周聘侯曰下八字或問語類串說大註不說似乎不同看來大註因反與和各有深意先就兩句平截開說以盡其意其實必使而後緊掐呼應反而後和自是一串事無兩層也顧麟士謂息人或有不使反而已和或使反而不和者以爲與集註合不知人既與人同歌有倡必有和令人既倡之夫子豈無不和之理但恐一歌便和不盡其詳未免有自衒其長之意聖人於其初歌確心領略以盡其首尾節奏之妙此是何等氣象本文所重只在反而後和無反而不和一層既不和矣反之何爲此必說之

不可過言也王罕皆曰閲歌反與大舜好察邇言之心無異到得和時卻是若決江河氣象矣此見聖人樂善之誠必使而後四字註中前一截雖平說然當重必使一邊若如麟士解則後字須改作又字方可大失白文語氣○註語雖平列然玩欲字既字則語平而意自側既字從欲字生來亦是仍從必使說到而後作與其善三字是而後句正面而未嘗不重必使上也細玩便知○註從四句氣象從容是總兩句說然從容二字已暗側到必使上故下接誠意懇至句便明側在必使句謙遜審密是總兩句說而不掩人善又側到必使句除書先宗初說重必使後說乃改從顧氏豈偶未細看註意故耶○使反不和一層意亦有但只好在而後句正講內作反擬說若竟將不使反而已和使反而不和兩層平講便失語意○衆解及前輩諸名作多重必使一層　見能記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者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莫吾猶人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口於文言可以及人見其不難之意言不能過人見其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其難易之不同未之有得見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深於此不敢有容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抑意反覆要出互見曲折辭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輕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尊行君子之道而有得然爲君子之德矣夫子例此文字於不過著於言辭者耳新安陳氏文不在茲之文以文字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蒙引文者如說仁義禮智得有次序條理便是躬行君子

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若疑夫子之文章莊
兼威儀文辭解此爲以言解名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也躬行君
子是渾成說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四書講
義文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
說了程子所以說其玩物喪志也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
件弟子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
陋而已又何嘗不事文近世學者恐文章之上易走作遂至以
學文爲禁而所服率皆鄙瑣不應不檢之物仰有一二將謹之
士下稍亦無據柢只爲此章看得不整貫將文行作兩橛
便生出多少病痛耳意文字便有行在寫躬行亦有文在須於
分別處得合爲之旨爲聘候曰全字不但不能得其全并
未得其偏不但不能得其精并未得其粗象此兩意方盡

文易而行難文緩而行急故文輕而行重亦文後而行先人
多以文行兼備稱夫子故夫子以爲文弟猶人而行竟未得
因是謙詞而勉人意亦自在言外見之○文所以傳其行也
行所以實其文也夫子之教弟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
四教中亦文行並重此處似輕看文非謂文可廢也亦謂有
難易緩急之不同欲人之實寔其躬修而不徒求工於文辭

耳○文字兼著述言論說方爲該備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二語乃是躬行君子兩句鐵板註腳 見龍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朱子 夫子故多謙辭到得說爲不厭誨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惟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到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會去做過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只可謂仁此其所以異 慶源輔氏 爲之不厭仁聖之實誨人不倦仁聖之施非在已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爲不厭誨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 雙峯饒氏 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卻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 勿軒熊氏 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雲峯胡氏 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 新安陳氏 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自爲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者不外乎知行○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爲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 蒙引 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厭不倦則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存疑 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已成物然後爲人道之全也 說約 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爲學者事從爲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稍爲與誨特不厭不倦已耳若謂此實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終始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 四書講義 全節要言全在不厭不倦此四字看得精透則聖人之身分意旨皆見公西所謂正惟不能學處亦親切有味矣○或謂爲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何謂不過學究取如此說道理中則自說爲之誨爲仁

聖之道誨人亦以此教人近人偏不曾見得也○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徒謙讓未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卽指聖仁而言爲字無有實際不厭須從爲之看出蓋惟爲乃易生厭也○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夫子述說得平淡卻撇下截子華越說得高妙方抱緊上截沈無迴曰不厭不倦一片眞純無間之心無始終無物我非全體聖仁而造到至誠無息善與人同地位者不能汪武曹曰語類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今將末二句刪去卻只似歎後語又如僧家問底話頭逐致後人有爲誨不必根仁聖之說輾釋收得如此不好大全纂用之何也宜刪去○爲仁之事爲聖之事不必更有分別管發之謂爲聖尙乎思爲仁尙乎學不可樣○正惟二字口氣最緊若從弟子學聖人說起尋到不能學爲後轉到正惟詞愈費而愈寬緩與題神相去遠矣蓋此句若專兢弟子身上說厭說倦終不得正惟二字神理惟就夫子之自謙及更不必遜引聖仁說來則正唯二字之神自踞[illegible]

出蔡伯玉云天下之學人意致者正不必超絕之地也共是尋常之中而神明不同境界亦異最得神理李岱雲曰弟子不能學非公西自嘆其資及弟子亦是大概說只是深歎夫子克備仁聖之資而難掩也神情總在正惟二字

學與誨學知利行之事也聖與仁生知安行之詣也當時曾以聖仁相推故夫子辭之而自居於學利之事然不厭不倦豈勉強可能此處已見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正惟二字實從不厭不倦處體味出來不能學言非實發聖仁之道者斷然不能到此地位也可謂知聖之深者矣　見龍記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

誄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宜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朱子只引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實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問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卽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卽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昧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義固如此然此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是誠有不可推者語類叔器問子路請禱註下是兩意思曰是但上表還那意卻只是箇小意思聖人便是仔細若他人便須叫呼罵詈聖人卻問有諸待他更說卻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樣卻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他仔細不失枝落葉大步跳過去說南軒張氏子路請禱夫子告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子路未達復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須臾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

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雙峯饒氏]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厚齋馮氏]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累其功德，故謂之誄云。○觀夫子答病禱之問，以爲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爲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爲也。[雲峯胡氏]禱自是臣子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遂謂禱爲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新安陳氏]聖人素所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蒙引]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謂當用在丘之禱久上。[淺說]其自謙也，不爲退托；其自任也，不爲矜誇，一本於心之誠實，而順夫理之當然也。[四書講義]丘之禱久矣，句，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絶凋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此理會來。

論語禱字二見，子告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而此則曰丘之禱久矣。可見行事不循於天理，無可禱之所也。若平日念念可質鬼神，又安用臨時之禱耶？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何禱之有？ 見龍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朱子]纔奢便不孫，他自是不敢欲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必至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只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有誇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是。[雲峯胡氏]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始；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爲害甚，儉陋之害

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存疑]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層。[蒙引]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四書講義]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及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翼註]纔奢便是不孫，其流則必至於過度僭上，二意兼說方是。存疑說約，單主流弊說，未是。[宋孫皇]曰：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八事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周聘侯]曰：林放章於二者中斟酌出本來，是節取其好處；此是於二者指摘出弊來，是深究其害處。[王[illegible]][蒙]曰：此節初看之，似與與其奢也寧儉等耳。聖人豫何又加不孫與固名目？所謂言愈下而思愈遠。

前說者也，寧儉未嘗說到流弊，不孫與固，則又推出其弊病來，而終見奢之不如儉，亦所以維世風也。折衷云：夫子欲救時弊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良是。 見龍說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張氏]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有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胡氏]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有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淺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利害不能爲之驚，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真可謂小戚戚矣。然東野豈小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於累物，欲爲君子而未能者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閒，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閒閒。是夫之氣象何如哉！大抵胸中光明，則無往而不從容。若乃汲汲是非，強釋疑滯，[illegible]天風以放曠，挈洪水而追逐，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蕩蕩矣，不可以不審也。[四書講義]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

蕩蕩眞本領。卽所謂本天者也。若不只向心上辨坦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寛廣也。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若以平寛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徐儆弦曰。君子檢束中發用。所發蕩蕩自戒懼中來。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戚戚自無忌憚中來也。沈氏論註曰。亦不論境遇富貴貧賤汪武曹曰。蒙引云。坦蕩蕩猶云光輝輝。反重在坦上。玩註似重在蕩蕩二字。此說恐非。存疑云。註坦平也。又曰。蕩蕩寛廣貌。是兩德。此又將兩意平重。其說亦非。王月林云。坦以地言。長以時言。澹學齋謂蕩蕩曰坦。其心無時而不寛廣云云。正說重在下二字。較蒙存似長。呂氏似亦主其說。然竟不貼切平字。亦尚有可商。王氏又曰。坦平也。卽註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對。夫平者平易之謂。常字不過言常常如此耳。王氏牽合爲一。過矣。愚謂此當以寛廣作主。而坦然而平者。亦須帶在其中說。不可全拋。或曰如此恐與長戚戚長字不對針。愚謂古人言語固不必限定作對偶也。○說統云。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寛廣意其意謂平易中最寛舒也。此說亦重在坦字。然卻與蒙引不同。其看平字寛廣字亦看作兩德。然卻與存疑不同。叅蒙引只以

蕩蕩形容坦字。此則就平字中發出寛廣意。存疑將兩意平重此則將兩意作一串說也。叅此說較蒙存似勝。然謂蕩蕩全從坦來。不若坦字只在蕩蕩上看爲更得也。○蒙引謂心廣體胖只作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有歉。愚謂仁者不憂。聖人猶以爲未能。此與德潤身心廣體胖有何淺深。而蒙引乃有此說乎。

此是狀君子小人之心體。循理則樂。雖處可憂之境而亦樂。故曰坦。徇物則憂。雖處極樂之境而亦憂。故曰長。○坦訓平。以地言。天下路之極寛廣者。未有不平坦。君子仰不愧俯不怍。故坦坦然絶無險阻。絶無荆棘。而寛舒自得也。如此說來似可與長字對。見龍部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惠則溫勝。夷則厲勝。○聖人相傳。只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日躋。又言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又案。夫子之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此敬也。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遡聖學之淵源。其必自顏曾始。○問辨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分之。以上三截爲陽。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又以上三截爲陰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

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曰此說推得亦好。○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思不勉。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雖是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學偏補弊。以自飭之命蓍已。然而皐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章說大體上看。語錄問張氏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到。只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南軒張氏。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將於肅矣。威而猛則暴物所畏。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貴於恭矣

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慶源輔氏】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慶源輔氏】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勿軒熊氏】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陰用剛學明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新安陳氏】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恪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陳氏】引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兼陰陽之理而中和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或偏於陽也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云云非容貌有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

【存疑】恭而安與上是自爲一類此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故見於容貌自然如此註特帶出和之氣而言耳【蒙引】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溫而厲者時溫爲主也厲在溫中溫爲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爲主也猛在威中威爲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恭外有安【說叢】義府云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纔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四書講義】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融而字是合併語非轉換語【李卓吾】云曰此章不是迁句分看聖人是合攏來見一箇聖人全身【刪補】【侯氏】曰鄉黨就逐事上說言溫而厲則不及威而不猛言威而不猛則不及恭而安此則渾淪包樂聖人一生全像描畫在此不是零零碎碎寫出各項小影故云就大體上看其實聖人溫威恭自各因時而發未嘗一時並出也他人溫時缺了厲夫子則溫而厲威時缺了不猛夫子則威而不猛所以爲中和之氣中和之德其於心則中和之氣自著於容此聖德之誠中形[illegible]勿也溫而厲者言溫之中有厲也下二句倣此下半截須合併在上半截內厲則溫不偏不猛則威不偏安則恭不偏乃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合德也○夫子之溫威恭備春夏秋冬

四時之氣故曰聖人與天合德　見饒記

嘉興徐世元瀛甫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嘆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太王之本號後乃尊為太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

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曰三以天下讓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問詩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是知是不從甚麼○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太王翦商卻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朱子嘗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問泰伯逃必之荊蠻斷髮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泰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議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推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太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言一為泰伯發是對太王翦商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長棄無憾也○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德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太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語錄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亦難考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辭○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稱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處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更仔細看這

一句煞有意思謂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際自不容己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御伯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是試做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略麤暴當時紂既投火武王只親自斫他的頭來最起若文王恐不肯容地遂也難說○問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面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卻不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自家做不得此事便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問泰伯與太王有取天下之志王季又有聖子故讓曰泰伯只不要太王有天下○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甚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亦不復用固是以遂其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卻纔住不得○問太王方爲狄人所侵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取天下曰觀其初遷規模便自不同規模繼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爲至德觀文王勸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經營洪氏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陳氏泰伯讓國人得見其遜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殷後而下爲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勿軒熊氏詩言實始翦商皆須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見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卽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仁山金氏三讓曰終讓或問亦書引之說此國遜字當收爲終遜基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張氏做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處荊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王又聖知天之意方大略則室必有天下故默尋而逃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興基成王業故

爲天下而三讓之言與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也不必革命使封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按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耳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已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暨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曰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向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泰伯探業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驚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爾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新安陳氏泰伯既不從太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則太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伯與仲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浸微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幽光而後人始知之饒氏曰此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顧祇天下爲周之將有矣嘗稱大王肇基王迹詩稱至於大王實始翦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泰誓論始爲周人追諱其事竊思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菴集註直述其事也○或問纂蘇黃門謂子貢言泰伯端委治吳未嘗斷髮文身是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以闕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若吳之事也髮雖斷何妨後長身雖當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俗及得位則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而至仲雍繼位後斷髮文身是仲雍不肯也爲君而不肯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且時仲雍已老髮是果何可斷身果者何可文耶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所以讓天下處至與仲雍逃之荊蠻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既不可以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以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來也○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見天下爲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武王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

歷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卽伯夷讓國之心而曰卽夷齊叩馬之心云云○蓋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之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無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猶又泯其迹意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存疑)夫子稱泰伯至德是就君臣之分上說與下章稱文王一般若謂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卽逃去以遂其志至武王遂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爲至德此卻與夷齊之諫一般非夫子所以稱泰伯之意矣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爲是以天下讓最是(讀書錄)詩曰至於太王實始翦商朱子論語集註用翦說最是雖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考中金履祥儀禾皆力辨詩人之言謂始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太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爲不通矣○使太王無翦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亦侯國耳泰伯之去夫子嘗稱其三以讓足矣何至稱其三以天下讓耶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尤爲確論而通考金然之說有不然矣(讀約)泰伯不從四字主意必竟讓天下起初只是讓與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朱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爲圓活(四書擇地錄)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又曰仲雍居吳不達者遂以吳與荊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爲泰伯避季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世始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都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勾踐旣敗吳於後越語紀其地日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而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四書講義)論者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後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己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南庚後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寖衰

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浡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爲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爲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爲翦商何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卽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不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儒者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困勉錄)泰伯是知其可有天下而故辭引曰其實曾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最妙○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寖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爲之佐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决而不可遂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不是讓周故曰卽夷齊叩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與仲俱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旣自以翦商爲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翦商者亦聖人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翼註)若曰以國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翦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商之天下也(沈淵宗)曰此處讓字不對革命而言只有日月已幾之勢卽君有從衰寖滅之機先幾而遜此節之所以純也(存疑)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者蓋周室將興其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在大以天下讓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蕞爾侯邦遽謂以天下讓商亦可謂夸而非實事矣況曰三者必泰伯曾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逃去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旣彰而宗社幾於無主不如泰伯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比夷齊更有進焉(江陰)曰泰伯托爲採藥偕仲以去人知其有愛親之誠不知爲讓國行也論乎其後安於荒裔之俗而不甚天且讓其與心放廢有似乎怨然忘親者天下之人何自而知甯蒙亦物出

自吾觀意乎此伯之使人無得而稱也讓商之說謂泰伯一立則天下自歸泰伯將欲辟之而不能故泰伯早見及此而讓而不居是延商祚及百年者皆泰伯之讓所爲也夫懼已之德澤及民恐天與人歸致失臣節故須棄其國而不取以撫之舜禹文王之事有未必然者且以則欲位而出於忠良如文王之事殷豈害臣節此讓商之說或有未妥也至讓周之說則曰泰伯欲遂父志再傳可得王業而天下二字取釋以當日之事勢及聖人之心推之尤多未合況夫子本意只是稱其能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而伯夷之讓尤爲盡善故稱之爲至德見其能全天倫而不傷耳周則後有天下特據已然而言非泰伯知文王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陸稼書曰天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太王德盛民化故欲代之然謂之無私心則可謂之當理則不可若泰伯則於天理人心上無一毫不盡此泰伯獨稱至德也困勉錄曰或問三辭終辭之下云古註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無所據矣此三句見得三讓只是固讓不必如衆說實指何者爲一讓何者爲再讓何者爲三讓最爲要緊何故刪去○語類夷齊諫武王之上有不是說逃國事句所以謂之難處下文有非說逃國事也句蓋泰伯所以讓者只爲不從翦商之志從君臣大義起見與伯夷之讓叔齊以父命爲尊者不同朱子恐人誤認故重言以明之何故刪去○問泰伯一段乃黃直卿問語朱子稱其能說得王季之心而曰蘇子由謂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君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愚謂此數語闡明王季心事殊足闡誠演之口何故刪去○逃父非正乃答呂伯恭語雖變而不失其正也下云以左傳爲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亦未可刪○雙峯謂下爲他日開拓民水火之地全與泰伯不從心事相反○日知錄云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若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汝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翦商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黙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顧先生此說真僉

仁山所見畧同雖非集註之旨然卻有關名教其引詩以見古人之能言說得尤精學者皆此言語必當妙天下矣故錄之於此○語錄所謂泰伯自度自家做不得此事與本註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之說不合必記錄者有誤否則或偶然如此說而并定論也○語類謂至德泛是於民無得稱處見蒙引則謂若至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愚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然其所處有不同者泰伯不從翦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不泯其迹便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且使季歷亦將不能一日安於其位故必泯其迹而後可以成其讓而爲至德若文王之惟守臣節何嫌何疑而欲泯其迹不使天下其知乎且文王方率商之叛國以事商而正欲使天下知其心之忠貞不貳而相與勠之而不敢有他也則不泯其迹正無害於文王之至德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周聃侯旦泰伯之讓只是忠不欲翦商分明見君臣之義毫不敢犯故不肯爲泰伯不從是不但身自不爲并不欲太王爲之也此正父子所見不同處並行不悖是後人議論如此若泰伯則謹守其心之所安而不背以古今之通義易天地之常經也太王翦商之志雖因文王起見卻無立季歷之心只因泰伯不從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立季之心乃是轉念依然翦商之初心也採藥之逃豈爲讓弟總見此事決不可爲親志難回無可如何只得掉去始終此不從心事無兩層也○朱子謂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可見泰伯之去始終是相反忿原無相成意也到武王克商後纔覺得如此耳若謂泰伯不要商的天下又要將天下讓季歷文王相反中間有相成意大謬○武曾謂不欲顯父之失傷父之心二語精甚君父一也爲君臣之義而傷父子之恩可乎去得不明不白并太王亦不知其爲讓方爲善全非因太王有立季之心委曲從之爲不忍僞其心也潘星聚曰伯之讓固不在可取不敢上然又非我去而合吾父吾弟自取之也其去也用以晉乎父而撓其翦商之志默喻夫弟而繼其緒商之心並隱示文王而終其忠商之節也及伯去而太王翦商之志遂冥王季因心則友文王以服事殷至紂暴虐然後武王不得已而伐之此伯之所不及料矣

由是觀之非

固讓而何

當與三分有二節參看夫子以至德稱泰伯與以至德稱文王其旨同也但文王服事人共知之泰伯則有讓之實而無

讓之名故夫子特表之又加無得而稱一句眞顯闡幽之意也下二句正見至德處或謂無稱句只帶說大謬○此章集註主讓商近日諸講家皆從之鬬楊江涵文後自記其立論更精安溪先生亦主其解但與註意小異更當與識者共酌之

見龍記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朱子 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禮只是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卻要去恭則必勞若當謹而謹則不葸若當勇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卻要直如証攘羊之類便是絞 南軒張氏 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愼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 慶源輔氏 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 雙峰饒氏 恭而過則病於憂畏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証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失之偏故有弊 范紫登 曰四者之中節處卽是禮

恭愼直勇皆美德也然必須以禮節之不然則任情一往皆非其德矣○禮本兼無過無不及范氏偏似只指太過一邊說亦自有理

見龍記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朱子 橫渠說亦好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錄問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所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不偷亦是厚卻難把做義說 雲峰胡氏 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 新安陳氏 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蒙引 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姪說故舊卽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愼勇直施於親故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強

君子之篤親厚故非必冀民之興仁不偷而勉而爲此也而上行下效自捷於影響躬行以率民意俗落後一層此與愼終章意同○興仁亦篤親也不偷亦厚故也若大槩說風俗醇厚趣中則字便不醒○董思白曰親親之謂仁棄舊之謂偷說得最融洽明快 見龍記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

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朱子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着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身直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只是尋常奉事而已念念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背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多多少少道心累不檢點便差了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兢如臨如履南軒張氏曾子當生死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慶源輔氏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矣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眞氏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仁山金氏戰戰兢兢曾子終身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雲峯胡氏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新安陳氏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雙峯饒氏如臨如履正意只是恐傷其身許亦史曰此以合終爲幸用不着嗚咽語李[illegible]雲曰至此而後言免正是戰兢之不敢懈處

免固是全保其身然德行有虧正是保身之大者曾子言此已包得此意必須補出亦而今而後四字則從前之戰兢益屬恐其不免而無一息之頃忘可知 見龍記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或問胡氏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蓋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蓋在其後乃垂絶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猶爲律身爲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生死猶晝夜然夫豈異教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慶源輔氏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矣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卽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卽亦

集註舊說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和靖尹氏曾子所謂容貌乃睟然見於面者出辭氣如修辭立其誠有信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己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意緩亦是慢○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卽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卻是色莊多見人顏色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卻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今人議論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卻似方整頭底意思蓋顏色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卽容僞不得○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道之所以可貴者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蓋此三者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爲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已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籩豆之事亦道所寓但非所當先而可責耳○問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亦是閑字改本以驗爲要下數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以造次頃刻之違如此則工夫全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或問經文但曰動曰正曰出其動之中否正之眞僞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篤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今乃以動爲矜莊出爲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嚴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遺其有睟面盎背之功吾恐其無從容積中之風而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也且一爲端嚴之色安知其非色莊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乖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不得而不論也○問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人人當然工夫卻在勿字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所貴乎何曰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此是敬貫動靜曰聖賢言語無不貫動靜者○語類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問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卽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介間隙○新安陳氏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爲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皆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得可爲敬子之師法而已○陳氏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與平日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卻在三事之外起意其工夫在日前而日下則疎漏任其自然不若今本工夫親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使須之違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意爲長○倪氏註合操存省察爲說乃朱子欲爲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明有

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趨人告有司也[仁山金氏]曰動
正出之間卽存養地頭然慢信鄙倍則皆於除其遠近二字卽
所貴乎道之工夫用於中從正由中出則其將成德之事蓋修
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曾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
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必容貌顏色無
時不然當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容
色矣[新安陳氏]顏色以見於面者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遠
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卽平日涵養於靜時
者省察卽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
矣可也下二節倣此內外交善動靜交該工夫周密始無欠缺
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爲人得非忽略於修身之本而
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公遷朱氏]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
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
之意多二章皆卽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工夫之所在若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工夫言而
氣象因可見也[饒氏]就臨民言是修己以敬意[劉]君子對有
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illegible]一
籩豆凡瑣物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
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修身之
事不敢放一些空隙也[雲峯胡氏]曰辭氣二字兼重前輩有氣是
辭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
故辭之有氣正須兼看[雙峯饒氏]曰對孟敬子說自有震動格恭
意不得把斯字爲自然說[潛室陳氏]曰正作整頓之正與動出二字
例看[汪武曹]曰李毅侯云曾子之意蓋以修身爲本也正心誠
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截事堯舜修己以
敬便是做工夫李說甚是然敬謂此三事固是修身之功然卻
從正心誠意來朱子所謂此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勿只
以此三事指吾身之在外者言而以正心誠意屬之上半截事
也○困勉錄謂遠暴慢等不是道見貴字意是工夫暴慢遠方
是道愚謂遠暴慢正工夫君也暴慢遠正符驗言非皆道之所
貴也不必過爲分晰也○語類解斯字有二義其曰便須遠暴
慢便須近信便須遠鄙倍者須字有工夫在內言纔動時纔正
時纔出時便須要求其能遠能近也是主臨時省察而言也其
所謂便能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或云便自能或云便會或云自
然便會或云則能或云便自然如此則皆主效驗言必平日

工夫做到則當其動時正時出時便自能如此遠如此近也又
集注予重曰云斯遠暴慢斯近信斯遠鄙倍便須語錄原文云
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亦是效驗說也此條便須遠鄙倍讀
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二
者正當在須字上認取工夫今本則去出辭氣便須遠鄙倍所
句俗是小兒乃不能體認斯字之旨而以文與予重問語所
謂遠暴慢俗云便遠暴慢者換卻動容貌便須遠暴慢二句又
不全用石說下文說正顏色乃用便須近信句將舊說改本兩
樣意思雜在一條之內此雖皆在輯要然編大全者何故襲用
此改壞之本也○動正出三字雖云便是做工夫處然終是人
人所同或謂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朱子謂不可於字中分兩
樣則所謂動出都說自然正字卻似方整頓的意思將正字
看得獨重乃亦是朱子未定之說也○陳氏語集註舊說是平
日涵養之說改本則臨時省察之說似也而未兼也舊本云非
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既兼存省爲說
則省察亦在內矣改本云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
顛沛之違亦兼操存言之未嘗專言省察也蓋舊說乃就存省
之符驗言改本則就存省之工夫言夫就存省之符驗言工夫
全在日前學者豈易能及不成工夫未到底人便不要遠暴慢
近信遠鄙倍蓋朱子固已自明其說之非矣今將工夫言之陳
氏謂操存在上三句省察在下三句愚謂未動容貌未正顏色
未出辭氣之先則當從事涵養之功以身遠暴慢近信遠鄙倍
之基及其動時正時出時便當極力省察以求其遠暴慢近信
遠鄙倍則操存在本文之前而省察在本文之內不應如陳氏
之說將上下截分而爲二也紫引謂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
在本文外本文舉見成而言雖用改本字樣卻仍是舊說之意
淺說謂斯字舊則字看非勉戒之辭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
亦仍用舊說不可從也○若如舊說主符驗言則操存省察俱
是已往做到工夫而在本文三事之前若主改本工夫之說則
操存是平時工夫亦在本文三事之前而省察是臨時工夫則合本文
上下截了之其辨如此○語類謂動正出人人如此工夫得在
下兩又謂上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二說
非相反也蓋上下截緊相呼應纔動纔正纔出時便要求其如
此工夫因在下截然緊從上截生來是一時事不可分開朱子
以著衣喫飯爲喻謂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
處此意所乎只是尋常之謂蓋必須求其所著所喫皆合其宜

方是做工夫處然其工夫即在著時與時做非有兩時故朱子二說正是相成省察工夫正須合上下截言之陳氏分上截屬存養下截屬省察金仁山亦然其於文義固皆有所不合矣且動字正字出字皆是動時事乃指爲靜而涵養之功尤爲未嘗也○此章語類文集多主舊說讀者不可不細心辨晰〔蒙引〕一〔曰〕此見居尊者當務其大意重末節〔賓際飛曰〕人之容貌鮮得和平暴是不細膩慢是不敬鄙一剛之過一柔之過也袁經則有哀戚之色介胄則有威武之色事君則有敬順之色侍親則有和悅之色祭祀則有儼恪之色近信言非飾此以矯情鎮物氣即在辭中指語言之聲音辭韻言辭是衒談巷議倍是畔道能經〔李岱雲曰〕或問甚然程伯子尹氏之意謂工夫皆在平日而數斯字極自然語類之說不一有與或問相合者有謂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可間斷者細玩動正出三字雖不可認然做工夫字面然亦未嘗不是做工夫處總之平日不能做工夫於先徒於動正出時用力固不能遠暴慢近信遠鄙倍然徒涵養於平日而動正出時全不著意則亦不能必其遠之近之也惟是未動正出之先既無不莊敬誠實涵養之失而臨動正出之時又不敢悠忽懈怠便怠地動正出

了然後能各得其當而有斯遠斯近之效註解云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造次顛沛正違動正出之時都該在內非單指平日而言也如此則動正出三字仍不大段著力斯字仍是自然而其工夫八面皆圓矣〔周聘侯曰〕世君子以此爲責大槩泛論指出現成的來說故言工夫在平日就學者做工夫則操存省察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非只平時用功動正出時絕無所致力也或問既取程子尹氏說後載入大註內可知朱子之意矣○論語中有爲學者言之者朱子則云爲學者當如此或云夫子嘗此欲學者如此此發明言內本旨也有不爲學者言而以教學者朱子則云學者所當務心可通學或云學者其

盡心乎此推廣言外意以教人也本章對敬子言分明言君子忽入學者大旨便自了然○曾子亦大槩說此三事可貴究竟敬子要做工夫亦須操存省察兼盡方有致力處○未能莊敬持養人豈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即平日能莊敬持養底到臨時也須逐事檢點此操存省察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但斯字矣字若當臨時著力一動容貌便要如此則恐涉於急迫浮躁而無沉潛醲郁之風耳○動正出時正須加意檢點不遠者使之遠不近者使之近然非熟後亦不能如此平日有工夫人

臨事省察固不可令間斷若無工夫人致力全在平日不可專恃臨事欲點事過便休也

此曾子以省身之學告敬子欲其盡君子之道也動容貌六句或指現成言或指工夫說愚謂二說可以並存但指現成說似更合語氣玩斯矣二字可見○指現成說者謂君子操存省察之功已到故一動容即遠暴慢了下二句亦然然存省工夫終須補說在前或說完正面後在後面補出存省而皆亦可○若作工夫說則將存養一層亦須補在前面將省察一層竟說在次句裏面如此則斯矣二字竟作便要二字解與口氣亦不甚得○此處原是對敬子說君子雖屬現成榜樣而勉勵敬子即貼工夫講亦與題旨相合但不如題面作現成說而於題前題後補出兩層工夫覺更於語氣脗合耳○玩註中學者云云亦似在說君子後補出但兩說於題自總無不合則或指現成亦離不得工夫或指工夫亦須不失斯矣口氣總之兩說皆與題理無悖正不必紛紛聚訟 見蘊兒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王若虛 誒以能 不見物我之有間。此謂犯而不校 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宋子思〕顏子自覺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蝱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卻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問幾字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卻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合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至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但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而也曰成

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
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
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
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
而喻矣學者則隨其所至之深淺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
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有謂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
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
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擊也彼之
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諸饒顏子犯而不校是
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卻有著力處學者且理會自反卻見得自
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卻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恐於自己無益
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王氏]二
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雙峯饒氏]仁者之心視人猶
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
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分晉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
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雲峯
胡氏]聖賢無我之心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

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節齋蔡氏]曾子之士友多
矣獨以爲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皙爲輩行
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吳氏]
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
[蒙引]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其有也
不自以爲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爲實而若虛然人若
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已亦安然受之若不與校曲
直昔者吾友甞服行於此矣曰昔者吾友甞從事於斯便見曲
今之無其人也○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
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
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
不能也但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卻恐彼之能處非此事我本能
也又卻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者如何答得卻枉費了工夫非
聖賢之實心下問○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者他他是
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猶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偶以不校言
者於此逆境尚能善處是爲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
此曾子之善立言也[淺說]能者能知大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
知也多者博聞實見而多知者多識其事則見孤寡而則知者

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飾其寡
者也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并自以
爲能且多而姑爲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己
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彼有
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彼其
亦或有能而可以爲吾資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未盡
知或盡知之而未敢盡以爲然若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
實若虛此其所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爲吾助
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頑粗暴自肆其橫逆
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含忍而不
取與校也亦非待之以驕傲而以爲不
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間
於人而惻怛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
誰校耶夫誠然自視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
若此者惟昔者吾友甞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爲如
是非言其學爲如是也○不能且問況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
蒂況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
[訓義]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困勉錄]能與多

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
知犯而不校則屬行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
行似重疊了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即看上
二句點他虛心出來[吳因之]曰欲善無厭而盈謙之心不立於
中與物無競而是非之迹兩忘於外[許亦史]曰曾子把自家比
照顏子覺其造詣之妙有嘆羨追慕意[汪武曹]曰摘訓云以能
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己
而不自諱兩平開說不是有相貼意蒙引存疑以有無貼能不
能虛實貼多寡覺得無謂此似亦可備一說○語類那一事便
不肯問人之下有云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只是把此
一件做工夫愚謂得此證佐最精何故删去顏子深知義理云
云乃是將或問并爲一條或問原文云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
惟恐一善之不盡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
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
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能
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
然豈不能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能於彼也是以下
問而不以爲難亦此意也愚謂非挾其能三句最精洪氏說亦

有可采何必無上[問]謝侯曰此章不是追嘆顏子正是企慕顏
子而思學其所學也以能問於五句是曾子當下著力做工夫
處設若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使有心
慕乎追不能自住之景勿滋草者避
惟知義理之無窮故不知人之不能不知己之能不知己之
能則若無矣不知人之寡不知己之多不知己之多則若虛
矣不見物我之有間則非以爲不可校也非以爲不足校也
其心實忘乎彼之犯而自不與之校也其心卽明知彼之犯
而必不忍與之校也昔者二句有慨今
之無其人而思慕無窮意　見龍記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

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朱子]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
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
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
卻在節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
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
雖無欺之之心卻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能受人之託如受
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卻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
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卻不能了得此事
雖能死濟得甚事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某是事事理得方可
不但有節而無才也唤做好人只是濟不得事耳○問託孤寄
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
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
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
節而不可奪卻是有守○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
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
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
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

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易其見生死不能易其守故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斯足當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亦好
語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
其節重處正在此也[語錄]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
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語類]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上是疑辭如平勃當時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
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卻含忍過似
這般所在說不可奪恐未必然今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
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日郡守懲治宦官之
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後者復踏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
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
厲緩急之間尙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
何以得其伏義死節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
態殊可鄙厭[雙峯饒氏]旣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
以明重在於節也[新安胡氏]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
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
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

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
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於奚齊是也
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兼
若概言而偽爲之本[新安陳氏]旣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
奪之節則始之疑爲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爲君子人矣大意以
節爲重而以才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恃
以成[蒙引]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
大利害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爲兩事看兩可臨
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
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闇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爲任處
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爲優以
死者爲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
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亦不可
拘定[淺說]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生死利害之際而從
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其所以輔幼君攝國政
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
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爲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爲之顧是非
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死生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困勉錄]大

在士肩上擔下一時放不下一步住不得故非弘毅不可不然任非士之任道非士之道所以謝氏何爲必要弘毅乎呂氏曰士者仁之具也得之矣○任重道遠是一串事而字遠說故弘毅一時須要並到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須是認得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得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其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身去驗而行之方知○曾子弘以能問於不能見他弘處又曾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雙峰同毅字訓義兼可以有規矩言之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如今雖立是說後來○慶源輔氏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爲己任方謂重矣非寬弘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於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僭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弘毅不可缺一廢一毅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知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爭手啓足戰戰兢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重之責也○新安陳氏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也字已作一意貫說不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己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然則辭約而意貫矣○雲峰胡氏弘大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

是○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末兼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斷的纔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責一也顧輔士曰此章勉人爲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切些○此四句辭而詠嘆之辭李安溪曰以能問章是弘可以託章是毅但其根本則在我我毅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觀顏色辭氣之際蓋小心小則德輝弘行弼諒則守弼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過甚大壯極甚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勝獨到陰曰皆了召門弟子以下五章敬與守身沒齒全歸捧之於容貌辭色敬之於虛受忘怒措之於弘濟艱難於全心德而盡性命兼該敬義由以敬爲基根始終

此章以仁字作主見弘毅不足以盡仁也○仁統四端兼萬善無所不該仁命於天率於性人心不死天理常存非全體而不息者豈能以爲己任而無一息之少懈乎萬投一謂下節不可將弘毅夾講然正講處固不可未入講完後又一須看層遞上作收蓋任爲己任任何如重死而後已道何如遠任重如此此士所以不可不弘道遠如此此士所以不可不毅也○通章之士開頭提起士字便見神聖之性命事功俱責成在一身如下文云云是也不可不三字要著眼 見講記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疊詞句○此字當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蒙引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翼註須先講興字後講詩字方是口氣不然則是詩可以興矣胡氏曰其辭旨既易知其感人又易入是詩能興人處可以固人肌膚之會二句是禮能立人處可以養人之性情三句是樂能成人處

皆上一層說理故學者
以下方是三於字正位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出禮運記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朱子文集 李晦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存恐是此意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 慶源輔氏 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新安陳氏 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己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詳審如此 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

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 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 蒙引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 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 恭容也敬心也辭遜心之發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骸其脛骨也骨其大者 徐僴長曰 好惡不得其正雖有仁義而無以發其端動容不得其安雖有道德而無以踏其實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前漢志 聲宮商角徵羽也 晉志 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漢志 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皆曰律陽統陰也 白虎通曰 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鐘鏞此八音也 程子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章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

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仲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概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概之其餘若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諷誦之以知善惡治亂興廢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辭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功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六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喩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者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怡然淡然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問樂記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日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而今作俗樂也聽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動人○問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爲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問論語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

律爲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琴亦然只他樂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有許多卻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只是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卻有次第先後樂者能動盪人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個骨子在這裏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卻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卻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覺命夔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卻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來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薦藉一腳意思耳○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如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存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

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樂自有定在那要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就他法之而已○後世去古意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慶源輔氏樂雖始於詩詠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性蕩滌其邪穢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眞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西山眞氏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尙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裨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

存故樂記曰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潛室陳氏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持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仁山金氏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胡氏程子閔世變而嘆傷學者當因其尙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勿軒熊氏洒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吳氏曰詩樂相表裏詩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氣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十三學樂誦詩則已

過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劉[illegible]氏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新安陳氏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公遷朱氏此二章是學者爲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吾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爲律身爲度權有不必言者矣蒙引蕩滌其邪穢去其私欲之污也消融其查滓又使道理之強勉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餘迹也或謂查滓只是邪穢之查滓不知蕩滌都無了此如言己無不克禮無不復相似○朱子謂三者只是游藝一節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則是

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藝中所該既方興方立只可爲游之之漸不可遽謂游只如此也亦至成於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即游於藝之極至處不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非興無志非立無成非成無依興暨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是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暨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藝是修治道德之器其道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語錄謂諸指文業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爲本不見全是文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聲十二律不見全是本大抵詩禮樂皆在外四書講義古人自小學之時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是而興由是而立由是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之處然夫子謂興必得之於詩立必得之於禮成必得之於樂條分件條正欲使人之爲詩禮樂者當得其精義之所在耳如百花成蜜之後幾不解爲何物然細爲之分出其色香耳味嘗必有所歸也○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昔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節說經學經數便錯○詩禮樂後世以爲

經可古人不可與須去身皆所以為學之具也時文動云通經尊經須堪咀飯。問黃勉齋程子之說云云如何曰程子之說見甚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個無聊力使法門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與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上聖人至中人以下皆可與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由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與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與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用勉齋]依史氏解則志道據德依仁只解得與立成三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者也但與立成與志據依有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依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要依。朱子謂興立成只游藝事而史氏以興立成分配志據依似不相同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疑志道章解其明如此則史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並可明游藝句矣[王武曹曰]語類云興於詩便是個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個大底此言興於詩猶是學問得力淺處立於禮成於樂則是學問得力深處此兩下分開說也下文與於詩三字乃是與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句相連今則改曰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乃是以下文興於詩三字連了大底二字作一句又將立於禮三字改為成於樂而與小底二字相連作一句全非本文語意矣鑿其下文亦從與字說到成字見得成深於興然起頭本是開說不得便串合也且與於詩時方是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全用不著成字句得云小底成於樂及成於樂時已到義精仁熟地位更用不著興字何得云大底與於詩乎。又語類云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此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滌蕩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恐難此條從與於

詩禮到成於樂何等透脫讚之令人心目朗然卻為解釋收攝可喜也劉大山[曰]古之學而能自得者造之既深則莫不循其節而有發習之既久則莫不及其快而收功[徐壇長曰]向之誦詩者通其詞而已至是則和以律呂而極歡欣鼓舞之神向之習禮者謹於度而已至是則齊其纖悉而為流動充滿之盛

三於字是從得力於詩禮樂後指出有興立成之效驗固也然此只說得後一截蓋人皆有油然勃然之念是即人心自具之興也而非有觸於所善嫉惡之稱吟則此心亦時動而時息則無言之詩必待於有言之詩也人皆有秉然卓然之操是即人身自然之立也而非力持於天理人事之節文則此身亦或懸而或奪則無體之禮必體於有體之禮也人皆有沖然粹然之德性是即人生初自秉之成也而非融洽於風琴雅管一倡三嘆之神則生初所秉者亦或偏私之未哉而査痒之未化則無聲之樂必資於有聲之樂也夫子若曰爾欲求興乎非從事於詩不可爾欲求立乎非從事於禮不可爾欲求成乎非從事於樂不可學詩學禮學樂豈預為與立成而設能與能立能成竟貫收詩禮樂之功由後追遡乎

前立在前即可定乎後兩路說來於字全神乃出 見龍記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朱子]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

者無以與此燠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卻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敎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豁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盡知也。理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錄】此章意自與詐謀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況只就事上說開者亦易曉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慶源輔氏】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潛室陳氏】謂政敎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日百姓日用而不知【西山眞氏】聖人之敎雖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

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與以暫不可與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雙峯饒氏】所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陳氏】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源來歷是性命之本處解若不使民由則是棄其民矣【四書講義】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分位賓看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敎民只重行敎士大夫以上卻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卽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倘有聰明者先王卽舉而用之矣。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稍或深解便以聖言爲老莊申韓徂詐之漸。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卽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有所隱○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以見愚民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可使不可使有只在姿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敎上說者然惟民之姿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敎亦然偏輩一邊不得。可不可從民來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困勉錄】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

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沈滄柱曰】從一民字便見囿於氣質不能擴充本原可使不可使只作能使不能使【李氏岱雲曰】正爲由之中可以自覺故但使之由而能使其自知耳未有由之久而終不可知之理亦未有方由而遽能使其知之理。使由便知聖人原無兩種敎化工夫合下便有勞來匡直許多事使知亦不過如此然只得他由不得他知聖人只從容以俟之耳豈有別法【周潮侯曰】必世後仁到得淪肌浹髓時民之能知亦他自有覺處非上之力所能使也。說不可使知之正見不可強民未由而使知則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正意中原有此旨非言外推補

此章要看民字民不得儕於士大夫之列亦不得列於聖賢之林其識淺其質下其見聞寡陋若要實其知勢斷有所不能能進上惟使之由於其當然其能漸進於知也聽之其終不能進於知也亦聽之而已矣曰不可見使之知固非上之權力所能強也

見聞記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人而不仁君子當敎養之不盡敎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勢窮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屛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誅四凶是也何爲而致亂乎【公遷朱氏】此卽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未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與大學之言所以並行不悖與【蘇伯玉曰】於好疾者試其豪舉於戰事塞其貪心於利祿於不仁者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李岱雲】曰此章之意專爲杜亂而言好勇疾當敎之以化其[illegible]

猶食則當然之以裕其衣食之本至不仁之人可化者亦當行其教養之方不可化者則當有威刑之用皆聖人言外未發之旨也

上亂字是他自己作亂下亂字是我有以致人之亂上亂字在好字疾字上見下亂字在已甚二字上見下截自是直下語氣若上截題面未足耐看似應雙提互說　見龍說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蔡子]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朱子]謂人所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是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乎舊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云有德則自無驕吝來說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卻驕且吝曰如覺此又難者皆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吝非吝無以爲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爲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饒氏]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挾大勳烈如此其光也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輔氏]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或有之[胡雲峰氏]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illegible]發名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無浩然之氣乎以禦陋局促吝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稍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凌忽之意詩云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尊德乎於至賢而不以貴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說也[胡氏]驕吝收縮故以驕吝者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貪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illegible]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剪其枝葉宜先拔其本根可也[雙峰饒氏]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東陽許氏]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蓋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取程子德字補之[蒙引]此言人之有才而不可恃也自古有才者莫如周公然使以已有是才而自驕以人無是才而吝吾所則大本已失其餘皆不足觀矣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其餘指才使驕且吝則德喪矣[淺說]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困勉錄]通義曰紫陽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解周速說特餘事也便多一折[依四書備旨]曰善居才者德爲之本[王觀濤]曰此章極言有才者驕吝之不可耳呂氏謂此只是極言驕吝之不可不關才事若云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反可驕吝愚謂有才者自不可驕吝況無才乎此終是主有才者不可驕吝說也[周氏]只德器其本也才技其末也人一驕吝大本已差區區才技自不足道其餘自對驕吝說德者本也才者末也驕者自矜其才吝者自私其才驕且吝爲器才美如周公尚不足觀則才美之稍不如周公者可知則小有才美而遠不及周公者更可知程子所謂甚言驕吝之不可○玩一氏字則驕吝相因意正須補出　見龍說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新安陳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者[慶源輔氏]後世之

上求詩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蒙引世固有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久於謀道而不謀食者斯爲難矣謀道不謀食爲已不爲人孔門顏曾閔閣之外少有不爲祿而仕者故孔子歎之偰困之曰三年中外境搖之內境惑之夫豈無一時一事之感可動吾之志意者而能無幾微介於其中故曰不易得也范紫登曰三年中天時人事閱歷升沉之態已多最足驗人之靜躁矛倪雲曰無所爲而爲學只是摘取其心而言

若學中原該明德新民與穀字自不相干

庸人惟志於穀方去爲學若爲學之始而念不存於穀者已不概見況其學之久乎況其久而至於三年乎其志之專而學之篤誠爲人之絕無而僅有者矣三年二字最重見講記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朱子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固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剚刑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蔡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問篤信好學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語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重於此而又懇切爲之既不輕信又不苟信否曰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卻在好學上見新安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能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爲不善以害其道也鄭氏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忽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蒙引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篤信而不好學所信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謂能全乎道也去就出處者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集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下因乎上也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是上因乎下也○無有用功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功好學而不能以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有學則知之明有守則行之勇輿函篤信守死恐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合而所守合理矣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著力不是盡善之道困勉錄重好學善道講有理然正說原該四平看可也四平之說本存疑似不如李說爲融此章與中庸尊德性節一樣○李毅侯曰此章重好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如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知言哉如此看與行藏章一齊俱了汪武曹曰按蒙引存疑以篤信守死作一類屬有守爲行之事好學善道作一類屬有學爲知之事淺說摘訓則謂篤信好學句是有學守死善道句是有守愚玩本註云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何得即以篤信屬之有學乎又玩本註云篤厚而力也文集云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輕信不苟信卻在好學上見夫曰厚而力曰信只是信得牢固蓋朱子固以此與守死皆屬有守之事至陳安卿所謂不輕信不苟信便有知字意朱子所以屬之好學上淺說謂篤信者自信不惑也有知見意夫苟以不惑爲篤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泰伯 𠎝 書院藏本

信何至有所信或非其正者朱子未嘗以不曾不苟易之篤信而謂篤信爲不惑爲有學可予語類云若不善道便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有學則善道之屬行學語類尤明言之矣後覩以善道屬之行而謂爲有守愚未見善道何以當屬之於行也本註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云雖曰篤信而不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是則以篤信守死作一類屬之有守好學善道作一類屬之有學也兼存之說較之淺說摘訓爲長〔同〕腆侯曰此節八字遂字有意義集註前半各句互說末二語又將兩句串說論成就下句重似上句論工夫下句原於上句故推本言之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陳〕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諫則當去不早見幾而作亂必至亡不可去矣○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危亂不入不居有可人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齊氏〕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爲善哉〔蒙引〕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潔猶有就一邊在〔說叢〕夫子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則出在外面見非亂蓋立身行己之常格所得拘者〔[illegible]〕逢太平盛世[illegible]不[illegible]

恐思審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守之前極重雖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快可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當則守不得〔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易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顧麟士〕曰危邦二句繫去就天下二句繫出處〔[illegible]紫登〕曰兩不字兩則字要摹寫出學守作用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慶源輔氏〕所貴於士者爲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爲有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洪氏〕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雙峯饒氏〕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之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眞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缺一然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書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公遷朱氏〕蒙問恥及此章之恥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縕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以爲病也〔蒙引〕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當此兩句自是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應

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存疑〕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言天下有道則見若邦有道貧且賤恥也危不入亂不居天下無道則隱若邦無道富且貴恥也〔淺說〕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有學則邪見不能惑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利祿不能牽而自得出處去就之正晁氏註似略欠輕重〔王武曹〕曰按註以兩世字代本文兩邦字可見本節邦字指一世而讒圖與次節邦字指一國對天下說者有別也

篤信方能好學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方能善道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而不守死則所以篤信者猶未至好學而不善道則所以好學者猶未眞幾層案俱要細細剔淸次節正是有學有守之實事三節乃反言以足之若曰惟有學有守者乃能處危邦則如此處亂邦則如彼處有道則如此處無道則如彼若無學無守者則有道無道皆不能免於恥矣○玩次節二不字二則字似有略側在好學善道一邊意　見龍記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朱子〕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雙峯饒氏〕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言以爲天子不可侵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辭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僚同僚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可推而無不通也〔新安陳氏〕本文是思不出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蒙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存疑〕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旁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四書講義〕說到謀得緣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論義之學〔王武曹〕曰或問所謂天子不可過於天道句大全兼取之云人主之於天一也謂人主不當得罪於天則可謂人主不得侵天之權不可易言茲成中庸言位育是天有不及猶須人主輔相豈可假援天道謂非天子所取與哉愚謂此條所最須當朱子自謂或問支離不須看已欲修而未能如此等語固非朱子定論正不得據之以議朱子也〔李衷一〕曰思不出位重淸其思於位內謀不出位重甚其謀於位外

有位斯有政斯有謀謀者所以謀其政即所以稱其位也彼此不得相貸亦不得出位之謀毋論謀之多失爲謀之未嘗即所謀一無所失一一皆當亦爲越俎代庖毋論爲他人謀己位反不暇謀縱使己職已盡猶有餘功亦爲侵官論分○倪注桂云代謀不是專權便是姑長不是好事便是結歡更是恩更需即使一開美意一片實心爲人終無止數項心勝然位各有位政各有政亦斷無代謀之理　見儲記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程子〕洋洋盈耳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朱子〕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雎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按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語魯太師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與〔公輔朱氏〕此自樂之中尊主聲音而言語魯太師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蒙引〕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樂終以誠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爲邦通篤之意是亂也〔汝下子曰〕世人痛欲雖關雎乃說詩美耳非言樂音也不知與正樂何與〔劉君常曰〕說樂非只說樂念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泰伯　書院藏本

師摯非只念師摯言外有無限感嘆[汪]武曹曰按關雎之亂衆引謂至此始盛畢終以該始最當乾約則謂樂至歌關雎始盛乃是以其最盛者言此謬論也考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樂賓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凡此者所謂正歌備者也燕禮歌笙間合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疏云主人樂賓之事其中別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間有合燕禮疏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皆未嘗以合樂爲樂之最盛也疏云二南爲鄉大夫之正小雅爲諸侯之正故以鄉飲酒禮之升歌小雅爲進取燕禮之合鄉樂爲逑下鄉樂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卑於小雅也鄭註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退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卑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間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間亦同升歌蓋歌頌則笙間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笙間亦大雅而合小雅又可見合樂之卑於笙間也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與註疏之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鄉射不歌不笙不間止有合樂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間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

浦星壘云此傷盛樂之不再不重思師摯上觀註中適字可見此論甚是然玩註在官之初四字則夫子此嘆在太師適齊之後可知即聊作歌賦追想語亦自無碍 見龍説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無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朱子]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

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絶之[慶源輔氏]氣質不齊中材以上有德而無病中材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雙峯饒氏]狂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但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到利處只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卻不直侗者凡事只恁地謹愨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卻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悾悾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卻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新安陳氏]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眞棄才矣雖曰甚絶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絶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蹄齧句乃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不善句乃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存疑]侗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緣他心下無知識故只守常習故不敢開步做此自是他安分是他好處侗不愿喪其美矣○悾悾無能是才拙無能拙底人緣他無能爲故爲人亦無虛詐一是一二是二外如是內亦如是如此信實此自是他好處悾悾而不信喪其美矣[范紫登]曰此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也直對曲言愿對薄言信對僞言

狂自然直不直是以曲濟其狂侗自然愿不愿是以薄掩其侗悾悾自然信不信是以僞飾其悾悾有是病無是德喪盡本來天眞故夫子深絶之 見龍説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如今學者卻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卻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得他何○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歷

迅發放過待明日便發便失了新安陳氏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於身若不及文王之風夜不遑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猶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學之勤若又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尙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旣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卽是莫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之意蒙引言人之爲學惟日孜孜而兢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淺說猶恐失之卽如不及三字只是學日求進而心常恐不進也說統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四書講義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辞中旣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儆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卽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條月峯變而盡歸之心尤爲混帳必不分功與心亦不專指心亦不截開兩句只合講到底而上下界分畫然斯爲得之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困勉發憤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不日進必日退學無等待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所以如不及之故皆是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敏以求之知之如不及學敏於事敏於行行之如不及何有於我未之有得猶恐失之也字安溪曰及者及前路也失者失當前也如字猶字則形容其躋前顧後之心也鳳鳴侯曰此節須以上句爲主猶字從上句生出着力做工夫還怕失不做將如之何朱子提賊之喻甚精此題前人多分功與心說然玩如字則上句雖是功而未嘗不從心說來玩恐失二字則下句雖是心中憂懼而亦卽於用力時見之也自不得截然兩開總之不日進則日退不日前則日卻二句合併說來更見警切稼書之說最的當　見龍記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朱子曰　天下了

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事物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語錄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明道云舜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處對時育萬物耐已說得義理甚闊闢集註卻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卻恐集註得之新安陳氏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卻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存疑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卻不把他來在身上自尊富自廣厲自奉養似全與他不相干與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四書講義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孫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卽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一流人合看觀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怠無荒一日二日萬幾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辭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所動也富知此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困勉錄存疑以好問好察非食卑宮解不與雖妙然須緊看他前心二字蓋謂其卑宮非食爲不與然有卑菲而不得不與者謂其好問好察爲不與然亦有問察而不得不與者舜禹之不與在心不在外也○嘗與飯蔬食章簞瓢章飯糗章同看須細認許不以位爲樂句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尤非薛敬軒曰二聖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天下雖大不能加性分之毫末曹月川曰不與只是無心於富貴非無心於斯民陶少墟曰聖人不以有心私天下亦非以無心棄天下沈[illegible]性曰不以位爲樂原不必說到貪戀所有處卽胸中微有欣喜之念便看得天下與已相關汪武曹曰或云憂勤要保守天下與憂勤恐負天下皆是與此大謬也夫不與者只是內重外輕天下不足以動其心耳原與憂勤保守恐負天下話頭何隔一層其以不與二字從憂勤看出者固非正解然謂[illegible]之心卽是[illegible]異堯舜禹授受之際何以必諄諄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爲[illegible]

而凡舜之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禹之所謂慎乃在位惟幾
惟康者皆不得謂之不與矣而可乎○內重外輕是不與正解
憂勤惕厲話頭與此固兩一層然看得清不與正解則憂勤惕
厲者不與也屑屑焉用此不與與孔顏之樂伊尹之囂囂一般
二聖胸中自有眞樂故不以位爲樂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便
見呂氏謂聖人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憂勤是憂世之志不與
是樂天之誠兩不相涉若將憂勤作不與正位不失卻聖人本
領乎滿星巖曰舜不與以詠詩鼓琴作辭禹不與以玉帛萬方
作辭舜禹有天下之後未嘗不身受其享而其心則不
以崇高富貴爲樂也以憂勤惕厲及行所無事解者非
不以位爲樂是不與二字的解未有天下之前於己一毫無
損則既有天下以後於己亦一毫無加無所動念無所繫懷
亦並無所驚喜卻與何與之有○憂勤一層以之作襯筆則
可竟作正意則不可大士作亦有此意卻講得好與題面絕
不相礙
見龍記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朱子]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
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不與也[雙峰]饒氏天之巍巍
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
準言與天地不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皆言
法天特贊君事耳[蒙引]唯天爲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
至贊而言其無處不同也唯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
或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唯其有堯治
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功之盛因舜之無爲益以見堯之大也[存
疑]堯之則天只以德之體言者○成功文章所可見者如此
而已其德之大終不可得而名也[四書講義]無能名若說做
杳冥混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李安溪曰]蕩
蕩又曰巍巍乎廣乎皆贊堯與首贊巍巍亦非指入也[存疑]曰

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克明峻德禹謨云文武聖神
帝德廣運史云仁如天智如神乃堯德則天之實也存之一心
之中而默運致治之內其至德之所薰蒸至誠之所感被所謂
無爲而天下歸焉恭而天下平成功文章特其德之發見而不
足以言德也其德之廣廣淵淵浩浩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
能名之豈民之所能名者以則天爲配天則以治功之及物者
言何得云無能名乎○聖德之純亦不已者與天之敦化者同
其體聖德之泛應曲當者與天之川流者同其用是則天也[江
武曹曰]蕩蕩就蕩蕩中講出無能名來蓋惟蕩蕩故欲名之而不
能若脫卻蕩蕩則無能二字亦不甚關照此章之能字
諸家必以爲言者爲贊之字起見也不知體不離用有
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子曰爲政以德聖人禮樂制度都從明
行之德做出來只看堯典一書親九族以下許多事業那一件
不本欽明文思之德德存於內則所謂浩浩德發於外則博
淵泉者其廣遠難名處無能名○不可以言語形容名只是
形容欽明文思之屬始能名堯之文武神聖惟益始能名堯民
固有所不能也其無能名亦只窮於蕩蕩耳○巍巍直貫至則
之不自唯天句止屬堯不屬天也且唯天爲大既以大字贊天
矣又加巍巍不重複乎巍巍蕩蕩巍巍煥
乎四乎字俱是一樣贊詞不得看作兩樣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語錄]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蒙引]
胡氏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
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亦於陳氏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
言堯功業之高○此亦指成功文章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
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皆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
其德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語錄]以成功是事業成就處
焉是時雍明衆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底處樂
以巍巍言文章以其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

馮䑾侯曰堯之成功文章不但前此所未有抑亦後此所莫及眞是曠千古而獨絶懸萬世而常新故曰巍巍曰煥乎【補是】

曰蒲有字重言惟堯得兩有之

則天之德馮䑾侯貼仲專貼存主上說以體言陸汪二公則以爲此章以德之發見者說以用言愚按作用推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載物覆物成物覆載成即成功文章而博厚高明悠久即所謂配天之德此兩家之論所本也然博厚高明悠遠終本於不息之久用固離不得體也安溪論極兩先生以爲宜兼體用講方爲該備此論極是玩爲君二字則此章之德自重在運用一邊所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而要必原於欽明恭讓宜從體說到用串講爲佳○饒氏謂天之大專以形體言武曾聚之愚看註中廣運之德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句雖解蕩蕩卻蒙上文說來是天之大圓不專以形體言矣凡一氣之彌淪而周外一理之克周而無際皆天之大處○則天即參天配天如天也但不可說法天耳蓋存之說自無可議貽仲駁之非是○註云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又云其可名者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而已可見堯之功與文固非凡爲君者可比然乎煥乎亦見形容不盡意然不必歸併到無能名上安溪先生謂究亦歸於無能名而已此語似與註未合○則天須緊貼堯講峻德之克明實能與天同其峻帝德之廣運實能與天同其廣也　見蘊記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勿軒熊氏】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與皐陶禹治水益佐禹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仁山金氏】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新安陳氏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王氏武曾曰】按舜與舜命禹攝位而禹讓之皐陶益舜未嘗讓位於皐陶也熊氏說非【馮䑾侯曰】宇宙有數大害即得此數人以除之有數大利即得此數人以興之開千古之草昧開萬世之平成是何等斡旋是何等經綸實能再見天下治不止一時萬世於此永賴也故馮䑾孔幾知五人盡於十亂處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武王后太公女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南軒張氏】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雙湖胡氏】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閔翁】此二節反是下節註腳須列於此須叙而不議爲妙【吳因之曰】因下有唐虞之際故先列舜有臣在前因下有九人兩句故先列亂臣十人在前【季雲曰】然重兩有字盛與亂都含在兩有字中【王罕皆曰】味通章語勢合以武王節爲主首節乃爲唐虞句起案末節則因武王之言及文王之德【馮䑾侯曰】此節爲全章伏案不但才難一歎從此生出即至德一歎亦從此生出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　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朱子】問集註唐虞句恐將舜有臣五人句閑了如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卻多於前於今爲盛卻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慶源輔氏】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西山眞氏】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有與德分言者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發於用者言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之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爲小人【厚齋馮氏】堯以唐侯升爲天子虞河

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吳氏】唐虞至爲盛作一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偶漢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則皆然【新安陳氏】舜初即位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間人才之盛。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即晉三卿爲王可謂衆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蒙引】孔子之言蓋王制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爲之佐而天下治觀之有周爲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爲婦人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九人而已亦未爲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豈不信乎其然矣。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當時門人纂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於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存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之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謂亦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說統】際者唐得際虞虞得際唐也【四書講義】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削無過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嘆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泛講通行之難不見全理情深矣。忽然一嘆不知影落何處若著與周若不著虞周千古傷情盡在裏許【陳明卿】曰唐虞二句集註先提言周室人才之多一句最精本是贊周才之盛反將唐虞來形容比於周爲盛則自古及今獨有唐虞盛於周耳周才之盛何如耶此卻中揚法中二句正是贊才不是說難下二句方是說難意【翼】武曹【曰】註解才字而本之於德見得此章非智能技藝之美耳與下節德字全無干涉按古註謂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對爲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然。此處本是極贊周才之盛蓋惟唐虞之際乃僅能過之則周才之盛可知本註惟字乃字宜玩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二句亦襯得醒。此節重在才難末句正是嚇處唐虞二句只見得周才之盛原不在唐虞之際也然既云唐虞之際較周差盛章首又自王臣亂來則唐虞之才雖不重也宜借作波瀾。或云周之十亂多於五臣何故反不及唐虞之盛夫舜之亮天工者二十二人今止舉五人如夔龍之徒何遽不如太顛閎夭散不得與五人之列則周才洵乎不及矣【馮聘侯】曰唐虞之際兩聖繼作中天文明之運方興所以人才輩出交會之間只言其氣運之盛耳掛入排讓無當。總曰便說才難精神總在末二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朱子】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身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的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不必終竟休了。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非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武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視之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或問曰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爲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人統未集武王下嗣爲西伯又十一年而紂亦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纘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而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所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

不敢附北面事之德。所以爲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謂使仲尼有取文取武之意。何不言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謂使文王無廣則於天下之心爲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之未終。文王必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得則師而服矣。【語錄】問三分天下有其二。據本意只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設在此。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僞聖人說得武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勿軒熊氏】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冀地。則兖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厚齋馮氏】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旨微矣。微旨得非專爲名分言與。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非微旨與。【公遷朱氏】言德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四書釋地續】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惟青兖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槩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話最渾淪矣。【吳因之曰】紂若無文王。不待牧野誓師。早已失天下。全賴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故得緩其亡。【張天如曰】若以有二指附殷之土言。則與晝食六國何異。止就人心說。附歸敬四說上說。方切當。日情事而服事意亦起。【李安溪曰】首以周才之盛者。當日語次四此而起也。千有餘年。聖賢之君迭興。而孔門論世所推尊者。此四君而已。故篇端首泰伯。而此聚記堯舜文王。皆能讓者。是皆聖人何論之微旨。記者序述之深心也。【兩撥一日】三分有二指人心而言。【汪武曹曰】說統云。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因此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歐涇陽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年可推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策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自武王之心事可矣。若否商家亦皆王是說。愚以或問及語錄二條觀之。則知朱子已經辨過。然說來自成一片道理。故錄之於此而參。或問語錄二說亦並存之也。【周聘侯曰】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乎。有亂臣武王之言也。此正伐商時事。因其代商而想及非商。故以至德稱之。可見旨微。武王自是不及文王。太王自是不及泰伯。何必曲爲回護耶。○以服事殷。卽以有二事之也。不但一人守臣節。並使畔商者皆轉而事商。眞曠古所未有。豈非德之至。○英才難忽又想到至德上去。意中有過接口中無示卸

因舜及武。因虞及周。因才及德。見武之才。因可上追乎帝舜。而周之德亦堪遠紹乎有虞。語氣似乎隔截。其中御極聯絡之妙。言外有無限感嘆無限低徊。

○末節自宜專貼文王。見龍記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朱子】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濂問五峯說禹吾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若如此說。則是禹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illegible]

廣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洫之屬制當不異也
民用以定疆界。又早則灌水。潦則瀉水也。○禹之月事常薄而
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原。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
議也。[厚齋馮氏]曰。其色皆赤黔。卑以深淺為異。[雲峰胡氏]曰。舜稱
禹克儉於此見之。設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
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禹素履勤儉。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
與之實也。[饒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巳力而不吝於
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
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禮
書。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周禮掌次之皇邸。樂章之皇舞皆
以鳳凰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
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
云者。所謂猶黻冕也。然郊特牲與禮冠記云。周弁。商冔。夏收。又
以收冔對弁言之。夫三王共皮弁素積。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
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四書闡]

[識]無間然者。言一一無可議也。與速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
說。不指心也。推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
用之精密可知。○無間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但
是事為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圓苟稜處無傷
於聖人全體。然巳得間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間然。○禹與
堯舜之聖同。但堯舜較潤大。禹較精微耳。求句從三段。極致面
贊嘆之。非徒首句也。[困勉錄]此章即允執厥中註。或豐或儉兩
句。即是中字。禹之大經大法。皆此三者。特就行事上舉以為例
其本領全在精一。允執上。○問者。大禹巳不言。然只有些小。鑄
除禹乃非此無之。○鬼神似常兼天地祖宗。黻冕似常兼朝祭
說。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三者是無間之盡處。非無間之大處
[四書講地又續]溝洫田間水道也。只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
可以當洫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止二句。先治九州
之水。使各通於海。次從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如是而巳。蓋方
其治水。驅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飢
也。上世純以民事為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語錄]
[曰]念有各任事。不不相蒙。特當時隨之而付。後世合之而觀。當時
抱神聖之情而不開以爽後世。蔡叔季之想而始覺其純[illegible]

[註曰]禹貢在既位之前。記禹之大功。此在既受命之後。表禹之
盛德。要於三而字。聯合無間意。[孫黔仲曰]儉其所當儉。便是儉
之中。不必以儉又能豐方謂中也。豐其所當豐。便是豐之中。不
必以豐又能儉方謂中也。此各就一事上論也。但人或能豐不
能儉。能儉不能豐。禹既能儉。又能豐。咸得其中。此本文而字意
也。[李岱雲曰]所以豐儉適宜者。皆禹之心。純乎天理而能然也。
心與事原分不開。[汪武曹曰]按中三句。必每句兩端合看方見
得。無間本註所謂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也。○按舜禹有天下
不與。正解本與憂勤惕厲話頭微隔一層。楊氏於此章則以薄
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云云為禹之有天下不與夫勤民之
事。即憂勤惕厲之實也。薄於自奉意語類解不與章亦有不曾
把一毫來奉巳之說。此二說雖皆非不與正解。然卻是一串事
蓋不與正解乃是內重外輕之義。惟其內重外輕。天下不足累
其心。故薄於自奉。不把一毫來奉巳。而憂勤惕厲。亦無非不與
之心也。○按禮書以夏收殷冔與虞之皇皆為冕屬。而馬貴與
則以收冔為弁。謂虞以冕為祭服。夏商之祭則用弁。愚以此章
致美黻冕之語觀之。夏之祭服何嘗不用冕乎。然則夏之收而
祭收即冕也。而非弁也。○按冕服之蔽膝曰黻。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大夫赤韍。同裳色。冕服韍裳。故韍以朱。以黃朱以赤也。爵
弁之蔽膝亦曰韍。爵弁韎韐。註云韎韐緼韍也。爵弁亦緼裳。故
緼韍。緼者赤黃之間色也。皮弁朝服玄端之蔽膝曰韠。韠與裳
亦同色。皮弁朝服皆素裳。故用素韠。玄端天子諸侯朱裳則朱
韠。大夫素裳則素韠。士玄裳黃裳雜裳。故爵韠也。[劉聘侯曰]裏
面寔一分。外面亦寔一分。裏面疏一分。外面亦疏一分。禹之無
間。事事物物。逐一精詳。盡善正心體。纖悉處。○菲飲食與孝鬼
神對。惡衣服與美黻冕對。卑宮室與盡力溝洫對。兩事比並。俱
以豐儉相反。對勸而字。正有意。○聖人德盛仁熟。巨細精粗。件
件恰好。事事得宜。無一點滲漏疏缺。任你四方八面。提起來看
無不是中。所以無間。不能指以罅隙而非議之。雖在夫子而無
罅隙可指。則仍在禹也。[王叔栗曰]此節書斷宜從閒字入想。呆
鋪六事。便疏。○分立大事以求其間。而
以三而字。闡出無字。方得立言之旨。
人情於當豐者不當豐。於不當豐者偏豐。或有意於豐。則無論
當豐不當豐。而一於豐。人情於當儉者不儉。於不當儉者反
儉。或有意於儉。則無論當儉不當儉。而一於儉。故禹之儉無間
全於對勸處見得三而字。最精神。○無間於六事上見之。

然行事合宜亦由心體純粹所謂允執厥中也離心說事者無本離事說心者落空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九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勿軒熊氏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程子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便不是。朱子罕言不是不言、特言之罕耳。罕言利者、凡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賦於人者是理也、人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仁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便不把當事了。問子罕言利、乃放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言利物、不言自利。○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即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或問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語錄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所以孔子於利只說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說未有仁而遺親、未有義而後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撲了利字不說了、命字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illegible]

只都不說着使入想不知箇限量若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口裏說仁便有此等病出來。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道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卻一向營營貪得計較孟子說不遺不後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爲不遺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爲不後君而行義。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命是窮通之命尹氏命字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龜山楊氏]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常言[慶源輔氏]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爲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爲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强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至忽庸行而不謹子所以罕言[雙峯饒氏]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勿軒熊氏]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不與門人常言也[新安陳氏]誌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汲溺於利欲之卑汚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安大其爲慮遠矣[公遷朱氏]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言理而氣在其中論語則泛衆其概存疑言理則作經垂教言氣數亦有爲而言說純利字略讀斷謂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一則恐其淪於卑汚一則恐其騖於高遠說約語類所載尚繁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耳疑似只在此[汪武曹曰]語類云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利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又云利用出入之利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元亨利貞之利計較著即便害義此二說非相戾也蓋此二字雖兩般然所謂當做底利一有尋討計較之心乃是正誼而謀其利明道而計其功即此便害乎義而與放利之利同歸於一矣存疑專主放於利之利說似偏而不備愚謂此當以放利之利作主而以元亨利貞利用出入之利做推進一層說斯爲盡

善矣。命字註以理言語類多就氣言其中二條則兼理氣言之今備載三說推人所明然愚謂兼說似更爲完備也利有兩層武曹謂當以放於利之利作主而以利用出入元亨利貞之利作推進一層說愚謂推進一層極是但放於利之利須作第一層說也而以元亨利貞計較著即便害義推進去一層說住。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須兼用。求仁之方體仁之事未嘗不言而仁之本體則罕言子貢所以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罕言亦不是竟不言但或有爲而言或因問而言或俟其人之可言時之當言而後言耳 見龍記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厚齋陳氏]孟康註董仲舒傳黨人乃項橐[雙峯饒氏]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之大在於道全德備耳[說約]博學照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辭猶太宰之云多能耳世多誤解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朱子]黨人本不知孔子但嘆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通言者觀之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當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朱子][文集]問執御章註謂然則吾將執御矣以爲夫子眞欲執御至後

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說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審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恥當故爲自居之詞以驗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南軒張氏〕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雙峯饒氏〕六藝禮樂爲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厚齋馮氏〕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羿之於射秋之於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爲大也與〔新安陳氏〕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爲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爲大正在此與〔存疑〕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御在六藝中爲最下聖人執之可見道無所不在而聖道之大無所不該亦可見矣〔四書講義〕博學非聖人所難無所成名正聖人不可及處然以博學譽孔子則孔子不敢居以無所成名惜孔子則孔子不敢不自審註中承之以謙承字最當體認凡作解嘲語及泛爲謙詞者皆非也〔困勉錄〕此章有五病有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而名因以無成也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於語以彼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因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拈博而拈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誨也絕無彼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義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入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

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相投與太宰豈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人天縱有不敢居卽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下直則託之少賤此章則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詞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貼技藝說認作學問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技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泛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汪蘭友曰〕翼註云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不知彼因太宰以多能爲聖故言聖不在多能恐學者舍其本而求其末也此因黨人羨其博學惜其無名故認無名一邊以辭博學之譽是自遜其全而居其偏也彼於義理論精粗此於才技計多寡意各不同人多以彼擬此故糊塗耳〔汪武曹曰〕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亦是稱其大故謂夫下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爲太而欲以執藝成名是亦承之以謙也各主一說可也兼用二說亦可也〔李[illegible]曰〕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是聖人不自知處時解謂謙以謝黨人便以聖人廖爲謙虛反說壞了〔周聘侯曰〕夫子不敢以博學自居者以黨人譽之也時說偏要將黨人說壞謂於聖人身分毫無所見夫子故爲此說以謝之則是黨人非譽夫子非謙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謂門弟子亦因門弟子在側故如此云云耳若貲此柰解謂貴執不貴博將使身通六藝者盡舍其所學而無理甚矣稼書先生所論五病已道盡從前諸家講說之謬總之此章只看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二句便是衆說紛紛皆俗解而也○大了因黨人謂其博學而商所執因謂其無所成名而於射御二者商執一以成名無非聖衷虛以受大處如此說來兩節自成一串何須別生枝節　見[illegible]記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如深衣用五十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未知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illegible]

一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一尺二寸方得（劉氏）麻冕爲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冕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疏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之一尺二寸闊卻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仁山金氏）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乃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倪）錢許氏云冕有五袞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下有弁弁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集註從以麻冕爲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爲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許九成）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耶我何容私有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般字只是省工夫覓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覺軒蔡氏）曰古人之布惟葛麻二種木綿則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孔子時尚未有也豳風蠶績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我朱孔陽皆以供上而爲公子裳亦只衆弁與麻皆之麻冕見六經惟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蔡註康王吉服蟻玄色彤纁也呂氏麻冕黼裳王祭服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黼黻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所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又士冠禮緇布冠不必卽爲麻冕但註亦本孔安國不敢深辨（周鶴侯）曰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可知儉實是純之勝古處所以可從非不得已而姑從之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慶源輔氏）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聽命亦如之。若了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絕非有意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范氏）衆人所爲君子爲事或從或違惟其是而已以衆爲公議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趙氏）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綱常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峯饒氏）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下旣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曰君弱臣强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此聖人處世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吳氏）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四書[illegible]又續）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蓋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盛乃於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變而至自拜乎上邪履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爵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酌酒時雖下堂實未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簡殺者故以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出來矣故聖人謹於初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幕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者稱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歷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藏書以此昔錢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於註疏亦云爾（倪滄田）曰一從一違體下意例當於抑揚中寓感慨方得聖意（李恕重）曰聖人當從則從當不從則不從雖違衆是故爲抑揚之詞以見衆之必不可從非重於違衆而加商酌也爾吾從

皆有斷然無惑之意程註一義字正是禮之權衡[王大恕]曰此就字下得斬釘截鐵與他處不同[劉聯侯]曰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下一當字便自稟然不可犯了從下不從衆只此是斷案○三綱五常固重制度節文亦豈小節可以隨時可從與否議護何加耳

此見聖人不輕以衆時亦不苟以隨時儉與泰緊相對照或從或違裁自聖心絶毫無成見惟主乎義而已矣○題面本不語勢側重下截○玩一雖字有斷然不能狥俗意　見龍說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程子]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朱子]問意如何無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是私創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

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設固之時深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問橫渠說皆有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絶私意則四者皆無是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illegible]也語錄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illegible]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是一套去○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就己上計較利害○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問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所謂毋意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無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原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朱子文集]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常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胡氏]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夫學以誠意爲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卽私心之發也○意必在方有作爲之先故曰事前固則在已有作爲之後故曰事後[趙氏]四者分之則各爲一事合之則相爲終始[華陽范氏]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勿軒熊氏]此章與顏子四勿章最宜看玩我是有己已有己卽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渾化更無渣滓顏子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黃氏]卽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累無所容焉此所以自始至終而絶無四者之病也[雲峯胡氏]心兮本虛聖人絶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翳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新安陳氏]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次也聖人之心純乎大公而渾然無私欲

察之則自無固者之累也○天地大公而已固者纔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徐氏必是欲事之成無必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固對通言無固不滯於境不滯於物蒙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聖人之自然也困勉錄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發之與此一句意思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其己所長或恐形己所短纔是從我起見○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事謂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余初誤收困勉錄此章即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衆不從衆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衆不從衆俱非意必固我孟子一時字包得此章意絕字兩樣江漢濯秋陽暴氣象蒙引曰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經綸參贊之大凡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惟其一切循理而已無與焉所謂毋意也李安溪曰毋意則所發者皆天地之心元之德也毋必則爲不計效施不望報亨之德也毋固則因物付物利之德也毋我則不言所利貞之德也三者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貞之終始萬物也不獲其身而不私於己故能不見其人而不繫於物聖人之與天地相似者如此汪武曹曰語類固便到有我之私處下云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二語甚精須補入李岱雲曰意只是一念初萌處故曰起於意意已不是道理當然但意既專一不能止遏故曰遂於必必而得也喜而不忘必而失也憾而不已故曰留於固固而牢不可破直與己私成一塊故曰成於我及其我又生意則又別是一端而私欲循環之所致也但四者又自各為一件幾起於意能覺察之亦可不必即必於行能放得下亦可不固即固於中能終改悔亦可不我四件俱要各開看周聘侯曰意必常在事前即適莫也意是私意初萌纔有主張念頭到得必時則欲為斷然要為欲不為斷然不為了故必重於意也二字內適莫都有但有輕重

要看絕字聖心渾然天理清明在躬纔亦不已何處得容一點偏私此四樣根株刻盡渣滓融盡不假纖毫克治之力也故曰絕四毋字須說得像自然○此題或有重意字者或有重我字者或有我與意作回環說者然要本文四字務須先平說四項入後方將各說補足題意耳　見講記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厚齋馮氏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剋御匡人識剋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新安陳氏恐人誤以畏爲恍惕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謂之四書釋地禮記檀弓疏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剋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剋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剋爲僕以策指匡曰昔我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新安陳氏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於文而後乃可見耳周聘侯曰文不在茲予是現成承接語文是千聖公共的所以經天緯地垂世立教者也文在在文文不在在我不但直接文王之統并千聖相傳之統都在茲矣茲即我不必避嫌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新安陳氏曰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語錄問斯文文字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道只是有廢興卻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一喪便掃地南軒張氏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己任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仁山金氏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綱紀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拾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雲峯胡氏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闡魁發夫子自任兼窮達說爲是大全饒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與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所爲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解文自當活看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馮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騶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也

此亦夫子援天自信處可與天生德於予章參看文既在茲則天不欲喪斯文也而夫子豈肯遭匡人之害乎己之生死總以斯文之興喪決之　見龍記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趙氏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獨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弒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與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鄫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存疑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釣弋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子貢以夫子之爲人實是天不爲限量放縱他使有那等樣才德而殆至於聖人者且又多能也不專在於多能也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又多能上四書講地總孔氏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麼是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年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貢見太宰太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御覽方吳夫差使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居吳似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張樸園曰太宰先有多能在心懸擬是聖不敢遽定故問何其二字直下是重說多能處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朱子大放縱他作聖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耶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將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饒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蒙引太宰

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鈞弋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爲德見於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餘事焉耳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爲聖也非專指德爲無不通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翼註]將字輕看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皆然矣[四書講義]聖是聖多能是多能兩件不相膠粘處子貢已看得極分曉但謂聖不任多能凡知道有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反多能此理非子貢不能闡發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但將聖字另提起說卻不曾看低多能人便將多能放倒了失卻子貢語妙[李安溪曰]今日多說承聖皆爲天所限而夫子獨天縱則下將聖字如何接去至講聖字斷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界際分明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莫大於仁義中正而藝即所謂多能也守溪作最明晰[汪武曹曰]呂氏云周孔之藝能皆足經天緯地利用萬物實非頭等聖人不能矣此章多能只當淺看呂氏何以說得如此其至

蓋朱子謂聖人本領大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則凡夫子所謂鄙事云者自夫子爲之而自足以經天緯地利用萬物也[黃際飛曰]當看固字又字固是如此又是如此有本有末聖人不多能不害其爲聖聖又多能益見其爲聖[顧有常曰]能雖多而還之於聖止分其一得聖雖能而返之於天初非有二本[周聘侯曰]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詞非子貢自言不敢知夫子也言夫子之聖將來不可知耳因與太宰言故謙言如此縱之云天不限量我夫子將來是聖亦是大概語若將天縱說得十分驚天動地謂前聖人皆爲天所限惟我夫子天獨縱之超出千聖之上則將聖二字便說不去矣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

問學者太宰云云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聖天縱而又多能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以多能爲鄙事又云君子不多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太宰知我以下無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溫厚[南軒張氏]多能雖不害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蒙引]爲出君子字廻避聖字也○太宰以多能爲聖是以多能爲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爲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子聞之兼聞太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起一意[胡翼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吾少也賤是爲子貢將聖而解非爲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

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皆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如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四書講義]夫子並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詞[陳白沙曰]太宰知我正是應承太宰多能之語少賤鄙事正廻避子貢天縱之稱[李衷一曰]多不多是就本末才德上說是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繁簡之別[汪武曹曰]太宰所謂多能如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愼氏之矢之類其實亦是多聞多見中一端但此只是子之緒餘耳蓋多聞多見即好古敏求之事即博學於文之事即興詩立禮成樂之事聖人以此自爲以此教人自是要緊工夫至如此章所謂多能亦未嘗在多聞多見之外然卻是其中没要緊底一端學者若從此著力則有玩物喪志之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李毅侯困勉錄皆謂此章多字非即多聞多見之多殊有深意倘漫不加察遂因此并抹倒多聞多見要緊工夫勢必如陽明之教只以多爲聖門大忌豈聖人之意乎○太宰子貢只說多能夫子於多能下加鄙事二字

可見所謂多者不過小小技藝則下文轉出君子不多不致與平日多聞多見之說相停細玩白文自知〔周聃侯〕曰多能非所以牢人是夫子意中語不是夫子口中語仔細勿混。多學而識是窮理格物工夫原是本原上事但泛件零星未到融會貫通故告之以一貫此章多能則技能之末朱子所謂一箇雜骨藝底人是也不多正要從事多學而識求進於一貫地位李衷一謂多學亦不屬多邊不屬多能邊妙甚近人以多能當多學而識以不多當一貫看牽涉無當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朱子〕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之可見矣〔語錄〕問此亦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卻在於收拾累代之典章禮樂制度損得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無有不會處雖如此說也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由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會講〔新安陳氏〕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太宰認多能爲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蒙引〕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此是正意。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爲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誨人太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牢所記亦未爲深知夫子也〔汪武曹〕曰語錄所謂收拾累代典章禮樂云云乃孔子多聞多見事也所謂小小技藝則此章多字是也可見不可竟以此章多字看作多聞多見之多然此章多字雖夫子自謙爲鄙事自聖人爲之皆成妙道精義此不可以尋常小小技量論也蓋夫子所以賢於堯舜處雖不在此然人無緣及得聖人處卻此亦自可見

此章自應以第二節作主子貢二語兼本末該上下而函字又字更說得兩重輕悉偁眞可謂智足知聖者太宰知我二句是聞子貢之言而自謙下二句又指出不貴多一層雖是誨人亦是從自謙意生下來牢日節因夫子說少賤多能而門人類記之不甚重至太宰以多能爲聖其所見淺陋更不足言矣。天縱二字太擡高則與將字不合若說夫子將來自到聖的地位則反似夫子此時尚未到那聖處又非子貢語意此處措詞者筆須尋寫婉肖方得 見龍記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兩端就一事而言說淺近道理那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首二句乃聖人謙詞凡謙詞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人稱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聖人極其高大人自

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假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他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話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廝是勢不得不如此○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是一言而盡道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語錄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乘起張子以爲無知之意文義隔絕恐不然也○趙氏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慶源輔氏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

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若無不周徧貫徹外於倫理是語理而遺物也○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知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焉○雲峯胡氏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新安陳氏聖人雖謙言已無知識然教人而竭盡其理如此此非上智用知之者不能也○黃氏日抄或問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言明空空指誰存疑聖人謙言已本無知識但鄙夫有問我皆叩兩端而竭人因此便說已無所不知耳已實無所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語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四書講述此節向爲禪宗誣據如以無知爲有知妙用空空爲無知靈境皆謬解也此無知只是謙詞空空就鄙夫說○[illegible][illegible]謂無知竟入禪障竊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辯易明○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隨緣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可論之着卻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卽

夫子自贊其淨明圓妙亦於文義不通矣○困勉錄此與我非生而知節例看彼是辭生知而居學不厭此是辭生知而居誨不倦爲問之曰念已之無知因念及於人之無知自傷不求知之難而不勝其誘人之亟李安溪曰時蓋有因夫子靡問不窮而矜其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解之沈論林曰夫子平日教人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故當時以夫子教人爲其知識有過人者故言我無知識只是有問必答有答必盡而已上句照定下句立說不分出一學一誨最見聖氣呼應存疑主此解可正從前之誤○題意原重在叩兩端而竭句須將無知句輕輕安頓於後面緣醒此旨○朱饒成曰兩端具於所問之中叩者我之觸其機竭者我之盡其義因問而叩因叩而竭本有兩層而側重在竭人多混看○汪武曹曰朱子云此處想必是人稱聖人無所不知云云是以已無知識與誨人不倦並重也蒙引云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卻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就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爲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是專

重在已無知識一邊也呂氏云須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又云此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尊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又云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是與朱子並重之說而更推進一層而反以誨人不倦爲主也困勉錄云朱子此條不是誨人不倦一句只可作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是又主蒙引之說專重已無知識而與呂氏說全相反也以上蒙說似皆有理然愚謂蒙引專以已無知識作主謂夫子因人稱其無所不知而發則上二句中誨人無根夫人必有知也然後能推以立教今在已方苦無所知識如何忽說到誨人如此詳盡恐上下未能說得融洽困勉錄謂誨人不倦只可作餘意恐學人每以學不厭誨不倦並說況此章只謙言無知未嘗說到所以求知學而不厭上去卻便說到誨人恐不可以此作餘意然則朱子並重之說固自勝而參稱呂說雖稍遜一分然較之蒙引附勉錄似勝也○按困勉錄云執兩端與竭兩端朱子謂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解

其言兼其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曰大小
厚薄對兩端是以顚末言故註曰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并愚
謂對兩端則是以顚末言然有異同處亦須爲之剖明如說仁
智而仁智之異同亦須爲之辨明蓋兼異同在內而顚末之義
始全也李氏曰人稱夫子之有知以其誨人不倦也夫子之
謂有知亦以其誨人不敢不盡而非無所不知也何嘗以首二
句爲學下三句爲誨若判然分開則首尾不相照應而中間亦
多一層折矣王氏曰此時文將此節題鑒醉家祖語於李空用
太空於兩端而竭川妙明了悟眞在或不解者矣不知聖人敎
人處皆根據自己學問兼盡人我甚是平常眞切周勝侯曰叩
而竭先叩而後竭也叩不是我轉叩彼只是將他所問之事就
其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盡數擬動逐一說明與他無稍隱諱耳
通節一氣說下無兩層總是人見夫子誨人不倦遂目夫子
爲生知因謙言吾本無知但告人不敢不盡耳蒙引困勉錄
專重上截之說固未當卽武曹欲作兩層看終覺語氣隔斷
不甚融洽朱子云想必是人稱夫子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故
惡人自道云云本是一直說下亦並非截然兩
開說也大士作叚講得明快融洽　見蕭記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
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
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南軒張氏鳳至圖出治世之徵也聖
人受明王不興而道終不行也慶源輔氏聖人道行則文章著
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
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知其文章
已矣新安陳氏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
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
矣麟出似矣而歸爲叔孫所以作也斯嘆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歸季思曰天地氣聚而一洩人得之爲聖物得之爲瑞蓋英靈
磅礴一聖人不能盡鍾而諸餘則見盤草木或得而稟秉
之故聖人出而可瑞并與非爲聖人出也聖人之所餘也故食
聖作者必賢於瑞應今鳳不至圖不出是物無分瑞也物無分

瑞則人無特鍾也

其誰行吾道哉

鳳不至圖不出則天之不欲平治天下可知而道終不行矣
故發此嘆歸季思謂鳳圖之瑞是分聖瑞之餘物無分瑞由
人無特鍾論極警策然人無特鍾句須善看非謂夫子不是
特鍾之聖人也蓋指明王不復興聖主不復作耳　見蕭記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
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
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語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朱子問作與趨者
敬之貌也何爲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
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
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聖人之心
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
而應敬愛之心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
其所以然也雙峯饒氏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
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
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
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
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蒙引　雖少必作齊衰者冕衣
裳者與瞽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爲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
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不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　說統　虹野曰
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之後坐而我行過見之也
此見聖人接物之敬而敬一本於誠直自肺腑中沛然流
出一見必如此一過必如此非作而致其情者　見龍記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 子罕 　書院藏本

官反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彌高堅無方體、在前後而歎之也。

[程子]曰：仰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淵知聖人之道而善爲形容者也。[朱子]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皆是譬喩。聖人只是一箇中的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盡聖人之道是恰好底、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道理。[語錄]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之知、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纔着力些便過、纔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橫渠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

道不可識、顏子之歎、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他、不知不覺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卻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困勉錄]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不同。或問謂未見端的、仁山謂略見道體、最好須知顏子用功、就是博文約禮、但天資甚高、用力太猛、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原不曾錯用功夫也、作悔辭者謬。[周季侯]曰、喟然二字、直從末由處來。[汪武曹]曰、本註云顏子深知夫子之道、胡氏云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何得云未有的見乎、蓋高堅前後、道體原是如此、顏子是時已能窺見、但其仰鑽瞻工夫尚未得其要耳。○按語類云、問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皆是譬喩、如此想玩此條意趣、所謂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者、總指四句而言。楷按或云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摸索不着、不知何故如此分配、蓋彌高彌堅、尚是捉摸得着、而在前在後、竟不可云難學耶。又語類云、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據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只說瞻前二句、今攷云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恐彌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然畢竟在前後二句上說中字似更親切。伊川過不及之說、朱子亦只在前後上推勘、楷渠亦以中道不可識解前後二句、今攷本乃連高堅說在內、恐不如原文之的當也。○說約謂中庸不可能、是正解前後、非泛說、最當、困勉錄乃譏其太拘、豈未見語類原文耶。○伊川謂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然在後、過也、朱子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中庸不可能處、其論首節如此、至說末節處、伊川謂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朱子謂顏子纔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或疑此處仍以中字及過不及爲說、與首節何以分別、愚謂欲從末由、雖亦有過不及意、正須從化不可爲、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發論、便與首節初下工夫自別。[陳翊侯]曰、高堅前後、雖是說夫子之道、卻是顏子未得時如此、後工夫做透、任他無窮盡者也有窮盡、無方體者也有方體、不然更卓爾箇甚。○三之字是進、仰鑽瞻是顏子用功、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同是道體、如此實因仰鑽瞻始見得、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高妙難學、是歎詞、不是悔辭、亦不是贊辭、則專主夫子歎、則並已不能到亦在其中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朱子]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己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禮、便無歸宿。[困勉錄]學者說顏淵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是見箇甚麼

物事泉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是開天聰明甚次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卻侃侃與下大夫言卻誾誾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模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會好○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問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理上理會克己復禮卻是顏子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會有諸已○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上蔡謝氏】顏子學得親切仰彌高鑽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在前即不及忽在後又遠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這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慶源輔氏】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覺軒蔡氏】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卻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做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先博我以文以闢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勿齋程氏】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厚齋馮氏】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存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茲之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奧自灑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禮非有外於文也總是一箇理以其間雜然成章粲然可觀則曰文以其節文有品截然可行則曰禮【四註】雖以先博後約爲有序亦須知博約之功乃效進而非截然先後者此云循循只是對上節高堅前後說聖道如此高妙卻不是使人徑造其高妙而從博約二者漸漸上達是有序【四書講義】首句是說夫子教人大概下二句是顏子自家體認得如此以文以禮見博約有實據處博文是分殊處約禮是合一處○顏子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而說然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約的緣故在正見其善誘處【錫江[illegible]】曰博文約禮志氣齊明以窮理敬以精義也恪恭退讓以行禮敬以集義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吾才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

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旣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

違之時乎。朱子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卽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問夫子敎人不出博約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彷彿而已也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着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貫者若要着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猶是見得未親切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欲從末由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須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着力得只恁地養熟了橫渠云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只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下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爭這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

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顏子用工精專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些小未能渾化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曰然○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矣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卻是着力不得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illegible]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須是德之盛也方能○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固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用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了○顏子是先見得這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到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洽飲如今學者原不曾識高堅前後是甚物事更怎望他

卓爾底○這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問顏子是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近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茲苦也茲其所以爲樂也○問程子云到此地位着力不得何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力到這處自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朱子文集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與作心性也勉齋黃氏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爲切實蓋以其意推之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居處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爲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南軒張氏仰彌高者進愈難攀也鑽彌堅者鑽愈難入也瞻在前則若不及忽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爲難也夫子則循循善誘能者不

退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宅乎塲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至其極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此顔子所以喟然而歎與反覆詳味則顔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俱可得而研究矣（慶源輔氏）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其理爲至精至微非從智浮識所能知疾趨大步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爲之謂才竭其才是盡其所能爲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着力不得也（潛室陳氏）前此猶可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所預知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凍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顔子顔子亦不能受之聖人今欲學顔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將來不知不覺自有豁然融會處（雙峯饒氏）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明之○不忘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懸地

做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仁山金氏）以文公過關之喩作三節看蓋顔子始初鋭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就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益堅見聖道若在吾前猛勇趕上則又在後面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節關節及夫子見顔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据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至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顔子敬領於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鉅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其日如有非謂似見未見此等地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顔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顔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達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

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顔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程子謂學者須學顔子有所依據也（新安陳氏）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証此章大猶足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山子指善誘博約公警朱氏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顔淵喟然之嘆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顔子不遷怒不貳過孟子知言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己與顔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顔子則於學問之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雙峯）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而神妙也○博文約禮並頭合做一知一行循環不已顔子欲罷不能只是如此做去既竭吾才才到至此都用盡無復可用處也（存[illegible]）聖人之道既無一不見得透徹又行之無一毫不到則向之高不可及者庶可及堅不可入者庶可入前後不可爲象者庶有定象矣故日如有所立卓爾言道理卓然並在我面前也日如者猶未致以爲的然亦謙詞也○吳氏云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顔子說末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窈冥昏默故言此以

防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間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是正顔子卓然之見而未能從者也蒙引謂凡事物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卓然亦在日用之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顔子則事事上認得出來夫子則件件做得到此說恐未是○既竭吾才是下學之功已盡到此時凡聖人之所能知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爭者聖人之知行不待思勉而已有待於思勉雖有是爭差但聖人那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處都見得分分曉曉只是就欲學他那等樣卻又不能此正是與聖人未達一間處間者所爭毫末未到聖人只差這些也然此處全着力不得正所謂化不可爲也他那不思不勉處如何做得發做着便步思勉矣惟當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勉不已久之成熟忽然入於不思不勉之地不自覺矣○學者均學於聖人王欲罷不能則顔子所衛他見那道之遷疾與如易象之悅我口下頭用功鋭意自進如救火追亡直欲及之所謂自任不得使是此境界間甚立是立在前後與我爲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爲一也（四書講義）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作仍舊恍惚因落鄉黨而踐分兩樣又說做首節是顔子走錯路頭不知顔子從來不會做差工夫書

註云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蓋首節是贊辭非悔辭也。或謂首節只說做進不可幾無所用力悉與末節無分。予謂顔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首節自言其難處卻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卻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硬做顔子先迷後悟者非也。○或問首節即贊夫子有顔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顔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便有顔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在說夫子之道耳然則首節中顔子工夫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到曰顔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爲顔子迷誤特設此法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顔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顔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眞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顔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拔上去故

曰循循善誘便使顔子不死遂卻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顔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踈密淺深耳○此章是顔子自序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顔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証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顔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顔子做陸王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或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顔子生平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葛屺瞻謂仰鑽瞻忽是參提資功博約是資助儀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欲從末由乃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眞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陽明龍谿諸人一宗相承共禩正在本領【困勉錄】實註謂顔子一遊聖門即承博約之[illegible]豈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而不得其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illegible]事[illegible]乎拔[illegible]

註此發甚發得好看來顔子所謂仰鑽瞻忽者未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夫子循循善誘者緊是教其只管用力於此耳○王龍谿謂欲罷不能云此是眞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眞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違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忽此一力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顔子至使以致其身是性體天然之勇氣幾上支撑作爲上傍泊非竭才也百方索問答載龍谿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作工夫說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拽轉作本體說此是一箇套子○如字非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馮少墟】曰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於聖人顔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羅整菴】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自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有所立非想像之謂也【李毅侯】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處下手曰也只就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卻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顔子不夭至於晩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也【李安溪】曰夫子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乾坤合德也顔子未

到聖人恐只在此一息【汪武曹】曰呂氏謂顔子初時未嘗於博文約禮之外別做工夫只是其中有次第淺深所以初時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困勉錄亦謂顔子仰鑽瞻時未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二說皆謂首節不是顔子錯做工夫所見最精續困勉錄則因語類所謂顔子初不肯向下學中求及金仁山顔子便欲一蹴而到之說遂謂顔子始初亦未免有差與前二說不同愚謂聖門教人既不外博文約禮二端顔子初遊聖門斷未有不即從事於此者即子貢以多學而識爲聖人亦是從博文上用力未有錯用工夫也況顔子而可謂其始初未免有差乎然則終當以前二說爲長也愚又思顔子天資甚高其初或求道過銳博約工夫下得太猛逐至徒勞無益賴夫子循循善誘之力方始按節次逐步做去如是而習之未肯即向下學中求謂之欲一蹴而到則可如曰顔子始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遂致錯走路頭則不可也○蒙引謂首節浸說顔子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蓋蒙引之意以爲若在首節內說顔子用力便說成顔子始初錯用工夫故謂首節只見得夫子之道如此高妙勿在顔子身上說如何用力此與語類所謂做來做去只管

不到做得緊便太過放慢又不及云云所謂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云云不合然其說亦未可一筆抹倒呂氏所謂首節內亦有顏子工夫但重在贊夫子之道上是乃從蒙引看出而卻能圓其說也○若謂顏子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錯走路頭則反不如用蒙引首節漫說顏子用力之說爲較勝矣○語類云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謂工夫到熟後自然至乎卓立之地輯釋刪去便忽然句則語氣未完如何可任○卓爾自應指夫子之道說因勉錄謂泛以道言非是蓋卓爾云者即前此所謂高堅前後而見之益親切豈首節是指夫子之道而此顧乃泛以道言乎然夫子之道即是古今公共之道本非有二道也只是此處要就夫子說耳○朱子云宅至理於隱微之地說得幽深卻無甚意味艮然【黃際飛曰】卓爾正指夫子之道顏子用苦功夢效無不由相肖【李岱雲曰】到卓爾便是一以貫之便是已得聖人之大本【周聘侯曰】欲罷不能是做工夫既竭吾才是工夫做盡

首節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次節註云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末節註云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蔵解題旨可謂脈絡分明而意味融貫蓋首節是極贊夫子之道體其高妙如此若非夫子示人以下手處幾無堦的可尋乃夫子道雖高妙而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文禮並進如此此是從道說到教也回得夫子之教而悅之深力之盡遂覺道之高堅者有以識其大本前後者有以幾其定體矣此從教說到學也然大可爲化不可爲耳順從心不踰境界終不能勉強而幾則亦惟優游以俟之而已此又見顏子學力之深而能漸幾聖人之域也通章大意如此若說成始初錯用工夫先迷後悟乃悔而發此嘆則大謬矣從前種種謬解不但不能體會白文幷未詳亦茫然不解者也○末二句極難講今西涯文云幾非在我愈親而愈莫能即化不可爲愈近而愈莫能達語最明確　見龍記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朱子】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哉○既斥子路以行詐又自謂其欺天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胡氏】子路亦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爲而率意爲之亦是詐也【李岱雲曰】久矣哉一句開說見他平日往往不知妄作下另指其事而切責之此節只據理見其不當爲故曰欺天下節又曉之以不必爲也另一層意故以且字轉下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 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爲寧 大葬爲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

知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

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〇勉齋黃氏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新安陳氏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與汪氏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爲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猶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而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顧麟士曰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〇此節以爾且予作轉亦當平說聖人一天也由之詐久矣天生德於予聖人至死生患難之際總以天自處天即理也稍背於理即有違於天矣無臣而爲有臣理之所不當有亦即事之所不必有萬授一先生云此見夫子素位而行之意良然 見龍記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〇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

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南軒張氏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蓄不售也夫子則以爲君子豈不欲用於世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猶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倒以夫子出處爲疑矣雲峯胡氏子貢書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猶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與新安陳氏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講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賈亦設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忽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鍾伯敬曰時之未至賢者當恐後而聖人不欲先汪武曹曰困勉錄云看來子貢口氣不無疑夫子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夫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他韞字以待字破他求字而意並重甚爾子貢之問意本在沽此條終非正解姑存之以備一說〇聖人明以待字抹殺求字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中界限正要實所欲力辨者玩註中不當求之句何等斬截論者每云待賈句歸其合著不當將求字格擊此種議論其于朱子所謂以經綸蘊藏圖熟獻矣爲何者乎〇子貢正以美玉比聖人首句亦不可輕看

夫子皇皇卒老於行一言一行之不合即去然而去故子貢設兩端以問意實重在求賈而沽也然求則難必待則因時求則自輕而已之所有者已喪待則自重而已之所有者長留以待換求聖賢不同處在此〇孫書說即南軒所謂疑夫子將終藏而不求也愚按此章記於欲居九夷及自衛反魯之前疑是夫子晚年行道之心已衰有不欲出而用世之意故子貢有此一問則陸說所謂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者其說亦自有見此論竟可作餘意補出不僅聊備一說而已〇子貢所謂求亦非欲夫子屬已得人如陳代所云枉尺直尋云云也但夫子一說出待字將求字對照便覺求字有病蓋求者有意待者無心待者有因物付物之妙求者恐稍涉自衒自媒之嫌耳 見龍記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見書旅獒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朱子】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以爲眞欲往也故發其陋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聖人能必居夷者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邦尚遲遲其行況魯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耳非素志也【新安陳氏】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居九夷即乘桴浮海之意亦因道不行而有此想也夫子亦非眞欲行道於九夷註中所謂所居則化者見聖人過化存神即在異域亦無不可化導之理耳非謂九夷之陋眞可行道也　見龍訊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得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學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說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東陽許氏】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存齋】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儀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詞意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吾自衛反魯云云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三百篇在成周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反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者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章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此章蒙引雖因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得所則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弱也【困勉錄】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與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爲正樂雅頌得所爲刪詩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主第四說謂詩樂平說存疑駁之極是。訂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鄭氏解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肯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百方家問答張侗初云正樂處是

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各別如歌詞殊體者也。〔輔氏〕此蓋因正樂爲主。雅頌特詩之體於樂者耳。凡詩樂並重。及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俱謂〔徐徵仕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樂不相混淆。各有其所。春秋時三家歌雍以徹。列國歌詩不類。不得其所矣。今則不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王朝侯朝。王廟侯廟。宴享讌。皆無不各得其所。〔汪武曹曰〕按程泰之謂自昭王至幽無一詩入樂。蓋南雅頌爲樂詩。而諸國爲徒詩。蓋詩有入樂者。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爲鄉樂。爲房中之樂。不若宗廟朝廷所用爲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鄭氏六經奧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體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都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則典。則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與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詞閒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耳。曰小雅者。猶言其詩與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譏刺。惟以鋪張勳德耳。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得其所也。今匹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鄭夾漈又云。雅頌得所。謂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李岱雲曰〕樂正則凡樂中之聲音文物節工。如四佾八佾。一成九成。與翕純皦繹之類皆是。不徒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即是樂中要事。使彼此淆亂。不得其所。則樂終不得其正矣。則亦不得謂正詩無關於正樂也。雅頌得所。不但雅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五詩以下。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爲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不可以勞還卒。杕杜以勞還卒。不可以勞還帥。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彼此不能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爲宗祀文王於明堂。不得遂之於他廟。時邁用之於巡狩朝會祭告。不得用之於平日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四牡爲勞使臣。皇華爲遣使臣之類。是雅中所用之事不同也。臣工爲戒農官。豐年爲賽田事之類。是頌中所用之事不同也。一正則無不正。不得謂其附會於正樂而失之也。〔周聘侯曰〕纂修刪定。夫子一生極重大事。皆在自衛反魯後。畢主詩樂。不及他經者。可見詩與樂緊相關通也。朱子云。雅頌之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又云。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又曰。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頌多周公制作。所定其詞。其音。其器。其容。與所用之人與事與地與時。各有其所。秩然不亂。可知。但逮總詩亡。禮崩樂壞。不能無殘缺失次耳。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心知其說。歸而問諸太師氏。以取證焉。使悉還其舊。其非周公所定者。則亦依類以其聲附之。審其詞氣。辨其音節。使各得其用。而不相亂。此雅頌所以爲得所也。下一所字。分明是樂之用。各有其所。不止辨王朝與侯國也。〔王畹渠曰〕從大註道終不行句。詩出消息。方見得正樂刪詩。正是道不行後一大因緣。關係天下萬世。〔湯星巖曰〕呂氏正樂是綱。雅頌句是樂正之目。又謂樂正舉其全。雅頌句就樂正中舉其大者。惜陰錄雅頌句舉樂中之重者言。俱重正樂上。○玩然後字。知聖人前此行道之心甚迫。而正樂事倘後。

樂有歌與舞。所謂聲容節奏也。雅頌是樂中之大者。得所正是樂正處。須一串順說下。不得將詩樂倒說。亦不得平說。得所所包甚廣。有主篇章之互異說。有主採用之不同說。有主體之各別說。有主音之相懸說。理皆可通。惟稼書說得完備。謂雅頌有詞。亦有音。有器。亦有容。有地。亦有時。將諸說俱包在內。講書作文不妨兼採。蓋得所二字。夫子既無明指。而殘缺失次內亦應有此數種也。○觀許氏引朱子詩集傳及鄭夾漈林次崖張侗初并程氏章氏所云。則武曹說固自有本。似乎可從。然稼書更說得完備。　見隨記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朱子曰〕此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卻愈精密。道理卻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抱歉然不足之意。衆人

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爾新安胡氏曰此章觀之若易流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忘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發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雲峯胡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遺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不勉三件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觀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新安陳氏曰前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詞此則謂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四書通辨所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道意困勉錄此章須知四者之爲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之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聖人謙處以能而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者皆庸行言汪宇來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箇箇做得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安安欽明文思中來稱舜溫恭允塞欽明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底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淵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尚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湎顚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雷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困武曹曰人生非出即入兩句須用互說方能取則字之神此四件俱是日用常行人所易忽之事然人所最易忽之處即人所最難檢之處惟聖人能協乎人事之曲折盡乎天理之精微而聖人即刻刻自見其不能盡此固是夫子聖不自聖處然亦見夫子實有其道未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之心非設作謙詞也 見龍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句所包甚闊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彊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朱子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間之便如水被障塞不得滔滔流去纔不省察便間斷○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爲體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日往月來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天如此高地如此厚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道無形體卻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大抵道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亦勢學者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爲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累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天德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

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便不愼獨便隱微處間斷了○能愼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愼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間斷了如何會如川流底意[語錄]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道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卻麄只是形體問所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問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伊川說水流不息物生不窮皆與道爲體這體字似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方看見始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問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否曰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强不息只要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存不謹便斷了○問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物是一物曰今諸公讀書只去理會得文義更不理會道理聖人發明這箇道理這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得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因川之流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

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便須去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朱子文集]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勉齋黃氏]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慶源輔氏]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卽此而有發焉則當自謹其體察致力於謹獨使無一息之間斷庶乎不斷其本體矣○人心卽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全具此天道者也卽此而推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雙峯饒氏]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的來是後來接續去的二者皆往也[覺軒蔡氏]夫子川上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勿齋程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愼獨天德者聖希天謹獨者賢希聖[胡氏]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新安倪氏]楚辭

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久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新安陳氏]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强不息也○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也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爲形體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吳氏]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蒙引]逝者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卽川流辭道之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與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註天地之化至乃道體之本然包天地人物在其中故承之曰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不然當如程註言君子法之方是[四書]講義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卽一句合頭萬劫繫橛也明

明就川言道卻云不可著川此卽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盡行書理遂暗矣正朱子所謂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自有一箇黑腰子者○艾千子云說水說天運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韓求仲云如斯斯字卽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時作必不肯及道字按不肯及道字者袁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開章禁理字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艾韓兩說足正其謬但艾云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渾全則猶偏矣在韓云謂道體不息如斯水猶有語病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以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先儒皆以靜時見天地之心推程子偶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復卦不在坤卦天地之冬至子半人心之幾善惡時危微絕續全在乎此川上一嘆正是夫子吃緊爲人非泛言道體如老莊之將來兆弄也○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着眼在逝者非

不[illegible]曠警悚然只是佛老見處正須從人心自舍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要心[困勉錄]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呂氏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勉齋謂此兼體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商文毅程云亘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鳶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行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流者尤非○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亦即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逝者中有不變之理有時中之理皆要不息[鄒南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氣機之流行也然孰運旋是孰推行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所以常流也[商素菴]曰道無形也而寓於有形之水水有形也而載乎無形之道即此而觀道之在天地間何嘗有一息之停哉[陳幾亭]曰風不可畫畫百物之受風者旗旋飄揚則見風之勢語道亦然[沈虹野]曰水即道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喻說[徐元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汪武曹]曰原泉混混節謂惟有本故能不舍重在有本上此章卻重在不舍○蔡疏解與道爲體而載勉齋之說此言體質之體也謂物之可見者皆爲道之體質也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之也勉齋所謂器與用者指天運水流之屬物之可見者也道是體器是用道非有體質可見惟有器之可見者爲之體質方可因此見道所謂與道爲體也蓋器爲道之機亦用爲體之體質也故曰合道器兼體用而言也今困勉錄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勉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發明勉齋本指與道爲體說困勉錄誤認爲指道體之本然說蓋因大全於勉齋此條只載夫子所云合道器兼體用二句而聯去上文遂有此疑耳然其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此謂卻當蓋道體體字指道之通體道之大全而言包體用在內朱子謂此體字說得來較闊達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是也愚因細玩體字之義蓋道體之體一義也與道爲體之體一義也體用之體又一義也不可不細辨也[梁谿東]曰如字非喻也即川流以指其全體也[李徵實]曰要旨因在不舍然不舍只在逝者上見[周鶴侯]曰惟往者道來者續續無一息之停若有往者無來者則道幾乎息矣不會

正在來者續上學者體道須是日新又新念念相續若有一毫間斷便止息了如何與天地相似○上下察兼無一毫空缺無一息間斷意則無時不然即在察字中此章雖指川流不舍言盈天地之化皆在言下分明是無物不有

逝者不單指水然意中卻因見水而後發此奧斯字則專言水矣如斯夫七字作一氣讀逝者略作一小頓題旨便明註中往者過二句是解逝者無一息之停二句已說到不舍上然其可指二句又找足如斯夫三字意故於此三句乃說到學者宜法此以自強不息意○如斯夫三字緊接逝者從天地之化大概處說到川流不舍句又緊接逝者如斯夫五字從逝者內看出其化之自然不息來眞可謂善狀道體者矣○題意歸重在不舍然不舍卻從逝者上見岱雲說自明○註中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二句最重惟無一毫間斷乃能法天運之不舍而驟至於至誠無息純亦不已地位○與道爲體者蓋天下萬事萬物無非載道以俱出挾道以偕遊與道做箇骨子即所謂體物不遺也○目有所見心即有所歸寫出活潑流行光景與上下察同意○中庸鳶飛魚躍是無物不有此章是無時不然乃大全說也困勉錄亦主此鶴侯則謂此章是無物不有中庸鳶飛云云是無時不然愚按鳶魚明是說無物不有但飛躍終古如斯便兼得無時不然意不舍明是說無時不然但逝者所包甚廣便兼得無物不有意必如此說道理方爲不偏亦正見聖賢言語彼此可以參看也

見龍記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招搖如翱翔[慶源輔氏]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僞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面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夫人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靈公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

而務也〔存疑〕孔門如顏曾閔冉者無幾人其餘都有病痛聖人
此嘆其在顏氏既沒之後曾子未長之前乎〔翼註〕德兼人已此
只嘆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困勉錄〕內外別是
一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孔子見南子事而撰之則太刻
〔范紫登〕曰天下非無好慕乎德但誠心者少故夫子嘆之〔李衍
雲〕曰〔輔氏〕謂好德好色皆出於性余謂好德是秉彝上事好色
是氣質上事就秉彝上充之則日進乎天理就氣質上充之則
日流於人欲而人欲每足以勝乎天理故好德不如好色之誠
也好德之誠是精明果斷好色之誠是昏瞶柔弱朱子謂當
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者正爲此
此深慨好德者之難也○范紫登云或氣稟昏愚不見其美
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明知其美而不能好或自己修德雖
淺嘗而無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好慕而少思齊之實數
語頗說得包括但謂好色不必指帶大謬若不以好德好色
竭力相形則如字隨不能醒必滿紙皆浮膚套語矣凡此章
本有爲而發好色二字如何可拋荒耶○賢賢易色如好好
色等題皆如此總要正驗夾發方能刻
畫醒透切勿爲俗說所誤　見龍記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也　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
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人須著力鞭策過
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胡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
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
也〔南軒張氏〕學以成德爲貴止者吾止進者吾往進止係乎己
而由人乎哉〔慶源輔氏〕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
進者非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爲學

之始終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其往乃自強其止乃
自棄自棄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如此
六藝之比此止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義見於言外
〔輔氏〕其止也豈有阻之撓之者耶即有阻之撓之而受人之阻
受人之撓者吾也其進也豈有誘之勸之者耶即有誘之勸之
而受人之誘受人之勸者吾也〔四書講義〕閑口便看譬如二字
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若謂如詩之比體直從爲山爲起則本
旨夾插不入矣○只一進字有倔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
漸積意有不倦意若只作一字讀便抹殺許多妙義〔吳因之〕曰
語工夫深而及未成一簣語工夫淺而及方覆一簣中間淺深
甚多俱包在內〔王武曹〕曰此章以譬如二字發端呂氏謂正意
已在題先最當較之松栢驥力苗秀章自不同也〔范紫登〕曰兩
一簣看垂成之勢不可恃方進之勢不可量正激發人處先
說止而後說進無限鼓舞〔翼際飛〕曰不進則止不止則進無中
立之勢止者可進進者可止無一定之軌〔涌星瓔〕曰止字有自
畫意滿足意怠惰意畏難意甘讓人意進字有奮發意一往意
漸積意無倦意
意不能已意

此章要着眼兩吾字止者吾止進者吾往一念自怠則垂成
者盡隳矣一念自奮則創始者方興矣係忽轉移勢難預定
其機皆決於一已而非他人所得參其功過也○兩
一簣字不可放過而未字雖字亦須着眼　見龍記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　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
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
不及也〔朱子〕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服膺弗失欲罷
不能皆是其不惰處○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
得若他人雖聞了半信半疑若在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心
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
也〔雙峯饒氏〕惟其心解所以力行惟顏子以屬羣弟子也〔新安
陳氏〕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
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惰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
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

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也蒙引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說此不解底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惰了困勉錄惰字即兼昏字○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即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爲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爲是蒙引大向大全朱子謂不惰惟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惟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應潛齋曰三月不違見顏子之仁聞一知十見顏子之智閒聰侯曰註於心解力行下又著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可見不惰專重力行心解是力行原頭下二句正力行盡處必如此纔見不惰俗套謂不惰不單在語之時說最是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力行是不惰正面註所以從心解說來者在語之二字上看出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即此章註疏也力行由於心解惟其默識心融故能躬行實踐○蒙引之說正自的當似不得謂其太拘　見龍記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他一箇規模許大若到結果處必大段可觀困勉齋黃氏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而已知斯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公遷朱氏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亦末如之何也蒙引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爲解孔子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存疑語之而不惰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困勉錄止字是息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未見其止只依註中作進而未已之意蓋言其無一息之懈息而或作或輟也成就意乃另是一意○顏子工夫已到只未達一間而又好學不倦奈不永其年未能優入聖域夫子所以深惜之　見龍記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朱子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之也南軒張氏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負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言學者不可以苗而秀自止當以秀且實自勉也異註此重學必期於成熟意歸重到實上兩而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惜陰錄天理不能發見是不秀天理不能純全是不實熟乎仁秀而實矣四書講義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人須要跌醒得有矣夫三字之意困勉錄南軒張氏兼天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南軒以有質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差了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上達下達之分與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嘆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闡蹤侯曰兩有矣夫不但是既有後悔惜並是未有時警醒苗宜秀而不知竟不秀秀宜實而不知竟不實學之不成無時不在可危可懼中是以君子貴自勉而不敢自恃不敢自怠也○此即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之意

此夫子借苗立說乃爲人爲學必要底於有成之意○有字下著矣夫二字最要摹寫此固人懸擬爲必無者也然而亦有聞有之此固人所慮其偶或有者也然而竟常有之乃知爲學者無一刻可以自恃也○而不二字轉關處在俄頃之間亦出意料之外眞覺可危可悚　見龍記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日）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朱子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止而不進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有至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至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慶源輔氏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進德修業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費隕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盡之矣雙峯饒氏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儆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卻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

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存疑有待只是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也以不亡何待來看益明白蒙引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歆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困勉錄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王陽明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按陽明看今字似渾然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註明說不以善聞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意與此聞也之聞自不同不必作聞道看陽明之說非也四書存疑曰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大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可一息怠惰得

可畏不足畏兩兩對勘欲後生知其可畏而及時為學勿使流於不足畏也○說統云上二句是歆動他下二句是警惕他固是要知歆動處便是警惕處蓋可畏與不足畏雖有兩時卻非兩人轉盼之間後生已到四十五十聞焉知斯亦四字緊相呼應不可說成兩橛也見能訂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宋子如漢武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不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外無曠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有積倉行有裹糧也

○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此等人與他說也不齊事故曰吾末如之何南軒張氏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從與說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書說而不繹其故而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慶源輔氏從法語而悅巽言者懿之性也從而不改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聞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識安陳氏繹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既曉喻則有能改繹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說統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激正上四書家講巽言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類者寓箴于頌固勉錄此章爲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權在聽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在激發他改繹云云孟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法語而不見從巽言而不見說者俱歸從與說權在言者曰此是百千中之一從與說乃其常○

法巽褫指君友不可單作臣諫講。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眞能自能改眞說自能繹。○翼註云繹字固是心繹其微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是改其前非繹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繹二字以法言作故過巽言作陳善按翼註甚是但又謂法言巽言俱是規過恐偏。○湛甘泉云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師嚴錮日深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救不說繹者反不足責而說繹者足責不說繹者反可望而說繹者無望陳新安湛甘泉之說一意而兩層兼用方完

聽言者固有能從與說大抵不能改與繹故夫子發此歎。○從與說猶進言者所可希冀若改與繹則惟在聽言者自作主張矣觀能無爲貴四字可見而不二字與也已矣三字緊相叫應也已矣是決絕之辭不從不說異日猶可再進法言巽言從且說矣而竟不繹不改焉則夬無悔悟之期矣　見龍記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南軒張氏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偏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源輔氏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洪氏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勉齋黃氏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雙峯饒氏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敎人立志新安陳氏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說統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奪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翼註可與不可全在人己二字不奪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困惱可奪謂以智勝者可以伐其謀以力勝者可以挫其氣不可奪謂困以危辱而不能屈其志臨以威武而不能戕其志也

三軍以帥爲主人以志爲主然帥猶需人帮助故可奪志不藉人扶掖故不可奪此志字卽苟志於仁之志非士志於道之志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伸者把持得定誰能搖之　見龍記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註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朱子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枲著則雜用枲麻舊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東陽許氏禮記縕爲袍註縕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褪絅以當綿貧者之服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細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枲著在袍中也厚齋馮氏與羙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爲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註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句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說約〕衣
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智炎高明之詞非必實有是事也恥從
心發出見他真心不爲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四書家
訓〕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拼遺於外云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鼓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
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
弱者必求〔朱子〕問強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
妒嫉他便是羨慕他〔慶源輔氏〕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
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爲外物之所累者也能
於外物一無所累爲則何往而不善哉〔蒙引〕何用不臧者以其
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說統〕不
忮不求跟上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
希冀〔李實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
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吳因之
曰〕不忮不求雖有兩項總是胸襟洒落志趣高明意〔汪武曹曰〕
按何用不臧猶云何往不臧也用字只作虛字說者多云精神
全在用上用之則
臧足則不臧非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
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
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
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
而進之〔朱子〕問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
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
他矜伐只是將這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後別無長進

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害其心故不能自安於貧
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
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之類蓋有不可勝窮
之私由是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詔屈以求而不自
知其爲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
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敝不
然簞瓢陋巷之樂富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曰然〔語類〕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終其身也曰大勢是這處好
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的事纔自
畫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慶源輔氏〕義理無窮此特一事
之善若遽自以爲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
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子路於世間名
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疏未入聖賢閫室
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新安陳氏〕子路能如
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
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是道獨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
臧承不忮不求之語而反之〔吳莊〕何足以臧不是說不臧但未
足於臧之量耳〔四書講義〕義理學問無窮纔有自足之意便不
復進此何足以臧正解非謂不忮不求者並要忘其不忮不求
之心而後謂之進境亦非謂終身誦之即是忮求根苗未盡處
必並去之而後臧也〔李岱雲曰〕自喜不是自己驚喜矜誇之謂
乃固守之意纔守之便畫住了〔劉廓侯曰〕纔誦便自畫住便是
終身了二字
不是虛下
何用不臧與何足以臧二句是通章眉目前是許其可以進
於道後是警其不復求進於道。何足以臧有二解一說謂
由不忮不求而忘乎不忮不求並化乎不忮不求此卽就處
境上推進一層說也卽語類所謂惜乎子路不能充此上之
不然則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之意也一說謂學問
義理無窮不可以一得自喜而不復求進此乃就一處境外推
開一層說也此卽輔氏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未入聖賢
閫室云云也愚謂前說卽無諂驕未若樂與好禮之謂也後
說卽子貢因可也未若而悟到切磋琢磨之謂也二意須兼
說王若林仟將兩層前後分講最職得完備呂氏專主輔氏
說未免稍偏
見龍記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或問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刪之不知其何意也 南軒張氏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矣人徒見其臨事能處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慶源輔氏小人之在治世或被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辟邪侈與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正故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 胡氏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變為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冱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 厚齋馮氏葉無不彫而是時松柏獨不彫則知後於衆木之彫也 新安陳氏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彫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雙峯饒氏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 四書講義為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着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為松柏說得極淡極平處松柏地位益見高 困勉錄此贊松柏能自立而為欲人成就松柏之意一為為松柏者慨不可以歲寒而嘆松柏之不遇亦不可因後彫而自責松柏之出羣又為非松柏者勸不可因歲寒而褒松柏之後彫又不可因歲寒而始學松柏之後彫 于慎慈曰松柏後彫不徒昨一巳之節實賴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 馮君常曰物之早成者不堅造物者愛松柏若借歲寒以老之物之早達者不顯造物者重松柏之知若留歲寒以遲之 李安溪曰不曰不彫而曰後彫云者蓋松柏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時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續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同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有傳有繼之義而先儒以遯世無悶之君子處大過之時者當之也然後知三字泛說蓋言遇變亂乃知道之足恃勉人為松柏云爾不在世之知不知上寄慨 汪武曹曰朱子取謝氏周於德之說當主勉人為松柏意即范註所謂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守可見亦只是說歲寒而松柏之身分乃顯未嘗為松柏叫屈也然則警人當知松柏意乃偏旁論議非正旨也○按饒氏謂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而以士窮見節義二句分貼乃集疏趙氏說其言非是蓋所謂利害者正於事變上見之何云兩件但利害有大有小小則利害係於身家士窮見節義是也大則利害關於邦國世亂識忠臣是也 周聘侯曰范氏先提小人說起正見尋常無事時人人自以為君子必到利害事變然後君子之守乃見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也此是要人修德意然後知三字是難詞不是幸詞

此章須看註中欲學者必周於德句然後知三字只作方曉得解知字非知心知自之知也斥後知者伸受知者俱隔一層大旨若曰物苟非松柏必不能耐歲寒人若非聖賢必不能時窮世亂而不改其操人可不勉為松柏耶　見龍記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去聲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程子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朱子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是學者言問何以勇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具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疑否曰也有人明

理而不能去私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累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智至於教人則當以智爲先○有智仁而後有勇然而智仁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智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惑憂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惑憂懼之有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不惑不憂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則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語錄]眞見得分曉故不惑○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之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何憂之有○或問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自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胡氏]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

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慶源輔氏]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爲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爲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爲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爲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爲進學者之人[存疑]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憂患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患故曰仁者不憂[困勉錄]註明足以燭理解惑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做此○題面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書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云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錢吉士]曰此知者兼聰明之德格致之學言仁者兼無私之德克復之學言勇者兼剛大之德養成之氣言[李俊甫]曰朱子謂見得道理分曉云云便見知仁何少不得勇故學之序必以勇終之[周稚佽]曰明足以燭

理明是知者本心之明也此明字卽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明字從物格知至來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辨疑似之交皆足以燭之如何會惑

可惑可憂可懼者在外而爲所惑憂懼者在心惟知仁勇之德全於一巳則雖當外境之紛乘而自不足以動其心矣蓋既爲知者仁者勇者自可預決其無惑憂懼而必無惑憂懼乃得備知者仁者勇者故蒙引以爲成德之事○疑人之所不必疑辨人之所不欲辨似惟知者偏多惑而不知惟能去蔽是以無惑觀天下飢若已飢視天下溺若已溺似惟仁者偏多憂而不知惟能憂世是以樂天長人之所不知畏忍人之所不肯忍似惟勇者偏多懼而不知惟能自反是以無餒

見龍記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

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韓康伯註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程子〕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即是權衡也○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反經合道爲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朱子〕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易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要用君子也不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個緩急淺深始得○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龜山云權者經之所未及這說卻好蓋經者只是存得大經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說亦未甚病蓋事亦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命

臣從父慈子孝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從行不得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經有所執矣卻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理精密透徹純熟不忘以與權也○立是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爲事物所蘊惑可與立者能處當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以上能不失其正○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殞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乘蔓衍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惟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變卻那個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卻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個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經說伊川說權便是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興蓋管蔡與商遂民謀危王室此則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借權以自便故有此論○伊川將經做個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據聖人既說未可與權須還他兩個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也得權只是經之變只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至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熱病者當用冷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卻用熱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卻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不可常用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物事即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爲經也〔語錄〕同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合恁地做的便是正理須曉得他意漢儒語未

十分有病但他意卻是橫說一向不合道胡做了○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卻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個異事然以孟子觀之卻是常理只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人倫都亂了○明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泛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非事許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揣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卻又重亦有淺深也○文中子曰權義舉而皇極立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舉朱子文集問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慶源輔氏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推原器物以論理也潛室陳氏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後末一節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雲峯胡氏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是分經與權說義勉齋黃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辨之說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陳氏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誅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擺撿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公遷朱氏此章泛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蒙引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或未能灼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得未知所往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其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四書通義畢竟其學是如何只是起腳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據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不可與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眞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困勉錄不爲外物所搖奪不爲異論所遷改俱是可與立朱子以讓國言則以夷齊季札爲能權蒙引以叩馬言則以夷齊爲能立蒙引似勝讓國亦是其能立處○程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即是權衡朱子亦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則與權是大賢地位然朱子亦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看來二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位則聖人即是權在大賢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又自有二項○高新鄭云自漢以來皆云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錘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伊川謂權是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其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可乎朱子謂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夫權固自是權卻不離經因自是經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漢儒謂反經合道夫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

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乎其星字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按高說本潛室陳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即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二字總說註中經字不作衡字看義乎即反經合道之道字則作衡字看夫程子以經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高說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兼常變矣高所謂經字即程朱所謂義字而程朱所謂經字尚御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以立爲守經權爲達變其義甚精若如高說不知立是守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爲子莫之執中乎須知可與立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無權之衡可與立是已定之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闊包得程朱所謂經權此權字只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別者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立字對說也○問執中無權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權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權都兼得如親親則當親民則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宣公論李楚琳疏曰權之爲義取稱權衡與此章權字意最合李毅侯曰其學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不相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岐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畢竟宜主三平說汪武曹曰朱子謂義包經權又謂義是秤權謂用那義底如將這秤去稱量是以秤衡爲義字可在經上說亦可在權上說潛室陳氏以經爲秤權爲秤錘是誤認經字爲義字而義字只可在經上說矣○蔡顯能處置得變事下云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此二句甚精宜補入○朱子謂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卻又重二者亦有淺深蓋嫂溺援之以手之權乃可與權之權皆就處變說故曰重曰深若執中無權之權只就處常泛論故曰稍輕曰淺其曰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者蓋尋常事體皆有自然之中其事皆須用權此權字只是合乎經事之宜所以可用經便是權解之也今困勉錄謂執中無權之權字包得經權說得闊與朱子之說不同然亦似有理蓋朱子之意謂執中無權只就處常說乃是已定之權經便是權似在此章可與立一邊說也困

勉錄之意謂執中無權兼常變說常時擇其已定之權是學者事變時用其無定之權是聖人大賢事則包得此章可與立可與權之義也要其謂執中無權之權與此章權字稍有別則一也如與出處言之或偏主用世或偏主潔身皆執一者也其浮沉於或出或處之間者乃子莫之執中也若孔子世治則出世亂則處是則所謂中之所貴者權也此權字只是合乎經事之宜蓋已定之權也至於孔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世亂而食欲出雖佛肸公山之召皆有欲往之意而自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此則處變之道非有一定所謂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非聖人不能也朱子謂執中無權之權稍輕是只在君子有定之權一邊上說也困勉錄謂執中無權說得闊則見君子有定之權與聖人非有一定之權而言也○又按續困勉錄曰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之權權之深者也亦得朱子意周瞻侯曰知所往此知字深如程子所謂先明諸心意如物格知至是也故楊氏以爲學足以明善若但淺淺看謂只曉得一個門徑豈知所以求之時尚不曉門徑耶○所以求之即學問思辨等事皆爲己實功也知爲己便知從此着工夫以求此道之即道也但纔下工夫於道尚無所得未能明諸心故不知所往非學時全無工夫適道纔有工夫又非學時不是道適道時纔是在道中也○不曰知求之而曰知所以求之分明有真實工夫在要看所以字不是一個空志虛齋以爲未有一滴工夫濟甚○尋常事物在面前亦須精細權度以合其宜如執中無權之權是也此又是大故非常之事處置得宜異乎稱而不失乎經只是一個權此權字較重執中無權權字事事用得此卻不是事事用得蕭是歷曰權即時中意

三層卻分四樣人可與未可與只據現在而言於輩謂共學淺看適道是志道立是據德是也但謂權是依仁則未盡然此權字境地甚深權到精義入神處即是聖孔地位若依仁則尚在由勉之安之界未能盡權字分量也論語所謂磨不磷涅不緇中庸所謂時中孟子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乃所謂權也蓋已在中心安仁之後矣○語類謂依字有工夫向非安仁地位大約在己立之後將到能權時界分○知所以求之蒙引謂無一滴工夫固非然聘侯即以物格知至當之又看得太深楊氏學足以明善是說到可與適道非正邪共學二字也大抵可與共學地位是方知用格致

五華纂訂大全 上論子罕 奎 書院藏本

工夫時候。見龍說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朱子]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棠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或謂偏之爲翩曰非獨晉史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汪氏]福書後下註云其花反向後合詩云偏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困勉錄]第二節不是駁詩蓋詩以人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教讀詩者不以文害辭耳[翼]星巖曰偶閣一文寫偏字在彼不爲正容以相對而僅同於半面之相知寫反字若改其向人如訴之情而轉爲背我獨憐之狀最刻畫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以爲易則怠心生而驕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爲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慶源輔氏]是理之在人以爲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是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自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欲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含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其理言思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爲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然也[蒙引]詩以人言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人倒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以理言[存疑]以此詩及子夏所問繪事後素章觀之可見秦火之餘聖人所删之詩遺失已多矣今之三百篇或漢儒湊足之但不可考矣[四書講義]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卻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之乎[困勉錄]逸詩所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或引禮記愛予如見佩予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繫與唐棣並識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實發揮道理初非有虛懸恍忽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觸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問不思者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夫子只要人於

當然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伍探賾索隱熟思深思延思愼思不泥於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卯月林曰]詩言思夫子御言未思詩言遠夫子說何遠遂是反之[陳西陵曰]夫子自借詩以論思耳凡刪詩辨詩總屬龐解未之思也莫錯認朱子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與上不相干張[侯闓曰]二句一氣說下乃合指點學者之詞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書曰思作睿周子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皆此章註腳也夫子恐學者之不致其思而謀託於遠以自解也故借詩言而反之○思足以窮幽入渺鉤深致遠凡浮慕淺嘗而不肯肫懇專一以出之者不可謂思也彈琴而師文王夢寐而見周公道一精誠所感名耳未思何遠所以示學者切矣○思人思理註中並無此解深出理字反求些足且與註所謂語意含蓄深遠者相背○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皆言思皆未嘗言遠也思爲最虛之物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曰不圖至斯此亦思所通也何必非思人又何必粘定思人何必非思理又何必粘定思理○若通論全章大意可以說出理字若入夫子語氣斷須以不即不離爲

猶熟爲妙如此方與註所謂合書深意者相合。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

虞山張允隨時齋鑒定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鄉黨

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裡面許多道理皆由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而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擦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兼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愈密愈近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至詳且悉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垂教後世也潛室陳氏問鄉黨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做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看之雲峯胡氏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見蓋

其諸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餘者曰如曰似隨時變易無非道之所在[新安陳氏]首五節記夫子立朝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朱子]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為信實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似不能言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雖信實言自偽默況聖人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人倫之序自近遂遠由親及疏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蒙引]恂恂如也二句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便便辭縉如有循一樣語勢或於此分言貌非矣○或因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為指貌因本文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為指言貌未達故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處如大學恐兮僴兮者恂慄也恂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為無貌且以賢智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便得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存疑]恂恂只作衛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問以信實為不能言則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乃不信實耶曰聖人言貌隨時而變如燕居則申申夭夭君在則踧踖與與則色勃在鄉黨則辭采不贍而以信實見在朝廷則信實中存而以辭采見各有其時非在鄉黨則信實在朝廷則不信實也○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恂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足上句之意也與其心休休其如有容相似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言在宗廟如此而極言之在廟廷如此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議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雲峯胡氏]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厚齋馮氏]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者以迹紀寫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雍雍藹藹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吳氏]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詞曹也[蒙引]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雖著極言字在朝廷雖著詳問字[困勉錄]此章乘註不同二字在鄉黨則不言在朝廟則言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如蔡峯說則在鄉黨固不言在朝廟亦不輕言反重在唯謹處又另是一說不必從蔡蠹但云鄉人於父兄宗族前謗是才辨而一遇當場大議大政所在一辭不能展聖人則恂然於鄉黨而大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許東史曰]其在二字須從上文涵泳而出[周聘侯曰]唯謹爾只在便便之中但謹而不放則當言必言無務顧忌可知[王幹棠]撰人之言本無不謹便便之時其謹自在只作一層說方得唯字爾字之神兩節俱主言說而說在其中常人在鄉黨每以賢智先人而在廟朝則反多唯諾成風其廟朝中謙者則鄉黨中謙卑自處而在廟朝亦然其果敢者則廟朝中慷慨論列而於鄉黨亦然皆非也惟夫子方可謂之時然後言○詳問貼宗廟極言貼朝廷乃大全新安倪氏所註後處齊發明其說而陸汪呂倪諸家皆無異辭蓋觀其所論事問有及下齊朝與下大夫言一節便見囚無可疑者也註中亦明分應法政事逆不必別生議論矣 見鶴記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 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朱子]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不失事上之恭諍又不失在已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取奉了須合當

辯。處。須。辯。始。得。○內不失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慶源輔氏。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撓。北溪陳氏。先言和說。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胡氏。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旣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此當爲下大夫之時。說約。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類君未視朝自然下。君在補。人非正解。朝字。馮氏謂此子爲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爲。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可直遂。語不甚穩。侯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位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誾誾如。云我並未爲下大夫。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也。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已者。御妙。○玉鉞。侃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又三卿之屬也。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傳其五。即下大夫五人也。則以下大夫亂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註有上中下大夫之說。後方氏註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爲天子之制。○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皆是以倍爲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諸侯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皆確証也。但上大夫即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徐自溟曰。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殺。且開衆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遜和衷之雅。無非忠於爲國意。周蔣侯曰。諍是爭辨意。遇事而辨是非。析可否。便是諍。不待其有過而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南軒張氏。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無見皆然也。勉齋黃氏。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慶源輔氏。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御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胡氏。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齊氏。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旣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齋栗專篤而已。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若此。雙峯饒氏。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御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疏。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新安陳氏。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日適中乎。陳引。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閭閭

侃侃者。又不同矣。○此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爲上。而上下大夫俱爲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翼註。踧踖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容儀言。不專主足。○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爲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陸稼書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踧踖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平對。實際曰。舒徐未必恭敬。恭敬未必舒徐。亦以反對見義。接下則剛柔合宜。事上則敬和兼著。侃侃非一於直遂。誾誾非專於退順。踧踖者恭敬常寓於容。與與者威儀自適其度。總是恰好至當處。是之謂聖之時。見龍記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擯。人主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蓋人主之禮儀。而欽賓之意。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足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

中制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避人而來害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與氏盡辟足盤旋如不能行者。蹙引此是方承君命爲擯之時皆改常容也家語色勃足躩是以下以該一身頭明林曰正是恐懼君命而乃盤旋曲折如不能行者然敬之至也馮氏曰容可見者也敬君命之心不可見者也舉色與足之容而敬君命之心可知舉色與足上下之容而周身之容亦可知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來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擯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廟門之外卽大門直闑西

北面介各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廟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都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巳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遞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遂而迎賓以入。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註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鄭各下其君二等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加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按聘禮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爲介三介後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註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長諸侯爲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

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司儀賓疏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曲禮孔疏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向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閾東南西向陳介西北東面遶逄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閒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閒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

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宋氏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人也慶源輔氏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蔡氏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蒙引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言偶然舉其後一節耳其前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爲次擯揖者揖而傳以命也玆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爲擯者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不多

聖人獨然。凡爲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云自從整困勉錄邢疏謂卿來聘不用擯介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盡東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全叢引只以兩君相見之禮言。顧麟士云謂以夫子爲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不必爲次擯而後有左右也汪武曹曰周禮條內謂主君出接立於東門之外直闑西南面闑西當作闑東司儀疏云主君在大門外之東論語邢疏云主公出直闑東可見西字之爲誤其南面二字亦非是當依邢疏作南西向立蓋避南面不敢居也若賓則邢疏約大行人文謂爲北嚮而立不必如蒙引謂賓主各斜立也夫主君嫌於南面故南西嚮立而賓則何嫌於北面乃亦斜立乎。所謂再命爲上士三命爲下大夫四命爲上大夫皆先鄭註不可從辨釋引之非也六命註中子男入爲卿治一官此先鄭註也此王六命之卿官者云云後鄭註也先鄭以爲子男之國入爲王朝一官而後鄭則以爲王朝之卿二說正相反辨釋混爲一說尤謬乃大全則不知其非而全用之矣愚請據典命及後鄭註一爲正之一命者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者王之中士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者王之上士列國之卿也四命者

王之下大夫公之孤也五命者子男也六命者王之卿也七命者侯伯也八命者侯伯之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代及王之三公也九命者上公之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及二王之後也。介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擯以次立於主君東南西面而擯安得有居西者乎上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以次傳之上介然後得達於賓安得有擯以手揖賓直前致辭之事乎大全輔氏說謬。聘禮之文如此則孔疏謂卿大夫皆下其君二等者未必然矣。孔疏此條邢氏解君召使擯章全用之。公來則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今其使來故下其君二等。註所與立謂同爲擯者斷非傳之末介可知矣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背易俯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蒙引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讀統禮與立而趨如是手動而身容端趨進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司儀疏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朱子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卽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白山金氏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卽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命送謂賓去爲不顧也新安陳氏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蒙引此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汪武曹曰司儀註前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後云相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然則擯與介皆卽是相矣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著落殆未知擯之卽爲相耶許亦史曰前此勞致餼後此致饔餼賄贈俱可禮寫李氏雲曰在他人有復命有不復命者聖人盡禮全在一必字上然非有意於必而自必所以爲聖人也首節是君初召時見其容之敬次節是迎賓時見其容之肅三節是賓入時見其容之恭末節是送賓時見其容之有常末節不曾說到容而復命時亦必有容故朱註總以容該之賓退而必紓君敬者亦正見其敬君之心始終不懈也見龍記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潮新饒氏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步

肆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渺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附錄】月令。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玉藻。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皐。廟庫路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宰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故魯莊公說葬而弁。不入庫門。衛莊公釋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又曰。君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雖不可以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制而已。又非魯乎。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內袤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皐門庫門。若然。縣治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朝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汪武曹曰。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矣。故亦曰畢門。諸侯只有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無皐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皐門。以雉門擬應門。故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皐應之名也。○鄭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愚按詩傳云。太王特作皐應二門。周有天下。遂尊以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朱子又謂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然則鄭箋之說不可從也。○天子五門。其最外之門曰皐門。故外朝在皐門內。應門是第四重門。則治朝在焉。諸侯三門。其最外之門曰庫門。故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則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李氏雲曰】按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若不因入公門。則雖同一鞠躬。而可不著此三字矣。此隨時隨地取義之妙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曲禮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闑東。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註】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由闑東者。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法。○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而稍東近闑也。行聘享之禮。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從臣禮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朱子】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語錄】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右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南軒張氏】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

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若避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雲〕引依朱子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存〕〔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是入公門時事〔說約〕立不中門據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是君出時闑左闑右君入時闑右闑左臣又反是也饒雙峯說矣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闑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耶○據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為天子閏月之事則掩左之說亦不必拘或是並落而不由耳〔汪武曹曰〕門以向堂為正自外而言東扉實為右扉西扉則左扉也君臣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矣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饒氏謂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是謂左右扉無定所也其為說約所駁宜矣但說約謂由闑右非不中門正解則非也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所謂入門而右入西扉也所謂出闑東者拂闑之東而行即不中門之謂也困勉錄疑由闑右即拂闑之義而不敢遽定說約為非何也說約又引玉藻介拂闑士介拂棖為不中門之證此亦非也玉藻所言乃兩君相見為擯介者隨君而入如此與平時入公門之禮不同若如說約之言則介拂闑之下所謂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者豈大夫獨當中門耶○兩君相見則賓入自西扉之中門主君入自東扉之中門若聘客則不由中門其行聘享之禮入自西扉拂闑之西而行〔李岱雲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亦由禮之常但此二不字甚自然從君之至不待守禮而禮自無不中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註〕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

牖間綉為斧文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註〕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註〕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註〕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註〕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註〕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註〕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註〕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註〕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註〕小寢燕寢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註〕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註〕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朱子註云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聽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周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

公九棘以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庭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覆掌儀氏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註武曹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卽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朝則大僕正位掌賓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之文

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謬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按朱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註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云牖戶之間謂之扆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春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路門外有屏者卽罘罳是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所謂朝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卽路門

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也○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從皋門內之外朝所以詢萬民而路門外之治朝乃所以受諸侯之朝然則所謂門屏之間君宁立處云云者宜若在於治朝而不當引之以証外朝也周聘侯曰似不能言像全不會說話的一般其言似不足者說話時像沒氣力底一般語須有辨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屛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朱子攝齊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問升堂攝齊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揷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

矣慶源輔氏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然胡氏初則身加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若愈近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可見矣吳氏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趙氏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足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蒙引未嘗不息但似不息者雖極狀其恭敬不寧亦要得恭而安意四書家訓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此云升堂者或是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或被君命語問或有事奏時皆是說約邢疏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齊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註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困勉錄升堂自下而上氣最易動而竟不動可見聖人養氣之學陳西陂曰攝齊節重氣容肅上攝齊則氣竦鞠躬則氣俯息見屛氣之難閩聘侯曰攝齊節特言屛氣以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攝齊鞠躬而升氣易得虛而聖人屛氣如不息此敬之所以獨至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

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朱子)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衆人末梢便撒了聖人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勉齋黃氏)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峯胡氏)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即此位(說約)出者總辭當一頓也(困勉錄)怡怡正形容逞顏色處非有肆心也蓋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效而不覺其和悅耳(唐荊川曰)趨朝之初於時固直躬而行也自其入門而敬已至矣然此猶致敬於其躬而其色與足猶自如也自其過位而敬益至矣然色與足雖已變其常而氣猶自如也至於升堂而敬無以加矣升拜之禮既成由是而出降一等氣無事於屏矣衣可以不攝矣色方逞而又變手方翼而又斂其始鞠躬屏氣之餘乎

首二節是初入門時見其敬第三節是過虛位時見其敬然曰言似不足則較之如不容而敬有加矣第四節是上堂時見其敬然曰屏氣似不息則較之過位時而敬倍至矣推出時敬中猶帶安和之意而至復位仍有餘敬焉自入而出一敬之所流露也。夫子非有所作意而為之總是敬君之念凛於中則敬謹之容自著於外何嘗有一毫勉強(見體記)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考工記)命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困勉)命圭者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聘禮註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使大夫(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蔡氏)大問曰聘小聘曰問。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註)舉足後跟略舉前趾拖曳後踵行不離地也。儀禮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註)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或)雜記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同之惟長短依命數不同(楊信齋)儀禮圖(按)授使者圭特以受命言之者受命莫重於受圭故圭所以為受命而通信誠也又曰今按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官陳幣皮加其奉於左皮上(註)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玄纁也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圭所以聘也束帛所以享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釋幣於禰釋幣於行乃遂載旜帥衆介以受命於朝於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以圭所以謹之重之也。儀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困勉)既聘之後賓將歸故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

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幣矣。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璧。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賄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朱子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於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符節。○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必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欲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擧齊。亦防顛仆耳。慶源輔氏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厚齋馮氏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吳氏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蒙引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云云也。故遂繼之以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說約存疑曰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又一意。按如此。則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爲諸侯也。吳因之曰冕冠佩玉。不踈臨敵對陣之驚懼戒謹。異於他時。故前言色勃。而此加戰字。汪武曹曰儀禮上介及衆介云云一段。是主國之君以圭授使者之禮。其使者執圭行聘禮見後君使卿皮弁云云一段。是聘畢將歸。返還命圭之禮。蒙引一曰按從來言圭有五等。以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爲據。先君子辨非有曰按曲禮凡贄諸侯圭。是子男同執圭也。雜記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夫曲禮言贄自天子達庶人。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界於子男。雜記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列爵惟五。車旗服物之等惟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非彼乎。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圭玉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可知。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達。謂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何以不言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又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圓。瑁可冒圭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說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況圭以爲摯。手所執也。當朝覲行禮。使子男執璧。若奉槃然。何禮塵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斑然。不得與圭混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朱子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新安陳氏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之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或問許氏云。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彼如此。則下二句乃是聘禮第三次見其君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儀禮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註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註未禮賓故止客而先禮賓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云云註禮賓有三節受几受醴受幣也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上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云云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楊信齋儀禮圖自厭明訝賓至此只是一日所行之禮○論語鄉黨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朱子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私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勉齋黃氏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敬節必夫子嘗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雲峯胡氏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厚齋馮氏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新安陳氏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蒙引朱子享禮云云有及其大臣語然此私覿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說約按禮記註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困勉錄執圭是初見享禮是再見私覿是三見徐徽弦曰私覿不過士之所宜家之所有以爲贄也汪武曹曰儀禮第一節行聘禮第二節行享禮第三節主君禮賓第四節私覿私獻第五節介私覿第六節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勞賓介李岱雲曰此但見聖人之聘問始終盡禮如此當敬而敬當和而和非以禮之輕而後和也自執圭以至私覿那一節不是禮之至

此記聘問鄰國之禮分三節看總以敬爲主執圭一節全是敬至有容色則敬中帶和矣至愉愉如則和意居多矣蓋享與私覿非和無以達其情也然要是敬內之和說和字仍離不得敬字 見龍記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 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朱子紺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曰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緅爲飾雙峯饒氏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裏縓緣古註誤以緅爲縓疑齋圖伊氏紺色近於齋服緅色近於喪服飾且不爲則不爲朝祭服可知紅紫非正色褻服且不以間色則公會之服必用正色可知新安溪氏爵是淺絳色緅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緅當緅不

相似至於紺近齋服者之註既亦無明証要之二色皆似赤紫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爲飾與吳氏揚赤色倍譎之帶艶色絳淡紅色絳小祥服以熟布爲之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倍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緅二色爲齋服之領緣蓋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用之○此常服領緣之制困勉錄集註紺齋服也孔註亦謂紺者齋服盛色則以齋服純用紺非若緅之僅用以飾也蒙引則謂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緅一例也從蒙引似直捷徐儆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裘褐有宜內外有分公私有別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載之妙用汪武曹曰天子之齋服則玄端而冕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齋服則玄端而玄冠故曰玄端齋服也司服則謂齋服又有素端陳祥道引鄭氏之說謂素端爲札荒有所禱請然則齋服只是玄端安得有以紺色爲之者乎蒙引以紺爲齋服飾似爲得之李岱雲曰不以紺緅飾惡其類於喪服非但不吉以用違其制便非義之所在耳亦無

重喪祭之意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朱子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赤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蔣軒張氏紺齋服緅喪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朝祭之服禮服也陳氏不以飾則不以爲褻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陳氏後

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集註有微意焉吳氏謂非五方正色也赤白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蒙引此丈夫服飾之制孫起山曰君子二飾謹小愼微防微杜漸具見聖人本領作用李岱雲曰間色不正是正疏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又一層意蓋既爲間色不正便非君子正以自處之意獨言紅紫者又以其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新安陳氏詩傳蒙覆也絺綌之變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侯氏曰暑服尙疎見體近褻故必表而出之蒙引此暑服之制周聘侯曰暑宜絺綌從其時也絺綌必袗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著眼在一必字○表而

出俱以絺綌言但曰表出則有裏衣可知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檜風孔疏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註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服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

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爾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文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玉藻孔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亦皮弁之裼歸來聽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朝則素衣麛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註中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公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

絞衣以裼之又以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程子〕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祭服也〔朱子〕緇衣羔裘乃純用黑皮而加裘衣如今之貂裘〔覺軒蔡氏〕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爲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服也〔胡氏〕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光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伊氏〕衣所以彰裘故其色如此〔趙註〕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麛即鹿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爲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麑裘鄭氏舉聘禮曰麑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麑裘素衣以裼之則絞衣素衣

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蒙引〕蓋用之於視朝覆用之於視朔與受聘享狐用之於大蜡息民本文不重在此此又添一意存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吳氏註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耳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出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尙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詩曰衣錦尙絅

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明矣愚按錦衣即第一重裼衣上衣第二重襲衣云使可裼者只是第一重裼衣使第二重襲衣可裼不是錦衣之上復有裼衣使可裼也〔折衷〕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褻裘以別之〔四書講義〕裼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介物而求之心卻是自私而用智〔禮志疑〕裼襲二字見孔疏於執玉條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蓋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有常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

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似袒有疑解鄭氏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邱月林曰朝覲服羔裘取北面之義而尚黑覲朝聘享服麑裘取素素之義而尚白息民蜡祭服狐裘取報土功而尚黃倪滄洲曰衣與裘稱各從其類古制如此當時必有錯用裼者夫子必內外相稱重在相稱上○汪武曹曰素衣麑裘者天子之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也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朔受聘之所服也其上則皆服皮弁服也若天子之視朝雖服皮弁服然皮弁服之下則用狐白裘錦衣不用麑裘素衣也○秦風孔疏云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蓋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據此則此疏告廟之後則服之亦當作告廟之後則不復服之李岱雲曰朱子謂裘乃純用獸

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是但就裘制言加裏衣者必加裏以貼之也原不是解裼字之義大抵裼必是加於裘上之衣但露其裘以見美襲衣則全蔽其裘不可見若但以裼爲裏衣則與玉藻裘之裼爲見美檀弓子游裼裘而弔皆不合觀裼裘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裼裘是禮服非僅裏衣可知周聘侯曰裘之有裼無不皆然聖人所異只在衣必相稱絶不彼此互用耳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胡氏此私家所著之裘長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范紫登曰此言其制長短皆以義裁也李岱雲曰緇衣節下復言褻裘以別之則羔麑狐雖各有所用皆爲禮服但不僅用於朝聘蜡耳當長而長當短而短聖人因心定制不爲前古之所有而居家自取其溫作事自取其便皆天理人情所同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程子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寢衣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說約寢衣孔註今之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周聘侯曰既云寢衣必是另有一衣此皆古制所無夫子以義起之者孔註謂即今之被非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詩云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服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輕裘爲便也蒙引此又褻裘所宜用之制也說約此上三條冬服之制李岱雲曰狐貉以居則燕褻裘之不以居而黃衣狐裘之制又專爲禮服而言可知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惟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

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內則註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刀礪小刀
與礪石也玦射者著右手大指鉤弦開體鞲則用金燧以取火
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書畧曰官玉府掌共王之佩玉詩木瓜
曰報之以瓊琚瓊瑤瓊玖丘中有麻曰遺我佩玖女曰雞鳴曰
雜佩以贈之註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曰佩玉瓊
琚渭陽曰瓊瑰玉佩采芑曰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大東曰鞙鞙
佩璲公劉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爾雅曰璲瑞也璲綬也佩衿
謂之褑玉藻曰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
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君在不佩玉齊則綪結佩
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
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註綬所以貫佩玉相承
受也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經解曰行
步則有環佩之聲左傳曰佩衷之旗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
璠仲梁懷曰改步改玉串叔儀曰佩玉蘂兮晉語曰白玉之珩
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下車以佩玉為度上
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荀子賦篇
旋玉瑤珠弗知佩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隧處子佩璜又曰緇

珠以納其間○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
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
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
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
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
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
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衿固之德不內遷
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
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
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
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奚適而非
道耶蓋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
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既不同而玉亦隨異故
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
瓀玟蓋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
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

瑜則十佩瑞矣士佩瑞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瑞或作瑜以
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玫以其賤故也〔鋭約〕此佩服之議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
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朱子〕問襞積恐若今裙
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
謂近要者彼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濶倍於上面要
也不知旁無殺縫若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
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帷裳如今
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
耶○〔慶源輔氏〕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
於要之兩旁爲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峯饒氏〕要半下取深衣篇
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裳之如
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
於要三之一不爲襞積〔新安陳氏〕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
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

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
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吳氏〕要
作褄同音綅襞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㲲其要下兩疊之也
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
要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仁山金氏〕襞者
襵也積者疊也要中有幅多而濶須著襵疊竹筒以束令狹而
就身此所謂襞積也〔禮書〕裳有繡有素有黃有玄有雜纁裳緇
褘明衣之裳纁縓其餘推此可知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詩綠衣曰綠衣黃裳終南曰君子至止黻衣
繡裳七月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註祭服
玄衣纁裳也九罭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東山曰制彼裳衣勿
士行枚註裳衣不居之服也曲禮童子不衣裘裳大夫士去國
素衣素裳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註以素爲裳辟蹙其要
巾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註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
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與冠同也爵弁服纁裳純衣皮弁服
素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註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
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註袘謂緣也

牲餼食遺及筮日主人冠端玄特牲記其衆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惟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喪服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註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爾雅曰明衣裳深衣裳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喪服裳內削幅二三袧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鄭氏曰袧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袧則吉裳不特三袧而已明衣裳及轂則凡裳不特及轂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縓緣緆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袘曲禮衣素裳素冠徽緣則凡裳有緣可知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纁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註玄端服惟三裳而已士昏禮使者玄端鄭氏曰有司緇裳無據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玄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爲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爲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衛者豈非以玄爲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玄彤裳纁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於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隶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玄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乃削幅耶。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服在周以爲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卑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深衣與長衣中衣同制異飾蓋以其衣裳遂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褒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鄭引朝祭

之衣名曰帷裳裳且虛說若說得詳盡不待說必殺矣〔說約〕袁註其餘若深衣言深衣之裳也看陳氏說方明。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然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此兒饒氏麻冕小註故陳氏謂一裳之制用布六幅析裁爲十二幅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匯千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論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儀禮經傳通解〕主人未小斂而弔弔者易羔裘玄冠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而弔弔者襲裘主人既成服而弔凡弔弁絰服王弔服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三衰其首皆弁絰天子聞哭諸侯爵弁絰紂衣諸侯弔服爲卿大夫錫衰爲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則弁絰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爲弔服弁絰錫衰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緦絰帶疑衰素裳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折衷〕言謹弔喪之服制〔汪武曹曰〕朝服與玄端相似而其衣則素朝服玄端其冠皆玄冠也玄冠者冠弁也弁之下者也或問冕弁之制則議改三禮註疏及陳氏禮書而以楊信齋儀禮圖爲準乃撮其大畧而誌之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而委弁皮弁之屬亦其所領則冕弁同官也五冕曰袞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蓋因服之異而名之也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袞冕九章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皆繪於衣者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皆絺於裳者鷩冕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毳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玄冕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楊信齋以爲王之袞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而下亦應遞加也王以袞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四望三川以絺冕祭社稷五祀以玄冕祭羣小祀蓋五冕皆祭服也然朝覲會同大會皆服焉而享之重者亦用之加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籍則冕而秉耒是也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而下其服二大國之卿及再命之大夫皆得服玄冕王之袞冕則前後各十二旒旒

各十二玉繅于五采而公則止九旒旒九玉繅玉三采也子之鷩冕則前後各九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侯伯則七旒旒七玉繅玉三采也王之毳冕則前後各七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子男則五旒旒五玉繅玉三采也王之絺冕則前後各五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王之大夫公之孤則四旒旒四玉繅玉二采也王之玄冕前後各三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大國之卿則三旒旒三玉繅玉二采再命之大夫則止二旒二玉繅玉二采一命之大夫則鄭云冕而無旒陳云一旒一玉也賈疏云公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則下此者皆亦一冕可知矣自公之衮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蓋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衮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若事之重者則亦用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諸侯之視朝皆弁而不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蓋至於士而不得有冕矣此所謂五冕者也然衮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乃不曰六冕而曰五冕何也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禮記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以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蓋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焉是說也楊信齋取之然則衮冕者被衮而不服大裘也大裘而冕者被冕而服大裘也二而一者也故止謂之五冕也賈疏謂大裘取質其冕無旒故不數之豈其然乎乃覲禮又稱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此非別有所謂裨冕也衣裨衣而冕也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蓋大裘而冕之與衮冕合言之則大裘之上必被衮衣而析言之則大裘固在衮衣上矣信齋謂公衮冕爲上其餘爲裨侯伯鷩冕爲上其餘爲裨鄭氏謂公以衮冕爲裨侯伯以鷩冕爲裨二說不同信齋之說是也若乃所謂弁者曰爵弁韋弁曰皮弁曰冠弁謂之三弁儀禮通記有爵弁無韋弁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孔安國云爵弁卽韋弁也陳祥道從之楊信齋云案司服兵事韋弁服而陳祥道謂韋弁卽爵弁豈單因並用之缺蓋楊氏亦疑而未能決也愚謂爵者赤而微黑韋則赤色爵弁之服用絲玄衣纁裳而韋弁則司服註謂靺韋爲衣裳聘禮註謂靺布爲衣而素裳大司服聘禮註解韋弁服不同或者軍國之容有別而爵弁之與韋弁其不

同更甚然則果可謂之爲一乎夫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凡冕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制大同惟爲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爲冕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謂爵弁也士止於爵弁而無冕爵弁韋弁則重於皮弁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用白布其裳則素積素積者以布爲裳而襞積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以之視朝以晏以聽郊報以食以燕大夏以勞而諸侯則以聽朔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王之郊勞卿大夫則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以卜宅大學以釋菜士冠再加則用皮弁而凡弔也弓也大蜡也蓋皆以之冠弁一曰玄冠玄冠一冠而有兩服朝服也玄端也朝服重於玄端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布用玄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微有不同但朝服則素裳而玄端則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其裳各別耳朝服則王以之出以燕羣臣以養老王之卿服之以從燕諸侯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諸侯之臣以爲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爲祭服士冠之以筮日玄端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之等服士祭以筮日筮尸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士始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蓋玄

端之所用尤多也要之朝服也玄端也其玄冠則皆玄冠也書傳所謂委貌者也禮記曰士冠而祭於已謂玄冠也士齊祭同冠天子諸侯大夫齊祭則異冠也玄端亦有不用玄冠而用冕者天子之齊服也蓋諸侯以下之齊服皆玄冠玄端而以組纓爲別諸侯以丹士以綦是也惟天子之齊冠用冕耳玄端亦有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者則諸侯以下之始冠也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績緌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而以玄冠也玄端之施於冕及緇布冠者惟此二條其餘則大抵施於玄冠也凡弁之服惟爵弁以絲與冕同制韋弁卽用靺布也皮弁冠弁則固皆用布也凡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弁服雖上下通用而其用則同有不同者矣○儀禮圖著五冕三弁之別而文獻通考則謂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若與楊氏說異其實一耳蓋通考所謂弁者儀禮圖之韋弁皮弁也所謂冠者儀禮圖之冠弁也統言之皆曰弁細分之則冠與又白爲冠耳○通考曰冕始於黃帝奧以爲祭服所謂皇而祭也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爲殺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始服弁而

雜小記必以冕爵冕弁之尊卑爲分矣○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由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濫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僭服故天子之冕以之祭祀其次則衮節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如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青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遣奉聘服之卿士於君麻冕黼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冕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適禮之宜焉而已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廷平李氏】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言禮以別凶賓軍嘉而所謂月吉也【朱子】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自擇【南軒張氏】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仕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勉齋黃氏】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川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慶源輔氏】君未致仕時乃常禮不必記【雲峯胡氏】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蒙引】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

君子二字玩蘇氏註似大槩說然鄉黨一篇總記夫子之事則此章亦宜貼夫子爲正○范紫登云首二節以色字爲主有綠不正對當時四節以財字爲主夏葛冬裘對衣裘二節以佩所當佩省所當省對衣裳二節以見致其意朝致其敬對各項分開對說亦是總見時中之聖即衣服間而無不各合其宜如此　見蒙記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用之陳氏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朱子】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南軒張氏】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忘事也【勉齋黃氏】或曰齊必有明衣布並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慶源輔氏】變食必致潔遷坐以異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新說約】莊子註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錯日通謂芸臺椿韭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詩于沿宮謂變食只在此等非必如今釋氏之斷肉或又難之曰齊向不茹何況肉耶然據周禮又以加牲盛饌等爲變食則飲不飲酒茹葷之說猶爲誤引姑闕如可也【范紫登日】此重因必字凡人心習而玩故衣冠起居從新變易庶可收攝此心齊莊靜一但日明衣日寢衣則所以潔其體者不以晝夜而殊矣日變食日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間者至矣蓋齊既爲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則聖人非必有不齊亦當有以致其齊爾

兩必有字兩必字見聖人於齊最爲慎重故衣服食息不同於他人并不同於平時蒙引云上兩段是致潔以盡敬下兩段是變常以盡敬是也　見蒙記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

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禮記少儀篇註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鄭特牲疏云先牒而大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鄭特牲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慶源輔氏〕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故也其流則爲窮口腹之欲矣雲峯胡氏糳通作鑿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淺說〕食不厭精節言食之欲於人者聖人所不去食饐而餲節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也〔蒙引〕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曰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愚按前說則古人以十斗爲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內則註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四書講義〕不說要精要細而曰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於形容處喫飯着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着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嗜人嗜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困勉錄〕本文精字與八斗爲精之精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爲糳之糳微別蓋曰精曰糳本有定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糳不指定九斗八斗也註鑿字亦如此大全雲峯及備考之說太拘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朱子〕不時不食漢時所謂穿掘萌芽蘊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其害於身也〔吳氏〕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謹疾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糲故曰惡耳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存疑〕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蒙引〕曰飪謂烹調生熟之節生有生之節熟有熟之節宜生而過熟則滯宜熟而過生則硬存疑單重不熟非是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疏言飯之齊和四時常溫比於春時故鄭云飯宜溫大羹鉶羹菜羹等其所齊和四時常熱故云眡夏時羹宜熱故也醢人醯人唯有醢醯不言醬則豆醬也按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眡秋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眡冬時飲宜寒故也○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

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註醬謂醯醢也○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齊當爲韲五韲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韲菹之稱菜肉通○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蠃螔蝓蠯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芹楚葵也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註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疏鄭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註醯醬以醯和醬公設之者以其爲饌本疏按歸餼醯醢別知此醯不別而以醯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統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禮記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

滲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服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蘸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蝸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析稌犬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和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濡豚包苦實蓼者濡謂烹煮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濡雞醢醬實蓼者言烹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濡魚卵醬實蓼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烹其魚又實之以蓼濡鱉醢醬實蓼者謂烹其鱉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服脩蚳醢者服脩謂服脯也言食服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即上麋膚謂熟也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藤鄭云桃諸梅諸是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鱉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濆雞豚之屬爲進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服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逮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宋玉】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一書[illegible]

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不孔子所不食者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illegible]問不食與不生[illegible]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幾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才當恁地做時便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雙峯饒氏】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鱉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汪氏】曰之義爲分分則彼此必持其正【何屺瞻曰】時文謂醬無專司殊根其疏周禮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鄭云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甕醢人醯人醬之專司耳安得稱其官而昧其所掌乎古之所謂醬登之於籩豆者也凡山珍海錯亦皆是非卽今人日用之食醬也後輩作者自喜以鹽與醬作視爲巧而竟忘醢物之亦爲醬乎王云醬不預宴饗按公食大夫禮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爲正饌之首實三飯以湆醬爲正食何所據而以爲不同列折俎乎又云不預祭祀按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鄭氏謂菹醢皆以氣味相成亦猶芥食之魚膾芥醬之屬兩兩相配也少牢饋食禮又有葵菹蠃醢雖不敢用褻味加公食大夫禮之後以醢和醬然凡醬皆在則貴多品也何所據而以爲不同耶茲芬乎【吳荊山曰】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疏謂烹煮之時以其汁調和也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此謂相配而食也按此一係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用之醬饒雙峯食濡魚用卵醬云云及蔡虛齋所云五物用醬皆以調和其汁並似混看○按疏謂服脩蚳醢以下相配而食然不云相制恐其間或取味之相宜如桃諸梅諸和以卵鹽之類不專是取其相制也又加牛宜稌羊宜黍一條註云言其氣味相成可見凡食之相配者不專取其相制也又加春宜羔豚膳膏薌一條註云謂其太盛煎以牛脂之膏節其氣可見凡烹調者亦未嘗無相制之法也【汪武曹】曰按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凡一菹一醢三菹三臡乃朝事之豆也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凡三菹四醢一菹乃饋食之豆也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

醯筍菹魚醢凡一豆四醢三菹乃加豆之實也共二十四豆而醯醢魚醢皆再見故曰五齏七醢七菹三臡此四豆之三菹醢醯豆之實兩爲兩也[周勝侯]曰有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等類是也有食時所用之醬如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等類是也二者似應兼說但此就食時言恐其不備當以食時所用之醬爲主○聖人只是一箇正自裡至表自大至小無不皆然偶有不正自是不合他意便不能安聖人非有意而爲之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　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樂記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朱子]非特肉也凡蔬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慶源輔氏]酒以爲人合歡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節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北山陳氏]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肉勝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覺軒蔡氏]集註謂以醉爲節或者留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繼以爲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爲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者正謂此也[胡氏]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無量不及亂夫子則可程子以浹洽而已爲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說約]按輔氏說酒無量似兼人言之然諸家不從達說或爲賓或爲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爲限量言只飲若干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然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乃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許亦史]曰上三節是慎於飲食之物此節是慎於已之飲食[李岱雲]曰纔有量便歡不盡矣然常人以滿量爲合歡不盡已王次通聖人以無量爲合歡不至於迷亂故曰以醉爲節

[周勝侯]曰醉士謂量不及亂不重無量然按自爲限量而不至於亂賢人猶可勉爲無量而不及亂所以爲從心不踰也不及亂緊從無量出二句正須合看纔見聖人從容中禮之妙飲酒以醉爲節過則亂矣聖人纔到恰好便住自不至於亂不及字正好體會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illegible]）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經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馮氏]凡薑於內而不宜者溫者足以達之積於中而爲患者辛者足以散之[集註]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和[李黃霽]曰常人重口腹之好遂有傷人之物而亦不撤者聖人飲食便盡飲食之道有益於衛生自必設之故薑之味非美而聖人自不撤焉此常人行之爲偏好聖人行之爲得宜常人嗜之爲從欲聖人嗜之爲順理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說約]不多食句蒙引通說折衷俱不承薑說[周勝侯]曰不多食當承薑說上文言不食者多且不使勝食氣與不及亂分明已是不多食事此不應泛指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

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葢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輯講]陳氏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存疑]出三日句蒙引云此句是記者推夫子之意最是又曰當看地方及天時何如此說未是蓋天氣雖寒地方雖遠亦無有出三日之理若出三日亦怠慢不敬矣[辨疑]亦史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幽明而敬人鬼[匯]武曹曰朱子駁南軒云出三日不食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說更詳盡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輯問]諸脉皆屬於目諸髓皆屬於腦諸筋皆屬於節諸血皆屬於心諸氣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朱子]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新安陳氏]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語言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蒙引]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翼註]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不他而養生亦在其中矣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朱子]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時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勉齋黃氏]飲食以養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則亦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慶源輔氏]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尹氏]飲食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齋敬[新安陳氏]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閒之地[翼註]此章在不多食上一節上是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首節言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節養生之周七節泛說言推理是從所欲不存也八九十節就飲食而及其錫賜報本向時通論無非聖人之體也[困勉錄]蘇子由云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蠶先虞先嗇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敬也[說約]按曲禮註古人祭酒於地設食於豆閒有板盛之卒食撤去

此見聖人飲食各得其宜自首節至不多食節已說完了下因飲食而類記之。有不厭者有不食者有不多食者有不飲者有不過飲者蓋飲食本以衛人然稍有不謹則反足以傷生而不足以養性故夫子慎焉然亦是自然中節非作意而為之也。為賓須要盡主之情為主須要盡賓之歡但不至內亂德行外觀威儀故曰無量不及亂說約重不及亂是正解然聊佚謂無量不及亂附當合看其論更精。不多食當指蓋說明初人已有此論非剩曰膠矣也但玩註無貪心也句則自宜統承上文說為正有時說以備一解耳。此章推寢不言句不在飲食上說亦是照上句而及之耳 見龍記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朱子]問席不正不坐

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少蕺葉氏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雲峯胡氏〕曰不正不坐曰必正席一席之敬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吳氏〕危坐爲跪安坐爲居凡禮坐皆謂跪也〔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泛說爲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以方爲正以事爲正此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未及此〔范紫登〕曰非無意於正亦非有意於正註心安二字正見從心不踰之妙〔李衷一〕曰此章說聖人平居言不正不坐以見心安於正意未嘗說至南鄉北鄉側席專席也

此見聖人心安於正並非出於有意一坐如此其他可知　見講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范氏〕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說約〕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也說入耳箋鹿門曰始之旅於進也長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習齒讓於始繼之旅而退也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所以讓齒讓於終〔王宇泰〕曰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遜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斯字重〔李衍雲〕曰鄉人飲酒一句便有夫子在內爾不敢字正發得斯字意出此即敬老之心不容已處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朱子〕曰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個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此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禮郊特牲云鄉人禓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逢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亦得依己而安也〔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儺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舊有君子孫爲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存疑〕還是致敬意不是欲使神依己〔翼註〕人但知朝服是敬古禮殊不知註近於戲三字正不妄下蓋其事近戲卻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不褻視古禮處〔說約〕朝服或只如今人言公服○鄉人儺爲孔子儺也故然只鄉人儺三字已見大意上條鄉人飲酒句亦當說有聖人在內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困勉錄〕鄉飲酒是州長黨正之事是公酒此是叔伯甥舅歲時相聚之酒斯字最重○致敬一則主賓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先王之禮不可因近戲而忽之此重古禮邊〔周聘侯〕曰此以重古禮爲主不必說盡賓主之禮朝服即今制之大慶賀朝服敬古先王之禮故朝服以臨之如對先王也若云有官者之常服反將聖人意看得輕忽了且既云常服安得謂之朝服乎蒙引非也○立於阼階中便有賓主意在帶說無妨

鄉黨莫如齒一飲酒亦必視杖者爲行止見夫子敬老尚齒之至意○古禮當重不以其近於戲而忽之也盡賓主之情

意亦不得略過須在重古禮內帶說王㫋
依已而安意作餘意補出亦可　見龍記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朱子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蒙引送本送使者而曰如親見指其所問之人也蓋拜送使者亦是爲所問之人也從說非拜使者乃拜所問之人有使未行而神先通意許亦齋曰此節誠見於已之交人下節誠見於人之交已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通山楊氏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愼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朱子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馬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南軒張氏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胡氏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病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周勝侯曰此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上節不以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誠此節不以不飲慮人之賜於必告上見誠問人卽如親其人所謂嘗未達而情已通也再拜而送重所予之人因以重使也此是古禮想當時人多忽略而夫子獨行之心再拜而受誠也未達不嘗而必以直告則愈見其誠矣謹疾意新安見龍記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南軒張氏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馬耳胡氏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廐焚問馬記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過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爲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四書講義不知人貴馬賤所異者廐焚而不問耳困勉錄不乘敢惟見聖人愛物之至不問廐馬見聖人仁民之至周勝侯曰廐焚宜問馬而不問人聖人則問人而不及馬等殺甚重貴人意甚之所不及者也心專在人故不暇及馬註末暇問饋貽甚妙仁民愛物聖人之心也而貴賤有別同人不問馬倉卒之間而等差以辨見聖人言動自然中節無一毫計較安排見龍記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音許六反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曲禮餕餘不祭朱子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慶源輔氏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雙峯饒氏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困勉錄此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章同看周勝侯曰同一賜或食或腥或生處之不同此同中有異也本文要緊卻在三必字上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膳夫授祭王所祭之物飲食必祭授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南軒張氏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illegible]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先生謂齒尊於已者異爵謂貴於已者後祭示讓不爲已也先飯示爲尊貴者嘗之也則侍食於君可知然玉藻言後祭此言君祭則已不祭宜別也李氏賢曰云侍食則已非客矣但人或於君祭而已不先飯便是以客禮自居聖人自不敢當而先飯總是敬君之心出於誠然故自能中禮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朱子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云寢當東首時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疾時爲然曰常時固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南軒張氏雖不能興不忘恭也慶源輔氏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加此變雙峯饒氏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新安陳氏天地生氣始於東方許氏史曰按君必立於阼階東首猶阼階之意俱可作推說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illegible]

此一節雖記孔子事君之禮然御非朝常大禮之所在君前飲食起居之故無往而不謹如此不以常變而有殊益見中禮之妙也

首節是受君賜之禮同一賜也而處之各異明以所賜之物有殊耳○次節是侍君食之禮以膳宰自處而不敢當君之禮敬之至也○三節是答君視之禮雖身處病中而不敢稍褻亦所以敬君也○四節是奉君召之禮聞命而疾趨重君命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古禮也春秋時已無遵行之者矣夫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想在此等見蘊義

入大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偶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未及故也吳氏殯於室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蒙引按無所歸然後殯亦見不徒爲俠烈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峯胡氏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新安陳氏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蒙引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一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廢義無

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何則只是於義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已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魏元忠受武后遺賂而感泣不知義也一介之才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元忠之不能效義於李氏也明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元忠乃爲武后之諂恩所動甚可惜可恨也此約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方孟旋曰謂之朋友我之親彼兄弟之好也隱之以兄弟之祖考我固其子孫之類也在子姪之列則宜敬祖考之賜故有祭肉必拜以示恭處兄弟之間不必計爾我之迹故雖車馬不拜以明義王武曹曰前段闢非祭肉句醒然題不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而必插非祭肉三字在內正須借此生波若竟以不拈爲高何以見題句之妙周聘侯曰若重祭肉拜受當云非祭肉雖車馬不拜矣今御提車馬在前可見祭肉是舉來陪說本文只是朋友之饋不拜耳車馬舉其重者而言重者如此輕者可知註中朋友有通財之義分明見饋無可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見祭肉當拜處正見凡饋不必拜處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死無所歸而漠然不顧豈待朋友之義乎祭肉之拜敬友之親也尋常饋遺乃友誼所當然而僕僕亟拜則視物重而視友輕矣二節總以義字作主○題旨固重車馬不拜上然記者既以非祭肉三字相形則註云敬其祖考同於已親意自應發揮不可竟將三字略過不僅作文之法宜爾也　見龍記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也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illegible]輔氏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嚴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害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恭敬而尸則過於肆放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南軒張氏狎謂與顏數者洪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習熟者褻謂見之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與人處生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註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illegible]覽式者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illegible]許氏古者車皆立乘馬駢車驟難於立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扶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彎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注說凶服即上齊衰重言之者此指在車時也范紫登曰上句哀人之死宛然下車而泣之意下句重人之生儼然登拜而受之意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主敬客故設盛饌以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致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蒙引主人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可見今之待客亦不可

任情從簡但要知禮敬之意不全在飲饌之間則可矣固廢滋
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人爲盛玉公有房蒸
親戚有殺烝此以事爲盛山居則珍
魚鱉水居則珍鹿豕此以地爲盛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詩曰敬天之怒朱子問有終日雷終夜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時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者並行而不相悖非聖人爲所驚惶而失次也

盧家之容不同於接人之容接人之容不同於事天之容卽此使見其變然每節要各自有變處惟首節不甚見變意須

註云與常人不同卽是變只是　見龍記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朱子文集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爲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攻貳綏以先升註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曰散綏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人驟前右等官卽其職也慶源輔氏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存疑重在正立不重必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庸不正不生一也蒙引重正字不甚重立字執綏字萬按一因綏是挽以上車之索記所云僕并轡授綏及僕人之禮必授人綏是也麟士謂作初升車則竟立字當作在車中升車猶乘車耳劉上玉謂照下車中二字卽如註初升未嘗不安劉說爲是升車挽索時亦可正立無礙立字也李岱雲曰正立猶是方升未升時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朱子問車中一章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爲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溯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欬欲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爲惑衆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新安陳氏大夫得乘車親聞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唐氏聖人心安於

正借三者以形容之蒙引立惟視五巂式惟視馬尾雖有顧時亦不過轂不內顧也存疑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或人又後一節故曰且蒙註不內顧親容直不疾言聲容肅不親指手容恭鄧川林氏內顧則頭容不直疾言則聲容不肅親指則手容不恭車中乃瞻視所係也汪武曹曰孔疏云廣弘大也車已高若在上而常大欬似驕矜又或衆也此條忽將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九字說爲車高大三字且並之也字之上遂令人不可解孔疏又云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今所改亦不如原文

夫子周流列邦居家日少登車日多玩必字及三不字見其無時不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見龍記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朱子色斯舉矣不致詳審

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傷害何從生乎〔胡氏〕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知爲何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愚〕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並〔雙峯〕饒氏說此節是槪指凡鳥下節乃引雌雉以證之〔邱月林〕曰要看斯字後字此中已有時字意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用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慶源輔氏〕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眞氏〕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俟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此章文畧不顧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翔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取雉供之夫子三嗅而起聖人寛大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尤明云〔蔡氏〕士之修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爲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有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不期而合也故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董氏〕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見劉註蓋古字若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生平敢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困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匿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舉者當參看〔臨川吳氏〕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嗅字亦錯文之誤也〔田〕魏叔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譬人意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幾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予路共之微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爲証〔祝滄柱〕曰六之用舍行藏小之動靜語默聖人隨時各有妙用記者借鳥寓意歸結於喜全篇取意甚擬不出爲聖人處亂世而能全身爲見幾明決之效也〔楊江陰〕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天動合乎義聲爲律而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以天道示至教也

通章重時哉時哉四字鳥之時於飛集飲啄處見之人之時於行藏進退處見之鳥唯識時故繒羅不得而害人惟識時故禍患無自而侵章意如此惟聖人能隨時處中意不必入正文於蹈後補出則可。此章本有錯簡只淡淡說來自然聯絡爲妙若有意牽扭便非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勿軒熊氏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厚齋馮氏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饒氏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或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令如古樂雖不可得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撰出無限不好聲音只是繁碎耳○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禮樂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也因慨嘆始不過浮薄之靡濁此風氣漸而趨壓者亦爲之始不過少年之士倡此趨薄而老成人亦和之實際爲曰凡文而於字即之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時俗多逐流而拘末聖人欲損過以就中所以轉移時俗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新安陳氏問孔子從先進然郁郁之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周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爲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雙峯饒氏問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從文質之得中耶曰聖人之道無過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新安陳氏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正是欲周末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不相妨而互相發從周

正是從先進耳[illegible]引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郁郁乎文哉者也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代以爲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已哉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蒙引約如即若也猶云若我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藹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武周公也四書講義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未可以渾融無是非爲妙也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論者輒以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只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背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生反質便是老莊宋言非聖人意○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每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謬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嘆其美善遵王制次義也[illegible]夫

子貢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别諸爨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不必從雙峯臨川不獨井田封建一壞而千餘年必不能復行禮樂由周而來已名非其實漢去周近而不能復古子賜更生之徒所爲發憤而嘆也況後世乎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其時猶可爲而一失則難挽也諷味如字則字望之切而赴之急矣汪武曹曰朱子云禮樂只是一箇用得自不同蓋於禮樂即是用之也若云先進之禮樂後進之禮樂便似各有一箇禮樂矣

周末文勝夫子欲挽以周初文質之得中註內損過以就中句要看從先進是從郁郁之文非從質也尚中即尚質之說亦脳騎墻不可從用之蒙引謝只指日前言愚按夫子聽而在下固不肯避野人之號而徇衆論夫子達而在上尤必欲去君子之稱而正時趨從先進自行之一身一家一鄉以及薦之國與天下皆在內專指得位一層固非專說在下亦偏如字則字內須兼兩意方備○從先進自應照註損過就中說呂陸二家之論最當張江陵謂文弊救之以質安溪先生亦主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終非正解止可備一說耳　見龍記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蒙引重在上句孔子非必以不在門爲憾以其嘗相從於陳蔡同時往來於懷不能忘耳於此可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徐元杰曰唐虞之朝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陳蔡之厄有師弟皆千古奇會劉壢山曰以心言則同憂不同樂以身言則同勞不同逸安得不慨然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朱子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如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問何以知爲弟子所記曰吳氏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所言者者之不審也朱子文集常熟縣學吳公祠記吳公祠者孔門高弟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某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

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役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獨說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譏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斯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高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勉齋黃氏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慶源輔氏夫子之門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發學者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雙峯饒氏聖門之教有

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
者與言文學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爲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
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改者無緣做得好文
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事又須示之以大根底使之治心修
身從本領上做將來[雲峯胡氏]德行卽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
語政事文學卽孟子所謂有達財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
時雨化之者註所謂顏曾是也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
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所未發[仁山金氏]曾子傳道有若似
聖人公西亦之才游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
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
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擧開元禮旣拘十哲之數其後
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遂以子張備十哲
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前次議者綴以顓路曾晳
侑然亞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
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庠序之禮先獻兩
而後燕饗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獻陳享先聖而南面於
堂以顏曾思孟侑用燕禮籩豆簠簋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
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餕食如鄉禮之例爲斯爲得之其
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新安陳氏]曾子晳之子是時尚少不
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
在列焉[容齋隨筆]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
言未可盡信然要與他人不同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毛詩之
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
傳而至大毛公於禮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
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詞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
受之於子夏穀梁赤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
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蒙引]聖人教人各因其材
於此可見此是餘意[雙峯]註四者當以道字貫德行者體道於身
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昔之患
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蓋未重其難之人而
冠以四科者亦見孔門多材卽小小聚會亦無不備況杏壇之
稠之間乎禹稷地又猶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
子恥之小司馬大戴皆各爲辨正引闞止字子我斯上書以證闢
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
子沒後所稱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讚之無復質孟恐非也然
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特
有以哀公三年已酉季康子召至哀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
中間旣從陳蔡又使之荊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暫
捨師門而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聞時子游年十
九子夏年二十六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晷
能髣髴而年幾如許異哉[說約]旣記此十人而又日其所長者
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玆歎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
也[四書講義]只在從難發論方知四科亦一時偶然所記後世
以定十哲陋矣[困勉錄]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
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辜引重在上句頓是
○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作道記者正意重聖門多材
若聖人因材造就已是餘意至惜諸賢不得大用尤屬旁意餘
華[陔曰]顧乃不知何人所作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
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乃言曾輩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
幾若偏於抑揚然卽其書考之大抵當與禮語闕無所考訂之
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與禮所聞者十有四
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截叔
氏之語若譏之而貶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玆其爲文
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蘊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之
士矣[陳幾亭]曰言語以下諸賢非無德行也但未粹未完耳使
全與德相畔則稱張言語
申商政事梁所文學矣
患難相從安樂弗見聖人所爲思之而發嘆門人從者字中
歷歷指出姓名見夫子所寄慨者是此等人也又列德行等
名目者見一時偶聚而各極人材咸備故足係夫子之思也
○可悲感處全在皆不及門四字而所以悲者卻因其相從
患難耳
見能記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
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
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

以深贊顏子云爾　慶源輔氏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因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發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厚齋馮氏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益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蒙引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說上小註分非大誤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推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爲非助我者也四書講義無所不說正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說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不違如愚卽是回之無所不說說乃渙然冰釋怡然順應而已若欲刻畫說字說來有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境界非顏子分量也困勉錄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說存疑謂俱當安在無所不說上蒙引謂俱安在非助我無所不說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俱是作深喜看了依存疑則本文兩句似作一抑一揚看了蒙引難已得之

然愚意以默識心通補在無不說下似尤妙湯霍林曰助則有不說無不說則非助非助我無不說合成一語方盡形容困勉錄曰默識心通二句安在本文上與補在下只是一般蒙引與困勉錄之說皆可用也困勉錄又云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詞深喜意在言外此節與不違如愚同與語之不惰亦同然不違如愚下有發回之詞語之不惰亦是贊回之詞而無所不說是若有憾之詞愚謂無所不說所以贊回者至矣聖人本意重在無所不說卽是非助我處則有憾意正須歸到深喜上不得謂二句俱若有憾之詞也李岱雲曰語氣當云回也竟不是助我者也但於吾言無所不說而已如此方是於憾之之中而寓深喜之實若一斷住非助我句再折出無所不說來則分明成兩截矣

二句須一氣趕出界作停頓轉折便非語氣口中是若有憾心中是深喜之非助我卽在無不說上見須要曲曲摹寫似憾實喜神理○若因者也二字一用兩截斷講卽失題情○有說有不說方有辨難觸發無所不說又何助我之有○默識心通二句似宜依存疑安在無所不說上語氣更順再酌之　見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勉齋黃氏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間於其言是爲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則誠著而德彰矣吳氏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胡氏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孔門豈獨閔子爲孝然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夫子所以獨稱之歟新安陳氏夫子唯稱其孝註兼及友者蓋友於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閔子不必謂非異

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公遷朱氏此孝卽其孚於人者而稱之以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以外爲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導于堯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只是同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人不間三字四書講義閔子騫後母事不可爲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俚鄙者孝字只以處還爲得若謂譽其子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卻不然處書未嘗諱瞽瞍夫子以犁牛之子喻仲弓可見矣誦家生曰胡氏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閔子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周聘侯曰註既載胡說或問復引韓詩外傳見閔子所遭乃家庭之變變而能不失其常內外稱之無有異詞所以爲孝人言固非易卽其父母昆弟稱之亦甚難也輔氏承人不間是近說胡氏專以處變言更切閔子本分孝不到十分盡頭雖父母昆弟尚有間言況他人乎此閔子之所以爲純孝也○處變一層集註不載伐檢柱謂閔子地

似父母昆弟之言爲難終非正辭且於人不間三字口氣不合○或問既引韓詩外傳云云則處變一層於說完正意後略補數筆或一段亦得但夫子口中終須要說得渾融且隱躍爲妙　見龍記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朱子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雙峯饒氏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爲表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謹按擇配只稽言之一事 一日夫子於南容謹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多言則嘆其不幸於宰我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佞而不言則謂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謹淵生曰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本原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謹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也周聘侯曰三復是反覆流連意一日者終日也不是偶然一日如此意中深知言之不可不謹故玩味此詩流連不盡 語類以謹其言行合說然此處只重謹言能謹言則必能愼行白圭之詩原只貼在謹言上說也○三復有時時諷咏

取以自檢意　見龍記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亡無同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夫子答之觀答哀公雖略然有顏回者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已該未聞好學一句雖略而未嘗有欠缺也說約此章繫下諸章只是借顏子事前章重在不遷怒二句此卻只重末二句乃深惜顏子之意觀門人將數章類敘可見　見龍記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王制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朱子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爲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謂命車曰禮云大夫賜命車者斬張氏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薄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夫子視淵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饒雙峰氏非之禮椁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賻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爲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厚齋馮氏但鯉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徽洲才不才兩句優哉回鯉字出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求硬貼此句○四書釋地又續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恐譌三十下脫八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伯魚前一年卒不然則云王肅註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詞豈不笑殺人

此見聖人處師弟之間與其所以處父子者一般鯉有棺而無椁而於顏回則必舍車而爲之椁於義未順即於情未協矣喪葬須稱家之有無顏路之請殆乎情夫子則一裁於義而已 見龍記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勉齋黃氏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爲己之喪也雲峰胡氏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洪氏亦以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新安陳氏夫子之道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也蒙引夫以顏子存亡關係道統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爲昔師弟之好而已也講授一曰此見夫子爲道而悲也重天字道之絕續天實爲之

顏淵乃聖門第一高弟淵死則斯道少傳人矣此亦似有天意在故夫子呼天而發嘆夫子之嘆爲道嘆也 見龍記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李衷一曰此是承上從者子慟矣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爲慟句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 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勉齋黃氏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爲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爲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爲慟耶新安陳氏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前章之嘆爲斯道絕續之所繫而深其感此章之慟爲師弟關切之至情而致其哀 見龍記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禮檀弓篇下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朱子門人謂回之門人新安陳氏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爲而貨不能辦爲者故云

稱家之有無分亦得爲者不在此與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
財不可以爲悅兩言要盡（蒙引）厚葬猶棺椁說或曰椁說是矣
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槨此句內有瘞意在否不成只
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總槨椁在內
葬之一字兼椁
椁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蓋疑詞以請車爲椁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哉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門人欲厚葬亦尊賢之情也子獨不可者貧也意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淺乎之哭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御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此與請車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爲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蓋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蓋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廣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蒙引）此須以曾子易簀事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極要無纖毫之憾情必準於理不可不及亦不可過門人厚葬顏淵與顏路請車同未免失之於過使顏子地下而有知亦必有所不安於心者故夫子責之（見能記）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蒙引）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卻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凡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道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

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學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其聚而生則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子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知覺運動陽之爲也氣之濁者爲質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精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天形魄歸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之理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也

前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語類)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又焉能曉其所以死○(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則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慶源輔氏)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一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生死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其理則非有二也(覺軒蔡氏)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潛室陳氏)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徹始終不可究語之事也(雙峯饒氏)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祖父母生前尚不會奉事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新安陳氏)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先欲事鬼未知生先欲知死則為躐等○告之以深者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公遷朱氏)子路問事鬼神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不許者是鬼神之妙也(蒙引)子路此問使夫子正告之亦須動著事人及所以事之之道不然更答不來要之至理實不外是使子路果能因子之言而先盡事人之道則事鬼神之道不待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一故也(四書講義)事人事鬼知生知死宜直道其所以然之故須知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為人正要於事人知生處著力(困勉錄)此章問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南軒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非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就道理上看則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學之序識事人之道則

盡事鬼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兼兩項朱子意重有序一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知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云云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真實語世儒乃謂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按程註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即是告之以事鬼告之以知死也伯恭說亦如此然須知其與圈內有別要之亦相發明當云夫子不徑告子路以所兼明而亦已深告之矣如此則兩意俱到○大全辨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說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耳如人之生也直註引易原始反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說非孔子立言之意小註蔡氏輔氏皆附會朱子不可從張氏說註未是○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知生吾順事則知沒吾寧也麟士只主理言似偏若祁蔗珠不見責落麟士反以為藴藉而嘆其妙吾不知也存疑只主氣言亦偏也○須知知生知死當兼理氣之理乃當然之理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蒙引云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今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又焉能事鬼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蘊而不露引而不發按蒙引說即麟士以邪蔗為蘊藉之意看來還他實落為是何必為此影響之論○事人事鬼知生知死蔡氏以知行分然須知人鬼邊亦有知生死邊亦有行但此各就其一邊言耳(孫淮海)曰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武曹)曰幽明終始初無二理是理之一處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是分之殊處木題原重分殊邊然理一終是源頭夫子不告乃所以深告之者正為其一而二二而一耳(陸稼亭)曰夫子教子路向平實切近處做故以人字壓他鬼神字以生字壓他死字但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所以事鬼知生之理亦不出此

子路問事神問死未絕在窮高極遠處著想夫子以未知焉知未能焉能答之若以為無暇及此者欲其反而在平實處用力所謂教不躐等也事親事長事君惟此仁孝誠敬事天地山川百神祖考亦惟此仁孝誠敬則事神之道不越此矣氣聚而形以成斯氣散而神以歸存則順而生理以盡斯沒則寧而死亦無愧則知死之理不越此矣夫子不直說破所

以使其思而自得之也 見龍記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誾侃

音義見前篇行 折頂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 誾誾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靡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問行行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渴之若之氣象若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誾是深沉底侃侃便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冉求平日是退遜人如何也有此意曰四子皆大同小異求易復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迷藏含糊之意蔡氏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唯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諫已以下爲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勤者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處可知其得失矣處失其宜則由侍者之處伍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雙峯饒氏問於行行者有何樂曰樂字終難說所以註以爲或是曰字之誤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冉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爲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惜其太露無含蓄耳四書通進道貴於剛爲其拔拔而有爲也閔子數人皆剛德也此夫子之所喜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太著如十分中尚有一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而絕無一毫柔順矣如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處事者剛也問寬錄存疑云閔閔語錄作和悅而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存疑之辯未是有疑必問有懷必吐非諍而何○裴然齋朱子謂冉求柔弱矣何以有侃侃之風大抵求之質是剛柔參半底○此章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公遷專主容貌者非謹案生因三子試程意許或直中有和子路則純用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奔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朱子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讀處不在於致死之時而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爲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如衛君待子爲政夫子欲先正名遂以爲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爲非義也新安張氏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如擇之不善不義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矣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也新安陳氏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類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蒙引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爲不能改其行行故耳非夫子爲子路謀之初心也○夫子發此言特其本心只欲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閔閔侃侃行行者記者之詞非夫子所言也上文行行只性好著說淺說存疑尹註有不得其死之理下一理字最穩聖人但以理斷之非決言其事也

閔閔者和也而不全於和自有剛意在侃侃者剛也而不全於剛畧帶和意在行行則純乎剛矣純乎剛者恐不免過激過激而有收斂之道故夫子既樂之而復警之○范紫登曰並體重大非有磊落剛毅氣象不能擔荷夫子樂之亦取狂狷之意歟語最好　見龍記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甫新張氏〕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毋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也〔慶源輔氏〕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蒙引〕此兩句只是一連串意無始而商量未決纔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詞從容而厲皆先輕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困勉錄〕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詞○改作意只主勞民傷財而斬以聚斂為說另是一意似亦可兼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甫新張氏〕有中中於理也子閔閔之氣象如言仍舊貫如之何詞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嘉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侍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能容如此〔蒙引〕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措弗措遞說遞說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為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不妄發遂以為一反一正不知下妄發三字只是

朱子問范本交不言字而止閒也雙峯就仍舊貫二句看出閔閔氣象甚妙蒙引若與之相反卻不是駁之只恐人誤認其說耳玩雙峯語中一個字便自無病然須識閔子氣象是後人從其言想像出來若夫子當閔子處只重言必有中即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夫人不言二句曰氣言此人不胡輕說話但說者便中理意全重下句亦以警辭也吳氏以為一反一正蒙引駁之極是但紫引謂此是相趕說與有弗學不遂遂一樣恐未是不遂遂是相趕說此與有弗學是以上句提下句非相趕也須辨新武曹曰大全註云夫人不言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忽見聖人婉諷語氣不須更涉魯事此擇耳齋錄之說最害義理且閔子口中豈能不說明魯事則夫子口中又何必以不說明為妙乎何艀錄曰閔子直言何必聖人直許言中何等光明剴切時解必欲婉詞冷謬其〔周聘侯〕曰此章不重閔子之言婉而善入只重發必當理閔子一言夫子一贊而長府之作不見書於春秋聖賢偶論議論其有益於人國也如此○有謂夫子口中不必說出魯事者大非閔子已明言何必改作矣豈夫子反欲含糊耶魯○圖重在言必有中句然上句亦不可竟畧過有此一句方視得起下句天下輕易出言者往往不能符合義理切中事情故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曰仁者其言也訒而又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見龍記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雲峯胡氏〕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蒙引〕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言此以深子路欲其變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

致瑟也○剛勇中和皆分體用[周聯侯]曰奚爲於丘之門不是當鼓於他處不當鼓於吾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已尋於丘而氣質不化則於丘之門也亦奚爲哉

亦門升其剛勇之氣而進之以中和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南軒張氏]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階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御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聖人之言隨時變通所施各當由之瑟二句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二句爲門人言也爲子路言則誨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要知堂與室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概云[存疑]言子路須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便似貶之也[困勉錄]未入於室與亦不入於室註雖一以精微之奧言一以聖人之室言然只是一樣玩後章語類林問一段可知子路與善人分別處恐只在不踐迹與升堂耳○註不曰未可因未入室而忽之而曰未可因一事之失而忽之者就一事之失亦足見其概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妙[湯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李岱雲]曰下一已字特字重在升堂上欲門人之不可忽之也語氣常云只欠進一層工夫非謂尚欠一層工夫不能至也

首節是聆由之瑟而惜其音未出於中和次節是因門人不敬而美其學已進於高大抑其短而表其長兩不相妨也○未入於室是足升堂句要縮入上句內說方妙玩矣字也字語氣自見未字更須着眼言堂與室原不相離從此深造甚易特此時尚未得入耳 見龍記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等語此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之類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小子當灑掃應對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雙峯饒氏]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云云可見規模狹隘[蒙引]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困勉錄]義道皆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着落[illegible]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盜鈴見識時說並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要中說出來[困勉錄]師商亦各有所長此章夫子獨舉其所短○臨上謂首節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文一問證子貢師愈之問則是謂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首節何必不說破中字也[蒙引]存疑極明○此總言師商之未得中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吾人語默動靜以至天下國家之事皆有箇恰好道理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此之謂中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倪浴柏]曰首節已明指二子之失所愈一問正就過中處就其力有餘耳愈字與賢字不同[周聯侯]曰子

貞今下便以師爲賢一聞過不及之論御曰自此便道是師愈然則語氣直與然而不同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禀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爲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抑則過者愈過不及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既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註不過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就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蒙引]不必依慶源分材質義理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材質矣○尹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尹氏本意尹氏只說小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文意自見[存疑]師也過商也不及此聖人即二子之爲人而以義理斷之也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及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只爲子貢不達故復告之[困勉錄]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二句輔氏解雖非正意然亦可兼說[翼註]困之曰子張是箇務外的人常欠些斂的意思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些大的意思故曰不及大道極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曾走到中都那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過與不及同是失中有何意味[illegible]曰過猶不及正見有餘者不足恃也李[illegible]雲曰呂氏謂夫子到底平分說恐未然首節以孰賢爲問而夫子各指其病痛處自是平分說至子貢單提師愈爲問而夫子因言師之過猶商之不及而未嘗急[illegible]正當從過說到不及不可平分[講]聽侯曰師與商孰賢未言賢在人故兩人平放說他過不及然則師愈是單言師賢故將過之不勝豎起來說末節側重過邊勿倒說成不及猶過道以中爲主過與不及皆非中也不得定其孰賢又安得知其孰愈乎○如射箭一樣射過了正鵠的與射不到正鵠便

落下的一樣並均之不能中也又如走路一樣走路差了路一頭往前仍須走轉來方得到與十停中只走四五停七八停必須勉強趕去方到一樣不然則均之不到也此謂過猶不及若平說則仍是首節說成不及猶過則更非矣○過者不及乎中不及者不及乎中夫子已明指之子貢豈猶不知但過似有餘不及似不足雖不至大相懸絕或彼猶勝於此耳故復有師愈之問時文多云子貢談以師爲過乎商以商爲不及乎師大謬○吳因之說自講得好困勉錄謂其好有未是 見龍記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問辨]侯曰富於周公是張爲之賦斂而附益之是黨惡季氏日富則民必日貧黨惡自是害民季氏即不富也不當爲之聚斂況已富於周公乎而求也一轉正從首句出冀將首句輕放過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illegible]人最怕資質弱若求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爲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這所在都不自知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放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已失之矣當是時遠官重任皆爲公族世官其小

則尺地一民皆非君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除其強僭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反為之聚斂是使惟臣益強公室益不振也故吾子以無敢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末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至此曰然則夫子何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所以深得罪於聖門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度遲而不自知也〔慶源輔氏〕聚斂已不是況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慶源輔氏〕師道尊嚴而友親難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必不姑恕此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峯胡氏〕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謹正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所附之罪明矣案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許責求之初〔厚齋馮氏〕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有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閔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與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新安陳氏〕此觀鳴鼓攻之似非罪責棄絕之耳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義氣中有厚愛之仁意焉孔子之心惟朱子其孰能知哉○使能反身修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雙引〕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富因是推之苟或以識略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歆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施故易曰離利貞〔徐疑〕既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為不忘乎愛不是〔四書講義〕冉有具事之才長於理財為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為之殺富自以為盡其職分不道此卻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待冉有

無此四字在其意中即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勸斷之耳〔困勉錄〕冉有所以至此者一則以心術不明一則以氣質柔弱二意難相連而又有不同其始之事季氏以此二者其總為之聚斂亦以此二者○大約當時季氏功令必十分嚴切為吏者急催科便不得頓撇字亦非得已但吾徒處此又當斟酌時勢之間不至厲民方不失儒者氣象不宜苟且隨俗故此章當着眼在吾徒二字攻求實攻季也〔淮海曰〕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學術未純幾仕季氏便是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不知季氏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刀業吉曰〕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見於仕季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於長府而見於辭費宰之初皆篇本探源之論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尚知此義冉求乃聖門高弟為季氏聚斂附益學道者豈宜出此此夫子之聲其罪者一也況周公何如人也季氏何如人也乃富於周公矣特求不思從而救正使之散財愛民而反為之附益罪又甚焉此夫子之聲其罪者二也總之季氏即甚貧即不富亦不宜為之聚斂今既富於周公更不宜為之附益記者二語已斷定求之罪案無可置辨矣夫子所以深責之 見龍氏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不徑不竇只安乎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發其蔽此柴所以為愚觀家人猶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實不肯然子羔

也是守得定若學到變通處更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是謹厚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饒】引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知不足上○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影也【困勉錄】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知變通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不知變通說故饒引以爲與中庸稍異也○此章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則拘攣能通遲鈍得敏誇毅反眞粗俗成雅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見些小便休今一樣敏的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的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道事看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能通徹終於魯而已○魯鈍者卻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卻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緒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饒氏】魯兼知能言遇一事理難於解悟從事視他人之聰明才辯者覺其遲鈍矣【蒙引】曾子眞實是魯後人見得後來地位高以曾爲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是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知所勵也○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困勉錄】朱子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其義最精據此則此章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存疑】辟註謂習於容止云云此解與後篇友便辟註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柴尤解菁剛命便辟謂順人所欲辟人所惡恐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儀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面爲順辟中心卻少誠實也【說約】【紫登曰】遺乎內者必主之於忠信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二語勢不類恐非【南軒張氏】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實而有所不敏辟則文頗喭則氣俗此皆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蔽而救先也【勉齋黃氏】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乃生質之偏夫子嘗之欲四子先其偏而歸於全乃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喭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死質厚者爲之難一爲之則確實下功直用力到底如必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慶源輔氏】由粗俗夫子常以爲野○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偏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雙峯饒氏】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其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厚齋馮氏】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存疑】喭粗俗是欠細膩欠文氣○四子都是攻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矯歸正也【說約】【紫登曰】畧乎外者必文之以禮樂孟子云曰喭只謂粗俗凡所言所行以及舉動之間皆是下謂俗論也近供証

四子皆氣質之偏夫子言此欲其加學問之功以化其偏處耳老以學問則拙者可進於明鈍者可歸於敏浮夸者可返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先進 天 書院藏本

於誠實粗俗者可造於醇雅矣 見龍記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朱子問註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貧美而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空爲匱之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害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何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語錄顏子屢空說作空無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空虛處○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爲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先生卻作屢空之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固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富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少雲峯胡氏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新安陳氏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雙峯引也庶乎言幾與道爲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若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辦在故只曰近道屢空是又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爲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存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有所立卓爾此是近道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其屢空亦因可見困勉錄先輩以造詣操守分說看註中又字最明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 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 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朱子貨殖便生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朱子問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於平日所講論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卻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發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屢[illegible]胡氏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參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侔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illegible]氏或者不喩乃謂子貢眞好利者夫焉得爲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正之乎[illegible]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此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所自勝也[illegible]屢中

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
而料事耳。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
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呼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
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
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莊武曹曰庶乎對
億則屢中屢空對不受命而貨殖兩節上下截各是二事彼此
緊相對照勉齋雙峯皆如此說最爲直截分明求之本註首節
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次節云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觀又字然字可見兩節上下
截皆是二事且不如顏子安貧樂道句既對屢空又可見才識
之明二句與近道相對也陳氏誤認註中安貧樂道爲二事而
謂貨殖不如安貧不受命不如樂道蓋其意欲將貨殖對屢空
不受命對庶乎不知惟不受命故貨殖只一串事註中樂道二
字乃帶在安貧上說非兩層也語類謂不受命在平日不因其
貨殖而言亦將不受命與貨殖說成二事與陳氏同失殊非本
註之意恐記錄者誤耳蓋不受命而貨殖句是言子貢之短億
則屢中是言子貢之長以之對照上節則短處既不如顏子即

長處亦復不如也蒙引抑樂道帶在安貧上說而議陳氏之非
固得之矣然卻又謂勉齋說爲未穩雙峯說爲太拘何也蒙引
云賜不受命而貨殖此正與屢空相反其不得爲近道不待言
矣又云不受命而貨殖是言其短下句是言其長蓋其意將不
受命而貨殖總承屢空而不能庶乎意卻削包含在此句之中
至億則屢中句則另說子貢之長不與庶乎相對其說豈若黃
饒二說之直捷乎故蒙引之意蓋謂億則屢中句既是指子貢
之長若與庶乎對說是言其短矣愚謂億則屢中本是子貢之
長然其長處亦不如顏子之近道則指爲子貢之長與不如顏
子近道意自不相得也剛朔倸曰屢空卽不改其樂意樂道卽
在安貧中四字連說此句單對屢空。不受命指得廣貨殖是
其一事然貨殖根源從不受命出而字串下做一事看。上句
是說他不好處下句是說他好處然其一轉歸重下截非單重
上截也億正是才識明處范氏與正註自別或屢中固是不中
處多然本文卻重多中上上節貞顏子近道又能安貧次節謂
賜不能安貧樂道然才識之明亦自可近於道首尾意自週環

顏子既能近道又能安貧子貢未能安貧樂道而才識之明
亦足進道次節首句與首節末句對次節次句與首節首句

對武曹聊侯二公之說最爲直截明了雜
解多支離扭捏反使題位不清　晃龍記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
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
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
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善人是好的資
質不必踐元本子亦
不入於室須是好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只爲他
截斷只到這裡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不依樣子也是不爲惡他
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illegible]善人之道只是善人底道理善人
是天姿渾然一個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卽可欲之謂善他
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當人須
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淺而爲惡他天資既善故不必循途守轍

行之皆善卻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解
極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
卻暗合道理然他既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卻不曾學問所
以亦不入於室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
奧處南軒張氏問善人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
然所謂有諸己者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
謂其盡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質不美則不可謂之
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
爲善人已也雙峯饒氏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
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不入室不能
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新安陳氏孟子曰有諸己之
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公遷朱氏自賦質而言善
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恆者
皆有入道之資此所以爲可取也許氏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
出善人形狀蓋踐迹則爲中人入室則爲聖人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則爲善人日知錄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
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
以至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

志宗而求學爲實而求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暗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四書講義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亦字須究轉關合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止在不踐迹中抑揚並列但有下句在露不出抑底語氣耳○將踐迹看作邪愿一帶固非今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相合有許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畧見非什麽漆雕開已見大意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敗行背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困勉錄不踐迹只就善人說見其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踐迹必不好象山無則之說不可從依此則註自不爲惡四字不必補矣○蒙引云註中善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許論他節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按蒙引說甚拘○不踐迹是不遵古人明新之法而治巳治人自不違乎繩墨不依古人知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背乎規矩不在乎正誠明道之中非從涵泳詩書而得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而非從陶淑薰樂而成也不入於室言規矩未能極其大節目未能極其詳先賢之境倘求能到大而化之又無論矣所以高者僅至於有諸已而單者止可欲而已學按說曰不踐迹者天資之美暗與道合而不必一一求符古人之法然必踐迹而後能入於室加匠之規矩如射之之發率稱深微妙由此而得神明變化由此而生匡武曰性之之聖人不必踐迹而自入室反之之聖人必踐迹方能入室而善人則不踐迹亦不入室蓋此乃善人之所以爲善人而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許亦史曰不入於室如忠孝善也而行以惡仁義善也而近於孰同聘侯曰必踐迹始不爲惡則貴不美質不美便不可謂之善人已能入於室則非未學非未學又不止於善人兩邊夾寫恰好看出一箇善人全像此是指點善人模樣矣子張看非限定善人必不入室亦非善人盡生然

不肯學也學字耕欲是不踐迹後上一層工夫踐迹當字字不得○不踐迹非不欲踐不消踐也不踐而能暗與之合正是他質美處

不踐迹而自能入室者此上智之人大賢以上之品也下此則有踐迹而後能入室者亦有踐迹而猶未能入室者惟善人不然不踐亦不入分明畫出一善人模樣善人若要入室亦須踐迹也○踐迹二字不可說壞迹卽聖人所垂之成法由此便可深造聖人之道故入室全賴乎此 見龍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篤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雙峯饒氏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包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該得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卽所謂色取仁也雲峯胡氏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卻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說論篤實底其容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激篤舉動卻輕浮也以此觀之第竊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可見矣困勉錄人卻浮言不可信不如論篤亦不可信莊有齋曰兩者乎全是喚醒與論篤之人若一一求攻擊論篤便失語意沈翁彀曰兩乎字且信且疑兩聘侯曰精神全在是字上論篤是與則不觀其行事可知矣註中但以字正是字替身兩者乎都在此字出來取人者須詳驗之行事之實深求之心術之微方可定其爲人若但以論篤而已則君子色莊茫然莫辨未有不爲小人

所欺者者乎二字語氣兩平然意自觀性色莊一邊○觀人必如夫子所謂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方得然必平日致知格物以窮其理主敬存誠以去其妄則眞爲當前方能用此法以觀之而君子色莊不難立辨矣 見蘭記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爲可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四書講義人看得退字後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曲爲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刁蒙吉曰亦知由求之問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夫子答之異而不知教之同李岱雲曰行者行所問也有父兄在不是只要稟命便了蓋子路勇行夫子使之知有父兄便是多少許審若求自是能稟命故即致之行非不消稟命也朱子謂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最爲精到兩人所問同也而夫子之答之者截然兩樣然使二子遵夫子之教而行之恰好合於中道而無與法之病胥除正見聖人之善教處○自三子一問之後門人之惑者不止一公西華矣亦亦可謂善問者有此一解而凡如由者皆知退凡如求者皆知進矣○兩故字亦須著眼問同答異一進一退旁觀莫解其由即夫子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此其故自在由求耳

見龍記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國語欒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程子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先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與如此義則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讐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殺身則亂民也朱子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卻如此說不得

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
死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孔子遇害顏子只得以
死救之也〔胡氏〕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慶源輔氏〕顏淵之
於孔子蒙博約之敎得聖道之傳眞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
則義重信非他人爲師弟之比○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
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
後脫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
爲死矣者恐其誤也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
也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
殆相爲一矣辞舉鄭氏回何敢死是生死不在匡人而在子淵
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
自爲之也〔潛室陳氏〕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
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
死求關謂之相死也〔雙峯饒氏〕孔之於顏敎愛兩極其至義雖
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爲恩義兼盡〔趙氏〕生死亦大矣云何敢死
則不以死爲重而以不輕於死爲重也〔吳氏〕子在回何敢死則
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
意讀者第於何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

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公遷朱氏〕此見聖
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
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
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
宜〔蒙引〕胡氏平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禱於天
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恒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爲豫讓
必報之舉然後其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爲盡也乎存疑古謂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在而死是輕於鴻毛也子不在
而死子在回何敢死是重於泰山也○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
喪斯文必之也〔困勉錄〕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
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空如俗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
偶見黃黎洲一文主此說頗涉怪執其病勢必至此
師弟相隨於患難師尙死則弟子從之義也然天未喪斯文
夫子決無死理而回豈肯輕於一死乎總以不輕死爲重○
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夫子自信如此則回因可預決夫
子之必不死矣是不輕死自屬正解而此意亦須補出見

寵記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爲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說約〕按註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顯望之匪又似抑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
我之正道而不苟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蒙引〕以道事君謂不
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
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
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
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存疑〕以道事君君不從君之欲或
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曰生平所學惟
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朱子此言眞可謂以道事君不從
君之欲者〔說統〕道字內兼格心宜默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
〔四書講義〕道字儘受鋪張大臣論何所不學然非夫子對季氏
語矣能於不從君欲講出學問本領與神化作用方合○通身
在不可則止一句上着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
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具
臣正謂無此一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
聞聖人之道故弑逆不從猶存斯意耳○有不可則止句纔見
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個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意
在○六歸漢訓曰吾之身非吾之有也斯道之身也道在不能不
留吾爲道留也道亡不容不止吾爲道而止也〔楊椎斗〕曰二子

正爲不知止所以不得謂大臣。[許亦史曰]則止正道中決斷處。[胡雲峰曰]事君者先持節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以道事君之忠。[汪武曹曰]道字貫注通節不可則止句亦見得以道事君處。[李代曰]眞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豈有不可而不止之理故知本領都在道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困勉錄]須知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夫子爲由求試質不同恐求未必可保由終是不知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道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縱出門去事君遂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道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難在那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龜山楊氏]問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已乎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爲不從若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南軒張氏]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陵跌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遽欲弒逆哉惟其漸潰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弒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黎氏]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夫子抑言其失大臣之道及欲資臣求以助己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眞聖人之言也[[illegible]陳氏]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illegible]而以爲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爲問又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弒逆非不可之大者與乎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弒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卸爲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爲死節之臣耳

前二節言二子不能盡大臣之道既二子正所以抑季氏也後二節言二子必不從亂賊之謀許二子正所以警季氏也一奪一予聖人具有深心。晚村倚堂講以道二句似乎相反而實則相成故並錄之 見講記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illegible]氏]成人有其見死

而不爲衰者開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費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擧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圖書說夫子使漆雕開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子路以仕爲學之說矣問時侯曰此學字不專屬知所學之事亦不專指爲政之道如下治民事神等項知行相須體用一原此須與漆雕開章參看盧齋說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圖勉錄子路非謂讀書不好但謂爲仕不必盡讀書耳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者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閒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時學者固無書可讀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如此但因夫子之言而托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爲之敎胄子數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敎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萃於此學者豈可不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謂之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嘆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以蓄德者實體求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敎爲階漸之功甚至廢古而任意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子所以責之深也慶源輔氏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務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失其宜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爲學乎圖勉錄蒙引謂註學之已成學字指爲政之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當指爲政之道說[illegible]蒙求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爲政然後說則兼修身爲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圖時侯曰須看註中理屈詞窮四字子路爲夫子賊夫人之子一言所窮明知不是而不肯服[illegible]當遽塞不過無聊之詞原非本意斷要如此也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若初意便是如此則夫子當另有以斥之矣○惡佞一向如此是故是指本事因本事提唱平日惡佞之心也來以見此之可惡非因出今日之佞獨發其平日惡佞之心也

子路初時並無使子羔即仕以爲學之意民人社稷云云乃是臨時生出來話頭其本意殊不如此所謂理屈詞窮而以口給禦人也故夫子直斥其佞是故二字似因由此言而追想平日所惡之得當亦所以深警之也○見蘊記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皙曾參父名點語類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有勇知方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欲鄙吝之心如此看方有意味[illegible]尚先讀也讀在則拘而不欲言畏而不敢言[illegible]亦自有他實在經綸曾點亦自有他實在見地聖門總無虛學之學由求亦非徒才氣曾點非徒曠達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蒙引他日使由冉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因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 存疑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恐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況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蓋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爲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之耳是則發之所在也觀其於爾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四書講義聖人引因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要居則曰不吾知也此句是指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微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 說論性曰聖門皆以學問發爲經濟不可於不吾知處代作感歎不平語 鄭禹梅曰三子才可從政夫子豈不知之何以一問只是侍坐閒居欲盡言以觀其氣象大小耳正審其必有所以非代憂其無所以而勉其負術酬知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 饑音機 饉音僅比必二反 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

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許齊鴻氏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爲限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新安陳氏介於大國間勢難爲富兵荒後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敎敎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才於盡底藴而言也 蒙引千乘之國甚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爲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 ○ 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饉 ○ 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無遜讓含蓄而作言 ○ 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有欲彊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夫子所以哂之 存疑有勇自善致來知方自善致來 四書講義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通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外皮情形耳從問爾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常賦可知饑饉見加字之危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憊可知饑饉見因字之若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是直寫得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人承當得獨出由也句如[illegible]此之謂合做加因二字也 困勉錄爲之內兼敎養二意致字又兼兵政養政有勇兼志氣技力等項 剛齋時氏曰有勇是氣上事如秦人尚悍樂於戰鬭亦是有勇必知方纔是聖賢家當非孫吳伎倆也且字畢竟折重下句若詞未能親上死長得有勇亦則其療則知方只有勇中事矣不得本文且字語意 ○ 率爾氣象雖在臨時見病痛卻在平日胸中有道一副才具勃勃不能自遏一聞夫子之言便自將舊日手舞足蹈道出來毫不推讓他把有勇知方看做天大事業說來驚天動地試看平章視聽光彩是何治功觀之如無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了路若果達此使自無此說治勇從氣象其言不讓是全體粗暴未曾消融爲國必然任智勇不循道理不止言時欠從容非對先生長者之禮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

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旣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能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冉求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爲而已獨能爲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個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槪如此【存疑】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指身備禮樂者言必履中蹈和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徐南州】曰上由也爲之有激昂慷慨意此求也爲之有從容商酌意【李衡雲】曰冉求實用只在足民上禮樂不過帶說非能之而故俟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時聘亦無常明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旣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則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禮所謂殷卽衆也頫卽見也○禮有玄端而冕若王藻天子龍袞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新安陳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殺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爲遜詞也【厚齋馮氏】曰會同謂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爲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三子以子路爲哂故其辭又謙○雙峯饒氏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開論說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頫頫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

諸侯見王爲文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按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云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蒙引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爲主而小相爲諸侯以小相爲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句全相反了不成文理

○端章甫帶上黃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堪盛服也○願爲小相
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願爲小相言聽
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存疑會同是諸
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或謂諸侯會
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
爲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
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華之言爲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非諸
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思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
中四書釋地又續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
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從天子而合諸也則所見
者惟諸侯之宗廟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會同者矣不
知宗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
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
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
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按相
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
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
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
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一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
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
相鄭註相詔王禮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
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王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
禮又與諸侯何與乎想李氏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詔相天子
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所謂雖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
而非詔禮者之相妙已然漏御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
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其官一
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謂宗有司
者亦謙而願爲焉說據皆毒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
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爲
小相焉即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
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非人也當春秋
時禮不盡如古故言公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
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
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
享士會原襄公用禮欒公周人人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日
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有持宗廟之事如

○會同四句文兄示者稱焉某君弟子某君評玩一如宇宗廟會
同分對不得向求習辭但末丁此惟此文中段云至於時聘以
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朝見而勞受之如會同執
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宇方睟余曰僚明之禮書明明言朝覲
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
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日會
郤地閒隙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曾有宗
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
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
抵時文講典制何嘗捕風說夢只情其師多一番傳會耳願爲
出日按通義詳白雲日集註時見曰會衆頫曰同周禮殷見日
同殷即衆也改殷爲衆也改殷爲衆避末諱也但周禮有殷頫
日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爲
頫不知如何然頫亦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
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
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
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
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
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

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觀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朱子）點所見不同方侍坐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發個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思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問浴之爲盥濯祓除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翺疑浴身出浴之非盡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曾點都不待着氣力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道理今人看作等閑說話當時記者是多少仔細○門人詳記舍瑟事儀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子餘以與點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徐舍

瑟起對爲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稍出其位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少長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浩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動靜語默莫非天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卻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道理如學而時習亦是說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道處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做一件大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卻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莊予讀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卻做甚麼合殺○

點與三子只爭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爭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卻分做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教自家身心無欲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樂者須有三子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卻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謾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除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要萬物皆如此耳孔子之志欲得老安少懷友信亦是此意○上蔡之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卻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

說道我樂只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慶源輔氏〕曰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晳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斷得曾晳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不得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前後見得如此乎實學者當深味之〔胡氏〕曰其所居云云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詠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上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己云云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邢疏[illegible]雩也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嗟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

時則衣無絮也○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直與至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也○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接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巴川陽氏〕曰正朔頁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念斯之對今味其詞旨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夫蠶務衣服之興宜行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雍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貞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尙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饒氏〕曰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亦各言其志也命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夫〕

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語錄可見○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以自新也○壇墠除地爲墠築地爲壇○莫春者春服既成一段場中若出此題篇末當發出與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微之蓋春服非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儔沂水舞雩又非廟朝具嚮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適皆非有待於外者也何句意在言表○天理流行必兼人欲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悠然悠寬綽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曾晳如許氣象試看爲人欲所羈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累便自從容灑脫不得且亦無缘有下面與物公共底意思○曾點當初說時初未嘗旋認著一箇氣象來此是後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曾晳志趣如此底高遠然其說得來卻如此平實此其所以愈見其爲高而與聖人之意

同也但其重重說來此老安少懷又覺似露痕迹矣此三子儘閒暇平淡○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只是一意堯舜孔子便做得到曾晳只是見到〔異註〕大抵看曾點之志要於言外得意點亦非專愛行樂只因他胷中自有一種妙趣就眼前事寫發出來○中庸形容費隱只個擧眼前一鳶一魚一飛一躍無非是費隱曾點形容眞樂只擧眼前一莫春一童冠一風浴一詠歸無非是眞樂〔四書釋地〕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只緣足未親至傳者爲一然果其言信恐與盥濯祓除之文相背蓋朱子以韓昌黎集[illegible]凝祿身川浴之非禮乃註浴爲盥濯祓除其義甚長忽又接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背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沂將往裸浴也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耶大全辨裁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祓禊衣以除垢非禮浴也莫春既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予於此亦有疑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衆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祓浴是也何書[illegible]身朱子之註誠莫可易矣〔四書蒙引〕[illegible]孔顏樂

處也然其中亦須橫說竪說其義方盡蓋老安少懷物各得所行一視同仁之意此橫說也仕止久速用舍行藏有隨感卽應之妙此竪說也○饒氏看得心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處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止作一事拼萃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與春游泳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跡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點之狂原從聖人原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困勉錄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儆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而無間儆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地隨人皆有當然之理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更難保其無欠缺處便非所以報知已矣翼注困勉錄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卻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是民胞物與氣象莫春數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

合居子路之次饒時亨曰浴沂舞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爲違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擬曾點蓋士之未用須是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顔曾點之所樂如此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顔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語之此浴沂風雩詠者所以無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的事故也蔡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輯講仲曰註卽其所居之位三句是言點志之切近與三子之有待於外者不同而其胸次悠然直見於言外是言點志

之道大與三子之域於一君一國者不同兼此二意方盡李安溪曰註內曾點之學一段是言前意而其言志一段是言中意其胸次悠然一段又是言外意若將言前言外之意盡裝入曾點口中則反害了當日灑落氣象以視其言不遜者又加甚焉汪武曹曰本註之意尤重在天地同流萬物得所上所謂爲然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是也所謂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是也固非徒曰曠然無所倚著不願乎外而已也○語類問註謂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云云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云云此條開頭數語妙在將事業二字劃得恁地分明見夫子原以用世爲重其所以與點者非謂其能忘世自適其適不做事業也正爲先其志可做堯舜天大事業而非如三子事業之小耳何可徒去至此所謂大本云云之下則云點操得柄欛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卻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爲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

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卻有欠缺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段亦極明暢至載更妙何此聰曰朱子於此節註創業再三疏解處定不容易下語指點活潑都不執着方得神理周聘儕曰天地同流於莫春服浴沂舞雩見之也萬物得所於冠者童子風浴詠歸見之也此皆言外氣象註意分明瀾程嚴曰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與點歎遍緒到鼓瑟然畢竟重在莫春數語上雖對三子事爲說然畢竟在得聖人胞與氣象上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因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四書講義與點哂由總不在爲邦與不爲邦困勉錄點胸中先自有一個爲邦之意蓋彼高談性命謂爲邦之事皆何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故發夫子哂由者正此且並疑

求赤亦在可哂之例范紫登曰前各言其志重各字指點說此重志字指三子皆見三子各可一番經綸俱非空言其志分明兼與三子耳季岱雲曰莫春一段推其朗朗於心所以朗朗於口若說夫子與他何不知與之何故而印證消息則前面等語皆是忽然爲若豈不可笑周聘侯曰既是各言其志分明都是實事無所用哂以子路乃所優爲承各言其志又一轉換及問不讓之說乃知哂由之故以其不遜卻又見得凡欲爲邦者皆是不遜何故不哂此又於其言不讓另一轉換也夫子於三子始終無貶詞可見三子之才皆是有爲特求赤亦讓而由不讓故有哂不哂耳點不再問知夫子其亦有以與之矣○上重言字說重志字也已矣見無益詞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問)(饒)爲國以禮之禮卻不只是繁文末節周莫便是克己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卻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問道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禮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故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平和也曰是滯室隙與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事各當物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蒙引此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朱)(劉)道禮字便是上註天理流行之理字(眞)(註)爲國以禮此禮讓在設

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是小疵了不設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爲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困)勉錄程子註云子路不達爲國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此段要活看只是就一了點以示例不必謂求赤疑達卻未必有是氣象也○若依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甚是而莫春一段內便有一禮字在內出求赤皆未達爲國以禮道理由又卻多一不讓○爲國一禮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氣度上看蔽讓字在內良下不讓是一反一正之詞然須從治心說到經邦方爲完密積用地數技語類講爲國以禮之禮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的有說得細密的云云則爲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並曾點亦未達得(蘇)紫溪曰爲國以禮只是一箇讓字蓋天下國家之事非強智勇力之所能爲而謙冲退然若有所不能爲者乃所以爲天下也讓則爲禮不讓則非禮禮讓所以爲國而不以禮讓非所以爲國此所以哂由也吳因之曰見由之志非無可取特以不讓故哂之註一特字最妙周聘侯曰此禮字便是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字所謂自然而然不可以私意強之

者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不任智不任力從容自然行所無事堯舜事業便自如此其言不讓殊他有這般才具橫據肚皮內時時要做便是任智任力模樣與堯舜氣象迥別故即其言之不讓而知其不能爲國以禮也此中消息甚微義理甚大近人於此全沒理會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困)勉錄者又問求赤非邦也與是其認其言不讓意已差而牢爾病痛仍看不出也總見未能充其春風沂水氣象處○據註則夫子三句只主下視三子意亦各言志句只主襄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求赤二節則卽求赤之爲邦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爲邦卽由求赤之皆可爲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荷役總是一意(沈)[illegible]曰此與下節題之來路俱爲由設論若呆講求赤便非題神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

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慶元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水曾點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泒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泒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卽取之左右逢其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之意○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爲是何也以道無不在也○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赤求二子言詞之間亦自謙讓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卻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文節曉不得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底自然道理曾點卻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能從頭去行○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些纔理會這理便就這箇有勇知方上面卻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謹細只是安排來底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卻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斷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安友信少懷底意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他見得這大綱意

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自見得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卻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爲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曾點是他見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自然是難掩○曾點見處極高只工夫疏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卻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遇而樂如曾點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真春以下只就眼前境界說出來便得○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能如此則達而在

上便可做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問夫子命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獨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此一段惟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閒莫非天理若非見得日用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點父子正相反點如此高明參卻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特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個大意了又卻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看來漆雕開爲人卻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卻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卻又不肯去做到盡處○問上蔡云由求赤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卻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曰亦是但此意遇著爾又問曾

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踐履未至○諸子有安排期必至係點無之○三子於事爲上也見不曾透如爲國以禮他正緣見得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概也可知如子路便是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有才要做事爲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些子但也見不透【朱子或問】曾點一段註中所引諸說已極詳則盍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所見存得曾點所存而已用克己復禮之功卻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又要密察亦謂此也○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禪老也【勉齋黃氏】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爲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然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顏

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爲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屹屹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趣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于參其見不及乎皙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皙之不及回參而未免爲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爲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行之精粗不遺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爲聖學之全功點之志則大行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謹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於文義之間事爲之末而胸中無所見者恐未易以狂議點也【新安陳氏】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雲峯胡氏】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新安陳氏】此條專言三子皆志

乎皆無高遠之意○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讀書錄】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曾點當春風和煦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鳶飛魚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天子所以與點也○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蒙引】註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者非謂其皆欲爲諸侯也蓋所爲由也爲之只是謂其得國之柄如管仲爲政於齊子產聽鄭國之政之類不然則是游心千里之外矣其日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即是子路冉求爲國之意亦非小小事任也○須要見得孔子處空說舊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要何用蓋赤本意豈是要爲小相不過謙其卑者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難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鶻突了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放地看○曾點言志一段若仔細識認令人消得無限鄙吝之心點見得這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一不周匝處觸目都

是道道理。其曰云云者。特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爲
樂。若專以此爲樂。則不足爲點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
欲盡處。云云。詳此段最有力。下面動靜從容。自此一見上來。其
言志不過即其所居之位云云。亦自此一見上來。○三子者正
使得行其志。亦終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其事業猶有限量。如曾
點所見。充得去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是甚氣
象。孔子老安少懷。便是此意。○與聖人之志同。者聖人之志與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也。曾點之志。亦與此同。行不
掩者。曾點只見得道理隨處充滿。未能行得隨處充滿。若要行
到隨處充滿處。亦不必得位。孔子是也。○按曾點所言。只是童
冠浴詠之常事細故耳。如何便爲有堯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
同。蓋曰。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然
即其言而究其實。又果何以驗其眞有此見哉。曰。道理之周匝
自跬步之間。目睫之內。以至於天之涯。海之角。眞無一隙之欠
缺處也。若曾點之舍瑟起對。而氣象從容。樂與童冠浴詠。而無
慕乎外。則是有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
者也。若彼三子之所志。卻是置卻目前所得爲道理。而慕向千
里外尋事業。又卻有待於人。而未得自遂者也。其視曾點所見
道理。果孰爲到與未到哉。如孔子老安少懷。云云。亦是目前便
可做得底事。而有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氣象。與曾點之見實一
也。又如顏子之無伐善施勞。亦是眼前性分內做得底事。若子
路與朋友共之。云。亦須有待於車馬輕裘之推濟矣。所志所養
不同。則其發於言論者。終不得而強同也。存疑道理流行天地
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自起居食息之微。以極天。天地鬼神之
變化。此理無乎不在。夫婦之可與知者。此也。聖人天地之所不
能盡者。此也。夫子川上之嘆。此也。子思鳶魚之詠。此也。曾點之
鼓瑟浴沂。此理也。顏子之簞瓢陋巷。此理也。夫子之老安友信
少懷。此理也。堯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亦此理也。周公之制禮
作樂。亦此理也。人惟於此有見。則隨其身之所在。無不是當爲
之理。無不是當爲之事。故當在聖門則鼓瑟浴沂。在陋巷則簞
食瓢飲。在堯舜之位則做堯舜事。在周公之位則做周公事。所
居之位雖不同。其理則一。惟其理一。故隨其所在。皆能爲之。所
以程子即其鼓瑟一事。遂以堯舜氣象許之也。所惜者曾點狂
者。爲行有不掩耳。若顏子則行得到。故爲邦一問。聖人以四代
禮樂告之。就做得堯舜事業。不但氣象而已。○曾點見得無處
不是道理。所以就目前觸景說起。其事雖止目前。其理則見

以無所不到。所以朱子謂道是無事無爲底道理。卻做有事有
爲之功業。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其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
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天理流行。無少欠缺。由之治國
求之足民。赤之禮樂。皆是其中一節事。曾點所見。若使行得到
時。雖堯舜事業。固所優爲。況三子之所任者乎。此三子所以爲
規規於事爲之末。聖人所以獨許點也。困覺錄莫春一段。象山
悉劄作箴理會。此大謬也。正義謂曾點能知待樂道。此又一說
也。丹鉛餘錄云。曾皙知世不我以。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
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
狂。必不可施於世。夫子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蓋因程子甚稱
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王龍溪謂春服既成。即唐虞垂衣之治。
所謂以無用爲有用。此又一說也。譚梁生又主與點有譏之說。
然斷當以朱註爲正。若陽明謂曾點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
正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未必即朱子
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曾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
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言。便是陽明
意。指其見理義之心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
陽明意。○要玩朱子所云曾皙所見。乃是大本大根。水之源也
○蒙引云。程子堯舜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狂者未必能
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
少懷之心。曾點與夫子豈若是班哉。老安少懷之心。天覆地載
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態也。自
適其適之意多。曾點之志。似未其廣大。夫子與之。不過偶契其
浮海居夷之云而然。然堯舜氣象一語。終不可易。○大抵聖賢
言作用。必有一段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眞實無妄處言者。一貫
忠恕是也。有就發以前內處言者。中庸戒愼恐懼是也。有就無
意無必處說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若
怕異端之借。一截不敢說此等語。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
而咎燧人之鑽火也。蓋曾點本領雖好。不曾有細密工夫。若說
其本領處。便似姚江金谿。則又枉殺曾點矣。故語類云。點與佛
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語正見其不同。○語類云。莫
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貫是也。譬之於木。曾點所用
力者。水之源也。三子所用力者。木之流也。以此推之。則夫子與
點。是與其有用世之本。非與其忘世也。○聖人之道。充塞天地
亦大至實。自將本而下。或見其一體。或不能見其全體。則推而
光之。能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雜於下。則可反而求之

曾點其實如一個然要與三子對看又要與顏閔參對看纔見得一段意妙。三子是從曾點所見是不敢夫子不抑三子自謂難之意矣因之曰異點是取在簡撰與三子所以實點之任所願載之也曾皙後與同回答其問答處各親籍其意作主曾點志在浴沂風雩故因問處發爲邦之意多夫子以浴沂風雩者不可盡而無實故因答處與三子之意多。上二句正說他爲邦下二句又說解小則以實之害淋曰在曾點無心人知而今日之體乃所以預養夫經濟在三子不負人知而他日之樹立正所以展布其生平臣武陵曰困勉錄聞聖賢言作用必先講本領其論最精但其所云本領者謂一貫章則就眞實無妄言中庸首章之戒愼恐懼則就敬以直內言此章則就無意無必言似也而未盡然也夫朱子以曾點所見爲大本爲忠爲一爲水之源蓋此即上帝所降之衷也蒸民所秉之彝也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也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劉子所謂天地之中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也其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而性之在大賢則擇善固執而反之在曾點則天資高明而能見之此所謂本領者也有此本領方有此功用蓋生知安行而性之者固無意無必

而所爲卽堯舜之事業也其擇善固執而反之者亦無意無必而能爲堯舜之事業者也若點之類見道體雖亦能無意無必而有堯舜氣象然必先其所志方可爲堯舜事業卻無藉其工夫踐履行有不掩故但能見之而不能爲之也或曰謂曾點不由學力自見道體得毋近於良知家之說歟曰彼所謂不假外求見得自己心體則無時無處不是此道者專指心體而言也其所謂心者覺處便是心也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其與此之灼見道體蓋其有所見也舉眼而所見者則相逕庭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困勉錄謂此章以無意無必爲本領懸觀或問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云云又答張敬夫云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繫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爲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顯然矣蓋朱子之意雖兼以素位而行無意無必爲說而其實重在對時育物上陽明之論曾點則只說到無意無必不顧乎外而止更不說向對時育物上去此非朱子意也然則困勉錄謂此章以無意無必爲本領者殆未盡也。無意無必卽無適無莫之意在聖人分上便自包得義之與比在內在點分上恐行有不掩未必盡能合宜故朱子之意歸重在對時育物上

似未可遽以無意無必爲此章本領也。困勉錄謂盡貫本領有以眞實無妄言者蓋誠者誠之者總是此本領也夫誠者之不思不勉固非人所能及若誠之者之本領則全從擇善固執得來顏子之博文約禮卽擇善固執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亦擇善固執也中庸二十六章之道問學卽擇善也其所謂尊德性則以涵養本原而包乎固執之功也首章未發之戒懼愼獨則專言存性而道問學在其中也總不離乎擇善固執也此誠之者所以有此眞實無妄之本領也。蒙引所謂程子堯舜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一段乃用黃氏日抄語黃氏持論大抵多宗朱子此則殊與朱子之見不合也。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爾本意固在異日之事業也三子各以有待者對原與發問本意相合不得以有待爲三子病乃點自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自可與天地同流而使萬物得所則其事業不必存待而後爲此亦如老安少懷友信之事時可做也此其所志自遠過乎三子而異非發問本意所及料矣。蒙引饒雙峯多作三予以君明自君非是獨註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云云一條爲□答問曰夫子未嘗不與求赤亦未嘗不與由但點所見者大有合於夫子老安少懷之志不覺喟而與之耳考辨三子之

志自是一藝事正不必斜與點矣註蓋許其能蓋亦許之不過就本文以實曾點之用耳周粹侯曰無能出其右者是極言其能不是表他誠而謙意已在言下。要知與點與哂由不同處又要知與點與哂由相同處要知哂由與哂由相異處又要知哂由與由不異處要知哂由與不哂二子各別處又要知哂由與不哂二子無別處要知與二子與與由有辨處又要知與二子與與由無辨處要知與三子與與點相關處又要知與三子與與點相通處其理只在程子數語中。曉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理便知曾點可與子路可哂曉得君子欲之君子樂之道理便知曾點可與三子亦可與憂世之志樂天之誠須看得並行不悖始得

首三節是因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是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四節是點與夫子辨三子之志卻從夫子哂之句來至點卽已志子實點志二意不重。朱子云學者須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期方始不偏極是然點自高出於三子三子之志他日之功名也點之志當前之景物也莫春數語眞有與時偕行物各得所意象夫子所謂時行物生者卽

此也所謂安老懷少者即此也與聖人之志與有默相契合者故夫子喟有取焉○末三節是因點疑由之見哂而告之以不讓又因點疑不讓之在爲邦而告以求亦之之何遽非邦言外自隱含許可三子之意然不得將末三節之與二子竟與點須節之與點平列對看益使點不再問則夫子亦不復說二子矣此中輕重自須分別況夫子口中始終不明露與三子字而乎時文竟有將點備節同下三節分作與點與三子對講者大非○子路二節際萬時會作六有勇易耳惟知方則君子爲國死忠小人爲將死敵兩節制之兵遇之亦屈足固易耳惟足民則薄不蓄以爲富藏不富以爲通而地利之術較之亦陋最謂得好○蒙引謂莫春一段說完後須纖理異撰意極是但春服非帶服道冠非軒冕沂水舞雩非朝廟等話頭若入在點語中便涉孝張竟似輕薄三子口氣大失神理不可不知也　見蘿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勿軒熊氏〕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朱子〕聖人下個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

已亦無制法。孤單孛退殘蔽。只是盡力舍死向前看已。○問
己私有三。蓋貫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
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
目口鼻之欲較多。○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
說理卻空去了。這禮是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
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劃出一個天理與人看。
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君臣節文。有父子便有父
子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問仁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
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
己私。則天理自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曰仁禮之說亦得
之。但仁其體。禮其節文耳。○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
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
物。○問曰夫全在克字上。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
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用力也。曰如此。只待發動方
若待發動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
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
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是
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
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卻乃是精處。○
克己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
明矣。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
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
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個復。不是待克己
了。方去復禮。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克得二分
底己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
則墮於空寂矣。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無
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
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卻是克得未盡。卻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
係人欲也。須與立個界限。將未能復禮時底。不把做人欲斷定。
○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與其仁也。
○天下以仁稱之。非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皆不稱。固
非我之所憂。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
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
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渾然八荒皆在
吾闥同意。○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復有
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功。○爲仁由己。這都是自用着力。使他

人不勝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問歸與也。謂
天下皆與其仁。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卻似兩般。曰惟其事事
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
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
克復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
合天理。○問一日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
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
歸仁。○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
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
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
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
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曰淵問仁而子告之以
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
雖專主於愛。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
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
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
間。顚倒錯亂。無所不至矣。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求仁。顏子之問。
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
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人但患
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
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
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
去之間。不能以毫釐。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
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
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
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語錄】問克者勝也。不如以
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
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
嚴。更不透漏。○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只說禮。則懸空是個甚
物事。○克己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猶相似。與孝弟爲
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中庸十三章語錄。人之爲道而
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個字。如不貳不遷。三月不違。不
改其樂。皆是。○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卻不
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卻理會難
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

分個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一重麤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如中庸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這邊是善這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卻就這一毫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問克己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個是處就心上驗之覺得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卻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兼著心但恐己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是天理那是人欲著力除去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夫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問如何卻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卻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個自然底規矩準則○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卻說克己了又須復

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卻不只道克己爲仁須著個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復此禮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亦可然卻不會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爲主若但知克己則下稍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爲矣○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問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曰便只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卻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截工夫曰也不用做兩截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纔克己便復禮也○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

毫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無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問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仁在邦無怨一邦歸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而小小不好處氣質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問仁與問爲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爲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不是問與叔意與下文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面在

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驕吝作我蟊賊只說得克己一邊未說到復禮處〔朱子文集〕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掩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何歸仁之有〔勉齋黃氏〕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慶源輔氏〕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已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依據也○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胡氏〕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覺軒蔡氏〕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爲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着所以皆以仁稱之〔勿齋程氏〕克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雙峰饒氏〕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言也克者戰而勝之之名[illegible]

者失而復還之謂此指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其亦勉諸此而已【雲峯胡氏】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卽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註克己說人欲未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新安陳氏】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爲仁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北溪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究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黃氏日抄】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己復禮爲仁後曰爲仁由己此註恐指爲仁由己之爲仁耳蓋以爲脈辭之克己復禮爲仁云克己復禮卽所爲仁爲非用力之字若爲仁由己則爲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則不同也要之爲仁之工夫卽上文克己復禮盡更詳之【蒙引】己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畢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加氣質之偏是個甚麼人我忌克是忌個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掇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要盡天理帶事說○上句克復以用功者言下句克復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加他便是把這個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若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爲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爲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爲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也○天下之事凡由吾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爲便爲【存疑】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抑就動上說

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閒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檢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吉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檢點也【翼註】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故曰己己中有私己非卽私【存疑】爲仁二句蒙引謂天下事凡由於己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爲仁由己正見其無難也此是歆動語非責成語時解謂但當自勉於己無容旁待於人以及父兄不能助師保不能勸者皆【四書講義】克己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己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己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粗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乾道坤道亦是今人恆言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鶻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有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己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概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意卽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要各別一邊是涵養滲漏一邊是頃刻注滿方是顏子眞面目○克復說得極淺不是顏子分上說得乾道太易又失却明健實功兩邊須寫得停當○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是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殺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相者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故知畢主克己亦豐一邊在○克己復禮索性做個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到此自有神速效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當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者一句初下手用工夫語不得此一日言用功滿足非不仁者在反之初也○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做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但向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到這些子了將去所云己是極微之己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曰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已大段了當其所謂己與非禮亦只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敎他索性擺個淨盡一日克復是指盡頭說不是說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內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云大率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云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見一日克復原不是拚作到得底事故

朱子於註又備曰曰克之不以爲難五句此方是深言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服思慮謂然克得便是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看見聖者必須從程子事事皆仁之守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彼人看破看出所以說仁之旨乃妙心已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孫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義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盜賊屏平然奢爽未邦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無治然後兵革不試耳○程子謂克己而禮自復重在克己但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捷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爲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於克己下手工夫爲多○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但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雖克己而於禮尙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爲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之正以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去而天理尙有未合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

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也有重復禮立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並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己字乃私欲惡物故云克有混自己之己看尤屬顢頇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備得無怪其動口即錯也○復禮只完得克己事○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尙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疑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困勉錄）程氏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禮與己本各兼中外言但次節視聽言動俱在外面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是○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己皆發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俱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此對顏子直從力行說起只是約之以禮工夫若他弟子須先有居敬博文上大方纔能爲仁○天下歸仁是爲者驗其效復者救其敝必以此自考到此地位方是真能克復由己二字所以形容直從之極○仁與禮雖有體用之分

玩輔氏所謂虛靜之說可見然則以禮對仁言則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可見看書當有活法○以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言則人理之節文在內而儀則在外亦各有內外也但此章禮字比禮之用意較闊且以天理之節文對天理言則天理是內所謂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凡內外體用動靜皆當作三義對時看各其皆合而言之則禮與己各自有內外若分言之則禮爲內己爲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爲外言動爲內又分言之則視爲外聽爲內此看書到眾說爭時處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一條爲非然限制等級即是天理之當然似不必辨但須知其不專在外耳（存疑）曰註雖有幾樣兩柱然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語意仍是接上句來說見克己復禮之爲仁耳未旬便爲仁兩字反覆咏嘆反決之講效處須知扶起交體講幾處須得勉勵口氣○必也勝息以撤其皆然後敢立而禮之本可得也勝欲以止其勉後義形而禮之用可盡（汪武曹）曰語類云卻公說只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睡懵懂等有私欲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若待發時而後克不亦晚乎云云愚謂則未發時數語最爲要緊如此方見只就動處克辨

之爲非雖未動時亦要用功只是諸本文言外意然既截此條必須說箇此自何故刪去○語類云世間卻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卻空蕩蕩地無歸着處此條是歸重在克己又須復禮上若如大全刪本說到克己即是復禮而止此皆輾轉改易也○陽明云於事物上求至善便是義外至善只求之心心即是理心即是道是天心自然會知不假外求是自家準則凡明不是得行不去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人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道凡此諸說正與朱子之說相反處也○克己復禮之義朱子克齋記謂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朱子固嘗自謂當時說得太快矣語類中葉味道所錄前一條云克己則禮自復非克己外別有復禮本條小註云此非定說蓋朱子之定說乃是謂但如克己恐墮空寂故克去己私又須復於禮也潘立之所錄亦極論佛老克己而不能復禮之害然須謝克去做備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須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底都把人欲斷定益執着謂必能復禮方完得克己事是的謂克己之外無復禮也愚謂當樂後謂以病喻愚今我病者已而無止病根悉去者此爲斷

之已亡處究也然病去而元氣未復久之猶形羸體態殊異於平居之時此猶己之既克而未能復於禮也夫當其元氣未復形羸體態異於未病之時則病根雖已悉去而終未得謂大病之全愈也此則所謂未能復禮即是克得未盡也以小喻大朱子之說信乎其密而不紊也【宋儀成曰】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亦可見吾心之於天下不容一日而蔽【問胡侯曰】克復對說固是克必須復然己與禮卻是個對頭一毫不中禮即是己故克與復只是一事程子云非禮處便是私意對顏子說不須打作兩項看下四勿可見朱子謂克己須着復禮爲學者立個程則須是兩邊着到且爲老佛一流人辨別非顏子克己倘不能復禮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既謂二者已界限之截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克己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書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朱子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剿斷了這力量太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卻易視遠惟明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卻難視聽言動有些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禮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非禮則勿以止焉則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人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盡爲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克念惟聖罔念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用工而收之意○

弟子卻是綱密答顏子卻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以大綱告之至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卞之克己復禮也至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遂克己復禮事體稱大非顏子聰明剛健不足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使民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己事都是爲仁事但凡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如此各隨人說來須看究竟然大概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最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卻尤親切○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訒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麽成箇甚麽趙司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爲足此心因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心殺身成仁身雖死這心卻自完全得在○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

復禮恐是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閑說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如何可以至仁顏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答以見賓承祭不欲勿施司馬牛答以言訒樊遲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恕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或問制於外以安其內卻是與克伐怨欲不行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要揀易底做卻不知不曰難處入如何到得易處所謂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肯然做去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不肯去做便漸漸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道理如何會自見○佛老只爲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似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見他精英底卻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合恁地下學上達只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只見得這向

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覆源輔氏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爲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常以視爲操心之則○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常聽不聽其所不當聽卽秉彝之性也○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分故專○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悖則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禮也○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覺軒蔡氏曰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聖性之也謂哲人賢智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雙峯饒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說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

云戲言戲動卻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胡氏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未然也○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但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則一也蔡氏目者一身之聰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主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陳氏心虛靈知覺事物幾觸即動而應無形迹可尋捉處○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則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遂之而遷矣○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乎內而天理存矣○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誘遂爲之引去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別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緊要處○問之閎闢所係在樞機之發心動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

以亶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者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結上文。二者之動。雖顯微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飾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張氏]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雲峯胡氏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爲一身之主。即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前後左右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耳。○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躁妄二字。非矣。[新安陳氏]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事事上事

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許氏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蔡氏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爭盡表裏一貫矣。○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川蘇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己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蔡氏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蘊引理欲界限甚難分別。多有認欲爲理者。舜命禹惟精惟一。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顏子聞夫子之言。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非顏子不能。故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天理只是禮

人欲只是己。○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復禮意思也。○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雖無迹。亦在操之耳。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爲之則。則字即上文要字意。何以視爲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爲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誠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爲誠。○聽箴。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言箴。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劉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己肆物忤。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動箴。蓋是制外養中意。[新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乃曰如斯而已乎。此是未省得。今於曰己日禮日爲仁。略不問及。直請問其目。可見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就爲己在所當克。就爲禮在所當復。皆已明白於胸中也。○註云目條件也。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目乃克己條目。工夫蓋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

也。[雙峯饒氏]喜怒哀樂以性之寓於情者言。視聽言動以性之寓於形者言。[四書講義]凡作顏子文字。心齋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爲言。御論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雜劇。是不可爲典據也。[困勉錄]徐岩泉云。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克哉。此亦是欲仁仁至話頭。然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章是大成工夫。似不得作一樣看。○語頗爲邪。章亦云。莊周說顏子坐忘。是心亂說。○語類謂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此以要看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別。蓋其爲禁制同而所以禁制則異。朱子只要人下工夫。未暇拚其同異。○摘訓云。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戾。亦是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請事斯語。即欲罷不能之意也。[雲潤山]曰。心之神常寓於目。心之虛常通於耳。天下未有言而不出於思者。天下未有動而不出於謀者。物。目與音。心交而常以其心率之。故物至而心不累。心目與天下之物交而常以其理御之。故物化而理自融。[李安溪]曰。勿字內亦包敬義兩意。存誠以絕其源者。幾以遏其動。[仰止錄]曰。仁是我心所固有。惟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

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至違於禮而害夫仁故上節註云己謂身之私欲四者身之用則其目也若空舉非禮便與條目偕各不相關矣○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程子論不甚過六從有差矣便能知幾知便更不萌作非字勿字須在幾微處細意勘蓋方於地位工夫有當汪武曹曰視聽言動原就動發說程子所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存疑有云大旨本自不柔但謂顏子生知之亞靜時無待簡點此卻未然蓋雖上智正未嘗廢涵養本原工夫也朱子補出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意便說得圓○按徐若泉云夫子告顏回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不重勿字愚謂工夫全在勿字上何謂不重但克字內已包得勿字之意非至此節始提出爲主此節乃是請問克復之目則其肯綮固在視聽言動四字也○非禮即是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呂氏謂顏子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字不同正不必恁地說也若如其言是謂顏子分上不當以己言只當以非禮言也則上節兩云克己何耶○呂氏云若云禮則視聽言動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須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爲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於

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詞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恐謂克己是大做工夫最爲喫緊此節云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蓋主乎克己而言之也夫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必於禮可知也朱子所以補出動容周旋中禮云云也呂氏所云似非正解然而其言拼甚亦足啓發學者聰明○此節註云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蓋在克己之下將復禮意補出可見克去己私步步皆合規矩準繩異於佛老之但知克己而墮於空寂者又可見纔恐未能中禮終是克得未盡所謂克己復禮又似一件又似兩件皆於此可見矣○蒙引謂不言復禮而復禮在其中便似偏重克己固不若朱子之說周密無滲漏也○朱子謂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又謂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聽是聽得外面來乃是說視則自內而引出外聽則自外而引入內總是就由中應外細細分別去來不得疑其說之相戾也○語類二條一重在識別得是禮與非禮一重在勿字上正是相成非相反也故兩錄之○朱子首節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便與視聽言動相爲合程子以

視聽言動四者爲身之用蓋視聽言動是身之用而視爲言之乘索者所身之私欲也夫視聽言動出於形氣之私者也人心也蓋告人之所不能無者故曰身之用此未便是私欲也其合於身者即危道心惟其不合於禮乃爲身之私欲則所爲已是也人能推己從克而使視聽言動一由乎禮則道心常爲人心之主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制乎外以養其中如此則身之所爲莫非天理而仁不可勝用矣佛氏謂作用是性亦未嘗不求之視聽言動之間然其於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一切便指爲佛性便指爲神通妙用一達此肯便以爲了而不復辨其禮與非禮朱子謂其棄了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是乃認物以爲則也是止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理謂性也性是謂形色即是天性而不知形色中各有當然之理乃爲天性也然則不必非禮勿視聽言動始得爲仁直可指視聽言動即爲仁矣雖恣其視聽言動無所不爲而皆不失爲仁矣朱子謂手能執捉如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則作用是性之說眞大亂之道也陸象山謂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謂吾目

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運是分明佛氏作用之旨也王陽明云所謂汝心即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此亦無非佛氏作用之旨雖其持論亦謂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然謂心體原無非禮只向心體尋求終是本心之學耳夫佛氏最怕說理字斥之爲障而推恐其或存陽明則舉口必言天理其於視聽言動亦以非禮爲大戒但彼旣不知窮理之功而謂心即是理心體即是天理則其所謂天理者乃陽明之所謂天理而非聖學之所謂天理也其所謂天理旣非又烏能眞知夫非禮而克去之乎陽明又云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覺便是心也夫謂心即是理心體原只是箇天理而究其所謂心者正以知視聽知痛痒之知覺當之豈非所謂棄了道心而取夫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乎○非禮勿視聽言動俱就動時用功說朱子補出未動時致其精明意最爲周密然此只是補足之意其正解原是說動時工夫也程箴甚名謂勿視聽屬靜存所以使存之至體無或褻勿言動屬愼獨所以使

仁之妙用無或乖謬甚。○呂氏云此欽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案性淨盡意下顏子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總註直提明健二意作骨上下背徹用勉錄云克己克字是行底工夫蓋顏子平日知底工夫大略已盡此處只重在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若饒氏云吾與回言於吾言無不說是說博文此四勿是約禮此則又偏彼兩處難定他只說博文愚謂呂氏本總註為說固不得謂其有差然此章是約禮事屬行一邊說朱子答程允夫書亦謂克己是篤行之事則困勉錄所云亦自親切着題愚觀語類二條一重在識別得是禮非禮一重在勿字上合而思之似當以行為主卻又須從知說來也此節註云顏子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固從知說來又云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則從知說來而以行為主也仲弓問仁章語類云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殊從知說來而以行為主之意尤顯然矣。○上節註中身之私欲句即與此節視聽言動相關通不切視聽言動空拳非禮便浮泛（李氏雲日）非禮四句只分箇條款與他看（周時侯日）四者統看皆身之用由乎中以應乎外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分看則言動畢竟自內出視聽畢竟自外入○朱子云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此論甚高愚按耳目既從聲色則心便受之矣故程箴云其中則遷遂亡其正

此章要看總註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二語已與禮非明不辨克與復非健不勝剛問仁而子以克己復禮一語直截示之正知惟顏子能察其幾致其決耳下節四非字即在明處看四勿字即在健處看○程子謂克己便已復禮一語已盡朱子謂亦有已克而禮未必盡復者故克己又要復禮理自如此如佛老一輩人是也然佛老亦只是致虛守寂怕私欲來擾擾其所謂克者本大異於吾儒之克況其所謂克己者亦祇要脫去凡胎成正果長生不死則起念時已不能無於私意勿論禮不能復即己亦豈得謂與能克耶○朱子謂若克己而不復禮恐墮於空寂此是說克己又要復禮後又有兩條云亦不用做兩截看了會做工夫底克己下[illegible]便是復禮合教工夫底說克己然後復禮云如古時克去[illegible]

能如月終是克得未盡須將那未能復禮時底事都把做人欲斷定此又是說克己即能復禮總之克己又須復禮乃朱子為學者言非所以語顏子也若在夫子口中反重復禮固失夫子語氣亦與顏子一刀兩斷工夫說不去雖呂注周之論亦與鄙見同○下截說目是只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克己之目也並不曾更說復禮之目可見夫子口中不得反重復禮矣○克己又要復禮若通論全章自須直截補出若又首句語氣中尚須說得渾融方不得下節非禮四句地步○天下歸仁朱子謂與邦家無怨同意最是若天下猶未歸仁則吾之克復必猶有未至也語類諸說最明○朱子云克復也不用作兩截看又云會做工夫底還克己便復禮也等語可見克己又要復禮一層乃是專為學者而設既有重復禮立說者二條最說得明了宜細玩之為仁非人之所能助而亦無假於人之助須兼此兩意講然須將無假意講在後蓋此意尤重即註中無難二字意也○安溪先生亦以克己為復禮之本　見藍記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民二句）恕以及物（解己所不欲勿施二句物即人也）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

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南軒張氏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慶源輔氏不敬則私欲萌蘖害仁之體不恕則狥己遺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所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潛室陳氏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着力洗淨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學問氣象使會得。雙峯饒氏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前見其出門使民可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力之要○不時則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說出門使民時說忠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陳氏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王氏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蔡氏以敬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意狹而緩。雲峯胡氏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厚齋馮氏左傳云仲尼云古

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新安陳氏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意故云天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也○又恐人外貌如此而心中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己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存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而姑息之私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又有諸中以達之於外也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只專敬之見於應事者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存疑敬是檢束身心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況其他乎須有箇檢束方法敬便是檢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中惺惺收斂不容一物皆只檢束

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倚之與敬便是檢束此身方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檢束這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言便是這道理。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收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檢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說來何耳如先儒解學而時習曰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爲人所得也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之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質者在最爲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使有虛覺其總會在心四肢百骸無不管攝故人之一身此精英之心實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癱不省事而有生活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理不外此

其精英中主宰運用當恰好無偏曲邪僻處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宋儒方認得亦說不得十分了了蓋這理不易說要人心會耳此可以識心德矣此理爲人所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合道理故謂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合這理然氣有爲而理無爲心之靈覺感皆氣之爲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況他時乎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縱肆此理昏昧抑塞不能照著流行理不照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亦不得正者皆妄也況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則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底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欲馳走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意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

是這理略有流行而心德全矣人都有自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利於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己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自容聖人以恕教人正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所壅塞之患而心德全矣〔翼註〕出門之敬如衣冠必整瞻視必尊之類使民之敬如匹夫勝予畏於民岩之意論語集釋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為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正不信夫〔說約〕游氏云出門句是無時不敬使民句是無事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四書講義〕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發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〇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須將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致恕與仁總關切處邦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說得一一分明庶幾不錯〇己所不欲二句但寫得入荒涸達一視同仁不特將題中字眼澆漫且非仲弓分內語矣惟設身旁觀易地對照只在世情瑣瑣較量分明自有著癢相關之意俗情盡處便是天理流行乃為坤道工夫耳〇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〇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與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圖圖中抽出一節來說耳〇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倚下手緊要耳近人只辨得活套閑文但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也〇傳提出一兩件輕忽事境形容出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為不違仁也〔困勉錄〕大全諸家多以內外體用分言敬恕須知恕未至是外未全是用但對敬有故云然當與參乎章參看〇恕亦不是外說人說至誠惻怛中流出來所亂無怨做恕不出〇此以敬恕論仁亦是從上徹下語然對件是則有天資已粹而益求其粹工夫已當而益求其當意對比之至明至健者用功較難然比之私欲橫流者用力少易君之

〔旧〕顏子請事斯語乾道也〔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意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曰坤道有積累循習之意講顏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將這[illegible]可撥沒何憂己之難克也惟從事斯語而已講仲弓請事處當云為仁之功一毫疏略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使無頭緒便無入門惟能說於見賓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耐過勤不得〔蒙引〕曰言敬便要他自考蒙引云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於此也豈其然新建新鄭及龍溪諸公俱試斥註說以為不怨天不尤人庶說大謬矣到大川〔白〕健而不息回所以閑邪存誠顯而有常雅所以直內方外一而已矣〔楊江陰〕曰見賓承祭主敬以存誠也不欲勿施從義以行恕也〔汪武曹〕曰在邦無怨二句程子謂在己無怨朱子謂在人不怨南軒謂在己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怨於己兼用程朱二說真氏謂南軒說其味尤長愚謂畢竟朱子之說為穩〇語類仲弓則是非敬以持養之者也下有及其成功一也句最為要緊何故刪去〇理具於心心具此理者也賜則謂心即理即心則非矣實際飛曰敬兼身心整齊嚴肅是兼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亦是敬出門兩句雖主整齊嚴肅御兼得其心收斂在內盡動亦敬靜亦敬無處而不敬主出門使民而前後在其中恕兼欲與不欲不欲勿施是恕所欲推之亦是恕己所不欲雖主不欲勿施說卻兼得所欲施之在內蓋逆不施順則施無往而不恕舉一不欲而所欲在其中〔李岱雲〕曰呂氏謂仲弓虛邪深痛必當峻補非也未發行恕正是養調養之法若顏子自是峻攻仲弓只是調養關防正氣實邪乃自去耳〔周聘侯〕曰觀小事如大事視輕事如重事略無怠惰弛忽之心真乃無時無地而不敬出門設要緊地方見大賓則冠裳禮法之所使民威臨可以自恣承大祭則天祖臨之一毫怠惰不得但與相對說正須從截然不同中看出彼此一致兢兢業業心將纔見持敬之密纔是真能謹獨〇不重邦家無怨重我能致邦家無怨上兩無字便見不怨之盡〇出門二句與勿施一例言做工夫必要如此不是成後後純熟氣象程子看其氣象教語是究極言之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方

君學者用功正位謹獨二字又是提醒示人處

主敬行恕雖不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直截了當然持之久漸漸純熟亦將私己之可克而無己之不復矣〇出門使民是就全體中偶抽出一二端來說以見其無時而不敬無事而不敬無處而不敬也莊前後包動靜須要識得完密無

餘欠○不欲勿施卽所謂強恕而行也是求仁最切近之事○若邦家而猶有怨則必我之主敬行恕者猶未至也故曰並以自考歸仁說得濶大無怨說得細密○大山先生云用力於內外之際而不能協此心此理之同則所以自克其私者尙未純且密也講邦家二句最好 見龍記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則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將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問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言敏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言也訒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有斟酌恰似肚裡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將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說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雲峯胡氏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心之不存夫子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訒言告之耶曰自源頭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得源但訒其言便收攝在同一處而所得也四書講義全在第一句說得好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卽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羅得盡語氣又要含蓄得恰好爲得其言也訒一句只當於仁者身上要看其言之訒不得從訒言議論所以仁不仁一講恐遂所以合於仁之義下節便無所矣[困勉錄]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訒原故○勿以講[illegible]

節○刃嵩書解註中忍字用含忍堅忍二意尙書一曰忍曷爲多言而躁發爲仁以存心爲要就言訒一端便可見仁者全體用功處上節指出現成仁者下節推明所以言訒之故[汪武曹]曰其言也訒是自然能訒與訒其言不同須辨[李脩懋]曰此一句不過舉一箇現成仁者模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個做訒言訒失之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心存則自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仁者心常醒言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爲之難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如睡相似都不見道理天來大事便敢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爲而後難於言耶曰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工夫須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些是隨他病處說[雙源輔氏]近心存則行自然雖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牛之言則以訒其言爲强閉而不出甚

易誤之而以爲仁道之大不但如此已也〔陳氏〕語牛之訒又下於難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也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爲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毋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新安陳氏〕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公遷朱氏〕顏冉所問者爲仁之道其餘四子所問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存疑〕爲之難是爲之不輕易夫子所謂如之何如之何周子所謂恆有之難孟子所謂進賢如不得已皆是爲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況事有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間只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難欲之間不能以寸斯須稍不謹便陷於人欲之路矣是凡人所當爲者爲之難是於此兩意〔翼註〕難字以心言卽其難其愼之意〔[illegible]〕曰言行分途而有一致之心難易分途而無兩驗之心〔朱羽皇〕曰爲之難亦只發訒之意〔汪武曹〕曰註云蓋心常存四句上二句是又推出所以爲難之故作三層說其實爲難固是心存言訒亦是心存故慶源新

安發明集註之說皆將爲字言字總攝入心存內也○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言不易強由於事不苟然總歸根在心存上也○須是逐適理會何謂類原文作須是逐人自理會語更解辭○此條之末有云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二句亦極要緊宜細入諸書亦須看得左右逢源此等亦當玩也料攬懷因爲之難心存便在爲難裏面言之訒心存便在言訒之裏面未嘗不可平說但本文卻是竟說下來推明仁者言訒之故故用得無二字要他從此內思量○仁者之心其難其愼無事可容易做得無一事可容易說得無二字與爲難不是二心亦不是二條〔講[illegible]〕曰此難由言推到爲上然須攝爲字於言字之中方合仁者心上打算語氣

此章總以心存爲主爲難在外而其難其愼之念則專於內事既不敢苟則言自不敢輕躁焉者此心言者亦此心也註中雖分兩截其實只是一串○仁者何須說現成說一用推原使須使求前意同馬牛不消再問矣○訒言是仁者一端所謂對病發藥也然求言之前將言之初於言之後無非此爲之難之心融液貫徹則言之難一端而求仁全體工夫亦非不出於此矣

見龍記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illegible]氏〕此見君子無治境之術而有治心之學所聊侯且兩不字不是有心排遣祗是世間許多可憂可懼事到君子心上卻無一絲半點此不字只是不見有此之意故爲成德氣象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子〕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則自無憂懼○有憂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語錄〕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慶源輔氏〕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是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得稽有衷則不免有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雙峰饒氏〕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蒙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道義吾之志足以質鬼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亦不必憂懼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存疑〕不但於憂[illegible]者理直氣壯也〔四書講義〕不憂懼句說得圓圓意會方生出司馬牛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平素也○司馬牛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餘不盡義理使之深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

未嘗純熟也故朱子於上章爲之解而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推不勝源頭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詳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自在臨時說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難有可憂懼之事而言省字上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實看之亂罪戮有猶落若使言存心處孫還思恐懼告君子謹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陳用之〕邋蓋發氣之者了對書天下體所對當面不露屈平胸中恐涉氣波瀾不險害荊川云禦患皆云原易屆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又曰多憂懼人與憂言對難人正多矛盾多憂懼人見難不見爲也正當於此處心出一箇司馬牛○何憂何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氣象須知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做出來戒慎恐懼臨深履薄君子未嘗須臾敢解也唯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不憂不懼由於內省不疚而所以內省不疚又在平居汲汲克己集義上〔張彤仲曰〕內省不疚則心廣體胖不懼不作雖有意外之患非已所致而心自無憂懼也蒙引謂內省不疚則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此非夫子意內省不疚尚能保無意外之患須知君子未嘗無禍患但以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耳〔補〕性〔團〕問疚字即憂懼之根凡人憂懼者皆由於心之多疚耳

牛多憂懼故夫子因其問君子而示以處之之道○不憂不懼在臨時而所以不憂不懼者在平日此非內省不疚不能蓋必勝私復禮集義養氣之功已到然後俯仰無愧泰然自得而雖有危疑震撼之投俱不足以動其心矣○內省在臨時而所以能不疚者則由於平日之仰無愧俯無怍　見龍記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於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宋〕向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欲殺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備旨〕甞止憂之道上章夫子之言已盡子夏更告以安命修己之道朋友之忠告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慶源輔氏〕順謂不吮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道矣蘇氏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遇言〔陳氏〕天者命所自出命則天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說約〕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禮記檀弓〕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子夏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但不合下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而當其道〔雙峰饒氏〕敬在心恭在貌敬易於無失爲難恭易於有禮爲難有節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孔子憂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父母此是親者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父母觀之則兄弟

爲有限自其一體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願然畢竟他人兄弟其爲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胡氏亦曰民吾同胞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何有其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日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許山金氏曰以牛之言觀何以有宋則宋非集而不止牛適與又何至爲與人所惡豈與人所向與致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已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此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炎明事與此不同然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耶○雙峯饒氏若安於命而不修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illegible]引恭而有禮當把恭近於禮恭而無禮則勞來矣謂是節文若恭於人不問所宜泛泛以施之則受敬我者反有限矣何也得人愛敬須是有道理所以敬○敬動靜持已以敬動靜皆敬[illegible]朱子云敬者恭之主乎中恭者敬之發乎外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四書講義爲憂間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看子夏意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君子敬而無失節子夏推原開說以廣司馬牛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說也○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illegible]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毋變之耳卻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illegible]主李說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皆以禁易亂而爲我之兄弟矣況其親者乎使雖而能遜者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格天也因[illegible]主也亦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爲不得已之辭亦非竟同語瀉○李衷一曰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間央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敬恭以感其兄魋原不是欲牛把自家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疏者尚可親況其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王武曹曰了凡衷一二條似於非正解然其論絕高○范紫登曰必無失方成其爲敬必有禮方成其爲恭○李岱雲曰何患乎無兄弟句當另讀不可連讀言疏者尚可化之使親自家兄弟豈有不可以敬恭感化之理若就皆兄弟句說下則認四海爲兄弟而置自家兄弟於不顧愈失之矣牛憂無兄弟子夏告以聽其在天盡其在已之方見不必以此爲患也○何患乎無兄弟句依註說則謂四海之內皆如兄弟而何必以無兄弟爲患則末句兄弟竟放開說矣依李衷二說則謂四海之內尚皆敬我恭我疏者可親寧有自家兄弟不能感化而何必以無兄弟爲患耶按李說似情與子夏語氣亦合岱雲武曹似亦主此然非註意當更酌之見龍記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便使人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愬說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害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也○事本非實而譖者遽作言其事愬者乃然

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致人矣故以此二者相爲反對立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浸潤膚受皆以巧謀而行其讒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旣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爲有得於人情之細微事理之精微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求諸身而知有所戒【雙峯饒氏】浸潤其來舒緩膚受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覺急則不暇詳[illegible]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大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易發易信底人易發生譖易信生愬【鄭氏】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便僻側媚入人以漸譬智者或不察也【胡氏】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譖勝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圖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觀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存疑】明遠是就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專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遠

見明之遠也蒙引曰爲明不足以盡之是也註曰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四書講義】子張止問明夫子乘出遠字而辭繁而不殺正謂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乘此二者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使不蔽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如此方見第二段之要緊不爲務衍○遠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困勉錄】雙峯言兼愬則明偏信則暗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芑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隙而進此卽蒙引所謂病根之說乃其本也○王宇泰云不行謂譖愬雖巧以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他人在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按不行原有兩層解士以王宇泰說爲雅若求乘用爲是王方麓曰理者君子所以接事而或托於理以爲其術情者君子所以求實而或雜於情以亂吾聰【李毅侯】曰不行譖愬全在心體上致力如鑑然全在應狀上用功不在事物上用功也○譖愬何以不行吾心之明何以不爲譖愬所蔽此理在先覺章【翼註】曰遠也一段正是上意【汪武曹】曰按說蒙云遠是就其明而贊之說不止於明者圖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偏而看遠是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不

可言明矣因之云遠非旁燭遼邈之謂乃精微深遠之謂全要看註中不蔽於近一句然不蔽於近何以爲遠大凡遠處易看推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牽纏有所不及施遠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鎔此視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照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便是遠也若只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逆億巢穴何啻千里蓋因之以不蔽於近解遠字故雙峯謂遠是所以明處愚謂註不蔽於近四字不是解可謂遠句蓋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正是不蔽於近處如此方可謂之明如此方可謂明之遠則是不蔽於近乃所以明處所以遠處在可謂明可謂遠之上非正解明字遠字也若論遠字正解只是說明之至明之盡頭耳【周聘侯】曰遠只是明到極處意不蔽於近則無遠不照察察以爲明窮遐極邈以爲遠而不知俄頃之際耳目之前早已弊爲人之所中陰爲人之所移而不覺最要看註中不

蔽於近四字到得浸潤膚受而不行則無微不察真可謂生照如神旁燭無疆者矣故曰明又曰明之遠○重複再說一段正見不蔽於近方爲明之極處也○天啟聘尹曼云天下亦有優柔敘論未必皆讒沮之私肢體搖撼而責抱傷心之愬者安得概疑爲浸潤膚受而不行衡得最好有此一襯更見不行非明且遠者不能　見龍記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新安陳氏】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所以信之之本孔子未之及朱子推本以敎化行言之如信施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旣足然後施敎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齊氏】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敎使民勇且知方而與可以敵王所愾也【蒙引】民信之矣須求所以得民信者○民信之矣其可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敎民信也殊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豈有直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立專注理言註中安字與此章○兵食民賴以生之

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民信之矣還主在上者言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最要於使字上着眼力○然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註謂倉廩是民間倉廩雖斗曰民信之矣急承上句不得中間更有教化○原是三件然截然分開則之矣二字無處安放侃論桂曰古者井田學校一時並行原不是兵食足後方議及信但富國强兵數年可致漸仁摩義必積久方驗耳徂武皙曰按足食以務農而言也足兵以講武而言也民信以教化行而言也卻是三件事但足食足兵是言其施爲民信之矣是言效驗語氣微有不同耳蓋聖人以教化防民所以求民之信者原與務農講武同時並舉特民信之效則必得之兵食既足之後非謂教民信別無實事只是兒食足兵兩項所致順帶說出也乃或謂夫子未嘗分作三項說是謂民信卽在兵食之內恐與下文去兵食存信之說相得必不可從○首節本是兩項事子貢卻作三項認了之說本之語類頗疑記錄有誤○呂氏講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於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在上節卽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板煞之病生矣愚謂前後信字本此一般何得有輕重之別夫民之所以信服於上原因聖王以教化防民有以動其忠信誠信固有之良而後能然未見其不可看得深重也李岱雲曰註中倉廩實武備修教化行皆就現成言論倉廩之所以實必是制田里薄賦斂武備之所以修必是比什伍時簡閱教化之所以行必是崇學校明禮義之矣二字從上二句討出者以民之信上獲效在兵食既足之後耳豈但以爲足食足兵之效而無庸實講乎周聘侯曰教化之行卻由兵食足來然兵食不可脫離了兵食亦不可偏刪歷曰民信另有實政足主而以兵食中亦有信作餘意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因邊鎮道三件完備便是一箇太和景象只是有一箇時候或彼前人弄壞輪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盜賊在境人心疑貳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底先去料理當此時勢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敝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周聘侯曰如楚佩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便是必不得已之甚者春秋事如此類甚多子貢所奇是實情實境非過慮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安字極有味○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信字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此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兵足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生死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必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風俗者可得而言矣潛室陳氏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尋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厚齋馮氏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

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慶源輔氏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燭理之極而於輕轉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悉之疑者不能如此答雲峯胡氏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爲政固以兵食爲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須臾無也雙峯饒氏去兵去食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於是寇賊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爲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二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雖時而可去雲峯胡氏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蒙引自爲政者所施之先後言之則先兵食而後信自其輕重而言則信重於食食又重於兵○必不得已而去言三者不容俱全也如云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修得武備修後倉廩實又不得教化行則姑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主危急言子貢又有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子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

○前言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變之別也○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意[illegible]子貢言不得已是就兵食未足民未信之時言之日知錄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四書講義子貢請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旨謂足兵敢於去去兵深於足尤屬勞按○陸雯若云時人每說去冗兵冗食不得已時有兵兼食有食無兵如何得有冗兵冗食去冗兵冗食如何饑到死惟兵必不可去而去之食必不可去而去之推到窮無可爲之勢只有固結民心一箇是從無兵無食中算出來也困勉錄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輕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

是立萬世之綱如何說得饑○兵食俱以則首兵食言者後世召募之兵租賦之食則不得不得已而後去也孫淮海曰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且將藉兵食而失之矣興國之曰去食去兵是出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擡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從中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爲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着力政行於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於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籠維節目智計之士談及去兵去食而色變者何也死生之說亂其中也夫子顧其辭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乎此夫然後可以足兵可以去兵可以足食可以去食而政立無不可爲雯千子曰自古豈有足食足兵民信之朝而至於不得已而去兵去食者哉子貢言其變而夫子終不以末世苟且之法窮兵食以去信亦言其理而已翁寧世曰有兩去必有一存去兵去食暗藏信字信講去者非也管仲講得足字辨不得去字正以豫兵食而有

信不解撥兵食而有信所謂萬必得大也汪武曹曰按古者兵出於農有民則有兵矣若以兵爲士卒則所謂去兵乃是無民也而可乎蓋兵乃五兵之兵去兵云者只是兵革不足耳○子貢再問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必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不容俱全也時文說成有意去之大謬楊李曰去者舍此不圖併力去做那件事王叔溪曰子貢兩問是於未能全備三者之時商其緩急去字猶云且丟下那一項先字猶云蓋重在那一項非是原有三項時裁去那一項之謂周聘侯曰食所以養民去食則不能養民使之枵腹以死非民間尚有食可以搜括得出而君不之取也民果有食何至於死民至死而不忍拔又豈有食而私食之理不加賦不搜括自是別一番議論與本文去字無涉寧死不失信於民是不棄民以圖食民寧死而不失信於君是民不棄君以圖食也本文只就民說所以使之者上耳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句最重○自古皆有死二句是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道理全是天理一毫計較之私用不着○不若死之爲安一安字宜玩無信不立只是不安耳伊川曰饑死事小失節事大只此一語便扶正多少綱常所蓋多少片帶天命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都在於此不爭生死存亡也

上所以求民之信原在兵食未足以前上所以得民之信卻要得兵食既足以後極分三項不得竟作民信爲足兵足食所致亦不得之矣二字語氣最難安放須要說得圓足。要賢論事必兼常變到萬不得已時又須權其緩急審其輕重以食較兵則食爲急以信較食則信更重矣 見龍記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正解君子乘德位言乃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而已矣何以爲但是斬絕語氣固勉鎔此章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樸質之質方是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輯畫鄭氏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而亦史曰上

君子就行上說此君子就言上說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朱子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說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個君子與一個皆吸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子成之言與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詞氣和平益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子成則詞氣傷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弊必至棄禮蔑法走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借其言之失而力正之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概之而

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爲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哉饒雙峯輔氏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帶則質也毛帶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別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是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雙峯饒氏此章當作三様看子成之意欲盡去文而獨存質子貢之意則以文質相等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蔑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謂子成與子貢皆有失之蒙引輯氏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illegible]蒙引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illegible]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illegible]子貢同而意劉自有輕重又不至如子貢之混集蓋者既便是一公案也。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註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

總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別單言則泛以德論耳蓬滙天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亦不重於文而可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者如此四書講義文質原不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質爲本文爲末質則重文則輕也顧涇陽曰文質並存於天下而後君子知其爲君子小人知其爲小人存武鐸曰上二句則從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只慶文之弊言皆聲皆曰此章似應側重文上看辭以子成欲去者文子貢欲仲者亦文也

子成欲去文存質其論議偏子貢以文質相等之說駁之其意亦本之夫子文質彬彬之論但上兩句說得差無輕重下二句說得全無差別三猶字內未免畧有語病耳然駁之子成之言終遠勝之也 見韻記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民也。曾氏併名

者慮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飢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說約]按徐玄扈云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飢年無從征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陸宣公云古冊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王守溪曰]國用指朝聘征伐祭祀燕享之大者說請按[一曰]此是備荒不是救荒見足國當先足民而足民正所以足國重君民一體意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

勝之公問爲國集註下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法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則非禮矣[朱子]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新安陳氏]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謂[蒙引]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井也[存疑]既欲薄賦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着民富家供我亦難○徹法兼貢助貢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是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概言也故曰大約云講意宣公稅畝亦不合這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不去履畝之稅每年依舊行徹耳[四書講義]岁火稅時只是本

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强兼并自是孟子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授田也[朋鬼錄]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卻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入蓋有若之意主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翁朕逸曰]總是足用有若在源頭上做來哀公在末流上補救[翁亦史曰]徹行則可收九野之上還爲公上即可使爲井之民復爲公民隱然有强公室之意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四書講義]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卻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問哀公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何補於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篇

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爲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個實心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個孝弟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爲溫凊之宜若何而爲定省之節若何而爲雅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本立日新字是點崇德意本立是德之基址立在此日新是從此日進於善去備旨此是治心工夫德本於性當還其固有惑生於情當究其本無困勉錄說統一章首言大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則徙義爲實論立本則忠信爲先按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爲是饒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主字徙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有工夫俱謬○聖門工夫只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崇德便是約禮中事辨惑便是博文中事比博文約禮又較切些想立此名目是因人而施姚承菴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爲明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己之事汪武曹曰按困勉錄云義自兼內外而大全叢引皆以忠信爲內義爲外只以心之宜言也愚觀德之不修章困勉錄云朱子謂修德兼內外徙義是尊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朱子之說誠不可易夫旣以朱子徙義專主外說爲然而此復云義自兼內外者蓋其意原歸重事之宜上而有取乎大全叢引以義爲外之說也○按語類云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個基本云云愚謂此條起處引易語致辨最精自宜全載必如此讀皆方有貫穿許亦史曰一從非處做起一從習處撇開李岱雲曰以忠信分言則忠在內信在外以主忠信對徙義言則忠信在內義在外以徙義對言則必內有心之制而後外合事之宜是義亦未嘗不有內外也黃紫宸曰主不動而從是進忠信是尋時事事不可失的故當以之爲主義是一層進一層念入念精故當從以從之主徙二字皆出一箇崇字來周聘侯曰主忠信只是一個實心貫徹到底從義則事事物物講求恰好處徙而行之二者相須而行一步也離不得孫昭仲謂主忠信即敬以直內徙義即義以方外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旣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朱子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遂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豈不謂之惑乎蔡氏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其惑也雙峯饒氏問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胡氏崇德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崇能主忠信以立根之基從義以爲進善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則於以辨惑何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並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旣又字重困勉錄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意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旣欲二句是專指一人看周聘侯曰愛在固個欲字上見惑惑是惡欲心之云惑耳其實然曰旣字又字之根節在上多之云云其生其死兩之字其字內非解謂上二句宜開說旣欲二句方專指一人不知此之字兩其字先只指一箇人也周聘侯曰上文兩之字兩其字要只指一箇人肯應乎說末二句方用側串不可預占備旨曰愛惡有一定之理死生有一定之命以愛惡而欲生死則是理命俱不足憑豈非大惑乎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集說備旨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

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
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之以此。
子張務外好高，而以崇德辨惑爲問，亦有漸返於切近意，故
夫子以務實去蔽之道示之。○主忠信是就在內者說，義則
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似是自內達外。然既對主忠信講，自
應重外一邊。○二句須對看合看，互看方是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方盡崇德工夫。○愛之四句，蒙存就一人說，困勉錄則
謂上二句以就兩人說，下二句方歸到一人身上。愚謂蒙存
之說較長，觀兩之字其字自見。朱子之解
亦甚明。○問聊侯更請得細。見龍記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
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翼註]
此章即正名之意。[蒙引]吉曰：還是核實之意。[說約]註曰：此據泛
論，然須就義合思聯處，講得成敗廢興關係來，然方得告戒意。

[汪武曹]曰：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夫子欲以正名爲先。若
齊景公之君臣父子，其名未嘗亂也，特不能盡其道耳，自應主
核實說。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
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
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
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
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
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
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於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
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哀公五年，齊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
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
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
之，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南
軒]張氏：爲政以序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
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謂敘也，雖堯舜之治不越乎
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大
經，政事之本。[蒙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

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
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
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條目也，然亦不可謂非政事也。[存疑]
聖人不告景公爲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
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
[四書講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
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
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蒙引]吉曰：春秋於臣子弒逆者，必重
其責於君父，君惟不君，臣所以不臣；父惟不父，子所以不子，端
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與悖者，必亟其責於臣子，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自罪慝之道也。
此處四平爲是。[汪武曹]曰：按謙菴先生謂自晏嬰阻尼谿之封，孔
子接淅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孔子自
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更入齊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
昭公之世也。是時弒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逐慶
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大陳氏，逮陳乞子恆弒簡
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愚謂昭公三年，晏子告
叔向曰：齊其爲陳氏矣。其後侍公路寢，復有陳氏不亡則國

其國之論夫陳氏之將代有齊國晏子猶知之而謂夫子不知乎則夫子之對其專在陳氏也明矣豈史可詩謂孔子去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景公即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此盖年近六十距其薨時尙二十五年愚竊思此時距景公薨時既遠則晏孺子必猶未生即荼亦未知已入宮與否然計燕姬生子之不成而死則已久矣其時內寵多而太子虛位又厚斂於民而使之歸陳氏故曰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史記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攻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殺簡公於徐州田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爲平公田恒爲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張氏〕問景公審能從夫子之言而得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陳氏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言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雲峯胡氏〕曰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厚齋馮氏〕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徐自齋曰〕公不反求所以爲君父者何如而欲大家分任其責父安能以君父而制其臣子哉〔繆太齋〕曰雖有粟亦須耿切君臣父子講言外有麥秀黍離之感

君盡其爲君之道方成爲君臣盡其爲臣之道方成爲臣父盡其爲父之道子盡其爲子之道方成爲父爲子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固頂平說馮氏意則謂必君先盡其爲君而後可責於其臣父先盡其爲父而後可責於其子愚按此處對景公說則側重君父其說亦是 見蘊記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朱子〕片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且爲一區及乎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慶源輔氏〕忠信者非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孚於平昔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發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雙峯〕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困勉〕〔蒙註〕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引冉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忠信明決該得廣輔氏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引以爲小然蔡氏說亦渾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顏淵 書院藏本

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慶源輔氏]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其有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勉齋黃氏]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有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或曰。朱子何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作題作文。表裏鋪張。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減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說約乎。日無片言欺人。故臨時可以片言服人。記者恐人疑忠信明決是取辦臨時。故記下節以見其取信有素耳。[袁了凡曰]諾於口。稍徐徐於心。即宿也。若於前。稍徐徐於後。即宿也。[李毅侯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爲國。則可以無訟矣。而況於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夫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子所謂達御便是這氣象也。

忠信明決。本不止在折獄上見。然此卻須累說在折獄說。蓋忠信則既不忍欺。明決又不敢欺。此所以片言折獄。無不可也。下節乃取子路實事以證之。說約謂平時無片言欺人。故臨時可片言服人。講義謂兩節以言字關合是也。 見龍記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南軒張氏]人之所以至於訟者。必有所由。能於其本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新安陳氏]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楊氏]先之以博愛而民不遺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作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此使無訟之德也。[范氏]書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理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覆註]聽訟兼明斷二字。[困勉錄]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周侯曰]必也乎。不是冀想上古刑期無刑治化。止是要到此地位纔好。無訟上著使字。用功全在上人身上。

大學全不重聽訟。何以無訟與使無訟。分屬次對說。此章卻以聽訟與使無訟對說。見有訟而聽。不若能使之無訟之爲貴。所謂正本清源也。○陸稼書云。大學只說明德。此處使字兼教養言。然 見龍記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朱子]無倦是心上說。以忠是事上說。無倦便是要此心常在。欲主不放。倦便事事要字處行去。行以忠是事事要着實。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至要於此無心裏也。如此事事着實做去。主宰。行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想者在這裏。若有厭倦便不得。[雙峰饒氏]曰有頭無尾底人。不忠也。不久所以先難。子張是有銳氣底人。作事初頭乘銳氣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倦殺。故告以居無倦。久不撲實。故告以行以忠。欲其盡心力也。[慶源輔氏]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

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徐但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雙峯饒氏】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厚齋馮氏】子路勇於有為其不能繼也子張多存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用之陳氏】子於子張兼無倦以忠教之若子路則教以無倦而已【新安陳氏】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誠心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蒙引】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人之常情鮮不有初鮮克有終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必要如此外面也如此御重在外上此蒙引者爲誤【諸儒語錄】無字以字有多少工夫省克之工夫在【困勉錄】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事之分而無倦以忠俱在心上說故雙峯謂此論爲政之心最是李安溪曰無倦者以事存心以忠者以心制事【仇滄柱】曰居之無倦不是寂虛一宅空守此心乃言其主政之心常常勤敏而不稍懈怠也。倦對勤始怠終說方切子張若對畏難苟安卻隔一層不忠對蓋迹慕名說方切子張若對任權用智亦隔一層

居是存於心者行是見於事者無倦以始終言始如是終亦如是也以忠以外內言外如是內亦如是也子張鋭進而不能持久務外而不能誠實故以此告之○方勤忽怠者固是倦俞一往而前者亦是倦欲所伏以其能暫而不能久也挾知任術者固非忠飾尚文貌譽者亦非忠偏所致以其修者不修意也○朱子外面要如此二語自是記錄之誤今仮叢引改正

見龍記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張氏】君子尤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勸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觀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讒毀使不得成其善也【胡氏】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君子之所好在善故已有是善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惡故已有是惡亦欲人之濟其惡【雲峯胡氏】君子親人之善猶已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親人之惡猶已之有疾故規戒拚擊以止之【雲峯胡氏】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存疑】誘掖獎勸是成其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既成而獎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既成而獎勸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爲得爲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四書講義】看眼在人之二字人之善惡何與已事而欣戚各異可知從心苗中出來【汪武曹曰】雲峯謂獎勸在將成時存疑謂在既成時二說可兼用

君子小人其立心大相徑庭故其待人亦迥然各異未成之先有多少鼓舞多少激厲將成之際有多少護養多少引翼既成之後有多少維持多少保護其不成亦有多少告戒多少避抑多少斡旋須要一一發出○所存所好是所以成人不成人之故

見蒙記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

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爲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慶源輔氏〕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雲峯胡氏〕集註釋爲政章政字實本於此〔新安陳氏〕前以通行之理言後以當時之事言〔吳氏〕曰表正萬方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蒙引〕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爲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爲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翼解〕孰字兼朝野言敢字可玩民之不正民有敢心焉〔沈古[illegible]門〕凡書義各照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蹺僻無偏倚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康子說來〔周勝侯曰〕政者正也是泛言以己正人之理子帥以正纔就康子本身說

存疑謂政者二句虛說下二句方說到正已上勝侯則謂上二句是泛說以已正人之理下二句就康子身上說愚按周說較長細玩上句正字內便有以已正人之意但要說得渾淪含蓄下二句乃是緊對康子言重子帥二字　見龍記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慶源輔氏〕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觀之亦知以是爲貴矣民知以不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矣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不肯爲耳〔厚齋馮氏〕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并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猶不爲盜乎〔雲峯胡氏〕盜生於欲康子嘗之大盜也夫子答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詞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蒙引〕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四書講義〕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有此事然多卻帶說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此心不必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之不欲雖饑死亦不竊不必言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緊切〔俞紫登曰〕不欲該得廣如分所不當爲者不以干上義所不當取者不以征下不

人之所以爲盜者惟欲心熾耳而欲心之熾實上有以開之所謂其風自上其流及下也子以不欲感則下亦以不欲應尙何竊盜之足患哉　見龍記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新安張氏〕在上者志存於殺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敎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則民所以不從者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爲善矣甚

以一則字代太文而字深切著明最宜潛服玩味西山眞氏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迎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益相關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喩本此康子教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情欲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發矣家引君子二句且虛說若說煞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一句顯書錄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備旨錄善必由之自已是道德善必致之於右是齊禮合德禮方全善字合道齊方全欲字到有耻且格是民善矣說約鄒嶧山云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爲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爲無道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得仁俱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顚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爲喩看講風字者多以和煦溫入等字論非也谷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曰爵罔及惡德馮君常曰味子爲政語氣當以子字爲主若貪欲善只見得下一截矣周聘侯曰而矣二字要見呼吸相通意風草之喩只是解此二字君子從子字來小人從民字來末句只重一必字

通節重子欲善而民善句見民之善不善者由於子未能以善導民而欲以殺戚民誤矣末三句借風草二字指點出欲善民　善感應神速處　見龍記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朱子問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蒙引何如斯可謂之達是問所以達之故若只問何謂之達則邦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及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兩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修於已之事非待孚於人也。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乃孔子所謂達者而非子張擧達爲問之本意也子張已認聞爲達矣附勉錄此章即爲已爲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爲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爲人之意說統云闇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確是此章註脚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李敬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爲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訓辭聞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進一步做底卑一步底卑遜爲實不求人知一且工夫到徹自然合達進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人不居聞者卻是要做這模樣雙峯饒氏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困書說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困武書曰困勉錄云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恐謂惟其所以致聞致達者不同故聞與達之名義不同蓋名義不同內自包含所以致此不同意在內所謂以上節包下二節似無不可也○按下二節質直三句色取仁二句是所以致達致聞者在邦必達二句在邦必聞二句乃是解達字聞字然則非所以致達致聞者各別何以聞與達名義乃爾不同則言其名義之不同而所以致此者何包含其中矣註云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蓋所謂詳言之理已具在明辨中信乎上節之可包下二節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朱子〕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個偏突人意思。到得觀察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淵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都是詳細工夫。○察人言。觀人色。乃是要驗吾之是與不是。大抵人之為學。須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然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邦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膏肓。質直好義等專是就實。色取仁等專是從虛。〔慶源輔氏〕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養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修。固豈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修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窒礙矣。〔雙峯饒氏〕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樸實的便是心內病。○質直是以此為甚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存疑〕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有行了。〔說約〕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滑委蛇之謂。故小註謂質直好義便有個偏突人底意。勿混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偏語。須求去察言觀色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四書講義〕雖為逆面言。然此三句只合樸僻向裏。須照定註不求人知四字。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句方點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也。若將此三句說成專為求達而設。御正落了聞家緣去矣。○三句丞字平鋪說下。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似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為質章意。於此無富。○察言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去。必須收拾到為己實際。看註裏二句云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此三句正以無意於達為得也。〔附〕魏錄觀察下人澀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存疑謂觀察是為下人張本。則亦是二件矣。而又以饒氏之說為是。不可解也。朱子亦說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下人似不止在觀察。此意與才叢吉聯合刁云。或謂人之顏色未必有公無私。以之為符驗可乎。曰察之觀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譽之言。忌嫉之色。則非所問矣。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敢人多不敢直指。故尤不可不觀察。〔吳因之曰〕註所行合宜。只就業位中所宜做。便不驚世俗。與因時制宜不同。〔尹孔怡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夫聞節反照。乃疑不自君。意下人者。與無忌憚相反。〔吳省菴曰〕質直者內之仁。好義者外之仁。〔方應屏曰〕觀察下人。篤修者正於難合之地。刻求吾可合之理。彼於易足之候。益厲其不足之心。〔汪武曹曰〕語類云。質直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事。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在察人言觀人色云云。愚謂此條兩番問語。正當全載。異說經朱子論定者。皆不可不細玩也。〔陸桴亭曰〕才高多虛偽。則不能質直。才高多粗率。則不能好義。才高多疎略。則不能觀察。才高多矜傲。則不能下人。總為子張下針砭。〔李岱雲曰〕質直二字雖各義。然只是一箇誠。凡人尚華飾便虛偽。質實便誠。多委曲則偽。正直則真誠也。○慮以下人。只是恐矜己自恃。工夫便疎略。所以要思慮詳審。〔周勝侯曰〕好字兼知行。精義之學。集義之功。俱該在內。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宋子〕謂是箇做作底專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撿點不放過此其所以爲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行違不但虛有愛惜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之類行違也○色取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略將去專以大意籠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好〔語錄〕問聞人與鄉原如何曰卻不同鄉原非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問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後做〔慶源輔氏〕曰色取行違而中不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矣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修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爲以爲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爲以爲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爲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爲以爲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學則是僞者謂其不務實理而騖外妄求也爲名雖若淸爲利雖是濁然一有爲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雙峯饒氏〕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兼得稱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己處卻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雲峯胡氏〕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則是在外而不在內矣〔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又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行違自相反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以行違對好義〔信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人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朱子云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云彼蓋自以爲是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爲是了故只得擔當去未必稱能看破也此即朱子說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間無此意但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然這樣人亦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做也〔困勉錄〕謂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王耘野〕曰行違與居之不疑似是色取仁反而御正是色取仁妙用〔王若霖〕曰此章有兩叙合子張問達不直告以所謂達先下何哉一詰一也既告以所謂達又與下夫聞也者一辨二也張問達時早挾一聞字家必聞之見而來夫子若竟告以夫達一節語彼必仍誤以聞爲達妙在何哉句先一詰問使張自供出聞字便可因病發藥又妙在竟不直說夫達云云先將聞與達之名義辨淸是非瞭然使彼爽然自失然後以致達致聞者告之一則不求人知而專務爲己一則全無實得而惟務求名判然如天淵之別不可混淆矣○觀察二句最難講借人之言與色正以鑒己之得失慮以下人是自視歉然不敢一毫自恃意如此說乃與外此者有別而與下居之不疑意亦緊相針對○要語二句最易說成阿諛媚世方盡卑交云人非與我相愛之深未有直攻吾過者也其藏發於言與色之間非察而觀之則斯爽有失之我有使物可投之氣則人又有深匿其情者也慮非下之而使不吾畏則言與色之間吾亦無從而得之矣有窮得好方是爲己之實功 見龍記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陳氏〕慝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輔氏〕樊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新安陳氏曰〕惑非疑也疑是徘徊於物理惑是溺於物欲到底者惑是陷蔽於情忿惑爲下物所掩者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慶源輔氏〕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己〔雙峯饒氏〕善者善其爲辨惑無非學也〔南軒張氏〕蒙引謂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然有來德字似不專指心〔莊武曾曰〕天下何事不由於心然若空空只向心上用功便是禪陸陽明之學。蒙引所云心上工夫不無走作須辨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朱子〕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爲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天理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卻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遏人欲得破。○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疏心便麤了。○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曰子張矜夸不責庭人故告以收斂着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語錄〕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崇德曰人只有這一個心不通著兩個事物若一心做事又一箇求得之心便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

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先做一事只是做此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慶源輔氏〕先難謂先從事於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爲所當爲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情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爲難也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善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爲利之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爲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疾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幾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過便必弃而不暇攻治矣。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所係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忿也〔雙峯饒氏〕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客於責己麤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新安陳氏〕自治其惡與自警其忿皆崇德所當爲之事乃其自也〔潛室陳氏〕有意攻人之惡不暇用攻其惡者也攻己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蒙引〕一

斬言其忿不終朝皆爲之忿也言所謂爲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憾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略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存疑先事後得日事日得此就崇德上說德者義理之得於心也崇者所得日以崇高也夫有可爲者必有其功若未爲而先計之或方爲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功之不得而私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略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開問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自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道理○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修慝工夫只是謹獨論語集編逆氏以利欲爲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註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勉齋蔡虛齋云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又是一意然亦當兼說又曰先事後得大全朱子兩條一是未爲而先計之一是方爲而遽圖之○崇德有二意一是無所爲而爲卽是崇一是無所爲而爲則功專而自崇○惡顯而慝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爲惡而夫子以爲慝○袁了凡云人心惟怒爲難制忿不及懲則盡情滅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

身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按此論最精然是非利害還當兼說譚漈生評了凡此條云聖學正不在論心而遺事亦非論是非而遺利害如此說似入細反入套吳因之曰攻屬自不他視耳不他聽務力向前專心致志一齊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不是修慝者用力專任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些緒渾不見若眞簡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强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汪武曹曰語錄謂一心作事一心計獲則作事之心必不專如何積累得高此崇德之一說也續困勉錄所謂無所爲而爲則功專而自崇是也大全所載二條則謂一有計獲之心便是人欲修德者方循天理做將去攙雜以人欲其中便缺了一兩分道德便消削了此崇德之又一說也續困勉錄所謂無所爲而爲卽是崇是也二說當兼用然卻以此條作主何故反取彼刪此○按語類云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悶忿忘身之患此二句不可刪節蔡氏曰攻其惡是主下句是足上意乃打倂心力一齊攻其惡[illegible]氏但方欲攻人之惡遂是惡匿於心不加攻伐終不能去工夫只在此一句上周[illegible]曰先事卽孟子有事勿忘後得卽孟子勿正勿助先事重後得尤重不後得則此心不專工夫定然鹵莽不後得則合下便有預心早已早汚了與天理高明之體亦不相似如何能崇德○攻其惡是自若工夫遂必無攻人之惡而後攻其惡之心方一力方專王[illegible]曰旣云修慝則攻其惡自不待言精神緊貼吃緊在無攻人之惡句先事後得與先難後獲相似然後須緊切仁講此須緊切德講又要透出崇字方得崇字一就當下言一就日後言朱子最說得該備攻己惡而仍攻人惡則所以攻者必不專亦必不力故必無攻人惡方算得攻其惡而慝可去矣○惑與疑不同是非眩亂中無定主乃曰惑故須辨之忿是惑中之最大者故特舉以爲訓　見龍記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朱子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用告樊遲不告以仁知之體曰體與用雖是二事本末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以流行者也○集註引愛人知人亦以已能者言觀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

其能仁且知矣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知其言也訒之例爲當講義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傷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吳因之曰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來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枉二句卽是明知人愛人之道辭有天下節又卽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開對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朱子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意自相反了故疑之補呈[illegible]曰未達是遲於神情意氣之間一似有所未解者全在夫子眼中看出來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是慈愛一是辨別各向一邊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語錄皆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雙峯饒氏曰遲問仁知是二者不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書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四書講義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向知者說而仁在言表此亦人所共解而空衍無識論則能使精神不出暢發知仁太刻畫則樊遲不必更質子夏矣蒙引劉上玉云此處仁字說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也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俱宜渾之汪武曹曰按遲疑知恐礙仁子解之則謂知可成仁也呂氏謂夫子因樊遲之疑告知舉直二句只是說知者之事恐與註夫子兼仁知言之說不合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未能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蒙引子以此告遲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瀆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指曰問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問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知者邊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蘊包涵淵曰遲疑錯之則棄之矣何以能使之直也汪武曹曰問意集云第四節遲非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直而後為知則天下之為知者難矣如此說方與註又字切若如蒙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因字不宜用又字矣富哉言乎一句則解遲意中之疑引舜湯事則以見能使枉直為必然之理也自是兩截余向俱似說看曰如此則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一句當在富哉言乎下何以置在舜湯節下也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朱子以此章兼仁知意為重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舜湯一節言也愚謂樊遲之問於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與於知註中又未達三字對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相悖而有所未達此則又未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足謂遲此時意中有二疑既疑夫子二語不應專為知者之事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因勉齋錄講富哉言乎一節云子夏解遲之疑只富哉言乎一句已盡了下節不過引舜湯事以足其味之意上下只用一串說最得書意何故反謂何求深看而更為此自是兩截之說乎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一句既置在舜湯節下則舜湯一節只是足富哉節意蓋以解樊遲化枉無與於知之疑固勉齋既疑其然而又謂不必拘何也宋乾若曰夫子知遲之意未達於知人下累侍一會

即接入舉錯二句遲不知夫子揣其意而言直謂知人下足此二句覺得無謂且不解能使之故故見子夏而問之李岱雲曰樊遲未達一句是記者從旁窺得其意而記之非遲有疑而問於夫子也舉直錯枉二句在夫子已知遲之未達在知仿於仁而告之在樊遲只見夫子抗知人而言舉直錯枉之事故以為專為知而發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蒙引富哉言乎言只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皆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意講際飛曰言字即指舉直十字富字對針知言一言而已該仁知矣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趙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廣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脗與聖人之言相發明乎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爲直處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句已包子夏之意了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言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與拼用不仁者遠主感化說乃上之舉直遠之辭亦只曰宜重在選舉上帝王一片精神全是爲衆無可奈何而寄之一人此正轉移天下大機新安陳氏曰子夏之答不過說明使枉者直之效但未有以破其疑者全在富哉言乎一句開發遲心故悟而不復問也雙峯饒氏曰首節仁知平說未達以下不推遲之意側在知并夫子子夏亦爲知解但遲專主於知夫子子夏則兼知以成仁耳子罕楮曰此章固是知以成仁然須知知從仁出不但化枉是仁並所以舉錯之故原即是仁方見得仁知合一通章總兼知以成仁上三節是一截下三節是一截首節仁知分說然並行不悖之旨已含在內夫子知遲之似有才解也故復以舉錯二語足之然夫子所着眼者在能使二字而遲所致疑者亦在能使二字知人之下緊接此二語則似專言知而言知而云使枉者直於仁之義又何居也遲只曉子言之旨而告以舜湯已事始知選舉者知之爲不仁者遠非體知之爲選也固此亦恍然於子言之富而使枉者直一語仁知已合同而化矣○論其本體則仁實包知論其發用則知可助仁卒皆知從仁出之論亦精 見龍記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峯饒氏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遽然告之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道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拂也如此而猶不見聽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矣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勿軒熊氏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纔引忠告而不善道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說詞則適足以速怨亦不相入李氏曰有忠告之心纔好用善道不然卻善道亦甚麼齊氏偏重善道非本文語氣

朋友有相規之義故不可以不告不可以不道然必竭誠盡意以相勸勉而又必委曲開導善其說詞使彼樂從如此而不可方可以止恐數則見疏也○不可兼不合不聽二義陸說最好如而其抵牾未合且徐徐以爲後圖反覆之而不從則亦可以已矣○忠告善道須兼重齊氏重善道李氏又專重忠告皆屬偏見 見龍記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顏淵 圭 書院藏本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為仁由已朋友但能助我為仁而已［覺軒蔡氏］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雲峯胡氏］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新安陳氏］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詞其詞則以文會友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修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會友以講學業引謂先講學然後會友此說不是蓋會友含文無可會若說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為二亦將分取善與輔仁為二耶其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啟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薰陶德業觀摩以相儆告過失賴以箴規也［四書講義］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若將仁字看作大事與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人細求合轉謬矣○人看得上句出下句稍支當不過皆因自已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文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來也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非識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也［困勉錄］此對孤立者發蓋友字見講學輔仁必資乎友也［習］荊川［曰］以文會友則非羣居終日而言不及義也以友輔仁則非徒事口耳而無得於心也［異因］之［見］君子會友果何所為欲藉之以講明天下之理也其間見所資豈不甚重而又不但資聞見已也即為仁工夫全自是已者實做底亦以友以輔之而已此一節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便是［涇陽］［曰］自古無關門閉戶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新修子］［曰］此章照註似宜分對然友即文之所會上句文字不可與下句友字對看仁即友之所輔上句友字不可與下句仁字對看前輩亦間用透講［四講］［曰］須知先有道文然後會友以講明之則道未明者可以明則道之已明者可以益明註中益字甚有味仁是我本心自有省察克治之功亦是我自己用功但規過勸善不能不賴友以輔之耳兩句承文從字順不必強而同之亦不必分而異之也［漏堂］曰註益字日字蓋平日已用過博文約禮工夫但恐見聞偏僻獨立難成故有資於友耳

講學取善宜照註不說為是而總歸重在友上蓋致知力行固存乎已而亦不能無資於人也○呂氏謂輔仁即在會文內愚按此題提起友字兩句串說亦可然合文終是貴奇析疑之事輔仁終是勸善規過之事雖文以載道文中亦有仁然固不可看成兩橛亦終未可混而為一　見窺記

嘉興徐越元瀛訂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